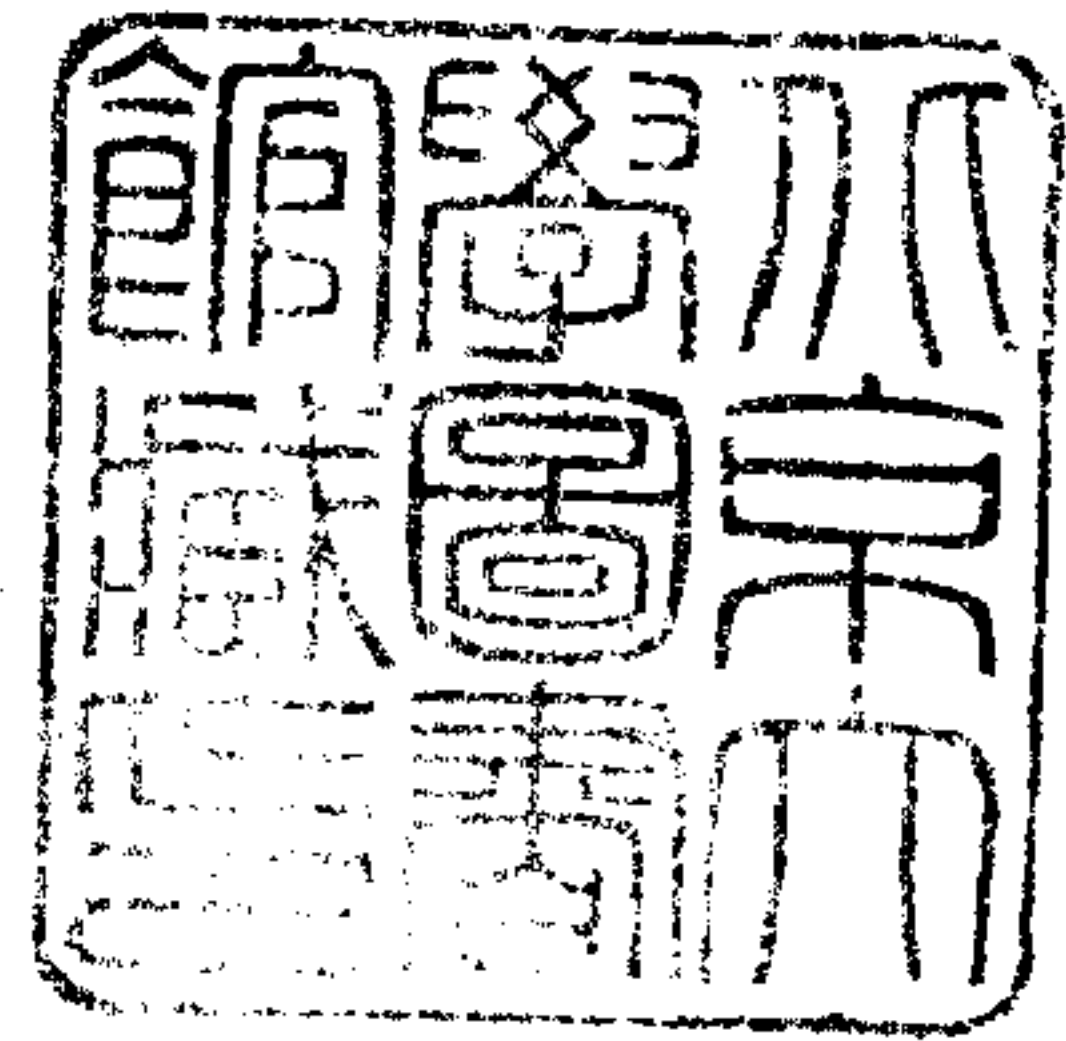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一・子部・雜家類

- 無事爲福齋隨筆二卷〔清〕韓泰華撰……………一
- 橋西雜記一卷〔清〕葉名澧撰……………二五
- 侍衛瑣言一卷補一卷〔清〕奕 廣撰……………五七
- 管見所及一卷補遺一卷〔清〕奕 廣撰……………六五
- 寄楮備談一卷〔清〕奕 廣撰……………八一
- 煨柸閒談一卷〔清〕奕 廣撰……………九七
- 括談二卷〔清〕奕 廣撰……………一〇三
- 見聞隨筆二十六卷〔清〕齊學裘撰……………一一七
- 見聞續筆二十四卷〔清〕齊學裘撰……………三七九
- 靜娛亭筆記十二卷（卷一至卷五）〔清〕張培仁撰……………六〇五

2448/101

# 無事為福 齋隨筆



無事為福齋隨筆卷上

錢塘 韓泰華 小亭

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繕紳冊上刻 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話

官名

自明以來繕紳齒錄俱刻於京師西河沿洪家老鋪余藏有嘉隆至康熙朝四十餘冊會試齒錄猶是洪氏彙集所

印

高祖純皇帝御極六十年親以大寶授之

隨筆上

仁宗真千古稀有每歲頒朔二品以上大臣入 乾清

宮仍給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歷紀文達公會拜此

賜親標月日子黃綾面上蓋紀恩也藏之足備掌故

盛京英嶗峪其地產小果名英嶗秋時以銀壺進貢薦

奉先殿歲以為常

蔣協揆 攸銘 有一目十行之敏在軍機日

睿皇欲觀會榜題名錄公即默寫以進二百數十名其差

者只一縣名耳此與宋張文定公綱記相國寺染簿皆天

縱也



吳荷屋先生著帖鏡六卷既列帖目次序復詳著某刻何字殘泐何處斷裂一覽了然帖賈無所容偽故曰鏡

李義山故處士姑臧李某誌文狀以風水為患松楸不立風水二字見此

毋將隆傳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其養勞賜壹出少府少府如今內府

黃崑圃先生萬卷樓故居在京師李鐵拐斜街披靡二字可以分用神劭傳軍士皆披

元諸后太子諸陵皆在獨石口北瓊帽山

隨筆上

土

耿王金印其制不甚大篆文耿王之印現貯禮部庫中

古人塋地於未安埋之先輒焚楮錠買諸冥司質諸神明其事雖不見於經傳而近年出土者有漢地節二年石刻

楊量買地券吳黃武四年碑文九江男子浩宗買地券陝西新得金明昌碑刻買地券其文曰維大金明昌七年歲

次丙辰五月庚辰朔十七日祭于□□□□亡考元□已於明昌三年七月十三日歿故□□□□相地□□吉

宜於京兆府長安縣□西鄉□前□東南原安厝□□謹用錢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文兼五彩信幣買地一段東至

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內方句陳分掌四域

□□墓伯封部□□道路將軍整齊阡陌千秋萬歲永無殃咎若□干犯訶禁者將軍停長收付河伯今以牲牢酒

□□味香新奉□信契財地交相分付工匠修□安厝以後永保休吉知見人歲月主保人□□直□故□□亦將

□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違此約地府主使自當其禍主人內外存亡□皆安吉□□如五帝使者□□律令按明

昌僅六年至次年十一月改元承安此碑係五月埋刻故稱七年

隨筆上

土

年未不惑早見二毛心厭惡之讀山房隨筆載蔣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

年子孽風吹上北邙山差堪自慰

宋張伯玉郎中公達贈陳虞卿之奇詩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搗藥橘童寒橘童字頗新

石苞傳有毀家紆國乾匪躬之志乾乾應是蹇蹇異文扁舟之扁平聲杭大宗榕城詩話載黎士宏閩酒曲云新泉

短水拍香浮十斛梨香載扁舟竟作仄用依其土音柳渾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



明見也其戎葵不校多顛字讀平聲

懸龍顏碑輅車越斧榮戟憧愷越卽鉞愷愷卽幢蓋

元耶律希亮傳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則言沙陀在巴里

坤者非也高居誨于闐記亦曰甘州南山百餘里漢小月

支故地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

唐張巡殺愛妾享七金烏古論黑漢亦殺愛妾啖士忠義

一而名有顯晦

藍菊自四月至七八月其開最久宋朱昱有五月菊詞云  
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卽詠此花

隨筆上

攀龍附鳳四大字在今西安貢院爲虞世南書腕力千鈞

係明時所翻原刻四川中江巖上曾訪之未得

元太祖調白翎圖絹本太祖像魁偉雄邁雙金龍璽冠著

紫龍袍卓靴手擎白翎於籠調之傍立內豎畫無姓名惟

簽有題亦不知何所據也

馮開昌造像不知何人所收拓本文云大隋仁壽元年歲

次乙卯三月辛巳朔八日佛弟子馮開昌爲七世父母所

生父母造石像六區供養仁壽乃隋文帝改元是歲辛酉

非乙卯作偽者僅能假襲其文不能推測甲子考之立破

古於同時人手筆亦稱真跡宋孝宗謂胡忠簡曰朕前日  
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  
封事真跡

晉陸機平復帖刻於秋碧堂後由梁氏入朝鮮人安氏儀

周手再歸成王詒晉齋現存鄭親王府鄭王別刻一本

予性好讀史幼病元史燕陋欲仿五代史記注凡有關於

元一代典章制度名臣碑版墓誌無不詳細錄載更訪求

各家之文收羅十餘年得百數十家半係傳鈔精本或四

庫中所無而元刊尙在者擬先爲元文選以十家作一集

隨筆上

陸續刊刻道光庚戌首集旣成尙未散布卽燬於亂嗟乎

文之顯晦數也余今心緒衰耗無能爲役矣僅存元文選

目畱待後者

陝西碑文有石安字皆疑匠名按魏地理志咸陽郡領石

安縣卽今咸陽縣

盛子昭寒山行旅圖絹本立幅寬三尺五寸高亦如之樹

木槎柯萬山寒色漁舟一葉江雁羣飛有戴笠策蹇於棧

道中者有荷繖冒雪而行者兩三茅屋高挂酒帘昔年江

行入蜀景象宛在目前



漢厲王鈗見於京都厥肆阮雲臺相國跋云西漢侈宮室者二人一為廣陵厲王一為大司馬董賢董第在長安瓦文高安萬世較未央尤精緻廣陵王宮名中殿遺趾在揚州甘泉山麓都城高聳故曰廣陵國鈗與石皆存石有中殿第廿八等字鈗有中殿言三字此鈗金質堅鍊制度渾樸班駁陸離非唐宋所能及按中殿言三字取尙書工以納言之意故曰言冊書臣不作福不作威王其戒之厲王濟侈於廣陵不亡何待

放翁詩善用陰字以心地清閒故體帖得到如乞借春陰

隨筆上

木

護海棠正開卻要日微陰月過花陰故遲春在輕陰薄

許有壬至正集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皆葬於是謂之喜逢口俗呼喜峰口者誤

味之濃者曰醖音驗廣韻酒醋味厚也放翁詩茶醖無端廢午眠東坡詩江城白酒三杯醖北周文王廟碑除原州刺史在任清儉與民水菜不交水

宋二字僅見

孟蜀時王錯字鱣祥最著書名子於道光丙午出守潼川知城外有琴泉寺即杜詩之慧義寺也昔有塔於乾隆年間為雷震圯內貯法華經全部皆鱣祥所書一時分散恨不見之竭力訪求於老兵家獲數紙以二紙贈劉寬夫太守寬夫割其半給劉燕庭方伯予僅存一紙裝裱藏之筆法娟秀迴勝翻本靈飛經唐時小楷真墨寶也當日更於田間搜得武成三年經幢移置寺內邀眾友聯吟繪琴泉寺卷付之住持

隨筆上

七

當十錢起于周武大布後唐第五琦鑄乾元重寶宋許天啟鑄崇寧通寶唐朱行之無不物價踴貴盜賊充斥甲申雜錄荆公作相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

筒瓦古制甚大如未央銅雀全者徑尺非若今之小而許民間用也石林燕語郭進守雄州宋太祖為之造第盡用筒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應用宋主大怒卒用之趙孟頫書襄陽歌白紙本字大寸許沖和圓穩風神瀟灑當是松雪翁盛年書法欵子昂為仲寶書下有朱文趙孟



類印後人添蓋本紙趙麟趙肅二跋隔界有石田翁閔聲  
皇清欽題

宋韓駒陵陽集殿幕書事花深曲水潺湲出柳暗長廊  
臆音弄明放翁詩雞已參差唱窗纔臆明皆倒用臆

李俊名詩功名大抵黃梁夢薄有田園便好閒余謂人生  
若俟有田園方好閒恐有了田園又未必閒矣後見小坡

詩必待三徑足何時賦歸田又云邯鄲一夢破懷抱良蹠

李允傳無所下借注下音假今有所假借于人而書下借

蹠

必疑其誤

隨筆上

唐沈佺期則天門赦改年詩籠僮上西鼓振迅廣陽雞籠

僮疑是鼓聲

謝應方于元至元五年乙卯在鳴鳳王氏家塾作募朋友

置十七史疏得中統鈔九百四十五貫印置其四百六十

冊又裝潢作料費二百貫藏書淡泊齋蓋其時無汲古閣

版故十七史之難得如此

宋王得臣塵史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

之句至五代則乘檐子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

內是也檐子即轎國初京師無不乘轎唯有四人兩人之  
分不知何時多改坐車今則一二品大臣方乘轎

屋之有廳所以聽事故古之廳即作聽吳興有項羽廟土

人呼為憤王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為神坐二千石皆於聽

拜祠王儉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廳也聽事為崇光殿外

齋為宣德殿晉王浚傳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堂又謝奕

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

宋孔端中紹聖間為淳安令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謂之  
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元泰不華為台州守夜宿村

隨筆上

家聞鄰婦姊姒紡績者姊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牀下

汝可分其清者畱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姒如言注

清者於他器且曰此達元師也吾等不得嘗矣姊曰到底

清耶笑而罷二事殊相類

清真寺徧天下莫知所創其寺中有天寶元年碑乃戶部

員外郎侍御史王鉷所撰其文不過援彼道以強合於聖

道謂西域有謨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天方之國及隋開

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國散漫于天下至天寶時命工部督

工官羅天爵董理匠役創寺以處其眾而主其教者罷都



而立也頗通經書蓋將統領羣眾奉崇聖教隨時禮拜以敬天而祝延聖壽云云按唐書琪由鄆縣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正在元宗之時列銜雖與史合然詞義俚鄙字體惡劣疑非唐人手筆

士人掘地得軍持其形如今小提甬容水升許雖不甚舊磁質亦數百年物也放翁詩手挈軍持取澗泉

明陳霆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惟用團扇元初東南使者持聚頭扇人皆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貢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天下遂通用之不知元鄭元祐

隨筆上

十

有題趙千里聚扇上寫山詩又游宦紀聞宣和六年高麗國進奉摺扇二隻又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皆宋以前摺扇之制

八仙菴在長安城西為道侶挂單之所咸豐乙卯冬初何子貞太史來自西蜀舊雨重逢同集菴中黃楊二株婆娑可愛趙耦村上舍福雲在座歸賦高陽調一闕落落非松亭亭似柏靈根拔地杈柯翠覆仙壇青苔碧蘚交加關心怕厄來年閏把綠章上奏天家漫消磨一寸光陰一寸萌芽竹林雅結消寒會同集者七人試先摹粉本老榦無花慣耐

冰霜何須濁酒澆他闌干拍遍人俱醉映醜顏寒日西斜聽城頭畫角頻催暝趁歸鴉豈知君方壯年負俊才竟以此絕筆耶

有以韋氏墓誌來售者夫人諱檀特字毗耶梨卒于永隆二年名號皆用譯語可見當時佛法盛行誌無書撰姓氏蓋唐代人人能書不以之矜貴也

邵才志墓誌其銜曰唐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游擊將軍守冀王府右親軍典軍上柱國勒雷堂頭高平郡邵公墓誌銘志云元和十四年八月廿七日偶遇朋友酒筵至夜

隨筆上

十一

有司糾刻以達聖聰詔下書刑貶於坊鎮則勒雷堂頭或貶官之制歟

金樓子傅咸集畫讚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曹休畫其父像對之流涕宋王禹偁畫紀云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為神主唐季以來為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於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采盡妙可知歷古皆重畫影此事何可廢也

明福旗人曾任甘肅大令應是乾隆時人于成輯軒觀察



瑞處見其指畫土爾扈特投誠圖馳犬射雁瓊裘駱駝攜  
女載婦欣然有感慕來王之意長洲顧霽堂揆題七古  
於上詩云皇威震疊平準夷將軍旗纛開伊犁聲教暨訖  
二萬里歡聲直動崑崙西是時鄂羅斯狡黠比鄰控噶鳴  
征聲所領部落困爭戰土爾扈特咸憚之其汗名曰烏巴  
錫率其白吉哀陳辭願貢厥葵厥雉望風膜拜心交馳  
馬駝牛羊綴如蟻老幼男婦還提攜數萬餘口盡內附一  
朝競渡伊江涓將軍奏聞 帝曰俞列爵分土賚有差  
至今受封三十載沐浴 聖澤慶恬熙披圖如見投誠

隨筆上

三

意鞫鷹逐兔同游嬉飛者走者各殊態彎弓如月生雄姿  
白髮赤顏相映照依稀莫辨妍與媿明駝美人閑且雅襁  
負其子行遲遲中外一家春滿路冰天雪塞祥風吹誰歎  
畫工與古會不數龍眠李伯時

陳子昂贈嚴倉曹乞推命錄詩云聞道沈冥客青囊有祕  
篇九宮探萬象三算極重玄爲後世子平所始

崔駟傳庶幾夙夜以永眾譽眾當是詩異文 物修如作物象  
之字本可通

灤京雜詠海紅不似花紅好杏子何如巴欖良更說高麗  
生菜美注高麗人以生菜裹飯食之總輸山後藤菰香薺

菰應卽磨菇生菜裹飯應卽北人以菜葉裹飯食之謂之  
菜包也巴欖曲洧舊聞云巴欖子如杏核色白扁而尖長  
來自西番樹似櫻桃小而極低然究不知爲何果湛然居  
士西遊記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  
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季而實

元歐陽圭齋詩省垣東畔至公堂十五年前戰藝場係天  
厯庚午會試院中作也至公堂已久

坊間所刻二十四孝不知所始後讀永樂大典乃是郭守  
敬之弟守正所集謝應芳龜巢集有二十四孝讚序云常

隨筆上

三

州王達善所讚二十四孝以孝經一章冠于編首蓋別是  
一書

耆舊續聞李嘉祐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

張祐詩洛水暮天橫蒼莽邛山落日露崔嵬東坡詩崢嶸

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皆是平聲而此作

仄聲按莊子釋文莽蒼近郊之色也莽莫浪反或莫郎反

蒼七蕩反或如字蓋蒼莽二字有平仄兩讀茫卽莽字

元史呂思誠傳改景州蓳縣尹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

見劉智社應是今之劉智廟



又曰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思誠憐其貧令為媒互人以養之媒互人疑官媒也

時人稱首府縣曰首臺按裴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命下詣丞相口口謝休曰此乃首臺謬選非休力也

馬朴譚誤左傳公膳日雙雞讀者皆誤為二雞諸類書亦誤收雞類中不知雙雞自是一物最為難得注雙雞當即山海經之雙鳥頭尾並雙此說殊非既稱難得則何能日為公膳細玩文義饗人所以竊更者因圖一鴛減易雙雞故驚不言二也何須更創新解

隨筆上

郟縣五會寺有碑兩面鑿佛寶鬘瓔珞不能以紙椎拓可辨者數十字有花歡喜三字制造奇古唐初之物無疑花歡喜乃閩秀小名別見歷城阿彌陀佛會碑

去韋杜南十里有村曰賈里偶過之間諸土人則皆呼加利莫詳其義出郭古廟巍然得楊定至元二十七年叛建遇仙觀記乃辨正之縣志并其村不載後失碑記恐無考矣

藥品中有馬寶狗寶獨不聞羊寶元張仲深詩注同郡黃直夫於河間武清縣得一羝剖之腸中所蓄如彈而黑者

六十枚盡棄之留一二以視其土人曰羊寶也可以療腸胃間疾 此乃羊年心寶也

隋宋磨侯造象文曰開皇十二年歲次壬子九月八日佛弟子宋磨侯為已弟伏生造象一區願亡者託生西方妙樂國莫在佛前及以前生父母合家大小一時成佛普同斯福字刻佛座下又一行佛弟子伏生奉養跪象於傍即伏生也石潔白似玉得之供於玉雨堂中

國朝斬文襄置混江龍或謂特為河工留一開銷地步其實無益高晉去之甚是觀宋實錄文彥博傳云初選人李

隨筆上

五

公義為鐵龍爪以濬河宦官黃懷信更作濬川把天下指笑以為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淵都水外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求賞言疏導水勢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朝廷疑其妄下大名府保奏文彥博 時判大名府 言

河水汗漫非把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嘗用把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欺妄奏至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主簿陳祐甫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是前人皆以為妄矣聞顏魯愚中丞為延榆綏道亦循故事置爬沙銀以治無定河未



數年廢榆林人尙有言河患由於廢爬沙其然豈其然乎  
張思道墓誌出於長武墓中爲邠州韓寶臣刺史所得篆  
蓋大唐故處士張君之銘誌云君諱思道字勤玉京兆涇  
陽人也思理清遠心境冲虛膺五百之賢臣仕千年之聖  
主解褐授綿州參軍親連紫禁譴發丹墀望國門而斷心  
瞻岱峰而謝魄自貝州司兵參軍事如意元年四月廿八  
日殞於私第觀此是因事而降官何以猶題處士字特道  
勁有初唐意趣

隨筆上

末

北至盧胸匈奴傳漢使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  
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而盧胸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  
延澤上按漢五原郡在榆林府直北河套之外其北又千  
餘里喀魯倫河則盧胸卽今盧胸河有疑爲懷遠蘆溝之  
訛者非也居延澤卽額濟納海在榆林府西張晏及顏注  
以盧胸爲山名誤  
黑河卽黑水河在懷遠縣無定河之東離城五十里青塚  
在其傍元人云夜四鼓時有氣直上王逢詩聞道至今魂  
不返夜深直上氣蒼然

北地冬間多用瓊簾取重暖而壓風也其製應起於金元  
迺賢塞上曲雙鬟小女玉娟娟自卷瓊簾出帳前楊允吉  
灤京百詠納寶盤營象輦來畫簾瓊暖九重開火鏹亦遼  
金物中菴集有詠火鏹詩

岑參天山雪詩北風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  
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鐵關皆焉耆境地名惟赤亭口  
莫知所在其地有赤岸或卽赤岸之亭

隨筆上

末

部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等部南界西藏東南界  
青海蒙古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較漢時幅員尤  
廣  
今有創爲欲棄西北兩路者以爲歲可省經費百餘萬聞  
上頗惑其說詢諸臣下文孔修相國奏言南路可棄北路  
不可棄殊不知南路僅費卅餘萬歲運布以濟北路軍餉  
無南路北路亦不能支北路則駐防萬餘戶已滋生四五  
萬口更有綠營兵數千設若割棄不第玉門以內無安插  
之所且厄魯特索倫諸部落必分投他國邊患四起何以



禦之

嘗聞骨種羊係羊骨所種吳洲穎西域種羊皮書禱歌土  
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間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  
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卻在草鼠王如  
拳不同老湛然居士詩救旱河為雨無衣壟種羊

湛然居士紀西游事詩河中花木蔽春山注西域尋恩子  
城西遼日為河中府當疑尋恩子為尋斯干之誤再讀河  
中春游有感注果云尋思干有西戎梭里檀故宮在焉校  
刊古籍者地里必先留心

隨筆上

末

周癸子觚未見原器據拓本亞形中癸下作子蓋為其父  
所作祭器中作爵形右子左作供爵形按說文爵禮器也  
中有鬯酒又持之此作捧爵狀正合說文右作立戟左作  
立矛曰戟曰矛古人銘器用旌武功而謹世守也

懷遠縣出地椒草許有壬詩所謂凍雨催花紫輕風散野  
香刺沙尖葉嫩敷地亂條長者羊食之肉肥而香故灤京  
雜詠云地椒生處乳羊肥

元稹酬樂天醉別詩好住樂天休悵望匹如元不到京來  
匹如卽譬如

江湖上船走半面風謂之折槍項安世岳州詩風顛下槍

去刺泥深

西湖游船無帆惟靈隱齋飯船用之相傳湖水不宜用也  
按元張天雨詞注漫翁新製畫舫湖中子為名其舫曰浮  
家泛宅翁姓李字仁仲湖船用布帆自李始然則湖船舊  
原有帆矣

宋金君卿有題晉羌廬先生廟言先生周威王時廬於山  
之下號廬君按羌廬卽匡廬宋避諱也兩湖讀匡如羌又  
朱翼寄胡明仲詩尺一催公甚疾驅盛傳今已過羌廬

隨筆上

五

萱草鹿葱也食之忘憂梁沈約反以作鹿葱詩而死其詩  
云爾非萃與蒿豈充履鹿食讒者取白武帝大怒約以憂  
死

水陸商賈聚集之所曰馬頭何承天傳到彥之至馬頭承  
天自詣歸罪王逢詩有馬頭曲注云馬頭者大都名姬也  
目下馬頭調所由名

祝由科用符籙治病士大夫多不敢延請然考張融傳薛  
伯宗善徙癰疽金樓子中尉何登善能解作外典咒癰疽  
禹步之法此非祝由科而何



南史孔琳之傳議鑄印曰愚請眾官積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蓋古時授官必鑄印任滿後人代又更鑄故出土官印頗多南史傅隆傳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徒太子率更令按此即今之迴避唐賈敦頤為瀛州刺史弟敦實為饒陽令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徒以示寵此兄弟不迴避之始

隨筆上

于

宋有兩畫錦堂一為韓魏公琦一為章文簡公得象居浦城作畫錦堂於縣南峰刻仁宗賜詩南渡後遷昌化至處士運之遷瀛川重建元舒迪作記故非死之謂漢高祖紀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昭帝紀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此為官今不居者皆為之故也

困學齋雜錄撒舉字彥舉陝人有詩集行於世余每以詢關中人無有知者蓋撒本非姓或亦金遺

宜君縣玉華宮為唐太宗避暑之地刺有娑羅二株其子

燒灰能止胃痛常欲往游聞敗瓦殘垣俱無存矣唐令汝成設法購求僅得半磚無年月惟匠人姓字偽者極多蜀徽訪碑圖嘉興布衣文後山鼎所作也時年八十有一老筆蒼秀雖衡山復生無以過之後山精於賞鑑家藏鐘鼎書畫頗有雲林之風余弱冠即聞其名介人致書求畫然未嘗一面而後山念余不忘古之所謂神交是矣徐星伯太守松著西夏書將次成就而歿曾見一冊較吳氏西夏紀事遠勝

隨筆上

于

徐淞橋明府元禮浙之桐廬人淳謹樸實口無雌黃書法直造晉唐與郭蘭石大理齊名小楷或勝之以拔貢分發河南卒貧不克斂無子其妾余家婢也竟矢志守節亦以困苦而歿嗚呼觀淞橋字氣厚而味醅何命之薄如是耶其名宦俱不顯

江西太湖石向不著聞錢直卿上舍師環舟行偶拾一枚大僅三寸宛如秋後殘荷製為小硯余填高陽臺一闋纔老殘黃重看新翠掌中片葉呈妍醉豔吟紅愛伊猶憶當年冷香不到秋深處怎伴他鴛夢雙眠有誰憐袖底攜來相賞風前文窗拂拭黛輕研悵翠芳去後露墜江邊莫



是周郎相逢又惹塵緣專諸巷裏人何在這天然不費雕  
鐫摩雲箋妙筆爭題舌上生蓮

金石錄明以來多傳鈔惟雅雨堂刻之阮文達有宋槧十  
卷即讀書敏求記所載文達自撫浙至入閣恒攜以自隨  
既屢跋之復為其如夫人作記蓋竊比諸明誠易安云一  
日書買來售驚喜欲狂古香古色真可寶貴余得之亦刻  
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

唐子畏溪山秀遠絹本卷高五寸五分長二丈二尺餘是  
真賞齋舊物前有劔光閣錫山華氏補菴家藏印款溪山

隨筆上

三

秀遠正德己巳九月唐寅畫南京解元唐子畏二朱印焦  
墨皴擦極似馬遠夏珪而溪橋竹木漁舟柳徑杖策看雲  
茅亭閒話沙明雁落山轉溪來直覺子畏胸中有萬壑千  
山何止筆端秀遠也

陝西五嶽廟有漢玉鼎斑色陸離出於滿城土中畢秋帆  
中丞移置廟內欲雨則先潤真漢玉之無上品

無事為福齋隨筆卷上終

無事為福齋隨筆卷下

錢塘 韓泰華 小亭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畫有力絕人世稱三絕自寫  
其詩并畫以獻元宗大書署其尾曰鄭虔三絕肅宗謂李  
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  
稱三絕又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宏在坐以  
為三絕

呂憲墓表弘始四年十二月乙未朔廿七日辛酉秦故遼  
東太守略陽呂憲葬于常安 姚萇太元十一年  
改長安曰常安 北陵去城

隨筆下

一

廿里石出于□□鄉高盈尺字大寸餘隸體六行額隸書  
墓表二字弘始為姚興前秦紀年是時天下大亂金石流  
傳絕少以大守墓而稱陵足見當時無禁忌

邯鄲盧生祠過者必題於壁然皆陳言污墨獨天台鄭家  
蘭一絕頗能翻新詩云人間別有大羅天不向先生借枕  
眠未報君恩與知己此身無暇作神仙

趙德麟侯鯖錄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史詩以諷諫  
云丞相朝來劔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寇盜謀將及  
害盡忠良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翰私門潛畜爪牙兵可



辭二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王  
請經受誅蓋母子俱賢也

澠水燕談錄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  
行於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集  
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  
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條應補入詩話  
遼一代文獻無徵海鹽周春著遼詩話余爲之補綴三十  
餘條方將授梓毀於金陵寇難  
小人於不干己之事輒如毀謗冀人敗壞此末世澆風無

隨筆下

可挽救因憶放翁詩云月明何與浮雲事正向圓時故故  
生實有慨而言之

元秦王夫人施長生錢記云秦王薨愍二忌三月廿五日  
是爲愍忌四月四日是爲薨辰又郭畧客杭日記十月十  
六日先妣憫忌日是憫忌生忌也今以憫忌爲死忌誤  
宋了晉公侍宴賞花釣魚詩鸞鷺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  
上釣遲余曾爲人題美人釣魚圖云不知自有沈魚色卻  
怪魚兒不上竿同一著想又送友人行茅齋炊冷酒夜雨  
絮孤燈與唐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鐙影裏煮孤燈相

似  
詩有偶得難於屬對者亡內沈夢衡女史有句云蝴蝶夢  
迷蝴蝶草屢對未上後勉聯杜鵑啼損杜鵑花終不治意  
也

道光己酉隨沈匏廬外舅權稅九江訪琵琶亭舊址半已  
荒頽時余用唐權使英原韻成二律幾株翠柳影交加寂  
寞荒亭未見花斷碣尋詩舒倦眼小舟破浪勝浮槎雲來  
匡嶽山如畫秋老湓城客憶家此日風騷更誰主月明空  
自怨琵琶浪齧濤翻剩此樓煙籠遠水尙清幽千年弔古

隨筆下

無仙筆儘日閒情有白鷗細雨斜飛多羃歷大江東去足  
遨遊蘆花楓葉蕭疏甚依舊潯陽十月秋外舅亦和二律  
潯陽選勝此何加瑟瑟依然蘆荻花動地干戈馳羽檄兼  
天波浪泛星槎賓筵闕寂誰爲主宦海飄零便當家東去  
大江西去月照人清淚滴琵琶眼前突兀見飛樓杖策登  
臨逸興幽臺榭荒寒辭壘燕煙波浩蕩狎汀鷗勞人簿領  
風塵夢老我江湖汗漫游白髮青衫無限感不關彈出四  
絃秋幕中賦者甚眾余再疊前韻愛士憐才豈有加安排  
筆硯更栽花唐權使置筆硯於亭那知露草埋雲地曾繫



詩人賞月槎不盡濤聲悲落木無邊秋色屬誰家白公

去坡公香空聽江城板與琵琶漫向當爐問酒樓且拚雙展

更尋幽舊巢難返僧如燕亭舊有僧主守此來應客即去古剎全荒佛對

鷗亭後奉關聖廟祀一樓中尚存大士像一樣青衫拋別淚百年幾輩不空游

江州猶自傷淪落我亦閒居易感秋

隨園有二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關中羅賢亦有隨園

其自記云余闢地誅茅偶有怪石便疊為山偶臨水便濬

為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唱

然嘆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孔

隨筆下

四

子曰樂在其中矣遂自號曰隨園云

汲古閣前漢書翟方進傳厥子堂而構之注師古曰父有

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室而御名茅椽以成之御名即構字

下文迺遣大夫下又注曰淵聖御名可知汲古閣用宋本

京師呼住屋為宅子默記閣詢仁問荆公出處曰舍人何

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

且晚且來雪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又

曲洧舊聞宋次道家藏書多善居春明坊當時春明宅子

比他處就置常高一倍以士大夫善讀書者便於借置故

也 宋人詩每以料峭對融怡孔武仲云春色著人寒料峭日

光生野暖融怡華鎮云景陽不放融怡色密雨猶矜料峭

寒蓋料峭疊韻字融怡雙聲字

宋劉應時頤菴居士集僅兩卷而詩味妙在鹽酸之外陸

放翁楊誠齋各摘其佳句為之序然不僅兩公所摘也如

世味淡無染心源湛不波山色綠自足汀花細可描縱云

舉世無青眼敢忘終身誦白圭諸公有類隨陽雁此老方

為透網鱗北堂花在親何在幾對薰風淚滿衣柳色肯如

隨筆下

五

衰俗眼向人還似舊時青拈出與賞音共之

宋朱翌灣山集刻於知不足齋乃從永樂大典收輯其原

集數十卷想已不傳多用成語為詩後村詩話亟稱許之

余獨愛其風流得見昇平瑞氣味初無世俗香牡丹稍回

妍暖日自喜掃盡積陰天解顏從人指畫竹如意假手爬

搔松養和滿地落花人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故人大半

黑頭死老子何妨白髮生略無車馬問猶好粗有詩書家

亦肥何必蟠屈排冢也

山陰鍾世俊能詩僑寓鄞城以錫工為業瀾於市廛時人



謂之鐵隱年七十餘猶寄詩陳漁珊大令五律二七律一  
當年初出宰相送去延長及我句方摘而君帆已揚波濤  
千里目風雨九迴腸此意憑誰達遙遙歸雁翔莖髮都無  
黑辛勤尙未休雨中雙蠟屐秋老一羊裘家窘兒偏嬾身  
衰婦幸畱何時重聚首別緒話綢繆憶君西去路漫漫回  
首光陰指數彈雞黍十年勞遠夢雲山萬壘隔長安春深  
漢苑鶯嘯曉月落句江雁唳寒聞道官閑詩日富可能桑  
梓念衰殘

袁聽濤不知何許人在河南獅子營旅店錄其七律欸欸

隨筆下

六

雙輪碾月行水光人影馬蹏聲郵亭近曉猶聞柝灘路多  
歧每問程露重漸愁征袂短身孤翻喜客囊輕扣轅喚醒  
輿人夢爲說朝陽樹杪生

吾鄉戴文簡公敦元少嗜酒不拘小節落拓里市過目不  
忘家貧不能購書借讀於坊買官至刑尙輒坐驢車入署  
數十載一布被歿後莫不欽公之清德聞公數理最精滿  
屋列小泥人暇則爲之推算云其成毀亦如人生死也  
夢蘅女史有維揚吟社稿秋月云幾點疏星環北斗一行  
斷雁叫西風秋霜云古渡艷翻楓葉影板橋迹認馬蹏痕

此豈十餘歲女子所能耶後更長篇大作幾不讓古歿之  
歲謂我豈獨能以小詞讓人數月詞又工惜存者無幾  
澠水燕談錄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  
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  
淮荆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此卽先  
課後鹽之法也

漢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註曰令丞尉治一縣崇  
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  
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率相准如此法此漢法之僅存者

隨筆下

七

放翁詩阿囷音略如郎罷老穉孫能伴太翁嬉初不解後  
閱履齋示兒編閩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囷乃知用方言  
也元蔡廷秀送閩人之巡檢云旌旗小小將軍隊行李蕭

蕭郎罷船

旣齋詩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簷前迺賢詩忽見  
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注草花名聞卽牽牛北人

呼爲喇叭花者

湯雨生胎份其先武進人大父大奎爲臺灣令與雨生父  
荷業其先林文之難雨生以廬爲雲騎尉蒙阮文達賞



拔積官至樂清副將能詩善書畫仿思翁字亦學之與予一見如故咸豐改元過余陶谷慨論時事曰賊至金陵無可守者惟有殉之而已後金陵破雨生賦絕命辭從容自殺其別墅獅子窟藉古樹以為墻垣面對鍾山流水環繞殊有勝概

侯青甫雲松上元人嘗官訓導善花卉以所得潤筆分養親族年已七十餘金陵破自縊死其取畫資有小詞二首

極風趣

陶谷在儀鳳門內為陶貞白隱居之所有六朝梅天矯不

隨筆下

八

羣匝地如古松梅實迥異尋常中有落梅山房余借自張子春司馬句畱半載樓三楹藏宋刻書數十厨外為園古木時花牡丹最盛亭臺樓榭各有命名余偕內子夢蘅女史竟日填詞賦詩長夏門外綠陰如洗不知有紅塵十丈也

湯子厚上舍敬常之無錫人博覽強記精研金石西雍外

舅撰常山金石志曾延為草創

先兄小米君由廕為水部郎能詩善畫常撰揚州畫舫詞

百首刻於玉雨堂叢書

守閩者不識雙姓往往呼徐揚為徐陸費為陸司徒為司乃讀石門銘王生履之可無臨淵之嘆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當時之為文章者已如此割裂

北方諺語這一把子陳高祖紀帝討侯景景望見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

兩唐白虎宋亦有全州進士唐伯虎見王鞏隨手雜錄

姜夔號白石道人黃煒亦號白石又錢文子號白石山人不止香祖所記之雙白石也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理或然歟然我之所思形諸彼之所

隨筆下

九

夢豈靈物亦託人以傳耶道光庚戌在江右偕錢子師瓊訪古城南得漢唐鏡數十面於是益加搜求八月十四之夜錢子忽夢有古鏡細字幾百售於南昌縣市醒以告余次夕中秋相邀閒遊於萬壽宮估衣攤有鏡一急視之銘字迴環乃八子九孫也以青蚨百購歸其地亦適相合異哉沈西雍外舅必欲得之為作得鏡圖記以記易鏡將鏡歸於百鏡軒李寶之學博瑤繪圖題詠極多寶之詩云天邊明月圓如鏡人間寶鏡光相映時值中秋月更清清光大來發高詠成都太守志灑然早賦歸與心不競道出西



江攬月華婦翁解榻談清政漢唐金石重摩挲上下千秋  
同訂正聲鄉喜得鏡團鑲銘泐丹文制特勝八子九孫兆  
吉羊子午規方十二命豐城劍氣舊如虹物各有主緣有  
定猶與退翁藻鑑照秋豪矧有香奩唱和隨聲應曰歸曰  
歸試看西湖一鏡清鸞舞龍蟠卜家慶又陽羨程大令嘉  
燕詩云成都太守雅嗜古琴鶴歸舟趁柔艣辦裝多貰薛  
濤箋積俸先償馬援鼓丈人一峰江上青巴船下水快重  
經繡衣使者今山斗甥館論交有客星滕王高閣薄城闕  
勝友招邀踏明月天上玉臺如許清人間金鑑相逢粹人

隨筆下

天今夕兩團圓手捧芙蓉思悄然君是前身磨鏡者開奩  
如遇舊嬋娟鏡背銘辭四十五刻之成文互飛舞徑尺七  
寸圍二尺權十六兩布指數左龍右虎宜侯王陰陽配合  
出尙方八子九孫燕且喜漢宮春曉窺新粧自來物必聚  
於好前宵預聽燈花報錢郎恍惚夢見之一規端正容光  
照君不見長水詩中遺鏡篇君平卜肆增芳妍軸簾布卦  
仙平仙又不見王家阿婦承恩偏賜以蜀鏡值萬錢傳紅  
洗翠頰色鮮君自錦江來金石供雕鐫虛堂坐照涵青天  
胡不識取奇字登几筵集古錄附歐陽編我欲從公借

一掃眼前無數之雲煙英山金上舍秦調寄水龍吟生平  
愛注蟲魚青眸雲水光中洗暫拋簪紱西江月夜玉臺雙  
倚說夢挑燈尋詩側帽錦坊花市卻人間天上一輪同滿  
團鑲影吟懷墜細剔土花痕紫認蟬聯吉祥文字傳紅寫  
翠那回春曉六宮多麗劫換滄桑緣深金石古歡重締儘  
輸茶數曲聳鄉佳話付生綃繪邵上舍建詞調寄月華清  
蘋葉延秋落花凝曉一規如月初湧載鶴人來換取便分  
清俸是何年巧鏤螭龍想那日對飛鸞鳳吟諷有連環銘  
語尙方曾供早向虛堂懸影照九九峰頭錦城山聳此夜

隨筆下

團圓圓到聳鄉鴛夢護庭前松栢幽姿添階下桂蘭仙種  
珍重定冰壺瑩澈更看高擁  
明顧汝和以端溪硯摹國學石鼓嘉慶間翁覃溪學士辨  
之其辛鼓之首二字從來諸家所未言此硯爲新安曹竹  
虛侍郎所得後轉入朱建卿助教家曾借揭一過硯亦仿  
鼓式上下面周圍刻十鼓之文精妙已極適余購文五峰  
畫上海顧氏園林冊卽裝其後翰墨因緣洵非偶然  
宋會要載於永樂大典徐星伯太守曾鈔之約余同爲編  
纂星伯亡而此書散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註  
幕音漫故俗謂錢之正面曰字兒背面曰漫兒

口外馬轎猶是元制康里脫脫傳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  
來又見林兀兒傳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云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  
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  
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  
何義門批漢書云作日下舊聞者未讀小顏是義門不滿  
於竹垞矣

隨筆下

圭

元陳基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云至正壬午拂郎之馬至  
龍鬚鳳臆入天廐備法駕又王逢詩流傳駿骨八十載始  
見拂郎天馬來周伯溫近光集西域拂郎國遣使進馬馭  
者其國人黃鬚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以意諭之  
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拂郎疑是佛蘭

宋時邊將各有正副宋郝質夫人墓誌男惟幾涇原路第  
六將孫男珪涇原路第五副將吳珪墓誌累功轉忠訓郎  
權涇原第十二將又云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與  
本傳異

金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記國朝故事凡寺名皆請於  
有司給授勅額其異恩者特加大字以冠之

元鈔版以銅為之四圍雕花甚細中橫刻壹拾貫文次又  
橫刻字號外旁大字壹拾貫下中都合同尙有合同數處  
為青綠繡涇惜僅存其半未能辨識

關中每歲打鹿必行圍相傳須俟見白鹿過然後有鹿否  
則無一鹿白鹿項挂銀牌乃唐物已千餘歲矣  
丙穴不一處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  
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四川石泉縣亦有丙穴出魚甚美

隨筆下

圭

唐故同州司兵參軍上柱國京兆杜府君墓誌銘姨弟尙  
書吏部侍郎鄭瀚撰姨弟之稱見晉王廙傳廙王丞相導  
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石刻中絕少

何炯傳累遷南康王限內記室張緒傳王儉為格外記室  
限內格外疑即額外額缺之類

明馬朴譚誤引東方朔妻名細君樊崇字細君又烏孫公  
主劉細君謂細君非妻之通稱證以新出漢印王細君益  
信  
馬鞭始制不用竹木晉王敦請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



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未之得發又李昌符詠鐵馬鞭詩引鐵馬鞭長慶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曹華進獻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字

劉燕庭方伯著有昭陵碑攷聞底本在張松坪太守德容

處不知刻否惜未寓目余曾得豆盧基碑是豆盧寬之子

恐燕庭亦未備也前在陝於昭陵細加物色無人知有此

碑存者已不及廿種每經官拓土人必鑿損數十字故全

文日見難得恐再過百年各碑愈不可問矣

高詹事士奇視銘丁巳巳凡十三年夙夜內直與爾周

隨筆下

旋潤色 詔勅詮註簡編行蹤聚散歲月五遷直廬再

入仍列案前請養柘上攜歸林泉勳華 丹辰勞勩細

旃惟爾之功勒銘永傳余喜其得紀事體

宋趙抃傳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

易亦稱是乎東坡清獻碑作一琴一龜

唐語林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制及遷授始

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又元王

克敬傳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

吏故抑之可知履歷舊有而不書於紅棗

始發者相傳謂之破天荒獨醒雜誌江西自國初未有狀元紹聖四年何忠儒始以對策居第一故謝民師寄忠儒詩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又中吳紀聞崑山自國朝以來無登第者郝正夫嘉祐二年進士獨破天

荒

金樓子夏桀作為瑤臺瑤室象牙之席左太冲吳都賦桃

笙象簞韜於筒中向見粵東有以象牙裁片細緻涼軟編

如竹席極為侈麗桃笙東坡亦云竹簞五總志桃竹出巴

渝閩六朝人謂簞為笙

隨筆下

麓堂詩話有無名氏紅梅詩押半字日錯認桃林欲放半

蛺蝶詩押船字日跟箇賣花人過船余少年喜用難韻和

王惕甫茉莉花詞押鹽字韻點茶消得汗餘鹽又羅字韻

金錢買得誇豪富別有溫柔勝越羅用粵東茉莉帳故事又強字韻

大南強勝小南強又荷字韻此是人間六月荷

道光甲辰盤屋耕夫於西駱峪河申得晉歸義侯金印獅

鈕為俗子所毀孫桂山二尹僅拓得之印方六分文日晉

歸義叟侯

百日禮懺追薦亡者大江以南行久宋王銍默記李後主



手書心經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檢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鸞龜鼉劉淵林注鸞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鸞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產於海濱嘗見聞浙製為鸞醬云其味最美鸞醬之名見武林舊事蝦蟇大者能土遁覆於盆下夜必失之張世南游宦紀聞謂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親朋更相餽

隨筆下

去

遺余在川絕不聞有嗜此者

游宦紀聞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又有金等子亦此法金玉雖玩好之物均不及古人品鑒之精

關午亭外舅由工部郎任正定守望誤捐復選補大理秩滿引疾歸公為晉軒公之元子以廕入官山水傲麓臺兼善花卉人物余娶公第三女書畫緣深情好遂契長於盛夏侍公點染故藏弄最多公在滇南曾寄點蒼圖題詩四律寄余京師余於咸豐癸丑南歸公先一年歿有詩二冊

亟欲刻之而不得其稿

宋晁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於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為應所須而取效速也嗟乎誰能以此告有位者早為國家人材計耶

本朝家法最嚴雖內臣奏事

主上不冠則不進見故晝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盛暑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隨筆下

去

元怯里馬赤漢言通事也阿塔赤漢言羣牧所官也薩都刺者漢言濟善也葛邏祿氏譯言馬也只孫宴只孫華言口色衣也元太祖呼耶律楚材為吾圖撒合里吾圖撒合里者謂言長髯人也松雪齋詩注討來國朝語謂免也說苑魏文侯謂西門豹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於朝章掌故也明於兵刑錢穀也非若後世之明於趨承應對也明於舞文弄法也嗟乎學問不講而廉恥喪廉恥喪而官不足輕重矣廷預表伐吳曰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二止於無功耳



裴秀傳秀薨其友人料理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人但知預而不知秀

宋王邁雁軒集有七律四皆注曰用進退韻其韻口豪和高柯口評庭兄星鑿難問瀾關高敖頗逃何二首由豪至歌一首由庚至青一首由寒至刪蓋取兩部之相近者以是為進退也

北地薪炭昂貴多拾馬糞熏燒灤京雜詠瓊房納石茶添火有女寒裳拾糞歸

柯敬仲宮詞千官一色真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灤京雜

隨筆下

太

詠馬上琵琶仍按拍真珠皮帽女郎回玩齋集上京大宴詩鳳簇珍珠帽龍盤錦繡袍只孫元制極為貴重非上賜不得服周伯溫近光集國家之制乘輿北幸上京歲以六月吉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只孫珠翠金寶衣冠腰帶盛飾名馬清晨自城外各持綵仗列隊馳入禁中於是上盛服御殿臨觀乃大張宴為樂名之曰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

長樂未央玉璽王逢賦陰文小篆雲漢章盤螭作鈕徑二可則天皇后玉璽見唐集董賢玉印程魚門作歌云龜衍方

鈕二寸盈大司馬董不記名趙倬仔玉印歸粵東潘氏衛

青玉印為元姑蘇陸友仁藏揭曼碩詩白玉蟠螭小篆文姓氏識得衛將軍蓋秦以上皆用璽漢以後方刻印而玉之流傳不多或由易於改毀如王逢詩云皇朝內府多舊璽盡昇太師後至元伯作鷹墜也

黃潛日損齋稿灤陽邢君隱於藥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進御詩云千載茶經有遺恨吳儂元不過灤河

灤河

晉廬江太守梁龍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

隨筆下

九

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削一月以肅其違從之當今 聖明在上士大夫家除服竟有請客設宴羣往賀喜者余謂應依劉隗嚴禁并治以罪庶幾禮教不至廢弛禁旨籍始於唐開元十九年六月六日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貢不得於所在附貫宋史紹興十七年以舉人多冒貫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二十三年申嚴貫貫



請舉法

劉生椒輔字贊廷江蘇甘泉人世居縣之邵伯埭幼孤母薛氏茹苦撫教之從學舅氏薛太史鳳翔未冠游庠性聰慧經義外於分隸書鐵筆繪事靡不嫻習仿元宋人物氣韻尤占雅然不多作故流傳絕少入鄉閭屢薦不售年未五十潦倒以終上元方伯雄觀察幼寓埭上從君游故藏君畫余於觀察寓齋見其所作香山消夏圖深得老蓮筆法因詢知梗概而惜其湮沒不彰也  
唐子畏桃花庵圖絹本高九寸五分長幾及丈峰巒竹樹

隨筆下

點染精細廣廈長廊兩人對坐鳴琴童子移花而至春水溶溶桃花亂放神仙蹊徑不啻直入武林源矣末題長洲惠茂卿善鼓琴別號桐庵清醇雅調善與人交是日雪壓竹窗香浮瓦鼎請其再一鼓行僕雖非延陵季子洋洋盈耳必能知君志趣所在正德辛巳夏五月端午後二日晉昌唐寅畫於桃花庵之夢墨亭朱文南京解元印後有文休承題云唐先生伯虎名寅姑蘇人負俊才能文工詩翰墨極精與先君衡山公游公以其書示刺史曹公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然尾之魚不夕當化去已而果得解北試復

掇會魁放榜後因一俗子關節殃及先生不置辯竟至黜落悒悒浪跡江湖都宿僧房妓館晚年奉佛潛心聲律此圖正其得意之作也即桃花庵先生摹寫一段別業景致三十年來惠君所藏不識幾易主人矣展卷不勝今昔之感耳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又三日文水道人文嘉記於居士山莊此段小楷極精

隨筆下

平遠不同極似董北苑蓋北苑有瀟湘夏口二圖楚山粉本也第二頁題云金光閃天半木葉如黃雲旌幢紛來下恍見雲中君楚楚閣望隔牆黃葉第三頁題云楊子江中渡楊子雲帆圖裏指雲帆江山雲霧楊子歸帆圖也第四頁題云秋夜與端木南星諸子立東皋柳汀月下屬余圖之并賦五言索和草徑過橋汲晚煙橫秋叢深柳夾空渠月華貫其中笑言清光下響答依吟蛩行穿暗樹影立盡豆花風壽平第五頁題云龍潭江口望鍾山空翠藹然楊子雲帆東下時曾有詩記江行勝地不戲圖此問之第六



頁題云楊子北郭尋秋有悠然見山之意第七頁題云老樹倚欹石古根綴虛廊落葉到空井寒翠侵半牆松鼠下煙蕙竹雞穿荒岡半亭棕櫚陰其下俯滄浪過橋望春曉碧瓦浮輕霜高吟秋樹底坐攬清翠光端木新構秋接根軒傍架一楹顏曰半亭以收東隅之勝因爲圖而系之以詩第八頁題云曉雲江岸看京口江山雲煙吞吐米家父子一生得力處予以僧繇沒骨法求之似有合也端木屬予畫京口雲山拈此索笑山堂雨後壽平第九頁題云紫藤花下峰西閣東皋勝處也南田第十頁題云春雨圖癸

隨筆下

三

亥春南田壽平畫東皋春曉閣望隔池波岸隱然深崖礪道南嶽山莊聽雨時也

凝禪寺碑居士趙融歎曰螻蟻無夕命椿柯亦凋零神飄生滅境如雀飛空瓶元李存詩留世但知瓶有雀余輓人詩云雀瓶空躍本非真

侯鯖錄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北方時有此語而不辨

曹字

燕王爲慕容翰造可手弓註可手便手也今俗稱物之合用者皆曰可菜則可口衣則可身皆有來歷

石田著色山水卷高八寸長六尺餘絹本淺著色平淡古朴老筆紛披是石田晚年之作張茶農深跋云無一筆仿古人卻無一筆不與古會畫中之佛庶幾近之衡山溪山清遠圖卷高一尺長八尺冷金箋園中林木簞秀兩人溪邊對語茅屋數椽小童遠遠渡橋而至極有逸致乃文畫之最佳者也

晉宣帝拜慕容廆曾祖慕護跋爲率義王劉曜拜苻洪爲率義侯此見於史者余有晉歸義羌王晉歸義胡王等印方寸許馬鈕銅質極堅

隨筆下

三

漢五鳳鏡爲張子春司馬築池所得余親見之冶造極精青翠可愛五鳳二字尤清楚真漢鏡最古者兵燹之餘未知尙在人間否

祝枝山書懷雪賦卷白宣紙本引首許初八分書臥雪高風係正德五年京兆爲吳門袁氏始祖懷雪公作記文與字俱入高古後失之萬曆己卯袁德門進士復購得有文嘉李模彭行先題跋至 國朝再失去袁振之又贖回

經汪琬彭瓏顧沂諸先生重跋傳至袁又愷上舍卽五硯樓之主人也嘉慶己酉錢竹汀詹事題後云京兆生於天



順庚辰作此書年已五十有一筆法溫潤如鍼裏綿真得  
蘭亭丙舍之神髓世俗但以狂草奇險目視祝書殆未識  
廬山真面乎

隨筆下

書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下終



# 橋西雜記

# 西集

同治十年七月  
湧喜齋離版

同治十年七月

葉文潤臣承家學擁書數萬卷有志纂述少以詩名故羣目爲詩人所著有周易異文疏證禮記鄭讀疏證戰國策地名考皆未卒業橋西雜記則隨筆最錄之書涂乙過半然首尾完具中述掌故志舊聞有資考訂致功良勤橋西者丈所居紀文達故宅當京師虎坊橋之西也丈與 家大人同官內閣過從親密祖蔭曩曾奉手受教已庚之間丈改官赴浙膺疾遽實聞者癯傷乃不及十年藏書散盡遺著淪諸廢紙已刻詩編亦不知歸何所此記幸得自棄擲之餘爰爲校正字句刻以存之撫今懷昔感何能已同治十年六月吳潘祖蔭

橋西雜記

一



橋西雜記

漢陽葉名禮

男子入學

宋趙氏與時賓退錄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皆然案北齊書李渾弟繪傳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久矣

地名當遵功令

劉氏靖片刻餘閒集金陵明之留都宗廟社稷臣工咸

橋西雜記

在是以有南京之稱 國朝定鼎燕山改為江甯府乃江南列郡何得復以京名無如俗口相沿未能變易直隸天津衛改為府治設附郭縣已久而仍呼為衛且省文曰衛裏甚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凡此雖似無關重輕實則有違功令不可不急為更正也

葉氏藏書之祖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一蘇丞相頌家藏書萬卷祕閣所傳居多頌自維揚拜中太一宮使歸鄉里是時葉夢得為丹徒尉頌許其假借傳寫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其所傳遂為葉氏藏書之祖 又卷十七葉夢得崇甯閣丹徒尉

儒林外史

坊間所刊小說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借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晉芳為作傳

列朝詩傳

顧黃公先生景星言列朝詩諸傳為虞山生平純粹以精之作闡幽提隱功更不細當絳雲樓火時親見有緋衣者指麾烈燄上乃大叫曰天能燒我屋內書不能燒我腹內書吾當再為筆之指其所撰國史也後乃作列朝詩諸傳至選詩多出程孟陽之手 見耳提錄

橋西雜記

塔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五佛塔注或云塔婆或云偷婆此云方墳亦言廟一義也經文從革作鞞鞞亦防捍也鞞非此義卷六寶塔注或云大聚或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也塔字諸書所無惟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孫氏星衍莊氏斨皆以古無塔字借鞞為之塔為後人所造名禮案鞞通作鞞淮南兵略注鞞鼓鞞聲玉篇



引字書塔物聲是借用之證信爲後人所造說文新附塔浮屠也廣韻入聲二十八盍塔浮圖當爲塔字本義其本字當作利一切經音義卷六金利注西域別無旛竿卽於塔覆鉢柱頭懸旛經言塔者應訛畧也元應習見俗用塔字不知利之卽塔因別有金利之名遂疑爲訛畧誤矣說文新附利柱也與柱頭懸旛之說相合晉書五行志義熙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利柱折壞此利字始見於史者唐高僧傳唐僧會吳赤烏十年丁卯至建鄴孫權使人求舍利子旣得之權乃造塔藏之南史虞愿傳明帝以故宅起湘宮更在白馬寺以前矣寺費極奢侈以孝武帝莊嚴利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

橋西雜記

三

立分爲兩利各五層白帖云莊嚴差別名之爲利西域以柱表利示以居處也然則以柱表利西域之制後在中華則累石爲之其本字之當作利益無疑矣利字始見于晉書字亦非古說文踏跋也跋進足有所擷取也當爲字義所本

拆字

拆字術起于宋時亦謂之相字金元氏好問續夷堅志古無相字法宋末有相字能知休咎試之頗驗考宋何氏遠春清紀問卷二謝石拆字一條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閒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

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葉氏紹興四朝聞見錄卷一亦云楊王沂中閒游郊外遇相字者是當時多精此術者

前定數

內閣大庫中向存子平若干箱日前定數庫鑰爲典籍廳所掌辛亥春予借某啟鑰往視僅存數十冊篇頁零亂玩其紙墨明人所爲一老隸在旁云三十年前某相國取其大半去矣聞山右稷山縣庫亦藏有寫本大都已往驗而未來之事多不足憑

塞上六歌

橋西雜記

四

常熟徐蘭字芬若一字芝仙康熙中王師北征曾從出塞賦詩一卷漁洋山人稱其精悍雄拔似供奉嘉州卷末附塞上集唐六歌歌各爲序打鬼云番僧最尊者爲呼必辣吉能悟前身人稱之曰胡圖克土華言再來人也次朝爾吉次勺煞次喇木占巴次噶卜處次温則忒次德穆齊次合楊次合絲規次合唎爾次班第次合由巴次截由巴次骨捻爾次顛馬女僧爲尺巴廿赤有室家者男爲吳巴什女爲吳巴三氣總名之曰喇嘛打鬼者梵言都勻是日佛殿上燃燈千盞建大旗於殿四隅旗繪四天王象戩由巴鳴金傳執事者齊集設胡圖



克土座於殿之東朝爾吉以下俱列坐一僧名茶勃勒  
氣散淨水於眾僧掌中無常職班第為之几上陳胡朗  
叭令以醍醐拌麵作人二甲士左右立以帛束口恐人  
氣觸之鬼不食也班第扮二小鬼對舞以夜叉睨其旁  
向內一呼即潛入人叢中撒麵以迷人目殿內吹銅凍  
西番樂器骨為諸樂隨之以奏合嘹爾十二人戴假  
之見芝仙出塞集  
面扮馬哈喇佛備極殊怪雙雙跳舞而出其一曰厄利  
汗文殊化身二曰作嘛知文殊之護法神三曰嘛哈噶  
喇四曰喇嘛皆觀音化身五曰成义叭喇六曰滋那噠  
嗒七曰著基阿拉喳八曰冬現著煞九曰生合冬凍十

橋西雜記

五

日出孫冬凍十一曰煞拉瓦十二曰摸黑皆觀音之護  
法神也惟厄利汗煞拉瓦為牛鹿扮面餘皆不可辨合  
楞十人扮十地菩薩錦衣花帽繼之而出手執腦骨棍  
枯叢棒叉杆綵縷等物旁立番僧數百人持鼓與鈸  
鼓鈸之徐急隨其跳舞之節奏赤甘巴出吳巴什夫婦  
執香環繞溫則忒宜開經偈眾僧朗誦祕密神呪吽聲  
如雨鈴聲如雨喇木占巴以胡朗叭令擲於地於是牛  
鹿二假面持刀砍地作殺鬼狀復有一僧曰乃冲戎裝  
執戟吐火吞刀云神附於身觀者皆膜拜奉單袖於神  
以問休咎跳舞畢合由巴以糖一鉢候於戶抹眾僧之

口而佛事終焉譯者曰烏斯藏有碉房為邪祟所據白  
晝擾人飲食喇嘛乃扮假鬼於房中飲食以誘其鬼因  
扮諸佛排闥以入而打之故名之曰打鬼合京師番僧  
寺上元除夕亦為之蓋猶周禮帥百隸以時儼之意也  
蒙古棋云局縱橫九綫六十四卦棋各十六枚入卒二  
車二馬二象一礮一將別以朱墨將居中之右礮居中  
之左上於將一卦車馬象左右列卒橫於前此差同乎  
中國者也其棋形而不字將刻塔崇象教也象刻駝或  
熊迤北無象也多卒人眾以為強也無士不尚儒生也  
慎不列於線而列於卦置器于安也馬橫行六卦駝橫

橋西雜記

六

行九卦以駝疾於馬也滿局可行無河為界所為隨水  
草以為畜牧也卒直行一卦至底斜角食敵之在前者  
去而復返用同於車嘉有功也眾棋還擊一塔無路可  
出始為敗北考象戲始于周武帝司馬溫公損益其法  
為古局象棋圖蒙古此戲其仿中國或以意創為皆不  
可知然國人為之亦遂有工拙之不同焉彈喀赤哈云  
喀赤哈者羊膝髑骨也骨分四面有稜起如雲者為珍  
兒珍背為鬼兒俯者為背兒仰者為梢為此戲者各記  
一骨為馬兒以二骨卜地分甲乙珍先于鬼背先于梢  
甲以骨若干對拋于地珍鬼背梢從其類以彈之間有



豎立者愁必負因其類之難得也中則取若彈此而擊彼則前之所取皆罰出不中乙檢餘骨復拋而彈終計所得之多寡爲勝負馬兒爲人得去倍其數以贖採珠云龍珠在額蛇珠在口魚珠在目蛟珠在皮鼈珠在足皆不及蚌珠之在腹者其用普嶺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皆不及東珠之色如淡金者其品貴東珠產遼之松花江源出天池鰲荒萬里人迹罕至是水皆有蚌是蚌皆有珠入旗舊有採珠人剗木爲舟溽暑入江以一木插中流沒如沈鼈出如輕鳧與魚龍並游而不相害額設將軍都統以監之珠八分以上者充

橋西雜記

七

貢次歸其主細碎者禁勿取歲終以勤惰高下其賞罪人免死者發烏喇差遣或助此役初學者以長繩繫腰入水取蚌急則振繩挈之而起既而習于水勇于泗轉相傳授習以爲常邊植柳爲界有軼出者怪鳥鳴喚其前邏者踪跡之即得無一人亡者而川澤之利其用遍于天下矣打貂云遼東之山皆產貂貂穴空樹中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土人以時取之秋冬之交入夜隕霜封樹風搖樹巔墮地如積雪貂行霜上跡可數也土人張毳幙以幙爲居畜三犬一守一逐獸一打貂其打貂者名跟蹤跟蹤云跟貂霜上之蹤者也土人視跟蹤所

前得其樹樹多孔塞之留上下上張網下薰以煙貂畏煙緣木而上入網就獲矣又曰貂食鳥雀飽則宿樹杪跳枝竄葉疾如疾電間以木弩射得之採獲云遼東產獲之地有二近者鷹額口遠者江獺江鷹額在盛京東三百里產獲少江獺在甯古塔東北去盛京可五千里產獲多故人皆舍近而趨遠歲於春三月裹糧行秋七月至其地至則伐木列柵推一人爲長曰山頭眾隨其所之期盡一峰而返人皆以布囊蒙首留二目如面具左手然朽木以驅蠓蠅右手持銳木以禦虎豹披荆棘犯風雨而求之雖山崩水溢勿顧也夜歸柵中獲或蒸

橋西雜記

八

或煮貫以線炙乾之聽怪獸之聲遠柵而號巖谷震動間失道暮宿樹杪嚼獲以代食強弱不敵多爲人所劫害霜降以後草木黃落無從辨其根莖採獲之人于是乎歸獲之性背陽向陰喜卑溼地雖草長至尺而苗必高出其上其根遇鐵則爛其苗隔歲一苗未苗者名啞獲如花之歇枝也然採之者有幸有不幸焉或終日不獲一或舉一而遇百或數十步外望之有光或以足踐之而不見其形三椹五葉相對而生一莖獨上而有七節開花如菘結子如豆由青而黃而紅有異雀黑色而小羣飛啄食之獲子非從雀腹中過墮地則不甲坼其



叢生樹下雖物性使然亦雀矢所遺者多耳序詞詳瞻足備志牒詩亦荒怪奇詭無鑿積之痕篇長不錄

影

宋人都城紀勝題曰灌圃耐得翁撰專記杭州故事凡影戲京師人初以

素紙雕鏤後用彩色褻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

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正貌姦邪者醜貌蓋亦寓褒

貶于世俗之眼也此書序作於端平乙未宋理宗二年

也是南宋時即有此戲矣他如相撲即角傀儡講史演

公案打筋斗踏蹺弄碗弄毬諸技言之亦詳

漆沙硯

橋西雜記

九

漆沙硯以揚州盧葵生家所製為最精顧澗贊廣圻為

作記其祖映之嘗於南城外市中得一硯上有宋宣和

內府製六字形質類澄泥而絕輕入水不沈甚異之後

知其為漆沙所成授工仿造克適於用葵生世其傳一

時業此者遂眾凡文房諸事無不以漆沙為之製造既

長雕刻山水花鳥金石之文悉臻妍巧

鄉姪

朱鄧氏肅栢欄文集上邇山先生楊博士書自稱鄉姪

鄧某

蘇子卿墓木南夜

陝西韓城縣西北五里蘇山有子卿墓柏數百株咸南向明崇禎間左忠貞公懋第宰是邑拜於墓下而新其祠垣噫精氣所結格及草木歷千百年不泯焉不獨岳忠武墳之著異於時也

勸善書

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寂元豐中纂道釋神奇禍福之效前人所傳記者成一編以誠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寂所纂又考宋葉留字景良括蒼人亦有為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宦蹟功在生民慶留後裔者以成一編意取於官師

橋西雜記

十

相規以為有位者勸見阮文遠公元華經室外集提要名禮曩見千古

功名鏡十三卷亦宋人所撰題曰瑞齋吳大有勉道編其書以陰德

為首凡夢卜相命取其功名感應之尤切者附著焉至

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刊成於永樂二年尤為繁富

楊忠武公訓子語

綦江伍燕堂封翁紹會錄藏楊忠武公遇春家書一則諭大兒國佐云現在川中永北猓夷不靖將來制軍必然前往邊界督兵剿辦如有此信我舉家大小受恩深重爾自應告請帶兵跟隨前往爾此時年正強壯正可操練本事學習見識萬不可賦閒即如帶兵打仗全在



鼓勵士卒駕馭得宜籌糧散餉時時調劑賞罰公正同受甘苦方能收攬其心對敵打仗時旋探旋進切不可大意若能平日恤兵兵亦願將同心協力自然所向無敵至於打仗之法務在迅速隨機應變不可遲疑為將領者首以地利為重次要眼力照料得準腳跟站立得定切不可少有畏怯必須身先士卒人人自必奮勇直前一鼓作氣斷無不制勝之理若一味自恃勇敢敵人者也此中機宜要爾審度切不可看奇門及行軍費鏡拘定時日坐失事機關係甚重我一生全不講究此等學術全靠心術專一上可以對天下可以對眾此係

橋西雜記

十一

我平生得力之要法未嘗不屢戰而屢勝也要爾領畧諸事謹慎而行方可以仰報 聖恩並可以副我期望之苦心爾亦不枉作將門之子也爾其勉之右所言切中行軍之要公一生戰略具載 國史及族子誠村通侯芳所述中外勤勞錄中

忌辰禁嫁娶

忌辰向不禁嫁娶雍正五年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婚娶為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

治罪今通行時憲書於

列祖

列宗並歷

代

列后忌辰不載宜嫁娶字

世宗憲皇

帝命欽天監詳議後永為定式定例凡忌辰 皇上在宮中素服齋居一日而臣庶酬酢慶賀不敬莫大乎是矣 聖訓煌煌昭垂簡冊第恐窮陬僻邑日久而漸忘願天下有司廣錄 諭旨宣示鄉閭俾知所遵循焉

記東園

道光己亥秋日予與黃蓉石刑部玉階結詩會於城南觀音禪院之東園與斯會者陳雲伯文述家筠潭紹本兩丈及陳君頌南慶鏞賓主凡五人設伊蒲饌談藝甚歡聞有詩僧蓮衣寄居於此邀之同坐詢之乃吾邑儒

橋西雜記

十二

家子也二十年前與雲丈子小雲裴之相識於揚州蓮衣初不知小雲之既歿也道及小雲當年友朋燕飲之盛及丈令江都諸惠政丈憮然久之嗣是丈往來甚密蓮衣好吟咏嶽僧不相能住持見其交游多冠蓋中人陽示以禮而心實厭之予與雲伯丈諷之曰此地豈可以久居乎時丈方以縣令謁選吏部未幾得安嶽之繁昌將欲攜之同行予力為懇恣慨然諾買舟由潞河南下假道吳門館蓮衣於禪寺屬家香士道芬寫蓮社證因圖寄予以識文字緣焉雲伯丈之繁昌後以事與上官忤幾遭罷斥越三年卒年已七十有三矣蓉石奉諱



歸粵家庭多拂意事筠潭丈以鴻臚致仕流寓江南數年中先後化去頌南浮沈仕途蹶而復振而蓮衣上人今亦不知挂錫何方矣予重過東園不勝陳迹之感焉

楊武陵

王氏宏撰山志論明末楊督師嗣昌事極為允當其言曰或有舉近世奸相及武陵者雪客偶以問予予曰武陵可議在奪情一事然亦有可原者當時實出自上意非武陵之為之也但既有人言祇當引罪力求去不當與漳浦對辨上前又不當言及鄭鄭以引上怒而才不足以及濟變又或一時意計之偏則有之固不得謂之賢

橋西雜記

三

相如謂之奸使與烏程宜興同科則冤矣且其不逞欲贖貨卒以疆場事自盡亦可無憾或曰其自盡也懼法而死耳予曰懼法而死亦賢者事視彼已賜死而周章傍徨營求內外以妄冀赦書于半夜者其相去何如耶漳浦學問品行高耳所謂應變將略亦非所長觀其後所為可見若其大節則與日月爭光可也漳浦之節愈高而武陵之論不得不抑而愈下此武陵之不幸也理勢所至非人力能爭矣名澧案沅湘者舊集載督師詩三十餘首讀至歲暮待命蔚州諸作足見當日心事山史惜其才不足以濟變誠為定論固不必援引顧天錄

及他書力為辨白也

元遺山詩注

烏程施北研國祏熟于金源掌故所著金源劄記外有元遺山詩注十四卷詳于時事而略于故實自言舊稿燬于火友人愆思更聚書注解七月而成宜其疎漏也卷首列年譜一卷考遺山年譜大典翁覃溪學士方綱欵凌仲子教授廷堪皆有成書詳略互見合北研而三矣元人間宏曾有遺山詩注本後聞姚牧菴之言而止見姚文公姚牧菴集闕君墓志銘其時相去未久引據時事當必信而有徵惜其書之不成也

橋西雜記

西

陸放翁詩注

稽氏承成梁溪書畫徵言其鄉許氏富藏書有許眉岑仲堪者注放翁詩集甚詳惜未板行今其書不知尚存焉否他日當向錫山人詢之眉岑與鮑若洲汀交善乾隆嘉慶間人也

蘇東坡詩補注

宋漳州黃學臯有補注東坡詩王應山閩土記載其目見查氏慎行得樹樓雜鈔今是書未見刻本體例若何抑補施注所未詳耶

吳梅村王漁洋別號



予得歸文休昌世墨竹卷後有吳梅村跋自署大雲居士又王漁洋亦號詩亭逸老見程哲所刻蓉槎蠡說序

沈歸愚選詩

沈歸愚尙書德潛選 本朝人詩義例見存者不錄獨登黃莘田大令任之作莘田鄉人孟瓶菴超然作書與莘田曰歸愚選先生詩固以爲六十年前旗亭傳唱必已超埃壚而游閭闔庸知綠鬢婆娑尙抱膝長吟于烏山白水間也

瞿稼軒論張江陵

明瞿忠宣公式邦在掖垣時上疏有云當神廟初年江陵柄政凡民生國計吏治邊防事事綜覈件件精明自大臣以至小臣自內臣以至外臣稟稟救過不遑隕職

橋西雜記

五

是懼雖事嫌刻戮元氣微傷而廊廟邊疆皆有精明強固之象則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責成功故至今譚相才者猶不能不追思之此數語與昔人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同一意也二語王天庚謂張文忠公 唐名啟茂石首人崇禎末以明經薦不就

左忠貞公死後事

近人刻明左忠貞公懋第集附載年譜言公死後都門有諸生曹某者素負狂名人莫與之語聞公變撫而哭

之痛歸得百金徒步扶輿歸萊陽張氏爾歧蒿菴開話則謂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遺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經主喪閣部諸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宋敬兩僕事各家作誌傳均未載考劉澤蓀撰公暨劉淑人墓誌銘金陵既定淑人北旋至鎮江聞先生殉難之信隱忍問道歸里收餘燼迎先生靈車還葬蘿石先阡亦不言歸觀南至淮上之事

順天書院

明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天啟初鄒公元標馮公從吾所建未幾東林難作遂廢後西洋借地修厯名曰懸局

橋西雜記

六

我朝仍之日時憲局 聖祖御書門額天文厯法可傳永久入字道光年間西洋人不復來京師無人居之今其地亦漸就荒圯矣自首善廢七八十年京師無復立有書院康熙庚辰大京兆錢公晉錫設大興宛平二義學教士宛平寄宣武門外長椿寺而大興儼屋於洪莊洪莊者文襄公承疇賜園也在崇文門外金魚池上嗣是宛平之學并歸大興延王崑繩源主其事從游口眾京兆欲市莊內隙地構堂文襄孫奕沔不可乃上疏託言奕沔願割其地以建學 聖祖嘉其請書廣育羣材額以賜奕沔沔聞之大驚而無如何王



崑繩為之記備敘其經營之始乾隆十五年庚午改名曰金臺書院至今肄業生徒甚眾而籍隸他省者亦附焉

蔡夫人書孝經卷

楷書孝經一卷末題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書於石養山中之齋室凡二十九字不著年月攷黃公我 朝定諡忠端具見勝朝殉節諸臣錄忠烈之謚唐王隆武時所贈夫人此卷蓋丙戌後作也年譜孺人林氏侍太夫人來京就養至嘉興病卒天啟三年事六年丙寅先生年四十有二娶夫人蔡氏

橋西雜記

七

許部蔡乾釜姪女據此蔡夫人為先生再娶或以為造室南海潘氏聽帆樓書畫記誤矣譜於夫人事不之及志乘他書多紀之名潤石玉卿其字也幼讀書知大義十歲能屬文事母孝母病與其妹刲臂瀹羹以進及歸黃事姑復以孝著先生廷杖繫獄夫人寓書謂天王明聖不日齋顏語不及私遣戍復致札云自古忠貞豈煩內顧身後之事玉卿圖之及先生死乃使長子借門客之江南得齒髮歸葬北山墓側流離播越不脫衰經與子姪言不踰闕晚卜居龍潭長齋二十載卒年八十三卒之既出所臨先生書孝經付其子殿曰吾諸孫必有能讀此者尚

其與之詩文不自存所傳者與侯生書題侯太孺人造詩二篇而已見洪氏思所作夫人行狀及蔡堂節錄梁鑿詩鈔諸書夫人書法端勁具有隸體視先生雖稍遜然必非俗手所能模範先生嘗易其名曰孝徽有以也夫

蔡夫人墨竹軸今藏福州梁氏漁洋山人香祖筆記稱其精繪事嘗作瑤池圖以遺母固不僅書法見長也嗚呼此特小技耳詎足為夫人重哉因附記之

藏經音義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著錄於新唐書藝文丙部道家類改名眾經音義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

橋西雜記

六

志小學類有唐藏經音義四卷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與元應書體例卷數均不相符新舊書未載其目又高僧傳云唐釋慧琳為大藏音義一百卷今亦不傳

黃忠端公書孝經册

明漳浦黃公道周居官以清苦聞天下崇禎庚辰被逮白雲庫下諸獄卒皆不敢有望於公惟日奉紙札巧書時公拷掠備至血肉淋漓日據敗几書孝經以當役錢凡一百二十本皆與獄卒持去見莊起時所著年譜及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此册舊藏亳州何氏今歸于予題曰第二十九本作於



崇禎辛巳八月據年譜崇禎十四年辛巳公年五十七  
前一年庚辰已在講室集中庚辰長至後五日及辛巳  
除夕詩皆講室中作  
之臘謫戍辰陽壬午二月始出都作此冊時刑曹尙未  
定讞也冊首隸書通神明光四海六字庶人章五刑章  
廣至德章諫諍章及章末皆自書跋語

附錄跋語

庶人章第六 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不毀傷為始揚  
名顯親為終不毀傷其身然後能不毀傷天下人之  
身揚名顯親然後能錫天下以和順之名立身事親  
孝之終始無天子庶人一也而天子為大第十六章

橋西雜記

五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原本於此

五刑章第十一 上明五德下明五刑歸於非孝無

親聖人豫知後世必有楊墨之說為先防如此

廣至德章第十三 仲尼開口說至德要道三千年

來人都認作孝字其實只是敬也敬因嚴生嚴絲愛

出為此天性上便有君臣之義所以把享帝假廟之

精神都於膝下日嚴處看出所以初言教之所由生

也至是又說君子之教以孝也可見孝字只是因性

立教的路頭到敬字纔有升堂入室地位無敬做孝

不成無孝做教不出看他說此二章語語分明要做

聖賢只就敬處著手

諫諍章第十五 將順愛也諫諍敬也非敬何愛陷  
不義之禍至於危亡無令名之患甚於毀傷故甯受  
毀傷之禍不避近名之嫌也

右經十八章 今文一千八百四字 此篇炳如日

星與大學中庸相為表裏孝為德之根祇敬為孝之  
要歸孟子所稱仁義禮樂之實皆從此出而孟子說  
不學不慮不如說敬之為要約也論語一部皆言仁  
獨此經未言仁所以曾子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之問中庸一部書多言孝獨未嘗言諫諍所以曾子

橋西雜記

五

有從父之令得為孝乎之問有此兩問為此篇發大  
眼目使聖帝明王所以仁天下萬世之心與孝子忠  
臣所以救萬世天下至意晃然中天不然後世只說  
郊祀配天是報德崇功之極爭臣爭友猶有近名近  
刑之嫌如此則素相素臣皆無復七世觀德之事諸  
臣媚子久據有明德敬免之長矣此書明明以揚名  
二字開導中根以立教二字獎引上路凡聖賢作此  
事原本心性與世上聲華織毫無涉到其所以立教  
處雖毀傷肢體駁落膚髮猶且為之賴有曾子兩問  
於將順匡救處討出骨肉不然是一味過歲餽糕也



黃忠端書孝經卷 續本

咸豐辛亥人口予與蘇廣堂給諫廷魁同游琉璃廠肆  
賈人有新自吳中來者出所得孝經二卷一為黃忠端  
公書一為蔡夫人書元和毛氏物也 一亭雜記 忠端公  
會著錄  
亦有自跋書於辛巳秋仍為請室中筆墨末後一行崇  
禎甲申仲秋望日偶錄石齋白雲庫下書 石齋上  
空一字 予諦  
觀之後署字不應重出玩其筆勢當是蔡夫人臨本忠  
端作於辛巳者夫人至甲申秋復摹錄其副耳洪思作  
夫人行狀言卒之日以所臨忠端公孝經授其子蔡堂  
節錄 徐氏時  
著作 言夫人善臨池代公作行草幾奪真嘗借

橋西雜記

三

北上舟中臨衛夫人帖人皆以匹錦售之然皆署公名  
晚年乃自署亦不輕予人皆夫人代公作書之證考年  
譜崇禎甲申公年六十其時正上疏福王經營鄴山書  
舍嗣是朝命敦迫就道而終無還山之期矣卷尾有彭  
二林進士紹升所作頌一篇文字古雅余與廣堂反覆  
嗟賞久之不忍釋手廣堂勸予購藏亟取白金五十餅  
投諸肆取二卷而歸

附錄跋語

大學說本亂末不可治中庸說聲色於化民末也此  
章說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其所因者本也終言生

民之本盡矣有子孟子所言為仁守事皆從此出原  
本只是看身即是親親即是天享祀明堂與立名立  
教更無兩義耳

顧亭林輓張稷若詩

盛氏百二抽堂筆談濟陽縣志載有顧亭林聞張稷若  
訃一詩集中不載云歷山東望正悽然忽報先生赴九  
泉寄去一詩懸劔後貽來十襲絕韋前 原注君有儀禮  
句讀十卷錄副  
界衡門月冷巢鴛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  
禮康成家法竟誰傳蒿菴卒於康熙丁巳季冬時亭林  
在關中此詩蓋作於次年也名禮案近徐星伯丈松張

橋西雜記

三

石州穆編亭林年譜此事失載

憫忠寺僧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唐名憫忠遼金時典故最多趙  
氏翼已考得數事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八 偶閱遼僧行均龍龜手  
鑑前有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憫忠寺  
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遼時僧人喜講文藝此序亦憫忠  
寺遺聞也

履歷減年歲

王文簡公士正池北偶談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即同  
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考宋時即有真年官年之



說見容齋隨筆

錢氏大昕編王深甯先生年譜先生生於宋甯宗嘉定十六年癸未七月二十九日後八年理宗紹定元年弟應鳳生與先生同陳氏僅重定年譜引宏簡錄道學本傳父搆同日雙生二子應麟應鳳並據先生自作墓誌及先生子昌世所作壙記具載嘉定七月庚午日先生與弟應鳳同日生以正錢氏之誤名禮案寶佑四年同年錄第一甲第九人王應鳳下注年二十七以年歲計之應鳳實少先生八歲當即錢氏所本然不如墓誌壙記更為可信也錄中不書真年亦當時競用官年之證

橋西雜記

端四日

名禮以五月初四日生因別號為端四生後閱朱氏載賜霏屑集鴻臚高少卿五月初四日生其子折簡招友箋尾署端四日人皆笑之攷歲時記五月一日至五日皆可稱端宋文信國公生於五月二日其生朝詩有客中端二日之句見指南錄

小年

文信國公指南錄二十四日詩注小年夜詩云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作此詩在祥興二年己卯其年以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也此風始於宋時禁中大中祥符

元年以是日為降聖節聖祖是日降誕思殿見宋史禮志至乾道時為小節夜民間謂之交年見乾道歲時記前明沿其俗宣府鎮志是日北人謂之交年是也

行

輩行之行有平去聲兩讀胡氏鳴玉訂譌雜錄云近時一名流將丈人行誤押陽韻名禮案丈人行宋陸游詩客來都避席謂我丈人行也押入陽韻不自胡氏所見者始儀禮喪服傳鄭注婦人嫁於父行則為母行嫁於子行則為婦行陸德明釋文行戶郎反漢書匈奴列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注行胡浪反唐人已有所

橋西雜記

讀杜甫詩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從平聲讀也又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及杜牧詩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無同從去聲讀也

書鋪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凡舉子預試並仕宦到部參堂應該節次文書並有書鋪承幹書鋪之名始見於此

內閣官制

今制大學士滿漢各二人正一品兼殿閣殿三日保和文華武英閣三日體仁文淵東閣協辦



大學士滿漢各一人俱從尚書本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滿六人漢四人從二品食三品俸侍讀學士滿四人蒙古漢人各二人從四品侍讀滿十人漢二人蒙古漢軍各二人食正六品俸五品頂帶典籍滿漢漢軍各二人正七品中書滿七十人蒙古十六人漢軍八人漢三十人貼寫滿四十人蒙古六人從七品

謹考會典詞林典故及王氏正功中書典故彙紀諸書國初設文館於盛京天聰十年三月改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元年三月增設三院學士各一員二年三月定為正二品衙門四月令

橋西雜記

三

翰林官由內院補授閏六月裁翰林院以歸內三院定內三院大學士二員為二品學士四員為三品六年正月更定內院官制三院各設學士一員十年六月增設三院漢大學士各二員十五年七月裁內三院改三院大學士為殿閣大學士十八年六月裁內閣翰林院復設內三院七月設內三院滿漢大學士各一員滿學士各二員漢軍漢學士各一員康熙八年七月裁三院滿學士各一員九年八月復改內三院為內閣十月改三院大學士學士銜加殿閣大學士兼尚書學士兼禮部侍郎另設翰林院

翰林院於順治時歸併內院康熙九年仍復其初其時大學士仍兼各部尚書銜蓋自順治初年以來員缺無定出自簡在康熙雍正間漢大學士三人以存內三院之舊雍正七年授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為額外大學士即今之協辦也大學士以殿閣稱者殿四閣二有中和殿大學士乾隆十三年定為滿漢各二員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殿銜不列中和而增體仁閣之名為殿銜三閣銜三

橋西雜記

三

一品漢大學士仍以五品兼銜為二品康熙九年定滿漢大學士俱正二品兼尚書銜其時尚書亦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為正一品尚書為從一品乾隆五十八年上諭大學士職居正一品毋庸兼從一品銜順治十五年設學士侍讀學士侍讀等員中和保和文華武英殿學士各二人文淵東閣學士各二人以禮部侍郎兼之十六年留殿閣大學士裁殿閣學士及侍讀學士各員現任者以原官留任缺出不補滿侍讀學士以下改中書仍照品級兼卿寺銜典籍中書照舊置設康熙九年學士仍以禮部侍郎兼殿閣



銜十年罷兼銜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定設滿學士  
四人漢軍學士二人漢學士二人十二年漢軍漢人併  
為漢缺共四人滿字侍讀學士二人滿漢字侍讀學士  
二人蒙古侍讀學士二人漢軍侍讀學士二人乾隆十  
七年改漢軍為漢缺以漢軍漢人並用學士秩三品雍  
正十三年侍郎升正二品學士如侍郎品級侍讀學士  
秩五品升四品而侍讀亦升五品給六品俸

今侍讀學士滿洲蒙古漢人共八員侍讀共十四員滿  
本堂侍讀學士二員侍讀四員無漢人漢本堂侍讀學  
士滿二員漢二員侍讀滿三員漢軍二員蒙古堂蒙古

橋西雜記

三

侍讀學士侍讀各二員滿票簽滿侍讀三員漢票簽漢  
侍讀二員初康熙十年設滿字侍讀四人滿漢字侍讀  
四人十六年增三人三十八年裁減尋復增二人凡滿  
侍讀十人蒙古漢軍各二員如舊其漢侍讀二員則雍  
正四年設也今侍讀學士列京堂惟考試試差仍與典  
籍中書及翰詹科道六部各官同試侍讀缺出由典籍  
中書內揀選引 見補用

典籍本正八品漢缺以中書俸深者由吏部題選乾隆  
二年閣臣奏改正七品漢中書缺三十二乾隆十三年  
裁二缺雍正十一年翰林院添設起官注主事一員缺

出中書內揀選二人引 見候用其後典籍與焉雍正  
元年宗人府設漢主事二員缺出則以進士出身之典  
籍中書及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一併揀選

內閣飯銀

雍正六年令各省督撫藩司每歲各出銀百兩為內閣  
侍讀學士等官飯銀而不及學士十年山海關進羨餘  
三千兩給內閣官員學士與焉而不及大學士乾隆十  
四年撥戶部銀庫平餘銀及鹽關各差二十五處每年  
計一萬有奇而大學士學士一體受賜其餘各官以數  
遞減閣中本匣紙墨之需仰給於此下至供事早役紙

橋西雜記

三

匠亦得沾溉焉今飯銀庫滿洲侍讀二人掌之歷年各  
省積欠未解交者為數甚夥物力盈絀固有今昔之殊  
矣

書賈

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  
起喜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詩為江湖小集明隆萬間  
童珮子鳴有詩六卷皆書賈之少知文藝者

禁白蓮佛事

沈氏濤瑟榭叢談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  
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即今所謂白蓮教也



內閣掌故宜有專書

六部院寺皆有則例越數年或十年重加增定然宏綱鉅目 大清會典一書已括其大指則例特其繁文耳官書之外私家著述如黃氏叔璣之南臺舊聞江氏口口之太常紀要援古證今瞭如指掌亦居是官者所不可廢內閣職掌絲綸地居

禁近向無專書其職守非如六部院寺之委曲繁重可分任于胥史也大而朝章國典細而軼聞逸事將聽其放失乎名禮昔讀山陽阮氏葵生茶餘客話自序直票簽百餘日中粗繙外記一遇夜直攜長蠟三枝竟夕

橋西雜記

走

披覽不倦史成典籍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隨意抽閱如獲至寶心嚮往之及名禮以道光癸卯入直內閣欲搜羅掌故勒為一書以阮氏之言詢諸閣中前輩則先于道光初直廬不戒于火舊時案牘蕩然無餘悵悵久之暇時因雜輯羣籍中自唐迄明省名官制建置沿革手鈔已成尺許將命名曰中書舊事考友人以仁和王氏正功中書典故彙紀八卷見示反復披閱凡有涉中書靡不甄錄間加考證可謂詳而且賅視名禮倍之因盡乘其稿焉又於上海錢氏指海中得葉氏鳳毛內閣小志一冊首志其地次志其官次志其職事次志

其儀文末志其姓氏亦復簡而有法惟卷末附故事二十餘則援引疏畧不如王氏遠甚然二書皆成於乾隆三十年乙酉至今又數十年儀文規制不無損益顧名禮備官閣下隘於聞見不能續三先生未竟之緒不可愧歎 漢票簽不戒於火道光二年壬午十月二十四日事直宿者鮑君庚也

內閣設漢侍讀

雍正四年設漢侍讀二員張正璠沈青崖二君 其名始未詳始 為此官後皆出為巡道由中書舍人升刑部主事仍為舍人升侍讀者則有畢君誼 江蘇松江人康熙戊戌進士 由侍讀為御史仍留票簽者則有陸君尹耀具見葉氏內閣小志

橋西雜記

走

內閣初設官

曹氏仁虎宰輔拜罷小志內閣初設有承政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又考取舉人生員入內院辦事攷順治十八年籍紳冊無承政等官未知何時所設尋復裁減 理事官副理事官六部五城通政司大理寺皆有之見順治十八年籍紳冊 明時中書有兼司經局正字者二員 國朝因之後止設一員乾隆三十六年吏部奏裁此缺

絲綸簿

今內閣進本擬簽經 御定後學士照簽批紅於本面原寫進簽仍交漢票簽收存直班中書記於檔冊曰



絲綸簿其制亦本於前明王文恪公整震澤長語累朝  
絲綸簿具存內閣復辟記朝廷旨意多出內閣條進稿  
留閣中號絲綸簿是也然今中書職掌不同前明絲綸  
簿之名則仍其舊耳

### 內閣規制職掌

內閣古中書省也定制於明永樂初 國朝基址一如  
其舊在午門內東南隅門西向入門西為滿本堂掌校  
寫清字本祝板印篆及 皇史宬大庫之收藏東為漢  
本堂掌收發通本各省督撫提鎮學院本由通政司達於閣曰通本 繙清文兩  
堂之間北有一門入門有堂三間為大學士直舍堂上

### 橋西雜記

三

懸調和元氣四字額乾隆九年十月初一日 御書賜

內閣者楹間懸乾隆十八年六月初六日 嘉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上諭凡四道

又嘉慶十八年七月 御製勤政殿記墨刻臣鐵保敬書

二十年四月七日 御製內閣箴清漢書 堂外懸機密

重地一應官員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亦清漢書 順

治十一年五月二日 聖旨也屋皆覆黃瓦堂垣之東西

向者漢票簽處校閱各部院本票擬繕寫簽記絲綸簿

擬撰進奉文字收存軍機處發交事件後南向滿票簽

處又後小屋滿檔房校閱清字本繕清字簽與其檔案

傳知各衙門鈔錄事件事件自軍機處領出有奏摺奉

旨者漢中書司之奏摺未發交或 特降旨者滿中

書司之值 園班者同園班滿中書每值五日漢中書每值二日以次遞換 滿

票簽西垣外日稽察房無定員 凡諭旨票簽處傳鈔後按

日記檔月終彙奏職司簡甚票簽處每日進本簽經

欽定 旨下滿漢學士照簽批紅本面大學士標示論只用墨筆

所以避 假稽察房為批本之地又北東向日飯銀庫南

向日典籍廳定例部院及各職司皆有鑄印大學士無

印惟廳有關防掌文移統屬吏役有大典禮請用 御

寶滿侍讀兼攝其事廳分南北為二廳之外往北屋覆

### 橋西雜記

三

黃瓦曰蒙古堂繙繹外藩諸部文字課俄羅斯學生此

閣以內之規制與其職掌也由滿票簽處北去則閣之

後門後門之東紅牆一帶為大庫門二典籍廳滿本堂

分掌其鎖鑰存貯 列聖實錄批紅副本歷代帝

王功臣畫象書籍 誥勅房在午門內之東廊管理者

無定員滿漢本堂侍讀二人充提調官初各官請 封

典漢中書撰文擬進寫軸頒發乾隆中彭文勤公元瑞

奏請撰定滿漢京外文武各官 誥勅文不必隨時具

草後遂為例雍正七年青海用兵以內閣在 太和門

外事慮洩露設軍需房於 隆宗門內選中書之敏慎



者為章京後其地改名軍機處實為內閣之分局沿至乾隆末章京不必盡出身中書而六部理藩院司員亦充是選矣

叢書

古無輯錄各家著述為叢書者唐陸氏龜蒙有笠澤叢書叢書二字始見於此然仍詩文專集也宋溫陵曾慥集穆天子傳以下二百五十種為類說是則後世叢書所出昉後陶氏宗儀刻說郛所錄不下千餘種卷帙雖云繚富然任意芟削頗失原書之真讀者病之有明代如川公秘笈之類多蹈此習毛氏晉津逮秘書成於

橋西雜記

崇禎之季校勘精善遠過前人 本朝二百餘年收藏之家多喜輯刊叢書凡人間罕見之本無不廣為搜採桐鄉顧氏修曾輯宋元以來叢書目彙刻十冊而我朝尤為繁富 其書成於嘉慶年間迄今數十種可補輯也 稽古者得以按冊而購藏之矣至如欽鮑氏廷博嘗 仁宗朝以知不足齋叢書進 御褒題詩章 恩賜舉人尤藝林之盛事也

避孔子諱

趙氏翼陔餘叢考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如今此

近代避聖諱之始錢氏大昕養新錄則云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為瑕縣龔邱縣為龔縣名禮案瑕縣龔縣宋史地理志屬龔慶府魯郡 本充州 皆大觀四年所改以其地近聖人之居耳他如京畿雍邱封邱之屬均未避改也我 朝申令極嚴雍正三年奉 上諭孔子聖諱理應迴避令九卿會議九卿議以凡係姓氏俱加邱為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書寫常用則從古體正字議上 上諭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正字是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邱為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邱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 先師至聖之意

橋西雜記

順天鄉試同考官

順治二年定例鄉試房考京闈用中行及候選進士如不足取在外推知到京送察院候順天府伴行人 朝同主考監臨等官 陛辭入院五年題准聽禮部會用吏部選用十七年除郎中不差外吏部取各部員外郎主事中行詳博國子監科甲出身之員及近京推知先取進士出身者不足兼取舉人出身康熙二十六年專用直隸科甲出身知縣乾隆二十一年停止改用京堂



趙甌北汪龍莊考史之法

趙氏翼成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自言不能研究經學  
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為日課有所  
得輒劄記別紙有裨乘脞說與正事岐誤者不敢遽詫  
為得聞之奇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棄而不  
取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反據以較正史不免貽譏有  
識錢氏大昕謂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  
此者同時汪氏輝祖治元史專以木史參證不更旁引  
他書區以三類口證誤曰證遺曰證名二君於學皆能  
實事求是可為考史之法矣蓋歷代修史未必出於一

橋西雜記

人之手前後踳駁固可就本書以正其說而裨官野史  
當日登諸史館秉筆者或持一己之私見以為定評或  
有所避忌而不敢直言三國以後彼此然矣自予視之  
讀史者自當奉正史為主正史而外不妨兼及別史折  
衷於一是凡支離謬誕之談概從刪削焉裴松之之法  
三國志亦即此意而惜其決擇之未精也

兵部請進天下輿圖

順治十二年七月兵部奏凡天下險隘要衝地方職方  
司皆有圖籍而邊事特重故鎮戍總圖九邊圖以及沿  
海腹裏並夷蠻獠獍宜備禦者著於圖說疆域之或險

或易兵馬之宜增宜減一覽瞭然今時勢既殊圖籍應  
易請 敕下各直省督撫將所轄境內水陸衝區及險  
隘形勢繪為二圖仍錄明季設置兵將幾何今改設幾  
何詳注圖旁謹攷乾隆六十年以前中外臣工所進圖  
式今存輿圖房隸造辨處

師傅保銜

國朝滿漢大臣自順治迄道光朝贈太師銜者佟勤襄  
公圖賴 滿洲鑲黃旗人兵部 佟忠烈公養正 滿洲鑲黃  
世奉文勤公寬 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壬戌進 贈太傅加  
贈太師銜者顧文端公八代 滿洲鑲黃旗 加太傅銜者

橋西雜記

洪文襄公承疇 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兼 范文肅公文  
程 漢軍鑲黃旗 金文通公之俊 江南吳江縣 鄂文端公  
爾 滿洲鑲藍旗人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曹文正公振  
鏞 安徽歙縣人乾隆辛丑進 長文襄公齡 滿洲正白旗  
等威勇公總 阮文達公元 江蘇儀徵縣人乾隆己酉進  
理戶部事務 潘文恭公世恩 江蘇吳縣人乾隆癸丑進 贈太傅銜者  
謝清義公陞 山東德州人黃文愷公棧 浙江錢塘縣人順  
士兼吏 佟忠烈公圖 勤襄公長子內大臣統 佟端  
部尚書 純公國維 勤襄公次子內大臣 王文恭公頊 齡 蘇州府 蘇州府  
丙辰進士 徐文定公元 滿洲正白旗人康熙癸丑 張  
大學士



文端公英 安徽桐城縣人 康熙 朱文端公 軾 江西高安縣人 雍正 錢 甲戌進士 大學士 劉文正公 統勳 山東諸城縣人 雍正 錢 文端公 陳 浙江嘉興縣人 康熙 蔡文恭公 新 漳浦縣人 乾隆 朱文正公 珪 順天大興縣人 乾隆 文 辰進士 大學士 加太保 贈太傅者 馬文穆公 齊 滿洲鑲黃旗人 乾隆 文恭公 誥 浙江富陽縣人 乾隆 加太保 銜者 馮銓 順天 人明 萬 禮 部 尚 書 進 士 張 文 和 公 廷 玉 庚 辰 進 士 康 熙 學 士 兼 禮 部 尚 書 追 奪 文 端 公 敏 升 進 士 大 學 士 兼 工 部 政 大 臣 議 院 學 士 福 文 端 公 敏 升 進 士 大 學 士 兼 工 部 政 大 臣 議 院 學 士 傅 文 忠 公 恆 滿 洲 鑲 黃 旗 人 大 學 士 兼 慶 文 恪 公 桂 尹 文 端 公 子 大 學 士 贈 太 保 銜 者 希 文 簡 公 福 滿 洲 兼 領 侍 衛 內 大 臣

正黃旗人 大學士 孟忠毅公 喬芳 漢軍鑲紅旗人 川 黃 士 兼 議 政 大 臣 福 建 平 和 縣 人 史 文 靖 公 貽 直 江 蘇 溧 陽 縣 忠 恪 公 栢 一 等 海 澄 公 兼 浙 江 錢 唐 縣 人 大 學 士 來 進 士 大 學 士 梁 文 莊 公 詩 正 兼 吏 部 尚 書 掌 院 學 士 文 端 公 保 滿 洲 正 白 旗 人 大 學 士 兆 文 襄 公 惠 滿 洲 正 黃 部 尚 書 尹 文 端 公 繼 善 滿 洲 鑲 黃 旗 人 雍 正 舒 文 襄 公 赫 德 徐 文 定 公 孫 大 阿 文 成 公 桂 滿 洲 正 藍 旗 人 大 加 少 師 銜 者 車 文 端 公 克 滿 洲 鑲 白 旗 人 大 衛 文 清 公 周 祥 山 西 曲 沃 縣 人 大 贈 少 師 銜 者 吳 順 恪 公 六 奇 東 豐 潤 縣 人 饒 平 鎮 張 襄 壯 公 勇 陝 西 咸 陽 縣 人 雲 南 提 總 兵 加 左 都 督 張 襄 壯 公 勇 督 加 左 都 督 靖 逆 將 軍 侯 逆 加 少 保 贈 少 師 銜 者 巴 敏 壯 公 哈 納 滿 洲 鑲 白 旗 人 大 學 士 郎

橋西雜記

表

統 加 少 傅 銜 者 額 文 恪 公 色 崇 滿 洲 鑲 藍 旗 人 大 贈 少 傅 銜 者 王 文 靖 公 熙 順 天 宛 平 縣 人 順 治 丁 亥 徐 文 穆 公 本 浙 江 錢 塘 縣 加 少 保 贈 少 傅 銜 者 石 忠 勇 公 廷 柱 漢 軍 正 白 旗 人 京 口 加 少 保 銜 者 王 文 通 公 永 吉 江 蘇 鎮 海 將 軍 一 等 伯 加 少 保 銜 者 王 文 通 公 永 吉 甯 文 左 副 都 察 院 額 勤 良 公 爾 克 代 青 滿 洲 正 黃 旗 人 甯 文 毅 公 完 我 漢 軍 正 紅 旗 人 大 蔣 文 端 公 赫 德 漢 軍 鑲 白 士 兼 禮 部 尚 書 議 政 大 臣 高 文 端 公 爾 儼 直 隸 靜 部 尚 書 李 文 勤 公 蔚 直 隸 高 陽 縣 人 順 治 丙 戌 贈 少 保 銜 者 王 文 安 公 鐸 河 南 孟 津 縣 高 文 端 公 爾 儼 直 隸 靜 大學 劉 明 靖 公 武 元 漢 軍 鑲 紅 旗 宋 文 康 公 權 河 南 商 大學 李 忠 襄 公 率 奉 漢 軍 正 藍 旗 圖 文 襄 公 海 滿 洲 正 黃 旗 人 大 學 士 兼 吏 部 尚 書 都 統 議 政 大 臣 撫 遠 大 將 軍 三 等 公

黃忠端公降生事

明黃忠端公道周初字螭若父青原公名嘉卿母陳氏 妊娠之夕青原公夢金甲金斧擁神人而至故忠端續 騷中有始龍夢彼乾精嵌鏐錙其若鎧之語龍為父稱 也莊氏起儔編年譜所述如此陳鼎荔枝譜及福建通 志言其家圃中有赤石長數丈大數圍母夫人夢石墜 而生先生因號石齋後石旁生荔枝一株閱十年而實 有翰墨香忠端領鄉薦擢南宮登翰林結實倍列節後 樹亦枯其事與年譜異

橋西雜記

表



拜年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京師元日後上至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投刺據此拜年始於前明而此風至今踵行已久至所云有閉門不納者今則無之然亦不獨京師為然凡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冠裳角逐相率為懽者偶閱文衡山集中有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吾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可發一噱

橋西雜記

表

讀書法

宋史儒林傳何基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陳元孚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張氏爾岐蒿庵閒話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所喜即割錄之錄訖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捲卷閒步即就壁間觀

橋西雜記

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滿每見務為汎濫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

壹貳叁肆等字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陸容菽園雜記謂始于明初刑部尚書開濟而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隋龍藏寺碑勸獎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岳廟題名壹月

橋西雜記

聖

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米壹阡伍伯石蓋不自宋始後世官書以此等字為關防所以免他人改易也至如秦漢碑惟一二三書法不同則篆隸之體偶然耳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不知其始于何年左氏暄曰唐法琬碑建于中宗景龍三年稱左衛翊壹府翊衛彭城劉欽且書考唐書百官志翊衛之府二曰翊一府翊二府碑書一作壹足為前此公牒借用壹貳等

四五



字之證見三餘  
偶筆

迴避

趙氏翼陔餘叢考引通考唐開元二十四年設別頭試為後世科場迴避親族之始考宋史張士遜傳科場初川糊名法士遜為巡捕官以進士有姻黨請迴避自是有親嫌者皆迴避著為令是宋時迴避仍承唐制也宋史選舉志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是避親者就試別院及赴廷對雖考官不避也選舉志又云

橋西雜記

望

嘉定元年命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充考校十二年禁假託宗枝遷就服制者然考夷堅志注義和預鄉薦淳熙辛丑其弟義端為文院檢點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寶祐四年同年錄王應麟為覆考檢點試卷官其弟應鳳名列一甲第九人當亦試別院者而錄未之詳又與嘉定時免差充考校之言不合或淳熙以後改復舊制有親屬赴廷試仍不避與

札

姜西溟編修宸英嘗著湛園札記闕百詩徵君乙之改札記為劄記西溟引爾雅郭注春秋左氏傳孔疏皆有

簡札之文劄子古人用以奏事注疏家未嘗及之不從閻徵君說其自序如此名禮案劄字不見於說文說文札牒也又牒札也互相為訓古時簡札用木為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注以牒為械索隱牒者小木札也而漢書路溫舒傳載以為牒注小簡曰牒與爾雅釋器簡謂之畢注義相通說文簡牒也札內則鄭注簡所書篇數也札牒簡三字義通釋名釋書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然則後人隨筆記錄當用札為是閻徵君以劄記名書並欲乙改湛園札記過矣劄廣韻以鉞刺也用以奏事唐以後書始見之

鄉會同年會

橋西雜記

望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諸處士同鄉曲并同路者其在朝及三學相聚作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此即今同鄉同年團拜所昉

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

錄載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御筆手詔十八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各一道二月十二日鑲院勅差知貢舉一人同知貢舉二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三月二十三日引試御



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  
二人初考覆考檢點試卷官各一人續承指揮添差到  
對讀畢充初覆考同共考校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  
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百  
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牋表五  
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典客各二人掌計掌器掌  
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  
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  
黃甲敘同年初五日起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究國公  
鄒國公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

橋西雜記

宴

宴于禮部貢院

第一甲十人第二甲十九人第三甲三十七人第四甲  
一百二十二人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特奏名一人朱  
子名列第五甲第九十人是錄以朱子存也初奏第一  
甲董德元居首陳孺次之王佐又次之佐爲吏部員外  
郎時與秦檜子熺不合見陸放翁所撰墓誌渭南文集五甲  
第一百四十二人徐履本貫溫州瑞安縣時秦檜欲妻  
以女因陽狂延對不答一字乃附五甲末時人爲之語  
日殿榜若還顛倒挂徐履依前作狀元事載附錄世罕  
知之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二歲

宗室十六人無一人名登史傳其宋史有傳者朱子外  
蕭燧尤表二人而已表後於甯宗慶元間與楊萬里薦  
蔡元定徵之不起蔡乃坐黨禁以死諷人高張賢士無  
名殊失高宗造士之苦心矣高宗試進士於南省戒飭  
有司毋以締繪章句爲工當以淵源學問爲尙事關教  
化有益治體毋以切直爲嫌其事在紹興五年後復申  
禁程文全用本朝人文集或歌頌及佛書全句則刻此  
錄之前一年事並見選舉志

寶祐四年同年錄

此錄體例與紹興十八年錄微異卷首載寶祐四年五

橋西雜記

宴

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  
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覆考官各三人添差覆考官  
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覆考檢點試卷官各一人對讀  
官七人巡捕官二人五月二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  
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  
當日起期集所六月一日準勅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  
千二百貫文小錄錢五百貫文六月七日謝闕六月十  
三謁謝先聖先師究國公鄒國公六月二十九賜聞喜  
宴同日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准省劄爲期  
集所支用不敷再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文七月



四日拜黃甲同日敘同年於禮部貢院七月二十五日立題名碑石於禮部貢院卷末載文信公廷對策策尾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賜詩一首文信公恭謝詩一首己未門謝表一篇

第一甲二十一人第二甲四十人第三甲七十九人第四甲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二百一十三人每甲第一日第一名第二以下則曰第幾人治詩賦易書春秋周禮儀禮皆注於姓名之下名禮案此即諸科之設據史志宋初已然不必因紹興十八年錄中未載而疑為條

橋西雜記

例之後增也

宋時本有迴避之例是年王應麟為覆試檢校官其弟應鳳乃以一甲第九人及第說見同錄又載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名禮考黃道所作文公傳云年二十寶祐乙卯舉進士明年對策集英殿是丙辰年己二十一刻是錄仍舉進士之年也於至元十九年壬午年四十七生於高祐傳又云長而字之曰天祥舉進士以字行改字履善字履善亦見宋史劉岳申所作傳言廷對策第五而宋史儒林王應麟傳則云以第七卷策首選陳氏僅編深甯年譜同陳氏所據者紹明後儀王氏家乘鈔本也未知孰是

與十八年錄尚附列董德元陳播王佐三人原實名次此錄則未之及矣又如注通鑑之胡身之亦是科所舉進士見通鑑序今檢第五甲第一百二十一人胡三省字景參小名蒲燕小字子持年二十七不言字身之第四甲黃震字東發無小名小字年四十四即著日鈔百卷者名列儒林傳世但知此錄以文公及謝陸二公而存也二甲第一名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一二甲第二十七人陸秀夫字君實無小名小字年十九

山長

五代時蔣維東隱居衡岳受業者稱為山長此隱居而

橋西雜記

有山長之名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三年監察御史成遵等言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是山長亦所設官也至順鎮江志卷十七學職中列淮海濂溪茅山三書院山長姓名是文宗以前已有山長之職自明以來由上官聘請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奉諭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為未協既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為院長著於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明刻房書始於萬曆癸未

慈溪鄭氏梁厓科詩義序後附選義十則其一云嘉隆以前時文號為極盛然未嘗有坊刻流行自萬曆癸未



馮具區爲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於王房仲閱藝隨錄出而遷家漸盛云云雲谷臥錄則謂始於萬曆二十年壬辰鉤元錄不知十一年癸未已有得士錄之刻萬曆以前則未之見也

柳耆卿墓

漁洋山人真州絕句注柳耆卿墓在城西仙人掌真州今儀徵縣也後人求柳墓不可得及閱宋人名東南紀聞云耆卿死葬揚縣之花山遠近之人每於清明日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會氏敏行獨棗醒雜志同陽今爲襄陽府治湖北通志不載襄陽有柳墓亦無所

橋西雜記

謂花山者宋王氏象之輿地紀勝丹陽府卷七有花山注東山亦名花山元至順鎮江志卷七引潤州類集花山在州東北今城東有花山寺可證是潤州確有地名花山者當卽柳墓所在漁洋云在真州仙人掌不知何據東南紀聞之棗陽則丹陽之誤耳

查

文移中用查字張氏爾岐蒿菴閒話崇禎間文字忌避頗繁始改用察疑是親王諱考查字羣書中無訓爲稽察者未知起于何時

准

宋人失名愛日齋叢鈔引干祿字書廣韻注准爲準之俗體石林燕語野客叢書輿牘閒評項氏家說二老堂雜誌諸書言宋時用准爲準避蔡京父及寇萊公諱而改郭忠恕佩觿則謂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始於唐呂忱

考唐石刻中孔宣公碑奉先寺像龕記會善寺戒壇牒溫彥博碑皆書作准是當時用俗體之證又後漢書樊準傳唐章懷太子賢注準或作准然漢祠柏廟碑已有准則大聖之文則不獨唐時爲然也石林燕語謂京師舊有平準務蔡京爲相改平貨務是當時實有此禁令朝野無敢不奉行之矣大抵宋以前官府文字間用俗

橋西雜記

體愛日齋叢鈔云予見唐書已作准及蔡京爲相復借俗體爲避諱用耳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宰相擢用仕宦謂之陶鑄者取造化之義而因留相家諱鑄遂易爲陶鑄據此宋時避朝臣家諱甚重不僅一准字也俞理初丈正變癸巳存稿謂劉宋時順帝諱準昇明中避準爲准未知本于何書

腰站

查氏慎行得樹樓雜鈔腰頓二字見于宋趙彥衛御纂行程記卽今驛遞之腰站

湖廣省分闈鄉試

雍正元年癸卯御史呂謙恆奏湖南士子赴省試洞庭



險猛宜分設兩闈奉 上諭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  
經由洞庭湖湖水浩瀚無涯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  
尤險間有覆溺之患朕心深為惻然或至士子畏避險  
遠裹足不前尤非朕廣育人材之意今欲于湖南地方  
建立試院每科另簡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場永無阻隔  
之虞共遂觀光之願 諭下遵行至次年甲辰科補行  
癸卯正科鄉試遂分兩闈焉 是科湖北考官翰林院侍  
講德齡滿洲鑲黃旗人康  
熙乙丑科進士工科給事中蔡仕  
船福建同安縣人癸酉科舉人 謙恆字天益河南新  
安縣人忠節公維祺之孫康熙十八年己丑科進士五  
十九年庚子科會主湖廣鄉試後以光祿寺卿致仕

橋西雜記

滿洲文鄉會試

王文簡公士正分甘餘話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九  
年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  
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二榜至康熙九年庚  
戌科以後合為一榜皆試漢文謹考滿洲人赴文鄉試  
只順天有額其駐防子弟初無在本省鄉試之例嘉慶  
十八年奉 旨各省駐防官兵子弟准予本省就近考  
試二十一年丙子科江南浙江湖北福建廣東四川山  
東山西河南陝甘九省編立旗字號不得過三名取中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停止各省駐防文鄉試改試繙

繹文

滿洲子弟入學倡於順治辛卯壬辰時范公文程當國  
初試百四十人入庠其赴科舉初場止二義 見查氏慎  
行人海記  
此 國初之制也

門內繫鈴

宋人 名先江南餘載陳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  
客至請挽之今京師居民往往繫長繩于門楣間而綴  
鈴于門內復書于門曰某姓拉鈴猶其遺風也

捐館

唐吳達墓志夫人吳氏捐館於里第名禮案捐館二字

橋西雜記

本史記蘇秦傳

雪菴書韓文公山石詩

名禮得楷書韓文公山石詩長幘末署至元丙戌秋八  
月上弦雪菴 無印 考雪庵李姓名溥光早年為僧後蓄  
髮授官曾刻有萬安茶榜王弁州跋稱其書法道勁略  
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又著雪庵字要一卷錢遵王  
曾曾見之著錄於讀書敏求記謂能粹襟勒式傳陳宏  
道之教取永字八法變化為二十四法 讀書敏求記又  
云字要序作於  
至大元年菊月望日自署圓悟慈慧禪師資善大夫昭  
文館大學士李溥光雪菴張秋塘校云雪菴字元暉大  
同人少為頭陀號雪庵和尚大德中詔蓄髮授昭文館  
大學士名禮所藏敏求記乃黃莢圃主事丕烈評校本



張秋塘校語亦蕪圃觀此慎始知弁州之言不誣而字書於書之上方者要所述書法宗旨必詳借不可得而見也

### 修補門牙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吏部門前粘壁有修補門牙法梁氏玉繩臂記云今市肆有補齒一云鑲齒如生蓋宋以來有之樓攻媿贈種牙陳安上文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保終身編貝之美陸放翁晚歲幽興詩染鬚種齒笑人癡自注近聞有以補種墮齒為業者

### 手印

### 橋西雜記

至

梁氏玉繩臂記元姚牧菴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神道碑凡人嚮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疏密判人長短壯少與獄辭同蓋即今手印而驗法頗異

### 書賈稱道人

陳思寶刻叢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張氏金吾愛曰精廬藏書志卷七宋刻釋名殘本四卷前目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計十一字戴表元題孫過庭書譜後云往時杭州陳道人家印書書之疑處率以己意改令諧順殆是書之一厄是書賈有道人稱

### 袁清容論朱陸之學

元袁氏桷清容居士集龔寔松四書朱陸會同序其略曰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敘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敘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為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與深文巧闢為陸學者不勝其謗淳祐中番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聞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為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

### 橋西雜記

至

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

### 謝皋羽

趙氏翼陔餘叢考嘗怪宋史忠義傳從文天祥勤王者十九人而無謝翱又據宋濂集有翱傳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平著諮事參軍已而別去則未嘗無其人名禮案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師友淵源錄載其名曰謝翱南劍人僧圓志瑞州人俱能古文尚嚴簡氣鬱不自舒困死南劍州宋屬福建路語甚略清容蓋有所諱而然歟圓志當亦宋室遺老毀家為僧者清容以之與皋羽同稱可想見之矣



金黑白號姓

周氏春遂金元姓譜載金黑白號姓金源廣平隴西三郡為白號彭城郡為黑號本於金史百官志又云完顏漢姓譯為王譯為漢姓當日屢詔申禁恐其混於漢也其說無可攷名禮案元姚文公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金有天下諸部各以居地為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為文敕有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八廣平郡三十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而別者甚嚴布色氏於金源次居五據此隴西入於黑號與百官志異而各姓之次第亦無他書可

橋西雜記

以互證布色百官志作僕散今譯改布薩為金源郡第五則又與志相合

邸報

閻氏若璩潛邸劄記邸報二字見唐人詩話韓翃除駕部郎中事名禮案二字見於史者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民間未及知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汪應辰文定集與李運使書墾田之議頃於邸報中見之又蘇東坡句坐觀邸報談迂叟更以之入詩是宋時即承用之矣及觀孫可之集雜著有讀開元雜報一篇意當時之邸報歟

書手

書手之名始于唐明陶氏宗儀輟耕錄世稱鄉胥為書手唐臨報應記宗衍應昭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病廢業為監院書手姜氏宸英湛園札記則引唐語林駱駿度支司書手而不及唐臨報應記殆未見輟耕錄也

太平翁翁

宋趙氏與時賓退錄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曰太平翁翁見陸放翁詩注

楊倬是唐穆宗時人

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儒家類楊倬注荀子二十卷注汝

橋西雜記

士子大理評事錢氏大昕考異以世系表汝士子有知遠知溫知止汝士傳三人而無倬名為疑汪氏中述學據古刻叢鈔馬公墓志銘楊倬撰志載會昌四年倬當

為武宗時人郝氏懿行謂此楊倬當別為一人荀子補注附錄

名禮案古刻叢鈔所載結銜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

與新志不合又為武宗時其別為一人審矣惟唐會要

有長慶三年大理司直楊倬詳正勅格之語官名相似

當即其人舊書汝士本傳長慶元年為右補闕然則汝

士及倬居官皆在穆宗時也

錠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

施氏國祁金源割記引宜和錄靖康元年

金人需犒軍金百萬錠銀千萬錠每錠各五十兩齊東野語紹興歲幣歲前三日先齋銀百錠字皆作錠

是稱銀曰錠之始至元時乃改用錠字

元史禮志末銀三錠部陽傳銀

皆作錠考字書中無訓錠為銀者其字初用作定唐書

呂用之給楊行密日用之有銀五萬定克城之日用備

磨下一醉之資然字亦不古不如錠字之義尚可通也

說文錠銅鐵模也此錠字本義遼僧行均龍龜手錢氏鑑錠金銀屬則後世訓解而錠字下亦不訓為銀

大昕養新錄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為定後移其名於銀

又加金旁說似可信不知唐書中已有書作定者矣

爾雅釋器斲謂之定郭注鋤屬陸德明釋文定本作

橋西雜記

錠二字唐時已通用然其義與銀無涉

理寒石

明末理寒石名邕和河南西華人崇禎壬子舉人本姓

李恥與闖賊同易以理講學得白沙姚江之派學者宗

之蘇門孫徵君奇逢與西華左令書稱為魯仲連後一

人而王阮亭作蘇門三賢即引徵君言為定論當福王

在江南時屬烈皇忌日馬士英將游郊垌以遂春風舞

雩之樂寒石作書止之馬無以答陳鼎東林列傳言其

與賀仲軾友

字景瞻獲嘉人亂後航海而死或以為虔州城將

陷寒石度不能濟墜死於城下

特奏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文武舉正特奏名皆為及第出身

名禮案紹興十八年同年錄附董德元登第詩有故鄉

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厲氏鶚宋詩紀事

引曾氏敏行獨醒雜志廬陵俗詔特奏名謂之老榜

郎中待詔博士

顧氏炎武日知錄

卷二北人謂醫生為大夫南人謂之

郎中鑄工為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為同務其名

起於宋時名禮案宋洪氏邁夷堅志趙珪本上官彥成

之隸粗得醫術人稱趙三郎中郎中二字始見於此至

橋西雜記

鑄工為待詔明黃省曾吳風錄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

官爵至今呼椎油作麵傭夫為博士剃工為待詔以此

宋周氏密志雅堂雜鈔今之消息者不知起於何時然

藥方千金方自有按摩之術唐時有按摩博士此博士

乃官名與今之稱郎中異

李仁父記事法

宋周氏密志雅堂雜鈔昔者李仁父為長編作大本樹

十枚每樹作抽替六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本年之事

有所闕片紙必歸本匣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

條可為法也



明初韻書

明太祖諭詞臣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不可枚舉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等重刊定之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洪武八年三月奏上名曰洪武正韻宋濂為之序平聲不分上下一東二支三齊四魚五模六皆七灰八真九寒十刪十一先十二蕭十三爻十四歌十五麻十六遮十七陽十八庚十九尤二十侵二十一覃二十二鹽上聲一董二紙三聲四語五姥六解七賄八軫九旱十產十一銑十二篠十三巧十四哥十五馬十六者十七養十八梗十九有二

橋西雜記

卷

十寢二十一感二十二琰去聲一送二寘三霽四御五暮六泰七隊八震九翰十諫十一霰十二嘯十三效十四箇十五禡十六蔗十七漾十八敬十九宥二十廿二十一勘二十二豔入聲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九合十葉凡例謂七音韻平聲本無上下之分舊韻以平聲字繁釐為二卷蓋因宋景祐間丁度作集韻始今不從惟以四聲為正名禮案錢氏曾讀書敏求記卷一載明初豐城孫吾與韻會定正四卷平聲亦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瓠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港等一十五韻去聲別作一頁二

據三固四絳等二十五韻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曼等一十五韻書今不傳觀其分別部居大失唐宋諸儒之舊好奇立異不可為訓攷洪武二十三年學士劉之吾以是書進御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見周寶所編小編其時正韻頒行天下已久遵奉者鮮不得已而用及孫吾與之書則承譌踵謬益甚洪武正韻舛誤甚多庫全書提要明初韻書之不足取如此

戴簡恪公軼事

戴簡恪公敦元官刑部尚書一日大雪公著雨單手抱文書步至街衢呼驢車乘之御者不知公為誰也及至

橋西雜記

卷

署隸役呵殿而入公下車去雨單帽露珊瑚頂御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公強留與之錢而去都中謂之驢車尚書卒之日鄉人往視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襲其儉德為不可及云

汪尙書軼事

故禮部尙書汪公異泉守和言動悉遵禮法每食必置菜羹於坐隅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揖然後坐

揖

三十年前見諸先輩賓主相揖舉手必至額及地今此風鄉里間偶一見之曩有一後進見萊陽初公頤園於



廣坐中揖甫及半而止初公荅禮尙未畢也同坐皆斥  
新進者禮節之疏慙而謝罪焉

### 藏書求善本

邵君蕙西居京師購書甚富拳拳於板本鈔法名禮與  
之言曰彭文勤公嘗詆讀書敏求記染骨董家氣我輩  
讀書當用力於其大者未可蹈此蔽也後閱錢氏曝書  
雜記引鄭康成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  
康成大儒不應出此語考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  
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公碑合今本作不爲父母昆弟  
所容乃傳刻之誤此校書之有功於先賢者名禮始悔

### 橋西雜記

堯

前言之陋蓋讀書不多未可輕生訾議耳

朱子嘗著韓文考異校勘之學宋儒所不廢

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所錄多宋元舊本收藏家印亦  
附及焉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亦講求板本是近  
時書目中之最佳者名禮嘗見邵蕙西案頭置簡明目  
錄一部所見宋元舊刻本叢書本及單行刻本鈔本手  
記於各書之下可以備他日校勘之資

壬子二月十二日雨中以新得重刻吳元恭本爾雅中

翁覃溪先生校語徐星伯丈從翁木過錄者手鈔於所著強識錄半

日而畢偶憶李生甫先生跋盧氏抱經堂所校法言云

冷淡生活勝於徵歌選舞多矣嘆爲至言

### 癸巳存稿

俞理初丈於先大父爲年家子嘉慶年間曾館之於家  
日從事丹鉛不輟所著書曰米鹽錄凡二冊後歸里道  
光元年辛巳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癸巳春闈王君藻  
分校得其卷異之決爲宿學薦而未中撤棘後始知姓  
名因丐丈鄉人得徧觀其著述詫爲希有商同人釀金  
將付梓丈亟欲歸因劄劄事留都門數月釐正十有五  
卷題曰癸巳類稿以是書輯成於癸巳年也未定稿爲  
三巨冊曰癸巳存稿丙申丈再來都名禮固欲索存稿

### 橋西雜記

李

錄藏其副弟之靳錄既畢丈取去而以原本歸名禮焉  
眉端行閒隨時增益者不少其標目較米鹽錄已多至  
數十倍蓋四十餘年心力所聚可以窺見矣越數年丈  
歿適張石州爲靈石楊氏編輯叢書石州舊有存稿副  
本更取名禮所藏校訂字畫刻甫竣未印行石州亦歿  
今其板片不知流轉何所爲可嘆也

理初丈昔爲孫淵如糧儲星衍撰古天文說二十卷又  
爲問經堂孫氏輯緯書皆未刊行彭文勤公元瑞五代  
史記補注粗有條例以付劉金門侍郎鳳誥侍郎延理  
初丈卒成之晚年又爲張芥航河督輯續行水金鑑若



千卷著述零種為他人所借梓不可殫述其精核者則於類稿存稿備載之矣

周益公語

宋周益公必大曰大凡文人才士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通患也益公此數語實從閱歷得來為學者不可不知做懼一知半解困於聞見但以文人才士互相誇詡而國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漠然無關於其心宦成身老則惟傍宋儒門戶以掩其不學之陋空腹高心可勝慨哉

橋西雜記

李

章實齋語

章實齋進士序葉鶴塗文集曰自雍正至乾隆初年修詩書春秋三禮明史以次告成三通四庫諸館猶未創議一時學者攻習拾舉子業無以干利祿也於是桐城方氏長洲何氏宜興儲氏金壇王氏淳安方氏會稽徐氏六七人者俱以攻四書為學者宗仰名重一時而山林枯槁鑿靈繕性專門名家以其性情詣力所極亦有卓然不朽之業而攻取之過至目著述文詞謂之雜作通經服古謂之雜學學士非攻四書文藝則不謂之通人蓋亦一時之風尚已二十年來 天子右文稽古

館閣搜羅文獻大備登用才俊不以其資通儒碩學磊落繼起可謂極盛矣進取之士承望下風亦斐然若有天祿石渠校雠討論之思而向之方王儲何諸家藝業聞有舉及之者輒鄙棄之為不足道夫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有得於意之所謂誠然而不為世俗毀譽所入則學問文章無今無古皆立言者所不廢也

購書敝肆於故紙簾中得葉觀察橋西雜記稿本因悉心撝剔復得周易異文疏證禮記鄭讀疏證戰國策地名考易僅列異文未有論說禮記疏證至檀弓杜蕢止中有數葉殘損覓不可得地名考

橋西雜記

李

僅七條又徐壽輝韓林兒事輯每冊僅四五條蓋欲為而未果者記中所云強識錄則未見也觀察與潘伯寅侍郎交在紀羣閒余言之侍郎侍郎索雜記稿本去為謀付菜因記其目同治六年九月會稽趙之謙書



侍衛瑣言

余充侍衛六年凡值班備差及薪俸所入應付所出均有私記告休以後彙鈔一冊題曰小黃梁蓋余生長貴邸性情未免高傲視天下物渺如也幸叨一命之榮醒我片時春夢充役雖只六載世味則備嘗之矣如黃梁夢醒回思舊味不覺啞然自笑今而後聽其所只而休焉此小黃梁之立意也惜有餘頁又將同人說帖鈔存數條非文理可鄙者不錄也又追憶見聞數條以備考察話靶命曰瑣言與余之自紀年譜一冊並裝一函有年矣今春種菜之暇將瑣言從錄一通另裝成冊其小黃梁值班應役同人說帖則不復錄焉  
道光甲辰春暮之吉錄於愛吾廬云爾

侍衛瑣言

侍衛清語曰轄分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及藍翎藍翎侍衛無宗室惟滿洲蒙古及覺羅充之又有漢侍衛係由科甲出身武進士一甲一名授頭等侍衛一甲二名三名授二等侍衛二甲三甲授三等及藍翎每科共點十八名多則二十餘名侍衛向分上三旗以廂黃旗居首正白旗殿後正黃旗居其中凡遇各項差使及隨扈行營俱廂黃旗在左正黃旗在右正白旗則左右分之名曰花里雅密。每旗各有領侍衛內大臣二員係武職正頭品向以王貝勒及尙書都統充之每旗各分六班以章京領之  
每旗共設續辦事章京兼班領四員俱以頭等侍衛充之又侍衛班領四員以二

等侍衛充之間有頭等侍衛兼理者又委署侍衛班領八員以三等待衛充之亦有頭等二等兼理者以上缺出以宗室覺羅滿洲蒙古人員一體揀選惟每旗設侍衛什長二十三員內三員係宗室額缺其二十缺係覺羅滿洲蒙古人員一體揀選向以三等待衛充之亦有頭二等兼理者  
每旗續辦事章京及侍衛班領委署侍衛班領共有十六員每班分隸三員其不足二員則以年深差勤之侍衛中無論等次及何項人員由侍衛內大臣揀派二員名之曰堂委以足三六十八員之數惟藍翎者不得預選  
侍衛什長每班四員其不足一員缺如也  
凡侍衛處之章京缺出惟由科甲出身者無論滿洲蒙古漢軍漢人俱不得入選  
此道光十六年新例



每員拴官馬二匹章京亦然初拴時領馬價錢每匹十吊零八分每月領口糧銀六兩錢六吊自九月起至三月止扣銀每月三成領黑豆二石四斗銀由親軍檔房關領錢由該員本旗參領處關領

由科甲出身之侍衛舊例滿洲蒙古者一體拴官馬由侍衛處陞等揀送營官及本處章京等缺漢軍及漢人俱不拴官馬由部歸班選營缺自道光十六年新例無論滿洲蒙古漢軍漢人凡係科甲者俱不准拴官馬不陞本處等次一體歸部選營缺

宗室侍衛有額缺每旗共三十員故每旗有宗室什長三缺每隔四年軍政一次

挑選侍衛無年分或三年或四年有陞調病故之缺致富差人數不足由領侍衛

侍衛瑣言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內大臣會議奏請挑選

凡挑選侍衛俱以護軍親軍護軍校親軍校善撲及各項拜唐阿大員子弟廕生世職幼官出學閑散四品宗室等項挑取

頭等侍衛無論滿蒙宗室覺羅俱應保堪勝副都統

滿洲蒙古頭等侍衛應陞副將城守尉及

陵寢總管各缺覺羅亦然惟宗室頭等侍衛除保副都統外惟盛京八城城守尉

缺出保送其二等及三四等侍衛俱無可陞之缺

凡有護軍參領副護軍參領等缺宗室覺羅滿洲蒙古人員一體保送

侍衛服色凡遇吉服朝衣日無論頭等及藍翎俱穿朝服及蟒袍冬季則穿貂褂常服日俱掛珠朝望補褂俱佩綠鞞方頭腰刀

凡侍衛充喜起舞者無論何等俱戴紅寶石冠頂藍翎者不許充當凡宗室侍衛每遇朔望俱在

奉先殿供帛爵遇各項告祭亦然凡供時俱穿蟒袍補褂朔望常祭只穿補褂宗室侍衛不執豹尾槍不執靶燈不端茶不出命婦遇行圍不走探事打箭圍圍等差覺羅侍衛惟不出命婦

豹尾槍十桿長靶腰刀十靶係三旗侍衛分執每隨扈時係三旗領侍衛內大臣一員侍衛班領一員續辦事章京兼班領一員帶領行走委署班領則不及每隨扈三旗輪出什長一員帶囊行走三旗合派侍衛數員在豹尾槍之後佩刀乘馬攔阻閑人如遇冲突儀仗及叩關等人應下馬拴挈清語曰莫因及押隊之意也

侍衛瑣言

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前引在乾清門侍衛以前虎槍之後三旗共派二十人內有什長一員分爲十對佩撒袋乘馬如在紫禁城外皇城以內各廟拈香及在園謁

太后園請安時俱不用撒袋但佩腰刀豹尾槍後不用莫因清語曰雅倫密即前引也

步行前引佩腰刀從隨扈人員下馬處引起至

上下橋及下馬處止藍翎侍衛則不派清語曰蘇珠密步趨也

宗室侍衛無藍翎凡三等降一等則爲四等覺羅滿蒙人員則爲藍翎矣

侍衛值門每日每門侍衛十員章京一員係三旗各占一門輪日值班若在園內出入賢良門看箭之日所有執事差事俱是本日應出班之三旗侍衛預備若本日接班之人反曰幫差幫差後接班



內外換班俱不過辰正換班後值班章京將是日值宿人名開列清單白片仍系以某人值某更於午正以前三旗會合呈遞於是日值宿之內大臣處名曰遞報單

瀋春園則是什長領之亦遞報單神武門亦然

凡六班侍衛值班俱按年分排列順數十人其餘者次班另起名之曰溜字清語曰衣七即一順之義也如數之殿後之人仍不足十員又從頭數起故有攔一二班方輪應者有值數班方攔一班者亦看彼時之人數多寡耳

凡是日值班未數着之人俗名曰過密亦清語也又有將過密頂嘴過密之諺如值班之人有告假出差等事則以過密之先一人補班過密者名散班亦應在園住宿以備走差

侍衛瑣言

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自頭等至藍翎見章京等並無相見禮儀不過爾我相呼隨意起坐即年節投刺亦是賓主往來之禮近來不肖之輩遇事往往打趸及站立言事又有昏夜請謁白晝驕人及銀物關節等事風氣日薄人心漸壞正人君子不屑爲此勢不能不自立一黨各爲門戶在彼者以此爲不達自決不知漸入阿鼻地獄矣  
若漢侍衛則不然漢人亦無與旗員相交者亦無兄弟稱呼稱彼則某姓某公此則某老爺而已  
每值門宿漢侍衛必在五更凡下鎖啓鎖俱係漢侍衛充當即或漢侍衛有告病出差等事則以覺羅滿蒙人員充補宗室侍衛向例不下鎖啓鎖故不值五更侍衛每遇散管之差攔阻閑人盤查匪類寔似乎步甲若遇衣帽鮮明及微名位之輩雖站立非處亦不敢查問若遇當道者反被喝責自覺大腸發痒

侍衛瑣言

大門侍衛之仰望乾清門侍衛有若天上神人每一見面乾清門者必仰面噓氣潤步登腰微謙而過大門者已鞠躬屏氣低眉獻媚企承後塵至望不可及乃爾或乾清門者偶假以顏色則到處驕人必曰適纔某大人某老爺或某老幾立談多時云其醜態畢露即背後亦知議論曰某也驕某也侈某也奢某也矜若大門者微倖選入乾清門亦能以無知之面目而驕故鄉父老矣  
侍衛讀書甚少至有滿蒙字俱不識者即見面起居數語有不能應對又有假認歪文不但反失本來面目且每每丟醜如你們令家兄我的舍令弟你的家大人我的敝令正等語不可枚舉間有一二能讀鼓詞小說及滿洲傳片能直數念下者必群哄而嘩曰某也者滿漢皆通  
續辦事章京亦有不識清字者又有不識漢字者甚屬可鄙

侍衛瑣言

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凡在園值班四日領官錢七百餘文名曰班錢每日二食俱赴飯舖買食若四五人共食付錢時必按分均攤名曰分賬若偶爾一人付錢過時亦必如數還給其俗不可解如此  
喜起舞差使凡有服者不許充當原筵宴大典且必俱朝服故耳若值祭天壇等項隨扈並齋宮值宿差使雖父母親喪百日外即勒令俱朝服從事殊不可解乾清門者有服不值齋宮宿  
值宿乾清門出班日例進  
坤寧宮吃祭  
神肉散秩大臣在前次章京次侍衛每人紅心白毡帖一個自持入殿一叩首而坐食畢自持毡帖而出散秩大臣章京各有茶一碗係侍衛遞過宗室侍衛不遞



茶

俗有堂委一聯曰章京隊里拉拉尾侍衛班中姑姑頭云補按拉拉是清語即木尾也拉拉尾清漢間雜俗語方言無足考據姑姑頭即元世所謂固姑冠者形似今之鈿子而直舒其頂故有高捲珠簾看固姑之詩今人用爲俗語曰固姑頭然亦不能考其出處也云

余有茶房銘一篇附載於後

品不在高有爵則名年不在深有錢則靈斯是茶房惟命是敬鋪蓋堆炕滿草色入簾青頑笑不分壘往來無書生可以下象棋吃燒餅說官差以亂耳收鎖鑰之勞形南爲章京屋後有茅廁坑此二句是正黃旗侍衛茶房寔境茶房曰班錢無有小黃梁所記差務及薪俸等項後有總目今錄於此以見一班其逐日之事有小

侍衛瑣言

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黃梁在茲不錄也

自道光十一年五月起至道光十六年四月止共當差六十一月值門宿左門四十四次右門二十八次乾清門二十七次奏事門三十七次出入賢良門二十五次大宮門三十五次神武門一次天壇齋宮門四次梁各莊行宮門一次共二百二次

奉先殿供帛爵共八十三次

步行前引二十八次

幫班二十一次

搜檢一次共四日

軍政一次

出入賢良門射布靶一次

南苑隨圍一次

西陵隨扈一次

殿管四次

監考二次

各處散管十次

黑龍潭莫因一次失查逸馬罰俸半年

共得俸銀三百六十兩

俸米一百八十八石五斗

馬口分銀二百六十七兩九錢七分六厘

侍衛瑣言

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馬口分錢三百二十七吊零五十文

馬價錢二十一吊六百

馬價應交回因正黃旗向有公議凡應交價者從大衆馬銀攤扣

馬豆九十八石

南苑隨圍盤費錢一吊八百文

西陵隨扈盤費銀九錢一分

頭等參銀四次共六十七兩一錢

掛銀一次十四兩一錢

值班飯錢共五十三吊二百五十文

小黃梁侍衛瑣言終



侍衛瑣言補

聖祖仁皇帝時三旗侍衛內有人材遲鈍弓馬平常之人因其年壯尙可造就均發之各省以綠營官補用責令學習弓馬此侍衛用綠營官之始也其弓馬純熟者不用綠營而綠營中已補缺之人如歷練既深弓馬長進仍保舉補授侍衛不得久任營官乃百餘年來此例有相反近日保送綠營之侍衛盡取其優者而綠營之將備有年老藝疎者經該省參奏往往命之來京在侍衛上行走是視侍衛處爲藏拙養庸之藪矣  
豹尾侍衛例以功勳後裔三十人另爲一班值宿後左門隨侍則十人執豹尾槍十人佩儀刀至乾清門陛下止今則豹尾不另設一班矣

侍衛瑣言補

一 滿京大學園叢書

續辦事章京原名隨印協理事務侍衛班領

乾清侍衛無專額由大門侍衛選其優者充之缺額仍歸大門此外有上駟院侍衛司轡司鞍侍衛茶膳房侍衛傘上侍衛奏蒙古事侍衛尙虞備用處粘杆處侍衛鷹鷂房鷂房狗房侍衛十五善射及善騎射善射鷂善強弓善撲等侍衛均無專額統歸大門侍衛額數

道光二十三年因籌備經費將侍衛所控官馬撤出一匹

侍衛之在乾清門行走者不入軍政

凡壇廟大典例設鹵簿即用步行提爐靶燈以侍衛執之切近御輦在內務府包衣燈之後包衣燈例以庫使執之

三旗米鞋每年挑選時例以三旗續辦事章京兼班領充當翼長操去取之權頗

侍衛瑣言補

得肥口數年來米鞋已撤不知仍作此肥夢否

先年侍衛頗講衣履其袍服之色亦視

皇上所御自御前大臣而下必須一色所謂灰藍絳者缺一不可近年來我

皇上力崇節儉屢諭兵丁不可妄穿紬緞且衣服不取其鮮潔淨而已故侍衛等

得各從其便布袍布靴反覺隨時至應穿吉服之日破爛污穢不堪寓目其醜萬

狀偶有冠服華美者入其隊內反不自安至有站班之侍衛胸前只釘一補背後

則否蓋一分補服二人分用以取一時之便也思之不覺噴飯

駕在宮內神武門方設侍衛值宿以什長領之在門內東配房宿焉

駕幸圓明園神武門不用侍衛

皇太后在慈寧宮則設侍衛十員什長領之宿於慈寧門下如幸綺春園則移於

侍衛瑣言補

二 滿京大學園叢書

綺春園宮門如其數焉

太和門親軍值門侍衛什長領之此外之熙和協和照德真度景運隆宗等門俱以護軍值門不用親軍

侍衛值廬在後左門外東廡宿則於乾清門廡下三旗共班領三員侍衛三十員

後移班領一員侍衛十員於內右門嘉慶年又移班領一員侍衛十員於內左門

於是三旗各守一門轉日更替

今侍衛檔房在後左門外即當日之值廬也

豹尾班例穿只孫衣即黃雲緞大背心也行圍則服短而小者豹尾槍則用黃桿而輕小者凡行走不立黃龍大纛不穿只孫衣

按巴哈哈譯言大漢也用之執豹尾以備壇廟大祭應穿們都爾祜俗名大眼蟒



即箭袖朝服也俱選漢仗好者另爲一班此明世大漢將軍之遺意也

又有大撒袋亦備壇廟大典穿朝服吉服佩撒袋隨扈以什長領之亦選碩而長者充之道光十二三年間因充此役者人材不濟

諭以嗣後須選東三省人材高大之侍衛充之

陞殿受賀及壇廟大典步下前引例於先一日派出將銜名入奏自嘉慶二十四年貝子德麟悞差始也

宗室侍衛

奉先殿供帛爵例由什長揀派祭之先一日傳齊應供之員開寫名銜報單在紫禁城值宿內大臣處呈遞後齊赴太和門敬謹齋戒俟次日五更赴誠肅門預備供帛爵此例久視爲具文今惟什長先一日將應供人名交待侍衛檔房轉傳即赴

侍衛瑣言補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內大臣處呈遞報單祭之日人員現至不復齋戒矣

侍衛有文場搜檢之差凡鄉會試皆預焉由章京派出是日隨章京赴至公門列

坐於搜檢王大臣之次盤腿疊胸望之儼然此一時不似侍衛大有重臣之氣象

惟不敢與王公抗顏接談若王大臣等偶一顧及其踉蹌之形甚屬可憐傍觀者

不禁失笑且最不解者如搜檢認真查出挾私等弊王大臣等皆得議叙侍衛則

否如有失查等情侍衛隨王大臣一體罰俸又有

天壇求雨等差若有執事人等各給紀錄之時侍衛則否若偶有小失應處分者

侍衛當之

向例侍衛俱上三旗人員其下五旗者曰護衛清語曰佳占俱隸王公門上自雍

正間下五旗亦准挑選侍衛分隸上三旗當差其有王公屬下佐領之人仍不許

入選以軍功世職或承襲祖父世職特賞侍衛者無論是否屬下佐領一體分上三旗行走

頭等侍衛正三品二等正四品三等正五品四等從五品俱戴單眼孔雀翎藍翎

侍衛正六品戴藍翎若下五旗頭等護衛從三品戴單眼孔雀翎二等從四品三

等從五品皆戴藍翎

奏蒙古事侍衛清語曰卓親轄例由大門蒙古旗分人員內選其通曉蒙古文義

者充補凡理藩院奏蒙古事件及引見外藩蒙古人員必卓親轄爲之領班亦具

文也充是選者例入奏事處值班故得直入乾清門奏事門及乾清門站班時伊

亦立於班末俗以假乾清門呼之當其出入禁門也其眉目意態之間亦故露可

憎以博人嗤愚矣哉不自知也每八年例仍換回大門行走必設策詔求方得保

侍衛瑣言補

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留應陞轉之處仍歸大門原額

粘杆處侍衛每晨於奏事處接收摺時應派二員稽查如奏事處查出某人形跡

可疑指令粘杆處侍衛立即拿獲此由道光十四年韋陀保假冒都察院呈遞摺

件始也

侍衛保送綠營俱加一等補用頭等侍衛用副將二等用參遊三等用都司藍翎

用守備至由科甲出身之侍衛係以月選缺用頭等用參將二等用遊擊以下則

同前前鋒侍衛上駟院侍衛俱由大門侍衛內保送原缺原額

喜起舞侍衛俱穿貂廂朝衣元豹披肩元狐朝帽紅青緞綠牙縫朝靴嵌寶腰刀

葫蘆式配囊紅寶石冠頂今則漸漸視爲具文矣

宗室例穿四開襖袍繫金黃腰帶若穿缺襟袍仍用二開襖其腰刀絛絛撒袋絛



紳及配囊絛繫俱不用金黃仍用藍色

續辦事章京兼班領及二等侍衛兼侍衛班領遇隨扈時俱穿黃馬褂委署侍衛班領則否

漢侍衛值班無空班即所謂郭蜜者也不拴官馬每有隨扈等差亦不出派惟南苑行圍恭謁

東西陵及詣盛京及各省巡狩之隨扈例派之一體享用官馬差竣交回

侍衛什長清語曰轄轉達凡遇

聖駕出入臨幸各處俱應於官員等上馬下馬處各立一人預備接遞御前大臣所乘之馬俗名拿馬轉達然御前大臣自有從人亦具文而已

領侍衛內大臣亦分三旗每旗二員其印則一也印存侍衛檔房主事筆帖式守

侍衛瑣言補

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之鑰匙則領侍衛內大臣內

欽指一人佩帶每遇用印侍衛檔房咨會侍衛什長赴領侍衛內大臣官寓或私

宅領出鑰匙交納對牌俟檔房用印畢又送還鑰匙換回對牌交檔房收貯

侍衛腰刀例應隨時佩帶不許令從人代持雍正間屢

諭侍衛入東華門西華門即應自配腰刀倘用從人持以隨行查出懲辦云今此

例又不講矣

向例配刀俱於身左刀靶向前後改於刀靶向後

內右門值宿侍衛例查紫禁火班每日火班兵丁開列人名翎長一人親於內右門值宿章京前呈遞然余充侍衛六載從未見章京親查火班無事則已有事必當其咎

侍衛瑣言補

內務府六庫磁茶銀緞顏料贓罰也各有庫官司其啓閉其鑰匙則統交於乾清

門值宿之侍衛收掌俗名大包小包每包數柄各有對牌上書庫長銜名每晨持牌至乾清門陛下將鑰包換去至暮送還鑰包持牌而去光竟不至某鑰某庫因

何啓開也亦從未聞內庫有事侍衛失查之案憶當日立法之始未必如今日也太廟給祭亦用宗室侍衛不由侍衛處傳派由宗人府傳各該族由族轉傳從十

二月初三日起每三六九日赴廟演禮本處不止差演禮日王大臣有兼別差者

俱推故不到侍衛代演至正祭日王公到齊則侍衛預備補差亦從未補差也

奉先殿朔望大祭請

神前殿設樂舞供爵侍衛暨主祭執事長儀司官員俱穿補褂若告祭則穿蟒袍

補褂不設樂舞不請

侍衛瑣言補

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神在寢殿讀文致祭凡天地壇及四孟

太廟給祭並經筵籍耕謁

陵册后封妃嬪恭上

尊號大雩祭天遣將出師等事俱告祭

奉先殿

東三省新駐京之人充侍衛人皆以新滿洲呼之其寔非滿洲也各有部落如錫

伯索倫之流非駐京三世者例不送綠營官缺蓋立法之始因新駐京之人不識

漢字難勝綠營駐京三世則與京旗無異略識漢字則許保送營缺今彼但知不

送營缺不知此例故凡新駐京者皆諱言新滿洲不保綠營若富面言之輒拂其

性擬於斥習俗令人不解



三省各部落人語言大異有時共打鄉談非清非蒙自是彼處之方言也即人名亦不同如高克肅尤勝德巴清德德順德倫不春格布舍等皆是也

侍衛處人員各項俱有故賢與愚亦半焉

其黠者設計謀財使人甘心入網雖死不怨且不傷己之清名術亦奇矣其愚者百無一能心無一孔言談行事雖販夫不若誠可憐也其市井者村俗者中無所養者目不識丁者強而橫者傲而奢者指不勝屈其具小聰明而輕薄者又各擬以別號背地呼之千奇萬巧窮盡心思必盡肖其人而後已其風之不純有如此侍衛什長兼佐領普瑞者內府人也嘉慶二十四年因屢次獲咎令革去侍衛什長回內務府以員外郎用仍准兼佐領宦途亦奇矣  
宗室玉昌廂藍旗人按巴凌烏親王裔也充二等侍衛乾清門行走屢因懶慢差

侍衛瑣言補

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仁宗睿皇帝命責四十板降三級調用武職無官可補即作為七品筆帖式宗人府行走陞理事官保送銀庫員外郎在任六年陞理藩院郎中宦途亦奇矣家資既豐哲嗣崇文中進士現居翰林

正黃旗頭等侍衛兼什長那倫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值太和門宿飯後無聊赴乾清門尋同寅閑談會逆匪犯闕景運門已閉那倫欲出隆宗門同寅攔止倫曰吾太和門值宿例死太和門此處非吾死所也必不可獨出隆宗門行至右翼門外遇賊手自戳數人大罵不屈遇害事定後照陣亡例賜卹俸矣哉忠義至今不泯也

何一鵬原名一鵬因選缺時兵部知單誤書鵬字即改一鵬陝西洋縣人先山鄉勇從軍剿辦齊王氏兩次被獲俱以計脫回後由武科中進士充藍翎侍衛選守

備陞都司浙江剿辦倭夷鎮海之戰脚中茅傷胯中鎗傷倒地被獲倭夷因挾裕謙剝夷人之皮仇故檢何一鵬亦欲剝皮苦不得其法乃將兩股肉至膝蓋盡削去只餘筋與骨耳一鵬已死數次後被水勇偷出負至督轅仍留營効力一鵬與余同寅六載不無香火緣今閱邸鈔見伊受此慘傷為之撫膺嘆息

侍衛差使終其身不去刀即

陞殿受賀侍衛亦佩刀行禮乾清門侍衛除馬隊後扈等項俱不佩刀至領侍衛內大臣惟領豹尾槍時佩刀散秩大臣每遇值門宿站門時亦佩刀  
鑾儀衛冠軍使以下至整儀尉俱與侍衛對品先年凡大門侍衛年老及弓馬生疎者俱與鑾儀衛章京對品相調以鑾儀衛有站儀仗值庫班等差可以藏庸也近年則不然凡鑾儀衛庸劣之員俱換至大門擇其勇而優者擢而去事之不可

侍衛瑣言補

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同時論也如此

錄瑣言畢追憶見聞補書數條非云自異聊以驅睡魔解愁煩所謂於世無益我有益也

天下第一廢物東西書於佳夢軒之只此書舫

侍衛瑣言補終



管見所及

開國以來宗室命名無定例

聖祖仁皇帝擇定字義以名子孫凡

聖祖之子上一字俱用胤下一字用示字偏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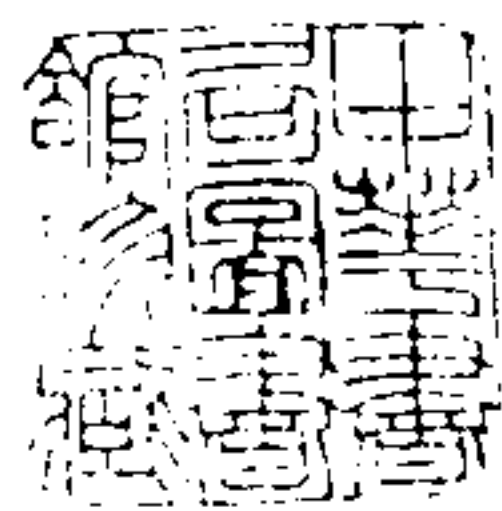
聖祖之孫上一字用弘下一字用日字偏傍又定永綿奕載四字為下此者首字

又擇吉祥字義載在紅摺永為命名下一字之用其永字輩用玉字偏傍綿字輩

用心字偏傍奕字輩用系字偏傍載字輩用金字偏傍係

帝支准用其封藩者凡系二十四房之後俱許用上一字其下一字不許犯

帝支之偏傍其非二十四房之後即上一字亦不准用其命名清漢自便



管見所及

燕京大學圖書館

今上御極之六年因載字輩以下宗室漸茂無字輩所統又定四字曰溥統恒啓

於是定安親王之元孫奉喜奉吉改名溥喜溥吉

聖祖冲齡即位諸王改名避諱後甚悔之

世宗即位後不允諸王改名之請只令上一字改書為允下一字不改

高宗即位諸王宗室下一字亦不改上一字改書為宏至

仁宗世亦不令改只上一字

仁宗改書為顯其諸王宗室仍用永字

今上即位改

御名上一字為昊諸王宗室仍用綿字

嘉慶六年定近支宗室賜名

嘉慶八年

諭各陵名清語俱係敬謹尊上即如

永陵

福陵

昭陵

孝陵

景陵

泰陵

裕陵之清語均非臣下命名所應用八旗現任大臣內有以此等清語命名者即

着自行更改云

管見所及

二

燕京大學圖書館

榮郡王綿億為其子命名奕銘奕鏐質郡王綿慶為其子命名奕濬

仁宗切責其不用系字偏傍自行疎遠改奕銘為奕繪奕鏐為奕縝奕濬為奕綺

宗室綿開之弟綿瑚擅用玉字偏傍

仁宗責以玉字偏傍即永字輩派遠宗室亦不得用况綿瑚乎改名綿胡

八旗人員命名各隨其便惟漢文不許連用三字若滿文則二三至五七字不等

凡有字輩之宗室命名清文單寫無字輩之宗室命名清漢各便即漢文亦不得

連用三字書清不許單寫八旗人名無論滿漢亦不准單寫清字惟漢人命名系

姓者多准其單寫清字

國初宗室不如是之尊也凡下五旗宗室俱隸本旗王公包衣下當差護衛典儀

至披甲護軍不等出則為之引導處則為之守護且有挑為哈哈珠塞日供掃洒



侍巾櫛者無論叔伯兄弟本王公俱奴視之其挾嫌者或有所謀不遂者日以鞭撻從事其苦萬狀其賤無倫

世宗憲皇帝在藩邸數十年目覩其苦御極之初即

勅諭下五旗王公將下五旗包衣佐領宗室俱置之公中與國家効力當差不許

該王公私行使令於是諸宗室等幸出水火且又議以官階陞途

恩卹備至今之下五旗宗室佐領雖仍號包衣佐領視昔之奴隸相視迥乎天地

矣至乾隆四十七年又有冠頂之

恩除王公子弟例有應封者及歲時先冠用應封頂戴外凡不應封之閑散宗室

至十八歲俱冠用四品頂戴准用四品武職補服於是乎冠而冕之堂且皇也諸

王公又日益自謙每於廣眾中見本族叔伯必曲膝參見百數十年來凡從前之

管見所及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引導者守護者侍巾櫛者應掃洒者奴視而鞭撻者俱施施然與諸王公分庭抗禮矣

近日之宗室人數衆多十倍於前其中人材濟濟豪傑輩出文學武事醫卜堪輿

俱能深究其妙所謂登峰造極巔者非虛喻也然不肖者亦以今日爲多日逐下

流不知自愛屢犯王章不知自改其所行爲令人不忍言不忍聽凡世人之鄙而

賤之唾且罵之君子遠而避之王章犯而懲之之事彼必銳身而行之且若曰非

我也其誰能之其服飾起居自不待言矣尤可怪者人人以趙姓自居或人亦以

此呼之曰趙某趙幾或黃某黃幾近日有巴達棍趙二母豬趙二忘八趙二鷄屎

趙二之號言之痛心不知爲其祖若宗者在九原如何切齒也余嘗謂我此生中

有一萬幸有一萬不幸所幸者生今之時免於昔時之奴視鞭撻得翔翔乎遨遊

於文治光華之下其富與貴乃身外之物得之不爲榮失之不爲辱修短在天人亦不可逆計稍知自愛溫飽可期亦爲不負此生矣所不幸者亦因生今之時不見前輩之風範與今之趙某黃某同行比肩古人耻居陋巷余今耻竝匪人天乎命也尙復何云

嘉慶十三年有紅帶子名紅八者因訟入奏奉

旨紅八因係紅帶子遂有紅八之稱此等惡習不可不嚴行飭禁着宗人府通行

曉諭嗣後不得沿用此等稱謂

近支宗室向無族長乾隆四十年定左翼分爲二族右翼分爲四族每族族長一

人王公兼之學長二人本族宗室充當掌圖記焉

遠派宗室左翼二十族右翼二十族各有族長學長乾隆二十一年添設總族長

管見所及

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每族二員王公兼之

乾隆年曾纂輯儲貳金鑑一書始于周平王終于明神宗太子常洛各臚事蹟以

爲後世立儲之戒首載

聖諭貽謀我國家萬世共守家法

嘉慶紀元正月六日

太上皇帝舉行千叟宴于皇極殿是日西城妙應寺白塔頂懸哈達一方即蒙古

所謂佛吉祥製帛也塔高數丈傍無梯塔斷非人力所能軍民喧呼以爲上天賜

錫爲

太上皇誕壽之祝

新天子紀元之瑞吉祥善事佛力神通寔爲萬年祥瑞大臣等請宣付史館不許



乾隆三十九年輯開國方略凡三十二卷我朝

祖宗開創之艱難功德之顯錄咸備焉

乾隆乙巳重修明季十三代陵寢支用戶工二部顏料木植不計外用國帑二十八萬有奇施恩勝國古來未有也

朱之璉後裔現襲延恩侯世襲岡替每至春秋告假前往明陵主其祀事凡一應祭項世有官田且得乘傳而往

故事世管勳舊佐領凡軍政大計參革者子孫不得承襲乾隆年間特准承襲以軍政八法非私罪可比也

高宗命館臣纂輯貳臣傳迨乙編告成內有先順流賊仍降本朝又復叛逆者此等反覆小人不應為之列傳命將原傳撤出祇為立表嗣又因表內摘叙事跡失

管見所及

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寔反得掩其穢惡令另輯逆臣傳使叛逆無耻之徒不得解免斧鉞之誅寔為亘古未有之創制也

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宣付史館頒示中外

雍正五年黃河澄清

雍正六年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宣付史館

雍正七年

景陵

聖德神功碑亭柱之右石上生瑞芝一本

又是年闕里慶雲獻瑞

管見所及

雍正十年

景陵寶城瑞芝生

雍正十二年

景陵寶城瑞芝生均宣付史館

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丙寅初一日戊寅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諸臣以幸逢四寅請宣付史館不許

國初凡奏章書寫親王郡王貝勒俱抬一頭書寫大學士以下官與諸王共議國政皆屈一膝稟承意旨呼則以殿下雍正間俱停止又椒房大臣例有舅舅之稱凡奏章以及行文俱以舅舅二字冠於官銜之上故有舅舅佟國維舅舅隆科多之稱雍正末年停止

管見所及

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凡執纛者俱應以左手執之後因少年兵丁不知此例輒用右手執纛雍正五年重行申飭

永陵正殿尊曰啓運正脊合龍時應用壓勝之物金錢八個金銀銅鐵錫鏤各一個寶石五塊經五卷五色緞五塊各一尺長五色絨線五兩檀香三錢降香三錢沉香三錢合香三錢乳香三錢人參三錢茯苓三錢生地黃三錢土香三錢鶴虱虫三錢五穀各一合右共為一匣尊藏正脊龍口

宗室先年亦有世職順治二年宗室五靈珠因父登西克陣亡襲三等輕車都尉又乾隆二十五年徹爾登陣亡賞雲騎尉乾隆四十九年明善陣亡賞騎都尉皆宗室也又向例宗室亦有充護軍者自有頂戴之後護軍缺裁撤

上三旗前鋒侍衛向戴孔雀翎下五旗前鋒侍衛向戴藍翎雍正元年俱用孔雀



翎矣

雍正元年

諭凡奏章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後着一體書寫臣字云  
乾隆癸卯正月普宴宗室於乾清宮入宴者二千餘人

我朝在東土時上古純風樸而不雕故滿洲蒙古命名多不取吉祥字面有七十三八四五十六十之名又有騷達子白達子二妞黑小子白小子妞妞等名正藍旗輕車都尉名六十兒廂藍旗雲騎尉名老米皆乾隆間人也

近閱邸抄有名吳米糧貴者可發一笑

國朝敬天最虔在盛京時即建堂子朝夕奉祭迨定鼎後建堂子於東長安門外以祭天王以下軍民人等不准私立堂子名目其開國佐運誼同休戚者准於堂

管見所及

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子立桿致祭其名次康熙親王第一顯親王第二莊親王第三安親王第四裕親王第五簡親王第六郡王則以溫郡王第一惠郡王第二信郡王第三平郡王第四順承郡王第五其餘不預也後有皇子分府可否之處取旨定奪  
親郡王不准私立家廟國初議定准立廟者莊親王立一廟禮親王巽親王謙郡王共立一廟肅親王立一廟饒餘郡王端重郡王立一廟穎親王順承郡王立一廟豫郡王立一廟克勤郡王衍禧郡王立一廟怡賢親王立一廟廟各一間始祖居中永世不祧其餘親盡則祧  
乾隆四十四年建睿忠親王祠  
雍正六年廷臣奉

諭各保所知者一人護軍參領郎坤因奏明如諸葛亮尙誤用馬謖臣焉敢妄舉

世宗諭曰必能勝諸葛亮始行保舉則勝於諸葛亮者郎坤必知之郎坤從何處看得三國志小說即欲示異於衆輒敢沽名具奏甚屬可惡交部嚴審具奏云此可為好引用小說者之戒

百臣頌賀奏章往往用山川効靈乾坤効靈百神効靈等字樣世宗朝屢行禁止今閱邸抄中又用之不禁矣

八旗漢軍學習清語自雍正七年始如不能以清語奏對履歷者凡遇陞轉俱扣名不用至今百餘年來自履歷數語而外仍不多知也同時亦令蒙古旗人習學蒙古語如漢軍例焉

雍正七年因宮門引見人員射箭中的激起悞落執事人頭致傷令嗣後凡宮門引見即大臣等在外揀選人員俱着射用飽頭箭如用硬弓者准用大飽頭

管見所及

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頂戴補服王貝勒不在原定品級之內親王補前後坐龍二兩肩行龍二共四團五爪郡王用五爪行龍四團貝勒用四爪正蟒二團貝子用四爪行蟒二團鎮國公輔國公用四爪正蟒二方未入八分公用四爪正蟒二方與入八分者同親郡王貝勒貝子八分公用紅寶石頂未入八分公用珊瑚頂鎮國將軍而下則按武職品級民公侯伯俱用二正蟒方補四爪子男以下則按武職品級  
本朝花翎之制分三眼雙眼單眼愈多品愈貴而親郡王貝勒又例不戴翎貝子例有三眼花翎鎮國公輔國公及未入八分公俱例有雙眼花翎鎮國將軍以下及民公侯伯俱例無翎親郡王貝勒有特賞三眼花翎者尋常戴遇朝賀行禮凡穿用朝服朝冠之時不許戴用而無翎之親郡王貝勒每遇太廟派出供帛爵差使暫時許戴三眼花翎差竣仍不許戴用



外省駐防將軍例戴花翎山東山西江西河南安徽五省巡撫因兼提督例有花翎綠營之提督反例無花翎

松湘浦筠歷事三朝以梗介著名嘉慶十三年爲伊犁將軍時有遺犯蒲大芳等五十餘人復謀逆事洩松筠即檄領隊大臣盡殺之又誘其餘黨王文龍等逾永嶺斬之前後七十餘人

仁宗震怒革其職令明白迴奏松筠即縷陳叛跡並事不可先洩之故

仁宗諭曰若早如此明白具奏何致遠離將軍之任尋授頭等侍衛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未及任授陝甘總督次年新疆換回之大臣吉拉堪召對時陳奏當誘衆犯時該犯卜於關帝連得上上三籤乃得蔽事

仁宗親書匾聯懸之關廟以答神貺如松筠者可謂國之幹臣矣令人景慕不休

管見所及

九

燕京大學圖書館

道光元年尙書松筠進所輯纂伊犁總統事略

上御製序文改名新疆識略行於世

國初世職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等名目後重定官名將世襲總兵官改爲子爵世襲副將改爲男爵參將改爲輕車都尉游擊改爲三等輕車都尉

蒙古佐領下人向俱書爲某箭下人乾隆三十七年改定凡某箭下人俱書爲某佐領下人

八旗都統向無辦事衙門雍正元年始設八旗公所

文武百官護軍兵丁等例由午門左門出入其右門非王公不得擅走俗呼爲王公門其中門非駕出不啓

各省駐防滿兵凡有將軍之處其副都統俱歸將軍統轄惟涼州副都統不歸寧

管見所及

夏將軍節制

向例一品文職多有兼議政大臣者乾隆五十六年以所兼議政大臣虛銜並無應辦之事有名無寔勅以後不必兼銜

乾清宮兩廊東廡中三楹爲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義恭貯

列聖御用冠袍帶履朝珠等件其南三楹收貯藏香及自鳴鐘表俗呼自鳴鐘西廡中三楹爲懋勤殿取懋文勤武之義故以貯典籍文戶翰林值宿焉後又設南書房在西廡之轉南

八旗以廂黃正黃正白爲上三旗不隸王公正紅廂白廂紅正藍廂藍爲下五旗隸王公屬下然亦有限制統尊於上王公亦不得無故而凌辱之開國以來所分屬下佐領視功績之多寡以定數目數參差不齊道光十八年畫一辨理定爲軍

管見所及

一〇

燕京大學圖書館

功襲封之親王滿洲佐領八蒙古佐領四漢軍佐領四郡王滿洲佐領六蒙古佐領三漢軍佐領三輔國公滿洲佐領二蒙古佐領一其不由軍功以恩封之親王滿洲佐領六蒙古佐領三漢軍佐領三郡王滿洲佐領四蒙古佐領二漢軍佐領二貝勒滿洲佐領三蒙古佐領一漢軍佐領一貝子滿洲佐領二蒙古佐領一鎮國公輔國公滿洲佐領一蒙古佐領一凡有襲替照數裁撤又定下五旗王公屬下之人凡文職官至四品武職官至二品者其本戶俱出屬下愉郡王允禩後裔貝子綿岫理郡王安暉後裔輔國公載寬原無屬下佐領至是奉旨不必添給國初世職有半個前程名目似五品防禦積二次半個前程則爲一備禦即今之佐領也

今上道光紀元之初先君子六十生辰蒙恩賜壽



御書屏藩綏固匾額賢比東平為善樂光分南極壽釐多對聯壽佛如意冠服文綺並紅絨結帽及金黃蟒袍尤為異數至今二十餘年先人久棄諸孤事物變遷今昔勢異迴憶當日恍如片時春夢云

康熙年間宗室不如是之多也故性氣倨傲軍民側目然豪強不馴者居多從未自甘為下賤無恥者故閑散宗室外間亦以王呼之又如貝勒稱貝勒王貝子稱貝子王公稱公王俱是一時風趨之談又如允禩稱九貝子允禩稱十四王雍正紀元嚴行禁止

舊例王貝勒如謁

御前許隨護衛一員如年未滿十六歲王貝勒許隨護衛二員所以用之護持導訓也今之王公護衛下賤無比緣包衣日漸稀少凡招募之人車夫牙儈走卒菜

管見所及

一一

燕京大學圖書館

備甚至優伶皂役皆得入檔選充護衛以供奔走應掃洒為上選以應酌趨迎為已能不知君臣不明大義不知利害不論事體近日宗藩中每因此輩以致失爵比比皆然言之寔堪痛恨且不思舊恩不顧廉恥舊主既去彼等俱為三朝之馮道矣

舊例王公門上頭等護衛保舉堪勝副都統今則無矣

康熙三十八年停止侍郎副都統給諡號之例別有事故者另議

天聰五年始鑄紅夷大礮

昭陵有石馬二曰大白小白

太宗文皇帝所御也

太宗鎧重體豐凡馬不能勝惟乘小白日行百里乘大白日行五十里又盛京實

勝寺等處尊藏

太祖

太宗所御甲冑弓矢弓力數壯士弗能開矢長四尺有餘

康熙十年墨爾哲勒氏屯長來歸編為墨爾根四十佐領號為新滿洲

國初吳三桂封平西王守雲南尚可喜封平南王守廣東耿繼茂襲靖南王守福

建耿尙二藩下各屬佐領十五綠營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吳三桂藩下所屬

佐領五十有三綠營兵萬有二千是之謂三藩迨三藩除後其屬下佐領盡歸京

師撥入八旗漢軍食餉當差

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來朝卒於京師年九十餘矣世宗親臨其喪遣

使護送歸庫倫其後五年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仍降於庫倫賜金

管見所及

一一

燕京大學圖書館

十萬造寺於喀爾喀以居之

參將向不請訓其遞摺請訓次日召見自道光十七年始

各省改簡道府於引見後述旨之次日預備召見自道光十八年始

內大臣賞花翎穿黃馬褂自道光十四年始其內大臣已革仍准戴花翎不穿黃

馬褂

怡親王謚賢入祀賢良祠又加八字曰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和碩怡賢親王允祥

乾隆五年有宗室名望瑞者

高宗以其名清文不能連寫令改之

乾隆二十年有督司何督者廂黃旗滿洲人

高宗以其名竟似漢人何不書和都或赫督令改之仍申飭



乾隆二十五年

諭八旗滿洲蒙古皆有姓氏乃歷年既久多有棄置本姓沿漢習者即如牛呼鈕氏或變稱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為稱亦當日牛豈可直呼為郎同於漢姓乎姓氏者乃滿洲之根本所關甚為緊要今若不整飭因循日久必各將本姓遺忘不復有知者云

頭二品大員年過六十五歲准於紫禁城內騎馬及年時自行奏請由雍正初年始也近日年未及歲之大臣亦特予之俗呼穿朝馬儀慎親王在日曾准紫禁城內乘轎後此者大學士曹振鏞富俊皆年逾八旬亦准乘轎特典也富俊性儉以黜奢從寔為己任向不坐轎至是以驟車直入東華門每當雞鳴闔闔之時車聲軋軋則中堂至矣滑稽者以薩瑪太太呼之蓋禁城從無車輛只薩瑪之車由

管見所及

一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神武門直至蒼震門耳

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升遐

世宗即位命御史莽鵠立敬寫

聖容

乾隆六十年中兩定準噶爾一定回部兩定金川兩定廓爾喀一定臺灣一定安南一定緬甸此之謂十全武功其內地教匪如王倫蘇四十三之流不計也

前是固倫額駙俱繫金黃腰帶從宗人府禮部例也而禮器圖則載固倫額駙用石青或藍色腰帶道光二十三年令更正從禮器圖所載

天聰九年得傳國玉璽于元裔小王子之後插漢部即今之察哈爾也蓋元順帝

管見所及

北歸時挾赴沙漠後經失落此番得於耕者之手故獻焉於是四十九旗貝勒合上

尊號改元崇德

國初喀爾喀歸誠凡三項曰舊喀爾喀即編入八旗之蒙古旗人也曰外喀爾喀即漠北外札薩克四部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即喜峯口張家口外之內札薩克左右翼蒙古也

和碩親王薨輟朝三日頭品以下文武官員齊集於外福晉命婦齊集於內翰林院撰碑文祭文內閣擬謚予造墳銀五千兩禮部諭祭二次共用牛二羊十六酒十八紙錢六萬郡王薨輟朝二日子造墳銀三千兩其齊集擬謚禮部諭祭俱同親王

管見所及

一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乾隆三十八年

高宗閱刑部招冊內有王文廣戮死到大小一案

高宗不識到字勅問或係劉字之誤究讀何音大學士舒赫德查奏到字與丑字同音係奉天省土姓俗字云此姓今不多見

乾隆二十年平定準噶爾迤西諸部命都御史何國宗率領西洋人由西北兩路分道至各鄂托克測量星辰度數占候節氣

乾隆四十七年命侍衛阿滿達窮探黃河發源

國初元帥孔有德統領之兵名天佑兵總兵尙可喜統領之兵名天助兵後俱歸入漢軍

牛象章京原名備禦天聰八年改為牛象章京順治十七年又定漢名為佐領分

七一



得撥什戶初名代子章京天聰八年改爲分得撥什戶後又定漢名爲驍騎校專達舊名旗長

順治十七年定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漢名

康熙二十三年設上三旗虎槍營三十五年設火器營

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護軍營設於雍正二年健銳營設於乾隆十四年

八旗原設黃白紅黑四色後因黑色寅夜用兵難於辨認改用藍色

本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爲最勝木蘭者圍場之通稱也圍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千里有奇有彙宗寺焉令四十八部各出喇嘛一名住持以奉黃教康熙四十年建避暑山莊于灤河即熱河也乾隆嘉慶間歲舉秋獮之典雍正十三年中此典不行

管見所及

一五

清京大學圖書館

今上登極於今二十五年矣秋獮之例不舉蓋另有說焉

道光十八年地方官舉壽民張台雍正六年建生至是百有十歲賜上用緞一疋銀十兩

廂紅旗貝勒蘇努阿爾哈圖土們貝勒之孫也雍正二年降爲庶人乾隆元年將伊後嗣之在盛京者賞給紅帶子附入黃冊道光十八年又將伊後裔四十二人列入閑散宗室之末編入佐領

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聲又作曼珠華言妙吉祥也故開國時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又作曼珠室利大教主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國號肇稱寔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寔則部落非地

名也見滿洲源流考

康熙十六年派內大臣覺羅吳木納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耀色等探視長白山風水來源

國初東嶽貝勒壽一百二十歲爲貝勒八十餘年見盛京通志

道光二十四年因五輅五乘破損司事者請修

諭五輅五乘不必修理嗣後不必陳設

郭什哈巴雅拉漢語曰親軍惟上三旗有之每佐領下二人滿蒙共一千七百七十八漢軍不預也領侍衛內大臣領之以司禁門宿衛其下五旗之親軍惟王公之包衣佐領下有之以守衛府第者也

應封世職之宗室年逾二十請封例躬馬步箭各一繙清語一篇具文也故歷年

管見所及

一六

清京大學圖書館

已考之宗室多有不識清字者道光二十四年定以後凡應考之時先日請題且請派監試移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舉行蓋歷來俱以咸安宮爲試所也

超勇親王策楞喀爾喀人自幼隨母來京

聖祖撫於內廷康熙四十五年授和碩額駙尙純愨公主雍正間賜黃腰帶乾隆

間薨諡襄配享

太廟入祀賢良祠

御製挽詩有不必讀書知大義每于臨陣冠三軍之句求諸蒙古前人未之有後人未之繼也子成袞札布襲超勇親王仍爲定邊左副將軍以軍功賜黃帶圖形紫光閣弟車布登札布亦以軍功晉親王賜黃帶父子三人俱有功西陲成袞札布子那旺多爾濟乾隆中尙固倫和靜公主本朝蒙古勳戚之盛至今首推之



六品以下旗員武職引見不許穿紬緞自道光十九年始

宗室例不許在城外居住近日生齒日繁有不得不移住坊營之勢移者既多例不能禁道光二十一年定以一例編入保甲以便城坊舖堡散給門牌不時稽察如有滋事者由坊呈送章程至嚴且備雖然宗室之品日下矣宗室之威日損矣軍台之設自康熙間征噶爾丹起自察哈爾及烏里雅蘇台皆有之設台站官兵接遞軍報承平日以之傳遞公文知會事件差極寒苦故有罪者發軍台効力人多不慣其勞輒雇蒙古人代之而自交其費故曰台費

噶什喀爾譯言多磚房烏魯木齊譯言紅廟兒塔爾巴哈台譯言多水獺烏魯雅蘇台譯言多楊柳戈壁譯言無水草

東三省之駐防有老滿洲新滿洲之號然俱係崇德以前來歸之人也各編佐領

管見所及

一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若崇德以後歸附之索倫錫伯達瑚爾卦勒察巴爾虎打牲烏拉雖各設佐領不爲之滿洲也直以其部名呼之此外之魚皮貂戶赫哲奇雅喀等則並佐領無有設鄉長姓長以領之均非滿洲也

雍正三年八月定天下郡縣地名應避孔子之諱各加邑傍作邱字

雍正三年令八旗漢軍都統內務府三旗將各佐領下及齊固佐領下之人如有平素孝友守分讀書考試不中無錢捐納者各保舉選用下五旗王公門上齊固佐領包衣佐領下之人令該王公自行保舉

雍正三年大西洋教化王伯納弟多遣使入貢

康熙間親征準噶爾平定喀爾喀旋至歸化城受厄魯特之俘設宴慶成有俘人通漢語者通胡筍口技

管見所及

聖祖賜以潼酒使之歌曰雪花如掌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君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歌畢痛哭聖祖笑頷之

國朝海外諸國列於職貢者惟朝鮮琉球越南南掌暹羅蘇祿荷蘭緬甸貢有常期其大西洋之意大理亞英吉利等間或一至無常期其日本港口佛蘭西黃旗等係互市之國不列職貢至四夷館爲賓待四夷之設所存外國之書有二曰西域館存回回高昌西番天竺之書百夷館存暹羅緬甸八百蘇祿南掌之書皆譯漢文至安南朝鮮琉球表文皆自能以漢文爲之近日英吉利亦通漢文順治七年繙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皆拜賜鞍馬銀幣此定鼎後繙書之始也

管見所及

一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本朝太監只供宮闈掃洒從不干國事雖司紫禁闕閉然筦鑰仍領以侍衛奏事處軍機處雖設太監只備引導傳遞而已視有明之監軍掌衛者不啻天淵其都總管亦止四品間賜花翎觀瞻而已其下此之總管首領自五六品至七八品各司其事統轄於都總管此輩陽質陰險詐百出親之不可遠之不可忤其意裂毗相向順其性亦頗重然諾故甘心背恩公然從逆嘉慶十八年白蓮教匪犯闕其從逆之太監高廣福閻進喜等皆其類也然亦有忠直挺於其間者都總管常永貴親執白木棍護守禁門搜拿在內之逆監豪無瞻徇勤勞懋著事定後賜花翎銀幣又蒼震門太監邵祥亦用担食籠之杖擊死一賊賜八品頂帶銀兩忠義自不可掩也

世宗憲皇帝初登大寶

七三



諭步軍統領衙門宮內太監等亦好罵人父母嗣後如有太監在街道中罵人者許即重打細綁交與步軍統領衙門轉交總管內務府交總管太監懲治着步軍統領傳示各城內務府總管傳示首領太監通行曉諭永遠遵行

西藏自宗喀示寂其衣鉢盡傳二大弟子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後稱班禪額爾德尼常在輪迴本性不滅死而不失其通世世轉生為呼畢勒罕互相為師以掌藏事相傳達賴為觀音分體之光班禪為金剛化身六世後已不復轉現在之所謂活佛者其蔽不一

御製喇嘛說詳之矣

凡轉生之喇嘛初生之時未受封號俱為之呼畢勒罕譯言再來人也

紅教最尊者曰薩迦呼土克圖駐扎什倫布之西其經典與黃教無異惟呼土克

管見所及

一九

燕京大學圖書館

圖娶妻生子為異耳其夫妻惟朔望一合生子即不再會終其身不得相見專為傳後襲衣鉢計也其餘喇嘛不准娶妻

道光二十二年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來朝蓋其每轉一世例來一次也援例召

見於乾清宮賞賚有差未幾而私用旗傘事發理藩院受其賄銀數萬兩章佳呼

土克圖為之過付審明事實尙書奕紀革職遣戍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圖章佳呼

土克圖不加譴責仍加恩慰賞章佳呼土克圖金頂轎以寵之迨哲卜尊丹巴呼

土克圖回游牧時照例遣送詎伊感愧交集無顏回國行至中途示寂焉誠可嘆

也

驍騎校護軍校向支食通倉米石雍正二年因伊等徵末錢糧通倉支米車脚過

費改支京倉米石

雍正三年四月

世宗憲皇帝諭曰今年京城附近地方雖雨水霑足然山東河南兩省尙未得雨進膳饋宜為撤減着每日止用菜蔬二器餅餌二器滿菜二器用楨盛貯進御餘物一概不用云觀此仰見當日之勤儉矣

文武各衙門每日奏事初無輪班值日之例至乾隆間始定文衙門為八日一輪每日分班值日以吏部翰林院為一班戶部通政司詹事府為一班禮部宗人府欽天監為一班兵部太常寺太僕寺為一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一班工部鴻臚寺為一班內閣國子監為一班理藩院鑾儀衛光祿寺為一班周而復始遇事則推如緊急事件仍許加班入奏鑾儀衛雖係武職以其有關典禮故入班奏事又以八旗兩翼分為十日各輪班值日以廂黃旗為第一班下則正黃旗正白旗

管見所及

二〇

燕京大學圖書館

正紅旗廂白旗廂紅旗正藍旗廂藍旗侍衛處兩翼共十班周而復始有事則推以上值日之期即無事可奏亦進無事摺片

乾隆五十四年安南國王黎維祜再失國奔至京師

高宗斥其不能保守冊印命雍髮易服賜三品頂戴編入旗籍其國復為阮氏有

矣其從亡之黎侗等四人堅不雍髮易服且言國王之弟黎維祉與其宗黨舊臣

屯聚自保義師甚重欲出關圖恢復

高宗以阮光平既已納款錫封無事更張不許而黎侗等流離播遷不以盛衰為

去就尙忠於所事甚可嘉也至嘉慶七年前阮既滅後阮又興而黎維祜已卒於

京

召許黎侗等扶柩歸國



禁城值門護軍遇三伏日午後朝散准其脫袍繫帶稍從涼爽自雍正三年始  
穆克申譯言梃也俗名紅槓子凡禁門皆設焉以護軍二人執之而坐雖王公過  
門弗起也

皇帝出入則執梃而立內庭皇子過亦立已封藩之皇子過則不起矣梃置於闕  
文武官員或誤誇之以大不敬例立斬典至重也王公府第亦置梃頭二品大員  
亦置之而黑其首示區分也今則凡屬宗室皆置焉或四焉且六焉究其寔非例  
也且云以之擊人雖死毋論齊東之語良可鄙笑

葉爾羌例採貢玉凡壇廟之特磬編磬及慶典之玉冊皆其材也質不純白色間  
青黃價亦甚廉乾隆四十五年辦事大臣高樸私役回戶三千盜採官玉事發伏  
法封禁其山嘉慶四年弛其禁除常貢外准民採取是歲獲大玉焉青色者重萬

管見所及

餘斤葱白色者重八千餘斤白色者重三千餘斤守吏以爲祥奏入

仁宗以其運費過重且不以美玉爲寶令棄之至今歸然三大物棄之藜藿遊其  
地者俱瞻望焉

道光十九年江蘇巡撫陳鑾奏請將

聖諭廣訓編成韻言頒示各學以啓童蒙其奏內頗斥千字文三字經無益於幼  
學

上從之命翰林撰韻言呈進於是定爲四言韻語百二十句名曰闡明聖訓頒示  
各學文曰惟天生民異質同性等語已有鐫本

寧古塔譯言六座臺也相傳有六人同坐於臺地極寒冷三春晝夜風霾蔽天七  
月即有白鷺下池不能飛起數日霜降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地裂暮春凍始

管見所及

解草木尙未萌芽夏日有哈湯之險泥淖數百里人依草墩而行稍傾側人馬俱  
陷故商賈裹足近年漢人日衆氣漸和暖淖上橫鋪樹木歲時修繕商旅雲集百  
貨駢闐迥異曩矣

語言口風今昔有不同者乾隆以前凡賜翎支者俱云孔雀翎小翎今則爲花翎  
藍翎矣又紅絨結頂帽嘉慶以前名之菊花頂帽又扯手乾隆中原無美稱只扯  
手而已今則曰韁所謂黃韁紫韁也至於緯帽今則書涼帽羽縷帽因避關諱書  
爲雨縷帽宗人府之高牆沿明舊稱也至乾隆末年漸改呼爲空房

例分八字日以與寔者同也曰准與寔有間也曰皆不分首從也曰各彼此同科  
也曰其變於先意也曰及事情連後也曰即意盡而復明也曰若文雖殊而會上  
意也十惡者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也

管見所及

例有八議之條載而不用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

錢名世浙江人官侍講有文無行因詔媚年羹堯事發革職逐令回籍

世宗親書名教罪人四字賜之命地方官爲之鐫匾懸掛又命在京科甲出身之  
官員各爲詩以諷刺之詩成彙總呈閱後發交錢名世令其自己鐫刻印刷呈閱

後頒發各省學宮各一部

蘇祿國王遣使入貢自雍正四年始前此未通也

雍正五年定時憲書每逢忌辰之日下註之嫁娶會親友結婚姻等俱刪去  
額爾登保紅廠地方之珠軒戶也即俗所謂魚皮韃韃者乾隆中充伍來京屢立  
戰功初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海嘗謂曰觀汝之材頗堪造就惜乎不識漢字不  
能暢曉兵法乃以繙譯三國演義授之由此頗諳兵法終成名將後定教匪獲封



威勇侯世襲罔替寔讀三國演義之功也其總略川楚時因不通漢文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摺每有小暇直陳無隱仁宗頗嘉之特賜胡思顯三品卿銜

大學士告休病故之缺例由一月後開列請補其准開列與否仍先具摺奏請報准再行開列至降革出缺則隨時開列

春官正等陞監副例准具摺謝恩至監副陞各部郎中則不准謝恩只是由堂陞司耳又三等侍衛陞二等侍衛兼班領則具摺謝恩至由二等侍衛兼班領再陞頭等侍衛兼班領續辦事章京則不准具摺謝恩惟於補後三日內遇

皇帝出入在宮門免冠叩首謝恩其二等侍衛兼班領准具摺者不許宮門免冠叩首也故彼處口號曰二章京摺而不礮大章京礮而不摺亦事之兩岐者也

管見所及

二二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文官例不封公侯又曰其生前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謚公侯不用此律是仍許封公侯矣例之兩岐往往如此故滑吏因之上下其手也孫士毅以平安南功封信勇公引此例也

例凡外藩蒙古王公等來京俟元旦朝賀畢下五旗王公各諏吉日在邸第筵宴一次本王公主席禮部堂官觀禮理藩院押班本府設樂所以優禮外藩勳戚典至隆也余居王府二十年未見此儀但每至首月王府於空廠之處搭蓋蘆棚且三五府均共一處預置筵宴桌張封閉棚中是日外藩亦不親至各遣僕人持布袋聯隊而入禮部理藩院各遣司官數員點名放入分撥桌張各以布袋槓負而去本王公會不寓日即出府門早被遊手無賴搶奪一空俗名曰搶達子亦一大可笑事也

道光乙巳

恭慈康裕安成莊惠壽禧皇太后七十大慶率土同歡皇上於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率領王公百官恭上尊號於綺春園恭進

冊 寶加尊號曰

恭慈康裕安成莊惠壽禧崇祺皇太后禮成後派員恭捧

冊 寶供奉於

慈寧宮云

管見所及

二二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余性疎懶而善忘其於耳於目也也有所得逾時便忘故每事輒錄之以備翻閱久而成冊從抄一通以管見所及名之事無頭緒語無文章以之問世雖不足以之自怡頗有益於睡餘飯後也云爾

道光乙巳冬至月錄於佳夢軒

管見所及終



管見所及補遺

數年來宗藩中往往以屑小事故干戾私罪以致除爵亦氣數使然也以近事而論嘉慶末年豫親王裕豐以隱匿叛情削爵禮親王昭槿以縱淫斃命削爵道光十年輔國公奕顯為盛京將軍因在任不能力崇節儉諸事奢糜且時常署內演戲不能表率陪都革爵仍令其子載寬承襲奕顯賞給侍衛効力未逾二年擢至禮部尚書都統至道光十八年九月載寬夫妻二人無故自縊亦未深究其故仍命奕顯襲公爵至十二月前錄校吉慶揀選佐領奕顯致書副都統功普被都統奕紀參奏囑托公事革爵審明奕顯功普俱發盛京充當苦差顯之公爵傍支載倍承襲矣

管見所及補遺

燕京大學圖書館

道光十五年已故鎮國公綿疆之妻呈送伊承嗣之子現襲輔國公奕奎不服教訓宗人府訊明亦無寔跡飭令奕奎歸宗另選承襲之人該孀婦已另繼綿果之子奕為嗣實望承其公爵也不料以奕奎之本生父鎮國將軍綿恭襲未及綿恭故又以別支鎮國將軍奕禮襲公爵綿恭之子奕文既未襲爵又無世職呈請賞還綿恭未襲公以前之鎮國將軍以便承祭不准  
貝勒永珠於嘉慶年間已告病散居年八十餘歲素性鄙吝好趨小利凡可以生財之道捨身而行其蓄積亦最厚是以不敢出門當差守財故也道光十六年十一月鹽菜之時因菜缸在其側室處令太監王得祿使妾靈兒肥兒率領蘇拉宋石頭等前往抬取側室以缸有餘菜且貝勒處菜缸甚多何必用此不與太監等即出言辱詈側室怒甚至貝勒處理論永珠喝令王得祿宋石頭等將側室攪毆

管見所及 補遺

致傷抬回原處側室喊罵靈兒即將鐵練拴縛使不能動轉逾夜而亡側室之弟

包衣莊頭某喊控都察院審明王得祿斬立決宋石頭等發配靈兒交宗人府重責四十板刑部圈禁十年永珠革爵不准伊子承襲於是傍支綿勤襲固山貝子朝陽門外靈官廟尼僧廣真幼年失身老不安分蓄養雜姬兼教唱京城勳戚大吏無不往來彼收其夜合之資另為聚斂之術亦有中人資矣道光十八年七月設席慶壽郎中松杰等數十人在廟飲酒挾妓被御史訪拿交審廣真倚仗財勢臨審時豪不恐懼曰不止數人即王爺公爺亦常赴我廟頑耍且揚揚得意貌承審官具奏究出莊親王奕寶鎮國公溥喜不入八分鎮國公綿順常入廟飲酒吸鴉片煙於是廣真松杰等發遣奕寶溥喜綿順俱革爵奕寶所遺王爵不准其親兄弟姪承襲於是傍支綿護承襲莊親王爵溥喜則以其親弟溥吉襲綿順則

管見所及補遺

燕京大學圖書館

以其親弟綿壽襲以示大公無我之意焉  
貝勒奕綺素行卑鄙舉國皆知  
仁宗睿皇帝時以其年幼無知屢經訓飭豪不知改迨  
今上御極伊屢經曠班悞差以係近支優容之道光十九年彼忽靜而思動赴京城內各茶園登場度曲九城哄傳各巷口報單高掛書寫今日某園准演綺貝勒八角鼓且登場時任優伶辱罵以博衆茶客之歡誠不解是何因果也被官人訪寔又不便明拿因抄獲宗室侍衛瑞珠開設茶館開賭蟋蟀案內究出貝勒奕綺曾登場度曲審明革去貝勒令宗人府堂官率領行杖之人至伊府第重責四十六板令其閉門思過逾年而卒伊原無子嗣以貝勒奕綸之子載華襲固山貝子奕綺仍賞還多羅貝勒



道光十九年鎮國公景綸駐東陵辦事因前者西餽餽房失火犯人未獲伊等苛意搜求民人孫三形跡可疑即飭縣嚴審奏交刑部毫無據及案平反孫三已無完膚矣以事閱八年突以無辜受累革去公爵有麟之弟有鳳襲景綸之弟景崇襲有麟革公未逾年又以囑托武閣公事被莊親王綿護參奏責三十板發往盛京矣

道光二十二年慶郡王奕綏在伊母服中納妾生子被伊叔輔國公綿悌不入八分輔國公綿性會銜參奏交宗人府議處奕綏賂書辨以三千錢議罰郡王半俸三年事結矣而宗人府司官慶廉訪聞書辨有受賄之事稟堂奏辨究出寔情並究出綿性亦有賄錢五千令書辨議革其王蓋綿性參奏時已希謀其爵也至是俱敗漏書辨追贓發遣奕綏革爵歸宗綿性革去公爵發盛京効力綿悌雖不知

管見所及補遺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綿性行賄惟聯銜參奏咎亦難辭革公爵授輔國將軍令承慶僖親王祀事綿悌之母為慶僖親王側福晉暫給貝勒半俸王爵停襲云此數宗藩俱因瑣事致敗然從傍之勾引慫恿非無人也當是局者可不慎歟  
乾隆五十八年大西洋英吉利國遣使入貢貢物西洋布噶尼大利翁大架一座坐鐘一架天球全圖地球全圖雜樣器具十一合試探氣候架一座銅炮西瓜炮奇巧椅子隨人意向自動家用器自然火一架雜樣印畫圖像影燈一對金線毯大絨毯馬鞍一副溫涼車二輛軍器十件益力架子一座大小金銀船咭囉呢羽紗洋布等件又據貢使云前歲大將軍率兵至西藏西南之的密部落時彼國兵船亦曾相助偷嗣後有用西洋兵者情愿効力等語朝廷始知前此廓爾喀之役其南界亦有邊警也迨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入寇粵浙廓爾喀遣人稟駐藏大臣

言小國與底里所屬之地相鄰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臣願率所部往攻底里屬地以助天討是時駐藏大臣不知所稱底里即英吉利所稱京屬即廣東省所稱底里屬地即印度國也乃以蠻觸相爭天朝向不過問之詞以答之遺笑不淺蓋廓爾喀與英吉利世相讐敵故我攻廓英助之我攻英廓亦願助焉

旗人命名之奇而可笑者無逾於李榮保張奇保衆神保十家保炕公保等名矣然國初又有以一字為名者尤堪大噱正黃旗滿洲騎都尉名球廂紅旗滿洲騎都尉亦名球廂白旗滿洲輕車都尉名東廂黃旗蒙古輕車都尉名諄正藍旗蒙古輕車都尉名弼嘖想當日之稱謂不覺失笑以上俱見八旗世職表  
明世副總兵官祖大弼者大壽之弟也號萬人敵大凌河之戰以五百騎突入我

管見所及補遺

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軍刃及  
太宗御馬之腹又嘗募死士二百人俱能滿洲語變服辨髮夜突御營  
太宗呼為祖三瘋子迨大壽降後大弼終不屈也  
穎親王後人不入八分輔國公恒勳之子鎮國將軍保齡卒無嗣族中辦理承嗣而保齡之妻別有所屬詭言遺腹在身於是呈明暫停承襲合族引領而待逾年無信蓋其所謀事洩為族人所破也計無復出詭言胎化矣宗人府照例辦理傍支承襲旨不必承襲所有原分之藍甲不必撤留贖族衆  
嘉慶十三年英吉利國因安南國不准其質賣烟土構兵被安南所敗無顏歸國紅泊澳門欲圖占馬頭彼時兩廣總督吳熊光嚴水師以堵之不果而去  
乾隆十三年以四川總督張廣泗征金川無功逮至京師



高宗御審責其挾私觀望廣泗抗辯不服

高宗大怒即斬之又以大學士訥親失機奏對不寔用伊祖遇必隆所遺之劄郵至軍中斬之廣泗漢軍人訥親額宜都後也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用兵總兵柴大紀困守孤城有功封義勇伯仍令浙江巡撫以萬金恤其家至五十三年福康安參奏柴大紀妄奏不寔軍務拋廢

高宗知其忤福康安所致也

詔逮大紀至京廷訊大紀不服抗辯不休語且不馴

高宗怒即斬之仍

論大紀之罪原可監候因其不馴故誅之論者以前有張廣泗後有柴大紀罪皆不致即死其取死也在乎不知引咎自責耳

管見所及補遺

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嘉慶元年山東陝西甘肅四川河南五省教匪一時舉發遣將征剿閱七年而後靜費國帑以萬萬計蓋賊無定所此捕竄彼被捕竄此官兵疲于奔馳黎民遭其蹂躪故彼時有賊似梳兵如篦兵賊過後無餘粒之謠又有賊至兵無影兵至賊無踪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之謠又曰賊至官兵不見面賊去官兵始出現又大師景安專擁兵自衛聞何處賊至雖武弁跪求發兵不許也只探聞賊遁彼即拔營緩進三五站名曰尾追以掩人之耳目故有迎送伯之號

近年英夷犯順命將出師以奕山為靖逆將軍征廣東奕經為揚威將軍征浙江山乃市井無賴經又富貴高梁均不知兵為何物於是山至廣東大收賄賂且翠玉甚夥故有翡翠將軍之號經則以酒色為事妓不離營故有琵琶將軍之稱言其抱肉琵琶也又曰六子將軍謂收金子要銀子養兔子嫖婬子請翎子怕鬼子

管見所及 補遺

也又有套千家詩二首曰清明時節炮紛紛文蔚奕經嘯斷魂借問逃軍何處去漁人遙指麥香村月落烏啼炮滿天將軍參贊對愁眠姑蘇城外王家港夜半姑娘上戰船又鎮海城陷裕謙殉節提督余步雲匹馬而逃有裕謙投水死步雲一溜烟之語夫莠民之謠原不足信惟口碑載道良可畏也

嘉慶十八年滑縣用兵國帑不繼議所以充裕之計大學士董誥請京兌秤銀贏二兩兩江總督某請增典商息三分皆以非政體不行今則二兩京秤已行矣不知典商息三分將來何如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廢太子允禩薨於景山禁所追封理親王諡密令伊子宏誓襲理郡王

雍正四年革允禩允禩蘇努吳爾占黃帶黜除宗籍以其逆跡顯張屢懲不悛也

管見所及補遺

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並將允禩迎養在府之慈母慧妃仍迎至大內奉養允禩改名阿其那允禩改名塞思黑告祭  
奉先殿圍禁高墻未幾俱卒允禩之妻遂回母家







寄楮備談

余性善忘每賓朋會談及觀書所得有關典故者退輒錄之久而成冊題為管見所及今又輯錄數條寄之楮墨以備談柄即名曰寄楮備談例仍前例古事不談文意荒疎字兼魚魯斷不可出以示人也

道光二十六年太歲在丙午春王正月書於峻德堂東偏海棠小院之愛吾廬



寄楮備談

燕京大學圖書館

寄楮備談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

恭慈康豫安成莊惠壽禧皇太后七十大慶加上徽稱曰

恭慈康豫安成莊惠壽禧崇祺皇太后設宴綺春園

上親舞稱壽大賚天下先是有貧者民肉麪布帛之例費金百萬民不得寔惠茲

特允御史張修育所請改為賞頂帶榮身八十以上九品九十以上八品一百以

上七品一百二十者六品自一百至一百二十者仍賜建坊銀兩

向例萬壽之月

駕由園進宮金鰲玉煉橋之西三座門外應設鼓吹王公百官具吉服接

寄楮備談

二

燕京大學圖書館

駕道光七年此例停止

皇上謁

陵回鑾在京王公大臣侍衛等例接出一站於燕郊及黃新莊等處接

駕道光十三四年間改於在圓明園紅橋路傍跪迎如入宮則在東華門西華門

外跪迎我

皇上去繁文崇實政皆如此

嘉慶元年

仁宗睿皇帝侍

太上皇鑾輿臨幸木蘭

仁宗途次親侍左右且斥引傘而不用



太上皇命侍衛持傘為

仁宗遮陽且

諭曰父慈子孝各盡其道寔是國家祥瑞熙朝盛事亘古未之有也

工部收貯火藥確黃曰廣積庫

湖北銀庫曰廣備河南銀庫曰巨盈江蘇銀庫曰永盈山西銀庫曰豐嶺山東鹽

院銀庫曰益昌直隸銀庫曰恒裕

東陵銀庫曰永濟

康熙二十一年

聖祖謁盛京三月初五日

諭裕親王福全曰相別以來忽復兼旬棣萼之思時在寤寐初四日已抵盛京山

寄 楮 備 談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川形勢風土民情深維

祖宗開創之艱難令人遠想慨然春氣漸佳知意興甚適也特此佈聞不宣

嘉慶八年

諭據理藩院奏喀喇沁之札薩克頭等台吉塔布囊喇特納濟爾第呈稱丹巴多

爾濟之祖母和碩格格冰霜持節現已八旬懇請旌表等語和碩格格係鎮國公

宏昉之妹指與額駙僧袞札布未婚守節今年逾八旬撫養子姪五世同堂良為

昇平祥瑞光耀宗支甚屬可嘉除加恩交部照例旌表外御書匾額併由內賞給

如意一柄紗緞十八疋派散秩大臣松齡馳驛送至遊牧處所頒給以示朕嘉勳

貞操篤眷宗支至意云按宏昉原封直郡王允禔之子現今西城有地名昉公府

者即是也後人奕幸現奉恩將軍承祀事屬下佐領已撤現有護軍校二名包衣

佐領圖記一枚護軍校掌之丹巴多爾濟原襲鎮國公號益亨通漢文能為詩為

畫後晉貝子加貝勒銜子濟克默特襲貝子

盛京外擁門外有實勝寺俗呼黃寺前有下馬牌內供邁達里佛天聰九年元裔

察哈爾林丹罕之母以白駝載嗎哈喇佛金像並金字經傳國玉璽至其地駝

臥地不起即其地建樓供佛名嗎哈喇樓雍正四年重修

步軍統領左右翼向無總兵也有總尉二人正三品辦理官事與步軍統領一併

列銜升堂侍坐其陞遷考核又歸步軍統領嘉慶四年裁是缺添設左右翼總兵

二員正二品歷來以侍郎副都統兼充

漢軍旗分有兵名敖爾布月食銀二兩與滿洲蒙古之披甲同惟此缺無漢名直

寄 楮 備 談

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內務府三旗漢軍佐領俱名旗鼓佐領舊作齊固佐領又有辛者庫乃半個佐領

下食口糧人也起初原係家奴向例不許為官內府俱賤視之半個佐領今名瑛

託和漢語為管領

康熙十三年

駕幸木蘭出喜峯口見道傍有臥者遣侍衛詢為山東民人出邊傭工歸無以食

餓將斃

聖祖命食以粥仍命喜峰口遊擊杜昇資送回籍

上元端午例賜近臣荷包凡內廷行走王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乾清門侍衛軍機

大臣等皆得賜即佩於胸前以誇

寵異



年終例賜福字凡內廷行走王公及年老滿漢大臣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等皆得賜其支派較近之王公及最親信之老大臣特命進乾清宮賜福字則跪地仰瞻御筆親揮又有加賜壽字者

廣祐寺在盛京西門外相傳創置於漢唐尉遲恭重修有白塔一座俗呼為白塔寺內有自來金佛康熙二十一年

駕幸其寺賜袈裟一襲又崇壽寺亦有白塔傳為唐尉遲恭所建康熙三年重修侑食之樂有名什傍者廷宴群臣輒用之笳管箏琶絃阮畢具鼓喉而歌和羅復節寔蒙古之樂府也今俗所謂十番者即什榜之轉音耳

行圍較獵例選善射侍衛數人穿白色馬褂隨駕而行以備驅逐牲畜名曰莫爾棍漢語為射生手

寄楮備談

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聖祖仁皇帝熱河行圍時有一熊

聖祖御火鎗擊中熊伏不起是時

高宗純皇帝正在幼齡以皇孫侍側

聖祖命侍衛引

高宗往射未至而熊突起

聖祖引虎槍立斃之回行帳顧

溫惠皇貴妃指

高宗曰伊命貴重使伊至熊所而熊起馬驚成何事體矣見避暑山莊紀恩堂記

善射馬射者名尼牙穆尼牙拉芒阿俱以侍衛及親軍等挑選大臣中亦有兼是銜者較獵則用之

寄楮備談

左右翼盟長二人例以王大臣兼銜凡

大閱時總理管務尋常無所用也

積慶山在東京乃

始祖舊陵也順治八年封山名

廷宴百官有射嗎虎之戲一人扮武士執弓矢跨竹馬跳舞名曰慶隆舞

雍正元年

諭各省州縣每年舉一老農賞給八品銜榮身以為耕種勤勞之勸七年改為三

歲一舉

阿爾沙蘭蒙古正黃旗人勇略無敵力舉千鈞

太宗文皇帝時以侍衛授阿達哈哈番隨

寄楮備談

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後因老乞歸東土命以原官守護

昭陵會樹豐碑衆工架千斤不能舉阿爾沙蘭以背負碑就於跌衆號奇異蓋年

雖老而力不衰也當年東土多出勇力又如縛龍巴士圖因入海捕魚誤拴一龍

上岸又內大臣特庫能赤手搏殺猛獸及近日之富僧德亦能手格二牛倒拽五

騾之車使不能前進富俊年逾八旬能盤膝開六力之弓皆神力也

乾隆壬申喀喇沁台吉畢里袞達賴獲白鷹以獻毛色純潔性復良馴次年巴顏

河又產白鷹皆

高宗之壽徵天獻祥瑞也

世祖章皇帝書正大光明四字懸於乾清宮

聖祖仁皇帝亦書正大光明四字懸於景山後之觀德殿暨



世宗憲皇帝駐圓明園亦書正大光明四字懸於正殿即出入賢良門內正大光明殿也

高宗純皇帝於熱河避暑山莊亦書正大光明四字

聖祖仁皇帝書勤政殿於瀛台

世宗憲皇帝書勤政殿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之東一所為每日召見臣工勤理國政之處

高宗純皇帝於香山靜宜園及避暑山莊皆書勤政殿以懸之

仁宗睿皇帝製勤政殿說刊於出入賢良門之東壁又有勤政殿箴見文集

湖南之役大學士貝子福康安薨於軍

太上皇帝悼以詩曰到處稱名將功成勇有謀近期黃閣返驚報大星流自嘆賢

行 格 備 談

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臣失難禁悲淚收深恩縱加贈忠篤那能耐未逾年總督伯和琳亦薨於軍

太上皇帝用哭福康安韻哭之曰獨任軍勞者疫捐回不謀誠憐心一力那禁淚

雙流是我命之蹇况其功近收五言聊識恨仍冀捷音耐云福康安贈郡王令伊

子德麟照宗室之例襲封貝勒和琳贈一等公令伊子豐中伊綿承襲公爵仍令

為二臣建立專祠又命配享

太廟禮極全京

太上皇帝俱親臨賜奠又哭以詩曰雙忠烈極返京都違衆議臨賜奠殊左右手

如失我已解幪恩尙賴天平深憐未得成功見細竿維思善後謀永靖苗疆非易

事願今皇帝聽聰圖

嘉慶十八年林清犯闕事定後告祭

天地

太廟社稷其祭文曰頃以時巡未返忽傳警告之章禁衛至嚴竟致興戎之變幾震夫九闕寔咎在予一人乃一雷而宮掖肅清蓋有天幸未三日而渠魁就縛是豈人謀迨及還宮已均安堵此皆神天默佑

祖考垂慈敬畏寔深感慚交集思其艱以圖其易凜懷朽索之虞慎厥事而既厥

心稍答洪鈞之貺云云

丙辰年衆貝勒尊稱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紀元天命在位一十一年聖壽六十有八

太宗登極時年三十五歲建元天聰九年冬衆貝勒恭上尊號曰

寬溫仁聖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明年為崇德元年八年崩在位十七年聖壽五

新 格 備 談

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十有二

盛京守護

三陵壯丁一千名俱當年投誠製造軍器之人不令當差順治五年設千丁品級

佐領一員統之

嘉慶四年七省教匪漸平以成親王曾參樞務封其子綿勳為貝勒儀親王嘉謀

時告封其子綿志為貝子慶郡王誼關休戚封其子綿愨為入八分鎮國公定親

王之子奕紹封入八分輔國公

雍正三年

親詣歷代帝王廟行禮前此未有也乾隆二十九年始易正殿為黃瓦

高宗純皇帝命彭元瑞易避暑山莊萬松嶺對聯彭退而構思得一聯云八十君



王處處十八公道旁介壽苦難其對乃馳函乞紀昀成之曰九重天子年年重九日塞上稱觴既進

高宗果稱許大悅賜彭珍玩彭奏上聯臣擬下聯乃紀昀足成之乞分此惠

高宗大笑兩賜之寔爲太平佳話也

陸費一姓爲官者甚稀乾隆間有陸費璵今有陸費璵聞此姓之始係一人承兩祧故兩姓併爲復姓也

國家喜起舞之典最重自康熙以來凡遇大慶

皇帝俱於

皇太后前親舞稱壽

王際華錢塘人乾隆乙丑探花官至尙書乙未之冬將屢年蒙恩賜之福字二十

寄楮備談

九

燕京大學圖書館

四幅重加裝潢顏其賜第曰二十四福堂次年即故賜諡文莊按二十四福堂即今護國寺街北之宅也前數年爲朱士彥寓第今又換主矣

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富人關時功績顯著順治七年薨追尊爲成宗茂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愨義皇帝妻爲義皇后同附祀

太廟無嗣以輔政德豫親王多鐸之子爲後次年因蜚言削爵黜宗籍燬墳墓乾隆間追復王爵復入宗譜改諡曰忠修復墳墓後嗣承襲睿親王爵世襲不替常

復宗籍時惟復大宗其傍支至今仍未入宗譜稱紅帶子近日之前協辦大學士復任廣州將軍諡文敏伊里布即其後人也故伊里布有紅伊之稱睿忠親王薨

時年方三十九歲

春秋致祭長白山俱於吉林西南望祭地名望祭山

寄楮備談

新春內廷各處例懸各色明角燈俱名曰慶成燈

皇帝出入路上傳號之紅燈名捷報燈

康熙間御史張瓊奏撲前明太監魏忠賢碑在香山碧雲寺後王士禎錄其奏稿亦千古快事也

萬壽吉服期內及進銅人齋戒期內入旗暫止操演內外問刑衙門不理刑名不收呈詞

近日梁章鉅撰楹聯叢話一書搜羅及遍寰宇內載本朝父子相繼爲相者漢人舉張文端張廷玉稽曾筠稽璜劉統勳劉墉等滿人舉尹泰尹繼善慶柱祖孫三世爲相以爲不可多見之榮又近日兩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宗室者英爲大學士

宗室祿康之子又開國以來親王之子未有爲相者近日敬徵以工部尙書協辦

寄楮備談

一〇

燕京大學圖書館

大學士不終其位耳徵乃肅親王永錫之子

宗室總督自德沛始初任侍郎古北口提督歷巡撫總督尙書後襲和碩簡親王爵

乾隆十二年宗室蘊著任漕運總督道光十二年禧恩署兩廣總督者英由兩江總督調兩廣總督除此不多見也

姚啓聖漢軍廂紅旗人任福建總督近日魏源輯聖武記誤爲漢人

宗室璋格乾隆元年任古北口提督接其任者即德沛以宗室官綠營提督前此無有而接替者亦宗室何其巧也近年馬蘭泰寧二鎮總兵往往用宗室以其兼內府大臣有守陵之責非綠營可比也



康熙五十八年

諭御前侍衛等曰朕於騎射哨鹿行獵等事皆自幼學習稍有未合式處侍衛阿舒默爾根即直奏無隱朕於諸事諳練者皆阿舒默爾根之功迄今猶念其誠寔忠直未嘗忘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獐獐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曾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朕所以屢諭爾等者以爾等年少宜加勤學凡事未有學而不能者朕亦不過由學而能豈生而能者乎  
熱河向無都統雍正二年設熱河總管乾隆三年改設副都統嘉慶十五年始設都統裁副都統

寄 楮 備 談

南京大學圖書館

香祖筆記載康熙中遣皇長子臨故大學士王熙之喪都下驚傳以為未有內閣部院諸臣公疏謝恩云近年優禮大臣有過於前者乾隆嘉慶勿論道光間汪廷珍之喪賽冲阿之喪皆遣皇子奠醴若托津富俊文孚玉麟長齡皆親臨賜奠曹振鏞亦下

旨親臨未果遣惠郡王恭代視前尤隆也若宗藩中道光六年親臨余先父之喪此外定親王儀親王儀郡王慶郡王皆親臨而定端親王之喪特二次

親臨惇親王亦

親臨視前亦為優渥而滿漢大臣王公遺官賜奠者又指不勝屈矣惜王士禎未見今日之勝典也

乾隆三十年江南訓導王世芳一百七歲

御賜匾額綴正

高其位漢軍廂黃旗人雍正三年由江南提督入關大拜陞階亦奇

乘輿儀仗內有所謂金八件者金提爐二個各重五十兩金香盒二個各重四十兩金面盆一個重一百五十兩金唾盂一個重五十兩金大罐一個重一百八十兩金小罐一個重一百五十兩八件共重七百一十兩

高宗純皇帝御題方觀成棉花圖詩

仁宗睿皇帝和韻恭題命館臣輯為一書嘉慶十三年書成命名授衣廣訓

康熙九年始置起居注衙門於太和殿西廊五十七年裁雍正元年復設

康熙五十七年令翰林官五員於奏事日侍班令其諳練官事六十一年裁雍正

寄 楮 備 談

南京大學圖書館

三年定翰林官四員每于御門日侍班

康熙二十二年西巡幸清涼山還日於邊牆射虎一隻因名其地為射虎川其虎

棺置臺懷寺中又有三箭山因

聖祖連發三矢皆越峯頂故名

嘉慶丁丑繙譯進士三龍泰蒙古旗人命名亦奇又如傅繼祖顧八代伊繼善帥顏保李榮保耿古德杭奕祿朱天保伊貴綬徐元夢等皆滿洲旗人命名並同漢人今則不許三漢字連用並不准系以姓氏

雍正四年裁員勒貝子府之散騎郎親王府長使一員正三品由頭等侍衛冠軍使八旗參領對品調用散騎郎四員由本旗屬下佐領內世職官子男以下者補用准戴花翎其餘頭等護衛六員二等六員三等八員四品典儀二員五品典儀



二員六品典儀二員六品管領四員六品典膳一員七品司庫二員八品司匠四員八品牧長四員俱屬下佐領人與包衣佐領人互用三等護衛以上五品典儀以上俱由兵部帶領引見其包衣四品佐領五品參領六品驍騎校各王門上多寡不一有一佐領者有三四佐領者有無佐領者有一二參領者有無參領者此外又有護軍校護軍親軍校親軍弓匠等每年所費國家廩祿亦不少也甲分三色曰紅甲以之供驅使也曰白甲以之守府門也曰藍甲以之瞻族衆也凡有征調惟紅甲隨營藍甲瞻族不出差白甲守門亦不出差乳母清語曰嫫嫫乳母之夫曰嫫嫫媽滿洲最重八母凡皇帝乳母例封夫人乳公亦予祭予諡王士禎諡法考有穆穆阿媽一等阿達哈哈番邁坎諡勤僖又乳公二等阿達哈哈番哈喇諡恭襄即嫫嫫媽也今此稱則

寄 楮 備 談

一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不冠於官銜矣

世祖章皇帝乳媪朴氏封奉聖夫人又葉黑勒氏封佑聖夫人

聖祖仁皇帝乳媪謝氏封恭勤夫人

世宗憲皇帝乳媪瓜爾佳氏封保聖夫人劉氏封安勤夫人

道光十一年皇長子奕緯薨贈多羅貝勒諡隱志葬於京西王佐村

暢春園在彩霞園之南

聖祖駐蹕之園也其地又名風煙里乃併明米萬鍾勺園武清侯清華園之地修葺爲一也

國初服貂者無定制康熙丙辰御史任洪嘉始條奏定爲三品以上准服貂褂

嘉慶間西安將軍宗室恒瑞封雲騎尉世職又宗室克昌亦襲明善之騎都尉又

輔國將軍豐納亨亦曾加一雲騎尉然宗室封世職者不多見也

武肅親王薨時其殉葬二妾一名額衣色你一名舒胡里尼喀齊今之滿洲婦人未有命名者矣

乾隆御製雅爾吉烟闊里齊圖切莫圖齊布和佛滿洲吉孫尼畢特和一書此書無漢名

例載親王嫡女封和碩格格若自幼

宮內撫養者封和碩公主雍正間怡親王之女封和碩和惠公主理密親王之女封和碩淑慎公主

開國來百數十年宗室未有人閣大拜者嘉慶年間宗室祿康大拜此宗室人相之始也近日耆英協辦大學士即祿康之子父子相承開我宗室未有之榮寔佳

寄 楮 備 談

一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話也祿康爲誠毅勇壯貝勒穆爾哈齊之四世孫其父炳文亦追贈焉

覺羅大學士以順治十二年巴哈納爲始二百年來代不乏人

大學士加銜三殿三閣乾隆十三年定准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體

仁閣

國初宗人府宗令以親郡王爲之左右宗正以貝勒貝子爲之間有用鎮國公者左右宗人以鎮國公輔國公爲之從未以親郡王充左右宗正也雍正二年始以

信郡王德昭爲左宗正六年以順承郡王錫保爲左宗正德昭降右宗正嗣後親郡王與貝勒貝子互用宗正矣乾隆二十一年以輔國公安曉爲左宗正是公爲

宗正之始二十二年以信郡王如松爲右宗人是王爲宗人之始二十四年豫親王修齡亦爲右宗人三十八年以奉恩將軍宏晌爲左宗人是奉恩將軍管理宗



人府之始前無聞焉後無繼者近日順承郡王春山亦為左宗人因材器使原不論爵秩崇與卑也

王士禛云本朝朝儀大朝日

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于殿外先行三跪九叩首禮自甬道趨出太和殿立簷下

駕至太和殿陞坐云云今則未見此儀惟御前大臣乾清門侍衛及大門侍衛先於中和殿行三跪九叩首禮大學士以下只在品級山預備其謝恩之王貝勒在丹陛上行禮

遷除京官凡有奏事之責者俱於

旨下之次日該衙門述旨本人具摺謝恩預備召見仍于

寄楮備談

一一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旨下之日起三日內遇

駕陞殿具朝服由鴻臚寺領班謝恩出三日則否王貝勒亦同

嘉慶間武隆阿由健銳營藍翎長官至總兵官改用山東巡撫道光間桓格亦由

護軍校官至駐防將軍改用侍郎關福亦由火器營翼長保用副都統改用侍郎

奕山由侍衛官左都御史道慶玉明俱由侍衛官侍郎本朝因材器使不拘資格

有如此若楊遇春由提督改總督漢人中尤為少見由侍衛官侍郎者不勝其數

皆或有世職或係廕生惟奕山道慶玉明三人雖皆是宗室誠然布衣也

香山寶相寺文殊法像乃

高宗幸五臺殊像寺內摹出者後于灤河亦塑是像

達喇嘛阿旺羅布藏姓賈氏燕之西山人勝國時入崇國寺為僧即今之大隆善

護國寺也順治間

召入內廷以其精通梵典命撰乘傳令住持五臺山康熙間賜號清涼老人屢蒙賜資預知化日沐浴而逝塔於鳳林谷壽八十有七

台灣鎮總兵例兼提督銜有勅書王命旗牌辦理外夷匪犯准先斬後奏誠以遠隔重洋風勢無常恐事機或悞也

劉統勳諸城人官大學士軍機大臣乾隆四十二年夏黎明入值至東華門端坐轎中而逝或有傳其鼻垂玉柱者即時奏入高宗親臨奠醴撫其孫劉鏗之哭甚哀令其子江西按察使劉墉迅速來京予諡文正

道光二十一年冬莊親王綿護召見於養心殿退出時至乾清門陛下驟患痰厥

伊之護衛等上前攙扶二人擁其肩用力過猛以至底氣不接登時殞命即扶至

寄楮備談

一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五間房用椅台出景運門過門時只言未死出東華門因轎不能抬死人借用廂

黃旗侍衛班領素某忘其名行六為將軍郭齊斯歡之子之車裝載歸府至午刻方報薨

逝亦奇事也

文人說部每以本朝無三元為缺典嘉慶庚辰狀元陳繼昌即三元也廣東桂林

人

世宗憲皇帝嘗賜張廷玉一聯曰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以誌

榮養今百餘年來每至春正徧戶皆此二句矣

本朝告身皆康熙年間預撰成文某官某封用某文不得稍有遷就法至良善擬

文者不得隨時用其私也

鄂爾泰四十尚充侍衛有句云看來四十還如此雖至百年亦枉然後不數年節



制七省軍務出將入相故後諡文端配享

太廟亦奇人也父名鰲拜故終身箋束只書頓首不書拜字

耕織圖乃康熙間欽天監五官正焦秉貞所畫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乃內務府司庫沈喻畫近年鑾儀衛冠軍使徐呈祥善畫馬

仁宗睿皇帝所乘御馬多命畫焉每畫一馬賜假數月畫成

賞賜玩物亦特遇也呈祥漢軍廂紅旗人爲莊親王屬下佐領先充王府護軍因善畫受知於余先考荐於朝授整儀尉歷陞冠軍因常供御畫不准其保送營官漢軍冠軍等例無花翎呈祥蒙賜花翎朋儕有乞者亦應之惟其佈景多洋山水蓋其先曾奉十字教也道光六年終于冠軍任

方苞爲方孝標無服之族以逆黨擬斬寬免隸漢軍旗下當差康熙間命爲蒙養

寄楮備談

一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命出旗仍歸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

嘉慶元年

太上皇木蘭行圍見二鹿即御火鎗穿中一鹿而倒穿出之鎗子又中其一亦跑數步而倒時扈從之蒙古王公及緬甸南掌哈薩克等使臣無不歡呼萬歲

太上皇大喜時苗疆未靖即將中鹿鎗子貯於荷苞郵遞軍營賜福康安祇領以爲獲醜之預兆

布特和拜唐阿例穿蟒袍佩荷囊無頂戴補服每于大宴時預備茶酒輒去褂從事穿蟒服者只以壯觀瞻耳

黑龍江將軍駐齊齊哈爾城與齊齊哈爾副都統同城辦理一郡事務若黑龍江副都統單駐黑龍江城只訓一旅之軍耳

寄楮備談

高宗在潛邸刻樂善堂集前有莊親王果親王貝勒允禧皇五子宏畫平郡王福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及朱軾蔣廷錫福敏蔡世遠邵基胡煦顧成天諸人之序至乾隆元年重鑄後有諸臣跋語至二十三年又命大學士蔣廷錫尙書劉統勳等刪訂重鑄命名樂善堂定本凡廷臣有樂善堂初刻者俱恭交貯庫

仁宗在潛邸有味餘書室集

今上皇帝在潛邸有養正書屋集

每年終乾清宮陛下設立萬壽燈杆長數丈雕以盤龍及四槍杆亦棟樑材也立時需用數百人上爲雕龍燈罩綴以流蘇燈之大小難以數計誠大觀也上元以後全卸貯庫聞一立一收例銷工費銀五千兩設立時又有掛燈錢較之常錢加工加料其色純黃俗以黃錢呼之內廷諸王大臣皆蒙賜焉數年來掛燈錢免鑄

寄楮備談

一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有好事者持錢于市每一枚輒換常錢十數亦有觚不觚之嘆也

乾隆十六年巡幸江南起復已革大學士陳世倌仍令入閣辦事至二十二年南巡起復休致大學士史貽直仍令入閣辦事時大學士並未缺額故命黃廷桂仍以大學士兼陝甘總督蓋多補一人也

親郡王諱字例在封號之下國初惟肅親王諱武曰武肅親王則諱在號上矣德豫親王後改諱通曰豫通親王

乾隆二十三年以原任大學士高斌治河有功與靳輔齊蘇勒稽曾筠一同致祭列入祀典

孫在豐湖州人官侍講學士時扈從

聖祖仁皇帝南苑行圍會有鹿逸出



聖祖以御用弓矢賜在豐令射之一矢而得

聖祖大笑曰孫在豐真文武才也後考試武進士又令在豐較射連中數箭

聖祖願謂近臣曰是固前射鹿者一時傳為佳話

郎廷佐滿洲人為江西巡撫兼理陶政彼時御用磁器多其監造即今之郎窰也

又有年窰為巡撫年希堯所造皆佳器也近之市僧所持者真贗各半

本朝軍械火器最利其大者有武成永固大將軍砲重七千斤紅衣砲重五千斤

神威大將軍重三千八百斤神威無敵大將軍重三千斤神威將軍重四百斤神

功將軍重一千斤衝天砲重三百斤又有九節十成銅砲鐵心銅砲得勝銅砲發

煩鐵砲子母砲嚴威砲奇砲龍砲臺灣砲行宮信砲抬砲回砲迅武大神砲宣武

大神砲綬武大神砲耀武大神砲成武大神砲定武大神砲常勝威遠砲又有

寄格備談

一九

燕京大學圖書館

御製金龍砲長五尺八寸重三百斤食藥八兩子重一斤

御製制勝將軍銅砲長五尺重五百斤食藥一斤半子重三斤

御製威遠將軍砲又有渾銅砲

御製鎗有自來火鎗禽鎗小禽鎗虎神鎗舊神鎗花準鎗大準鎗奇準鎗準正神

鎗純正神鎗連中鎗應手鎗威赫鎗威捷鎗此外又有舊神花鎗素鐵大交鎗金

口交鎗素口花交鎗八稜花口鎗仿神花大交鎗仿神花鎗摺花交鎗花口小交

鎗蒙古花大交鎗蒙古花小交鎗回部花套鎗新回部花套鎗大線鎗小線鎗舊

神花線鎗麗花線鎗秀花線鎗輕銳花線鎗輕捷花線鎗輕便花線鎗輕花線鎗

落禽花線鎗神海青花線鎗賽海青花線鎗雁神花線鎗鹿神花線鎗鵲神花線

鎗連墜花線鎗勝鴉鶻花線鎗山鷄花線鎗孤頂花線鎗水扎子花線鎗樹鷄神

花奇鎗花線鎗花線奇鎗兵丁鳥鎗盛京新鑄定將軍

旗營之武具有佩刀虎槍健銳雲梯刀健銳營長槍健銳營鞭健銳營順刀前鋒

營鑲前鋒營斧護軍營長槍鑲牌刷刀鑲牌兵挑刀漢軍連枷棒鹿角

綠營武具有偃月刀撲刀斬馬刀長刃大刀寬刃大刀雙手帶刀背刀片刀虎牙

刀窩刀船尾刀割刀線風刀長槍火鎗鎗鈎鎗槍雙鈎鎗槍虎牙槍蛇鎗槍雁翎

槍十字鎗槍火鎗槍梨花槍手槍釘槍茅戟雙鋼雙鎗馬叉鳳翅標五齒標月牙

靶通天靶長柄斧雙斧雙鉞三鬚鈎鐵挽梨頭鐵斗鋼棒虎頭棒盾虎頭牌燕

尾牌挨牌圓木牌籐牌牌刀戰被滾被滾被雙刀云

崇德三年始設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各承政一員左右參政各一員順治元年承

政改為尚書參政改為侍郎都察院仍為承政參政十五年始改都察院承政為

寄格備談

二〇

燕京大學圖書館

左都御史參政為左副都御史

領侍衛內大臣向以親信大臣充補未有用王兼理者乾隆四年以簡親王為領

侍衛內大臣此用王爵管理之始也

乾隆三十四年以定郡王綿恩為左翼前鋒統領此則前所未聞後所未見也

耿聚忠所尚公主為和碩恪純公主

超勇親王策楞所尚公主為純懿公主

科爾沁台吉多爾濟所尚公主為和碩敦恪公主

豐申濟倫所尚為和靜公主

貝勒綿勳第八女未婚守節封節義縣主

道光間余十妹許尚蘊端多爾濟之子未婚守節封誠節郡主原應封縣君此特超封余十二



妹許尙永庫爾重之子未婚守節封貞憫郡主原應封郡君此特超封二妹之事備載余自述

編年茲不重叙

滿洲命名系以本姓國初有之近日甚少完顏偉乾隆六年任河道總督後改副

都統即完顏氏也前河道總督麟慶即其裔孫此後未見系姓名者矣

高宗巡幸江浙以禮部未題祭故大學士徐本飭問該部以未入賢良祠例不遣

祭對命即入祭本省賢良祠遣官致祭

向例

皇帝巡幸所過州縣故王大臣墓在三十里以內皆遣官致祭即詣

東西陵所過州縣亦然

乾隆二十年南巡故大學士史貽直墓在御路三十里以外例不致祭特遣祭焉

寄 楮 備 談

一一一

燕京大學圖書館

乾隆二十四年大旱

高宗純皇帝敬稽古典親行太雩之禮御製祝文步禱天壇即時大雨萬姓歡呼

聖天子敬誠格天之明驗也道光十二年大旱春夏不雨草木皆枯

皇上焦愁中夜下詔求言履行赦宥各壇各廟虔誠乞禱並令定親王奕紹馳赴

山東泰山求雨並引乾隆二十四年之例行大雩之祭步禱天壇

親製祝文引咎自責異日而雨其文曰嗚呼皇天世不有非常之變不敢舉非常

之典今歲亢旱異常經夏不雨豈但穡稼人民憔悴災患即昆虫草木亦不遂其

生臣忝居人上有治世安民之責雖寢食難安焦憂悚惕終未獲甘霖日前社稷

壇方澤致齋期內均蒙濃雲四布微雨飄洒而不能暢施仰見

天心仁愛總緣臣罪日深鮮誠鮮敬不能有感天心而叨鴻貺敬稽乾隆二十四

年

皇祖高宗純皇帝恭行大雩之禮臣於萬不得已仰溯

成規戰兢干冒省躬思過冀可仰邀赦宥抑臣祀事不敬驕侈之心不覺萌而萌

與日久怠于庶政不能憂勤惕勵與出言不謹有干譴責與賞功罰罪輕重不得

其平與重起園陵勞民傷財與任官不得其當以致政有叢脞與刑罰不得其平

含冤無所控告與懲辦邪教濫及無辜之人與官吏斯朦民隱不能上達與西陲

連次用兵未免殺戮之慘而務邊功與南省災民賑撫不得其宜委於溝壑者衆

與楚粵逆搖擄撫不當以致民遭塗炭與凡此者皆臣思慮所及宜加黜劾省改

其思慮所不及者蓋有之伏乞

皇天赦臣愚蒙許臣自新無辜萬姓臣一人是累臣罪更難道矣夏徂秋至寔難

寄 楮 備 談

一一一

燕京大學圖書館

再逾叩禱

皇天速施解作之恩立沛神功之雨以拯民命稍贖臣愆嗚呼皇天其赦之嗚呼

皇天其惠之云時六月二十八日也

大學士富俊以奉職無狀不能感召天和乞賜罷斥

旨不准

盛京將軍奕顯請與盛京五部各添宗室筆帖式一員以本處宗室充補

旨不准行

道光十一年重建龍泉峪

諭一切規模因地制宜悉從儉約方城明樓穿堂諸券琉璃花門石像生俱着裁

撤大殿三間單簷成做甬路不必接至大紅門至地宮寶頂月台丹陛並建石牌



樓一座官門前建一路三孔橋其太監營房毋庸建造云我

皇上崇塞尙儉徵之尙古寔未嘗有也

步軍統領正二品武職近來多以尙書都統兼理蓋因有稽查五城地面專司九門啟閉責任至重故每用重臣然未有用王兼理者自嘉慶初年定親王綿恩爲步軍統領此用王之始也道光年間余先考屢署是任近年定親王奕紹亦署步軍統領變儀衛掌衛事大臣向未有用王者有之亦自嘉慶年始

道光八年五月逆回張格爾解京廷訊後寸磔於市並摘心交文輝致祭伊父原任伊犁將軍義烈公慶祥之禮

翰林院修撰編修等官例由該衙門值日輪流帶領引見後改爲遇鄉試年帶領道光八年此例亦停止

予楮備談

二二

燕京大學圖書館

管理新舊營房大臣於

皇上出入例按門跪迎道光十六年

諭嗣後醇親王綿愷惠郡王綿愉如遇此差毋庸跪迎

順治十七年改固山額真爲都統清語固山昂邦改梅勒章京漢語曰副都統俱以滿蒙及漢軍大臣爲之問有用宗室公爵者康熙五十七年以淳親王爲正藍旗滿洲都統此以王爵爲滿洲都統之始也五十八年以敦郡王爲正黃旗蒙古都統此王爵爲蒙古都統之始也五十九年敦郡王調正黃旗漢軍都統此王爵爲漢軍都統之始也嗣後宗藩日廣賢才輩出至於今日王爵兼都統者過半矣大學士富俊請賞給頭二品大臣家人虛金頂以便檢束其身不致滋事得旨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此輩地處寒微即大爲防閑猶恐倚勢作威若准戴用金

頂何所顧忌必致恃符滋事而後已不准行

惠親王綿愉得子

賜名奕誠

原任大學士盧蔭溥入祀鄉賢祠

原任內閣學士王綬不准入祀鄉賢祠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禮部議原任左都御史帥承瀚入祀賢良祠報可

道光二十一年越南國王阮福皎故世子襲封

原任大學士王鼎入祀鄉賢祠

崇德元年定親王生辰及元旦該旗都統以下佐領以上官齊集行二跪六叩首

禮郡王生辰及元旦本府官齊集行二跪六叩首禮貝勒生辰及元旦本府官齊

予楮備談

二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集行一跪三叩首禮俱准設立鳴贊官唱禮樂舞生作樂

親郡王儀仗許用五爪龍貝勒貝子用四爪龍

親王及福晉各用金鞍一分器皿不限郡王金瓶一鎗二茶筭二酒罇二貝勒金

鎗二茶筭二酒罇一碗三盤三貝子金鎗一茶筭一酒罇一碗二盤二公碗盤各

一

閑散宗室自乾隆間賞戴四品頂戴以來及官不至四品亦仍用四品頂戴相沿以久人皆以此爲宗室之標識余於道光八年革去頭品頂戴至道光十一年授三等侍衛余即戴用三等侍衛五品水晶頂國家名器毫不容紊此亦例應然也乃舉朝以爲稀觀所至之處聚而觀者踵相接此皆心粗不查耳按宗室戴用水晶頂近年已有其人綿榜者嘉慶十八年以鎮國將軍充本族學長因失察海康



等從逆案內革職後授四等侍衛即戴用水晶帽頂聞彼時輒以爲羞百計謀補公中佐領以保四品頂戴量亦淺矣詎爲佐領之後又遇王老頭子傳教一案失察佐領下覺羅常八習教革職今尙頤養子奕書由進士翰林院改用主事蒸蒸乎上矣此余之先者余之後者亦有焉前戶部尙書奕紀因辦理遮布尊丹巴胡土克圖入覲一事革職遣戍後授四等侍衛即戴用水晶帽頂未及又因事革遣戍矣

道光十八年梁章鉅請鑄大錢以杜私錢云多其品數當百當十重其工價多以清漢文經緯其間使私鑄者畏難裹足部議不行

咸齡由保舉堪勝副都統授副都統歷參贊大臣緣事降補四等侍衛因規避射箭革職後又以四等侍衛隨者英赴浙江軍營効力事定後奏留浙江以道員用

寄楮備談

二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補授常鎮道官途亦奇

江蘇巡撫陳鑾奏該省紳士以前總督陶澍整飭蘇網修復水利遺愛在民請立專祠致祭奉旨如所請

道光八年大學士曹振鏞等請刻御製詩初集從之

道光八年御史張志廉請以孫奇逢從祀文廟部議如所請

湖北學政給事中王贈芳請以陳良從祀文廟

諭曰從前嘉慶年間給事中喬遠煥請以陳良從祀兩廡經部議駁甚是茲該學政復爲此請甚屬冒昧陳良道悅周孔雖見稱於孟子不在弟子之例又無言行可考稽諸書傳若陳良者尙復有人如皆濫行從祀成何體制殊失崇文重道之

寄楮備談

意王贈芳撫拾空言比擬失當着傳旨申飭御史牛鑑請以李容從祀文廟部議從之旨斥駁

近年入祀各省名宦祠者兵部督捕侍郎李贊元曹州鎮總兵劉清工部尙書戴

三錫山東鹽運使李彥章兩江總督陶澍廣東巡撫朱桂楨浙江巡撫帥承瀛

雍正七年設青州將軍乾隆二十六年裁

雍正四年設天津水師都統乾隆三年裁

雍正二年設寧夏駐防副都統八年添設將軍

康熙六十年設成都駐防副都統乾隆四十一年設駐防將軍

康熙五年設歸化城都統九年添設副都統乾隆二十八年裁將軍只留副都統

寄楮備談

二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歸綏遠城將軍統轄

乾隆二年將右衛將軍移駐綏遠城作爲綏遠城將軍

大學士盧蔭溥以病乞休

上以阮元協辦年分較淺以吏部尙書潘世恩爲體仁閣大學士潘世恩癸丑狀

元至是不由協辦而大拜士林稱之後曹振鏞缺出阮元亦大拜

道光十五年考試滿蒙侍郎以下五品京堂以上清文

欽定題目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其宿學之人尙能繙譯者不過十之三四

竟有不識清書已名持以問人者寔不能落筆以白卷書漢字銜名而進

上亦無如何也降嚴諭申飭而已有有玷乃祖乃父之語不知當之者有何顏也

南懷仁大西洋人自幼修道終身不娶自明季來京繼利瑪竇之教入本朝爲欽



天監官康熙中修理歷法為總纂官晉工部右侍郎康熙二十七年卒於京諡勤敏賜祭墓在西郊畏吾村且為立碑焉

乾隆八年定給事中正五品御史從五品又定各省道為正四品刪去參政虛銜宗室公為駐防將軍當以順治二年鎮國公傅勒赫駐防江寧為始然彼時尙未稱將軍只稱駐防江寧內大臣至順治十一年改稱江寧將軍以右廷柱為之先年各省駐防有稱總管者有稱昂邦章京者有稱將軍都統者康熙初年始俱稱將軍

道光十二年四月

皇后佟佳氏薨諡為孝慎皇后冊銓貴妃鈕祜錄氏為皇貴妃次年十月冊為皇后二十年正月薨諡為孝全皇后冊靜貴妃為皇貴妃

寄楮備談

二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雍正二年初定青海設散秩大臣一員十年添設辦事大臣一員此辦事大臣之始也其後開展新疆添設辦事協辦參贊領隊各大臣乾隆元年裁青海散秩大臣只留辦事大臣一員即今之西寧辦事大臣也

貴州古州營守備伍國祥邊俸期滿兵部帶領引見於奏對履歷後忽高聲奏臣前於嘉慶八年在孫子坪古佛洞生擒賊首未得獎賞甚屬屈抑云當拿交軍機大臣審明係當時未按懸格賞勵伍國祥失儀應革奉旨免其革職降為把總候補

順治元年設盛京總管以內大臣何洛會為之此陪部設鎮之始二年改為昂邦章京以葉克鈞為之康熙元年改為遼東將軍以吳庫禮為之四年改為奉天將軍以達都為之三十八年以蘇努為奉天將軍此宗室為奉天將軍之始也乾隆

元年改為盛京將軍

祭先醫等神之樂名慶神歌

禮部筵宴新進士樂作啓天門之章

兵部筵宴武進士樂作和氣洽之章

耕藉禮成筵宴進茶時樂作喜春光之章進酒時樂作雲和送奏之章進膳時樂作風和日麗之章

臨雍禮成筵宴進茶時樂作文物京華之章進酒時樂作延閣雲濃之章

大閱禮

皇上出宮時樂作壯軍容之章又作馬上驍歌禮成後樂作嚶皇威之章

將軍凱旋迎勞樂馬上饒歌筵宴進酒時樂作聖武光明世之章聖德誕敷之章

寄楮備談

二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進膳時樂作日麗中天之章進茶時樂作景運乾坤泰之章聖治遐昌之章

尊上尊號筵宴時樂作海上蟠桃之章

大宴進茶時樂作海宇昇平之章進膳時樂作萬像清寧之章

樂之總名曰中和韻樂中和亞樂中和清樂丹陛大樂丹陛亞樂丹陛清樂鏡歌

大樂其歌章另為歌章祝詞輯錄以備考核此不重綴

道光九年

皇上恭詣盛京謁

陵禮成派員賜奠勳臣墳墓其揚古利費英東額伊都墓

皇上親臨賜奠並加恩後嗣睿忠親王後睿親王仁壽賞戴三眼花翎戶部尚書

御前大臣禧恩賞戴雙眼花翎禮烈親王後禮親王全齡賞戴三眼花翎鄭憲親



王後鄭親王烏爾恭阿前因獲咎特補正白旗蒙古都統豫通親王後豫親王裕全賞戴三眼花翎武肅親王後肅親王敬敏之子義豐封爲不入八分輔國公順承恭惠郡王後順承王春山賞戴三眼花翎承澤裕親王後莊親王奕寶前有代賠寶華峪工程銀十萬兩寬免五萬兩宏毅公額伊都後懋儀使博克順賞戴花翎賞穿黃馬褂一等公巴雅爾綽克托三等承恩公和世泰俱授爲委散秩大臣武勳王揚古利後一等公福克津將前借俸銀寬免五年雲磨使玉芳授爲頭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信勇公費英東後一等公委散秩大臣盛桂授爲散秩大臣並賞戴花翎冠軍使盛筠賞戴花翎賞穿黃馬褂我朝恩禮功勳賞延後世至優且渥徵之前古未嘗有也

人之有名原爲呼喚而設也前代人樸誠不譎相遇間直以名呼近世人尙虛華

不敢直呼人名則代以表字不敢直呼其表則易以翁字老字是風氣日趨日下矣著作說部每書表字或書諡稱公當時觀之或可明晰數十年後則未必盡傳也故余於當道諸公俱直書其名略存古道不趨時風且後之觀是書者亦可據名考核非無益也

紙幅狹窄不能盡如式抬寫觀者自諒也







煨柸閒談

本朝開國宗藩其永襲不替者惟六王六曰禮鄭莊肅睿豫郡王二曰克勤順承即俗所謂與國同休之八大家也自乾隆間更正封號至今永襲勿替其餘恩封諸王世代遞降惟怡親王奉

世宗特旨永襲勿替日今除八大家及怡親王外親王惟惠親王一人郡王則定成瑞三人貝勒亦只二人綿德奕綱貝子則綿岫綿勳奕緒奕格載容載華載鈞載鈞八人入八分公則永康奕禮奕興奕湘載岱溥吉景崇繼崑有鳳數人而已其不入八分公無計焉耳

道光二十年正黃旗砲局廂藍旗砲局正藍旗砲局俱掘獲砲位若干蓋勝國物

煨柸閒談

燕京大學圖書館

也又天壇以北掘獲銅鉄砲子大如拳者數審此等物在地多年一齊出現或者即應為海氛之兵徵耶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响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墜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或者即星落耶

道光二十五年冬

論親郡王貝勒貝子及文武大臣曾經賞在紫禁城騎馬者年至六十五歲俱准乘坐二人椅轎其漢大臣曾賞紫禁城內騎馬者年至六十即許乘坐二人椅轎本朝制在京官員除親郡王乘轎外惟大學士尙書左都御史例得乘轎其各部侍郎滿洲人年至六十五歲漢人年至六十歲方准乘轎其順天府尹大宛兩縣雖有傘轎不准用盛京府尹州縣亦不准乘轎排儀

煨柸閒談

道光甲申洪澤湖水決口南昌府知府萬承紀於高家堰淤泥中得一銅質五銖錢范形長六七寸陰陽二模色似碧玉聲如鏗金誠漢物也

官府文移之緊急者輒加羽於上封面書雙羽飛遞四字乾隆十五年廣東學政金銓奏避關帝諱改書雙翼飛遞四字

乾隆三十六年

命軍機章京等無論品級俱戴用大紅帽罩

乾隆三十八年

命批本奏事軍機章京及內廷行走各員一體穿用貂褂

高士奇錢塘人為諸生十九歲至京賣文自給新正為人書春聯偶為

聖祖仁皇帝所見召至內廷供奉後官至侍郎諡文恪人臣遭際之奇未有如此

煨柸閒談

二

燕京大學圖書館

者也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宋洪忠宣在金二十年本朝乾隆間都司蘇爾相使金川被戮十三年後還朝官至總兵官

高宗純皇帝即以蘇武擬之

御前侍衛護軍統領蘇清阿一日在內語同儕曰吾昨夢為伊犁城隍之神衆亦未之異也越二日即奉

旨補授伊犁將軍伊犁仍理前夢徧告同人曰吾不回矣怏怏而行之任一年調黑龍江將軍交卸後未出伊犁之境無疾而逝其果否為伊犁城隍不可知矣子豐申現官總兵官

嘉慶二十一年



旨托津盧蔭溥俱着賞穿綠牙縫靴嗣後軍機大臣俱准穿用綠牙縫靴

輔國將軍絮堂奕繡成哲親王孫也古面古心文不足而質有餘且最敦友誼與余相交十餘年向以兄禮視余雖言論起居不少紊也惟人各有好惡吾二人所好所惡俱不同之心之趨向亦不相同惟有心神相交各矢至誠余好面斥人過每以言規諫伊必俯而聽退而喜且終身服膺焉余感其厚我故每事直言十餘年有如一日詎乙巳之夏以醉折荷花誤落十刹海而逝家人於數日後方得其尸於亂荷中聞之驚駭曷勝悲惋會以余病足未能親撫其棺一痛只遣人爲之化冥楮而已至今思之如此良朋不可再得矣  
乾隆七年編修侍班始准掛朝珠

人之行善未必得善報行惡者往往得善報此自有天理在非人能測也其見急  
煨柑開談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赴救活人於頃刻之間而反速其害未有如吾友巴公者也公名巴哈布以恩騎尉充侍衛夏日出城放鎗見有婦人落水急將線鎗遞入極力拽之彼婦雙手持鎗而出得不死詎巴力用過猛登時吐血一口回家後二日而亡此段天理令人不解

額宜都祠在安定門外東北八里屯遇必隆墓在焉出朝陽門七里許爲佟圖賴祠佟國綱佟國維俱附焉索尼墓在西直門外西北三里許謙郡王墓亦在西直門外廣通寺之後王熙墓在西直門外真覺寺金剛寶座之西朱挂墓在阜城門外三里河之東經略將軍莫洛墓在八里莊之西孔有德基在阜城門關廂路北建威將軍徐治都墓在阜城門外西北四里許

乾隆八年五月內廷發出陶冶圖二十張交內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防唐英

次第編明作爲圖說進呈刊行

嘉慶四年正月以成親王永理爲軍機大臣十月以王爵非大臣可比於制未協命不必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自立軍機以來親王入值者惟成親王一人而已然閱兵大臣御前大臣內大臣多有以王兼者

田雄鄉獻宏光封爲負義侯使天下後世凜知君臣之分也其孫襲侯時乃存其爵革其俸令永駐寧古塔爲船廠水手之長船廠即今之吉林也

嘉慶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諭曰朕前閱范祖禹唐鑑見其摘取有唐事蹟論列得失有裨治道因命館臣做其義例作爲明鑑一書蓋以取鑑前代其善政則因以爲法其秕政則用以爲戒亦即殷鑒夏周鑑殷之意也昨日館臣呈進明鑑五冊於萬曆天啓間載入我朝

煨柑開談 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開創之事後加按語頌揚併論及前明用人不稱其職更爲誕妄矣我祖宗開基遼瀋其事備載於實錄

聖訓及開國方略豐功偉烈億禩光昭至明鑑乃係論列有明一代事蹟之書摘取一事借鑑得失非若編年紀月事事臚列今以興朝之隆業載入勝國卷中於體例殊爲背謬如該總裁等預行請旨朕必將不應編入之故早爲指示乃並不奏明率行纂輯寔屬冒昧所有該館總裁曹振鏞戴均元戴聯奎秀寧俱着交部議處總纂官朱珔纂修官易禧善張岳崧俱着交部嚴加議處原書發交該館另行纂輯初二日又

諭此書着改派托津章煦英和盧蔭溥和寧充總裁官另派纂修承辦



乾隆十二年瀛台筵宴有某侍郎者與大學士傅恒屈膝請安爲御史萬年茂糾參并引見証數人某侍郎力辯其誣對簿時所引見証亦游奕其詞萬年茂因是罷斥廢棄終身

裕謙殉節鎮海余步雲奔逃寧波彼時裕謙僕人余升者在署守印聞變即奔控大吏言余步雲擁兵不救致伊主失城死難大吏奏交刑部余步雲雖有萬喙亦難掩護且余升一心爲主鳴屈不顧權勢供辭甚利雖余步雲之斬不由余升之首控而余升奉

旨放歸不加以罪京師之人多以義僕目之

例夏秋換帽必待禮部請期冬月翻穿貂褂亦禮部先期奏請惟夏日之絳紗則不由禮部奏請亦無定期又凡朝會祭祀及御門辦事俱不應穿漏紗袍褂即在

煨 柞 閒 談

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用絳紗期內亦穿寔地紗禮畢即換絳紗又百官引見俱不用漏紗

江起龍封驍騎將軍沒於海多着靈異土人祠之有禱輒應雍正年間追諡英佑西湖有惠獻貝子祠蓋貝子除耿逆之亂有功於民士民祀之葉臣遇撰寧海將軍固山貝子遺愛碑稱爲貝子王蓋仍國初街市之語也當時雖閑散宗室民間亦以王呼之

道光二十四年春秋二季戶部放俸改爲八旗總領八分各旗都統自行監放漢官則所歷衙門總領一分堂官監放如是則戶部免擁擠之患本月分錢糧免推日期寔爲便宜或曰先年原有此例不知何年改爲本員赴庫親領俟考之

本朝鑄錢制亦不同順治初年鑄順治通寶光幕無文字後於幕傍加工戶及一厘等字各直省則有福陽薊陝荆東原宣襄河臨浙昌寧云等字末年改鑄清字

寶源寶泉字樣康熙間康熙通寶錢幕文清字寶源寶泉如舊而外省則以清漢對文書之蓋順治末年之制也俗有口號二十字曰同福臨東江宣原蘇薊昌南河寧廣浙台貴陝雲漳謂康熙錢盡於此矣余前年得一枚羣字者世所罕見價亦甚昂自雍正通寶而下則無幕文漢字者矣

乾隆己卯漢州西門城外市房後掘得一井深數丈形八方悉琉璃磚砌成每磚長尺半廣一尺許面刻三塔每塔三層每層中坐一佛像塔外花草穿聯玲瓏透漏色如黃金由井底層累而上天然渾合無斧鑿痕州牧聞之令封閉焉

康熙十六年南昌令張齊仲禁止景德鎮陶戶瓷器書年號及聖賢字跡以免破殘之患

嘉興張廷濟得漢晉輓八曰萬年不敗曰蜀師曰太康二年曰永寧元年曰元康

煨 柞 閒 談

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二年其不全者曰吳氏曰儒基曰萬固以八輓顏其齋阮芸臺元爲書八輓精舍額朱爲弼作八輓精舍歌以紀之

琉球國名帽曰八卷向無纒絆乾隆五十六年國王尙穆仿中國制以纒繫帽王用黃絲組王子按司青絲組自法司以下至諸士秀才俱用黑絲組其通行錢名鳩目二十爲一貫順治十三年國王尙質所鑄然以銅少用寬永錢者居多寬永錢來自東洋非其國錢也

螺俱左旋西藏有右旋之螺亦甚難得云載之舟中可免水厄故尊爲聖螺福建藩庫貯一右旋聖螺凡有事海外者使臣必請以行大內中正殿供一右旋聖螺大倭如拳綴以珠絡貯以檀座甚尊重也

乾隆三十二年臺灣奸民倡天地會以三指按心大指爲天小指爲地地方官改



書添弟會化大爲小以避處分及林爽文叛始察明改字之故將造意之幕友沈某治罪今案牘習俗以此爲恭如湖南趙金龍必書爲趙金龍之類是也世以熱河爲木蘭文人詩賦悉用之木蘭乃清語也譯漢即哨鹿是也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東坡赤壁之句也人所皆知不知何時被人竊入案牘中作爲証証之詞動輒曰必須水落石出其意以爲清到底也近日奏稿中頗用之即諛旨往往亦用者自是軍機撰擬不察耳甚已哉習俗之染人也

粵西煙瘴之地傳有衛生口號曰莫起早莫吃飽莫摘帽莫脫襖莫洗澡莫討小無論寒暑反此者輒受其毒

王阮亭云國制每歲五月

臨幸南海子觀八旗走馬

櫻 樹 閑 談

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上御涼鷹台自六十里外萬騎爭馳齊至台下以先至者爲最賞內府綵緞至數十疋已下賞各有差其最者量留天廡其馬力也云今未見此例

八思巴者土番人生七歲誦經典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稱曰神童年十五謁

元世祖於潛邸即尊爲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凡四十一母頒之天下今

後藏薩迦喇嘛即元帝師後人爲紅教之宗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後則不入室

始登法座

嘉慶五年

御書海表恭藩四字賜琉球國王尙溫

雍正十二年台灣始立學社習漢書番人有名姓亦自此始

琉球國有辻山彼國呼爲失汁山蓋辻字一字二音也

役於庫者曰庫丁役於倉者曰花戶役於糧者曰旗丁皆賤役也近日銀庫庫丁以八旗披甲爲之亦創制也煮鹽者曰竈戶捕魚者曰漁戶採珠者曰蛋戶惟盛京採東珠者曰珠軒戶修船者曰捻匠

康熙間山西巡撫葉穆濟疏請旌表臨清縣割股孝子賈從淮奉

旨割股不准旌表久有定例葉穆濟并不詳查具奏嚴行申飭

魏源曰

高宗之馭將也賞固信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公訥親經略張廣泗伊犁之役建將軍策楞玉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滾雜下回部之役誅

將軍雅可哈善參贊哈寧阿都統順德訥提督馬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覺羅納

世通辦事大臣卞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贊額爾

櫻 樹 閑 談

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重望賞不遺賤而罰不貸貴故將士用命四征不庭及四五十年以後始日事寬大故臺灣逗遛之恒瑞任承恩黃仕簡石峯堡安南貽誤之李侍堯孫士毅襄陽失事之永保皆建擬重辟卒援八議免其伏劾然未有罪不上聞者也云按台灣之役誅總兵柴大紀金川之役誅提督譚五格山東王倫之亂誅總兵惟一城守尉宗室格圖肯其餘將弁以下迨無計焉

台灣行用有銅錢以銀爲之重九錢來自西洋又有花欄銀錢一名圓錢大小不

等又有方錢俗名番餅其通寶錢古錢最多康熙中始鑄康熙通寶錢紅銅爲質

幕清漢對文臺字

陸隴其從祀文廟初議時或以其家曾延僧誦經爲疑其後人出其手書廳事一



聯云讀儒書不奉佛教遵母命暫作道場議遂定

蟒袍下必綉水水下直紋曰瀝水言其從上瀝下也俗呼豎水故又有臥水之對  
嘉慶間粵洋巨盜郭學顯剽掠爲生而性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一  
聯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在洋驛驛官兵不能捕治後受兩  
廣總督百齡之招撫欲授以官不就居鄉教子以布衣終

康熙間重定採參之例親王人役一百四十名採參七十斤世子人一百二十名  
採參六十斤郡王人一百名採參五十斤長子人九十名採參四十五斤貝勒人  
八十名採參四十斤貝子人六十名採參三十斤鎮國公人四十名採參二十二  
斤半輔國公人三十五名採參十七斤半護國將軍人二十五名採參十二斤半  
輔國將軍人二十名採參十斤奉國將軍人十八名採參九斤奉恩將軍人十五

煨 榘 閒 談

九

燕京大學圖書館

名採參七斤此例久禁不行錄此以見當日之制

墨香書屋主人識於愛吾廬

煨 榘 閒 談 終







括談上

劉侗帝京景物略曰雲水洞洞門高丈秉炬拄杖而入入數十丈乃暗又數十丈鹿豕行手足掌地肩背摩石云云又曰按志大房山下孔水洞時見白龍出化為魚云又曰今山下別無孔水洞其即雲水洞與而入不可以舟而洞中潭亦不得所出也云余按劉侗大誤矣孔水洞在大房山磁家務村東南里許又名水簾洞又名龍泉峪洞濶二丈水從中出志稱滙於劉李河洞可容舟入上覆以寺名萬佛禪林洞外古刻叢立其水來自黑龍潭余先祖考闕寢皆在孔水洞之北二里許余親遊古蹟故敢析劉侗之誤洞外石刻殘缺者多余擇其字可辨識者得唐碑明碑及石刻詩句數條俱錄出茲當另錄以備考核其劉侗所遊之雲水洞乃

括

談

上

燕京大學圖書館

黑龍潭之古蹟在孔水洞西南相隔十餘里土人屢言之余未嘗身到故不敢言恐蹈劉侗之前轍也

廣輿記曰孔水洞在大房山東北下有石窟濶二丈許深不可測嘗有人秉火浮舟探之隱隱聞作樂聲懼而返金泰和中忽見桃花流出又曰下舊聞曰良鄉縣南四十里有琉璃河自房山縣龍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馬河又胡良河自房山經涿州入此河舊有橋長數十丈橋畔倚一鐵杆長數十尺蓋鎮壓之物俗謂之王彥章所遺鐵篙謬也云云此龍泉峪即孔水洞也劉侗未嘗見此

又曰下舊聞載房山東北懸崖間有石竇如門中有積水人往往聞絲竹音好事者秉燭乘箬而入惟見石燕飛翔遊鱗瀉瀉行五六日無所抵恐炬盡而出金泰和中桃花流出其瓣徑二寸俗呼為孔水洞又曰房山孔水洞濶二丈許深不



括談 卷上

可測嘗有人秉火浮舟探之隱隱聞作樂聲懼而返金泰和中忽見桃花流出雲濛山直上皆石壁下有水湧出為孔水洞俗名水簾洞舊有龍泉寺唐大歷中建今四壁刻劃佛像更萬佛堂醜惡甚矣云語見北游紀方按房山古蹟甚多如朝陽洞背陰洞等俱屬附會耳聞可也脫一目見未有不發笑者只一孔水洞尚為真蹟又被萬佛堂所污自萬佛堂左轉而上至山巔有泉焉土人築為井其水常溢遠觀之瀑布一條有如白練亦奇觀也之井之傍下山之坳有石竇可容人入土人因竇構屋塑像以道士守之名曰王禪洞屋簷下侍立一像長二尺許本朝冠服紅纓暖帽藍袍青掛白面微鬚令人不解何神詢之土人則曰王敖老爺聞之不覺大笑幾乎墜崖

括

談

上

二

燕京大學圖書館

不可辨識剔蘇剝苔僅得數石倩厚齋走筆錄之是日甚寒筆凍不能書巖左有龍泉寺者僧人假以炭爐呵凍從事亦甚事樂也洞右石壁直立高二十餘丈上垂女蘿大亦如臂壁刻一佛字縱橫三四丈筆勢勁勇徧尋傍無欵識想被風雨所蝕矣今錄於鈔石刻於左

唐開元石刻一方

開元廿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府城西南有大房山孔水其水也地僻幽閑石石華麗雲峰攢嶺宛度千齡清泉引流勢將萬古耿介拔俗之士度白雲以方臨蕭灑出塵之賢于青天而直上信知山水之靈矣伏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纂承洪業自開元率土晏清廿七年矣去開元廿三年內供奉 缺四字 慎盈奉勅於在水投龍壁暨廿四載 缺五字 又奉勅於此投龍壁焉于時有御史大夫南陽張公諱



守埭爲府主矣監官功曹參軍段暉法師缺五字使缺一字坐李義遠平步風高味  
虛張若水雁味道杜缺二字崇西昇缺一字崇童子缺一字延忠等三日三夜登壇投  
告缺一字夫陵谷推移百齡詎幾僕遂斐然書美封山刊焉詞曰舟嶺嵯峨雙峰  
邈迤淥水涓涓清泉泚泚蘭蕙淒淒和風靡靡百草開葩衆花吐蘂刊龍璧之有  
功庶千齡兮無毀缺三字威儀張謏詞

明萬歷間重修萬佛禪林碑文

重修雲濛山大歷古蹟萬佛龍泉寶殿碑銘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工  
部尙書侍經筵東明石星撰萬歷丁亥冬余承乏工曹叨董壽宮役乃偕少司空  
曾公見台李公進台訖總理工程內官監東岡張公往循大峪至房山之雲濛巖  
眈攻石之工地巘嶸環秀應接不窮蒼蕩紫霏互襲衣裾冷泉縈迴聲戛鳴球而

括

談

上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擊雲林之漱水簾梅仙諸洞隱暎松栝杳穠森沉悠然會心真勝境也觀一廢寺  
於巖之畔椽桷多摧廡宇蕪沒諸善逝菩提埵之像莊嚴特妙類非世工所爲旁  
索斷碑志大歷歲月因知規於唐也寺之左有廠蓋侍撲撒而供舉重者張公暫  
憩駐其中以余三人至出壺榼相慰勞因顧余而嘆曰昔能仁始至恒星之瑞徵  
於周魯二莊及白法東流像設之飾亦盛於漢晉二明古今異之此寺昉於唐之  
大歷今我皇明萬歷若吾輩復之也是亦唐明二歷紹隆之也不尤異哉自唐迄  
今千禩矣而諸像者烽燧不能侵霜露不能蝕字髮輪齒儼然若新涉世之久鮮  
與爲儼吾輩咸以壽宮事至此而遇焉爰圖復之以爲聖天子萬年祝不亦善乎  
余三人遂各捐俸若干金張公復爲請大司禮敬齋張公公是之爲大捐俸若干  
金佐其費與所已頽樹所未立越歲工訖竟成精藍自余三人行檀外其費悉出

司禮不涉少府與七衆秋豪既落成命余饒銘貞石夫釋氏之救世恒以異端斥  
焉而自昔名儒大賢往往篤好彪炳載籍不可勝紀何也余固未能悉曙其說乃  
聞五時所陳小始其淺者也然臻其淺之說則因果歷然行慮起不敢不慎切於  
書稱惠迪從逆之訓也臻其始之說則我執自空媿接萬變明覺不昧同夫易稱  
寂感之妙也嗟乎佞妄作由迷果於因徵迷之源則源於我是非之徵我之未  
涉愚者噉然及其既涉智者顛冥是故我厚而六用昧我空而萬德備能空我者  
立人之道其庶幾乎臻於小始其效如是况進於終進於圓進於最上一乘乎使  
戶進於是尙有利於國哉子韶謂有助吾儒不誣也奚獨祝釐司禮公潔廉慈愛  
我所幾空殆有符於大雄氏之行而東岡張公輩類能宜其懿度爲內外倡蓋即  
壽宮諸役蒙德諸費從省培國家無疆之祚而今諸曹得籍乎以報成功知者謂

括

談

上

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有所自於佛乘云然則茲舉也詎直爲觀美哉銘曰乃有林林沉淪昏衢能仁極  
之五行是敷慈室斯崇惠門斯闢鸞音冀安龍步生色鳥談般若有臻此域疇非  
覺者昌我生道永我聖齡俛仰寂光何云杳冥

本朝順治間重修寺院碑文

重修萬佛堂記房邑之北一十里許有孔水洞其流涓涓缺一字不息其源深缺一  
字不可測考邑誌缺一字永和中有入秉火浮舟探之隱隱聞作樂聲懼而返冬月  
忽見桃花浮出水面缺一字知其爲世外仙境也奈歷時既久兵燹之餘不無荒  
圯有善士馮君諱進科者京都人也發重修之愿慨然捐資百餘金以爲善緣領  
袖一時聞風嚮慕者各矢善念共勦厥事遂於戊戌歲仲春興工孟夏告成其佛  
像莊嚴金碧燦爛視昔爲尤勝焉予受命茲土公餘得一遊覽因謬爲數語以記



其事凡以使後之遊斯地者知重修之功不減於創始云大清順治歲在己亥孟夏吉日知房山縣事雲中缺一字配坤撰

明石刻一方

萬佛堂隨喜兼遊孔水洞時人言有仙舟冬見桃花流出故云聯結萬佛堂空景甚幽兩山環翠即丹邱洞門不鎖雲常住澗道無塵水自流浪說仙舟時出沒却來人世度沉浮不知何處桃源勝蚤向西風點渡頭萬歷己未孟夏八日邑尉構李宗希誠勒石以識一時之勝倘諸君子賜覽望爲俯原

無年代石刻一方

乙酉閏月雪後遊房山龍泉寺觀水簾洞晨興北走三十里小輿格磔石齒齒昨來房山五日雪萬積千峰玉爭倚樵蘇未出狐兔潛斫路行行我伊始閉門恥學

括

談

上

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袁氏臥躡冰已補王生履沙蹊屈窅忽通石梁凌兢仄且陟驚驚驚飛屬玉避頗惟前驅載弧矢招提寂歷唐時寺大歷殘碑尙能紀山椒離立見浮圖山下狀流出孔水水名水簾古洞深莫測雷電聞有蛟龍起洞口蟲書奇莫辨又聞曾棲鬼谷子海田岸谷知幾遷房山蒼蒼只如此雪中之遊勿勿嗤明發駐車又城市吳郡盧襄題縣丞任璋命工勒石

此石置於萬佛堂簷下似是嵌壁已落下者考之欽定萬年書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閏四月乾隆三十年乙酉閏二月俱不應有雪按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明萬歷十三年乙酉未言閏月石星碑文言萬歷丁亥乃十五年去乙酉僅二年又嘉靖四年乙酉閏十二月朔日食總之此石爲明刻無疑且在萬歷丁亥重修以前其言曾棲鬼谷子者即指左轉而上之王禪洞也

其山峒斷石頗多且有飛白二詩皆殘剝不能成句故舍之而不錄

錢之體曰肉錢之穿曰好錢之外曰輪輪之轅曰郭

須彌座形似須彌之山兩端修而中約俗呼爲犀牛座無義可取

門之上樞曰壽山下樞曰福海門之著環處恐其木之或不堅也以片鐵迎之名爲面貼俗呼面鐵銅者曰銅面鐵不通

闔頁言其可開闔而似冊頁也凡窻門闔扇處俱施之今俗書爲荷葉

兩點釘子言其不方不圓自然成形如雨之落地成點也今俗呼魚眼釘子

鵝項言其稍灣向外以避楹木形似鵝項也今俗呼鵝線

碼礮乃盤座未成先施受柱之臺也今俗呼爲礮墩又將碼字折爲堆砌之辭如云碼成礮墩是也

括

談

上

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洪武初年好私行一日住一村店枕石藉草而臥鄰屋二人一出觀天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元象富在民間頭枕石腳踏草而臥上聞之暗易其處少頃其一亦出觀天曰汝誤矣此翁當頭枕草腳踏石耳上聞之大驚即刻還宮嗣後不敢私出

古時人無詐僞故六經中無一真字人不知有異端故六經中無仙佛僧等字大學無斯字論語無此字尙書無也字

今市肆傳流之永昌通寶錢乃李自成所鑄大順通寶乃張獻忠所鑄興朝通寶乃孫可望所鑄利用通寶昭武通寶乃吳三桂爲逆時所鑄洪化通寶乃三桂之孫吳世璠所鑄常平通寶乃鄭成功所鑄裕民通寶乃耿精忠所鑄

錢莫多於宋而真僞混淆如太平元符元祐紹聖熙寧元豐皇宋聖宋諸錢銅質



薄小銅色黯暗字不工整者皆外洋所偽鑄襲宋之年號耳世以皮錢目之又漢元通寶亦有皮錢又如光中景盛等錢皆海洋私鑄也寬永錢為日本國之錢近日琉球安南等國亦皆用之其一種幕文仙字者最少幕文字者銅質雖好惜其太多反不為世所貴

八駿者周穆王所御馬也曰赤驥飛黃白蟻華騶駼耳騶駼渠黃盜驪今世畫家每湊八馬輒以八駿目之好奇者又問一極瘦之馬以助笑談且云以見畫者之能其骨也其俗斷不可醫余每見此等畫輒以八馬圖呼之  
龍之雄者角浪凹峭曰深鼻豁鬚尖鱗密上汰下殺朱火燁燁龍之雌者角靡浪平日肆鼻直鬚圓鱗薄尾汰于腹

豐字音理今世肆流傳之元豐通寶錢最多乃海外倭人所鑄非宋錢也宋元豐

括

談

上

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通寶錢有行書篆書二種而無楷書今之耳食諸公不考所始輒以倭鑄之元豐通寶目為宋之元豐通寶且云此是楷書者失之千里矣

漢文帝九駿曰浮雲曰赤電曰絕群曰絕塵曰紫燕曰綠螭曰龍子曰麟駒

上古無擇婚之說近日民間此習頗行無論是否心愿即以術家一言為去否雖仕宦亦染此習婦女信之尤深然國家選擇皇子婦及公主許聘多係已經指定再將八字交欽天監合算未聞算有不合者也此與俗相反

崇貞末年鑄跑馬錢幕文好下鑄一馬形乃古者地行莫如馬之意也或附會曰門下一馬是為闢字乃李自成之兆也又曰福王以用馬士英而敗乃真兆也此錢當時鑄亦無多今流傳甚少市買居奇價亦甚昂黃銅質薄寬緣者為真配銅

質重工拙者質造也一望可知或曰崇禎馬錢燒紅水淬可治產難

崇禎錢幕有文字者二十餘品惟清忠者太平者奉制者及穿上一新字右一錢二字左一分二字者最為稀見

湯子宜浙之海寧人拔貢生員博學多能善馳馬射箭壯年幕遊及遍天下以候選訓導羈京師以教讀糊口館余之挹秀軒授鵬兒讀閑撫古琴以寄慨常為詩以見志曰擔囊負劍走風塵險阻艱難度此身飲酒豈堪追李白讀書端不讓蘇秦思鄉歸夢三千里托鉢沿門四十春一局棋殘緣失算且將袖手獨含噉

唐會昌開元錢幕文有字二十八品春煦亭筆政做同福臨東江之意作為開元二十八字歌曰洪昌京洛益荆襄蜀閩丹宜并桂楊福潤梓藍與克鄂廣平潭水越幽梁

括

談

上

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石砮出混同江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其色青紺紋理如木其堅似鐵土人以之礪刃云可殺毒獸即古肅慎斃失之遺意也今有携至京師者呼為木變石且有制為錯形者清語曰海蘭察言榆木入水千年化為石可磨刀劍

鐵力木俗呼鐵梨木因其與花梨木音相近也聞柏楠言其木紋如柏枝相閉也俗呼豆瓣楠音訛也

文天祥過吉州窰器變而為玉封其窰不復燒永樂中尚有土中掘出玉杯盞等器皆當時窰變也

周世宗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毀銅佛鑄錢文曰周通元寶於後殿設巨爐數十親視鼓鑄其文又讀為周元通寶蓋迴環皆可成文也今流傳之周元通寶其楷書工整者尚似周時之物至銅質薄色赤字帶行草者私鑄也亦有鐵者



今之周元通寶開元通寶宋元通寶漢元通寶皆當環讀爲是惟會昌開元不可環讀

近日澳門傳鈔新聞紙一篇曰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論及鄂羅斯欲攻打印度之事蓋我英國之印度兵攻取與都哥士山南邊各部落而鄂羅斯邊境在山之北三年前尙有回教四五國巨隔英吉利與鄂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里今止隔一大山而已鄂羅斯近日直攻至達達里之機注皆因我等攻取阿付顏尼部故鄂羅斯人亦攻至荷薩士河已約木哈臘同取阿付顏尼部以攻打印度爲我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計不行鄂羅斯前在希臘與巴社人立約欲收伏阿付顏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頭律屋蘭所拒後詭稱收回逃散奴僕攻取機注乃木哈臘人皆謂鄂羅斯既得此二地當

括

誌

上

九

南京大學圖書館

必退兵及又日日使人學習印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立約同取阿付顏尼不知鄂羅斯人要何地方肯住手現聞鄂羅斯使者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達達里到中國必懲慮中國人與英國爭鬧并欲得北京出諭與緬甸人使前來攻擊不知何時使臣能到得北京我等切不可閉目不理鄂羅斯人曾以兵威自黃海攻至黑海一帶地方以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隄防其在荷薩士河駐扎之兵前來攻擊倘我將阿付顏尼防兵撤回則鄂羅斯人必帶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顏尼矣我等今年若將阿付顏尼之王復立于加模爾城即應帶兵過與都哥士大山取回沙蘇野所失去之三部落然我兵到彼必定遇鄂羅斯兵於木哈臘兵約會夾攻我兵我兵恐即擾亂而回亦或與鄂羅斯人相持大抵英鄂二國在阿細亞洲交戰之事不久卽至我等宜先預備出兵矣完

當明鼎革之時正陽門賣卜者邢姓遺其名大書於門傍關帝廟壁上曰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可謂厚矣內有姦外有敵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待之是夕夢關帝召去告以明祚已終天命有歸等語明日邢語人曰吾設肆于此十餘年滄桑之變何忍見之遂自縊於關廟柱下今廟傍有土地祠一白髮神即邢也

唇之上鼻之下名人中亦有說焉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大小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屈成二字屢見古人詩賦今人俗呼爲曲曲音之訛也虫中之促織俗亦呼爲曲曲即蟋蟀也

台灣有一種珊瑚生琅嶠海底有枝葉色如鐵俗呼鐵樹與八寶中珊瑚迥異不

括

談

上

一〇

南京大學圖書館

足貴也

程含章每至官署必書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十二字懸諸署治傍註云敬書紫陽夫子家訓語又嘗書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二句爲聯傍註書紫陽夫子句梁章鉅曰均非朱子語也家訓格言自黎明卽起至庶乎近焉凡五百一十字乃本朝朱用純所撰至四時讀書樂乃南宋翁森所作俱傳爲朱子之語程偶未察耳此語甚新故錄之

明世庫存歷代古錢熹宗一日御前得天啓錢大小數枚徧問無知者按泉史載天完徐壽輝始稱治平後改天啓其錢與明錢大異余積有數枚質厚而工樸輪郭狹而厚色渾黝古亦不多見也明之天啓黃銅爲質字工楷而闊緣有類本朝之順治康熙諸錢最易辨也



諸書所載不灰木甚為難得云堅似石白如玉以紙裹蘸油浸之點可照夜燒不成灰又云世多作刀靶用出山陝地方又云油浸一年可點一年本草云即滑石根也近年與不灰木風爐價不其昂逾燒逾堅其潔白可愛俗呼鍋蓋木數年來家無貴賤無不用之購者既多真者遂少而假者出矣輒用石灰為之見火即裂而不能耐久然其輕便自可人也

太湖石出蘇州今俗呼太虎石以西山之石當之然真者色青西山之石色黃其玲瓏亦不減于太湖也自明以來未聞由太湖運石之京者故太湖石京師甚少而西山之玲瓏石運至京城價亦不貲矣

常談之語有以清漢兼用者談者不覺聽者不知亦時習也如俗以不甚修飾者為懶散不知懶散清語也漢語即邈邇又如事之不常見者及人之性左者俱曰

括

談

上

一一

燕京大學圖書館

噶鈕不知噶鈕清語也漢語即怪也又如俗言响聲曰咕噠的一聲不知咕噠清語也漢語即大聲响耳又如俗以戲言之峻者曰岳伯不知岳伯清語也漢語即戲謔耳又如袍服之空杭清語也漢語即馬蹄袖食物中之烏他清語也漢語為奶子糕溫普清語也漢語為山里紅及山楂也今以蜜饒者必曰溫普塔拉清語也漢語曰酪今以酪入鍋炒乾曰塔拉烏又清語也漢語即豬之圍骨俗名後座子其餘呼下處為踢潭呼侍衛為轄呼長者賜食為克食不可枚舉在士大夫俱能深通世俗堅子未必知此故錄此數條備考  
歷代之錢有從上而下之右之左而讀者如明錢及現行錢之類也有從上而右之下之左而讀者如宋之明道等錢是也惟遼感天皇后之錢文曰感天元寶讀先右而上而下之左蓋其意以天之不可居下故耳此製最異俗買不知每呼為

天元感寶其索價亦不貲也

得紫晶魚一枚大僅盈寸刀工精妙腹藏活水一區上下旋轉誠天然自孕也又紫晶球一枚大如龍眼中含水珠一粒圓而活隨手旋轉亦天然自孕者二物均得于大隆善寺市中

塞外有落葉松生與安嶺以北松葉杉身冬落葉夏始復生質極堅緻入水土中年久化為石即木變石也以之礪刃有微毒此與東省之榆木變石一類也

雲林暇筆一則曰常見今時之人每求醫治病令患者臥于暗室帷幙之中並不告以所患止令切脉至於婦人多不之見豈能察其聲色更以錦帕之類護其手而醫者又不襲于問縱使問之亦不說此非所以求其愈病得欲難其醫乎殊不知古之神醫尚以望聞問切四者缺一不可識病况今之醫未必如古之神安得

括

談

上

一一

燕京大學圖書館

以一切脉而洞知臟腑也耶余書此奉告世之不肖者昔東坡云吾求愈疾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萬物莫堅於磁雖五金入土必有蝕化惟磁入土永遠不壞其理則不可解

佛教以大蒜小蒜元荜蔥韭為大五葷言其性烈味邪食之昏志故練性者忌之乃世俗以牛肉為大五葷齊東語也且牛馬驢騾不能成其五數也又以狗足之可笑之極

不食牛肉者甚多念牛之力有助於農不忍食其力又食其肉也若祀天地廟社則用太牢是天地尚可享牛庶人不許故禮天子無故不殺牛殺牛所以祀天也勸人不食牛肉頗可陳說此意又何必設牛頭馬面諸閻羅像耶

俗有不可解之事雖聖人出亦不能解即如回回教不食猪肉且諱之甚嚴口不



言猪字凡珠諸之類俱曰黑故有眼是別寶黑之語耳不聽目不視有犯其諱者裂皆相向此意毫不可解即彼教中人亦不知始於何義也

今俗有與古人相反者塞北古不產猪故蒙古俱以牛羊爲食今則京城之猪皆從口外販至口外養猪者十之八九盖口北大田高粱最多釀酒者居多以其飯糟飼猪最便凡有燒鍋之處無不養猪者

例載京城四十里之內不許安設燒鍋釀做高粱酒防火患也

民間有喪則設鼓樂於門竟日喧闐至晚必有海青挈天鵝之樂其韻幽揚斷續有類歡聲四鄰縱聽噴噴稱羨其意以一聞此音亡者得其所矣然此曲亦有所本元楊允孚滌京雜詠曰爲愛琵琶調有情月高未放酒盃停新腔翻得涼州曲彈出天鵝避海青註云海青挈天鵝新聲也按此則此樂始於元世不知今日獨

括

談

上

一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用之喪家又是何人作俑也

京師仕宦之門下限多活設以便乘車出入按名義考曰門限之制有三有一定者今官府及南人門多用之有起落者有不設者盖古者多乘車入門必脫限云今俗呼門坎是活落門坎由來舊矣

作好官行善政未必人人感戴若作惡殃民則舉國唾罵矣盖行善者未必即得善報作惡者未必不報者也

如救人於水火未必即得其報若戕人一命未有不償者以善言勸人未必人人傾心悅服若以惡語傷人則必觸其怒矣以慈悲心待人人未必即受其福若以陰險心害人則當之者必受其禍矣茯苓白朮養生之藥也服之未必延年鳩砒戕生之藥也服之立死香與潔人之所好未必人人共好臭與穢則人人共惡者

也凡天下俱如此觀方不爲造物所愚

千金寶要載釀瘡法未發以前抱一大雄雞時時驚動令其作大聲立差

輪螺繖蓋花罐魚常世謂之八吉祥然不知其所謂吉祥者何意也佛書謂之八供養俗又以八寶呼之按梵書八寶乃象寶主藏寶馬寶女寶衆傘寶將軍寶轉寶如意寶也又有所謂七寶者乃一者輪寶名無碍行二者象寶名金剛身三者馬寶名迅疾風四者珠寶名日光藏五者女寶名具妙德六者藏臣寶名爲大財七者主兵寶名離垢眼又以琉璃玻璃車渠瑪瑙珍珠珊瑚水晶琅玕爲八寶梵書呼珊瑚爲鉢擺娑福羅呼瑪瑙爲摩羅迦隸

珊瑚生水中初生一年白色由白而黃三年全赤四年即須採之不爾俱被蟲食敗矣盖在水中軟而直出水見風方硬今之珊瑚上有蟲銹痕市僧呼爲麻扎

括

談

上

一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鷓鴣俱左旋故本草命名左蟠龍野鷓而白者入藥用

西番諸國有樹名阿月渾子又名無名子似內地之榛子耳

柳州生猪腰子蔓生木本結莢內子大若猪內腎形色逼肖來之中土多作爲鼻煙壺用俗呼作木腰子

葯名底野迦出自西戎用猪胆作之壯如久壞丸葯赤黑色治中惡容忤邪氣心腹積聚胡人甚重之

壺盧匏瓜瓠子蓋一種也只以形分上下雙圓者爲壺盧圓而大者爲匏瓜即今之瓢壺盧也碩而長者爲瓠子今則亦爲壺盧矣又有苦瓠子即今之瓠子也

瞿麥俗名石竹花訛爲石軸子 草決明俗名望江南 射干俗名螞榜花 茵陳俗呼香蒿子 王瓜俗名赤包子 酸漿俗名紅姑娘 車前子俗呼牛舌標



即詩茅苡也 天蓬草俗名水葱 鶴膝俗呼狗椅巴花 青箱子即有尖穗之雞冠花也 捧牛俗呼喇吧花 錦荔枝俗呼癩瓜子又名苦瓜 急性子即指甲花子也 側柏即柏樹也 女萎即玉竹也 赤箭即天麻也 管衆即鳳尾草也 山慈姑即金燈花也 爵牀又名赤眼老母草俗呼老瓜筋 莞蔚又名火杵即俗所謂豬麻菜也 藏紅花即西番之紅藍花也方言撒法即 蠶實即馬蘭子也 萱草即宜男也俗呼黃花草 百合俗呼虎皮蓮又名山丹 菟葵俗呼回回蜀葵 蒴藿俗呼接骨草 澤漆即貓兒眼睛草也 鬼臼即獨脚蓮也 過山龍即茜草也又名血見愁 蘿摩俗名婆婆鍼線包 木蓮即鬼饅頭也 忍冬即金銀藤也又名左纏藤 水藻俗名鯉草 聚藻俗名灯笼鯉草 水萍俗名金絲荷葉 骨碎補即猴薑也 石胡荽即鵝不食草也 地錦又雀

括談上 一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兒臥單俗呼雀兒臥蛋草 昨葉何草即瓦松也 阿芙蓉即鴉片也 苦酒即醋也 馬齒莧俗呼麻繩兒菜 菘俗呼白菜 箭桿菘俗呼醬根白 蕨菜俗呼香菜 鶴頂草即紅心灰蘗也俗呼灰頭菜 零餘子即山藥豆兒也 落蘇即茄子也 倭瓜種類不一皮有青黃紅之別今以紅皮者爲南瓜其寔皆倭瓜種類也 仲思棗俗呼金絲棗兒 棠梨即甘棠也俗呼杜梨子今所謂棠梨者乃海棠梨也名海紅 奈即頻婆也俗呼平果 林檎俗呼檳子又名聞香果 楸子似林檎而小俗呼沙果 君遷子俗呼黑棗兒即牛奶柿也 荔枝奴即龍眼也又名圓眼核名益智子 檮即臭椿也 海松子即新羅國松子也 秦椒即花椒也蜀椒又名川椒 芡實俗呼菱角 芡實俗呼鷄頭 烏芋又名勃臍俗呼爲芋薺 無患子今作敷珠用之呼爲換子又有銅換鉄換之別 訶黎勒

俗呼訶子 檉柳又名三眠柳俗呼三春柳 水楊即青陽也 蘇方木俗呼蘇木 郁李即棠棣也 千椎草即木工鑿柄當斧處也 雀囊俗呼楊喇子生於石榴樹者名天漿子 原蠶即晚蠶也 僵蠶即自死之蠶也 水蛭俗呼馬繁 壁蝨即臭蟲也又名蟹 蟻蟻一名地蠶 鼠婦即濕生蟲也 夜行即臭板蟲又呼臭大姐 鼠蟻又名炸蟻俗呼螞蚱 蟾蜍即大癩蟹蟻也又名蚶蚶形大多癩不鳴不跳 龜俗呼田雞蛙之屬也 馬陸即百足也俗呼錢龍又呼錢串子 溪鬼蟲即射工蟲也又名含沙短狐水弩射影 鮫鯉即川山甲也 石龍子即蜥蜴也又名馬蛇子 守宮俗呼蝎虎子 鰲又名團魚又呼脚魚江海極大之鰲則名爲龜 伏龍肝即灶下土也 巨勝即芝麻也 磁石俗呼吸鐵石 海浮石即擦脚石也 青黛即靛花也 滑石又名畫石 木賊俗名錯草

括談上 一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

鵝鴈類也又名天鵝 鼯鼠即黃鼠狼也 大豆黃卷即生芽之黑豆也俗呼黃豆芽子 百齒霜即梳齒上頭垢也 人之耳垢曰泥丸脂 敗天公即破斗笠也 千里馬即破草鞋也 血餘即人髮也 仙人衣即蟬脫也 鳳凰衣即伏退雞蛋殼也 混屯衣即紫河車也 地龍即蚯蚓也又名曲善 桑蠶蟄即桑樹上蠶蟄子房也 石決明即海岸小蛤蜊也 珠母即大哈蜊也 夜明沙即蝙蝠屎也 五靈脂即寒號蟲屎也 麥飯石即做確頭之石也 石炭即煤也又名烏金石 石蜜即冰糖也 錫糖即江米糖也 越砥即羊肝石也又名礪石 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葯石或剛暴猜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



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北史言太武時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于探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右見格致鏡原所引據此則中國久無真琉璃矣

揆火瓶一隻高二尺許硃龍綠水龍具金鱗磁質甚新云係數百年物黑暗處以雞毛掃之龍之鱗甲火星亂研試之果然亦異物也索值千八百金余因手僮謝而却之後聞以八百金售于海樵十一弟處弟遇事從軍東海以此瓶自隨後因衣食急需令人帶回京師轉售今不知所向矣

前賢格言有窃中時症而起渥心境者如云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

括

談

上

一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得家庭內嫌隙便是一大經綸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世味不必盡嚼千江月總是一輪月光心珠宜當獨朗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針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惱

神荼鬱壘音伸舒鬱律今人多呼如字不通

人死手必掐時非如循紋之十二時也其歌曰子午卯酉恰中指辰戌丑未手掌舒寅申己亥握定拳亡人死去必不差又曰子午卯酉口唇張辰戌丑未眼睜開寅申己亥拳着手但逢火日屍不僵

又俗言人死有殃又名煞氣亦看死日干支而論蓋甲乙寅卯青丙丁己午紅庚辛申酉白壬癸亥子黑戊己辰戌丑未黃其去之方向則青向西南紅向西北白向東北黑黃俱向東南尺數亦以日干疊算其歌曰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

括談 卷上

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五辰戌五己亥是四數

兵丁餉銀按月關支名曰錢糧天下地丁按畝納銀亦曰錢糧此蓋言錢與米糧也且古時地丁錢米俱納故云營伍烏鎗所出之鉛丸亦名錢糧俗有錢糧鎗之目此則不可意解城門鎖鑰亦曰錢糧禁中各門下鎖曰下錢糧啓鎖曰開錢糧亦不可解市俗享神冥資亦曰錢糧故有錢糧爐之目焚化冥資以求福名焚錢糧

括

談

上

一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括談上終

一一一



括談下

崇德元年五月

遣內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學士羅碩詹霸羅繡綿至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府門立下馬樁此開國來王府立下馬樁之始也

覺羅為天潢遠派向隸七旗在本王府包衣佐領下食糧當差雍正初年由王府屬下撤出置之公中佐領又以七旗各佐領人分隸八旗於是乎覺羅等各得其所矣

八旗通志初集載怡親王允祥為

聖祖仁皇帝第二十二子諛也按冊檔為第十三房

括

談

下

十

燕京大學圖書館

康熙七年山西陝西總督山西巡撫陝西巡撫甘肅巡撫定為滿缺專用旗員十四年改山陝總督為陝西總督十九年改為川陝總督仍為滿缺按國初原設川陝總督順治十八年裁康熙十九年復設

本朝設立

堂子以祀天其典至重四季有祀按月有祀有事則祀親郡王亦得立桿掛紙貝勒以下不許

國初定八旗匠役若違式私造弓箭貨賣者鞭五十所賣弓箭一半給拿獲之人一半入官是當時弓箭不許私造也

本朝制祭天以蒼璧祭地以黃琮祭日以赤璧祭月以白璧祭社稷以白珪一青珪一璧形圓琮形方而下一角珪形方而傍二角

旗人老地曰圈地蓋當開國之初凡量民地則用步弓凡撥給旗人近京五百里內之地則以繩圈故曰圈地

順治二年定擺牙喇噶布什賢馬兵月食銀二兩六年定步兵月食銀一兩九年擺牙喇噶布賢每月增銀一兩十二年定步軍領催月食銀一兩五錢康熙九年定前鋒護軍領催月食銀四兩甲兵月食銀三兩十四年定前鋒護軍領催每月減銀一兩二十二年定仍照舊食銀四兩

國初未設內閣凡文人學士俱加巴克式之號天聰五年論文臣稱巴克式者俱停止改稱筆帖式如本賜名巴克式者仍其名

順治十二年撥給王貝勒牧馬廠地以餘丁看守廂黃旗在武清寶坻等縣唐哇陳琳莊張家莊上馬臺地方正黃旗在天津俞家莊小稍子口孫家莊秋家莊地

括

談

下

二

燕京大學圖書館

方正白旗在天津好字沽白家莊城兒上清溝地方正紅旗在獲山第一溝橋地方廂白旗通州廂紅旗在順義縣天主馬房村盧溝橋地方正藍旗在豐臺王蘭莊地方廂藍旗在草橋廊房地方今俱開懇餘丁承種即各王府之馬夫俗呼草蠻子者蓋當初俱係投充及俘虜之漢人我滿州奴隸視之用以飼草牧馬故以蠻子呼之其種地當差司其名冊之頭人曰外郎

國制皇帝朝服俱明黃色惟祭朝日則用紅色祭夕月則用月白色祭常等則用藍色

朝珠之制前古未聞本朝制珠以百八為數記念三掛左二右一每掛十珠後有背雲皇帝以東珠百八為身佛頭記念背雲墜角珍寶雜飾惟祭天則以青金石為飾祭地則珠用琥珀祭朝日珠用珊瑚祭夕月珠用綠松石親王以下文武官



員例應掛珠者珠寶各隨其便惟不許用東珠

八旗通志初集載承澤親王親弟傅穆博和爾封和碩襄親王薨年十六諡昭高塞封鎮國公諡愨厚

又載莊親王博果鐸諡定靖封爵世表又稱諡靖按今廟主亦只靖字蓋當時親王有諡二字者後定爲一字故去定字耳

又載莊靖親王弟恩克布封三等輔國將軍康熙二十年卒諡溫僖而無惠郡王傳有惠郡王表

孔子之教獨不行於滇南向只祀王右軍爲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立孔子廟

習俗有不可解者即如我朝制度凡有喪之家例去冠纓朋儕往弔密者亦去疎

括

談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

者不去而有翎者必去其翎則不知始自何人

惟涼帽分兩纓線纓二種兩纓者惟求雨及行路用之國有服亦用之然無摘翎之制

賜奠臣工隨扈官員例換元青褂請轎校尉於駕衣上套元青褂

順治初年撥給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地畝大莊頭每所地一百三十响至一百七十响不等半莊頭每所地四十响至六十响不等園頭地每所十响至三十响不

等凡六畝爲一响

又定各圈撥地內如有集場仍留給民以資貿易至順治四年永停圈撥民地

雍正元年

諭上三旗前鋒侍衛等向戴孔雀翎下五旗前鋒侍衛等向戴藍翎嗣後著一體

俱戴孔雀翎

順治九年定親王之娶妻許治棹席六十張諸王公主會宴其民公以下諸大臣由禮部傳集赴宴

琉球國有地名桑村按字書無桑字其土音讀作苦念搭蓋一字三音也今俗呼爲久米村又有地曰喜屋武士音呼爲腔蓋三字一音也又有地名曰泊土人呼

爲土馬爺亦一字三音又有辻山辻字呼爲失汁蓋一字二音也

順治十二年定嗣王襲封者准稱伊父原有封號其父另給諡號

崇德元年定諸王貝勒及王貝勒妃夫人公主俱給紙制冊授封順治十一年改定親王世子親王妃世子妃固倫公主和碩公主給金冊郡王郡王妃給鍍金銀冊貝勒貝勒夫人郡主以下俱給授誥命十七年改誥命爲紙冊

括

談

四

燕京大學圖書館

康熙元年定公侯伯都統內大臣鎮國將軍精奇尼哈番輔國將軍護軍統領前

鋒統領副都統阿思哈尼哈番大學士學士尙書左都御史侍郎鑾儀使通政使大理寺卿俱准乘坐四人暗轎又官員之車有用銀頂者有用錫頂者今無此制矣

順治十三年定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大福晉嫡妻病故者其側福晉及妾准立爲嫡將姓名送部照例給與封冊誥命云今此例久廢

康熙十一年定擺牙喇撥什庫無品級筆帖式等許穿平常青衣素紬綾紡絲絹屯絹葛布夏布毛青梭布狼皮狐皮貉皮沙狐皮羊皮富者許以貂皮作帽及圍

領妻照夫服不許用金鉗

順治五年禁和碩親王以下及官民人等帽纓擅用絲線衣物辮髮鑲邊擅用鴉



黃柳黃色

民公侯伯及二品官舊例坎塋應用石人二石馬二石虎二石羊二石望柱二三品官用石馬二石虎二石羊二石望柱二四品官用石馬二石虎二石望柱二五品官用石馬二石羊二石望柱二六品以下官不許用石像生

民公侯伯碑用螭首龜趺通高十六尺頭品碑螭首龜趺通高十五尺一寸二品碑麟骨龜趺通高十四尺三品碑天祿辟邪首龜趺通高十三尺四寸四品碑圓首方趺通高十二尺四寸五品碑圓首方趺通高十一尺五寸六品碑圓首方趺通高十尺六寸七品碑圓首方趺通高九尺七寸

親王碑交龍首龍趺通高十八尺郡王碑交龍首龍趺通高十七尺二寸貝勒碑交龍首龍趺通高十六尺七寸貝子碑交龍首龍趺通高十六尺四寸鎮國公輔國公碑交龍首龍趺通高十五尺九寸三分

常零後十日不雨則禮部請禱先於黑龍潭覺生寺二處乞請如不雨則禱於三壇再不雨禱於皇穹宇若久旱不雨以致成災則行大雩禮於園邱本朝凡兩行此典矣

親王金印龜鈕郡王鍍金銀印麒麟鈕貝勒以下無印

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初無是缺以職方司漢主事管其事康熙十三年改設提督九門步軍統領一員三十年將巡捕三營歸并提督統領

康熙十一年定民公以下四品官以上及侍衛護衛腰刀帶版撒袋等件許嵌綠松石珊瑚寶石五品以下不准用

康熙十三年定五品以下官員袖口准用貂皮妻之簪環准鑲綠松石珊瑚等物

摺

談

下

五

燕京大學圖書館

康熙四十八年定部院衙門大臣並旗下閑散官員上朝及坐班時如非雨天戴

兩纓者治罪

九城司啓閉之雲板俗呼爲點惟東直門係鐘一口故俗有九城八點一口鐘之語又各門名石刻俱橫書清漢二體惟正陽門則豎書如牌

宣武門甕城內有磚砌如覆鉢者三相傳係五火神之墓原係五數後自走其二現已轉生某處此齊東語也蓋城內地勢惟宣武門最低每逢大雨有水擁城門之患設此三阜乃水平也其頂之平與城內地面等如水漫其頂則城門已不能啓矣

雍正七年

諭蒙古王扎薩克台吉等俸祿各加增一倍其無俸之台吉亦照扎薩克台吉給

摺

談

下

木

燕京大學圖書館

與俸祿不爲定例每年由戶部理藩院奏請可否加增

順治五年

諭方今天下一家滿漢軍民皆朕臣子欲其輯和親睦莫如聯姻一事凡滿漢官民有欲聯姻者各從其願

又定滿洲官員之女欲與漢人爲婚者先須呈明等語是從前旗女准配漢人也又載其下官員娶漢人之女寔系爲妻者方准其娶

康熙三年定文官四品以上用蟒緞掛數珠五品以下不許用又文官四品以上馬繫踢胸

康熙六年定王貝勒等執事人役衣服俱用綠色

丙午季春



天子謁

陵回鑾駐蹕南苑圍射虎以示武也自此虎城折卸變價以裕國帑虎槍營工費裁撤

八旗冰鞋內務府冰鞋俱裁撤健銳營雲梯過馬小過堂等技俱裁鷹狗貂等處亦裁撤

康熙十八年定各王府五品官以上官擬定咨部具題引見補放六品以下照咨補放

順治十三年定諸王貝勒門上之轄一體保送梅勒章京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正月

諭朕弟惇恪親王綿愷尙無承嗣之人着將皇子奕琮過繼與惇恪親王爲嗣卽

括

談

下

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

襲封惇郡王並着欽天監于本年三月內選擇吉期移居府第其一應章服仍照

皇子例服用應得俸精卽于本年春季爲始照例支領

雍正十年改八旗護軍校驍騎校等俸銀爲每月給錢糧銀五兩從果親王允禮之請也

雍正四年

諭外任旗員文官六十歲以下者限二年之內熟練騎射倘二年後有不能騎射者督撫參劾徇隱者治罪

國制皇后朝珠三盤東珠一珊瑚二御朝服日東珠居中珊瑚左右如御吉服只佩一盤皇貴妃則密珀一珊瑚二凡王妃命婦具朝服時皆佩朝珠三盤具吉服

只佩一盤

雍正三年定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俱穿黃馬褂

順治八年

諭舊制黃紅色帶原以分別宗室覺羅今後和碩親王以下不得以黃帶給與異姓外藩及額駙人等如係欽賜者許用

定開以來八旗俱有贓獲又有帶地投充旗奴之例後因滋生日廣養贍難周又許充富步甲及開戶爲民後帶地投充之例既停又禁紅契買奴故稍裕之戶俱僱短工人役使按月記錢有主僕名分而無主僕恩義惟勢是奉惟利是趨一言

不合攘臂竟去惡習成風蓋有日也故有三珠行之目謂初投身時似滾盤珠光圓活轉不撥自動稍遲卽似算盤珠聯貫成行不撥不動久而久之則成佛頂珠矣凝然尊穩雖撥之亦不動矣

括

談

下

八

燕京大學圖書館

雍正元年定凡有品級官員婚嫁各用伊執事鼓樂人不得過十二名燈不得過

六對無品級閑散人及生監軍民不得僭用執事鼓樂不得過八名燈不得過四對

崇德元年定封爵之例皇子係庶妃所生者封鎮國將軍親王側室妾媵所生子

封輔國將軍郡王側室妾媵所生子封奉恩將軍順治十年更定親王一子封親王餘子俱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餘子俱封貝勒前後懸殊若此今則又不然

矣

親王適長子例封世子秩視郡王爲優以備承爵也郡王適長子例封長子秩視貝勒爲優自

聖祖仁皇帝有國不立儲之旨則世子長子亦不封矣



道光丙午三月

諭曰我朝景運延長雲祚衍慶避名之典我

皇祖高宗純皇帝特降

諭旨以不繼用之字改避復

諭以奕字輩以下亦可推廣此意永遠遵行

聖謨煌煌洵為萬世法守朕御極初年曾經降旨預示奕載溥毓恒啓等字缺筆

書寫因念國家燕翼相承宗支蕃衍依次命名者久而逾多自宜推廣前奉

諭旨援引二名不偏諱之義用示折衷將來繼體承緒者上一字仍舊毋庸改避

亦毋庸缺筆其下一字應如何缺筆之處臨時酌定以是著為會典俾我子孫繼

繼繩繩率循罔替

括

談

下

九

燕京大學圖書館

聖祖仁皇帝御製康熙幾暇格物編曰豐澤園中有水田數區布玉田穀種歲至九月始刈穫登場一日循行阡陌時方六月下旬穀穗方穎忽見一科高出眾稻之上實已堅好因收藏其種待來年驗其收成之早否明歲六月時此種果先熟從此生生不已歲取千百四十餘年以來內膳所進皆苑米也其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歲兩種亦能成兩熟口外種稻至白露以後數天不能成熟惟此種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莊稻田所收每歲避暑用之尚有贏餘曾頒給其種與江浙督撫織造令民間種之聞兩省頗有此米惜未廣也節錄

丙午閏五月以鄭愼親王之子戶部侍郎前鋒統領副都統左翼總兵乾清門行走輔國將軍端華承襲和碩鄭親王爵命在御前行走

道光丙午閏月書於海棠小院之愛吾廬北窗下

長白愛蓮居士

括

談

下

〇

燕京大學圖書館

括談下終



玉谿居士著

# 是閒隨筆

丙寅中秋沈梧題



同流十甫於  
禿空濶潤山丘

見聞隨筆 序



三生業報始於白馬之經九百歲初載自黃車之使理  
 不盡誣事皆可述小說之興由來尙矣然而星覆杯間  
 仙乘江面小夫人乳擲于兒貳負尸身橫九野事託虛  
 無埋歸荒誕似于寶搜神之記等任昉述異之書此一  
 蔽也抑或劇談風月指斥閨穉借燦爛烟霞之筆為荒  
 唐雲雨之詞影賦驚鴻寫莊姝于洛浦記名控鶴摹蝶  
 態于唐宮纂雜事於秘辛街異聞於藏酉作之者色舞  
 而眉飛讀之者神馳而心蕩此又一蔽也至若好言因  
 見聞隨筆 序

果妄述輪迴繪九幽之變相牛鬼蛇神慘十地之酷刑  
 刀山劍樹事同鑿空語類矜奇觀罪花燵種之相仍豈  
 絮果蘭因之若是抑且武侯再世為韋臯圓覺託身於  
 女子事偶出乎前因言豈可以執一此又一蔽也若乃  
 雄虺二首奇鶴九頭人衣薛荔而來狐戴鬪髻而舞非  
 不同禹鼎之鑄姦轉類夔山經之誌怪東坡說鬼僅有  
 助於塵談南董直書豈藉茲為鴻寶此又一蔽也且夫  
 提要鉤元纂事必徵其實洽聞殫見擇言宜近於馴今  
 玉溪先生隨筆之作其庶幾乎先生家承庭誥業受楹



書以鈞河摘洛之才擅潤古雕今之手詞宗白石逍遙  
 於竹所水邊詩學青蓮跌宕於滄洲五嶽庚信早年夙  
 承慧業王筠晚歲遂負宏名寓秦淮則紅板聽簫泛聖  
 湖則綠楊齊舫悵華亭之鶴去明月秋多聞申浦之潮  
 來銀燈漏永凡此江山之助遂為翰墨之豪而又見見  
 聞聞奇奇怪怪輒條抄於竹素更類繫於芸編借為木  
 鐸之徇不盡蘭言之助況乎蟲沙浩劫虎豹驚心金戈  
 鐵馬之場鶴唳風聲之地痛莫宏之血化碧三年弔精  
 衛之魂繫兔千載要離冢畔宿草方新伯有門邊鬼雄  
 見聞隨筆 一 序 二

何在無不欲歔感慨痛快淋漓表章毅魄而如生感動  
 忠魂而欲泣此由於春秋褒貶之中寓微顯闡幽之意  
 讀其隨筆若干卷正未可以北夢瑣言與夫西京雜記  
 同年而語者也且先生少負才華老為賓客境閱冰霜  
 身惟琴劍凡屬不騎之士必有不平之鳴則此書也當  
 不免宋玉之微詞或偶述鄱陽之暴詭雜於曼倩之諧  
 自適紀事加以灌夫之罵驚其座入亦才子之恆情況  
 禪官所不禁而是書乃無一焉觀其所言不即知其所  
 養乎嗟乎驪龍抱六寸之珠此其麟爪鷲鳥奮九霄之

翻還惜羽毛則此編也其為禪家之棒喝焉可也將為  
 更氏之嚆矢焉可也同治七年戊辰秋八月烏程愚弟  
 許國年拜序

見聞隨筆 一 序 三



見聞隨筆自序

同治五年歲在丙寅重來吳陵寄住甥館子規聲裏客  
思頻興蝴蝶夢中墨緣未了春蠶縱老甯無未盡之絲  
秋樹雖枯尚有能鳴之葉年逾六十堪憐慕齒流離劫  
歷萬千總是傷心悽愴古人憂患因識字賢者窮愁始  
著書僕本恨人命途多舛家難未息兵燹連遭三十年  
刊書鐫帖先志克成千萬里奔西走東微軀甚憊寸心  
未昧長懷示疾維摩萬念俱灰願皈慈悲大士佛說真  
言四諦普度衆生老傳道德一經爲師百世余也才慚  
見聞隨筆 卷一 自序 一

見聞隨筆 卷一 自序

倚馬偏饒李白之飄零賦愧雕蟲豈少楊雄之悔作夏

日偶聞友人暢談因果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

人之逸志事有關於名教理無間乎陰陽事異而理常

言近而旨遠是不可不紀者遂舉有生以來聞見交游

奇人怪事隨筆直書不假雕琢兩月之中著成十有餘

卷名之曰見聞隨筆借此消磨歲月未免貽笑方家然

而善惡報應如影隨形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此易垂訓治心之言以除萬世人心之害者也可不慄

歟夫昆蟲至微尚知圖報盜賊極狠亦感孝思豈有仁

人君子能忘扶濟之懷要知天神地祇最重禪彰之典

纔發一念之善立身卽在天堂若圖片刻之淫旋踵便

墮地獄信手拈來鑄成鐵案精心修去超出輪迴嗚呼

人能立命自可回天世無牢強生如夢幻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持來慧劍斬欲驅邪心存忠孝無慚白日青天

念切貪污何異行屍走肉打不破貪瞋癡難與說西來

大意能得兼智仁勇庶幾承東魯真傳勉之哉孽海無

邊須防失足皇天有眼不負苦心夢迷顛倒請閱清夜

見聞隨筆 卷一 自序

鐘聲語出呻吟毋藐老人苦口星江齊玉谿自序



題辭

永康 應寶時 敏齋

別裁說部意翻空不與荒唐誌怪同奇叔欲開天地外  
勸懲都在笑談中交深方許來今雨才大真當拜下風  
餘事詩人仍不讓還留高唱大江東

吳縣 王希廉 雲香

絕無剽襲與雷同始信文人妙手空收拾遺聞湖海內  
包羅史事勸懲中奇才自不隨流俗壽世終須備採風  
讀罷竟忘詩筆拙也留鴻瓜浦雲東

見聞隨筆 題辭

無錫 余 治 蓮村

忽傳杖履來江上捧到瑤章感客中十載空勞懷舊雨  
一朝何幸挹春風新編示我欣同調名教如君大有功  
出示見聞隨筆四冊事皆微實意取勸懲言淺意深  
深良工心苦有功世道之作先得我心焉勝欽佩  
元龍休嘆老相期振筆答蒼穹

蘇州 葉廷瑄 調生

彭氏感應錄 吾郡彭氏曾輯刊 梁家勸戒編 福州梁著  
書心共證覺世理能宣游覽兼懷舊行吟總慕賢 兼載  
游歷投 白頭重握手 余於道光壬寅與君相 展卷亦前  
贈之作 晤慶門內程心出家

緣今遇於上海也是園游  
昔已二十有六年矣

江陰 六汝猷 紫珊

龍門健筆直凌空書事書人例不同宇宙奇觀千里外  
古今信史百年中發人聾聵尼山鏗警世貞淫列國風  
他日輶軒賁採訪新編應播大江東

平陵 蔡錫齡 龜九

君不見沉鬱頓挫少陵詩跌宕淋漓子長史先生為文  
亦如此諷勸詠諸兼有之良藥苦口餌以飴又如越中  
好山水引人入勝神忘疲天風浪浪吹海立長鯨跋浪

見聞隨筆 題辭

老蛟泣我來滬上一葦杭盪手焚香誦隨筆吁嗟虞卿  
著書散窮愁申韓扶策干諸侯仁人之言其利溥先生  
羞與噲等伍摩勒寶襖帖廿四其光熊照燭天地詩鈔  
共被劫火殘 先生著有寶襖室帖 咄咄書空嗟怪事余  
子持此付手民願搦萬本傳萬人積善自獲禎祥報位  
祿名書皆駢臻

荆庭 徐振邦 逸生

交友遍寰宇誰如公見聞警時無曲筆傳世有奇文發  
論風雲變闡微涇渭分輶軒賁採訪千古其揚芬



宋安孫玉堂右卿

兩間治亂從何起起自人心死不死人心不死有由然  
要憑公道存天理作善降祥惡降殃眼前施報速于矢  
奇情怪狀萬變紛理雖無之事有此迂儒不信因果談  
悠悠冥冥誰經紀窮陬僻壤罕人經採風安得來星使  
偶有信士記述編語又荒唐譏鄙俚言之無物不遠行  
疇其直筆成外史星江老子古之人祇有是非無譽毀  
惜哉彰瘴不捺權陽秋一部藏皮裏婆心救世晚來殷  
狂瀾不挽伊胡底大書所見與所聞不忘遠亦不泄邇  
見聞隨筆 題辭 三

武進謝鵬飛隱莊

祖述春秋筆非徒侈見聞貶褒同斧袞臭味別猶薰卷  
積藁稍富編成纂輯勤自宜傳不朽共樂賞奇文

華亭張鴻卓嘯筆

椽筆發高文分用記時事時事有常變乃在干戈際勿  
謂小醜小大亂戡不易勿謂大亂大光華復 聖治

上下十年間變幻出人意外有蹈古覆轍有於今加厲耳  
目怕聞見偏於耳目會釀禍寬市恩激變巧爭利斯民  
我胞與可憐雀遇鷲一劍掃羣醜萬戶懷大帥遇坎幾

見聞隨筆 題辭 四

生還處泰猶心悸事過如臨馳迹留借墨漬設非有心  
人焉能細編次吁嗟真意存此册可傳世

華亭張家豐引之

庚辛壬癸事難論回首戈鏗欲斷魂蒿目當時記遺佚  
江南留作一家言

巷議街談容易訛憑公實事訪偏多癸辛雜志輯耕錄  
此册千秋同不磨

東亭鍾國華鈺册

著作經年在草廬先生心血卷中舒能移風氣千秋筆



上體天心一部書冷眼曠觀湖海事直言不諱俗情虛  
勸懲多是熱腸語怪底他傳總不如

寶應劉瑤佩鄉

忠貞標大節史筆凜寒冰十八人家活公以書叔王丈

八人家三千神鬼憑射龜諍介弟公弟小麓先

被評事毛一亭孝廉被子夜讀慚無酒煎茶盞幾升

香山鄭應鈞陶齋

壽世丹鉛借梓傳凌然獨步翠微巔揮毫動切惻懷念  
立說多為龔贖憐涇渭透分開覺路吉凶無爽慄深淵

見聞隨筆 題辭 五

浮沈果報從今認萬古同歌自在天

南昌萬年清碩卿

噫吁嗟來日大難去日苦多君子沒世如不稱何爰採

異聞以資廣見深燭温屋高懸秦鑑彼竹王兮木客羌

牛鬼而蛇神並刁山與劍樹及紫果夫蘭因輯此眾說

以彙一編俾垂久遠以永萬年使聞之者知勉而言之

者無愆噫吁嗟先生老矣行且休矣即此區區當不朽  
矣

長洲秦雲廣甫

生天慧業幾生脩絮果蘭因話未休說法須勞廣長舌  
填如棒喝下當頭

地獄泥犁暗不開秋墳詩唱鮑家哀一燈風雨青如豆

閒聽東坡說鬼來

皮裏陽秋有定評博聞廣見羨平生結交湖海多奇士

佳傳憑君一手成

傷心猿鶴更沙蟲烽火金闈一炬紅杯酒親攜澆毅魄

要離塚畔哭西風

名山足壽一編新說部翻成事事真潮落日斜黃歇浦

見聞隨筆 題辭 六  
杜門遙憶著書人



題跋

航江張德堅 石朋

三不朽之義立言其一也然必如是立言斯不朽耳先生任世七十年交友徧海內所見所聞輒筆記之正同暮鼓晨鐘發人聾聵在儒宗為有功世道人心之文移易風俗足以佐 中興郵治况是粲花妙舌何異生公說法能令巖石點頭在大雄氏又為無上等咒當與宋藥漢書天竺陀羅尼經併用檀木為匣什襲藏之以備淨几晴窗焚香快讀也同治十一年壬申六月鄉晚張見聞隨筆 題跋 一

德堅拜識

見聞隨筆目錄

卷一

盧忠烈公靈顯

江得投牛償債

董糧差聞雞言悟道

汪徵君做五日土地

湯夫人德報

孫進士德報

玉人

見聞隨筆 目錄 一

于明經德報

衣鬼現形

蚌精

夜光觀世音 附輶玉

余晦齋雜論

病篤過堂

張茂才惑狐女

雷公顯靈

王少枚遇害



李野渡善報

卷二

族祖夫舟公德報

曾祖存齋公行畧

太祖母曹太恭人附

祖母俞太恭人行畧

先大夫梅麓公行畧

紀夢前世父兄

紀夢人壽可延

夢為僧

見聞隨筆 目錄

夢見狐仙

同夢陳忠愍公約會

斗姥送保命燈

夢飲瓊漿

沈捕魚

假喫三官素

火神顯靈

食鴿顯報

殺蛇顯報

養猫致富

鬼書示警

地滅

石港米市橋雷異

義犬

卷三

翠釧曲憫周全福

張烈婦手殺二賊

嚴太史示夢

見聞隨筆 目錄

錢觀察事畧

李節保

張榮春販鹽善報

祖妣俞太恭人蓄孝犬

蓮谿禪師蓄義犬

丁小仙歷迹

卷四

孔太守殉難

華畫吏殉難



潘茂才見龍頭
華孝廉見鳳凰
天開眼
地過寶藏
黃孺人見全龍
蛇趁船
張清周烈女
蛛道人
弔鬼吹瞎人目
見聞隨筆
目錄
四
王長者德化弔神
打悶棍廉取八金
猴報讐
祖先議避兵
鼠避寇
吳烈女墓表
犬報讐
郁升奇遇
陳烈女死節

水西門出烟
偽北王殺偽東王偽天王殺偽北王事畧
卷五
劉孟塗先生逸事
吳半仙數術
王孝子傳畧
弔神助持中饋
孝龍
人趁神船
見聞隨筆
目錄
五
銘觀察殉難
誦經擇僧
李刺史
姚烈女小傳
王彥卿殉難
宋茂才殉難
王養初死難
繆老死難
馬根仙死難



潘茂才遇害

蔣劍人奇蹤

卷六

三足能

山鬼推門

申江地湧血

災異

打悶棍報德

田雞報讐

見聞隨筆 目錄

李明府忠蹟

無錫周烈女

湯貞愍公殉難

打虎救夫

李廉訪德報

戴明經脫難

常中丞殉難

戴文節公殉難

菱壳達摩

曹秋舫金石

二蕃馬

高伯平錢東平合紀

徐處士紀畧

單莫誓報

卷七

痘司神充軍陳孝廉受杖

許仲稼

活財神

見聞隨筆 目錄

玉燕

驢屠現報

蔡孝廉

車夫殺命婦

鄒節母德報

姜福姐報讐

族伯學仙

犬還債

子討債



掃葉出家事畧

水東鳴仙水

端人獲利

任渭長

甘氏祖孫父子同科

張愛棠惡報

路御史快事

卷八

陸次山行藏

見聞隨筆 目錄

八

姚孝廉風流

妬狐

王太夫人德報

任役剗心

沈畜生

徐洪淫報

黃婉君怪疾

沈旭庭善舉

沈旭庭前身介休縣令

伶人生子

許奇元任伯益潘阿喜投畜生

三弟小麓射龜果報

活鬼

雲留軒狐

逆婦地滅

王子復畫螳螂

董友愛文化為男

毛孝廉家難

見聞隨筆 目錄

九

卷九

陸依仁報德

鐵鬼四

黃主簿

女僵屍還陽

沈明府李明府合傳

燈異

藩王宮妃

張牧為泰州城隍



劉家義婢

義盜

仁盜

王曉秋

卷十

黃傳臚逸事

呂祖師門弟子

水落鬼成神

小香

見聞隨筆

目錄

十

小雲

行脚僧自刎

水西張二先生

卷十一

張涵生太岳傳畧

朱處士

張刺史

潘明經

余星橋

符孝廉

侯學博死難

王丹麓

包大令

劉地仙

富陽二孝子

訟師惡報

設救生船德報

孝子指斷復連

見聞隨筆

目錄

十一

文昌帝君開心聰明神咒 附魁星神咒

卷十二

汪封翁德報

褚異

畫異

藏畫招尤

人面瘡孽報

湖山張孝女

犬咬符咒



治難產方
機星現
月中下雪
地震
豬言
異物
女化男
狐友
尸鳴冤
見聞隨筆
目錄
主
治痲疾
沙市舟火
凶鬼
鍾馗
紀文達惡謔
二節婦
刺蚌
險韻
人足牛

鉅典
無名考
牛叢
瓦口寨
卷十三
范天球投豬還債
飛龍
假弔神嚇走真弔神
朱羅氏烈節小傳
見聞隨筆
目錄
主
鬼詐騙酒食
天兩豆地生毛
詹長人
伶人張錦死節
史家醜婢為活財神
和事嶺
咸豐縣孝子
蛇變青蚨
杉樹將軍



戴希英冒火救母

雄海關

李堪輿

帶陰差替死

救一家添壽一紀

岳阜題壁

丁卯科場記異

童勇誓報

古樹能言

見聞隨筆 目錄

朱福保惡報

土地押妻

李湘舟死難

雷擊惡駭

卷十四

假隨

真僕

歸魂洩怨

精相喪生

古

石筍里

姑嫂墳

禍兆福先

受欺忽發

水厄

虎傷

建言被遣

積善成名

七坑居士

見聞隨筆 目錄

九相墓祠

與父報仇

代弟抵罪

收仙尸

奉彌勒

王女全貞

馮媛雪恥

娑婆寶

黃棟頭

五



偷情五聖
姦淫判官
臘家灘
孽龍洞
打虎
卷十五
鸛雀
鰲魚
訓子
見聞隨筆
目錄
打師
地生毛
筆取禍
官妻流落
逆婦化豬
夢露夙因
詩成識語
試法
冒賞

六

狷士洗汗
福人免溺
貞孝張女
潘松舟魂言
林淫書得名祿
蟻報讐
忠犬殉主難
犬救主母
犬守主屍
見聞隨筆
目錄
義馬
大清平匪頌
酷吏顯報
福田僧奇技
廉盜
謀財雷擊
竹園圖詐惡報
僵屍
豬打筋斗

七



卷十六

僵屍抱樹

古廟三矮人

解砒毒方

解生鴉片毒

汝寧太守貪報

徐織雲

姚徐氏節孝

神燈

見聞隨筆

目錄

六

黃開榜陳國瑞合紀

善孤顯報

王蘊香奇藝

孝丐

鬼臂入夢

鬼語

財多宜散

蔣梅邨德報

惜穀增壽

鐵塔頂飛

俠丐報德

孫竹亭善報

不納有夫女作妾德報

卷十七

助資歸櫬德報

鮑生德報

郝生場中遇鬼

夢送亡室王氏孺人終

見聞隨筆

目錄

十九

雷擊淫盜

河南某烈婦傳畧

雷擊盜衣賊

雷擊惡婦

嘉興老女

雷打三逆子

雷擊惡媳變猪

奚義僕

保赤堂



方外名流

食生鴉片圖賴顯報

人面犬

上海廟神羊

張孝子紀畧

林孝廉德報

蔣廉訪

范小蠻

朱臚哥

見聞隨筆 目錄

卷十八

倉龍

鐵蓮花

雷斬判官

龍關炮轟顯報

龍王喚渡

義僕陸慶斷指救主

雁塚

雷擊逆婦

二十

周鴻

雷擊客寓店主

雷擊貪夫

白樂丈

亦中堂

左清石太守

女魂訴冤

海州奇案

勾井得五小獲

見聞隨筆 目錄

胡氏代夫死

逆婦顯報

金懷新

司溪三勇

俞星文生做城隍

徐虞氏節孝

許僕投子報讐

韋陀

薄命妓

二十一



卷十九

于杭生取債

崑崙雲孺人節操紀畧

稻佛

文石

夢丹療疾

泰山廟神女

王孝廉作城隍

于竹虛守揚州

見聞隨筆

目錄

三

吳三元

豐聲殉難

程某

雨花臺寶石

錢販索命

越控受責

劉學政

江伊人

毛對山

侯梅衫

莒州城隍

卷二十

渡海尋夫

昭忠祠

石卵

學官被焚

王仁庵

狐鬪

見聞隨筆

目錄

三

心醫

縊魄

相術

老刁爺

邵王氏

諸生為閻羅 附一則

納妓免難

蛇異

范文正官衙辟狐



梅花泉

難女重圓

卷二十一

車夫奇遇

周行東

狐僱人

義丐

狐送菜

褚貞女

見聞隨筆

目錄

三

鐵算盤

武伯恒夢記

狐先知

神繡

曠妾獲報

瓶蓮結子

于封翁遇仙

狐知品級

冰花

官署鎮物

卷二十二

申江記遊

三姑娘

古稀台卷

夢中除盜

驢譴人

女變男

字紙塔

見聞隨筆

目錄

三

生魂現相

金陵雷異

開帝銅象

六合驅狼

咏縣奇案

何孝女

前妻護產

天報孝婦 附一則

狐傳醫術



武后解冤

李鐵頭

鍼法

狐爪放光

生魂乞哀

張中丞孝感大士

宋幻仙諭逐女鬼

楊佩甫紀夢

卷二十三

見聞隨筆 目錄

三

義妓

不孝顯報

徐迂伯序文二首

玉翁居士五十壽敘

寶稷室帖序

余步雲斷指救父

溺女顯報

天津水災龍見

湖北象斃

徐孝子

唐夢蝶

張烈婦死節歌

貞孝張女詩

朱嶽雲道士

三晉見聞錄五則

舞 黨參紀異 憂畏為養性之本

白竹 禮鼠

思補齋日錄

卷二十四

見聞隨筆 目錄

三

雙節殉難詩

盛子履

俞理初

錢梅溪

戴蕉石

黃秋士之女出難

朱青笠

朱起貞

陸侶松



劉彥沖

顧子長

李定山

日本赤城青波老山

韓履卿

王應春

沈采穀

吳香輪

胡智珠

見聞隨筆 目錄

三

許定生

贈張子綱 五百七十四言即題其印譜詩集

卷二十五

陳玉方先生

秦膚雨

秦膚雨瓊兒曲

朱孝烈女詩八首為許蔭庭太守作

題許烈姬香濱和漱玉詞稿

解救斷鴉片煙方

解鴉片煙藥丸方

解鴉片煙藥酒秘方

海島逸誌人物考畧九則

王三保

蘇某之妻

連水生

許芳良

僧佛賓

張雲裳

見聞隨筆 目錄

三

卷二十六

覆飯陰溝被雷擊

夢逐癩鬼

斐姑娘

胡壽芝戲言獲罪

沈雋甫長舌惡報

先大夫雜錄二則

雷擊鐵十字架

蔡蘊三唐文學趙長子

澤海真人

連捷公之妻

陳豹卿

王并公



施魯堂善報

胡子英茂才

楊澎滄

董琴涵

潘三松先生

應菊裳封翁

王賦齋異事

許某氏冤魂索命

王仙溪

見聞隨筆 目錄

許功可

許叔平

吳子敬

張仲虞

黃啟多

于慶瀾

王穉凡師

余芳遠師

三

見聞隨筆卷一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盧忠烈公靈顯

盧忠烈公側室某夫人墓在張渚山中。道光初年，有土人欲起城隍廟於夫人墓前，向盧公裔孫某秀才買墓前餘地。秀才貪利賣之，土人大興土木，三間木料已豎起，尚未蓋瓦。一夜風雷大作，將木料一齊斬斷，留二尺柱根在地，餘皆飛去，不知所止。是年賣墳地秀才入盧公祠祭奠跪拜之時，噴血而亡。盧公之靈顯如此。余曾

見聞隨筆 卷一

刻盧公軍中七夕歌墨蹟於寶稷室法帖內，久已傳世。同治四年乙丑之夏，余在陽羨復見盧公軍中七夕歌墨蹟於方橋盧品珊秀才。安國處此歌本金陵蔡氏寶藏之物，兵燹後流落茶坊。品珊見之，以番銀一元購得之。余題詩曰：方橋小泊盧君到，眎我軍中七夕歌。報國精忠懸日月，感時吟咏重山河。昔年募勒公同好，真蹟流傳幸不磨。怪底連宵虹貫月，秘藏寶墨在巖阿。

盧忠烈公軍中七夕歌

人言今夕是七夕，夏去秋來若駒隙。天孫為織雲錦



囊待我詩章貯冰雪。我詩不作驚人語。戈挽斜暉馬上得。四山出沒昨間雲。千里徘徊有新月。明月如鉤碧空際。我心如月知何寄。烟霞冷落織女機。關河阻越牛。即意砧杵聲。聲訴別離。征人玉露又生衣。芙蓉劍氣侵牛斗。鐵馬嘶風萬木稀。帶甲貔貅皆穩睡。我獨披襟不成寐。感時搔首問青天。試看將星明與昧。天垣之將星甚明。登壇乃是讀書人。銅章畫卧知何日。玉管宵披值此晨。良晨俯仰誰與同。尚論千秋氣誼雄。倏忽浮雲變今古。穿鍼乞巧非所工。等閒初試

見聞隨筆

卷一

二

薄羅裳。怡堂處室話新涼。赤日紅塵誰氏子。重鎧身披歷戰場。世態驚心愁不了。焚香夜告天知道。野鶴孤飛亦白頭。顧我何人能却老。烏沈兔起明月出。安得長繩繫白日。春去秋來若駒隙。人言今夕是七夕。

江得投牛償債

婺源江愛李精大六壬數學。能知未來休咎。江慎修先生之門下士也。有江得者。生前負愛李銀十三兩四錢未還。一夜愛李夢見江得來。曰我負君銀兩。今來償債矣。驚寤。曉起見牛關中產一小牛。愛李心知是江得變

見聞隨筆

卷一

牛還債。異之。小牛隨地三日不知喫乳。愛李呼之曰江得。快喫乳。方能長大。牛聞呼名便起。喫乳連日。喫乳不歇口。愛李曰江得勿專食乳。要上山去喫草。牛聞言便上山去喫草。一日有買小牛客來。問愛李小牛賣否。曰賣。曰價若干。曰能穀我本錢便賣。曰何謂也。曰汝休問。還一價穀與否便知。客還價銀十三兩。愛李曰尚不穀。本客曰我只帶銀十三兩零四錢。賣與不賣在你打筭。愛李曰正穀我本賣與汝可也。交易已畢。有人指牛曰江得。汝欠我草鞋錢一百文。亦可還我。牛聞言便脫縛。

見聞隨筆

卷一

三

而奔買牛客曰有能縛得牛來者。謝錢百文。牛聞言即奔至索草鞋錢者身旁不動。索鞋錢者縛牛牽來。得錢百文。兩債俱還。客牽牛而去。張榮春述。

董糧差聞雞言悟道

婺源董糧差下鄉收糧。到某家坐索錢糧。晝觀蚯蚓食螻蟻。又見母雞啄蚯蚓。夜宿堂前。聞隔壁夫婦商議。明日無錢買菜待客。不如殺雞食之。糧差俄聞雞謂雞曰。主人要烹我。食客汝等從今以後無母覆翼。汝宜在家。勿妄外出。水邊多鷹。籬邊多犬。路邊多乞人。汝宜慎之。

一三九



糧差聞雞言恍然大悟今日親見蚓食蟻雞啄蚓主人  
又要殺雞食我我倘食雞食我者必有其人冤冤相報  
何時得了到不如入山修行去天明聞捉雞聲糧差急  
止殺雞曰我昨夜聞雞言如此我心大悟從此入山修  
行矣將汝家錢糧劃免望將母雞雞一籠交我帶去  
放生言畢携雞籠而去直入深山尋師出家師見雞雞  
便欲食之徒心疑修行人如何好食雞師笑曰一齊帶  
汝西方去免在人間受一刀徒遂大悟糧差之子八十  
歲為其父作佛事情僧七人誦經或來八僧其一則其

見聞隨筆

卷一

四

父也張榮春述其事余歎曰糧差不過粗識書算之人  
一聞雞言便能大悟入道吾儕讀書數十年日在雞蟲  
爭食之間亂兵食人之際仍然昏昏醉夢不知所止蜂  
鑽窗紙不知世界之甚大也其相去何啻天淵之隔哉  
愧甚愧甚

汪徵君做五日土地

汪紫軒徵君 綸章與余述鳩江女史金冷香工詩善畫  
蘭石道光庚子流寓揚州紫軒見而悅之以五百金娶  
為簞室上和下睦甚相得焉冷香粧奩價直二千金來

時二十一歲未有所出妻生三子長茂才次縣丞三業  
儒尚幼冷香八門後二十年紫軒家道中落冷香愁之  
謂主人曰我母無子尚有多金存在母處曷不送我歸  
甯籌得阿堵物亦可救家貧耳主人從其言送之歸揚  
州其母適病無金可措西寇又來犯揚冷香脚氣不能  
行因促主人出城回通州大哭而別後數日賊果八城  
冷香與其母投井死後紫軒作落葉詩有本欲交加拂  
雲表緣何飄泊到籬根回首栽培空着力傷心風雨竟  
無情之句為傷冷香而作也旋踵長男次男相繼而逝

見聞隨筆

卷一

五

同治甲子春間紫軒病兩月一日氣閉心頭尚暖七日  
還陽自言夢至閻君處見判官手持官照執憑龍鳳雙  
蟠心焉慕之判官曰與汝無分又持一憑上有三紅圈  
者紫軒心欲得之判官曰此汝執照好去做土地紫軒  
領照出乘輿至一處小屋數間無幕賓差役五日彈琴  
詠詩而已忽見差來傳去見閻君閻君謂之曰有三男  
子一婦人訴冤告汝吾已代汝排解汝速還陽尚有十  
八年衣祿光景校前稍佳紫軒細視訴冤婦人即冷香  
也異哉冷香之罪紫軒也豈冷香之歸甯索金其謀出



自紫軒耶何寃之訴也。紫軒還陽。計氣閉時已七日矣。人謂紫軒二子繼殂。皆負冷香之報也。未免言之太過。更覺疑團愈不可解噫。

### 湯夫人德報

南通州秦節母湯夫人。好善樂施。美不勝舉。子惟一。孫長治。曾孫兆慶。元孫保泰。來孫堃元。俱已科第。世其家。

### 孫進士德報

南通州孫遜庵進士。知某縣事。除夕內衙家宴。骨肉團圓。曰我等家人團聚。豈不快樂。牢獄中犯人。誰無父母。

### 見聞隨筆 卷一

卷一

六

誰無妻子。獨處獄中。豈不苦惱。遂下令放囚。還家過年。約明正初三日歸獄。明正到期。眾囚歸獄。尙少五囚。未到。孫因此挂誤去職。後人北鰲郎中。延元知縣。銘恩翰林侍郎。安徽學政。登瀛翰林郎中。五代進士。積善之報。有如是者。汪紫軒口述。

### 玉人

吾友丁月湖理問。說通州江芷陸茂才。夢一玉人。並行醒後。從骨董家見一玉人。以重價購得之。愛而佩之。玉人不去身。甲子十一月金陵鄉試。芷陸在闈病作。遇

與生代調湯藥。得不死。問生名。則人玉也。芷陸感人玉之德。卽以玉人贈之。芷陸歸家。玉人又在家中心。異之。乙丑三月初六日。芷陸歸道山。玉人遂失所在。芷陸名繩章。甲子科薦卷。士林惜之。余曰。夢中之玉人。卽闈中之人玉也。調藥之人玉。卽在家之玉人也。玉人報德。宛轉換形。人亡玉去。其故何哉。仙耶。鬼耶。則吾不得而知矣。今年余游九園。看花題壁。有子規杜宇形聲。幻蝴蝶。莊周物我忘之句。用以持贈玉人。不知玉人以爲然否。呵呵。

### 見聞隨筆

卷一

七

### 于明經德報

文登大水泊于卧南。明經。吾壻漢卿之祖也。家小康。借本千金。到江南販麥。返至山東。遇大旱。飢民無筭。遂以千金麥賑濟飢民。空手無顏回家。怕見親友。無銀還債。復來江南。到清江。寓蔣家六陳行。于告之故。蔣老大敬重于公之盛德。遂借于公千金之麥。復販山東。于公得麥言歸。得利三倍。除還蔣本。尙穀還債。從此不復販麥矣。子願發字芝崖。官至淮揚兵備道。孫昌進字湘山。茂才。官至南河觀察。昌遂字漢卿。廩膳生。直刺軍功保。



舉知府。昌運字菊農。孝廉博學著書。曾孫實之字竹虛。茂才官大令。費之字書雲。茂才贊之。茂才鏜尹贊之。字希。閔庭軍功保舉知府。寶之字少湘。茂才鏜守資之字希。瑤司馬贊之。字六歐。使賀之字吉雲。茂才縣丞貴之。字和伯。理問員之字次鶴。通判科名仕宦。代不乏人。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願世之為民父母者。大發慈悲。救苦救難之心。拯民水火之中。加之衽席之上。將見盜賊不討而自平。海內乂安。豈止一家之慶也哉。

衣鬼現形

見聞隨筆 卷一

江都李承白。茂才工詩。偶寓石港大慈閣。余適遇見。遂訂忘年之交。談及某村某士人家小康。以十三千錢買月白縞紗大羔皮袍一件。裏裾微有血痕。置之榻上。無風自動。穿到身土。背後如有人曳裾。行亦曳。立亦曳。心異之。遂脫衣不着。作疏熱衣以還衣主。越一日。侵晨有客求見。坐談片刻。告辭而去。某使人跡之。知其寓處。以便回拜。家丁隨後。客纔轉灣。追之遂不見矣。回報主人。主人大悟。此必衣主之魂來謝還衣也。年近三十。衣月白縞紗羔皮袍。即與焚衣無二。噫。一衣之愛。鬼尚

難割。何況良田廣宅。百萬家財。一旦化為烽烟。其恨為何如哉。

蚌精

山東某處有野塘。月色皎潔時。見一小童騎白馬循塘而走。人逐之。便入水遁去。見之者多。遂車乾塘水。見一大蚌如團筐大。數十人起蚌上岸。用盡氣力剝之。不開。因燒水煮之。蚌開。珠數斗。盡黃爛無光。土人以三十千買得蚌壳兩片。裝作屏風。安置中堂左右。夜間放大光明。如同白晝。後遇識寶人以數百金購去。不知所在。吾

見聞隨筆 卷一

婿于漢卿親見此蚌。口述如此。

夜光觀世音 附輓玉

無錫侯宦家有枯木一段。安插瓶中。供養淨室。焚香虔禱。門窗緊閉。夜分時。向窗隙窺之。枯木上現出蓮花寶座。立着觀音大士。放大光明。如同白日。逾時乃滅。名曰夜光觀世音。又有璞玉一大塊。如饅頭。兩手捏之。玉流指縫。拏長便長。按扁便扁。放手徐徐復圓。名曰輓玉。余亡室張孺人言其外祖家有此二寶。後被火神收去云。

余晦齋雜論



無錫余晦齋子老友也。自幼力田。中年始知向學。以訓蒙爲活。遊庠後。尊甫棄養。卽清齋刻苦。淡於進取。謂生前未盡菽水之歡。天地間一罪人耳。何營營名利爲。且古人言學。必曰存理遏欲。飲食爲人生大欲。卽以此爲遏欲之一端。何不可者。嘗有詩云。各行志願各修持。於世多違我自知。一樣春花與秋月。持齋何碍太平時。其命意概可想見。又嘗謂近日訓蒙者。皆墨守成例。不以講解爲事。讀書二三年。全不與講。一點做人道理。致子弟終身夢夢。習於下流。此直可謂之教書匠耳。按律定

見聞隨筆

卷一

十

罪當墮暗啞地獄。故其爲教。雖初學童蒙。必日與講孝子悌弟及善惡果報故事。一二條。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師道不立。宜乎惡人接跡也。家無僭石。喜集刻善書。所刻皆俚俗常言。謂我鄉里人。只會說家常話。高文典冊性理經義。自有當代名儒主張大局。我何敢再贅一詞。故其書雖爲世俗所傳布。而自顧歉然。嘗以能說不能行。虛名失實。適滋內疚爲歉。又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衰。然後閻王作。詩未嘗亡。詩而無當於勸懲。則不亡而亡矣。如此論詩亡二字。似較直捷。春秋褒貶尙

爲中等人說法。若下等人。不願流芳百世。不怕遺臭萬年。雖春秋亦無如之何也。曾口占四句云。春秋作本爲詩亡。今日春秋道又荒。賴有輪迴參筆削。那堪更說沒閻王。又嘗以江蘇多溺女之俗。卽於所居鄉。仿蘇文忠公黃鄂救嬰之法。量爲變通。倡行保嬰善會。始以三百六十文爲一會。一時樂從者衆。先後集捐田二百餘畝。凡鄉里之貧戶生女。力不能甯養者。准每月給米一斗。錢二百文。以五月爲止。五月後如萬不能養。方爲代送嬰堂。全其性命。實則五月後小兒已能嬉笑。非特不忍

見聞隨筆

卷一

十一

再溺。亦必不願送堂矣。其所定保嬰會規條。刻有成書。曾爲前大府檄取數百本。通飭各屬一體照辦。一時遵行者甚衆。又嘗以鄉約勸善人多厭聽。因勢利導。莫如演戲。而近口梨園。每習爲誨淫誨盜。傷風敗俗。不忍名言。卽有忠孝節義等劇。又大都帝王將相名門大族。比擬太高。以之化導鄉愚。藥不對症。奚啻隔靴搔癢。遂作勸善新戲。數十回。詞白淺近。一以王法天理爲主。集成一班。教諸梨園子弟學習試演。一洗誨淫誨盜諸習。雖非陽春白雪。頗爲鄉里人所樂觀。費及數千金。一肩重



累幾致不能顧其家。以致室人交謫。良友盡歡。人皆笑之。而君晏如也。又嘗因保嬰局勸禁溺女演戲。自題戲臺楹聯有云。演幾回舊舞新歌。試看善勸惡懲。現世洵多真果報。害一命驚天動地。若使有男無女。收場那得好團圓。又有一聯云。你娘亦是女。你妻亦屬女。胡獨你不肯養女。他生也何冤。他死也極冤。只怕他總要伸冤。嘗於演戲時。衣冠登壇。講說溺女果報。大聲疾呼。以期感動。有句云。一日。泣歌同振鐸。百年風氣此迴瀾。又云。老我面皮三寸厚。願他聾聵一齊開。又云。休嫌海內知

見聞隨筆 卷一

三

音少。從此天涯話柄多。皆不事雕琢。直寫胸臆者。每與予言。予生平有四大願。一復小學。一行鄉約。一燬淫書。一演新戲。因作自贈聯語有云。自晉書頭銜。木鐸老人。村學究。羣誇新手段。淫書劈板戲。翻腔。若得四願圓成。萬戶侯。不願封也。因計所刻訓蒙各種。竊自附於小學之支流。講約頻年。舌敝唇焦。人皆有木鐸老人之謂。淫書則已奉大憲。泰准通頒禁燬。亦已躬逢其盛。樂觀厥成。新戲一事。實係世道人心大局。擔子太重。非區區寒賤窮儒所能獨任。宜其一試。即退。不敢再請。只好

仍俟仔肩世道大君子一肩挑去。永定章程。番為後世法。雖為執鞭所欣慕焉。其議論往往如此。語雖近諧。而其心則良苦矣。

病篤過堂

道光丁未。余年四十有五。六月患傷寒熱症七日。水漿不入於口。身如火熾。神魂與女鬼相鬪。一夜心中自幼至壯。小大事一一過心。堂善事過心便樂。不善事過心便苦。記得先母病時。囑喚。舊用婆子來服事。婆子無錫人。因好竊物。故此不用。開發回去者。裴一時昏昧。誤聽

見聞隨筆 卷一

三

此言。竟未去喚。月餘。先母見背。方命之愆。終天抱恨。此事過堂。心如油煎。半時乃解。夜分時。忽能自坐空榻。口稱有仙湯飲矣。病魔其奈我何。俄而陳姬以湯進。飲盡心中甚快。睡二更發。一身大汗。起坐。捶壁曰。願汝多福多壽。肯將仙湯愈我病也。言罷復睡。達旦遺矢。病遂大愈。能食粥。越一日起行如常。吟詠如故。越二年夏月。陳姬更衣。見左臂大瘡。痂一塊。駭問始知病中自稱仙湯者。則陳姬割臂肉湯也。口稱願汝多福多壽之言。或者先人感姬之德。而祝禱之耳。是年成兒方二歲。陳姬曰



夜服事湯藥。忘却乳兒。兒啼不住。聲余聞而厭之。婢便抱去。余今年已六十有四。成兒年二十有一。其母年已四十有五。同遭兵亂。多病多憂。談及病險過堂之事。故縷述之以證過堂之言不我誣也。

### 張茂才惑狐女

清河縣張寶笙恩封茂才。館都中。惑於狐女。乃兄佩紳。恩封。孝廉亦館都中。見阿弟消瘦。心怒。遂罵狐媚惑弟。嘔嘔不休。不見狐形。但聞狐語。曰：大老爺勿罵。狐亦猶人耳。得事仲氏。殆是前緣。乃兄曰：狐非人類。何苦纏人。

### 見聞隨筆 卷一

狐曰：大老爺今之人居心行事。不如狐者多矣。乃兄無言可對。負慚而去。此事聞揚州高藝生采畫史所述。卽丙寅三月間事也。

### 雷公顯靈

同治四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如皋東鄉。雷擊死一男一女。震活一嬰兒。初聞其事。不知其故。今年六月五日。聞高藝生述趙芝林定邦太守從如皋來見一奇事云：如皋東鄉某家有田百畝。有錢千貫。夫婦二人。一生行善。膝下無兒。過繼猶子爲嗣。嗣子成室。嗣父年五十餘。

嗣母年四十餘。忽然有娠。將要分娩。嗣子到百里外。賄銀五十兩。囑穩婆害殺嗣母生子。歸告嗣母曰：某處穩婆最穩。當兒已倩之。嗣母不疑。嗣子有惡心。曰：好。後數日。嗣母分娩。穩婆受生。墮地無聲。男孩氣閉。埋之。田騰嗣父憤極。走到城隍廟。敲鐘擊鼓。哭訴城隍。說一生行善五十餘歲。纔得一子。還是死者。天道無知。神心何忍。還我靈應。心始甘休。日夜哭訴不休。第三日。片雲纔起。雷聲大震。穩婆手捧寶銀一錠。與嗣子並跪田塍。一同擊死。震活嬰兒。呱呱而泣。觀者如堵。墻卽乙丑十二月。

### 見聞隨筆 卷一

二十八日事也。余曰：貪財害命。雷則殺之。行善得子。雷則活之。善惡之報。如此昭彰。特爲書之。爲世之行善者勸。行惡者戒。

### 王少枚遇害

宜興王少枚。明經善古文。宗姚惜抱。年二十餘。好爲訟師。年近四十。始懺悔前愆。勉爲正士。生二子。皆能讀書。作文。有二女。著有文集百餘篇。行世。世居鍾溪橋。余於咸豐三年。避地宜興。和豐橋芙蓉園。因馬小梧孝廉。始識少枚。少枚曾爲先大夫作墓表。刊在先大夫詩文全



集中又曾為余作詩序。庚申之變。宜興失守。賊擄少枚。命為鄉官。令歛錢收稅。鄉人恨之。俟賊目歸城。便聚眾。黑夜到少枚家。先殺其妻與二子。繼殺少枚。獨留二女。不殺。辛酉人日。余從陽湖東洲村買小舟回宜興。採弟。妹消息。舟過鍾溪。泊岸訪問少枚蹤跡。土人言其遇害。如此。人言其好為訟師之報云。

李野渡善報

李野渡。荆溪縣善人。以仁存心。力行善事。如賑飢救困。育嬰義學。諸善舉。無不竭力盡心。紳董敬之重之。有司

見聞隨筆 卷一

六

聞於朝。得恩賜七品。以榮其身。子友琴。名璜。少時與余為總角交。善鼓琴。師韓古香先生。余學琴於戴佩蘭師。友琴弱冠後。遂決意離鄉。到吳門。從師習錢穀。逾年。子成。遂為諸侯賓。得大名。至老不衰。余寓吳門。刻書刻帖二十餘年。與友琴交最久。數十年如一日。庚申之變。友琴得先出城。旋到上洋。就吳曉帆觀察館。居然無恙。視余失計。陷處危城。七閱月。其苦樂為何如哉。友琴為人好善樂施。大有父風。年長余一歲。援例捐納。授知府。為乃祖。乃父請封二代。子二長。捐知縣。次捐同知。

各為其生母請封。人稱其尊人好善之報良然。

見聞隨筆

卷一

十七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族祖夫舟公德報

族祖夫舟公積數年之穀。賑饑不足。又賣田買米賑濟。而家遂貧。此乾隆甲子年事。其曾孫康以嘉慶甲子登賢書。旋成進士。子孫繁盛。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

曾祖存齋公行畧

太祖母曹太恭人附

先曾祖存齋公博學好善。治家嚴肅。村中少婦有倚門觀望者。必叱之曰。無規矩。還不進去。人咸畏之。大祠脩

見聞隨筆 卷二

譜。凡有螟蛉子夜來子。

血抱他人子為己。姦生子。男女子俗名為夜來子。野合姦生子。

所生為羣起爭論。不許上譜。口稱異姓。亂宗紛紛聚訟。告知存齋公如何判斷。免其凶終。公笑曰。但願天下人皆肯姓齊。豈不甚妙。毋多爭。准其一概登譜。一言排解。通族感德不盡。公壽至九十四歲。無病而終。先太祖母曹老太恭人。蘇州人。年十九歸曾祖存齋公為繼室。公年五十九歲。大凡村中有急難事。如鬻子婦。賣生妻。溺女。縊男。生不能養。死不能殮者。曹太恭人知之。必曲為轉回。設法周濟。如此善舉。不一而足。先大夫幸梁溪時。

為曹太恭人慶八十壽。鄒相國

炳泰

祝壽聯云。有子有

孫。皆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為太夫人。及至九十。先大

夫需次蘇省。告假返宜。與東撒珠巷春暉堂。為曹太恭

人慶九十壽。唱戲稱觴。賓客極盛。潘三松封翁

奕雋親

書壽匾曰。六代同堂。壽聯云。無所不順之謂備。後得主

利而有常。大福大壽。人人羨慕。不置。是年戊子十二月

十七日考終之時。謂先大夫曰。汝母迎我來。一笑而逝。

三日入殮。面如生。

祖母俞太恭人行畧

見聞隨筆 卷二

先祖母俞太恭人。婺源西園人。年二十一歸先祖雨峰

公為繼室。事舅姑惟謹。撫前祖母子如己出。乾隆壬辰

先祖選授廣東始興令。迎曾祖父母於官。太恭人為官

厨飲饌不潔。自治中饋。為羹湯以進。癸巳生方氏姑。甲

午先大夫生。待雨庶祖母如妹。愛其子女。逾於所生。甲

辰遭先祖大故。太恭人號泣絕粒。念舅老孤幼。強起飲

食。孤苦伶仃。扶櫬歸里。為先大夫延師授經。夜歸。祖母

篤課。倦輒撻之。先大夫十四入泮。迎學之日。登堂拜祖

母。祖母不悅。少頃。先大夫與方氏姑爭一器物。祖母怒



襦其藍衫。撻之數十。或曰兒秀才矣。何撻為。祖母曰。吾所以教兒者。望其繼父志。承先業也。今幸獲一衿。便揚揚得意。吾無望矣。自是督教益嚴。迨至先大夫入詞林。散館。出宰金匱縣。迎養任所。依舊自治中饋。作羹湯。以進。太祖母如初。暇則為孫女輩製履縫裳。寒暑不輟。聞有民家婦入署。求太夫人不得。指示之。亦不信也。戊子八月。先大夫需次蘇臺。忽接太恭人書。言病劇。乞假星夜馳歸。太恭人暮年與太祖母相依為命。坐臥不離。考終之夕。謂太祖母曰。婦事姑未終。不孝也。然當與姑同

見聞隨筆 卷二

三

生極樂世界。請先往俟姑。顧謂先大夫曰。官不易為。兒可不出矣。言訖而逝。異香滿室。三日不散。戊子十一月三日也。年七十有九。歿後四十五日。太祖母謂先大夫曰。汝母迎我來矣。遂無疾而終。祖母秉性仁慈。胸次浩落。貴賤貧富。作平等觀。內外親疎。視同一體。實心直腸。不知世有欺詐事。橫逆之來。毫無介意。兩世仕宦。惡衣粗食。或人所不堪。而樂善好施。千百不吝。族有孝婦。藉刺繡養其舅。呼與同處。助之衣食者。十餘年。常稱婦賢。而未嘗自以為德也。故祖母歿。族黨親戚。無不歔歔涕

泣云。

先大夫梅麓公行畧

先大夫梅麓府君。宰金匱時。嘉慶十七年大旱。捐廉勸賑。得十四萬緡。活民命無算。以賑餘錢。修泰伯墓。造南望亭。豐樂橋。為令入載。引疾去官。寄居宜興城中。東撤珠巷。購得吳石亭故宅。奉養重慈。顏其堂曰春暉堂。道光初年。宦囊羞澀。賣畫吳門。陶文毅公憐之。代報病痊。送部入覲。因先大夫創議海運南漕。故有此舉。陶公命擬海運章程。為未謁奇制軍。請示一切。故犯制軍忌

見聞隨筆 卷二

四

不終事而退。尋丁祖母憂。遂杜門不出。日以授經為業。吟詩寫字。賞鑒書畫。為樂。忽聞廣東林少穆制軍燒烟土。逐夷人諸案。歎曰。天下從此多事矣。求治太急。中外不甯。奈何奈何。能速辭世。不見兵亂。即大幸事。辛丑夏六月二十五日。無疾而終。考終前一日。猶能書藏書目錄。校對雙鈎墨蹟。半月前。夢見陳芝楣先生。遣使持書來。請辦陰間大事。是年四月間。先大夫獨在湖山書畫樓中。檢點書畫。偶見一物。惡狀難看。驚走下樓。心駭色變。家人問之。不答。至今不知所見何物。聞此宅多狐。吾



鄉俞濤官年八十餘居溧陽戴埠爲史氏掌木業曾與  
余言此宅幼見潘氏進屋住二十年賣與吳氏住二十  
年又賣與先尊四十年間三易其主矣因計先大夫去  
世裘移居吳門以便刻書鐫帖剛二十年宅有吉凶信  
然先大夫歿後一年夷人作亂上海鎮江皆被侵害繼  
以西寇猖蹶天下蹂躪者六百縣兵戈擾攘殆無甯日  
裘遭兵難南北奔逃而先大夫在天之靈安然無恙非  
福德雙修何以臻此書罷慨然

紀夢前世父兄

見聞隨筆

卷二

五

余年二十三歲三月間病劇宿宜興老宅綠天小梅書  
屋夢見身居巨室着古衣冠書房觀書見一青衣僕來  
報外有少年要會面有話談問其姓名不荅曰爾主人  
當自識之余曰請俄而客至方面高鼻濃眉大眼高冠  
長佩一揖而坐詢其姓名拂衣而起曰我爲爾兄何以  
忘之遂說前生爲某事自經爾知之坐視不救今索爾  
同至陰曹質訊無多言去去余因知前世事謂言此事  
是兄失志弟本不知情正議論紛紛忽聞門前阿殿聲  
馬蹄聲青衣趨報老爺回來于是弟兄趨出東西侍立

見儀仗甚盛護從百餘人八人轎扶着玉帶紅袍宰相  
冠一位老爺下轎阿殿歷階而升中堂面南而坐指兄  
曰不肖如汝極矣汝自無行死於非命友來誣汝弟何  
耶速去毋暫留如違不汝赦兄於案上提硃筆書曰饒  
爾廿年余奪其筆曰爾我兄弟也兄弟雍雍如怡怡如  
欲我借往我即往矣何待廿年兄曰三月兩人無言兄  
告辭乘輿而去余送之連聲漫請而寤一身大汗起覺  
體輕疾從此愈

紀夢人壽可延

見聞隨筆

卷二

六

余三十五歲時住釣橋陳氏廣宅夜夢身坐大廳見五  
人席地坐階前食飯有一高脚牌靠在中門牆上心知  
其陰差下堂看牌上名正面無我名翻轉見頭名署齊  
子治三字上有硃筆一點退立堂中五人食竟頭差來  
前余謂之曰汝五人來喚余去者耶曰然余歎曰世味  
都已嘗徧去世也罷但上有老父未送終下無一子以  
接代二事未了難爲情耳差曰然如之奈何既而曰罷  
罷罷我爲汝去回一牌說汝安徽籍人已歸無喚處便  
可了案余曰設移文到嶽查出實情再喚奈何差曰無



多言。獨不知人有可延之壽乎。去。去。羞頭負脚而出。余目送之。乃寤。雞已鳴矣。一善念起。冥感鬼神。為人子者。可不慎歟。自今思之。倏忽已隔三十年矣。人壽可延。其言不妄。

夢為僧

道光辛丑十月。裘丁父憂。來蘇謝孝。左腿患疽。誤食豬肚。氣閉臥床。夢見山水深幽處。現一小庵。顏曰寂照禪院。步入中堂。見二三十僧。合十圍繞佛座。朗念阿彌陀佛。旁有老僧見我來。喜謂我曰。汝亦來矣。汝衣尚掛東

見聞隨筆 卷二 七

壁。取衣衣我。我自顧儼然僧也。解衣摺好。搭於左臂。對長老曰。我願未了。書帖未完。工未便還山。他日再會。去。驚寤發汗。汗止坐起。食粥。明日疽自消。一瀉而愈。

夢見狐仙

道光二十三年。余居吳門西麒麟巷。雲起樓。樓與藩庫廳。狐仙樓間壁。夜夢自持短檠。步至仙樓東廂下。將短檠置門角。避風處。獨立簷前。見美女一雙。雙携手而出。五色錦繡衣裳。衣香花氣襲人。環珮之聲盈耳。瓊樓玉宇。圖書鼎彝。極其精雅。彈琴敲棋。吟詩繪畫。諸女伴笑

語喧譁。今人魂銷心醉。料得阿廢迷樓中。花團錦簇。約畧似之。涼風凜烈。持檠轉來。掩門而睡。不覺晨鐘已動。旭月初昇矣。

同夢陳忠愍公約會

道光壬寅。英夷犯上洋。陳忠愍公。化成。死之。練廷璜刺史。殮之嘉定城中。繪圖徵詩。余題詩曰。流毒中國阿芙蓉。保障江南忠愍公。如公其人。倘有兩逆夷。安敢窺吳淞。東西礮臺起得勢。計出萬全時不利。手壞夷船挫敵鋒。功敗垂成豈天意。不足與謀彼豎子。賊至身先作竄

見聞隨筆 卷二 八

鼠。獨力難支。死礮臺。嗚呼忠愍真可哀。負屍者劉殮者練。武進士劉君國標。負公屍藏諸蘆葦中。越十二日。國標乃至蘆葦中。負出。膚體不敗。面如生。嘉定令練君廷璜。殮公於嘉定。炎天十日。色不變。建祠兩地。荷城中得繪公像。天恩繪像一幀。傳真。面聞公死。事心痛傷。瞻公遺像。淚成行。求之。今人不可得。古人誰可相頡頏。督軍恩同岳少保。殉難慘比張睢陽。安得圖像百千幅。徧示逃亡食

君祿。此卷藏在立人刺史處。吳縣小市橋倪氏刻字店中。摹刻公像。刻余詩於像頂。印刷數十萬幅。徧售天下。士民商賈。獲利數百千緡。余作詩四十餘年。積成



四十餘卷。眼見此籍。廣傳海內。附驥尾而名益彰。何其幸也。越一年癸卯六月。余居西麒麟巷。雲起樓。夜夢有人從陳忠愍公處來云。公現爲蘇州府城隍。慕君名。特來奉請。過談爲快。遂余去。余遂從之。到一園中。見公衣冠出迎。喜動顏色。身長骨瘦。紅頂花翎。延我並坐。啜茗清談。引遊亭榭。指示書畫。俄報客至。轅門請謁。公曰。請坐。我去。卽來。良久。視天欲雨。頗有歸思。公回謂余曰。天有雨意。余遂告退。與客同出園門。公送之。途遇雨。憇小亭內。驚寤。是夜陳姬夢見四童子。持大燈籠兩箇。來說

見聞隨筆

卷二

九

新城隍陳化成。夢請老爺過去談天。姬不許入內堂。以有事不暇。來回之去。四童去。少頃。又遣四大人持燈來。迓謂陳姬曰。是我家老爺。慕名相請。過談。卽時送回。並無別故。勿慮也。姬見說。遂將長衫衣我身。遂大步出外。姬久待不回。天欲曙。正念切間。見我入室。汗流如雨。四人在後。手持洋燈。出片紙呈陳姬。上有六十七再會六箇字。四人辭去。夢覺與余說夢。余剛夢謁公歸途。遇雨憇亭時也。兩人同夢。兩夢同時。大奇大奇。豈真詩歌足以感神耶。何見愛之若此也。所云六十七再會

者卽吾不得而知矣。

斗姥送保命燈

咸豐紀元中秋前一日。大雨如注。天井成池。余病頭風。將及兩月。夜間跌坐雲起樓榻上。童子壽康赤脚踏在榻旁。垂頭而睡。余閉目宴息。聞門簾有聲。見一了髮持燭臺進房。置方桌上。又聞門簾聲。見一老嫗珠翠滿頭。盛裝盛服。抱一斗燈。上籠碧紗。上踏步床。置斗燈於床頭。復以百齡襖掛在帳鈎上。退出房門。簾復有聲。余張目四顧。一燈如豆。半明半滅。窗外雨聲如瀑。童睡方酣。

見聞隨筆

卷二

十

尋病愈

夢飲瓊漿

咸豐六年。余居吳門友來巷。偶病渴。經月不止。夜夢隱几而卧。覺視坐處。迥異尋常。室無燈燭。放大光明。精舍三間。裝飾華麗。仰觀無梁。琉璃結頂。中堂高座。四面皆空。座後長几一張。鼎彝斑斕。壺觥精潔。右間方几靠中。間花窗。余坐上座。見一道姑容光四射。嫻嫻其來。雲鬢高搖。金鈎覆額。風裳水佩。飄飄欲仙。余曰。此間是汝打坐處耶。何寂寂也。曰。然。夜半無儕。日間道友不少。余曰。



病渴日久可有水漿飲我乎。曰有。飲我壺漿。香透丹田。胸臆大暢。余曰。此真玉露瓊漿也。內視調息之法。可得聞乎。曰是不難。跌坐調息。余以指探其鼻孔。呼吸果絕。逾時乃罷。謂余曰。世實空花。無足戀者。君好認識自己。本來面目。余曰。誠哉是言。而今而後。吾知返矣。覺來天曉。渴疾頓消。細味名言。發人深省。昔年張船山先生贈先君詩云。待到紅塵功行滿。仙山携手未應遲。今記仙夢。因有感於斯言。

沈捕魚

見聞隨筆 卷二

無錫縣張村沈姓捕魚為業。一生端釣鯽魚。蘆窠中鑿小池。餌沈池底。鯽魚聚。隨釣隨得。樂莫大焉。一日見一鯽魚浮於水面。沈以魚叉擲之。魚去而沈頭落矣。此何以故。魚叉竿頭張一鐮刀。以便樵蘆窠池用者。沈祇管用力叉魚。忘却鐮刀之自樵其項矣。噫。以術釣魚。尚遭天譴。視世之以術釣人者。禍不旋踵。更可知矣。

假喫三官素

梁溪鄉人忘其姓氏。遠道訪親戚。戚家議殺雞以待。某知之。急謂主人曰。我食三官素。無須殺生。主人待以素

餐而返。河干過渡。已在渡船。岸上有白髮老翁呼曰。船上有假喫三官素者。勿渡。羣譁。某自言我不喫三官素。為親家要殺雞待我。故託言喫三官素耳。眾推之上岸。毋許同舟。某上岸。覓白髮翁不見。回視渡船。中流遇風覆矣。救一雞命。得脫水死。乃知放生一節。真善舉也。其可忽諸。

火神顯靈

庚申之變。宜興兵亂。居民避寇。周鐵橋。有小童在竹園中拔笋。園主見而撻之。撻之不足。又從而係石沉之塘。

見聞隨筆 卷二

童哀求不許。大呼曰。拔數根笋。便置我死。我訴火神。燒爾全家。方雪我恨。越日。園主室中火起。一家眷屬盡成焦土。四隣無恙。人稱速報無如此者。吾姪功炎隨母避難。眼見情事。據實述之如此。

食鴿顯報

有嗜食鴿者。烹法與眾殊。鍋蓋鑿空數洞。置活鴿數頭於釜中。湯溫。鴿頭伸出鍋蓋外。以醬油酒灌之。鴿渴。貪飲酒醬而死。剖食味甘。食單創法。口福自誇。無何火焚其家。嗜食鴿者樓居。頭伸出牆洞外。身焚口渴。貪飲水



龍噴水宛如鶴頭。申出鍋蓋模樣。爲貪口腹而遭顯報。宜哉。

### 殺蛇顯報

婺源北鄉某樵於山岡上。聞木魚聲。下視之。見一巨蛇。蟠在山脚。昂頭叩齒。樵者削水竹數百竿。以藤縛竹。向蛇頭一擲。蛇斃。樵歸。半年不敢過此山下。日久忘却。偶過蛇處。見竹一細。猶中蛇身。以柴擔撥竹。蛇毒中身立斃。

### 養貓致富

見聞隨筆

卷二

三

蘇城有老嫗某氏。來友來巷。余寓中說其主母少年貧苦。養一貓甚愛憐之。一日貓嚼珠領巾一條來家。主母得珠。家漸豐裕。買舊宅移居。貓至空房。踐地板不去。呼之不來。向人頰叫。主母知有異。起地板搜之。得金條一條。銅鑪家益富。遂雇老嫗專服事貓。貓子貓孫不下百頭。食以魚餐。夏帳冬被。如養嬰孩。三十年後主母歿。貓亦漸散。主母無子。祇生二女。家財二女分得之。

### 鬼書示警

婺源沱川余某。生二子數孫。頗有田園。某死妻存。長子

棄妻子不事寡母。而外交匪人。一夜亡父回家。獨坐中堂。聲言長男不肖。家道中落。歎息而去。家人驚懼屏息。明早視中堂地上大書八字云。爾爲匡章。我爲瞽瞍。餘無他異。余旭庭堂舅親述其事。

### 地滅

沈旭庭與余言。昔年江陰鄉人某男子。平日無惡不作。一日提籃買菜回家。行至家門空場上。脚如縛不能行。旋陷土中數寸。一時間陷沒至臍。人拔之。痛欲絕。鋤地更痛。口不能言。三日滅頂。而地無痕迹。可尋。亦地滅之一證也。

見聞隨筆

卷二

四

### 石港米市橋雷異

咸豐十一年正月。余從常郡陽湖東洲村渡江。寄住通州石港場。與我婺源施魯堂朝夕往來。頗不寂寞。曾與余言石港近年有某氏守節多年。一子極其不孝。一日雷提逆子跪在米市橋上。人推不動。如鐵鑄成。口述待母惡處。今遭雷擊。其母知之。哭奔前來。跪求雷宥。留子以養。餘生子自懺悔。不敢逆母。求雷赦罪。雷乃收聲。母携子歸家。從此事母極孝。至今母子俱存。



義犬

道光間。奉天甯遠州西鄉有陳姓者。兄弟二人同居。弟娶未久。死其妻。有孕。招鄰婦為伴。姒婦利其貲。陰結鄰婦。如生男。絕其命。當酬錢五十緡。始難之。而終許之。及產果男。鄰婦以大針刺兒腹。氣閉。產婦不知。直謂其兒死耳。當以綠帶縞巾包裹埋之山坎。未幾母家憐其女。遭夫喪。復失遺腹子。命其子以車迎歸。道過埋兒處。尚隔數十步。忽有一犬奔躍前來。遶其車。婦驚曰。此吾夫家司戶犬也。月前曾產數犬。一日不見。小犬失乳。俱斃。

見聞隨筆

卷二

五

今何為在此。叱之不去。鞭之急。投轅中。咬婦衣。作欲令下之狀。婦兒駭甚。曰。汝有冤。可前行。吾從汝。犬俛首去。婦兒尾之。至一所。菽葉圍繞成堆。犬發其覆兒。啼婦兒抱至車前。婦熟視包裹巾帶。不覺失聲。哭曰。此吾兒也。何死而復生耶。即邀其兒回夫家。似婦見之。曰。何處抱兒來也。遂告之。故似婦訝甚。陽若有喜色。及易巾帶。見腹間皮裏膜外。橫插一大針。始知姒婦之肆其毒也。婦兒鳴之官。官鞠得其實。置姒婦及鄰婦以法。而責其夫兒。以不能正家之罪。是兒埋時。至回家中。隔十數日。所

以不死者。賴其犬以乳乳之也。徐旋卿曰。聞之友人陳氏。非富家。而姒媿相殘。圖絕其後。犬之不若何哉。兒之不死天也。不然大針刺腹。壯夫亦危。况嬰兒哉。此吾友徐旋卿所說。義犬事。顛末如此。因作此詩。以警斯世。時丁未臘八日。詩曰。姒媿之心惡。獸惡鄰媿之手。毒蛇毒兒亦何辜。罹其毒。墮地便遭針刺腹。針刺腹。兒不生。縞巾綠帶埋田塍。斷送一命五十緡。圖產陰謀人不聞。人不聞。犬獨知。姒媿殺兒犬活之。子文虎乳兒犬乳。一虎一犬皆千古。人言橫江惡。姒媿風波更難度。人言饕餮貪。鄰媿狠心更不堪。婦雖有肉犬不食。義犬之名奸婦出。碎身粉骨有餘辜。人心之險有是夫。嗚呼。人心之險有是夫。義犬義犬古且無。

見聞隨筆

卷二

六



見聞隨筆卷三

葵源 齊學裘 子冶

翠釧曲憫周全福

武林吳我鷗觀察官蜀買一女奴周全福者年纔十四而氣體溫和資質穠艷閨秀中絕代妹也愛憐之欲納為妾先是觀察賦悼亡以待妾某為夫人及罷官歸與夫人謀夫人蓋妬而狡者也詭云若得全色翡翠釧為質當使侍寢於是罄其宦橐約費三千餘金購歸奉之以為朝雲得伴東坡矣詎受釧後頓食前言閉全福高

見聞隨筆 卷三

閣中逾月不獲一面觀察始知受誑然亦無如之何賦詩傷懷鬱鬱成疾泣然走告戚友曰不圖某暮年猶為情死羣以為顛未數月而訃音果來嗚呼奇矣觀察既歿全福知其為已也泣血痛心誓與俱死復念徒死未足塞責俟守貞三載乃以身殉而某氏酷虐百端必致之死而後快全福曰嗟乎僕之所以隱忍苟活者將以成吾志也今休矣遂於觀察小祥之期雉經而亡計其年僅十有五耳嗚呼又奇矣咸豐辛亥冬買棹至杭友人高小垞為余述之子謂此固古今所希聞實有聞名

教匪淺也爰次其顛末作翠釧曲以俟後之採風者詩

日扁舟夜泊吳山隴金石圖書壓裝重忽遇詩人高達夫酒闌燈灺談情種種情種流傳自湖西儂家生長浣花溪枇杷樹底嬌鶯住豈惹梢頭乳燕啼嬌鶯乳燕真無價碧玉待年還未嫁可惜傾城絕世姿迤邐辱在泥塗下泥塗一擲逐青衣歎息芳容識者稀青銅鏡子長空照紫玉釵梁雪不飛風流觀察來巴蜀好色胸襟儂來玉夜燒銀燭治官書肥婢成圍如立鵠鵠立班中見壁人雪膚花貌玉精神頓教鶴髮顏唐叟一顧驚為掌上

見聞隨筆 卷三

身身世雖微材邁眾因緣冀積高唐夢此際心通一點犀何時翼接雙飛鳳雛鳳翻珠瑁筵張衡從此賦歸田仙舟琴鶴追隨外載得西施返浙川返時卻趁江湖長葛嶺從容停畫漿聞說巴潼獲寶歸紛紛擁看誇無兩兩處情絲繫絳繡謀將金屋貯羅敷度婆心妬言奸詐我見猶憐况老奴老奴朝夕長留戀思與妖姬結姻眷索聘偏輕綠玉簪定盟不重黃金釧金釧無如翠釧精陡然娘子出奇兵請將紺色雙條脫來易秦關十五城欲換秦城需趙璧宦囊傾盡都無惜搜遍西泠傭販



家釧光圓映秋岑碧。碧花巧制奪天工。什襲懷歸納袖中。誰料蚌胎投海北。忽聞獅子吼河東。狂吼無端逢彼怒。紅樓驟把佳人鋼。隔斷巫山十二峯。思量弱水三千渡。弱水巫山覲百難。遊仙好夢付邯鄲。玉環無那心俱碎。錦瑟常隨淚暗彈。淚落青衫悲薄命。文園遂卧相如病。通幽作賦倍淒涼。長恨成歌徒諷詠。詠罷風懷一卷詩。沿門愬遍斷腸辭。楊枝愁殺白居易。桃葉休嘲王獻之。楊枝桃葉空思爾。溘然付與東流水。哀此情癡竟有心。白頭還為紅顏死。此時妾淚漲秋波。此後相思奈妾

見聞隨筆

卷三

三

何元鶴有聲悲閨苑。碧鸞無尾綴銀河。銀河不接黃泉路。棄擲鉛華事綺素。二七芳韶未破瓜。貞心耿耿堪欽慕。慕慕彼垂髫總角身。獨能守志出埃塵。烟雲待上曹娥石。風雨長橫妒婦津。療妒無方遭坎坷。知己已亡誰識我。水晶宮裏紅線歸。金谷樓頭綠珠墮。死後香魂一縷輕。泉臺聊報主人情。憐他十五如花女。數尺吳絲了畢生。生死循環堪哭踊。西湖為築鴛鴦塚。冬青樹上烏夜啼。片石留銘此邱壟。我聞其語心暗傷。陰風慘淡燈無光。拍案驚呼大奇事情。夫貞女非尋常。非常芳躅當留微。

錄萬古清風振汙俗。與酣狂叫招故人。聽我高歌翠釧曲。

張烈婦手殺二賊

烈婦姓嚴。江蘇吳縣人。父清泰。官兵部司務。幼隨父京師。端莊有德。習禮明詩。適同里張鈺。鈺服賈京師。賃屋沙土園中。室三楹。婦居左室。東西廂。一為厨。一梁姓。嫗居之。肆傭。張八先與梁嫗有私。八以他故遣去。辛丑閏三月十一日。鈺往三河。婦令嫗移居中右室。十五日八來與嫗私語。移時而去。十九日漏二下。婦與子官兒卧。

見聞隨筆

卷三

四

嫗私納八入。叩左室門。趨婦起。助八行強。婦以死拒。八即入厨取刀指婦曰。不從先殺兒。後殺汝。再要汝夫。於途而殺之。以快吾志。直趨左室。婦恐其殺官兒。從後以手抱持之。嫗奪其刀。佯勸八毋用強。勸婦從八。婦詢孰為此意者。嫗曰。我兩人久有私。恐若知見。逐不如汗若以塞口。婦俯首良久。佯諾之。同八至右室。八令嫗出。婦令八先寢。乃出所儲秫酒自飲一壺。出二利刃。一藏諸懷。一藏膝袴中。以酒壓八。八醉眠。嫗牀先刺八喉。八奮力格刀。刀墮。旋出佩刀刺其心。乃死。嫗聞聲叩門。婦懷



刃引嫗入。堅持其兩手。挾之坐於牀。嫗見嚇然死人。驚曰。若殺人耶。何忍也。婦曰。吾非忍。若所爲乃真忍耳。以手按之。臥以刀斷吭。刺其胸立斃。婦乃去血衣。藏兩刃。乘孀待旦。呼兒到肆。令逐鉅歸。二十一日。哺時至家。詢得其故。大驚。婦曰。吾自殺人不累汝也。卽詣官自首。移刑部鞫。實得勿問。遂釋婦。婦年三十。旋隨夫攜子返吳。門住桂河坊。余時寄居吳門。得聞其事。未知其詳。故未作詩。乙巳臘八日。費丈夢仙以烈婦傳見示。有感於心。賦詩以紀。并述其顛末如此。詩曰。今之英雄出女子。紅

見聞隨筆

卷三

五

顏一怒二賊死。豈真力大能過人。有仁者必有勇耳。嗚呼。烈婦心至仁。安肯從賊。汙其身。事夫育子。長安住肆。傭張八通梁。惡良人賈。往三河。張八猖狂以死。拒嫗。則從中作鴿媒。詢知其故。重低徊。吾能鬪智不鬪力。破涕爲笑。計則得一壺秫酒。自酌斟。輪轉愁腸。思殺賊。仁心義憤可格天。以酒壓賊。賊醉眠。譙樓更鼓頻頻轉。兩道刀光如電閃。狼藉杯盤次第收。東西廂戶從容鍵。一刀刺賊喉。賊猶格刀。刀卽投。旋抽利刃洞賊腹。賊心已剖。賊命休。傭死嫗。生心怏怏引嫗入室。斷嫗吭。殺醉者。

易殺解難。手除二害心乃寬。換衣藏刃待天曉。呼兒到肆尋夫還。詣官自首得勿問。殺賊保身兩無恨。全家安穩返金闈。烈婦聲名四海揚。費宮人刺一隻虎。婦殺二賊遙相當。却笑男兒無血性。畏賊如虎疲奔命。不能殺賊爲賊奴。何顏見此烈婦乎。嗚呼。何顏見此烈婦乎。甘爲賊奴成丈夫。

嚴太史示夢

咸豐九年己未六月。刊亡友嚴問樵保庸太史詩詞告成。七月初八日夜。余夢至一處。精舍數間。亭臺花木甚

見聞隨筆

卷三

六

盛與問樵暢叙別情。問其生辰。答曰。余生八月十三日寅時。是耶非耶。亦一奇也。余題問樵遺稿四律。詩曰。意氣自千古。交遊近十年。問樵贈余楹帖云。知君意氣自千古。與我交遊近十年。思君不可見。灑淚校遺編。吳苑花長好。揚州月不圓。魂兮何處至。昨夢語便便。飄泊江湖際。長年醉不醒。詩情追李白。酒德頌劉伶。宦興淡於水。桃花紅滿庭。風流猶未歇。忽隕少微星。骨相孤高極。吏難強項爲。逢人多傲兀。與我最相知。共有烟霞癖。從無軒冕思。斯人不世出。誰識虎頭痴。妙語猶在耳。思之涕自潛。昔年余刻先集告成。問樵對余曰。



伴好事一個傳人都被癡仙  
做成了令人間言感深以泣  
半生事剝剝方寸得安閒  
今日遂君願在天應解顏  
寄言同志者珍重藏名山

錢觀察事畧

故友錢步文冬士觀察錢塘人也道光壬辰科以名進  
士觀政銓部浮沉郎署垂二十年。舊卓薦擢郡守需次  
吳門時粵寇鳴張江南方用兵大吏知其廉且能委攝  
道篆總軍需事辦而用節未幾積勞卒於旅邸冬士之  
嗣無室家同官憫其窮經紀其後事歸櫬於其鄉甚義  
舉也冬士工六書精考據生平所為詩歌音節古穆極

見聞隨筆

卷三

七

類其為人咸豐七年春冬士袖詩訪余友來巷囑余剛  
定余曰諾此事僕當任之丁巳十月初七日冬士去世  
余即將其詩付梓越一年刻刷告成余哭之以詩即題  
其卷首詩曰老友竟長往臨風涕淚并傷心三月病慘  
目一棺橫鐘鼎人間重文章海內驚不才慚後死何以  
慰先生一事堪瞑目羣稱太守賢太守官  
乘破車友人贈詩云府人不識即官貴太守官  
破車黃秋士為繪破車圖余作新樂府以昭其儉太守官  
硯句爭傳太守官去夏太守失足余贈以大龍尾硯太守官  
背宦興付流水遺風追葛天道山賦歸去撒手撇塵緣

平生何所好索句與臨池詩偶摹蘇軾書符鄧李斯大  
詩云余亦能習書古體窺潘羅詭克學蒼籀却頗鄙李  
斯自註云余嘗謂李斯之作小篆務取整齊畫一此亦  
風氣使然然較之古籀實有雅俗之別惟彼毀滅古蹟  
欲獨以其書號視百代令後人舍其道而未由幸古鐘  
鼎未盡漸滅此實先聖之靈所呵護而留遺者特世人  
惟事描摹罕求筆法遂覺索索無生氣轉不如小篆易  
見耳部中聞有女膝下苦無兒身後百端事茫茫仗阿  
誰我亦垂垂老霜花兩鬢侵故人從此別吳市獨行吟  
久欲刊詩稿何方覓素心名山千載事勉力為君任余  
太守籌貨遺乙未冬十一月余居友來巷雲起樓夢見  
冬士於高山孤廟之中寂然無人暢談而別十二月又

見聞隨筆

卷三

八

夢冬士乘輿執事甚盛衣冠整齊與余話別云赴任遠  
方一時不得相見特來謝刻遺詩即以告別語畢一揖  
而去余送登輿見其以袖拭淚也寤後惆悵久之冬士  
生前聰明正直歿後自當為神我為後死區區刻其遺  
稿一事竟承道謝於夢寐之中亦一奇也故記之詩中  
所云破車圖遠視歌詩附錄於後

破車圖 美郎官之好儉也

咸豐四年夏浙江錢冬士郎中出守江蘇因京師友  
人贈詩有時人誰識郎官貴一箇疲驢一破車之句



黃秋士遂繪破車圖以贈太守因作此詩編入新樂府中昭其儉也

即官好儉乘破車時人慕之繪爲圖豈惟僕素無華飾車輻欲脫車蓋仄駕一眇驢瘦且疲且前且卻行遲遲日日長安市上過笑煞屠沽遊俠兒君不見彼姝者子乘油壁繡帷華轂人爭惜又不見七香車過馬如龍王良意態何其雄破車兮破車君子乘之又何陋何況即官應列宿人言即官囊少錢輶軒使撓豈不憐我道即官錢縱少一車之願應堪了丈夫安

見聞隨筆

卷三

九

事一室况一車心素無車破焉曉國計民生念正深先憂後樂復肩任高車易遂相如志五馬難歡杜母心一麾出守到南國甘雨隨車咸頌德白鹿開道夾輪行猛虎渡河遊轅匿團扇家家畫放翁破車圖出迴不同舉世尚華不務實金玉其外絮其中圖此破車遍示世何難易俗而移風紅塵功行他年滿安車蒲輪歸緩緩蒼生苦憶還山仙老朽欣添卧雲伴仰翁老去身更健芒鞋竹杖尋詩過安步當車再補圖傳爲佳話人人羨

贈硯歌

咸豐六年丙辰十月下澣訪錢冬士觀察於滄浪亭聞其大端硯被竊歸檢破麓得龍尾大硯盆二遂分其一以贈歌以賡之

冬士先生古君子圭稜如岳心如水宦囊祗賸一片石琢成圓璧大逾咫當窗紅日慣臨池揮灑雲烟落滿紙响暖鐘鼎古無儔秦篆漢分世少比求書人集戶限穿滄浪亭畔鬧成市斯時斯硯無刻閒朝磨夕洗長依几一朝失去覓無蹤不識何來夫已氏巧偷

見聞隨筆

卷三

十

果是米顛流寶劍還當歸烈士觀察清廉胡不聞偏來竊硯此何以我思書家寶硯遺何異美人妝鏡毀歸塋破篋得二硯石非端溪是龍尾圓如滿月形如盆徑則盈尺深寸許一斗之墨儘可容如椽之筆亦可使持一贈君豈有他藉此聊訂石交耳狗尾續貂難解嘲蠅頭附驥差堪喜兩心結契如硯堅不損不懷留寰宇還硯歌

余常用一大端硯甚佳忽被竊去玉谿因以所藏龍



尾大硯見贈余未肯留也賦此還之

錢子大硯忽被竊齊子聞之轉愁絕謂是書家寶硯  
亡何異美人明鏡失急翻秘篋出舊珍龍尾鉅製圓  
如月謂此硯盆藏有二吾儕今各用其一石交宜以  
石證之侑以詩篇尤奇崛余乃三拜送登堂頓覺圖  
書光發越東坡昔求龍尾硯易以銅劔詩更迭今我  
不求硯自來坡仙有靈當妒嫉明月光去得夜珠陽  
春詠罷廣白雪從此工人得利器磨墨磨人恐難歇  
孰知余更有遐思暮齒何須戀珍物身將隱矣焉用

見聞隨筆 卷三

十一

文行將翰墨屏一切石交定欲以石證何殊膠柱乃  
鼓瑟况君累代擅著作小玉雖小已傑出哲嗣小玉  
年甫九齡  
詠詩時  
有傳句硯雖有二未為多兩美何堪令離別感君雅  
誼心弗諉酬詩返硯非虛飾君能不吝我不貪堪為  
千秋添故實從此延平雙劍合不數相如還趙璧

李節保

婺源西鄉人李節保橫行鄉曲劣迹多端一日間行見  
藍布袋袋中有錢十四文遺於道左拾而懷之少頃有  
小兒年可八九歲哭奔而來徧尋布袋不得便欲尋死

李見之問其故兒曰我是孤子後母遣兒持袋并錢十  
四文上市買米半升袋亡錢失歸難見母鞭撻之苦不  
可當也不死何俟將欲投水李憐而還其袋與錢兒叩  
謝雀躍而去越一年村中行瘟死者甚眾李亦病危夢  
寐中見閻王坐堂審事李到堂王呵曰汝在世積惡匪  
淺當責而錮之李曰我雖不端好事亦做不少如與人  
成會與人排難解紛將功抵過或可免罪王命秤稱功  
過功輕過重秤終不平俄而有老翁持一藍布袋投下  
功秤頓重大勝於過王見之遂宥李罪加李壽一十二

見聞隨筆

卷三

十二

年李病遂痊心知投袋老人即孤兒亡父口述其事為  
世之拾遺還人者勸同治五年丙寅四月二十有二日  
余同戴維華訪鄉友張榮春於泰州北門外韓家橋酒  
酣耳熱暢談因果張述其事如此

張榮春販鹽善報

張二榮春婺源西鄉大坑人少孤繼母撫養成立年十  
四習木業於泰州城北咸豐十年販鹽七船過江泊甸  
容茅山下適有長毛賊下山逐婦女兒童婦女兒童投  
河甚眾張見之急命船戶將鹽拋下河二十七包救出



投水婦女兒童一十七人。是夜飯難民苦無薪。張命船戶劈船板以炊。歸時當以新板償船戶。童婦德之。次日船至鄉鎮鎮上局董某孝廉指揮殺鹽販焚鹽船。次縛張船戶。正就戮間。有垂髫女奔呼某舅爺。此張客人船戶救我們投水者二十七人。是真好人。斷不可殺。某孝廉聞呼聲。知是外甥女口音。便止戮。問故。外甥女哭且訴。某局董因請張入局。款以酒食。頌盛德。不置。遂遣鄉勇數名持局護票。送出江。是役也。鹽雖無利息。而船戶男婦三十餘人皆未遭害。若非一念之善。拋鹽救難。則

見聞隨筆

卷三

三

次日焚船戮販。何以得免。天之報施善人。何其如此之顯且速也。噫。張年已五十有一。身健如壯年。一子三孫。家雖不豐。而環堵蕭然。天倫樂足。善人有後。不卜可知。

祖妣俞太恭人蓄孝犬

先祖母俞太恭人居婺源冲田老宅時。蓄一犬。犬母對門隣家所蓄老犬也。犬每食粥飯。必先迎天母來食。飽送之歸。再來就食。餘飯十有餘年。風雨無間。犬母死。犬亦號哭絕食。斃時。人謂先祖母之孝化於蓄犬也。良然。

蓮谿禪師蓄義犬

見聞隨筆 卷三

揚州蓮谿和尚善書畫。蓄一犬。一名小午。一名小興。小而靈。同宿一榻。性愛潔。視茶有色。水不清者則不食也。粥飯亦然。蓮谿吸鴉片烟。人以潤筆。番銀十元。投烟盤中。蓮谿送客出門。許久始歸。視盤中銀不見。所在正蒼皇。聞犬從枕底一一啣出。如數置盤中。知犬恐為人竊。銀代匿枕底。為蓋藏也。鎮江營官來見。二犬甚憐之。向蓮谿索一犬。蓮谿肯與。而犬不願從。奔號跑齧。堅定不去。營官回鎮。思犬不置。後遣兵數名。船一隻。禮物數色。重到蓮谿處。送禮索犬。蓮谿好言慰犬。命犬從之去。犬垂

見聞隨筆

卷三

古

淚大哭。勉強從之。下船絕食數日。唯哭而已。至鎮營官見犬淚漬滿面。絕食悲啼。憫而放之。歸見蓮谿。作蒲子。慕始就食焉。時蓮谿寓興化禪院。余聞沈旭庭言。因有感於世人受養育之恩。不圖報德。而反謗害者。真義犬之所不齒也。俗語云。眾生好度人。難度。只度求生不度人。良不誣也。

丁小仙歷迹

丁小仙。大椿。山東諸生。落魄京口。測字卜謀。為餬口計。道光壬寅。英夷作亂。南京牛制軍。命鎮守上洋。

一六一



求奇才異能之士有人荐丁於牛。丁善說痛罵朱子而以孔明小比者。牛受其愚而問平夷之策。丁曰：英夷所持以藐視中國者不過一火輪船耳。吾以水輪船為龜船制之。彼技已窮。何難滅此朝食。牛然其言。發銀萬兩。着丁造船以試之。丁因請幕友楊蕉隱振藩幫辦船務。楊是余德角交。工書畫善文詞。亦好大言。不慚者。春暮到蘇州葑門外大寺內為造船局。雇鄉勇二百名朝夕訓練。牛遣其子監局事。丁如父。丁視之。不啻一小僕也。三首縣來見丁。垂手立兩旁。丁不命之坐。分付數語而

見聞隨筆

卷三

五

揮之去。一日余居三太尉橋馬氏宅中。刻先大夫遺文詩集校讐之際。忽聞人馬喧譁。老僕傳報有客至。延之入小室。見故人楊蕉隱同一身長面黑似文非文似武非武者來。余心異之。一揖而坐。互詢姓名。世係楊與余耳。語造船破夷之策。約余入局。同辦軍務。余告不才無暇辭之去。楊丁約來日局中清酌。候教。越一日。余徒步同詹堯功七十八歲老人至船局。見丁楊詢水輪船烏龜船來。慙對以夷中參謀丁大年亦中國產。宿上洋娼家為夷作奸細。院差告知。密訪得交大年。到其船中出

示船式云。此物可破火輪船。以水制火。以小攻大。因荏大年於牛制軍賞以四品頂戴。問大年在夷何職。官即曰：大於四品多矣。又有造船木匠一人亦中國產。為夷內線者。邀之在局。監造船。上余同詹飽食酒食。唯唯而退。回寓作書千餘言。暢談古名將破敵之物。如岳鄂王用腐草巨木破楊么樓船之類。從無以船破船者。論大年與木匠顯然奸細。以船式誘進軍營。探知消息。為夷耳目。苦勸蕉隱速辭出局。勿為身名累。託詹老送與楊閱閱。過取回不足與外人道也。秋月四水輪船成。入烏

見聞隨筆

卷三

六

龜船亦就水輪。每船用五十人。輪流踏輪。而上四日四夜五十人。脚板皮踏裂。不得到上洋。烏龜船用六人坐。在船肚中。龜頭龜尾放槍。四脚蕩漿。龜背通天。以牛皮連毛釘在龜背四旁。擬以此物泛至火輪船邊。鑿火輪船底。其體如龜。其用如此。丁大年與造船匠頭忽不見去向。制軍知船到上洋。親出城觀試。船於黃浦江上。是日風掀浪湧。水輪船五十人竭力踏。不向前。烏龜船八隻徐出江。心為風浪打沈。而殺水手盡死。無一人活者。制軍歎曰：可惜好銀錢。造此無用物。丁亦不慚而退。反



怪天時之不利。人力之不濟也。未幾夷船到吳淞口。寶山縣官周公綬吳淞口一路到上海兩岸皆設砲防。一日丁傳牛制軍令箭命周令撤砲防聽夷船進口。是時陳軍門化成駐東砲臺牛制軍駐西砲臺。陳以砲擊夷船。夷船敗欲退。西砲臺不擊。夷兵官無故而潰散。夷船乘間而進。陳遂受害。當時主持西砲臺軍務者卽丁小仙也。周令聞陳殉難。牛與丁逃竄。夷船進吳淞口。憤極傳呼鄉勇有能追殺丁小仙者賞千金。丁遁去。竟不可得。越二年春。余居西麒麟巷。忽見楊蕉隱來說現與丁

見聞隨筆

卷三

七

小仙在震澤縣署中。左清石刺史請伊等到蘇買線路。爲辦太湖捕盜。來商於余。線路從何處得。余曰。君等憲幕中上客。曾爲制軍參謀。不合與縣令捕盜。况捕盜賊是捕快責任。與軍師何涉。我在吳門日以刻先集古帖爲事。不問塵世事。君以捕盜爲問。真問道於盲矣。今英夷作亂。國之大盜也。寶山縣之撤砲防。西砲臺之兵潰。誰執其咎。今縱大逆而捕小賊。是何居心。是何命意。君速去。毋少留。恐爲仇人側目也。楊述丁佩服先見之明。置酒舟中。候教。遂余出。皆門登舟。見小仙立船頭。長

揖延我上座。楊丁左右坐。船娘斟酒。丁談夷官與我官議和於金陵舟中。學夫人禮儀。我見丁手舞足蹈之狀。不覺大笑。忽記古人楊左思學高麗舞。今人丁大椿學英夷儀。千古遙遙相對。古今人何必不相及也。後數年。余載畫出遊袁江。下榻于湘山舊雨軒。又與小仙席間相遇。時小仙館於于湘山家。庚申之變。余過江避地。通州石港場于塔漢卿寓中。詢知小仙歸山東爲寡媳。所逐不知何處去矣。楊蕉隱傳聞浙江克復後。曾爲龍頭場官云。

見聞隨筆

卷三

六



見聞隨筆卷四

婺源 齋學裘 子洽

孔太守殉難

孔有函太守繼錄曲阜聖裔也。工詩能書。與余為文字交。蓋亦有年。咸豐三年。同楊蕉隱來宜興。籌捐軍餉。余時避地宜興。和豐橋訪余於芙蓉園。邀余遊銅官。離墨龍池。善卷。蜀山。張公洞。玉女泉。南岳寺。祝英臺。讀書處。觀國山碑。泛東西兩沆。而回和豐橋。舟中紀游。倡和詩各成一卷。孔曾言平生目見鬼神不一而足。人多處鬼

見聞隨筆 卷四

亦多。人少處鬼亦少。富貴家鬼亦富貴。貧賤家鬼亦貧賤。鬼形不一。最難看者。唯頭分四瓣。中如石榴紅子者。又見一鬼頭頂白布一疋。手曳兩端而行。凡有官職。這文人墨客有名於世者。背後必有一鬼隨之。獨見錢東平背後有長短兩鬼隨之。孔後殉難於揚營。得恤典焉。孔事母甚孝。有武藝。登山如飛鳥。人莫能追。有詩集傳世。曾為余跋新樂府。有二子長名廣稷。字海安。次名廣牧。字力堂。次亡能讀父書。

華書吏殉難

梁谿華士陶字伯淵。人以華痴目之。別號夢摩道人。善畫馬。學無師傅。偶見好馬。便注目不去。歸家畫馬。以席鋪地。自己學馬。撲地打滾。形狀再畫再滾。再滾再畫。以身作馬。傳馬神情。故能絕塵超俗。雖曹霸復生。不能出其右也。幼從母學。寫花卉草蟲。母氏鄒即小山宗伯一

桂之女孫也。字素英。女史華與友人別十餘載。思友便寫真寄之。見者皆稱逼肖。為婦女寫真十難肖一。其性怪僻。不近女人。終身不娶。行見婦女低頭避面而過。為女寫照。不肯仰視。故不似真耳。又精數學。工古篆。峭嶮

見聞隨筆 卷四

最喜先大夫楷書。人每索書。遲不動筆。有以先大夫書片來請易畫者。欣然受之。即時報命。家無童僕。蓄一幼婢。為婢纏脚梳頭。同床睡。婢至二十餘歲。尚是處女。庚申之變。伯淵殉難。城中有司聞於朝。得恤典。其高弟沈旭庭為余述其顛末如此。

潘茂才見龍頭

宜興名諸生潘竹虛謙受善時藝。著有竹虛小題行世。吾友曉村九序明經之子也。其幼時從祖某公清河縣訓導署中。一日見龍頭從雲中垂下。無礙兩莖。拖過魁



星樓角。其形與畫龍無二。從容而過。許久不見。古人云。神龍見尾不見首。竹虛獨見龍首。不亦異哉。

華孝廉見鳳皇

梁谿華嘯雲。寄籍四川。中式舉人。即精鑒書畫。華曉園老人之孫也。咸豐九年。從四川歸。梁谿重訪余於吳門。天空海濶之居。與余談四川風景。曾於山中見五彩大禽一雙。集於嘉木。四面眾鳥數千百頭。圍繞須臾。彩禽飛去。眾鳥從之。土人謂之鳳皇來儀。真罕見之禎祥也。故記之。

見聞隨筆 卷四

天開眼

道光十六年。余居綏安山中。釣橋村雲留軒。余不家。陳姬同次女等。夜聞空中劃然有聲。窗外放大光明。如同白晝。逾刻乃滅。明日山中。人有夜歸者。途間見天心劃裂如梭。兩頭尖。中間濶。搖動不歇。明如白日。數刻而合。謂之天開眼。惜余未之見也。

地過寶藏

余繼室張氏。孺人。梁溪人也。岳母侯太安人。工書能文。諳音律。大家女也。曾與余言幼時居母家。早起出廳堂。

見天池石板四裂。地高起如邱墳。須臾漸平如故。人謂之地過寶藏云。

黃孺人見全龍

無錫沈旭庭之高祖母黃氏。孺人。居家織布。忽聞風雨驟至。仰視屋脊上。離丈許。見青龍全體。自東而西過去。約有數十丈長。西半村大屋盡倒。古木盡拔。沈屋居然無恙。亦大幸事。

蛇趁船

咸豐三年。金陵失守。吳門搖動。余携眷避地宜興。和豐見聞隨筆 卷四

橋大亨醬園內。夏日乘涼。聞園丁方某說。伊歙縣有一奇事。某村某男子。服賈遠方。與處女某氏私。密結絲蘿。以衣服首飾交運出外。約夜半私奔下船。同賦于歸。詎料某男子得女衣物。下船便開。負約不與同歸。女夜半出門。至河邊四望無船。知事不諧。衣物盡失。無顏見雙親。遂投水死。男歸家。將衣服首飾。娶婦成室。得女私財。營運子母。數年後。頗稱小康。男亦心虛。不敢出門。在家樂叙天倫。無何某男本村船戶。出外營生。晚泊村莊。夜夢女子。娶趁船到某村。尋某人索通。扳頭上銀簪一枝。



作船金船戶早起掃船果得一銀簪心異之久待女不至忽見跳板上小蛇一頭游上船鑽窗底而沒候女不至船亦遂開越日到家又見小蛇復游跳板上岸而去船戶心更異之待貨卸清兩日後到某男子門前經過見家人衣白服詢知某男子下田觀稼遇雨借傭工草帽一戴帽蟠小蛇咬喉中毒死者即夢中女說索逋之人也奇哉

張渚周烈女

道光己亥秋八月上澣荆溪張渚鎮周細泉之女為余見聞隨筆

卷四

五

氏子調笑恥之投水死嗚呼可謂貞且烈矣恐其淹沒無傳也詩以紀之詩曰周氏之女年十七冰其心兮玉其質可憐玉質冰心人一遇強暴喪其身鼠有牙雀有角穿我塘穿我屋穿塘穿屋奈爾何妾身可殺不可辱吁嗟乎曹娥死孝百世流芳周氏死節誰其表揚獨立塘邊空悵望清風冉冉水生香余詩成寄與修荆溪縣志局友潘曉村吳仲倫徐伯宏吳午生諸君載周貞烈女於縣志越一月余居釣橋雲留軒夜半讀書倦隱几而卧忽見老嫗同一披髮蓬頭女身衣紅衫者入我書

室伏地而拜老嫗曰此周細泉之女也蒙君超拔沈寃得登縣志感德不盡特來叩謝耳言罷帶女而去余驚寤一燈熒熒如豆四顧無人自今思之其女形狀其嫗語言猶在耳目間也

蛛道人

海州有蜘蛛成精自號蛛道人慣向雲臺山下弄珠月圓之夕即將珠弄珠光與月光相鬥土人習見如常一日蛛道人謂土人曰將有龍門之災速徙他方為安後數月海濱兩龍與蛛道人鬥法有一龍為蛛絲所縛墜地死一火龍燒斷蛛絲逃去蛛絲粗如大碗龍欲取蛛珠故與蛛鬥後有人見一大蛛伏在古廟大鐵香爐中即此物也道人能醫百病土人德之吳門王魯生茂才作蛛道人弄珠歌以紀其異歌曰是何老蚌夜深剖天際一珠大如斗公然百丈吐光芒欲與圓蟾較妍醜萬人仰視宿鳥驚異事徐聞說鄰叟雲臺山下蛛道人服氣千年如神守居人習見弄明珠呼吸清虛滌塵垢珠光照海海若驚趣喚雙龍為我取雲鬢雨鬚破空來挾勢能驅萬靈走左車亦助冠陣雄居延敢抗霹靂吼

卷四

六

見聞隨筆

一第... 子... 2... 2...



攫珠自怪爾曹貪。懷璧豈同匹夫丑。却敵從容一縷絲。此腹彭亨誠不負。神物誰能避網羅。束縛之而勝柳柎。元黃血灑戰爭停。尙覺前山動搖久。爾後潛修又百年。奇蹟猶傳在人口。君來適與此蛛逢。或亦前緣事非偶。我聞此言向蛛揖。聊比長星勸盃酒。人生多欲入道難。似汝翻應得天厚。腐儒且勿據書爭。理之所無事固有。君不見蝦蟆曾說楊戩奇。蝙蝠難推張果壽。

弔鬼吹瞎人目

婺源胡某夜行無燈。思吸烟。見遠林中有燈光。疾行到

見聞隨筆

卷四

七

火光處一望。見有小屋窗隙漏光。覷之。見帳內有女啼泣。帳外有婦人向帳門下拜。知其是弔死鬼討替身也。遂折竹枝穿窗隙攪之。有聲。鬼覺驚去。少頃又來。竹枝又攪。鬼又驚。顧知窗隙有人窺。侮。胡以隻眼覷內。鬼以陰氣吹外。將胡目吹壞一隻。垂在鼻旁。痛不可耐。恨極。遂將門外石條撞門。門倒直入。鬼驚遁。家人咸起罵胡。半夜無故撞門。是何意見。胡曰。我夜行思吸烟。來此就火窗隙一望。見一弔死鬼向帳門下拜。我以竹枝攪。之。誰知此鬼吹陰氣傷我一目。痛極憤氣。將石條撞開。

兩受鬼救人。職是故耳。家人德之。留飲一壺。延宿一宵。天曉。再去。免受鬼害。胡不聽。飲罷酒。便辭去。出柯里許。恰與鬼遇。鬼曰。我今夜得替身。被汝打破。今我不得投生。斷不與汝甘休。變形逼胡。胡且戰且走。至石橋抱橋柱而休息。鬼不敢前。俄頃見遠山上有烈鬼。兩手持兩火把。大叫飛來。胡乃心怖。一鬼未退。又來一鬼。兩鬼揶揄。一命休矣。正踟躕間。烈鬼將火把打弔死鬼。弔死鬼大叫而遁。烈鬼變換老人形。與胡曰。承君救我外孫女。特來致謝。我姓某。名某。居饒州府周王廟後第四家。生

見聞隨筆

卷四

八

被火燒死。尙有遺骸幾枝。埋於某處。我有袋一隻。內有銀四兩。煩君致意某外孫女。着速收我骨還鄉。銀兩足作盤費。勞君一行。後當圖報。胡諾之。鬼拜謝而去。胡俟天曉。復返至某家。告以故。銀袋交清。辭去。某以銀謝胡。胡不受。此事婺源張榮春親聞。胡自述遇鬼吹目緣故。如此。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初六日。余與戴維莘姻兄赴榮春小酌。之約。得觀永甯寺虹橋鏡湖之勝。茶叙湖樓。榮春口述。走筆紀之。

王長者德化弔神



婺源中雲。王某人甚老成。夜行憇坐亭中。月明如晝。見一美婦人立在亭外。王某謂曰。汝無負氣。夜逃在外。恐為暴強所污。汝事翁姑。宜孝事夫。婿宜順。汝進亭小憩。候天明送汝回家。婦人曰。我非人也。乃鬼耳。聞君好言。知君長者。我今夜到某村某家尋替身去。某家新婦。頭酒一壺。雞子三枚。待夫回家與之飲食。其姑見之。誤為新婦。走邪路。養漢子。惡罵新婦。婦想投繯。我得替身。君勿漏言。有誤我事。鬼去。王某隨後從之。至某家門。鬼入。聞詬罵聲。王急敲門。囑其家人勿鬧。快上樓去救新婦。

見聞隨筆 卷四 九

上弔上樓。視新婦果然。上弔得早。救氣未絕。詢故得悉。鬼話相符。旋夫歸。感王救婦德。飲之酒。留之宿。王飲罷。告辭去。行里許。與前鬼遇。鬼怒曰。我當君是好人。故以實告。誰知竟敗我事。我不與汝甘休。現弔神惡狀。嚇王。王笑曰。勿爾。汝要尋替身。也要管多男有錢之家。死了一個新婦。又娶一個新婦。庸何傷。若某人家祇有一子。擔鹽為業。新婦一死。不能重娶。一家命脉從此絕矣。汝心何忍。到不如到我家討替去罷。我家有妻有媳。又有錢。死了一箇。又娶一箇。於汝有益。於我無損。同去同去。

鬼曰。汝家和氣致祥。孰肯上弔尋死。王曰。我回家逢妻打妻。遇媳打媳。妻媳之間。總有一人負氣者。汝勿慮。從我來。於是鬼從王到家門口。敲門急。內廝遲。王便怒罵。妻媳來開門迎接。王便打妻。媳曰。姑無過。受責何耶。王遂打媳。妻携媳手曰。汝翁醉甚。莫理他。汝與我眠去。王謂鬼曰。兩人受打。汝好討替身。鬼曰。積善之家。必有禎祥。姑慈媳孝。君正且信。戾物安能進門。妾從此樂為鬼。誓不討替矣。拜謝而去。張榮春述其事。余曰。王君德化。弔神可稱正人。弔神誓不討替。誠為善鬼。噫。亦足風世矣。

見聞隨筆 卷四 十

打悶棍廉取八金

榮春與余言。婺源有失業窮人某。為飢寒所逼。除夕。躡身路口。為打悶棍者。見有收帳客過。起棍欲打。客曰。無須打。汝要銀兩。傾囊取去。可也。囊中共有八十餘金。傾囊與之。某曰。我祇要八金。便可過年。餘皆還汝。客收還。金笑謂之曰。何其廉也。某得八金。歸作小本生意。日新月盛。竟致小康。旋開木業於異地。共有兩行。父子分掌。發財發福。居然富人。一日有客撐木牌一夾。來寄某行。



附賣只緣生意做敗不能開行。暇與某作葉子戲。各葉齊備。只待一葉飛來。便大贏錢。爲人固匿。不與客笑。曰：此匿業者。莫比當年歲除之夜。所遇打悶棍者。還惡十分。某詢故客迹。前事某心德之感。其恩遂與訂交。將已。木行帳目一切全付客料理。某歸里不復出。寫書諭其子說明前事。某客是我恩人。將一木行酬恩云云。數年客欲歸。尋某子到行算帳。交付替人便作歸計。某子謂客曰：我只有此行。是我父酬君恩者。與我無涉。客恍然大悟。如夢初覺。余曰：十取其一。廉也。知恩報恩。義也。打悶棍者能廉且義。垂裕後昆。固其宜矣。

見聞隨筆

卷四

十一

猴報讐

無錫有蓄猴者。其妻與人私。惡其夫居家不得暢其所欲。因與奸夫同謀殺夫。埋屍於家園。其殺夫情狀。猴獨見之。猴遁去到官衙。見官坐堂。猴哭訴之。官不識猴音。謂猴曰：汝有冤乎？猴點首。再三官發籤擲地。猴啣之前。奔差役從之。至淫婦家。猴指淫婦。令差上鍊。旋引差至埋屍處。指示差掘地得屍。又引差至奸夫家。伸臂拏奸夫。令差上鍊。人犯到堂。猴手舞足踏。望奸夫淫婦殺

夫埋屍情狀。與官看。官嚴訊得實。按律誅之。官蓄義猴以終。

祖先議避兵

江都名諸生鄧堯卿與余言。其岳家黃小園觀察。玲瓏仙館於西寇將至之前一月。祖宗神像祠堂時。聞議事聲。一日有外戚某來仙館。見祠堂門開。燈燭輝煌。某入祠禮拜。退問主人今日何事。祠堂大開。主人聞而異之。邀同到祠。祠門緊閉。日正當午。主客駭然。吉凶莫辨。逾月賊入仙館。見神像知爲宦家。毀壞一空。今成一片。

見聞隨筆

卷四

十二

瓦礫場矣。余因思庚申之變。吳門將陷之前。余居友來巷。天空海濶。之居夜夜聞開大門聲。家人起燭之靜局。如故少頃。又聞開門。半月後西寇進城。公私塗炭矣。一家將喪。祖宗示警。惜乎子孫不知預避耳。總歸於數。然乎否乎。

鼠避寇

庚申之變。蘇城陷後。賊將至黃浦之前。江中見象鼠。鼠尾渡江。至上洋。不知其數。嗣後蘇城將復之後。又見象鼠。鼠從上洋。尾渡江。至黃浦。兵火之變。鼠子先知當避。



知其所避人不如鼠者多矣

吳烈女墓表

貞烈女吳賽金湖郡歸安縣飛英鋪人也父沒母再醮寄居汪氏汪某以賽金字其子而汪某父子俱為人織機常不家汪妻張氏與趙五有私女知之而不言久之趙托居汪氏為盜窩與張氏飲樂而令女出市沽酒鄰知其細而其歎女之失所也趙欲私女不可以贖物眩示女以為餌女怒擲之地曰勿以不義污我趙知其不可餌欲強逼之握女手女大譁且詈終日不進飲食且

見聞隨筆

卷四

三

此日余俟寄父歸當盡訴前後事趙懼與汪張氏謀於夜分搯女喉以挺椽其陰殺之以急報其兄兄至已殮不知也聞隣有洩其事者亦無能為力烏程令訪盜案至其地聞藉藉語其事以告歸安令歸安令訪之信乃截棺開相獲汪張氏於河頭渡趙五於從清嚴訊得實俱治罪而葬女於道場山之麓而旌貞烈女如例邑咨舫孝廉經紀其事孫柳君孝廉為之傳湖郡棺多不葬公議買一地凡節孝貞烈不得葬者赴局報明給費葬之故吳賽金得如例安葬請 旌余友崔仲綸明經

寄示貞烈女節畧因作此詩詩曰吳賽金真可傷父死母嫁身歸汪汪家父子織機忙日夜侍奉淫婦張張婦淫私趙五趙張飲酒遣金酤村姑里婦見賽金皆惜賽金失其所無何趙五為盜窩贖物餌金金怒譁休將不義財污我薄言往訴奈我何張趙聞言心膽顛污之不得殺之便可憐弱女命如雞一入屠門遭此變縣官鞠實張趙誅賽金貞烈世所無羨煞道場山下土何幸得為賽金墓千秋人過道場山先開賽金墓何處

犬報讐

見聞隨筆

卷四

四

有客過卑田院見乞丐縛犬將就烹客惻然曰犬肯賣乎乞丐曰肯賣客開銀包取金買犬而去犬隨客行未里許乞丐二人持挺追客斃客取銀包埋屍山下犬見之作人啼奔進縣堂值官審案犬向官跪哭如訴冤狀吏役叱之不去官曰犬有冤乎犬點首官拗籤犬喻籤前走役隨之至山麓犬以足搔土哭不絕聲役掘土得屍犬又引役徧尋兇丐遇之便咬役獲二犯到案犬與同質驗屍得斃傷嚴鞠得實按律誅之犬蓄官署云

前升奇遇



無錫郁升方面大耳眉清目秀年十三來事余供磨墨  
伸紙者若焚香之役暇則臨書學畫恬靜寡言越一年  
春余居吳門西麒麟巷宜與陶五爲我管理田莊來吳  
交賬素善相術見郁升氣色光昌向余曰此价大好氣  
色惜落泥塗余曰此輩升沈莫定時運一到頃刻發財  
何惜之有四月間吾友吳雪江少尹從福建將軍某公  
幕中來吳過訪敝居託買書童以應將軍之索余笑曰  
欲買如意書童何處去覓到不如將小价郁升荐與吾  
弟帶至閩中與將軍一用可乎雪江欣然曰兄無戲言

見聞隨筆

卷四

五

如肯割捨弟則受賜多矣雖然不知其肯到遠方去否  
余喚郁升來告以故問願去否對曰願去余曰汝身遠  
去誰作汝主對曰小的有娘舅在蘇可以作主余卽命  
伊娘舅來問之果然越數日雪江來叩別回閩顧郁升  
同去迨至十二月小除夕二更後大門已關余入室將  
寢聞馬鈴聲到門而止少頃老僕入室說郁升在外求  
見喚之入長跪叩頭起對余曰承老爺荐事吳老爺小  
的到浙江聞福建山路馳驅騎馬難行小的心怖告辭  
不去吳老爺轉荐浙江將軍處當內差將軍恩厚賞賜

多端今將軍奉旨升伊犁將軍因小的父母在家難  
出口外轉荐藩司某大人處小的願隨將軍遠行不願  
在浙將軍大喜賞銀二百兩安家又賞銀二百兩與小  
的辦寒衣今夜赴蘇州織造大人宴小的告假片刻特  
來舊主人前叩別將軍許之故得來見老爺語畢再叩  
頭淚泫泫下余以好言慰之郁升哽咽而去越三年郁  
升復來吳門見余言到伊犁一載後將軍之孫病故以  
小的貌似將軍之孫命爲寄孫遣小的來家爲父母兄  
弟買田四百畝爲仰事俯蓄之資從此跟隨將軍告老

見聞隨筆

卷四

六

回京不再到江南矣灑淚叩別後遂杳然相術氣色之  
談良有以也

陳烈女死節

揚州陳四之女爲賊擄至金陵賊目見而愛之因聘爲  
妻女不願從託病不起一月後賊目迎娶女不肯去縛  
女馬背上扶之以歸侍女代爲梳洗嚴妝交拜畢入房  
待侍女睡後向賊目索茶飲賊目自去烹茶候茶熟捧  
來覓女不見庭中有井以火燭之見女屍浮在水面笑  
容如生賊目痛哭不已命厚葬之揚州王媽年六十有



三在金陵賊中十一年近事吾次女來吳陵口述其事如此嗚呼陳四之女可謂貞且烈矣世無知者誰為請旌惜哉

水西門出烟

揚州王媽口述南京水西門城頭出烟半月不息賊命掘地見一大穴黑沉沉不見底出令有能下去探者賞五百金逾時來一癡漢墮下穴探底帶以香燭燈籠乾糧建鈴束身縋下繩約數十丈方到底見有石門半開半掩有兩犬左右睡在門前癡漢解繩持燈燭而進半

見聞隨筆

卷四

七

里許見大殿巍巍數丈高入殿聞其無人復入後寢左書房內坐一老叟指甲長如帶繞身旁有兩個十一二歲小童讀書癡漢問老叟天下兵亂何時太平老叟曰汝看銅缸內飛來血滿缸口時天下亂平漢問何謂飛來血叟曰人間殺一人缸內添一點血故名飛來血漢去視之缸中血尚有五寸未滿缸口又問大清衣冠還有幾百代叟曰汝到後池去看漢到後池邊一望祇見蟒蛇蟻者游者昂頭者俯飲者不計其數燭頭見拔不能久留癡漢趨出接繩而上口述其所見聞領賞而去

余聞而笑曰事屬子虛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

偽北王殺偽東王偽天王殺偽北王事畧

王老媽述偽天王洪秀全一日到偽東王楊秀清府中去偽東王不來迎接口出大言怠慢無禮偽天王以好言安慰自怨自艾許以禪位退歸天府即傳集百頭目議誅偽東王令偽北王某領兵夜圍偽東王府殺戮一空獨不獲楊秀清越日於土穴上見繡龍黃緞鞋兩隻因掘穴得獲秀清誅之於市梟首示衆偽天王收秀清之女為偽宮人嗣後偽北王妄自尊大偽天王又謀誅之偽翼王石大開見幾而逃追之不及從此石大開不服洪秀全所管矣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大兵克復南京搜偽天王屍不得有偽宮人楊氏指點埋屍處因掘地得洪秀全屍不用棺木端用繡龍黃緞大被裹屍而葬遂戮其屍而焚其巢詢偽宮人楊氏家世即秀清之女也賊黨自相殘殺亦有報應天理常存信然

見聞隨筆

卷四

七



見聞隨筆卷五

葵源 齊學表 子治

劉孟塗先生逸事

桐城劉開孟塗先生先大夫之詩友也。嘉慶十八年見先生於梁溪官舍。道光二年又見先生於陽羨雙溪草堂。每夜先大夫與先生談論古今詩古文辭。襄侍坐靜聽。達旦不倦。表年十七作梅花詩九首。追和高青邱韻。先生見而愛之。許以可造。從此加功。可登絕詣。表十一歲時索畫工繪仕女三人。一彈琴一賦詩一釣魚。索先生題詩。先生隨筆題一七絕。前三句忘之。祇記結句云。三女由來共一心。陽羨一別音問杳然。先生九歲時著古文二大篇。刊稿傳世。一與姚姬傳年祖論文。一與姚文田學政論治。著有詩文全集十餘冊。又著素雲曲單本傳世。道光二十五年。余寄居吳門西麒麟巷。天空海濶之居。得見先生之哲嗣少塗。飲酒看花。品茶聽曲。寒夜挑燈話舊。相對唏噓。少塗述其先尊逸事。人所罕聞者。少塗曰。我祖某公博學。以名諸生聞於桐城。家有數十頃田。為造大石橋。先祖為董首。不喜算計。所託非人。

見聞隨筆卷五

捐輸金盡而功不成。因賣已田賠償。缺空由此。家道蕭條。教讀為生。先君少孤。糧無隔宿。先祖妣抱先君歸甯。指庭中枯桂曰。我兒他日有成。此樹重活。是年枯桂重榮。人以為異。祖妣歸甯。親操井臼。縫浣度日。先君五歲時。侵晨出外。午時歸餐。餐罷復出。向晚回家。風雨寒暑。無間。越三年秋。村中有李先生設帳。村頭大小學生數十人。督課最嚴。自朝至暮。書聲不絕。一日李先生行過土地祠。聞讀書聲。門隙窺之。見一小童抱土地神像背書。所背之書。皆即日李先生所授。眾學生之書。字字句句。背誦如流。心異之。推門入。便遁去。祠有後門。故易遁耳。越一日。李先生重過土地祠。又聞背書聲。遂從後門遙望。小童歸路。因跡之。知為豆腐店中童子也。李先生入店問童子何姓名。從誰讀書。命之出見祖妣。告以家寒。未曾就塾。李先生見先君相貌魁梧。奇偉。問所背書從何處聽來。先君對曰。我五歲時。每日到先生館後。隔壁聽先生教眾學生詩書古文時文。於茲三載矣。李試挑之。詩書古文無不爛熟。一字無差。李先生大奇之。因謂祖妣曰。此子讓我帶去教讀。三年奉還。衣服飲食皆

見聞隨筆卷五

一七三



是我給不取脩金一文。我有一女妻之不索聘金一文。鄙意如此不知尊嫂以為何如。祖母拜謝遂命先君從李外祖去就塾。先君到學堂外祖授以經史詩文。過目成誦。教作古文時藝。三月已成。明年夏外祖謂先君曰。我不能為爾師矣。吾鄉只有姚爾姬傳博學能文。堪為爾師。代先君治裝往從姚學。姚見先君詩文大奇之。謂先君曰。君是天才。我是學力。敢作抗顏師乎。結為忘年友。可耳。先君居半年。有某方伯求作府志序於姚。姚荐先君作序。應方伯請。文成。方伯讀文而大奇之。以五十

見聞隨筆 卷五

三

金潤筆。先君不肯受。姚曰。寒士無產業。惟恃賣文錢為仰事俯育之資耳。受之無愧。却恐不恭。先君九歲入泮。十歲姚荐先君主講望江縣書院。十三歲出門游學。暨窮山海交徧。公卿或一年歸。或二年歸。歸則旦夕奉事祖妣。無寸步離賣文銀包。原封不動。盡數奉。上祖妣房中。無一文私蓄。每逢先君歸家之前夕。祖妣必夢見土地神。打掃門前街道。明日先君必歸。某鄉縣某君平生品學兼優。去世有年。忽示夢其子曰。明日午時有劉先生過我門。汝必衣冠拱侍道左。拜迎劉先生來家。盛饌

香茗以待。將父行狀呈閱。虔請劉先生為父作家傳。劉先生大手筆。其文傳父亦附驥尾而名彰。父願了矣。汝勿忘之。其子早起備饌煮茶。衣冠立侍門前。午時果見先君乘輿而過其門。其子攀輿求見。細述父示夢語言。先君應其請。入門升堂。見燈燭輝煌。杯盤精潔。紅瑜舖地。名香滿爐。其子下拜。初進香茗。次進佳醕。入珍雜陳。三爵齊獻。飲罷。延坐書齋。謹呈行狀。求賜父傳。藉附千秋。先君為文以紀其異。傳成辭去。此傳久刊行世。先君四十二歲秋初下榻鄰縣某大令衙齋。偶抱微痾。便寫

見聞隨筆 卷五

四

家書了却。文債夜半起視星斗。謂同事友人曰。月將曉。是我去世之時矣。談笑入房沐浴衣冠端坐而逝。先嫡母待先君靈柩歸家。七七後水漿不入。七日而歿。少塗述其尊人逸事如此。先大夫贈劉先生詩。有自非崎土誰依我。未有名山不識君。又云。自慚不是維摩詰。要勸襄陽返舊廬。又云。我到江南收二寶。孟塗文字子堅詩。先大夫曾與劉先生同游西湖。倡和甚多。積成一卷。誦其詩。讀其書。亦足想見其為人矣。裴今年六十有四。追思父執。能無黯然。

一第... 丹... 賣多...



吳半仙術數

揚州吳雪江後改號春江曾為休甯典史挂誤去職而  
隱於憲幕善奇門數學能知過去未來訪余吳門因以  
訂交時陳姬病劇問其休咎吳曰恭喜老兄得一貴子  
如嫂非病是懷娠耳逾十日病愈篤復問之吳曰勿爾  
如嫂非病硬派是病何耶倘有不測為弟者娶一美姬  
奉償何如一笑而去是年十一月果生一子即功成也  
貴州籍官雲南雲州知州李杰小白文武全才余盟弟  
也與吳舊識銅差過揚州船有十數隻人有數十口身

見聞隨筆

卷五

五

無一文儲無擔石正踟躕間適與吳遇商策於吳吳以  
指畫壯曰此時速行登舟便發到瓜州定逢同官借銀  
得百金到吳門訪齊王翁得一大公館訪臬司房科某  
應允代辦公館自太夫人以下數月之糧到上海見同  
寅舊友龔觀察得銀三百兩到都中大有際遇可以引  
見還任速去無少留小白依言行事其應如響無一  
毫差黃鞠秋士雲間人工繪事寄居吳門茅亭司前金  
宅同人憐其貧助貲開衍波閣紙店纔開半年吳往訪  
之黃問謀事如何吳曰紙店三年成名四年則為官府

所累不能如意後至四年本錢盡為官府所欠店遂敗  
事湖南芭蕉山人左清石仁太守與余為文字交最契  
罷官寄居秦郵小瀟湘館余載書畫渡江至袁浦回訪  
清石於秦郵清石留談數日與余談同輩奇才異能首  
推吳雪江事能前知意欲得缺後請吳為顧問師邀余  
到揚訪吳問湖南眷口休咎太夫人來江南否再問何  
年得州缺或出或處皆欲問之越數日同至揚州舟泊  
東關門外約余先訪雪江於某巷輿到巷口見有書童  
立道旁問輿夫可是齊老爺輿夫曰然來拜吳老爺

見聞隨筆

卷五

六

者童引至門下輿登堂雪江已出迎把臂入室對榻叙  
談即曰此行有好友左公祖同來頗不寂寞弟事八十  
餘歲老母不能出為幕賓左公祖盛情心感而已左太  
夫人無恙不復來秦郵左公祖官得太守便宜勇退與  
余曰老兄一生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必得高壽必得賢  
郎可喜可喜弟即後輩飄流不可問矣奈何談未畢清  
石至左問吳答悉如前言後左太夫人家居無恙不肯  
來江北清石逾年得升知府復知震澤縣事為酒務開  
事撤任閉戶不出喜與詩僧覺阿談詩庚申之變潛居



東洞庭病故。一子扶櫬歸湖南。庚申二月。吳雪江老病坐一孤舟。飄泊江湖。至木瀆鎮。訪周翰甫茂才。舟泊翰甫門外。寫書一封。留別付託後事。書罷而逝。翰甫得書。為具衣棺。遣人送柩還揚州。代籌窆窆云。

王孝子傳畧

吾友王 薺 薺堂先生。孝子義士也。家溧陽伍牙山下。十餘歲時。父得瘋疾。臥床不起。家人人房。病身便痛。惟萃兒服事。身即不痛。父喜食溧陽城東門方糕。薺堂俟父睡穩。四更動身。走到東門四十餘里。糕始開籠。買糕懷

見聞隨筆

卷五

七

之而歸。奉父食糕。尚熱也。父病十八年。懷糕奉養。風霜雨雪無間。事父之暇。看書作文。隣村有拳師。教武藝。偷閒習之。薺堂力大。拳師憚焉。十八歲時。父病稍愈。抽身應童子試。遂入泮宮。因事父病。不入妻房。父歿。廬墓三年。妻亡二年。繼娶生子二。才兼文武。延吾友徐伯宏授經術。請吾友俞星橋教武技。薺堂家素豐。仗義疏財。為人排解。賠錢貼酒家。漸中落。村中患盜。有錢姓引盜入村。盜牛盜米。放火傷人。共有十八大案。村人守夜捉縛。七盜戒縣。官吏素與盜通。不但不治盜。反坐十八家誣。

良為盜。將盜放去。將縛盜告盜者囚之。治罪。薺堂代為

上府下縣。皆不濟事。特來吳門求策。於余時。值端午節。

余方食角黍。見薺堂來泣訴。竟問出示十八家案卷。余

不暇食。完角黍。便取長信箋。應寫府縣縱盜殃民。為害

匪淺。非求救於中丞。萬難申冤。即將十八家案由與書

封固。命价呈董琴涵年丈閱。託其代報中丞。以理問也。

時中丞陳 繼昌 董年丈之門下士也。每節必到老師處

賀節。適值端節。投書湊巧。亦是薺堂誠義所感。書送去

少頃。中丞果至董宅。年丈即將余書案卷與中丞閱。中

見聞隨筆

卷五

八

丞袖之回院。半月內。府縣皆撤任。七盜擊到正法。十八家告狀人。一齊放出。五月底。薺堂同十八家人到余寓。叩謝。余留薺堂數日。談是役也。薺堂家產去其大半。案內收禁有錢敬之者。徐伯宏之弟子也。是年放出獄中。應童子試。得中秀才。庚申之變。溧陽失守。錢敬之統領山中人殺賊無數。後因糧盡人稀。一戰而亡。秀才如此。豈不偉哉。薺堂二子亦領眾拒賊。食盡餓死。薺堂住宜興溪上。徐伯宏家賊犯伏溪。薺堂與徐伯宏徐寶庵徐迂伯同日罵賊死之。



弔神助持中饋

婺源西冲某氏為細故夫志投繯死逾年其夫續紗新  
人進門坐床撒帳之後新人見前婦端坐床上面帶怒  
容新人曰姐姐休怒與我無關姐姐前事是姐姐一時  
短見與良人何涉良人今日媒灼正娶妹子進門為子  
嗣大事如生長男先為姐後家無妯娌各事祈姐幫助  
當家前婦聞言欣欣然有喜色如妹言我心慰矣去從  
此前婦日夜在家幫助新人搽作逾年生男即書前婦  
位牌某男奉祀前婦保護其子甚於生人稍長能行隣  
見聞隨筆 卷五 九

孝龍

兒戲弄其子鬼即陰庇之暗損隣兒痛甚從此不敢再  
惹其子新人好看戲家有賊偷鬼輒奪其包裹臘肉以  
繩套賊項昏迷在地來報妹知快回家防賊害新人歸  
家見衣包臘肉羅列堂前灶下望見一賊昏迷不醒項  
有繩束天曉四鄰來觀縛賊呈官究治前婦俟其子六  
七歲八誦讀書一日謂妹曰兒子已長成姐亦要投生  
去矣揮淚而別新人苦留不住時刻思量善鬼治家名  
聞四境特為記之

宜興有白龍娘娘廟傳聞有處女下谿浣衣拾一大蛋  
食之有娠生一白龍飛去時來母前索乳母驚尋卒土  
人為造白龍娘娘廟天旱禱雨其應如響每年逢娘娘  
忌辰白龍來奠天昏地黑風雨驟至龍去天晴娘娘金  
身光彩絢爛人傳白龍蟠身作孺子慕焉山東文登縣  
朝陽山又有秃尾李龍王每年四月八日來上母塚其  
事大同小異並記之余曰龍為四靈之一孝至於此可  
以人而不如物乎

人趁神船

見聞隨筆 卷五 十

江陰人客南京要趁船回家江邊見大官船詢何往曰  
江陰去客搭船住後梢包複雨傘置身旁日暮開船睡  
未片時已到江陰船戶催客上岸付船錢不受客去進  
城燈初上心異之失去一傘返至河干覓船不得更異  
之半月後偶進城隍廟見神船尾露出傘柄取出果已  
物也始知前所趁者城隍神船也將鹿潭江陰人口述  
其事如此

銘觀察殉難

銘東屏 觀察進士出身初為江西縣令有政聲詩古



文詞琴棋書畫無一不精。尤精篆刻印譜。傳世咸豐八年。觀察糧臺卸事。期居吳門。偶爾相遇。把臂訂交。為余作戊午年詩序。贈余印譜詩集書畫。再後贈水拓陸鶴銘。余贈以先集全部寶穉室法帖全部。并雙谿草堂墨刻大士像。東坡像。李北海秦望山碑。北宋拓本。翻刻又自書雲起樓墨刻六本。戊午夏初。網師園勺藥盛開。寓公陳某大宴賓客。觀察約余邀客。余邀樊曉堞。吳香巖。黃秋士。周存伯。綠酒紅燈。美人名士。笙歌未終。書畫間作。余賦七律二章。同人和之。極一時文謙之樂。周存伯

見聞隨筆 卷五

十一

大令開吾故人也。貧極不能入都引。見欲求觀察助資。素不相識。無因致前來商於余。余屬存伯手製詩畫。呈正觀察見而好之。余因道其品學兼優。貧難引見。觀察聞言遂約來談。一見如故。小飲未終。命取都中鈔票百張。約大錢五百千文。持贈存伯。存伯受而謝之。得以入。觀多半出觀察之賜也。素不相識之人。因余一言。贈錢五百千文。其高誼厚情。為何如哉。時觀察欲刻石軍洛神賦。宋拓本。余薦戴行之世姪代為摹勒。上石。無何就養。長男錢唐任所。愛西湖風月。久不回吳。余

作寄懷詩四章。寄之手扎。往來殆無虛月。越一年。西寇初犯杭城。行之勸觀察換衣。暫避賊鋒。觀察不許。因命少子隨行之。出外避賊。去時大兒已遇害。觀察從容殉節。房廊俄頃化為一片瓦礫之場。屍骨無存。可勝浩歎。余時在吳門。得其凶信。淚如雨下。雲天遙隔。安能學太上之忘情。

誦經擇僧

無錫包大麻子。初與某氏女有私。既而有娠。打胎而死。女來索命。包遂暴亡。家人營齋。僧人誦經。包魂附在了

見聞隨筆 卷五

十一

髮身上。言某僧貪財。某僧貪色。某僧好酒。某僧好氣。孽口誦經無用。惟某僧老實。誦經有用。餘僧擯出。為快。余聞陳少卿述此事。記之。為世之誦經超度而不擇僧者戒。

李刺史

貴州李小白杰。刺史余盟弟也。才兼文武。工詩能畫。乃其餘事。其先人諱玉麟。提督行伍出身。征苗得功。官至極品。其太夫人能畫丈六足紙。花卉最精力大。久歷戰場。余拜謁時。年近七旬。精神矍鑠。大異恒人。刺史有妹



大力無匹。當其墮地時。隣近適焚金剛殿。人見有一火  
球飛到。提督衙中火光燭天。眾來救火。但聞太夫人生  
一小姐。因知小姐是金剛神轉劫。年十一二。遂隨父出  
征。殺賊無算。不作女妝。人呼為三少爺。廿四歲。父母欲  
為擇配。夫婿改裝不樂。鬱鬱以終。其平生戰功。皆讓乃  
兄小白。本係參戎。後改捐文職。刺史道光甲辰年。刺史  
銅差過吳。暢叙月餘。臨別揮淚。不知所終。

### 姚烈女小傳

蘇州姚心蘭名妹也。年近六旬。有孫女名脩竹。年十四

見聞隨筆

卷五

七

美姿容。秋波一顧。令人消魂。善度曲。恬靜可人。李小白  
見而愛之。欲納為小星。許以千金。心蘭許之。小白遂以  
黃金十兩為定。約三年內。改官江南。再來迎娶。行至長  
玉山。差家丁送食物。賦詩三十首。絕句寄懷脩竹。懇余  
照料。寄余長篇五古。余心感焉。三年後。杳無音訊。脩竹  
苦守清貞。久待小白不至。鬱鬱成疾。余屢問疾。脩竹無  
言。手弄小白所贈玉珮。淚如連絲而已。余慰之曰。李君  
多情人也。決不負約。靜守可耳。勿憂。脩竹泣曰。天  
各一方。恐難如願。半載病篤。謂其母曰。將女棺寄在尼

庵中。勿釘勿葬。要待李老爺來。憑棺一慟看也。大哭而  
逝。余曰。姚脩竹生在青樓。遇一主人守貞不二。待主不  
至。鬱鬱以終。視古之貞白烈女。未遑多讓。脩竹死時。不  
知小白人間天上。其守貞之志。誰其知之。誰其憐之。豈  
不惜哉。豈不傷哉。吾特紀其情事。以表其貞烈云。

### 王彥卿殉難

王彥卿。復吳人也。少習醫。長見吳興王二樵先生。從之  
學詩。學書。敬。余與二樵交到。其寓齋。偶見彥卿和詩。愛  
之。詢何人。二樵曰。小子王彥卿。從我學詩。問道於盲耳。

見聞隨筆

卷五

七

君既愛其詩。令其執弟子禮。拜從門下。勿叱之為幸。數  
日。彥卿持其師書來。因與彥卿相識。彥卿知慧過人。詩  
亦清妙。出作幕賓。不合。即去。故居家日多。與余相叙。十  
餘年。如同一日。有母有妻子。我婿于漢卿。需次吳門。見  
彥卿詩。有二語與漢卿少作同。不差一字。亦一奇也。於  
是兩人交契。漢卿佐楊簡侯。能格。方伯治江北糧臺。延  
彥卿辦書。敬。曾為余譜。艷禪曲一折。久刊行世。余刊彥  
卿倡和詩甚多。庚申之變。彥卿先逃出城。挈眷住平望。  
後入紹興。聞高茶庵說。第二次賊陷杭州城。彥卿全家



餓死於城中。彥卿會約余渡江避地。余志未決。又無川資。故陷蘇城。十月始得逸出。叨天之庇。今尚健存。彥卿先我出城。逾年餓死武林。可悲也哉。余曾邀彥卿同遊西湖。與朱子庚暢遊南北。題詩飲酒。又與余錢塘觀潮。各作長歌以紀勝遊。詩已刊。行人不可見。吾知彥卿吟魂飄泊。正在湖山風月之間。不知憶及老顛故人否。噫。

宋茂才殉難

宋詠春 志沂 茂才又號去垢。吳人也。性恬靜。品端。方能

見聞隨筆 卷五

五

詩工詞。與王彥卿高茶庵交善。余愛之重。庚申之變。全家投城河而死。哀哉。

王養初死難

王養初為吳縣書吏。能詩。曾代養初刊十國宮詞一冊。行世。庚申之變。全家遇害。亦可悲矣。

黃秋士死難

雲間黃秋士 鞠 畫史也。少從戴貞石理問。衙齋習繪事。長為諸侯老賓客。年逾四十。顧湘舟為謀娶妻。生了一女。一表刻充大夫詩文全集成。夢見先大夫手持一

蘭花論。裴曰。集成少一小像。裴曰。然。繪何圖像。曰。笠屐圖。裴曰。倩誰繪。曰。秋士。驚寤。即持遺像。素紙到秋士。臥室。敲門。秋士曰。何其早也。余曰。奉先君命。求繪笠屐圖耳。因告之故。秋士異之。浣手摹像。捧像以歸。勒之簡端。并請董琴涵年丈題讚。命其子世帷書之。刻在像後。庚申之變。秋士全家逃。出城。萬年橋上。遇賊。擄其子。秋士奪子。賊殺秋士。投之胥江。年六十餘。妻流離上洋。蘇城克復後。入清節堂云。

繆老死難

見聞隨筆 卷五

六

吳人繆酉山。工寫生。年八十餘。值賊犯蘇城。遇害。

馬根仙死難

馬根仙。吳人世業畫師。善琴。工刻扇骨。陽文。美女花卉。窮工極巧。人莫能及。余居西懸。麟巷。與伊為比隣。十餘年。庚申之變。全家出城。避地鄉間。流離困苦。鬱鬱以終。情哉。

潘茂才遇害

潘仲超。茂才。吳人也。有才。曾畫五湖飛夢圖。自作記題。詩。索余作長歌。久刊行世。庚申正月。携眷口入杭城。前



三月遭難未死逃返吳門旋又挈妻子到嘉興全家遇害死生有定不其然乎

蔣劍人奇蹤

寶山蔣劍人茂才諱復九歲十三經讀竟能文工詩八

目爲神童十三歲父母見背出門游學不矜細行宗師

不準其應童子試憤極削髮爲僧出家江陰自號鐵岸

和尚張小浦諱侍郎放江南學使素見劍人詩古文詞

悅之到江南問教官蔣散復何在對曰蔣久已出家爲

鐵岸和尚矣張大怒曰有此才而使之潦倒爲僧是誰

見聞隨筆

卷五

之過快着伊還俗應童子試無多言教官某唯唯而退

來訪鐵岸鐵岸方踞床高卧宿醉未醒到榻前捉之起

鐵岸曰教官不去辦考事來與方外糾纏何耶某告之

故鐵岸曰前被長官逐出不準應試故發憤出家今又

來逼我還俗勒我應試有是理乎速去毋汙我耳某言

哀求再四卽代換裝以髮辮紉在帽內爲假辮扶之出

考遂入泮焉三十成室有二子寄住申江北門竹林庵

庵主尼姑卽劍人之姊也咸豐四年土匪小金子作亂

陷上海城劍人僧裝出城居然無恙後爲英夷所聘作

英國志兩冊著有詩古文詞行世咸豐八年來吳下榻  
余齋暢談古今徧游花柳吟詩達旦和韻連篇相叙百  
日而去復游新安送張小浦中丞丁艱回籍旋歸上海  
或出或沒或見或潛如白鷗焉如游龍焉余避地江北  
曾接其手札一通余寄七律六章以報之久不通音問  
不知劍人蹤跡又在何處念之

見聞隨筆

卷五

六



見聞隨筆卷六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三足能

道光十六年余居綏安山中雲留軒有賣魚者手提一脚魚來立庭前視之三脚能也余命家人以錢百文買而焚之免其害人古書云三脚鱉名能人誤食之化為血水謂之化骨丹云

山鬼推門

余因長男功忠病故雲留軒抑鬱無聊遂束裝同鄉友見聞隨筆 卷六 一

余某茂才回葵源掃墓徧游黃山白嶽天郭靈巖得詩一卷而歸釣橋始知雲留軒有物作祟一夜陳姬同次女乳娘了鬢共卧一房房外有老車夫俗號闖王者居宿二更後有大物推房門門門欲斷陳姬等皆未睡大家拒門力不能支急喚闖王起來闖王答應取火燭之無物只見月明如晝而已後遂杳無動靜孤耶鬼耶山精耶竹王木客耶則吾不得而知矣

申江地湧血

咸豐初年申江城中間有豆腐店竈下湧出血水高尺

餘觀者無數逾年土賊小金子作亂城陷越一年吉中丞克復

災異

咸豐初年江蘇到處陰兵作亂地震河水沸騰地生羊毛日旁妖星並行日色無光日紅如血傳聞災異種種不數年便遭西寇兵火浩劫吁可畏也詩云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其此之謂歟

打悶棍報德

葵源汪姓秀才窮士也歲暮債逼家屢斷炊妻賢不願見聞隨筆 卷六 二

其夫之妄取非義財也汪侵晨裝打悶棍者攔道打劫過客那知過客力大將汪打倒而揮之拳汪哀求口稱我是秀才窮到無法可想故有此舉耳客重讀書人放手不打曰此是細故何必如此君要若干錢可以度歲汪曰八金足矣客以八金贈兩下未通姓名分頭別去汪歸將銀藏在水缸脚底夜半假作謔語云八兩銀在水缸脚底妻聞之問之祥為不知又睡又語妻聞之起取火照之缸脚果得銀八兩妻曰窖銀出現缸底必有大窖將水撥乾倒缸尋窖果得銀一大缸從此起家是



年登賢書每思贈銀八兩之客不知姓名無從報德因起一亭於贈銀之處名之曰報恩亭客老且窮日牽小孫乞食偶過報恩亭遇大雨遂宿亭中亭中有施茶人與客同寢客曰當年我在此間路過遇窮秀才裝做打悶棍者詢知其故贈秀才銀八兩惜未通姓名無處訪問不料我今日一窮至此竟至牽孫乞食乎嘆息不已茶丁聞而告之汪汪來亭中與客叙談互詢姓名汪請客管田莊將其孫同兒輩讀書七八年後兒子與客孫同入泮報之客客不信示以報單乃信汪因田莊屋小

見聞隨筆

卷六

三

而陋遂起大屋一堂爲客菴裘贈田百畝爲客養老之資以女妻其孫余曰客能輕財重義汪能知恩報恩宜其有後矣視世之忘恩負義以怨報德者真打悶棍者之罪人也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十三日余到泰州新安會館拈香聞張榮春口述古事如此

田雞報讐

有客坐漁船出鄉服賈見漁人殺田雞形狀甚慘止之曰勿殺盡數賣與我放生漁人欣然得客一金客將田雞盡放之河漁人見客開銀包見多金頓起惡念夜間

殺客係石沈之河地方官適過中流田雞數百向官喧鳴不已官曰汝有冤乎吾與汝申田雞前跳官船隨之至河邊田雞跳至河心或出或沒官知河心必有緣故喚船戶以篙鉤出得客屍焉再命田雞引尋兇手田雞跳至漁船上亂鳴役縛漁人到官嚴訊得實誅之客屍盛棺厚葬田雞無數繞墓喧鳴如泣如訴聞者哀之

李明府忠蹟

梁溪李君福培字心奮吾故人也君蚤歲舉於鄉困於春官出爲從化令有政聲咸豐二年廣東賊蠭起犯縣

見聞隨筆

卷六

四

境君迎擊殺賊百餘人四年三月復密捕賊目謝亞清等誅之遂不敢犯從化然是時賊勢張甚已薄廣州城矣君請太守以兵二千守化縣之石角及從化之太平塲以保二縣兼斷賊糧道不報七月賊果至突入北門君出募鄉民數千與戰而勝城得復九月賊又至敗之於蘇村良口等保先後斬賊八百有奇乃賊來益衆攻城甚急君堅守七晝夜外無援兵自知必死俄報東門陷君與其弟性培及典史趙應瑞登學宮尊經閣將自盡而賊已至閣下君取石擊賊傷數人賊乃縱火焚閣



同時遇害者十有二人。蓋九月二十七日也。其後有邇  
尊經閣故址。見血影在地。如人狀。遂圍以石。闌題曰忠  
蹟昭然。是像為其孤鎮。衛道。摹出示徵詩。余曩與君有  
舊。知君頗深。敬題三律。以志欣慕云。詩曰。陽羨與君別  
經今近卅年。音容猶可想。忠蹟已昭然。碧血陰晴現。丹  
心日月懸。披圖見遺像。老淚灑江邊。殺賊賊屢退。請兵  
兵不援。孤城無雀鼠。短袖有乾坤。守土盡如此。滔天何  
足論。可憐食肉者。祇解望風奔。一上尊經閣。難存從化  
城。焚身得不死。報國耻偷生。就義携僚佐。成仁共弟

見聞隨筆

卷六

五

兄千秋青史上。殉節有聯名。

無錫周烈女

咸豐癸丑二月初旬。西寇犯金陵。陸制軍兵潰。倉皇過  
錫山驛。有擔夫女周氏。年十六。貌如花。瞥見逃兵。誤為  
寇至。遂以剪刀刺喉而死。詩以美之。詩曰。逃兵亂竄過  
梁溪。誤認長毛蹤。馬蹄停繡無言心。有主快將并剪刺  
螭蟬。儂家生長芙蓉湖。玉貌如花未有夫。百斛明珠求  
不得。肯將白璧袂蠅汗。人言碧玉小家女。尚解輕生立  
節名。不信將軍偏畏死。相從鼠竄誤蒼生。

湯貞愍公殉難

咸豐三年二月初十日。西寇陷金陵。湯雨生都督絕食  
談笑如平時。十五夜四更。與其王氏女朝服投塘而死。  
遺命以蘆席捲埋。作絕命詩云。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  
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  
稟葬無子慟。平生積罪尤。是年六月初七日。余居宜興  
和豐橋。忽接王彥卿來書。得知其事。哭之以詩。詩曰。去  
年六月登君堂。暢談今昔頌傾觴。鶯簧蛙鼓勝絲竹。  
詞云。鶯簧蛙鼓拍蛙鼓。蟬琴。題圖鑒古憐清狂。博山圖雅  
也。抵得日日東山綠竹。

見聞隨筆

卷六

六

今年六月聞君死。死忠死孝父與女。  
奕然琴園水一池。琴隱流芳千古從今始。昔年曾讀斷  
琴詩。都督太夫人節孝兩今又吟君絕命詞。綿綿四世  
苦奇節。永為萬古師。我今衰病居陽羨。數月未曾親  
筆硯。為君特地鼓詩腸。忠魂何夜來相見。

打虎救夫

歙州古余岸有樵夫某。每日樵柴金坑山。遇虎不能逃  
脫。為虎所噬。將食之。樵婦適至。飛身虎背。鍊斫虎腰。虎  
痛極。捨樵夫逃去。婦扶夫歸。養傷月餘。乃愈。余聞其事。



作打虎婦以美之。詩曰：打虎婦，勇且悍。家住歙州古余岸。夫日采薪金坑山，長林豐草蔽孱顏。中有虎穴無人識，但聞凜凜寒風旋。風吹毛髮竦然起，急速負薪歸故里。行未半途虎嘯來，前無村落後無侶。山巖巖兮石齒齒，下有深潭不見底。側身回望虎來矣，鋸牙鉤爪耽耽視。馮婦攘臂夫不能，微軀自分虎口死。心驚股戰行不前，伏地餒虎流涎作威咆哮將夫戲。高叫一聲樵婦，全身騰虎背，打虎腰。虎膽已碎，虎尾搖。夫得抽身脫虎口，虎真無力逃婦手。可笑山中百獸王，也怕河東獅子。

見聞隨筆 卷六

七

吼虎遁深林，殘喘延。夫歸竟夕不成眠，若非烈婦來相救。早已魂飛到九泉。君不見朱翁子，家貧負薪妻去矣。誰無夫婦友和賓，打虎救夫見幾人。我吟此詩非戲也，用示世間爲婦者。

李廉訪德報

南通州人李玉鉉，雍正年間進士，官廉訪。有年，凡赦一犯，必拔一殘燭頭置之甕中。罷官歸，兩袖清風，家無長物。祇將甕中殘燭頭分授諸兒。迄今李姓無子不秀才。無門不科，第天之報施善人，有如是者。汪君紫軒原籍

歙州寄籍通州來遊吳陵，一見如故。茶叙旭升園，口述其事如此。

戴明經脫難

婺源巖前戴維莘，鴻澤明經。少時豪邁性，欠和平。屢夢關聖帝君責罵罪過，戴乃自怨自艾，修德立功。敬惜字紙，募修古寺十餘年。後再夢關聖帝君，耳提面命，時帶喜容。論曰：揚州難過，又曰：過繼乃免。當時不解其意，咸豐五六年間，西寇屢犯婺源。戴被賊擄至大河濱，水深難過，河左楊樹，河右沙洲，賊擊戴胸，曳之過河，得不溺。

見聞隨筆 卷六

八

死戴係長房行二，過繼三房節母爲後嗣。長房大兄姪被賊擄去，不知所終。三房弟鴻藻殉難湖北，戴獨得籌銀三十兩，從賊中贖回，得免浩劫。追思神諭，絲毫不爽。余曰：太夫人苦節，君又能苦修，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固其宜矣。戴君小余三歲，是余姪孫女之夫兄也。大哲嗣鼎銘茂才，現在鮑花潭學政幕中，衡文亦名士也。余來吳陵，得遇戴君於新安會館，劫餘話舊，情更逾恒。朝夕往來，互慰寂寞，幸矣。

常中丞殉難



咸豐紀元余載書畫船出游西湖謁常南咳中丞暢談詩字鑒賞收藏余時摹勒古今名書矢志二十四冊名曰寶穉室法帖以了先大夫未了之願初集十二冊已成爲籌資續刻二三集常中丞係先大夫家子也重余繼志之苦哀贈余百金助爲刻帖之資余感其意遂以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卷贈之中丞大喜謂其門生應菊裳孝廉曰齊玉翁吾世好工詩書畫善鑒金石意欲延之爲少子師暇可籍談金石詩文不知肯俯就否盍代詢之應君來述中丞盛意余以刻帖籌資無暇

見聞隨筆

卷六

九

辭之中承接以盛謙贈以程儀屬覓古帖數種訂約來春暢叙一別四月余適從袁江返棹吳門舟泊胥江見大官船左右礮船護從大旗上書一常字詢之知常中丞奉命鎮撫湖北船尚未開余投刺謁之中丞接見留飲暢談半夜邀余同去湖北作楚游可增吟興余約帖事告成卽當奉訪辭去咸豐二年冬湖北失守常中丞殉難余哭之以詩三年春金陵失守余避地宜興和豎橋芙蓉園忽接到鍾書林太守寄來常中丞手書楹帖一對云是中丞分付少子覓便妥送者余閱楹

帖感深以泣輓詩曰長髮妖氛陷武昌聊憑一死報君王平原遇害公尤慘海岳書碑我獨傷辛亥之冬余游武林中丞分作助予刻帖余卽以來浩氣已乘黃鶴去忠魂海岳書顏魯公碑陰卷奉酬神調任山西談詩校帖情何限應在華山陽中丞奉未得替而遇害故及之談詩校帖情何限回憶西湖更斷腸

戴文節公殉難

錢唐戴醇士侍郎少時美姿容好儉毫無官氣善畫山水精賞鑒喜詠諧致仕在家日與二三知己逍遙文讌清談爲樂余於咸豐紀元重游西湖得與醇翁暢談

見聞隨筆

卷六

十

書畫吾友高小垞朱子庚程蘭圃羅鏡泉趙次閑魏滋伯周澹園應敏齋王小鐵周存伯諸君互爲東道主西湖吟雪西溪看梅極一時湖山詩酒之樂而醇翁在座必多笑話記得醇翁說在都中某侍郎招飲坐客道主人最好翡翠釧有一對翠釧天下無雙醇翁手招司酒之僕耳語僕點頭去少頃僕以黃緞包翡翠釧呈上醇翁遍示客觀無不拍案叫絕讚歎不已衆賓怪之一耳語便得釧觀似與內眷熟不可言者客笑主人亦笑醇翁曰勿笑一事必有一理以理推事無不得主



人愛翡翠釧之尤者。卽必賜與最寵之姬也。我知主人寵姬某氏。故囑价一索。卽得耳。理所固然。無足怪者。主賓皆服一笑。而散。醕翁見余所藏。憚南田題王石谷山水大冊十二幀。愛不釋手。借觀數日。親來小舟送還。巨冊跋一紙。夾在冊內。庚申之變。余從賊中携巨冊出城。此紙失落道途。惜哉。聞有藏著名金石法帖者。必邀余徒步到門。索觀書法帖。觀畢。卽催余行。主人詢姓曰。戴主人。驚喜。款留進茶。醕翁早已踰出戶外矣。謂余曰。刻叢帖本錢費大。難以廣傳。不如單種精刻。本小易傳。

見聞隨筆

卷六

上

耳。自今思之。誠哉是言。庚申之變。西寇初犯。錢唐戴侍郎全家殉難。跌塘而死。有司聞於朝。重加恤典。謚曰文節。醕翁爲余畫山水二幀。書畫筭一柄。盡付劫灰。承題余畫數條。刻在壽鼎齋叢書中。尙留鴻爪一印云。

菱壳達摩

周澹園喜古玩盆景。見花鉢古今磁皆好之。買不論資。以必得爲快。余見其藏菱壳達摩神像。逼肖。有董香光題跋。存在匣中。又有諸名人吟詠一冊。天生神物。有不可思議者。又見其藏大理石一小片。徑寸之中。雲霞山

海。具萬里之勢。又一面楊柳池臺。精妙絕世。眞寶物也。

曹秋舫金石

吳門曹秋舫。雅好大理石。家住盤門外。汲水橋築室。精良。宛如盤谷。有三祝吾廬。而藏祝京兆楷書三種。因此名堂。有金石窩藏鼎彝盤尊。處有刻縮木鍾鼎圖。石拓贈同志。軒館之旁。皆插石峯。共有七十二峯。所挂壁間者。無非大理石。山水人物鳥獸蟲魚。無不備具。古磁古玉。陳設其間。高梧翠竹。幽草素蘭。几榻茗壺。無不精妙。秋舫年衰目瞎。猶能作大字。將友人名號。押頭押脚。撰

見聞隨筆

卷六

上

句書楹帖。以贈同志。二子一能畫。一能書。余每至其家。必留談竟日。盛饌以待。余曾題其懷米山房。品石圖。七古一篇。詩曰。吾家黃山峰六六。秀聳雲霄天下獨。曹君伎倆匹巨靈。三十六峰抵盤谷。隨意安排屋數間。窈而深兮。繚而曲。懷德重登君子堂。秋舫有懷德堂精廬曾獲觀三祝。秋舫舊藏祝京兆楷書三祝。卷頭其廬曰三祝吾廬。何須海外尋蓬萊。到此便足誇眼福。玲瓏怪石且勿論。圖畫天開三百幅。重巒疊嶂李將軍。青山白雲趙榮祿。潑墨王洽惜墨倪。粗筆范寬工筆陸。連天海水湧波瀾。拔地仙山起樓閣。半輪新



月印秋江百尺懸。崖挂飛瀑水村清。夏似大年紅樹秋。山即黃鶴其餘種種妙。人神禽飛獸走看不足。品石已足娛清懷。更有周彝與商爵。齋名不愧金石窩。懷米山人真出俗。鎮日吟哦坐石林。桐陰染得鬚眉綠。豈惟嗜好殊酸醜。應事處人厚不薄。存心為善無近名。刻意清修戒多慾。時時過我慰寂寥。論古談詩最精確。長言不足復高歌。四座聞之皆折服。平生友石壽而康。堪笑世間交酒肉。米顛畢竟是前身。我欲編茅傍君築。度由之變懷米山房。金石窩盡付劫灰。秋舫歸道山已十餘年。

見聞隨筆 卷六

三

矣。咸豐二年余移居友來巷。昔名幽蘭巷。秋舫撰句書聯見贈。將我號押在頭一字云。玉堂春燕喃喃語。溪清幽蘭陣陣香。此聯寫作俱佳。挂在寶稜室十年。西寇陷吳。同儕數百人所贈聯屏扇冊一齊付之劫灰。惜哉。

二蕃馬

咸豐元年冬十月十日。余重游西泠。訪高君小垞於清吟巷。談及秋間見二蕃馬。驍悍無匹。其一能越城堞。因傷人斃。以銃其一蹄齧不可近。斃以飢。惜其控勒無主。哀之以詩。余索詩讀不覺神沮。感作長歌。以紀其事。詩

日冬初重作西泠游。訪我好友高青邱。青邱世住清吟巷。詩字道路開驕驄。談詩把盞坐東閣。酒酣耳熱豪情作。出示秋來哀馬篇。頻摩病眼燈前讀。一讀服君負雄才。再讀為馬生悲哀。突兀胸填萬壘塊。潺湲淚落黃金罍。人言驥德世所稱。二馬啼齧多傷人。徒矜其力宜其死。何必歌詩為愴神。我聞斯言笑不已。皮毛論馬馬不齒。王良伯樂今已無。二馬不死將何俟。天生良馬必有用。眾人那識輕和重。不逢項王力拔山。名騅在厩誰能控。控馭無能使殺之。馬乎馬乎真可悲。大材不用置之

見聞隨筆 卷六

四

死。世道人心竟若斯。世固不幸喪此馬。馬非無故生斯時。假使將軍得此征西戎。日行千里如旋風。咆哮如虎騰如龍。臨陣與人成大功。凌煙圖繪功臣像。二馬亦為窮殊相。大筆如椽自有入。賦成天馬留天壤。斯則二馬榮復榮。飛黃疋練堪齊名。金羈玉勒被其體。飽食苜蓿養餘生。奈何天生爾材新爾遇。飛騰奔軼遭人惡。可憐騏驎空絕倫。不如駑馬全其身。人生有才多轉軻。君不見蕃二馬。

高伯平錢東平台紀



嘉興高伯平均儒能文工書性好靜寒士中之端人也  
引為諸侯賓不喜居衙齋常寄住賢祠古寺中道光二  
十七八年屢至袁江常訪伯平於王公祠得識錢東平  
於伯平寓中東平豪放不羈憐才悅士揮金如土有俠  
客風余勸之歸贈之以詩曰驚人一檄愈頭風勸逆富  
時發願同鬼館何難燒一炬狐裘豈易適三公荷戈塞  
外心徒壯種竹庵前句更工飄泊天涯吾與爾一尊相  
對話途窮東平曾作討夷逆檄文真堪名世曾起粵東  
義民燒鬼子館真大快事獨恨所遇非人矜才使氣口  
見聞隨筆 卷六 五

學四大字并跋刻在第三集帖前亂後追思好友久隔  
雲天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感逝情懷如是如是  
徐處士紀畧  
吾友徐迂伯慎獨處士家宜興溪上好為古文能書峭  
嶮碑鐘鼎文八分書尋丈龍鳳二字以碎布紮棉花書  
之人不能及也曾為余作寶穡室法帖序久刻行世余  
年五十又作文以壽余謬加讚美愧不敢當道光壬寅  
年英夷作亂迂伯手著平夷奏疏六道治安奏疏十道  
徒步入都親上封章蒙 恩硃批 上諭云江南徐慎  
見聞隨筆 卷六 六

不慎言卒死於雷公崔郊之營中錢與雷在萬福橋營  
中對飲論事不合雷退命張小虎刺殺之張乃虎頭之  
子亦錢引荐入營者錢宛未伸雷職旋革當時同儕竟  
無一人救之者豈不惜哉然自西寇犯江南我軍無兵  
無餉東平首舉檣捐招勇之策駐防萬福橋保障裏下  
河十餘縣地皆其功也及至克復金陵吳越皆賴檣捐  
助餉之力故得成功由此觀之東平有功於 國明矣  
咸豐二年又於西湖南屏六舟詩僧處遇伯平同坐仄  
皮小艇跣趺促膝看寶穡室新刻法帖為我題卽此是

獨所奏一部留中人任其去留自便無容再行拘束行  
至天津為防堵官陸建瀛所執疑作奸細拘繫數日查  
明始放行然囊中所著徐氏人物考一部失落無存忽  
聞老母見背遂匍匐哭歸廬墓百日哭泣之哀聞者流  
涕越數年又著收清漕奏疏一道徒步又入都上之刑  
部都察院官勸之歸還其封章庚申宜興失守迂伯罵  
賊而死于紀南能讀父書  
單莫誓報  
無錫單三者其父開米行行名慶泰在北門柵口有舊



夥莫五出幫南門他姓米行單三有女嫁南門城內趙姓為妻趙開雜貨鋪鋪號正茂單三出幫他姓米行管事一日有事往蘇時當盛夏持蓋行至南門趁船適船不開返遇舊夥莫五莫五邀入茶室殷勤款待謂單三曰天氣炎熱無勞往返在小店宿一宵明早趁船往蘇為妥單三從其言遂留莫五同夥某房宿焉某因母病垂危歸家事母故未到店歸宿床頭包洋二十元為母辦後事用者單三睡覺摸着洋銀便竊而懷之早起出店趁船莫五送至河干回至店同夥某母已故床頭取

見聞隨筆

卷六

七

洋銀不得正在喧嘩之時而莫五到某謂莫五曰我床頭有番銀二十元上有蔣義亭圖記預備辦家母後事偏覓不得聞爾昨留客宿我牀上速代追還無誤大事莫五曰單三我舊東也何至竊人財物洋銀既失所在是我留客之過何容辭速向店主借支洋銀廿元還某隨到信船尋單三不見船家云單到船一坐便去承惠酒錢十六文莫五知其婿趙某在大市橋開店遂到趙店一問趙答云家岳纔來換洋一元買西瓜豚蹄携至教場舍間看女兒去了莫五索洋一觀見洋印果是蔣

義亭店號遂以已洋易之云我來正為此洋今得之可返還店夥矣去訪單三於教場中趙家單三見莫五來便驚曰爾來何事莫邀單出茶叙小城隍堂謂之曰兄昨夜宿房床頭有某所置洋銀二十番為其母辦後事用者某來取洋忽不見所在向我追還為留兄宿故兄如借用遲日惠還可也弟已代償不須芥意單聞言大怒起掌批其面曰爾誣我做賊誓不甘休復遣人通知乃父乃兄頃刻駕舟來與莫論理父與兄共打之旁人勸之去莫五受打心實不甘謂單三日汝向趙婿換洋

見聞隨筆

卷六

七

一元洋印的是蔣義亭字號口說未竊何以明心我與汝同至城隍廟神前發誓去單從之兩人跪在神前莫誓曰如我誣單竊洋銀者使我家自老至幼盡遭死亡單誓曰如我竊某洋銀者使我家自幼至老盡遭死亡莫謂單曰今夜同宿廟候神判斷有靈應後再散單從之宿廊下席地而卧至夜分見燭光輝煌城隍歸殿問廊下卧者何人陰役跪稟有單莫兩人為竊銀發誓要候靈應方回神曰依他誓辦無容在此酣睡陰役下堂依神諭告之天剛曉單莫起身到三官堂茶叙單自問



神諭心怖長跪莫前說自已一時昏瞶竊取洋銀用過  
四元容日奉還現存十六元請先收訖還祈到神前求  
息塔案莫曰何不昨日早言遂同單復進廟跪神前求  
息案畢各分頭而散單歸家快快不樂逾月趙姓外孫  
恭亡未幾女與婿亡越一年單三子女亡妻亦亡自身  
亡兄嫂相繼亡三年內父母以下無一存者陰法之嚴  
如是如是余聞無錫陳少卿口述其事筆之爲世之負  
心發誓者戒

見聞隨筆

卷六

九

見聞隨筆卷七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痘司神充軍陳孝廉受杖

嘉慶十七八年間常州府太守幕中有陳孝廉某年  
高祇生一子出天花危極陳禱花神求籤問吉凶籤說  
虔心還願可保無虞陳乃唱戲上袍越數日花疤逆裂  
幼子頓亡陳大怒即在東岳大帝神前告狀哭訴痘司  
貪財誑騙乘醉返到痘司廟毀其像歸夜夢二役來說  
奉東岳大帝之命着汝去陳從之至一大殿見一王者

見聞隨筆

卷七

一

端供持笏向陳曰爾陳某耶曰然爾訴痘司一案確否  
曰確王者差役喚痘司到案面質無虛王諭痘司得賄  
法所難容當充三千里遂上刑具差役戒行鐮鐺而去  
王者諭陳曰痘司有罪已發遣矣汝受痘司誑騙既來  
稟訴理當靜候判斷何得私毀神像罰受陽官三十大  
板陳驚寤逢人便告此事越一月居停太守升督糧  
道舟先過無錫陳與卜少君同舟泊錫山驛夜間腹脹  
上岸如廁頭戴白氈帽身穿短襖外披一件黑紫羔馬  
褂不褪褲而蹲廁上又無燈籠適值無錫縣令韓履寵



便服查夜見陳衣帽粗魯不褪褲而如廁非賊而何呵問來由陳強項亂罵縣官叱責二十大板陳大罵縣官曰我某科舉人無故受責大杖誓不與汝甘休舟中卜少君與僕役聞大聲罵始知踈誤受犯夜之責差扶上船好言安慰陳怒不息罵不絕聲逾時倦睡卜少君暗命開船免得生事一帆風順頃刻到許市關陳醒日上三竿矣餘怒未平大怪開船之速未得與韓台理論也卜少君勸之再三扶上岸茶叙消遣陳勉強從之行至痘司堂前見痘司堂二字便恍然大悟如夢初醒大笑

見聞隨筆

卷七

二

謂卜少君曰奇哉怪哉去年我告痘司於東岳大帝大帝當時發遣痘司三千里又罰我受陽官痛責二十大板昨夜之受責帝命之耳非韓過也欣然氣平瘡亦忘痛卜太守差旋過錫韓令大備威饌延陳上座告罪冒昧陳大笑而告之前事其懷神靈之不爽矣其時先大夫梅麓府君宰金匱與韓公為同寅表年十一恍若有忘適遇無錫陳少卿口述其事特為書之

許仲稼

無錫許仲稼乾隆宦家許萬春之後裔也世居南門其

宅即先賢高忠憲公舊宅宅後有池池中有亭即忠憲核節致命之所名曰高公止水庚申之變無錫失守賊目館其中將寶銀盛二大缸埋之亭心以大石板蓋之同治二年官兵克復無錫亭遭火焚瓦礫堆積如邱逾年許仲稼歸葺房廊適有從賊中逃出者知此銀窖來訪房主告之窖所求分金焉仲稼信其言雇工挑瓦礫開石板見兩大缸清水而已空費挑力十餘千文不得一金憤甚擊碎兩缸水流於池告者歎息而去噫天下之物莫不有主遇非其主銀變清水陳少卿口述此事

見聞隨筆

卷七

三

特為書之為世之妄想銀錢者戒

活財神

沈旭庭與余言無錫楊浩生活財神也足迹所至銀即隨之一日到大磁鋪買磁器盡鋪所有而購之鋪主索金楊曰在我足底掘之一掘果得金無算鋪主曰此是我鋪中金也與君無涉楊即跳出鋪外立在街心令人掘之復得銀如數而止鋪內所掘只見上塊並無一金鋪主懷慚市人笑之無錫北門外一帶橋路皆是楊浩生修造楊死二日成衣人見屋內白鳥飛出無算以尺



敲落一鳥變成一金。諺云：人死財散。信然。

玉燕

江陰蔣鹿潭。幼時隨侍尊人。湖北任所。侍婢玉燕。年十五六時。忽隱忽現。或出或沒。為鬼怪所迷。有時潛在夾壁。有時卧在帳頂。有時立在倉米中。露出鼻孔。急為擇配。逾年進衙問安。手抱嬰兒。端莊如故。問其起居。毫無鬼怪牽纏。鹿潭口述如此。

驢屠現報

秦州翟懷卿茂才。隣近有驢屠某。世以屠驢為業。將

見聞隨筆 卷七

四

死之前日。抱柱而旋轉。如驢牽磨狀。既而卧床死。手足作縛形。如驢就戮狀。懷卿屢勸其子改業。終不聽。與余述其事。

蔡孝廉

蔡孝廉夜夢至曠野之中。有一大衙門。門上立匾。糾察司三字。入門見大堂。上有古衣冠數人。端坐堂上。又有白鬚老者。國朝服色。危坐看案冊。指揮堂下。紅頂以下官員過堂而去。羣官退堂。呵殿驚寤。逾數月。復夢至前處。閱案冊者。仍是白鬚老者。退堂呵殿時。蔡匿堂後。為

植殿者。執見白鬚官長。官長見蔡曰。此問不可久留。速去。著差送之。歸驚寤。心焉記之。後入都會試。出場遇一老者。白鬚飄然。似曾相識。老者謂蔡曰。曩者我坐堂上。閱案冊時。見君匿堂後。著差送君歸。君忘之耶。蔡曰。夢也。老者曰。非夢。是君生魂往見之耳。我為陰曹三年。不久君作替人。蔡落第歸。越一年。果代老者為陰曹云。錢唐張止菴。與余述。都中刑部郎中某。出差。不家。其夫

車夫殺命婦

見聞隨筆 卷七

五

八素待車夫。刻薄。車夫恨焉。夜分持刀。敲內室門。婢私開門。車夫持刀入房。殺夫人而自首。刑曹鞠實。誅車夫。并誅其婢。為其不通知主母。私自開門。非同謀。而何逾月。某官歸。夜夢陰役來傳。去見閻羅。主賓對坐。說有女鬼訴冤。特約君來同審。傳女鬼到堂。女鬼見某官。便作惡狀。蓬頭跣足。狂叫撲主。閻羅叱之曰。事未剖明。何得如此猖獗。速下去。某官怒曰。主母平日待汝過嚴。汝心懷恨已久。開門入盜。假手殺主母。汝死有餘辜。何冤之有。女鬼聞言。鬼身頓矮。不敢作威。閻羅拍案稱善。判斷



不爽差役送歸驚寤雞初鳴矣

鄒節母德報

鎮江鄒公眉觀察少孤太夫人青年守節教子成名賢母之稱無間遐邇觀察十一歲時鎮江大旱府尊請城鄉富戶捐輸賑濟飢民鎮江最富者二百萬金觀察家財不過三萬金太夫人命之曰兒日後能成人萬金亦可度日倘不成人雖百萬家財亦奚以為兒今日到府尊處輸銀一萬兩親書上簿可也觀察奉太夫人命到府廳坐居末座寫捐時羣相推遜共推觀察先寫捐數

見聞隨筆

卷七

六

觀察遂寫捐實足銀壹萬兩正府尊曰聞君家財不過二萬金今寫捐壹萬金毋乃誤乎觀察對曰小子奉母命寫捐一萬兩安敢誤寫府尊不信同觀察親造門著門上老僕稟知太夫人寫捐到底多少太夫人著老僕出回復府尊捐銀一萬兩不誤府尊回衙稱鄒太夫人盛德大度不置因此各富戶踴躍捐輸皆讓觀察坐首席後觀察官至淮揚道太夫人年近六十孫道源祖培從先大夫習舉子業家產數十萬金湖北行鹽余曾屢訪道源於鎮江城中華酒論文暢談書畫咸豐四年西

寇犯鎮江道源全家得脫虎口避地江北家道中落人口平安非太夫人之福庇何以臻此戴遂良亦鎮江人收藏頗富時時相過慰余寂寥口述其事書之為盛德大度者勸

姜福姐報讐

金陵張寶世業開機房從父服賈至蘇州道過無錫與姜福姐有私訂終身約回金陵即央媒來聘福姐贈以金帛閨中靜守誰知張寶父母另聘金陵某氏為子婦張寶娶妻後遂忘福姐之約絕跡不至無錫福姐久待

見聞隨筆

卷七

七

張寶不至又聞張寶另自娶婦知事不諧遂藏金銀首飾於樓下投繯死蓋亦有年適有金陵賣耍貨客某租住無錫秦氏舊宅做耍貨即福姐所居之屋也夜分聞樓上婦女梳粧聲駭甚俄見一美人下樓某五體投地曰與汝無仇何嚇我耶女曰勿嚇我姜福姐也有冤未伸有仇未報今欲隱君衣裏帶至金陵訪張寶去我有金銀首飾一銅鑪埋在樓梯下令掘之果得一鑪首飾價值萬金女即以持贈某受而謝之女曰君明日將菜羹酒飯祭奠臨行焚紙錢三呼福姐逢橋梁關關登舟



上岸亦焚紙錢。送我至金陵。張順泰緞鋪。說福姐至矣。我好報仇。君可自便。某諾之一。一如其分付。送至順泰。緞鋪立在街心。以觀動靜。俄見一少年手持利刃。先殺父母。繼殺妻子。再自刎而亡。無錫陳少卿述其事。余曰。張寶負約不娶。致傷女命。自刎而亡。固其宜矣。獨怪福姐之罪。張寶及其父母妻子。豈不謬哉。吾知福姐冤仇。暢報罪孽更深。張寶父母妻子。無辜受戮。豈肯與姜氏甘休。冤冤相報。正無已時。自遺伊戚。人鬼同之。傷哉。

族伯學仙

見聞隨筆

卷七

八

吾宗兄滋周學培明經。中年得癡病。忽高興。作陰騭文。感應篇試帖。終卷癡病即愈。其人多才好色。年及古稀。宿娼如常。其先尊忘其名。少遇異人。授以仙術秘書。遂居深山修道。不肯回家。年餘不食烟火。食日以松葉。瓜果度日。身輕如鳥。能知未來休咎。日夜道友往來不絕。一夜頓起在桌上作法。如八陣圖。明日家中人來報。昨夜家中被賊穿窬而入。到曉賊昏迷不得出戶。縛送之官治之。先生曰。余昨夜知家有賊。特作法錮之。八陣圖尚在桌上。越二年夜起挑燈作法。即命侍者治裝歸家。

天剛曉。家人來報。老母因子學仙。不顧無後。絕食不起。新婦因夫不歸。投繯得救未死。先生曰。余早安排弔神。已被我作法逐去。束裝歸矣。歸至家。長跪母前。誓不學仙。母曰。我青年守節。養汝成人。不思接代宗支。反隱深山。學仙從古豈有不孝神仙哉。汝食雞黍。夜宿婦房。再焚異書。我方起床。先生唯唯。先焚其書。次食雞黍。與婦同宿。是年生學培。幼聰慧。過人。老壯健無匹。先生從此如癡如顛。送母壽終。尋亦去世。古人云。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其言良不誣也。

見聞隨筆

卷七

九

犬還債

無錫高某。欠徐某四萬青錢。生前未還。徐家一日。母犬生下數犬。中有一犬。肚底黑毛。生成高某姓名三字。徐知高投犬還債也。善養之。犬長大。終日看家甚勤。一夜賊穿窬入室。偷衣服食物。犬即頭腳打主人房門。如泣如訴。主人知有變。持杖出房。見大門已開。數賊運物將出。見徐持杖大呼。賊遂奔散。計所竊物。不下百金。一物未失。犬之力也。徐老病死。犬亦隨斃。沈旭庭與余述此事。記之為借人錢財。執意不還者戒。



子討債

無錫鄉人某借某六萬青錢。連索不還。鬱鬱以終。一夜負債某夢見討債人來驚寤。妻遂分婉得男。某心知此子討債鬼也。因立一賬簿。凡為此子用錢。登簿記之。逾二年。子生病且篤。某統算此子用賬。已過六萬錢。謂子曰。債畢收汝可回矣。子即尋歿。衣棺殮埋。合算本利。不差分釐。旭庭述此事。余曰。人家好兒子。固是還債人。不肖敗家子。真是討債鬼。可不省歟。記以警世。

掃葉出家事畧

見聞隨筆

卷七

十

掃葉宜興鄉間人。業儒。少為童子師。弱冠時住隣村會文。有十五歲學生來訪。師不家。天適雨。太師母留學生住宿。師母年少。美姿容。村中無賴子弟。素來戲掄。師母正色拒之。屢矣。無賴恨焉。忽見少年因雨留宿。羣起而攻之。聲言師母養漢。把門捉奸。師母憤氣投繯而死。少頃。師歸。見妻暴亾。寃不能申。恨極出家。徐舍觀音堂。是其落髮處。法名悟帚。號掃葉。越二年。為龍池澄光寺書記。道光十四年。余居綏安山中。雲留軒。天寒。歲暮。雪滿山中。聞扣門聲。開門見一僧人持書請謁。余進而見之。

掃葉口稱先生。五體投地。出貳一函。是吾故人吳菊畦先生所遺說掃葉好學詩。遺其執弟子禮。特來山中。雪程門耳。不知足下肯收為詩弟子否。余索詩觀。掃葉袖出詩一冊。余翻閱數章。謂掃葉曰。爾來貳詩。求益耶。速成耶。掃葉對曰。小子好學。詩不得門。逕特求教。益敢速成乎。余笑曰。果爾。且留山齋。細論詩學。何如。對曰。謹受教。於是日評其詩。夜授詩學。根源歸於雅正。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等語。掃葉初為詩。專學袁簡齋。而得皮毛者。近體尚有一二首可觀。古體全未入門。三日批改一

見聞隨筆

卷七

十一

冊。無一篇全璧者。作論詩千餘言。書其簡端。而望其有成也。越一年。又袖詩過訪。詩學大有進境。可存者二十餘首。頗得唐賢三昧。後行脚西蜀。河南湖北。讀萬卷行。萬里詩學大成。著有掃葉詩存十餘卷。傳世。凡寄余書。自稱方外詩弟子。悟帚。游倦還山。修葺南門外地藏庵。為習靜所。夏過田塍。有小蛇飛過脚背。脚遂腫不能行。巫者云是冤孽。延僧作佛事。懺悔無益。夜夢女子來纏形神。日瘁數年。後魔退病痊。自言十四歲時。借宿隣家。與三女同寢。皆與合歡。十五六時。又淫數女。共有七童。



女往來其間。殆無虛日。造孽多端。故得妻死。非命身罰。出家。蛇咬魔纏。非生非死之報。庚申之變。宜興失守。掃葉無庵可居。立髮還俗。服賈大浦。頗饒於財。未幾病作而歿。

### 水東鳴仙水

婺源巖前戴維華。明經。於同治二年。偶染時氣。患寒熱病。百藥不效。聞水東鳴仙水。療病神驗。遣兩孫往求仙水。焚紙燒香。拜取捧歸。飲之。病立愈。因不避風。亂食生冷。身又發熱。心如火燒。時已暑。不能進湯。求仙水。遂遣

見聞隨筆

卷七

七

兩孫到村。頭月池。求井神。代取仙水。拜祝後。卽汲井水。歸奉乃祖。乃祖命秤水斤兩。與仙水合符。每斤校井水重二兩。知禱果靈。一飲而盡。病遂痊。越一月。明經次媳。落魂發狂。口稱月前。乃翁禱井神。借仙水。病愈。忘謝。有是理乎。乃翁聞知。卽專誠往拜井神。并拜仙水。據云。水東鳴仙水。是呂祖師劍鑿山引泉。以療人病者。誠心求之。其應如響。明經并欲還山築亭。以護其泉。余曰。此真劍泉也。虎邱劍池。未聞有濟人之德。虛有其名。聞此劍泉。負漸無地。古之純盜虛聲者。大都類此。明經以爲

何如

### 端人獲利

杭州於潛縣某村。亂後還家者。祇剩一婦人。有婺源人。隻身流落他鄉。偶過此村。見房屋數千家。居人只有一中年難婦。婦問客何處人。來此何事。客曰。流落天涯。隻身無事。婦曰。吾村地廣人無。曷不留此耕種。度日何如。客然其言。遂種婦田。收稻均分。一年得四十擔穀。分得穀二十擔。無處可糶。因思幫人耕作。終不聊生。歸家爲是辭。婦言。歸婦曰。再種一年田。多積廿擔穀。回家未遲。

見聞隨筆

卷七

七

何急急欲歸乎。客口諾。心猶未決。夜夢其夫來與客曰。君端人也。蒙代內子種田。心感之至。然小村有人謀害。君宜速去。我家水缸底有大錢五萬。贈君二萬五千。其半付內子家用。驚寤。明日以夢告主人。缸底視之。果得錢五十千。依夢分收。裝治將返里間。又夢其夫來曰。君且緩歸。謀害君者。我已安慰之矣。速燒紙錢以謝之。客答應。晨起燒紙錢。安然無恙。逾年秋收。後客將歸。又夢其夫曰。君歸是也。敬君正氣。敢不報德。吾家左墻角下有銀三百兩。君取其半歸家成室。其半付內子度日。言



學而去。客告之主人，依葭牆角掘土，果得銀三百兩。與主人平分，客辭歸娶婦成室，自食其力，無求於人，樂可知矣。戴郁文從婺邑來，泰州與余述之，即同治四年事也。余曰：人能正氣，鬼亦報德，而況於人乎？況於天神乎？吾願世之單身漢，能學魯男子則得矣。

任渭長

浙江任渭長，名熊，繪事無所不工，尤精於寫真。來蘇館黃秋士衍波閣為余畫校帖圖，身坐秋樹根，手持一帖，側面看帖，不露眉目，而形神逼肖，閱者無不道神似真。

見聞隨筆

卷七

西

絕藝也。杭州某大家有一閩女，素稱絕色，儕輩少年欲渭長寫女真，無由得見，一面悵甚。渭長笑曰：勿悵，時值午節，正開龍舟，某家水閣臨河，美人定在簾裏。速買小舟，安排紙筆，舟泊在簾下一探，驢便得珠矣。少年喜甚，買舟備席，請渭長看龍舟，好為佳人寫照。舟泊簾前，細看女郎在內，龍舟正過簾前，渭長特地裝醉投水，羣舟喧嘩救人，美人舉簾下望，渭長手扳岸石，目注嬌容，翻身跳上船頭，換衣笑曰：真箇探驢得珠矣。振筆寫真，見者無不稱肖，曾見其為姚梅伯畫梅伯詩詞百幀，人物

鬼神，山海奇獸，花鳥蟲魚，仙山樓閣，無不出神入化，真不愧月山之後裔也。梅伯無錢刻文鈔，有富人出千金購百幀妙繪而去。我五十五生辰，渭長畫豔禪圖，立軸為壽，亂後不知此圖流落何方。渭長年未四十去世，今亦無此畫手矣，惜哉。

甘氏祖孫同科

江西南昌府奉新縣南門內甘氏子，聘城外趙家女，皆世家老親子弟，素常來往。一日甘氏子飲於岳家，微醉裝作十分爛醉，闖入內室，卧岳母床上，岳母愁婿醉壞

見聞隨筆

卷七

五

身體，出外堂求解酒，方於人甘婿，以身穿皮衣裹裾，故意拖到火爐燒著皮，臭散出，女聞皮臭，私望房中，見爐火然，婿皮衣恐火燒著身，逼不及待，不避嫌疑，急走進房為婿撲滅火，婿起抱女曰：我非醉也，欲與君歡耳。女力弱不得脫身，半推半就，隨剪裏裾，焦皮一塊為徵，蘭誰知春風一度，花結初胎，母氏懷疑，女也無愧，彌月生男，纏兒自得吉期，迎娶抱子乘軒，軒到城門，命僕停驂，遣婿親迎，方肯登門，婿聞婦召，乘輿即出，婦曰：爾來何遲，抱爾子去，婿遂抱子，歡喜無量，乘輿在後，同進



家門上和下睦。夫倡婦隨。後十餘年。祖孫父子同科。中式。祖名晉。父名又來。孫忘其名。官至尚書。云吳有章口述。

### 張愛棠惡報

蘇州吳縣吏張愛棠。少好賭博。奸淫設局。誘騙富家子弟。因賭敗家者不一而足。有某氏祖父大商人丁單。家有一寡婦三閨女四嗣子。服賈遠方。一日張過其門。見婦女一羣倚門觀望。皆有姿色。張不能忘。遂扮作賣貨郎。手搖喚嬌娘。早夜過其門。小憇門間。婦女出買花線。

見聞隨筆

卷七

去

香粉等件。概不取錢。任其欠帳。另送鮮花蜜梅。羣女德之。漸引入室。數月內。婦女七人皆與之私。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因之家道豐交游廣。自爲得計。樂不可言。咸豐六年。張局騙官家子賭博事發。蘇州府知府朱篠瀝。籤提到案。知府銜左清石承審。嚴刑鞠實。卽驅入站籠處死。置之府前示衆。觀者如堵。其家人日以參湯飲之。十日不死。其母持香跪求。朱太守施恩。開籠收禁。太守許之。遂放出收禁。薛觀堂知蘇州府事。知張惡名已久。卽提張出監。坐大堂重責大板數百。血肉飛上堂匾。臂

腿無完膚。氣尚不絕。執板者以板舂其卵。子乃斃。人以爲罪惡貫盈。站籠不足償其惡。故又活活打死。逾年張母死。其妻妾四人各抱琵琶。另彈別調。惡人收成結果。如是如是。余親見其籠站杖斃。書之以示世之誘淫局賭者。

### 路御史快事

御史路小洲。先大夫之年家子也。咸豐初年。爲南河觀察。余書畫船泊袁浦。小洲過訪。暢談詩畫。因以訂交。一日席間有客問小洲在都察院時。柳杖梨園子弟。一大

見聞隨筆

卷七

七

快事。請道其詳。小洲笑曰。此少年意氣。何足道哉。記得當時正月團拜。大例演戲。大家都要聽某戲脚。審玉鐺一齣。傳某戲脚三次不到。託言相府喚去。余遣差役候某出門時。鎖擊到院。逾時役回說。某戲脚已擊到院候發落。余卽回院坐堂。擊某倒地。痛責四十大棍。柳號示衆。是夕投刺討情大人。不知其數。余曰。本該柳號三月。看諸公面。柳號十天。越日又值團拜演戲。卽命柳號臺前。帶柳看戲。此脚都中馳名有年。日無官長久矣。遭此天辱。魂飛魄散。放柳後兩月病斃。同寅快心。相公側目。



南河之役其根由此可發一笑余曰昔趙忠毅執鐵如意擊魏鑑於殿上不死反受害君若生彼時為內城巡查御史途遇魏鑑犯夜立斃杖下為天下除一大害真是一大快事惜乎君負忠毅擊鑑之氣僅加之於伶人豈非大才小用哉雖然一伶人枷號而王公大臣皆來排解其聲氣如此若生在熹宗時殆亦魏鑑之流亞歟君與趙忠毅易地則皆然者舉一可知其概矣聞者以余為知言

見聞隨筆

卷七

六

見聞隨筆卷八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陸次山行藏

蕭山陸次山 機司馬吾故人也詩古文詞經義書畫無一不精西湖之濱築室數十椽名曰鐵園庚子二月余游西湖屢訪不遇見其金沙岡畫壁山水自題七絕一首有神裏烟雲亂飛去千秋抹煞李將軍之句知其非常人也一日同人招飲湖心亭乘醉為友作丈餘大幅潑墨山水觀者如堵墻忽見竹笠芒鞋翹首而退觀者

見聞隨筆

卷八

友人謂余曰此即陸次山也余出其不意左手把其臂右手指其面曰陸次山高自位置不肯見人屢訪鐵園不遇今來觀我潑墨想乞我飛霞珮耶大笑而散癸卯四月余游蘇公祠顧湘舟所葺之園也士女如雲衣香花氣氤氳之際見陳小魯同一白布衫青布鞋圓眼潤口方面短項手執大蒲扇笑言啞啞者視之即陸次山也遂邀次山回三太尉橋寓齋詢來由知其被仇所攀避難到吳一眇目僕半肩行李而已次山堂叔某在蘇試用不問次山旅况視為途人余憐其才悲其遇遂為



尋下榻處。初住藥草庵。竹山僧房。不數月。竹山賣庵。還俗。復移寓古柏山房。道院中。到處挂起賣畫。買山之室。招牌。凡吳中紳士名流。代爲引識。吟詩作畫。把酒看花。殆無虛日。八月往洞庭山。葉漁莊處。詩畫半月。十月往。上洋。龔觀察處。書畫。勾留一月而返。十二月。午後束裝。二擔。一半衣服被褥。一半書畫法帖。所得潤筆。不下千金。同人餞行。滿載而歸。明年某觀察聘次山。到甯波。辦脩理城郭衙門廟宇事。竣。次山得保舉。以通判用。是役也。各工生意。皆屬次山一人主持。頗獲二千餘金。越一

見聞隨筆

卷八

二

年入都引。見出往西蜀。候缺。道過吳門。舟泊胥江。徒步持大蒲扇。訪余西麒麟巷。天空海濶之居。邀余出仕。同往成都。余曰。人各有志。不可淆也。撰句書聯贈之云。君爲出岫之雲。澤潤蒼生。布霖雨。我作鳴臯之鶴。天寒積雪。守梅花。又作飲水琴思二圖。詩數章。贈行。暢談三日而去。嗣後或一年得一書。或二三年得一書。曾寄吳門竹枝詞百首。余將刻入壽鼎齋叢書中。而西寇犯吳。蹂躪一空。惜哉。余年六十。有四次山。年亦近六十。此時天各一方。不知人間天上。見面何時。擲筆三歎。所贈次

山朱印金石文編。褚遂良書佛遺教經墨蹟。以及王石谷。惲南田山水。拙臨古大家四十幀。諸畫不知存否。往事過年一場春夢。何有何無。一笑置之可耳。

姚孝廉風流

姚梅伯。癡。孝廉。定海縣人。工畫梅。能書。著有疏影樓詞。復莊詩問。梅伯文鈔。行世。耳聾好色。聞吳縣水菓四官。美艷無匹。遂邀余同訪。見四官嫵嫵其來。姚雙目注之。長跪叩首而已。四官笑不可止。姚便叩首不止。年逾五十。風趣如此。繪懺綺圖。裝池成卷。先索余題詩。詩曰。絕

見聞隨筆

卷八

三

代佳人姚梅伯。却嫌脂粉汗顏色。年來懺綺繪作圖。穩坐蒲團。適其適。金釵十二排。兩行抱琴執拂。焚清香。最後垂髻捧劍立。白虹一道衝天光。眉飛色舞。情何長。髮絲禪榻心暗傷。年華逝水不可恃。世實危脆無牢強。結習未除。花自着。結習已除。花自忘。雲消現出團團月。放下屠刀。便成佛。台教天女伴維摩。是色是空。究何物。我亦有圖。非懺綺總領。象香大歡喜。行雲流水任悠悠。我自隨緣行樂耳。大千世界視微塵。十萬天女來紛紛。衣香花氣相氤氳。化爲一片妙鬢雲。爭妍競媚左右陳。緩



歌慢舞連朝昏同登極樂之世界一齊收入解脫門綺  
亦不必懺圖亦不必存虛空粉碎了無碍信我法力彌  
乾坤梅伯讀余詩擊節歎賞稱爲得未曾有遂題余天  
空海濶之居圖詩曰在家顛僧齊玉谿乾坤窄小身何  
棲求仙不願師老子學佛未肯參牟尼墮世爲蠱五十  
載重膜刮碎金花鏡歌笑不活病不死眞元吐納連宵  
臍有時酣飲獲翻阮或發浩唱琴彈嵇東烏西兔聽明  
滅子牛吾馬隨排擠別開一境混茫始包羅垣宿凌須  
彌老顛手仗白龍劍謹呵雄靈揮雌霓升雲偶得許君

見聞隨筆

卷八

四

鶴照水詎乞溫家岸萬古作板心爲梯眼力所到無塵  
翳何當破悶出開竅我乘石瓠君浮蠶此詩刻在同人  
酬贈集中梅伯畫梅龍長卷索題詩曰咸豐紀元辛亥  
立冬前復莊道人畫梅時老顛絹長二丈高尺一老梅  
一株花萬千如龍天矯而蜿蜒之而鱗甲風中旋藏頭  
露尾出復沒神乎其神仙乎仙曷不騰身上九天雲行  
雨施爲豐年胡爲倔強潛深淵如蟻之屈誠堪憐不得  
噓氣爲雲吐沫爲雨行龍之胸臆徒爲春蚓之榮秋蛇  
之縮安龍之困眠不如化作大梅生海邊繁花插晴昊

疎影橫桑田華光過而取其韻逃禪見而取其妍蕘石  
山農來樹下取其花繁而瓣圓道人究竟梅花身玉雪  
爲骨冰爲魂慕梅號梅結梅鄰愛梅畫梅傳梅神當其  
下手風雨快絕去依傍無古人槎枒破空出鹿角圖轉  
胡旋成龍鱗左擎右攬風雲屯驚天破石雷霆奔吁嗟  
乎梅耶龍耶不可分道人自寫胸中無聲之佳句有色  
之奇文李白不必誇萬言畫梅聊博青銅錢得錢相覓  
便沽酒登樓痛飲娛媚媚春風秋月領花趣香閣繡閣  
薰龍涎賞心樂事那有此良辰美景堪留連畫梅功德

見聞隨筆

卷八

五

大莫大道人得意圖復圖老顛題詩至此笑不已要借  
道人畫梅潤筆開華筵師雄重入羅浮夢明璫翠羽來  
翩翩人在花間月在抱探龍得珠無恨焉明正鄧尉梅  
花發再約道人香雪中高詠追前緣梅伯爲余題畫  
梅卷七古一章絕佳刻在壽鼎齋叢書內化爲烽烟矣  
當日倡和詩頗多不能悉記梅伯曾作先大夫送唐石  
佛入焦山頌長篇刊在梅伯文集中兵燹之後不知梅  
伯人間天上書罷神馳

妒狐



山東文登縣岳家泊道光壬子于七茂才年十八路過  
伏險坡孫真人廟遇一美人携之以歸家人祇聞其聲  
不見其形始知其爲狐也狐妬甚不許其妻入室同寢  
于若與妻同房陰陽俱痛其妻恨焉歸當哭訴父延韓  
道士到婿家驅狐韓道士請諸秀才持械代爲把門候  
伊令牌一拍見物便打於是道士作法令牌一拍誰知  
諸秀才與道士滿面皆塗牛矢污穢難受各遁去于七  
謂狐曰我年逾壯尙未得子奈何狐曰已養五子寄養  
母家勿憂于七今年三十六矣狐崇依然吾婿于漢卿  
見聞隨筆 卷八 六

王太夫人德報

山東福山縣古峴村王騰尙書其母太夫人初入門時  
大腳步上門中石石頓斷家人以爲大不祥咸勸其父  
封翁退婚封翁曰勿爾換一門中石何難之有成親之  
後伉儷情深歲逢大荒飢民五人門前乞食家中只有  
穀三斗封翁欲將三斗穀分濟五人太夫人曰三斗穀  
能活五飢民乎不如蓄之家我夫婦二人日出採薪挑

茶舊之亦足養活七人矣俟來春年豐可送五人回家  
封翁諾之於是養五人過冬來年送歸皆係大族之後  
一日村中有張姓服賈關東妻在家與人私通有娠夫  
回家知之欲殺奸夫淫婦來請封翁助焉封翁勸之曰  
君服賈關東何患無妻饒他三命免受汚名幸何如之  
張然其言怒解不殺復往關東另娶成室淫婦置之不  
問封翁與太夫人一生行善不可枚舉畧紀其二二概  
可知矣自尙書以下科第綿綿大官顯爵代不乏人現  
在王西泊太守 兆琛 于六甌離守之姑丈也口述其事  
見聞隨筆 卷八 七

任役刳心

常州陽湖東洲村任兆敬爲役生涯年三十餘賦閒家  
居咸豐二年發羊牽瘋病三日見女鬼索命云是前身  
騙伊銀八百兩并負絲羅結好之約謂之曰汝眞負心  
人取汝心以雪我恨刳心而死庚申之變余避地東洲  
村任金寶家過年親聞金寶口述兆敬卽其從兄也

沈畜生

梁溪沈貞元張村人無惡不作人呼爲畜生西寇將至



境日。同土匪搶劫當舖。搬錢運米衣服食物無所不備。無何賊至村。禽沈三縛於樹。斬其頭置之足下。將猪頭置其頸上。人見之皆曰。此真畜生矣。為惡之報。有如是者。

徐洪淫報

梁溪徐洪家饒於財。專淫於家。凡小輩如姪孫媳等皆淫之。鄉人惡之曰。此子將來不知如何死法。西寇到無錫。徐遣其家眷出外鄉避寇。獨自守家。寇至村探徐身懷烟具烟膏。知其富。索其金。金盡取。先斷其左右臂。繼

見聞隨筆

卷八

八

別其兩足。後斬其首。如此死法。鄉人快之。亂倫之報。毫不爽矣。吾友沈旭庭同知。與余同客吳陵于塔漢卿寓中。長夜閒談。因述亂中親見之事如此。

黃婉君怪疾

江陰蔣鹿潭。春霖。離尹詞人也。著有水雲樓詞一冊。問世。余來吳陵見其人。誦其詞。憐其才。歎其遇也。亂後。納宜興。難婦黃婉君者。年近三十。中人之姿。性情怪僻。聰慧過人。縫衣調羹。無不稱善。生平不能見蠶豆。豆殼在地。偶見之。渾身發青。手足俱顫。吐瀉交作。僵臥數日。乃

愈如此怪相。得未曾有。

沈旭庭善舉

吾友沈旭庭。和。梁溪高士也。善畫工書。能詩詞。精賞鑒。收藏名書舊畫。真而且富。咸豐四年。客蘇臺。旅况艱難。思歸不得。與友約會借貲回家。看囊只剩百錢。徐行覓友。見一老媽提籃向隅而泣。問之。知其為人傭工。百錢置籃內。為狡丐搶去。無錢買菜。難以復命。主人飯碗不保。故此悲哀。旭庭憫之。與錢八十文。留二十文為待友茶貲。再向酒店主人代募二十文錢。以給老婦。老婦欣

見聞隨筆

卷八

九

然道謝而去。旭庭日中覓友不值。小憩錢莊。忽見對面墻根瓦礫上有字紙飛動。即去拾之。迨紙拾出。中有番銀半餅。時洋價每元值錢一千六百文。因換得八百文。趁船以歸。友雖不遇。而歸計裕矣。天錫善人。良有益也。

沈旭庭前身介休縣令

沈旭庭自少慕遊四方。為諸侯賓客。年四十有四。客吳陵。宗湘文。源瀚。太守館中。宗湘文與汪琴川太守扶鸞。在小閣上。時旭庭赴友招飲。回館。比云。沈某來。曷不到壇。宗遣价邀之。至。乩畫鬼面眉低齒露。惡狀難看。云沈



識面否。沈答不識。此畫刀云。識此何物。沈曰。刀也。何用。此云。將以殺尔。以雪吾冤。樓上不使動手。下樓以待。宗與客俱代沈求解。沈不許。財帛不貪。齋懺不要。祇要素。沈命耳。宗與客度請土地。詢其姓名。宿冤顯末。代為排解。土地去半時。復回云。鬼面姓曹。名天喜。山西介休縣人。業屠。沈前生為介休縣令。時逢天旱。祈雨禁屠。曹素為人所憎惡。紳董賄銀五百兩於令。証曹犯禁。曹遭杖斃。冤未克申。不樂生於人世。今與沈遇。先投訴城隍。尊神神批縣官得贓罔民者。當殺。准曹天喜取沈某之命。

見聞隨筆

卷八

十

曹故執意索命。無法可救。此事非求城隍。不得了。結試稟城隍。再看分曉。去二時久來云。可喜可喜。城隍聞稟。即着判官細查。沈今世行藏。幸無罪過。因勸曹另法處置。免其一死。曹因說既承神諭。安敢不遵。速着沈當壇朗念心經一卷。此後排日朗誦心經五十遍。五月為度。虔寫心經五十卷。焚之。吾始甘心。否則速取沈命。母多言。沈誠心遵諭。當誦心經一卷而散。明日敬書心經。如數焚之。日誦心經五十卷。因事煩誦經稍懈。半月後許。陰庭與宗載之扶鸞。土地降壇。畫刀示沈云。認得否。汝

允曹念經五閱月。以解宿冤。我匿曹刀。居中排難。今汝負約。怠不念經。曹復索刀。以取汝命。我若還刀。汝命休矣。沈拜謝懺悔。誓償前約。決不敢爽。從此虔誦心經。不敢怠解云。

伶人生子

任金寶之母。江西人。少時曾於省垣。聞有伶人小旦。懷胎十月。生下男孩。如酒壺大。因無乳。餓死置之床下。觀者不一而足。任母與余言此事。人多不信。謂其說謊。余曰。明季男人產子女。沒生鬚。見諸北畧久矣。何足怪。泉

見聞隨筆

卷八

十一

唯唯而退

許杏元任伯益潘阿喜投畜生

宜興鄉人許杏元。死後投生為牛。背白毛。作許杏元三字。宜興城中任伯益。作惡親疎內外。人人畏之。如豺狼。死後投生為猪。猪腹底白毛。作任伯益三字。又有潘阿喜。欠蔣船戶之妻數十千文。屢索不還。潘死時。謂其妻曰。我死投生狗在蔣船。罰還宿債。頭黑身黃。潘死下棺。頭黑帽。身穿黃襖。越日潘妻至蔣船。見生小狗數頭。中有黑頭黃身一狗。昂頭向潘氏吠不休。如乞憐狀。潘



氏不忍見夫為畜生急還蔣債抱而歸斃之以超其生云。

三弟小麓射龜果報

吾三弟學斗號小麓少時好射箭家居買大小龜懸於堂下屏門上為射的射死無數戒之不聽庚申之變賊陷蘇城三弟以首飾金珠寶石價值數千金藏於臨頓路陸氏廢園陰溝中上有蕪穢瓦礫覆之弟陷危城苦守不出多半為此閱數月園地忽出一龜仰天不走小長毛賊兩箇見龜便欲捉之龜走入瓦礫中兩賊撥開見聞墮筆

見聞墮筆

卷八

十一

瓦礫不見龜復起石板搜之不得乃得珠寶一瓶携之以歸三弟見之來謂余曰射龜果報兒其記之

活鬼

清江河庫道妻晉者韓文川縣丞之外舅也。曾與沈旭庭言外舅道署中有打雜小子貌醜如鬼通衙人呼之為活鬼。五六年服役矣。忽來老幕友某君住署中後園空屋三間不嫌幽僻人言有鬼作祟某亦不懼于是同事中少年好事者數人密遣活鬼裝并鬼形蓬頭散髮高冠大袖推門而進試其膽氣如何許以五百錢賞活

鬼活鬼欣然裝鬼形作鬼叫推門而入諸少年伺其後觀其動靜誰料久不聞聲少年異而趨進其室駭見某老跌死在地氣絕成屍徧覓活鬼了不可得衙無後門諸少年祇見其入未見其出何以某死而活鬼從此滅跡奇哉怪哉此其故真不可解也

雲雷軒狐

荆溪張渚山中釣橋村雲雷軒我年三十二曾挈眷讀書於此房東陳文耀其祖陳亢宗富甲荆溪內廳六丈間樓上高敞四山環翠梨花三十里一望如雪左右仙

見聞墮筆

卷八

十二

人洞右有鷄籠山余喜樓居日夕誦讀其中頗得佳趣半載後夜深燈燼讀倦隱几假寐聞和合窗開驚寤見一黃毛獸大如狗肥如豬頭圓尾粗從窗外跳下燭之不見小婢入房尋蹤見床裏帳垂以手探之綿軟如猫肚捉之脫去下床一旋而滅跡矣余曰此狐也當擒而烹之為快言畢就寢明早起見壁上花紙四面燒焦中心完善知狐為祟遂移居樓下每月朔望日以雞蛋燒酒供之設位焚香每月上樓灑掃見地上有乾矢一大堆色黃無臭餘無所見



逆婦地滅

離釣橋村十五里有不孝婦某氏。平日待姑甚惡。一日到園地摘菜。雨足陷在地下四五寸。力拔不出。周圍丈地滅之罪。觀者如堵。墻有憐其餓者。以飯餅置籃中。竹竿送食。婦亦能食。半月後滅頂。地無裂痕。

王子復畫螳螂

婺源王子復。流落漢陽。獨游岳陽樓。見一道士。偶談旅况艱難。欲歸不得之苦衷。道士授一筆。教畫螳螂。一拍

見聞隨筆 卷八

古

飛去。王得此筆。售技以歸。歸家後再畫螳螂。不飛不動。後十年。王子復扶乩。呂祖降壇云。十年不見王子復。今日相逢。鬢已蒼。記否岳陽樓上坐。與君相對畫螳螂。

董友愛女化爲男

道光乙未年。婺源西阮農家張泰。墀新婦董氏。年十八。化爲男。董氏爲游山董珠桂之女。生甫兩月。西阮張姓抱爲子婦。姑黃氏乳哺成人。小字友愛。十四歲時。私處有物墳起如豆。其家疑爲內瘤。初不介意。十五以後漸變男。年十八。爲其子合婚。始知其異。遠近轟傳。明年

丙申夏。先大夫梅麓公旋里。掃墓脩譜。兩阮距吾村廿里。張姓亦有姻親。七月廿六日。先大夫親至其家。泰墀呼友愛再三。然後出見。高鬟織趾。尙是村姑。腰直頭昂。全非女態。廿八日。泰墀携友愛至舍。因諦視之。項有結喉。胸無突乳。下體與男子無二。非世所傳五不男。五不女。及佛經所云。值男成女。值女成男之比。先大夫作詩四律以紀其異。

毛孝廉家難

蘇城西船場巷毛一亭。孝廉。工詩。著有一亭詩存數卷。

見聞隨筆 卷八

古

精賞鑒。收藏甚富。家饒於財。有弟號叔美。貢生。亦名士也。子一號慕萱。一亭中年喪妻。不繼娶。老年買一妾。生一幼子。纔三歲。孫二十餘歲。一亭年近古稀。好買骨董。日暮獨行市上。提壺沽酒。詠歸而飲。人呼爲毛癡子。家業自持。不傳其子。每月付子三十千文爲月費。子婦不得透用。慕萱職捐佐貳。結交匪人。好爲訟師。取人財物。以供揮霍。有毛老虎之名。人皆畏之。一亭知而不問。亦不戒也。慕萱性同梟獍。欲殺其父。得父家財。爲大揮霍。與叔美胞叔謀。一日一亭買酒市脯歸飲。將食粥。慕萱



闖門入室碎其杯盤擒其老父揮其拳以繩縛其手足置之第七進倉屋內一亭善念咒語念觀音咒至二鼓時絕自解手足鬆縛趨趨行至大廳遇逆子慕萱萱大怒痛打一頓易以鐵練練之倒推置屋地下以柵門鎖閉四鼓時分一亭臥地叫苦忽見火光漸近仰視見叔美持手照來視一亭一亭心喜幸其弟來救我出禁呼之不應求救不理望望焉去之寂然無聲一亭始知其叔姪同謀也明日慕萱與叔美捏一亭發瘋殺人放火理宜鳴官禁錮緝匪徒毛姓為族長具稟吳縣姚公批

見聞隨筆

卷八

六

常堂驗明再禁逆子逆弟以病重不能上堂為覆時余寓三太尉橋馬宅黃火穀原住西麒麟巷相去百步時時相遇慰余寂寥適來徐君隨軒申江人精鑒賞邀同穀原訪一亭觀其新購書畫古帖以消清興行至其家入門見慕萱揚聲指揮家奴目無尊長之狀一見便知余三人素不相識不願慕萱直入大廳訪一亭良久見叔美出而待客說一亭老更癡絕欠娼家花酒錢為人繩縛送至家門弟輩不便解縛報知族長隣里地保來看情形再行解縛近日一亭懷慚不肯見客我聞叔美

一而之辭大不為然邀黃徐二君回去無多言歸途語二君曰叔美語言支吾其中必有別情為人弟者見胞兄被娼奴束縛不為兄報仇反為兄揚醜有是理乎二君唯唯而退越一日早晨繆某來訪泣謂余曰吾師毛一亭被其逆子逆弟謀害命在旦夕特來相告設法救之余曰汝何以知之繆曰昨早途遇吾師僕人某得聞其故即訪吾師叔美慕萱口稱父兄發瘋殺人放火稟官禁錮云云請見之引至第六進屋檐下遙見吾師受縛在地氣息懨懨欲問無由祇得退出急來與玉翁商

見聞隨筆

卷八

七

救余曰我客也不便動稟呈官汝是一亭門人理宜代請毛氏族長親友隣保門人公稟訴冤我居中代為籌策可也汝無多言速動公呈為急務繆欣諾而去余即細叙顛末告知董琴涵年丈乞其內助以活一亭越一日繆來云公呈已進官差提驗慕萱賄差稟覆毛某病重不能到堂屢提屢賄命更危矣奈何奈何余即密書一紙告董丈云毛一翁昨被逆子一斧背腦槩逆出命在須臾姚令憑差蒙蔽致成逆案何以自處如此劣令令人髮指董丈見字大怒即以此字加封送與姚閱姚



急統差役百餘人親到毛家提驗。慕萱知之，卽同叔美將一亭鬆縛送出。縣官到門，一亭出門，縣官回衙提訊。一亭手具親供如上所云。逆子收禁，逆弟發學。一亭補進呈詞，縣令不收，爲其詞太利害，有礙地方官耳。一亭持呈訟詞商於余，余曰：子謀殺父，人人得而誅之。友有急難，理當救之。友已出難，可告無罪。至於呈詞不收，如何改法爲父者獨斷之事，朋友不便代籌。一翁速去，無多言。數日後，董丈笑謂余曰：好辣手，好刀筆。一斧背腦，幾迸出七箇字，嚇得縣官手足俱顫。余曰：不爾，一亭早

見聞隨筆

卷八

六

赴鬼門關矣。呵呵。事前數月，余刻父詩缺費，將涿州拓木快雪堂一部押一亭處得番銀二十元許，免子金後，將番銀如數取贖。一亭翻悔不肯還帖，說是買，不是押也。余特書長札罵之爲富不仁，罵至三札，乃肯贖。收去子金一併了此公案。楊丈龍石與一亭不睦，久知押帖怒罵之事，聞余力救一亭出難，來謂余曰：君忘贖帖不還，怒罵再三，耶何前怨而後德也。余笑曰：帖事一人之私怨，子謀殺父，坐視不救，安乎不安，忍乎不忍，可乎不可。余不願以一人之私怨而滅天下之公憤也。楊爲

之面赤，後一年，一亭思其子稟官赦罪，叔美罰銀修聖廟，出罪歸。慕萱歸年餘，故態復萌，使其妻暗害幼弟，以死其妻，驟得惡疾而亡。慕萱繼發腰疽，一圍如帶，痛不可耐。父憐之，命子誦經消災。子曰：誦經，夜間壓書痛責數千板，告曰：佛經豈配孽口所誦。再誦再責，不赦。由是自說平日唆訟害人，罪惡種種，罪當腰斬，疽大潰，腰足異處死。余聞之曰：毛老虎遭天譴，莫余毒矣。時道光壬寅癸卯間事。

見聞隨筆

卷八

九



見聞隨筆卷九

葵源 齊學棗 子治

陸依仁報德

宜興孝廉萬念齋先生事母極孝家貧無室住萬氏宗祠與陸依仁為友同應禮部試陸至山東道病作不能就道萬在旅店服事湯藥兼旬不愈試期已誤陸時催萬赴試萬不忍捨之去陸臨死謂萬曰無以報德收吾骨歸當為爾子以報之時萬母在家患病且篤家人謂萬不家倘有不測將何以處母曰勿愁吾子明日同陸

見聞隨筆 卷九

君抵家矣家人陽諾之而陰訝之越日萬果扶陸柩歸宜母病旋愈後二年萬婦有娠臨娩前一夕萬夢見陸負包裹至謂萬曰我來報汝矣驚寤出恍見陸交肩而過回顧無人須臾萬婦分娩次男即吾友貢珍荔門方伯也萬知依仁再世常呼貢珍為小友幼就塾過日成誦余年十七隨先大夫寄居宜興得見萬念齋先生於吳星舟梅泉齋中荔門方入泮為星舟子姪授經先與荔門胞兄貢珍香草交繼交荔門朝夕往來殆無虛日後荔門舉孝廉中進士入詞林出放府道官至方伯

封翁與太夫人皆及見之

鐵鬼四

葵源鐵鬼四相傳某婦育兒至六七歲而殤母憐之盛鐵棺造鐵像供香火年遠成怪出外作祟燒人房屋損人器具穢人飲食姦人婦女鄉人患之築廟奉祀尊其為神庶不作祟害人也廟有木雕夫人某氏即其所淫致死者也余村冲田水口敬主老爺神靈最顯鐵鬼四到村頭被神鞭走從此不敢來冲田又一村忘其名適有彈棉花匠在人家彈棉花鬼四變為紅髮嬰兒弄棉

見聞隨筆 卷九

花不歇手匠人惡之即張彈弓彈其髮痛叫不已求罷彈不敢弄花匠罷彈抽髮逃去不敢再至此村城中有先達董先生忘其名恨鬼四殃民為害到廟怒罵一場將鬼四鐵身拋糞窖內鬼四亦不敢加害於董咸豐年間四寇到葵邑之前一日鬼四告廟祝曰賊至矣快埋我於後園汝等速宜避地遲即禍至信其言埋其木身各自逃竄明日賊果至城焚掠一空始信鬼四之先知也妖由人興妖不自作吾於鬼四信之

黃主簿



黃穀原士簿均蘇州元和縣人幼貧孤無家出爲道士  
從李先生讀書學畫山水年十五立志尋仙偶見懶牒  
乞丐疑是鐵拐仙人欲師事之十九歲館於崑山某氏  
家訓蒙童往還趁舊識漁舟舟有少女媚黃因與漁女  
私焉破色戒後尋仙之念稍衰廿三歲族兄爲之娶婦  
嘉慶初年織造大人考畫黃得主簿選入內廷供奉  
日日見 駕親臨畫院觀諸畫史作畫辰八申出  
每日得 賜羊饀半斤食餘懷之而歸旅館越一年思  
歸告假南旋抵蘇室人問何故告假答以思家甚切並

見聞隨筆

卷九

三

無他故室人歎曰貧如夫婿可謂極矣才有生路棄之  
南旋妾無望矣鬱氣成疾半載而殂黃家徒四壁詩賦  
悼亡不得已復入都而內廷出缺不得復入流落城  
中時形拮据同鄉蔣竹村同官供奉者知黃窘每夜携  
酒一壺銀五錢持紙一幅或扇一柄來就黃飲以銀五  
錢給黃屬畫一幅不要書款黃得潤筆聊以度日店主  
人知黃窘於過一日謂黃曰明日法梧門大人在某道  
院作詩畫雅集君速往入社吟詩作畫當爲諸公賞識  
門路打開便有法可想矣黃然其言明日到社中見諸

見聞隨筆 卷九

名公巨卿高談滿座揀小几坐下拈題吟一詩拾紙作  
一畫書雙款詩正主人法公見而悅之延入上座詢家  
世官職黃以實對法公由是大爲掄揚一登龍門頓增  
聲價由是旅費不虧稍有生色一日徒行街市見賣菜  
傭過將菜籃觸破頭戴頂盤身穿外套者衣袖黃適與  
此公並行聯袂此公見袖破不罪菜傭端罪於黃手提  
黃臂令賂衣服黃曰爺進店呷酒去應曰諾當爐暢飲  
互談景况俱處窘鄉黃付過酒錢尙餘三金贈之破袖  
翁大喜詢黃寓處容日過訪黃亦詢其居處歡然而散

見聞隨筆

卷九

四

從此時時訪黃黃必有贈未及半年破袖翁已得天下  
庫總差事黃往賀之至卽延黃上坐二客同飲一爲山  
東巡撫一爲湖北巡撫命二巡撫與黃爲異姓兄弟卽  
命山東巡撫帶黃去幫辦 東巡差事又命湖北巡撫  
代捐分發湖北主簿以便提携當贈黃白銀三百兩洋  
緡十二疋雇車送歸寓明日山東巡撫車來迓黃同行  
辦差事畢黃得銀三千兩還都中恍遇老嫗引入天台  
飢食胡麻飯消受桃花仙子事更喜出意外也少時刻  
意尋仙都中竟得在朝方朔授以鍊氣歸神採陰補陽

一一一



之法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黃部署一切辭命出都奉檄抵湖北為中丞巡捕官十有餘年主簿本缺讓入代理中丞去任他遷黃亦致任歸年已六十矣卜居西麒麟巷買一小園名曰成趣軒曰復子心契參同有最貞堂沒底船紫雲樓有亭有橋有水一池有柳數株迴廊精舍竊曲可娛石虎榆龍天然真趣辭官賣畫林下逍遙佳客滿室肥婢盈室晝即邀余訪友尋幽看花啜茗游山玩水小飲敲詩聽說古今全傳聞談仙佛奇蹤與余盤桓已及十載朱筱漚廉訪謂人曰麒麟見聞隨筆 卷九 五

麟巷裏兩仙人即謂黃與僕也余嘗臨黃大癡山水尺幅裝池成卷畫後空白一方擬仿倪高士而未動筆黃見此卷振筆仿倪迂平遠山林精妙之至題跋者數十人卷首齊黃合璧四大字即吾友蕭山陸次山司馬機所題也道光三十年春二月黃得小疾謂余曰與君交游已十年矣世味嘗完吾將去世知吾者莫君若也一生事跡遭逢祈代記之越數日乘軒拜辭蘇城親友見余堂前倩人刻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真蹟將成細閱一通歎曰刻手精絕惜余不克見其上竣耳余曰何出

此言徘徊顧盼笑辭而去歸即跌坐閨房囑辦後事命以紙墨筆硯置棺中再結翰墨緣也飲食漸減思女童唱書喚之來唱邀余同聽樂甚一日後余去問疾曰明日子時告別諸蒙見愛心感不已以首飾飾二鼓時沐浴畢衣冠齊整跌坐言我去做財帛司官李先生管賬已來請謁命以茶點待之分付兒子看鍾子時我即上任儀仗久待於外家中人不要喚我不要哭亂我清心言畢跌坐而逝妻妾兒子喚之張日曰勿爾勿爾吾去不返矣如老僧圓寂毫無苦惱牽掛三日入殮余見黃

見聞隨筆 卷九 六  
面貌如生更加金色異哉黃真羽化而為神矣年七十六歲髮鬚全黑牙齒未脫精神充足目光如電來清去白知死知生非得仙其孰能與於此子一弱冠學錢穀繼服官浙江鹽庫大使未幾瘵疾卒遺腹孫生纔周歲西寇犯吳門妻媿抱孫避地他縣一妾俞氏留守家園賊至不知所終同治二年吳門恢復三年秋余返蘇臺訪舊過成趣園一片瓦礫蔓草荒烟不勝今昔之感訪其孫所居杳不可得祇留余舊作成趣園長歌一篇存

在蕉窗詩鈔第十八卷中其詩曰大癡後人黃穀原辭



官賣畫歸家園。園居何物作生計。數方端硯爲良田。硯  
田所幸無惡歲。衣食適足以飽溫。少好導引老不廢。遂  
以復予名其軒。日坐軒中寄笑傲。得少佳趣於此間。園  
中水清且漣。中有鯉魚躍復潛。他年雷雨忽大作。定化  
飛龍騰九天。園中花香且妍。春日桃李夏日蓮。丹桂寒  
梅相後先。蘭之芳兮菊之色。級爲佩分采而餐。惟有牡  
丹色慘淡。富貴清高兼得難。園中竹青琅玕亭。亭勁節  
方不圓。齋藏方竹裏。日日報平安。園中樹榆龍蟠。高柳  
半天入圖畫。颺風梳月籠輕煙。先生不知其何許。以柳

見聞隨筆

卷九

七

爲號誰不然。園中石只數拳少。皴瘦薄多堅。可以供小  
憩。可以容醉眠。何必洞天一品石。袍笏日拜如米顛。不  
慕醒酒著平泉。爲寶一石哉。其孫石上有橋堪接引。橋  
邊穩泊沒底船。神仙可渡人難渡。虛空粉碎仙乎仙。園  
中有榭招明月。園中有閣延紫雲。園中有琴無一絃。園  
中有書半真詮。園中有庭長却掃。園中有酒不開筵。時  
飲一杯兮。或吟一篇。妻孥熙熙兮。雞犬閑閑如鳥在木  
兮。姑務巢安如魚在沼兮。不知海寬安神闔房兮。思老  
氏之虛元。噓吸精和兮。全至人之天真。裴相功名兮。固

無足論。漁樵身世兮。亦憐許。渾孰若陶令兮。有德傳聞  
三徑就荒兮。松菊猶存造物在手兮。筆老荆關壽臻無  
量兮。供養烟雲求書索畫兮。客其盈門笠澤何小兮。包  
納乾坤勗貞之堂兮。垂裕後昆我來蘇臺兮。八載爲鄰  
朝夕過從兮。讀書論文志同道合兮。交許忘年匡余不  
逮兮。願步後塵。園容我涉兮。趣容我言。相與逍遙一世  
之上兮。睥睨乎天地之間。發清商之妙曲兮。歌小紅之  
絳脣。續長統之樂志論兮。繼香山池上之篇曲。終擲筆  
而三歎兮。思吾故里之梅源風月。嗟其無主兮。亭榭荒  
而樹石閒。忽破涕而爲笑兮。得遇成趣園中之主人。結  
鄰何幸與元八兮。綠楊真作兩家春。

女僵屍還陽

常州北鄉王家村有王氏女未字而殞年餘成僵屍日  
暮徘徊墓側雀躍而行有劉家兒業農屢見之愛其美  
色而恨其爲鬼物也歸告母母曰明日汝食飽糯米飯  
抱女歸家我燒浴湯以待子應曰諾越日薄暮女鬼嫻  
嫻其來劉兒出女不意從後抱持而歸置之浴鍋湯內  
以竹籠覆之須臾女屍活矣喚曰湯太熱我欲出浴取

見聞隨筆

卷九

八



衣來穿劉母欣欣然衣之梳洗畢插戴花翎居然一箇美人留爲子婦事姑甚孝逾二年生一男家漸豐裕與劉兒爲結髮夫妻二十五年無病而終余避地陽湖東洲村任氏子金寶爲言其異時庚申十二月廿八日也

沈明府李明府合傳

安徽石埭沈明府諱衍慶進士出身才兼文武咸豐初年知鄱陽縣事折獄如神人稱包龍圖再世有店夥某出外收帳晝臥大樹下以包裹枕頭鼻息如雷耕田夫葉三寶見客酣睡便起盜心伺客不醒潛抽包裹而去

見聞隨筆 卷九

九

包內有銀數十兩遂辭莊主託病回家客睡覺不見包裹大哭失去銀包不能回店見主人矣人勸其訴之官客無可奈何只得進城喊冤沈公坐堂問何事某以實告公曰汝爲店夥收有銀包自不小心懶惰貪眠因而被竊重責二十板以警將來某曰責則責矣包裹何在公曰本縣自有官法追還包裹發籤飭差鎖擊大樹挂牌示衆某日審大樹人人傳爲奇聞皆要去看公出城坐大樹下問大樹包裹何在樹不應命重責數百板再問不應再責數百板觀者如堵樹受責不已枝葉亂

搖俄落葉三片公曰勿責賊已得矣喚樹旁田主到案公問田主姓名再問雇工姓名中可有姓葉行三者乎對曰有葉三寶問人何在曰前日告假回去公命田主尋來衆人中推出一箇田夫到公前卽葉三寶也公曰葉三寶汝竊人包裹銀兩託病辭去發財納福矣今日還來看審大樹優游自得亦樂乎葉不肯承認痛責五百板鞠實立追包裹銀兩到案交某領去百姓羣呼青天不置有兒女親家因事口角女親家年老髮稀男親家年將老而力強怒罵不足又從而鬪毆女親家小

見聞隨筆 卷九

十

辯加錢大竟被男親家拔下女親家平日一毛不拔者一旦拔其全辯其恨入骨髓可知矣嗚之於官沈公勸兩親家重脩舊好毋多事徒爭聞氣無益而有損也訟遂寢越二年男女長成男家要娶婦女家要賴婚另自擇配田家幼子年纔十二歲女年一十八歲議定卽時過門與十二小郎成親三日女回門便不肯去男家告狀賴婚改嫁沈公立提三姓親家到案先訊業田親家責其不問明白擅娶有夫之女重責四十大板田家子年雖小而知慕少艾向官索妻回家沈公以指鼓其腦



曰。無恥狡童。終非善類。問女願從何姓。女曰。女子從一而終。既許於前。敢從亂命。故三日回門。誓不再往。沈公曰。善。立志堅貞。能明大義。不愧賢女。爲我寄女。汝心願乎。女曰。卽家女。蒙恩擡舉。敢不遵命。沈公大樂。曰。賢哉。吾女。命到後堂拜寄母。諭女前夫曰。汝妻甚賢。爲我寄女。汝宜速娶完婚。毋生枝節。男曰。女已賴婚。改嫁何得。擅奪人妻。自干法紀。公笑曰。十二孩童。能婚媾。卽命。認之。陽如小指。公指示之曰。何如。前夫低頭無語。諭女母曰。汝女已許某姓爲妻。何得因小故挾怨。竟敢賴。

見聞隨筆

卷九

十一

婚改嫁。汝女甚賢。能明大義。願爲本縣寄女。汝宜聽本縣分付。速令完姻。毋違干咎。女母執意不憑。官斷。喚女出堂。大罵女曰。汝是母生。汝要嫁前夫。母必挂起木柴一堆。燒汝成灰。送汝去做官家小姐。女泣告沈公曰。翁恩莫大。母怒難回。女願居母家。守貞不二。求恩准前夫另行娶婦。無誤大事。沈公曰。賢哉。賢哉。命裝銀鎖上。鑲守貞不二四字。以遺之。公依女。斷遂息訟焉。有孔氏女。幼爲彭氏養媳。長男殤。改爲中婦。少子年纔十二。養媳年已十四。一日女歸。村傭某麻子二十八歲。與女私。

某又引誘官家子。二人一年十六。一年十四。俱與文歡。某又思量野合。終非長策。密與二子商。用計謀殺其夫。夫死。女必改嫁。二子出銀娶爲己妻。二子時時往來。豈不甚妙。二子受其愚。應曰。諾。某達其意於女。女然其言。屬某購毒藥。女懷之歸。是夜將藥置飯。枕底。夫食飯。見底有灰塵。便不食。告之母。母曰。我枕底無灰塵。汝枕底獨有灰塵。卽不信。取枕來看。女卽奪枕。落地碎之。姑命掃飯置豬食內。女覆其毒於灰堆上。恐斃豬。敗事也。明日至村亭。會見某曰。罷罷罷。昨事幾露。某驚。旣而曰。汝

見聞隨筆

卷九

十一

自裁之。女曰。明日午後。我同他至深林採野菜。汝三人約在亭中待我。到深林中。再作計殺。某首肯。明日女同夫荷蓀至亭。亭上三人望見女來。先行入深林。女引夫去。亭中適有賣糖者。見其五人。前後過亭。初不介意。女到深林。先與某交。繼與二子交。夫見之大怒。曰。汝日出外。竟敢作此勾當。我必訴之母。看汝如何過得。夫女怒。便起身。將纏頭布縛其口。夫不受縛。某走出。以纏足布。緊纏其口。以鎌刀背打其小腹。不死。女以大石舂其腦。腦漿迸出。斃兩人。擡屍拋之塘中。浣頭帕歸。姑問兒何。



往女祥為不知姑大哭女私語人曰兒已失足落塘矣  
哭何益哉姑聞言急倩人車乾塘水撞兒歸驗屍渾身  
青紫腦骨粉碎姑憤極弔女痛擬女直說前事鄉約父  
老投詞孔村官家二子央中調處許彭氏母千金擬將  
某奸夫同淫女活埋誘奸誘殺皆其兩人之謀也某心  
不甘曰同一奸也同一殺也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囑其  
母以私回人命鳴之官沈公立提人犯到堂鞠實見十  
四歲官家子短身幼稚何能為奸先行釋放不問十六  
歲奸夫體雖長大美秀而文若非某傭引誘斷不為此

見聞隨筆

卷九

三

潑天大事罪擬絞監候某奸夫斬立決淫女凌遲罪定  
案未消值西寇犯境沈公將印交新任李進士公某年  
二十二歲守城沈公帶領鄉勇數千人飛騎橫刀衝鋒  
殺賊被眾我寡糧絕人飢一戰而亡眷口在外無恙城  
陷李公全家殉難老僕抱一公子遁去賊退城復饒人  
思沈李二公嗚其忠於朝得恤典特起雙慈祠於鄱  
陽城中傳為美談婺源富村吳有章向在奉新縣令吳  
煥其衙中深知其詳口述其事如此

燈異

錢塘張仁甫上達觀察家有老婢姓張氏泰州樊漢人  
小字六子以其六月六日生也年十二父母歿無依外  
祖母憐其孤苦撫養無力遂送與張官家為婢迄長每  
聞主母擇配婢便哭不肯嫁欲投繯故終身不字一生  
信佛長齋除刺繡外惟靜坐誦經而已尤好誦唐詩善  
度曲見善舉無不為貧人有求亦無不應七十五歲時  
睡醒忽見燈光離檠旋轉房屋婢下床燈光返檠如故  
心異之不知主何吉凶後亦無恙今年八十有二尚能  
刺繡行路如飛齒髮完好望若神仙中人真貞女也其

見聞隨筆

卷九

四

作婢於張官家七十年勤儉慈祥親見張家七代未嘗  
稍逆主人意故主人亦未嘗以婢待之張觀察幼女十  
齡於同治五年七月上澣吳陵寓中夜分時亦見燈光  
旋房逾時復位觀察之弟泚純大令上蘇口述其事觀  
察之子小軒雨田賦以貞女節畧故特記之

藩王宮妃

張添川映辰侍郎錢唐人雍正癸丑翰林官至兵部侍  
郎為江西學政時有侍女年十五智慧過人公鍾愛之  
一日女浴於衾室半日不出眾婢覓女不見只見衣裳



而已遂起地板尋得女已氣閉滾湯灌醒問故女曰前日我浣衣後庭見一美人邀我同游呼我妹妹我以無暇辭他去今日我在浴盆中美人手携我去謂我曰儂是藩王宮妃也葬於此地大官居住殊覺不安望妹妹稟求主人起棺遷葬郊原實為德便公聞言擇日祭奠掘地五尺許見朱棺一具擇吉地而遷瘞之立碑志墓稱盛舉焉後公官至兵部張仁甫觀察之子小軒口述如此余曰宸濠將反婁妃泣諫不聽及被禽與監軍官痛哭言曰紂用婦言而亾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亾家國

見聞隨筆

卷九

五

悔恨何及所謂藩王宮妃者或卽是婁妃歟抑卽婁妃之儕輩歟歷年數百精魂如生是不可磨也故特爲紀之

張牧爲泰州城隍

錢唐張東甫

之某

知泰州事十年愛民如子未戮一人

兩袖清風政聲四播咸豐三年揚州失守泰城土匪謠言賊至居民奔散十去其九張公乘小輿獨自巡城索出謠言土匪三人立斃杖下由是謠言遂絕居民各自還家公嚴督兵勇日夜守城城存民安皆公保障之功

見聞隨筆 卷九

德也是秋公積勞成疾遂卒任所民盡哀之如喪考妣後一年城隍廟祝夢公爲城隍尊紳士同夢者居多公之德政民不能忘吾友張泚純大令卽公之哲嗣也聰明正直能詩工詞出爲民牧定能振厥家聲善人有後良然

劉家義婢

荆溪綏安山中離釣橋村數里有劉某年五十餘陋貌虬髯與陳君文俊文耀有親戚之好往來其家余作綏安寓公時屢屢見之喜與之談因知其先世作官買一小婢勤儉服役不肯嫁人親操井臼之勞至老不衰年近八旬行路如飛負薪種田靡所不爲全家賴之賢而且義是可風也故樂爲書之

見聞隨筆

卷九

六

義盜

順天龔幹卿之格判史需次南河同治二年閱京報知其父爲台州知州西寇陷城殉難幹卿到泰州心尙懷疑特訪沈旭庭扶鸞請仙指示仙詩結一語云堂堂大節成千古修到能忠亦是仙幹卿痛哭流涕知其父遇害不虛矣友人相助數十金速往台州收拾父骨行至

一一七



崇明遇盜川資劫去進退兩難密訪盜蹤直言相告盜  
聞知台州龔大老爺素仰清官又見公子孝思不置遂  
如數奉還幹卿旋到台城偏覓父骨忽遇台人指示父  
棺棺板有縫現出脚著綿套袴乃信知父素患脚氣雖  
盛暑綿套袴總不能脫職是故耳扶櫬以歸往返無恙  
旭庭口述其事余曰人知忠孝可以格天豈知忠孝還  
能格盜視世之靦然人面全無心肝聞忠孝節義之事  
置若罔聞者真義盜之所不齒也旭庭為之軒渠

仁盜

見聞隨筆

卷九

七

金陵李家有一子弟初出門服賈都中父訓之曰汝初  
出門逢人必恭必敬老者父事之長者兄事之少者弟  
愛之勿慢勿傲子受命唯唯而去入都辦貨身帶重資  
老盜側目結伴出都門一路打店李盛意結客服勞奉  
養如子事父盜心愛憐不忍下手傷其性命劫其資重  
行程五六站李事之惟謹盜謂李曰承君盛待此何以  
故李曰小子初次出門家父命路逢老者父事長者  
兄事少者弟愛今逢老客官敢不父事乎盜曰善哉善  
哉汝真誠篤孝子也我不強盜覩君資重久矣感君盛

情看待故不汝傷今已說明從此告別李聞言且驚且  
喜謂盜曰老客官既乏路費敬奉白金五百兩聊申鄙  
意盜卻而不受曰此去幾程到某地方汝恐難過我授  
汝旗號一面若逢人問旗號由即說我姓名里居與我  
交好一同出都到某處分手記之勿忘去李數日到某  
處果有人呼車停下細問來由李告之故於是羣盜前  
來爭拜下風各贈程儀護送出境從此入都服賈往返  
必到老盜莊上盤桓一二日厚贈禮物一生游歷盜鄉  
視為坦途財源滾滾到老無恙皆得敬遵父命謙恭下

見聞隨筆

卷九

六

人之力也丙寅秋夜旭庭與余談此事余歎曰凡為盜  
者負其牛羊之刀究其水草之性終日以劫財殺人為  
事與之說仁義豈非語海於井蛙語冰於夏蟲語道於  
曲士乎異哉李之遇盜也李以父事盜盜即以子愛李  
李以金奉盜盜卻金復以旗號贈李護李往來了無挂  
礙如斯盜者可謂仁矣視世之貪贖罔法荼毒生靈哀  
鴻滿澤漠不關心者其相去何啻天壤謂之仁盜有旨  
哉假令仁盜尚在吾定裹糧訪之矣

王曉秋



揚州王曉秋良家女也。祖貢生忘其名。善鼓琴。工吟詠。尤精蘭石。常與顧頤山洪石梅飲酒持螯。聯句云。歡語不知人醉後。且將詩句亂題箋。一時傳誦亦韻事也。王前生某孝廉曾見於夢。龔幹卿爲撰蘭因小記刊行。咸豐九年清江失守。王避地梁溪。一年始遇沈旭庭。歡不可支。月餘。西寇犯常州。王買舟到蘇。招萬春樵。舊識出城渡江。寓鹽城。年餘。萬娶王爲繼室。將過門之前一夕。萬暴卒。王亦尋歿云。

見聞隨筆

卷九

九

見聞隨筆卷十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黃傳臚逸事

嘉善黃霽青年丈。安濟嘉慶己巳傳臚先大夫同年友也。著有詩古文詞傳世。尤精書法。道光庚子春。余浙西湖返棹至魏塘。袖詩請謁。敬奉壽星竹杖一枝。石章兩方。長歌一章。年丈見而愛之。大開小竹林園。下榻水月窗。接宴息耕草堂。縱談穩泊。處索繪小竹林園圖。按景題詩。復以長歌殿之。卽以畱別。又素畫丈二尺宣紙大

見聞隨筆

卷十

一

幅雲山圖。丈題詩其上云。迷離樹。悽愴山。雲一片。屋幾間。近可接。遠莫攀。樵徑斷。飛鳥還。疑此境。非人寰。欲往遊。愁老孱。清明後。園中桃花盛。開忽然風雪大。作滿園桃李。盡變瓊花。一日黃俯之邀游。梅道人墓。晚歸。丈問今日散步何處。以訪吳仲圭墓對丈曰。我得仲圭山水大卷。遂脩酒肴。祭畫於墓前。屬友人繪祭畫圖。自題長歌。同人和之。甚眾。子治不可無詩。表對曰。諾。夜飲園中。口應丈談。心起腹稿。飲罷。丈回家。余命老僕舉燭磨墨。伸紙疾書。稿成。卽命僕送呈丈閱。時剛二鼓。丈尚未寢。



接詩閱罷拍案驚奇謂俯之曰古詩之妙固不待言如此神速世所希有汝宜師之母貽後悔遂加墨圈點長評歎賞明晨丈持詩并圖邀同子未丈潘某封翁來息耕堂笑謂裘曰子治好詩如同宿構令人敬佩願子未曰祭畫圖中詩除老兄元倡外首推子治長歌然乎否乎子未丈曰子治十八斧法難當其鋒老兄之論夫子自道耳年丈大笑隨命厨人備旨酒嘉肴特為賞詩酒酣丈離席去抄和裘所呈七古詩上稿簿頃來擲筆自鼓其腦曰天平黃齋青僅以詩傳乎何不幸之若斯也

見聞隨筆 卷十

二

潘封翁曰人生能如齋翁詩傳亦足矣何云不幸裘曰年丈經濟寓文章大才未大用僅以詩傳真年丈之不幸也裘亦不願僅以詩傳何況年丈哉丈聞言起立大笑曰子治真可人哉知我者其子治乎南園圖成吟詩告別年丈畱行邀裘同遊天台雁蕩為作詩計裘曰離家四月柴米不敷秋以為期追隨杖履何如年丈歎曰吾不料子治處境如此艱難天實為之如之何哉畱住一十八日贈程儀四十金粵東貨物八色贈行五古一長篇盛饌饒行年丈愛才悅士如此越數年余移居吳

門西麒麟巷刻先大夫詩文全集成呈之年丈求作先大夫家傳越一載年丈來吳過訪小齋見裘以手加額曰可敬可敬典衣賣田以刻先集求之古人亦不多得况今人哉出示先大夫家傳稿本即付剞劂刷印廣傳年才見裘題鍾馗拜鬼圖歌拍案稱賞振筆和之裘命工雙鉤刻八寶稷室法帖三集中後年丈來吳館張西齋司馬萬中裘謁之丈畱談至夜分記得中年在京當翰林時除夕見某同年家債主辱罵丈不能忍即至都察院某同年處訴其事借衙役刑杖跟至債主辱罵家

見聞隨筆 卷十

三

至即命役拿下債主痛責四十杖送至都察院柳號三月假虎威以治貪狼平生第一快事丈為潮州太守時潮人患盜丈七晝夜捕盜不得并刻息有客官入觀過潮來訪丈出見坐談身覺倦以肘靠几枕客官色變起別去丈知慢客招尤急備程儀酒席送至舟中親自回拜自陳捕盜七晝夜未息多多待慢統乞海涵客官不答微笑置之半年後新放廣東臬司則前時過潮變色之客官也丈聞一驚臬司到任凡潮州縣命案無不掣肘三年公事極其難辦一日丈之同年某御史起服進



京過潮來訪丈畱之宴席間詢及臬司聲名狼藉可有  
實據丈以小摺授御史御史畧閱卽藏諸懷中而去逾  
時丈先知臬司被議鎖拿來京之信卽命駕上省垣請  
見臬司門口回官有疾不能見客爲辭丈笑曰不必瞞  
我貧職事發鎖拿在卽何疾之有丈卽將前靠枕之事  
三年受辱百端歷歷數之大聲疾呼雪憤未了提犯官  
臬司 欽差已到頃刻鎖拿出衙丈步行隨後一路指  
罵而去此平生第二快事行年五十告養親歸田杜門  
却掃不問世間事謂妻曰我欲行者上司不肯行上司

見聞隨筆

卷十

四

欲爲者我又不忍爲上下不相得薰蕕不同臭也不退  
何俟年七十寄白壽詩九章余次韻和呈端寫阿彌陀  
佛經一冊爲壽後到吳門囑妻代延四方詩畫友得七  
十餘人在七襄會館爲秋契集大宴賓客極一時文譚  
之盛適年壽終蓋七十有三云辛亥十月初旬舟次魏  
塘重訪俯之於小竹林園展謁丈墓感賦一詩詩曰不  
到南園十二年重臨水月淚潸然先生騎鶴辭塵世令  
子剝門守硯田三徑新篁無俗韻千秋盛業有遺編懸  
知地下掀髯笑白髮詩生拜墓前附錄倡和詩於後

庚子二月下澣西澗返棹訪黃霽青年丈於魏塘敬  
奉竹杖一枝石章兩方長歌一首

詩卷長畱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少陵二語誰敢

當魏塘今有黃叔度石印二方鏤詩卷長畱天地間  
釣竿欲拂珊瑚樹詞源倒流三

漱水筆陣橫掃千人軍杜詩四句汪汪千頃波難度澄之不清淆不

濁逍遙雲水一間鷗超脫籠樊成懶鶴丈有鷗間鶴  
懶小玉川

勤勞 王事憶當年潮州政績追前賢多少蒼生望

霖雨竟容名士乞歸田習懶得閒殊可喜東坡笠屐

從此始橫掃千軍筆一枝遍題海內佳山水三峽逆

見聞隨筆

卷十

五

入詞源流片紙隻字皆千秋小子得詩再拜讀如醉

初醒夢初覺廿年苦學寒蛩吟一旦得師真是福行

將鼓棹訪青蓮從遊五岳尋飛仙懸崖絕壁恐難上

敬奉先生一枝杖

子治世講過訪南園以所著蕉窗詩集及石印竹杖

賦長歌見贈次韻奉酬

忽驚老眼披雲霧玉立風前謝家樹坐談安可無阿

戎置膝由來有文度子治爲梅麓  
同年令嗣此君未易常情度

末契還從老夫託何意摧頽澗底松能招冲舉雲中



鶴看君齒髮方盛年。鄭公三絕空時賢。飢來煮石兼  
種紙。未妨陽羨無多田。詩成能令阿翁喜。髣髴元音  
聞正始。袖携五色靈巖雲。君家本籍婺源有靈巖四洞境極奇詭筆濯  
三篙畫溪水。大波軒然江海流。酸吟肯作蟲鳴秋。一  
編貽我燈前讀。想見蕉窗塵夢覺。鵬鴟逍遙等是遊。  
林泉清淨焉非福。看花不羨相府蓮。置身不慕瀛洲  
仙。小山一簣憑虛上。阿翁能來共扶杖。

留子冷下榻南園。倒次前韻索畫。

吾老不能遠策龍頭杖。懸崖陡壁直共猿。猱上也復

見聞隨筆

卷十

六

不願躡跡蓬萊仙。浮江渡海一葉舟。如蓮向平願了  
餘清福。今昨是非歸獨覺。日長何計破餘閒。有畫有  
書皆可讀。南園斷手閱幾秋。草堂左顧多名流。一拳  
之山一勺水。從茲息壤相終始。藜藿斬艾鼯鼯逃。時  
聽登然足音喜。負郭劣有二頃田。尊中不乏酒聖賢。  
但看四壁滄洲趣。卧游一室堪窮年。玉谿畫手今黃  
鶴。心事憑將毫素託。蒼茫咫尺勢千里。短長東絹煩  
量度。人生合并能幾度。君是茂林我枯樹。也須真蹟  
為儂留。十日關門避春霧。

送子冷回宜興并呈尊甫梅麓同年

通籍三十載。雙鬢驚摧殘。每見故人子。巍科居達官。  
生才有差別。所得通人難。齊郎名父子。秀茁庭階蘭。  
迅軼髦駒足。爽刷雛鳳翰。素向戀邱壑。治習刪綺紈。  
偶為有方游。不事長鈇彈。惠然顧老朽。一豁千愁鑽。  
幸得子將詣。敢作鮑佐看。吳蓬卧三老。十日停釣灘。  
把酒共藉草。啜茗同憑欄。說詩夜地燭。讀畫忘朝餐。  
有時聞法要。輒深啟子歎。但乞絹素掃。何取衾裯完。  
坐令几席間。突兀生烟巒。淋漓元氣濕。墨水無時乾。

見聞隨筆

卷十

七

師聖不師心。進有百尺竿。藝也通乎神。小道良可觀。  
而翁久解組。江湖樹駭壇。虞山與申浦。游蹤悵沙搏。  
交羣更拜紀。那慮鷗盟寒。于今別我去。趨承鯉庭歡。  
歸遲倘致問。為我陳肺肝。蟬聯阿大語。畱滯非無端。  
溪柳烟漠漠。籬花雪漫漫。歸艫望不極。清興殊未闌。  
大贈楹帖云。靈巖盪胸。畫溪滌筆。乃得此孤詣。大痴  
仙蹤黃鶴妙手。今復見替人。

庚子二月二十五日。風寒雪作。時與子冷同坐息耕  
草堂口占索和。



雲頭潑墨黑。漫天正是新圖出。米顛忽地暄妍變。悽

冷化工難奪畫師權。時子治仿米畫初就。

玉谿世講以題鍾。尅秤鬼圖詩見示。圖既新奇而詩

歌尤極怪。壞之致非手鑄夏鼎。胸懸秦鏡者不能道

隻字。余題此作不在奇形詭狀者。老尅見之當折衡

而遁耶。

我聞鬼有大小未嘗分。重輕茫茫冥路自古無。權衡

終南進士太多事。欲以心稱持其平。心稱二字見釋懷清山居詩。

公然秤鬼仍役鬼。那知有錢鬼可使應高而低低。或

見聞隨筆

卷十

八

高老尅焉能鬼手逃。一罌罄矣方醜醜。君今作詩將

鬼罵下筆酣嬉不能罷。其奈鬼髻未曾紅。前人老吏詩錢鞵他

日鬼髻紅那得怕矧乃。威靈有憑藉。卻為老尅留話櫛

分賦南園勝境。共得七首呈齋青丈。

接引橋。

不是長虹挂碧簪。名園一水隔迢迢。此間最是游魚

樂。憤聽獨吟人過橋。

息耕草堂

蒼生無救望東山。底事秋風忽引還。縱有西疇可歸

老天心未必放公閒。

穩泊處

宦海波瀾不易回。中流幾輩賦歸來。試看水淺蘆深

處。那有瞿塘灩澦堆。

水月窗

溪均流水碧淙淙。皓月生時影蕩窗。虛白室中都了

了。夜深不用點銀缸。

友鶴亭

曾為胎禽結小亭。籬邊新長砌苔青。我來不見雙棲

見聞隨筆

卷十

九

鶴。要讀華陽瘞鶴銘。

梅嶽

小山曲折徑通幽。人共梅花幾世修。香雪滿林春似

海。何如仙子住羅浮。

桃咀

爛漫紅霞映酒盃。尋芳客似到天台。天台四萬八千

丈。都被先生携得來。

二月廿五日魏塘大雪。齋青丈以和子未丈雪詩示

表。表時方繪南園圖。未成不及次韻。廿八夜枕上偶



得一詩即以奉呈

南園桃李酣春風虎兒得意潑墨濃硯池方寸騰蛟  
龍風雲奔出湘管中青天白日忽生黑仰視長空如  
潑墨狂風陡起來西北大雪紛紛一片白桃花倏忽  
變梨花價長江南賣酒家炎涼世態想如此翻手作  
雲覆手雨相如未典鷓鴣裘任爾漫天飛柳絮天公  
深意我知之還要坡仙詠雪詩當時禁體都成例白  
戰不許寸鐵持自捫儉腹笑空空險韻重吟定不工  
獨樂園圖將脫稿春光依舊屬温公

見聞隨筆 卷十

十

為霽青丈繪南園圖成并賦一詩即以畱別

不作畫已近十年哦詩終日成癡顛世人紛紛視白  
眼賤子出門笑仰天天公有意成就我特令中路逢  
坡仙坡仙今住魏塘上小築園亭寄幽暢扁舟一葉  
西湖來袖得新詩親馬帳先生見我到欣然笑口開  
畱我十日住携我南園來下榻水月窗縱談穩泊處  
接宴息耕堂索笑梅花樹情深千尺桃花潭何以報  
之心懷慚不才自笑中書禿命繪南園圖一幅愁無  
佳句娛青蓮敢操破筆追黃鶴刻意經營日復日天

台庾嶺方圖出荷嶺惟芥子可納須彌山得毋造化  
藏筆端先生笑且言孺子尚可教畫家重取神總在  
能離貌一言知遇重山河感激不已吟長歌吟成拜  
別載詩去丈惠詩心係汪汪千頃波

題黃霽青丈祭畫圖

梅花道人畫中豪使筆如使昆吾刀鋒能切玉渾餘  
事游刃直可剗秋毫破空而下不可擬金釵玉屑堆  
滿紙崇山峻嶺陡然起忽接一片滄江水咫尺真堪  
論萬里氣勢磅礴誰能似祇有白石老翁耳有時寫

見聞隨筆 卷十

十一

竹三兩竿出入與可東坡間豈特墨戲高千古草書  
揮灑龍蛇蟠雲林山樵皆妙手若論勁敏惟子久家  
藏真蹟有八九不及先生所藏深且厚先生藏畫思  
道人携至墳前奠杯酒道人有靈當快心五百年來  
得一友當年賈島會祭詩先生祭畫祭更奇要知此  
舉非偶爾祀典一出千秋知祭畫圖不忍讀讀之令  
人雙淚落一坏之土橫目前筆墨生涯多感觸  
題鍾馗秤鬼圖為伊松坪作  
吾聞鬼有大小辨故新未聞鬼有肥瘦秤重輕嗟哉



鍾馗生而為英死而為靈。驅鬼縛鬼殺鬼。啖鬼無不  
精。任彼山精水怪。魔王鬼母。大力不得逞厥能。此理  
易曉。非難明。能克百邪。憑一貞。吾獨不知何鬼重何  
鬼輕。亦復不知秤鬼重輕。何所營試。問鍾馗。馗不應。  
著意秤鬼立階庭。柳枝縛鬼鬼哀鳴。得毋秤罷將就  
烹。方今 聖世。何以魑魅魍魎。猶橫行。海風吹人  
作血腥。安得鍾馗降。此司雷霆。一舉手。九垓清。大鬼  
小鬼皆潛形。妖孽掃盡蒼生甯。嗚呼。安得眼前即見  
鍾馗來復生。驅鬼縛鬼殺鬼。啖鬼。用快蒼生情。

見聞隨筆

卷十

三

呂祖師門弟子

湖南左清石仁吾。故人也。知宿遷縣事。有吳人習醫者。  
忘其姓名。招牌上寫呂祖師門弟子某。捐五品銜。終日  
出入衙門。慣撞木鐘。招搖撞騙。一日守府患熱症。某誤  
用蠶附一劑。立斃。左素與守府交善。聞之怒甚。往送入  
殮。索方觀。方中有一味藥。有三名者。袖方回衙。鐵提某  
醫到堂。將其刻板呂祖師門弟子招牌。擡來左坐大堂。  
某醫衣冠來見。長揖不跪。左大怒。汝是何物。謬稱呂祖  
弟子。某曰。扶鸞得蒙呂祖師收錄。晚生為門弟子。故有

此牌耳。左曰。胡說。左出方示之曰。守府患熱。汝下蠶附  
殺之。是何居心。方上某藥。有別名否。曰。無。左怒。命出本  
草醫書示之。此藥共有三名。某無辭以對。左曰。爾在此  
害人殺人。有年矣。我今特為罔死鬼報讐。即命去其衣  
冠。重責一千小板。打得血流滿地。髻無完膚。柳號示眾。  
柳上硃書。自稱呂祖師門弟子某。妖言惑眾。劣醫殺人。  
柳號三月。一月後某病篤。取保放歸。旬日斃。官紳百姓  
稱大快事。左知震澤縣事。到任未百日。盜賊站籠死者  
八十餘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十餘年後。復署震澤。為

見聞隨筆

卷十

三

漕務鬧事。撤任從此杜門却掃。日與詩僧高士游。不問  
人間世矣。著有詩文集。未刊行。寇至吳。隱居東洞庭山。  
病卒。余曾記清石說夢至一處。堂上三座。首座文信國  
公。二座楊忠愍公。三座無人。楊謂左曰。殺身得不死。彭  
壆非正命十字。余當時意其必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者。不料其明哲保身。優游泉石。以終天年也。清石曾刊  
左氏雙忠集。表彰先賢。清石豈其苗裔耶。何剛毅之若  
此也。二子伯敷仲辛。能詩文。工書畫。仲辛尤工鐵筆。皆  
有官職。



水落鬼成神

常州陽湖鄉間有扳魚為業者依樹搭棚扳繒達旦有水落鬼時來與談扳魚者喜飲鬼亦喜飲每夜人鬼同酌鬼酒酣便下水趕魚入網得錢沽酒與鬼作長夜飲樂甚一夜鬼來告別飲不成歡漁者曰何往曰明日午後有笠者過此風吹笠落水客下水拾笠我便拖脚入水淹斃之得替投生故來取別明日果見笠者遇風吹笠落笠者欲下水取笠漁者急止之勿取笠此塘多水落鬼要討替身客聞言縮足不下望前而去是夜鬼來

見聞隨筆

卷十

十四

怪漁者說破機關不得替身為恨漁者曰勿惱爾去我便無伴獨自飲酒有何趣味况塵世多憂不如其間之自得也鬼然其言趕魚飲酒如故越三年鬼來曰明日又得替身真箇要投生去漁者問是男是女曰是女飲酒告別相對唏噓而已明日見一婦蓬頭散髮臨流大哭意欲投水漁者好言相勸事姑要孝事夫要順作水落鬼不如做人快活勸之再四婦氣平拭淚回去夜間鬼來怒曰好事又被君弄壞了漁笑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爾得替不替功德無量其將為神乎快浮一

大白勿介於心也鬼聞言大悟不作投生想夜夜伴漁

暢飲頗得鬼趣逾年閻君點鬼冊知某水落鬼二次臨替不替當升土地某處土地出缺着赴任鬼來笑曰君言驗矣閻君點冊知我二次脫替當升土地某處土地缺出着我到任君從此不必扳魚好到我任所做個香火廟祝亦足過世記之忽忘去明夜鬼果不來就飲漁亦收網襍被以從到某處果見土地廟新開光與鬼友形神逼肖因與地方父老說其緣故土地先示夢眾人知有老漁翁是土地公公故人遂請漁翁為廟祝奉事

見聞隨筆

卷十

十五

香火以終天年余聞其事喟然歎曰鬼能修行便升為神人能修身豈難作聖其如行之不修何哉書此以自警省毋忘漁鬼之修行云

小香

無錫俞望之工寫生沈旭庭之同硯友也八都為兵部司吏日屢空晏如也有伶人小香者色藝俱佳馳名有日慕俞風雅因與契交凡俞喚小香出局終不言錢交情愈深無何俞疾作小香勤事湯藥無虛日尋歿小香哭之哀衣棺後事皆小香一人承辦家人來京盤桓小



香又助多金其高誼如此視世之勢利結盟酒肉交友財盡交疎勢去盟寒者其相去何啻天淵如斯類者真小香之罪人也俞君得遇小香所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旭庭口述樂爲書之

### 小雲

揚州名妓有小雲者頗愛才尤好名人字畫與富貴人交必恭必敬徒取金玉錦繡而已從未嘗有一心交也見有寒士風流儒雅氣宇軒昂者則心焉慕之有急難傾囊救之乏考費倒囊助之人呼爲女狹客良不謬也

見聞隨筆

卷十

六

吳讓之揚州善書者也曾爲小雲書楹帖集成語云小於么鳳輕於燕雲想衣裳花想容吾友沈旭庭云曾見小雲時西冠初次陷城克復後此聯猶懸齋壁二次城陷小雲他適不知所終世之欺貧重富者小雲視之真禽獸之不如也如小雲者當以心香一瓣奉之

### 行脚僧自刎

梁溪北門外高長岸人某來城兌洋貳百元值打包行脚僧窺其囊中有物隨某行至郊外天欲暮野無人某心怖速行僧亦速行伺其後適霧起某潛身岸下田缺

中僧遂置包擔道左持刀直前追之某見僧向前去遂上岸反向後走挑包橫路而歸包中珍寶不下數千金從此作富人僧追之不見人退而覓擔則杳不知其所之矣徘徊道路空手持刀擔無影蹤無可如何自刎而死乾隆年間事旭庭與我言之余曰行脚僧之自刎宜哉身入空門貪殺不戒包中物皆不義之財也人遭其毒不知幾許矣而某隨機應變遇難成祥非具大智慧者何以臻此吾能鬪智不能鬪力由此觀之智取勝於力者多矣

見聞隨筆

卷十

七

### 水西張二先生

水西張二先生宜興水西人也家有薄產人丁單弱父爲人欺張二憤氣往少林寺習武藝拳勇三年技成歸里鄉里無賴少年畏之由此安居道光初年余患咯血遺精癆瘵之症百藥無效偶遇張二於隣人周三裱畫店中張二見余氣虛力乏謂余曰君有虛症非藥所能醫余曰然服藥無益奈何張二曰是不難只要用易筋經摩腹一法治之四十九日即愈矣余延之緣天小構坐臥俱飲食同席子午二時令卧桌上以手摩余腹



離腹數分推左扳右。覺腹內輪轉有聲。運氣置腹臑臑。調和漸能食飯。又治遺精之症。只用鉛條半寸闊。半分厚。開合如耳環。兩頭外卷。置紅頭繩。睡時持繩分開。柳陽之根。睡後陽起。鉛柳嵌痛。痛即醒。醒即坐起。吞津陽遂軟。精不遺。再睡。陽再起。再用前法治之。此即修鍊家孫行者上腦櫃之一法也。月除諸症皆愈。張二年逾八旬。望若神仙。天賜異人。療余瘵疾。今年六十有四。健勝中年。皆張二先生之賜也。恩同再造。何日能忘。至其武藝通神。筆難盡罄。特書事畧。以永其傳。

見聞隨筆

卷十

末

見聞隨筆卷十一

張涵生太岳傳畧 葵源 齊學表 子治

無錫張涵生。東公。吾太岳也。世居西門外。家貧。破屋三間。太岳母日以紡織為生活計。公善書算。多病失業。口饑思食。肉無錢買。肉滿跚往岳家。岳母一茶待之。而已。憤甚。除藥以歸。藥置半牆上。煎至片刻。藥罐有聲。半墻自坍。地陷一穴。以火照之。見一小缸。探缸內。盡是寶銀。約三四千金。公取一小錠。買雞魚肉。紙錢酒飯。奠

見聞隨筆

卷十一

一

窄神。只取百金為川資。仍以土封固。戒內子勿妄動。嘗藏旋病愈。治裝出門。問卜利往西方。於是趁船。日夜向西而行。半月後。舟泊江邊。見大船來泊。俄頃。又見一小艇。直對大船。停橈。艇上坐一僧人。手把算盤。對大船撥子不休。公知僧人決非善類。欲以術法算取大船金銀。遂取算盤。與僧對算。僧見有人破法。技無所施。搖艇他適。大船頭立一老叟。見公與僧對算。又見僧遁去。心知公非常人。遂邀公上大船。細詢家世。姓名里居。出門何營。公以直告。叟善相。而尤精算命。見公相貌魁梧。氣宇



軒昂八字主大富。遂與公訂交結盟兄弟。謂公曰：愚兄薄有家財數百萬，生業滿東南，祇生一子尚幼，不能代父勞。兄老矣，欲覓替人，求之不得，今得吾弟，真天賜也。凡兄東南店業全歸弟一人督辦，此後利金兄弟兩股平分。即將賬摺字憑交公收管，十載為期。山西重會立書，議墨兩紙，各人存據。盛筵話別，將大船家丁付公常用。自携小童駕小艇回鄉。公由是東南分馳營運七載，一路順遂，獲利金六百八十萬。年近四十，尚未有子，思歸念切，遂訪盟兄於山西交賬，即擬南旋。叟聞公來出

見聞隨筆

卷十一

二

郊迎接，唱戲接風，情深骨肉交。賑七年以來，統獲利金六百八十萬。照議墨兩股均分，公該得利金三百四十萬。公辭不受，叟固與公始受利金二百四十萬，却金百萬為盟。兄壽儀叟復以黃金萬兩為盟弟贖敬，歸至家室人依然紡織為業，旋生子，即挹山先岳也。公居家布衣粗食，終日持籌營運，年來五旬，家產已逾三百萬。一夜隔壁隣家被盜，明火直上，公常守夜，聞人聲，見火光，開門視之，見盜持刀，呵曰：快進去，不干汝事。公驚閉門，無恙。先岳長成好結交，鄰相國炳泰、孫制軍爾準皆其

盟兄弟也。喜刻書工書法，善鐵筆，輕財重義，有豪士風。公與某錢莊銀錢往來，某暗刻張涵生圖記，流播於外。先岳暗下支用銀錢，戒勿令公知。張涵生圖記，即某索先岳刻者。一日早上，公付某錢莊銀二十萬，是夜某莊合門逃遁，在外銀票上皆是張涵生圖記。一齊來向公索，逋約二十餘萬緡。人勸公呈子抵賬，為解逋計。公不忍照票發錢，人始散。公由是得癡疾，常懷寶銀，與送人，不一年，怏怏而歿。

朱處士

見聞隨筆

卷十一

三

陽羨朱橋亭老詞翁，吾故人也。古貌古心，性靜情逸，喜談詩工算，奕處貧茹苦，髮如也。衣棕色布袍，歷三十年無一汗點，填詞構思，達旦不寐，或一年得一首，或半年得一首，意深詞達，律協音和。吳毅人史補堂兩先生，素所佩服，皆為序，并其簡端。同鄉徐星珊觀察代刊詞稿行世。庚申之變，宜荆失守，年八十餘，朱一慟而歿。遺白石老仙之流，亞歟，惜其詞稿流傳甚少，安得購其遺本而重刻之，以償吾願。子桐孫工畫。

張刺史



休甯張聽竹刺史朝翰承父分授家財二十萬金為布商開張吳門閭門外義慈巷廣交天下士自都中王公大臣以及江南督撫司道以下無不知有聽竹者其為人也言而有信義而有禮救急扶危樂善好施故人樂與之交余曾至其家見其所用陳檢討湖海樓著書硯張船山先生題蓋心甚愛之摩挲不置張曰君愛此硯即以持贈余拜而受之余藏硯百餘方從兵燹中帶出兩硯其一即公所贈硯也張曾出示友人投贈書畫筆扇數箱約數千柄屬為鑒別高下余展閱五日定其甲見聞隨筆

卷十

四

乙承贈書畫俱佳便面二十餘柄其交游之廣酬應之闊概可知矣道光初年張為人籌辦捐官事務余患咯血不能鄉試意欲捐納小吏致書於張懇其代辦張回書云小吏不合君為我代君捐通判候到省得缺後再還我錢何如我少不樂仕進性又不肯負人故力辭謝祇須得一小吏職銜足矣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張終日應酬極繁積勞成疾年未五旬卒于二皆廩膳生

潘明經

宜興潘曉村光序明經品學兼優生徒科第者甚眾少

時隨父宦遊淮安清河教諭與先堂兄康進士知縣改教授淮安府教授為同寅後隨父廣東縣任辦刑名書啟父歿盤柩無力歸里變賣舊產獨身入廣扶輓歸里設帳為生涯喜友才士謙光照人好為詩古文辭有集未刊行善飲酒暢談古今笑聲達戶外道光十四年余因伯宏始識曉村月後余遭家難寄住綏安山中曉村亦館於桃溪余氏家相去十五里詩筒往來殆無虛日綏安梨花三十里花時置酒邀客如徐祖香伯宏慕雲朱橋亭崔仲綸戴柳堂陳文俊文新文耀蔣安壽諸君見聞隨筆

卷十

五

飲酒賞花同吟香雪不工詩者罰之以酒作十日游長夜飲互為主賓詩箋滿壁五色琳瑯顏之曰詩世界即余所居雲雷軒也曉村六十生日余延之雲雷軒邀友朋畢至其置酒為壽余繪圖題詩以壽之曉村自壽詩五古四章約百十韻稿初脫從桃溪館中專人送至綏安鈞橋辰時接詩走筆和之已正脫稿封置詩筒交書童帶回桃溪中飯饒上和詩已來見者歎為神速不置同游龍池倡和達旦余會題其攤書浮白圖七古一章又題其文集五古一章刻在蕉窗詩鈔四卷中後人見



之亦可想見其為人矣。余刻先祖雨峰公思補齋日錄乞曉村爲序。弁諸簡端。久已傳世。居山七年。移寓吳門。三太尉橋。曉村旋亦辭館歸家。教育羣英。逍遙墨林。每逢文讌。必歎曰。玉籟入吳。舉座減歡多矣。掃墓回宜。必先訪曉村。茶話半日。而別。曉村年七十。余壽之以詩。逾年無疾而終。子一名謙。受號竹虛。茂才。工小考。時藝。有竹虛小題行世。年五十餘卒。孫二。長怡。卿。茂才。次業。儒。兵亂後。怡卿無恙。自今思之。令人下淚。如曉村其人者。蓋亦罕矣。如之何勿思。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六

余星橋

吾友余君星橋。武人也。曾爲葛雲飛提台大將。葛與英夷戰。七晝夜陣亡。余飛出重圍。遁迹江左。會館溧陽。伍牙山下王蕪堂。孝子家。教其二子技勇。與徐伯宏友善。常郡張宦家。亦請其教子武藝。余善書。早起臨柳。誠懸元秘塔三百字。用純羊毫。懸腕書之。性靜心細。與人交接。怡然如處子。每以易筋經授徒。來吳門。寓學士。其窗甚低。樓板甚薄。人行樓動。一日予同客訪之。寓樓見其徒以沙袋木棍。自打兩臂兩股。余懸筆臨書。書畢自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取茗壺斟茶。敬客旋捧湯。兩碗從樓窗進來。樓板不動。湯水不滴。食畢持碗復從樓窗下街。樓窗上下如過門。檻子曰。君之神勇。大概可知。請示一技。可乎。余笑曰。無他技。余何時。余兩足跟貼壁而立。言畢。胸面雙手一齊貼壁。下視足跟。仍然貼壁。不移。上下身旋如兩段。此其故不可解也。從此一別。後遂杳然。

符孝廉

揚州符南樵。孝廉。

葆森

吾盟弟也。著有詩詞稿。未見刊行。繼國朝詩別裁後。續選詩數百家名之曰寄心集。

見聞隨筆

卷十一

七

二十四冊。選先祖雨峰公詩三首。先君詩五首。拙詩三首。刊在集中。符至吳門。主於顧湘舟。藝海樓。蘇公祠。與余倡和。互相題圖。余到揚州。邀符同游平山堂。酌酒賦詩。符忽得瘋疾。舉步維艱。館金山縣令署。中有年等卒。子業儒。亂後不知何處。寄居近晤揚州王小汀。詩人。知其子尚存。無恙。聊識數語。俾吾子孫毋忘符君。選詩之高誼云。

侯學博死難

金陵侯青甫

雲松

學博居碑亭巷。著有根香圃詩稿傳。

二二二



世工寫生年逾八十康健如仙咸豐二年余同左清石到金陵始晤青翁贈之寶穉室法帖數種青翁寫生一幅長歌一首祝余五十壽余即次韻奉和青翁多情又約湯雨翁公分招飲余與清石辭謝有秋以為期之約青甫貽詩志愧余和詩告別咸豐三年金陵失守青甫求死不得西寇養之老人館中逾月病作命舊僕剃髮尋卒僕竟棺葬於高原至其子孫安否何如則不得而知矣倡和詩附錄於後

寫祝玉谿仁兄大人五十誕辰初意以紙幅大屬割見聞隨筆 卷十一 八

而為二茲畫有餘幅拙句亦附錄仍併而為一希兩教之侯雲松并識

畫家之壽身其康金石之壽尤延長况君年歲方富強吉金樂石多珍藏昨來坐我堂東廂高談娓娓風生涼贈我石刻蘇暨黃蕉窗一卷鏗琳琅君家太守雄文章昔年倡和邀挖場君起而繼名譽彰一家著作誰頡頏示我書畫皆擅場乃復索及薑芽僵自言將介五十觴屬耆艾者為之倡許我潤筆非姬姜精婢願以精帖償來書中語衰遲那復謀專房且訂石交毋

忘君年百歲纔中央壽世之業在縹緗排次石墨樂徜徉摹搨不惜金壺漿便是不老千金方與湯雨翁公訂奉邀玉谿仁兄暨清石公祖假館追涼而來書皆體恤賤子衰老未可觸熱出門有秋以為期之說賦此志愧

官奴渡口泊輕舟刻欲招邀上酒樓為怕炎歊侵水檻竟虛良會卻冰瓠披來簡翰詞尤美過辱矜憐老可羞還恐紆期延爽籟重逢容易負清秋予年五十承金陵侯丈青甫八十八歲老人壽之以見聞隨筆 卷十一 九

畫并贈長歌感不去心次韻奉答時壬子六月畫家何緣多壽康宇宙在手命自長九十老翁精力強身易高隱名難藏碑亭碑亭名屋破東西廂梧風蕉雨延清涼寫生終日研丹黃吟詩作記堆琳瑯會心天地大文章隨意揮灑皆清揚盛名豈藉青雲彰今人誰可相頡頏嗟予久避翰墨場眼膜未刮十指僵贈我屏幃誰濫觴引年尚齒君宜倡竊聞借老失孟姜精婢可代願可償予許以精帖代精婢為大仙山不必求雲房是翁即仙何日忘交訂忘年樂未央辭



歸裝畫裁縹緗高懸素壁堪徜徉食桃餐菊酌瓊漿  
醉卧思君天一方桃菊皆畫中物也

秦淮水榭納涼用侯青甫丈舟字韻

纔向秦淮泊小舟納涼先到水邊樓好拋江上山千  
疊來啜花間茗一甌青眼易邀名士盼白頭難避素  
娥羞莫嫌酷暑消無計柳岸蟬聲已報秋

王丹麓

磁州王丹麓承樾吾盟弟也善畫山水人物獅象道光

廿四年來吳爲余作畫最多贈余分書楹帖云開卷常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十

交千載上閉門如在萬山中吳市得董香光山水巨冊  
索余題跋時有吞舊欠而反欺凌者余爲之排解得收  
前債賦歸與後官河南爲通判不復見云

包大令

安徽涇縣包慎伯大令世臣先子之故人也著有安吳

四種集傳世上書法中歲爲江西縣令因漕挂誤去職

歸田流寓揚州白下等處咸豐二年余刻寶稷室法帖

初集十二册成一集六册三集六册尚未告竣出游袁

江訪慎翁於河帥園中以所刻先集拙詩集拙書帖寶

稷室法帖就正有道謬加褒讚不已手書聯屏見贈楹

帖云日有所思經史如照久於其道金石爲開屏書六

片與余論書學源流頗以余爲知音又作拙刻寶稷室

法帖五大字并長序一篇見惠寫作精妙歸付剞劂并

諸帖首暇即徒步訪余於于湘山觀察舊雨軒暢談逾

時而去時高伯平錢東平寓王公祠日中會晤四人同

飲東平好食魚翅每飯必具魚翅一大盤慎翁勸東平

少食魚翅諷其日用太費也東平笑曰包老恐我要餓

死余曰東平自餓不死東平每飯必食魚翅恐爲食肉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十一

者垂涎側目爾慎翁聞言捧腹大笑別後聞慎翁往海  
州就養哲嗣興實仕所途中遇盜不知寶藏王右軍大

都帖墨蹟無恙否受驚等卒逾數年屢見興實刺史於

丹陽仙廟糧臺今記慎翁兩世交遊并錄其寶稷室帖

序於後毋忘父執之高誼云

寶稷室法帖序

予論學書有句云心已不及目手更如心何蓋學人

得古拓其始也以心運目以手從心稍久則字勢在

而未能上手此人所同苦而共知者也最後檢帖



則目能識掩卷則心未能存是則心不如目非沉酣數十年幾不解為何語然非有真正古拓隨俗執筆高者事塗澤以悅人下者記名姓而已彙帖始于昇元子年二十六有志學書友人惠假昇元初拓戎路調元畫贊枕肱三載差見古人正書用筆之故繼得淳化叢本及澄清堂五卷思翁採殿戲鴻之祖本漸通行草嗣得大都帖真迹以澄清堂拓本較之神理相距猶遠然後信米者雙鉤至精者乃下真迹一等之言不虛也時工鐫時賢之書氣味相近常得其真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十一

至摹古人手蹟風尚久殊若重摹舊拓隔膜尤甚佳者略存形骸而已近世彙帖輩出鉅冊大部可人者不過數種如鬱岡齋之缺角樂毅論渤海藏真之靈飛經戲鴻堂之歐千文柳摘句之蘭亭詩至寶齋之曹娥碑綬後軒之外出帖秀餐軒之蘭亭西昇經夢禪室之夢奠為精善與單行之劉太冲爭坐位律公客舍大仙俱為善本蓋單行本皆珍弄墨費精撫問世不似彙帖之誇多鬪靡故也是以善學書者廣收彙帖以備書勢而精研筆訣以究書源然古人論書

多有強作解事望誤方來之談務宜察其是否以趨向而定旨歸齊君玉谿子同歲生梅麓先生之長嗣也弱冠遭孟嘗之厄拯危慮深克自樹立梅翁厭世迺哀集其詩古文詞并旁求乃祖雨峯先生之遺片紙隻字悉付之梨棗復取梅翁生平購藏歷代名家手迹及梅翁所見深慕而不能得者委曲乞假買良工摹拓為寶稷室帖前後三集共二十四冊以卒先人未竟之志及其庶弟皆稚齒或不善守成業玉谿悉心為經理使不失所庶幾無忝所生為孟嘗之後勁者已況所刻諸名迹什八九皆梅翁使子別其真偽者今閱墨本多能逼真遠過前此諸刻耶梅翁在天之靈當嘆古人所云父子之間相為知己之不易言矣予幸觀厥成故為題其首冊成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七十八歲老民包世臣書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十一

劉地仙

道光二十一年英夷作亂牛制軍帶兵鎮守上海着吾友楊蕉隱來蘇特訪地仙劉清溪先生楊先到余寓西麒麟巷同訪劉於火神廟後至其寓見小屋一



間隔爲兩進前堂後房一几一榻四椅旁有小竈茶爐  
几上置香鑪茗椀課筒中壁挂鬼谷子神像右壁挂年  
羹堯所贈清溪先生詩數章署龔款有小童看屋問師  
何處曰師出爲人安竈去矣少頃卽至坐片刻劉果回  
身長五尺長眉方面鶴髮童顏飄飄有凌雲之概相見  
一揖呼童取茶茶罷互道姓字楊達牛意奉請到營商  
辦軍務請卜休咎夷亂何時得平劉曰夷務主和不日  
卽平天下事患不在夷無須小老一行問其高壽幾何  
笑曰無多再問垂眉不應余與楊告退後數日再訪不

見聞隨筆

卷十

古

富陽二孝子

見聞隨筆

卷一一

寶山蔣劍人敦復言胡孝子謙富陽慶護里人生有至  
性七歲喪母哀毀若成人既長以不逮事所生也事後  
母姚尤盡孝父病涉江求醫至湯家步陰霾風怒號舟  
人搖重戒勿渡孝子不可自操楫至中流溺仰天呼曰  
死矣如吾父何一斷木躍浪至觸于肘挾之出沒洪濤  
尸浸問俄頃達岸兩岸見者咸大驚尋得醫市藥歸父  
病良已他日于病涉處造舟置田除道築亭遠近賴利  
濟焉父歿廬墓所終三年母病則辭于墓而歸省及愈  
仍往母恒鬱鬱念姚氏無後爲立一法喪祭得如禮母

見聞隨筆

卷十

五

好佛乃建一庵于近側邑令某顏曰悅親紀實也其他  
庸行及諸義舉詳相國董文恪公所爲傳中乾隆十三  
年旌  
蔣孝子元順富陽大源莊人四歲喪父家貧借其兄曰  
樵采以養母兄天母哭之誓終其身得風痺疾孝子負  
以卧起食飲匕匙便旋踰廁躬進奉之弗稍懈妻朱亦  
賢食姑恒飽已則糠覈而已病歸母家遽歿孝子懼傷  
母心弗使聞頃之乃言曰得好婦亦易無深念也母  
患頭眩祈神籤須野豬腦鮮荷葉時隆冬二物不可得

一三三五



則之餘杭越嶺冒風雪顛踣幾殞迄無有旁皇空山中繼之以泣忽獵者提一物至視之野猪首也大喜長跽道所以獵者憐而取腦與之返溪中浮一葉果鮮荷益大喜歸進母眩頓差有稱其孝子者嘆曰吾不能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奚孝云晚年家漸裕有二子九孫以上壽終人僉謂行孝之報咸豐五年旌余謂人孰不愛其親哉顧門內之行質之隱微士大夫猶愧之一失其心萬事瓦裂可不大哀乎哉考 國家旌門盛典婦女多全節著男子鮮孝行書厚人道薄天倫非其見聞隨筆 卷十一 七

訟師惡報

婺源余星垣明經與余言道光年間如皋有開豆腐店其妻有外交一日被夫撞見與人私夫怒持刀殺其妻所與私者遁去不得殺某患之商於訟師某訟師曰庸何傷候明朝侵晨有買豆腐漿來者隨殺一人當奸夫使可挑兩人頭去報官矣某然其言奉教而行歸家夜磨利刃以待來朝黎明聞叩門聲便持利刃開門見一

人便殺之以當奸夫細視其頭則係訟師之子也大驚奔告訟師求恕誤殺之罪訟師無可如何遂令某將頭送官以了一重公案諺云害人害自己由此觀之其言真不我欺

設救生船德報

余星垣與余曾言道光初年漢陽有善人某創造救生船在漢陽以救往來客船遭風浪沈溺者一日狂風大作波浪掀天覆一船救生船急出救出溺人一個視之即創造救生船主人之子也諺云救人救自己良有以見聞隨筆 卷十一 七

孝子指斷復連

咸豐十年長毛到松江城外濶街有一老者被長毛刀斫傷血流不止僵臥在床其子歸家見之遂將刀斷一中指補父傷處血立止臂如故父起床子欣欣然笑舞承歡自視其指無一斷者噫孝能格天天其佑之有如是者休甯方嘉進孤子與余言其事特書之為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鑒

文昌帝君開心聰明神咒

附魁星神咒



九天大帝身披白衣日月照耀乾坤幹音隨有能敬者

聰明如斯黃老丹元與念合宜五神衛守八聖護持誦

之不輟萬神赴機我司大化光耀生輝心開茅塞祛純

除迷誦之萬遍文治瓊瑰詞源浩浩筆陣風馳九天開

化萬章洞徹玄皇上帝勿稽勿違急急如玄皇上帝律

令勅 魁星神咒 唵 通靈呀 通徹呀 通靈達悉

呀 通靈奇悉呀 奇特達悉呀 奇靈奇特奇達呀

唵呀 撥呀 唵唵撥撥呀 叫呀 專呀 莎呀

訶 魁十三筆一筆一 句共十三句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六

見聞隨筆卷十二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汪封翁德報

婺源對塢汪驥翰林正元之祖也少時賣布為業偶到

鄱陽湖宿客寓夜聞鄰家夫婦哭泣之哀詢其緣由知

其夫為債主所逼將賣妻還債夫婦不忍生離故哭不

絕聲汪聞言惻然歎曰古人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無怪

其哭泣之哀也設有人代償其債可畱婦平鄰人父老

皆曰可畱汪遂傾囊如數四十金貽之某得金還債訖

見聞隨筆

卷十一

遂焚賣婦券破涕為笑一時鄰人傳頌汪德不置汪教

子孫讀書子茂才蔚文孫翰林即正元也咸豐己未科

浙江舉人王戊科進士入詞林字少霞同治二年少霞

出都道過南通州石港場訪余於于家莊得識一面越

三年余寓泰州城北與巖前戴維辛明經間談因說少

霞在浙候榜測字得一恕字少霞謂測字人曰此字我

代汝測贈汝百錢何如測字人欣然曰諾少霞提筆將

女旁加三點水是汝字口字中加一豎是中字心字中

加一撇是必字共成汝必中三字又與夾路張某中雲



李某撞戲見戲臺上一人提鑼報喜人問中者何姓曰非張非李是汪姓也揭曉汪果中式舉人人謂汪驥好善得有賢孫記之為好善樂施者勸

猪異

文登縣于次鶴壽之通守從河南來泰州與余述乙丑年河南督學歐陽保極考衡輝府有豆腐店所豢老母猪攔輿長跪不去使者問猪有冤乎猪即點頭遂命差隨猪去到店空地上猪墾地差掘地得屍一具使者發省究問傳聞逆子殺母也按律誅之

見聞隨筆

卷十一

二

畫異

封邱縣古廟中畫壁上人馬忽然下地奔馳見者大駭遠近來觀縣官惡其惑眾封鎖古廟以寢其事于次鶴口述

藏畫招尤

泰州城隍廟東鼓樓巷前翟懷卿茂才於江蘇庚申之變時流民來泰翟以青蚨四千文購得倪高士手製竹石霜柯一小立軸上有五律一首云十一月燈下戲寫竹石霜柯并題五律一首久客令人厭為生只自憐每

書空咄咄聊以腹便野竹寒烟外霜柯夕照邊五湖風月起好在轉漁船雲林子下有圖書一方名人題跋悉與書畫彙考相符上有石琢堂殿撰藏印余在蘇城曾向毛一亭孝廉借觀數次手臨數幀與黃穀原主簿同賞歎為世所希有不意於劫餘垂老之年猶得復觀於江北友人家真眼福也翟愛倪畫過於頭目同治五年丙寅十一月江西黃琴川大守從滁州來代李某觀察購畫來泰黃聞倪畫在翟家訪知翟父當泰州官吏遂與州官長雲衢刺史商之長曰翟某州吏也其子藏

見聞隨筆

卷十一

三

倪畫得價不昂取之便于是飭家人五班坐索倪畫父懼官威逼命于呈畫免禍子曰秀才可革畫不可奪也頭頭可斷畫不可勢取也父怒呵不已畫終不出予聞其事大為不平乘月携兒童往代排解到門見懷卿之父靜伺大門內如恐州差之復至也見我到大喜開中堂延上坐與余述其事責其子之不識時務也予以好言慰之即擬作書致黃與長力解其結其父聞言感謝不盡次日余徒步出訪黃勸其勿學古人豪奪之惡習使人家父子不和越一日懷卿來謝云現有趙漁亭出



爲調停。倪畫擬價一百六十金。俟黃價來。卽將畫往云。云。余曰。翟懷卿真壯士。他日爲官。眞強項吏哉。倪迂何幸於身後數百年。得一知己。逾年黃客死於滁。書之爲世之藏畫。吝不眎人者。鑒爲世之見物便起奪心者。戒。

### 人面瘡孽報

婺源查姓。服賈他方。悅一尼姑。私訂終身。尼將衣物銀兩。付查携歸。約期來取。誰知查歸家。將尼衣物銀兩。營運生息。逾年。另自娶妻。負約不娶。尼待查三年。不至訪。知查娶妻。投縵而死。查家居納福。忽夢見尼來索命。次

見聞隨筆

卷三

四

日。滕生大瘡。形如人面。日食豬肉數兩。不餒之食。卽啣。啣有聲。痛不可言。夜間更痛。查命家人延僧懺度。尼終不許。數月後瘡大潰。命遂絕。妻另嫁人。財物散去。張榮春述其事。書之爲世之負心者鑒。

### 湖山張孝女

婺源西鄉湖山村張某。妻子俱喪。祇有一女在室。張老憂愁欲出家。女慰之曰。俞勿憂。有女兒在膝前奉事。足供子職。俞在堂。女兒誓不出門。張然其言。憐其孝。遂不出家。女蓬頭赤脚。親搽井臼。服事乃父。至百歲終。天年。

女亦年逾古稀矣。鄉人重其純孝。並請旌焉。張榮春述。

### 犬咬符咒

人被犬咬。卽於土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補咒。念罷。卽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處。以手摩之。立愈。

### 治難產方

殊書語忘敬遺四字於黃紙上。貼在產婦臥床對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產。又一方。用藏香焚之。立產。藏香不可使女人著手。女人著手。便不應驗。

見聞隨筆

卷三

五

### 機星現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七日。二更時分。機星現於中天。光芒四射。共有二十四道。至三更。星滅。安徽鮑花潭學督按臨江甯試院中。見此星。查星圖。知爲機星。吾親戚戴奕齋茂才。在幕閱卷。目見耳聞。與余述之。余曰。搶匪猖獗。其機星乎。

### 月中下雪

戴奕齋云。丁卯正月十四夜。在江甯試院中。見星月皎潔。忽大雪寸許。星月依然。亦一奇也。



地震

丁楚王庶常原籍泰州寄籍泰興與其子柔克言道光

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戌刻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同時地震而直隸之磁州尤甚壓斃者萬餘人可稽而報冊者僅五千餘人衙署城郭民房蕩然無一署中有五六人圍一室中門牌一室全覆而數人皆悉為梁空處架住得不死乃徐徐破屋而出又一縣幕友某正寫文卷聞地震屋欲坍心慌急思排闥而出所用之筆猶持在手適至門而門已壓下乃急歸房以兩手扒窗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六

欲出而以所持之筆橫啣于口蓋急遽忘擱筆也時梁又壓下斜壓其顛在卓而口中所啣之筆適代為抵住以故不傷遂為人救出甚矣筆之為功也此公蓋以筆救人而還以自救者搦筆者可不動心歟柔克于咸豐二年引見出都時過磁州見城外大橋皆崩甚疑之今始恍然

猪言

丁庶常又言揚州東臺縣地名安豐場有曹四者畜一猪壯將賣之日午有客來許價五千六百文曹索錢六

千未售晚間曹出其妻忽聞曰曹四汝莫賣我也其妻驚問以為人聲秉燭尋之則無次日客復來出價五千八百曹復不售晚間又聞曰曹四汝莫賣我也聲音極似其母急燭之則正在猪柵內猪方流淚問猪是誰猪乃言曰我汝母也問何至於此曰汝嫡母生產時為我所害而死故致此報蓋曹之父故妻妾二人曹乃其妾生妻以產死為妾所害無知者使非自言則終無知之者因涕泪交流言憶其女其姊妹皆奔歸鄰居有孝廉姚古亭名典在日擊其事為釀錢五千六百文買送東

見聞隨筆

卷十二

七

臺三昧寺放生余亦道光十年正月在三昧寺親見之紫琳曰此猪得免于烹宰幸矣意別有小善以解此厄耶然烏知非天之故畱以示報也

異物

直隸某縣有大蘿蔔一年一枚大如圓棹面凡出則親朋鄰友必置酒相慶每年必有有則儘一枚別縣則無廣東有火鳥毛白如雪蘸油燒之枯黑如炭瞥眼復成一白毛又火布火鼠火雞之不同此毛余所目擊又聞陝西某縣鴨蛋皆方有稜角河南鷄蛋其黃在中蓋河



南爲天地之中也。

### 女化男

馬啟田明府言吳家楣解元生一女名吳紅字其甥莊某文頗秀美能詩文年十五六莊某已游泮矣將訂台香而其女忽一夕小腹痛甚漏五下始昏昏睡去及旦驚醒已化爲男矣遂退婚習舉業與莊某往來爲詩文交夫婦也而朋友焉豈非千古奇事哉後孝廉聘山左某氏女爲媳携其子走京華某達官家課讀余應試都門曾遇孝廉及其子朝夕詩文往來大慰旅懷丁雪符見聞隨筆

### 卷十二

八

### 狐友

丁言余姊之舅官天津總兵未顯時居家誦讀聞叩扉聲急啟之見老人童顏鶴髮年約期頤烏巾藍袍青杖赤舄長揖而入延之登堂自稱胡姓心知爲狐而人品甚高風度亦雅不惟不異且加敬焉狐曰聞君高誼故過談今果名下不虛願納交自是過從甚殷意氣相得一日狐曰君貧甚我當助之凡櫝中青蚨用時卽取不必言無當如源泉滾滾不絕無何狐曰我奉命守京都

正陽門明晨卽去問卽來漏四下灑泪而別于是設位供奉每年必至四五次每次必四五日家人但聞言笑夜靜忽爲步履聲叩爲誰狐必答習以爲常亦不之怪也癸亥夏余走天津詢狐踪云前秋僅一來邇年公趨不遑幸乘傳解厲鬼三百去南方暫屬土神守之特來過訪不能一日留也歛歔嗟歎聞之淒然狐之子獲罪守滇南其女守九江之琵琶亭名極雅惜忘之矣

### 尸鳴冤

丁雪符言過廣西靈川縣時見一役解男女二囚宿古見聞隨筆

### 卷十三

九

蘭若中旅寓間步姑詢其何獄對曰有石姓者採樵爲生其婦與鄰人某通欲謀殺其夫久矣一日夫婦與鄰人某皆樵于此山遂以斧殺之而棄尸山頂三日後別一鄰人過此山下死者立山頂而呼之鄰人問數日不歸之故遂泣告曰我已死矣令陳顛末鄰人趨視至山頂則傷尸一具遂鳴之有司故置此二人於法檻車解之也噫附體鳴冤覆盆可雪厲鬼攫賊淫惡可誅此亦常事未有光天化日之下如人告語殆亦得請于地下而示此異歟獨怪奸夫淫婦爲歡幾何卒駢首凌遲可



快也

治疝疾

丁言劉文典如臯人在直省候補典史自言幼有疝疾每夜畢丸腫大如雞卵且過焉一日與某人同齋臥床相近飯後無事偶憩某床上床頭有說鈴一本方摺一頁隨手翻看是頁正說某處某人幼患疝疾與其病同後其母屢禱于神夢神告之曰汝子食田雞之故也若不食田雞當佑汝子愈其子後不食果愈時劉亦素食田雞正患病發即隨心默禱永遠不食當晚即愈至今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十

卅年不發此事劉親為余言

沙市舟火

丁雪符云余于咸豐十年過楚時至荊州沙市日已曛矣欲就一碼頭繫舟而此處之船皆稱船不合帮堅不淮擠進蓋沙市船多欲泊舟時必分船而進也然天色昏黑江水洶湧舟子不得已遂仍開去家人皆憤憤余亦覺不平姑忍之遂泊于下三更時忽一碼頭舟中不戒於火延燒大小舟千數隻合江大號死于火者各半焉問其地正余欲泊舟地也沙市船雖歸帮然間有一

二隻者亦無不可如當時堅欲進泊彼亦無如之何伊恐多一船則愈擠而又少一隙地火發時余舟人皆合掌誦佛可知也噫冥冥中若或使之歟

凶鬼

丁雪符述馬先生言西蜀北社鎮李孝廉家宅後造一樓閣工人起土忽挖出一巨鐘眾以為金銀請孝廉視之自諭眾曰此我前人窖的工人唯唯是夜率父子家人親往挖開上蓋石板封布數層去其布一股青煙直冲萬丈頃間飛沙走石屋動地搖舉家皇皇莫之所見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十一

惟孝廉見一凶鬼身大餘頭斗大鋸齒紅髮青臉純身鱗甲幾至嚇死鬼以手執孝廉曰挈酒來眾莫可如何急送以酒頃刻數潭不能滿其量又呼要肉每食數十斤晝夜不離孝廉左右家人遍請僧道不能草點並不敢在此屋居於是眾人遷避惟孝廉難離咫尺初則暗者如市後半年許人稀屋荒四壁滿然而孝廉已形瘦骨削遂問巨鬼曰我與爾何孽爾何纏我至此鬼言前五百年孽我焉能容你後鄰里鄉黨勸將以宅作廟祀此鬼孝廉從之命名赫風觀乃安然無事



鍾馗

丁雪符云。余在都時。寓倪海槎宅中。其宅多鬼。卧不安。遂商之于居停。倪出一鍾馗。借倪鎮之。余懸之帳前。三更後。鬼聲鳴。鳴進門中。忽聞鍾馗畫軸大響。室中有軟底靴聲。屋中器皿皆動。余大驚呼。忽畫軸大響。風平浪靜矣。次日余索鍾馗于倪。倪曰。是不可與也。此畫乃余先祖在浙江某任。五日午時。延一有道全真。在大堂。疑神畫此。旁立書。有作呵叱之聲。以黑犬七紅雄雞冠血七點。目此畫。余珍藏家傳之寶也。安能與之。遂強收而去。余悵然數日。

見聞隨筆

卷十一

紀文達惡諷

紀文達公雖一戲謔。皆人不可思議。如一平公娶親。紀送詩韻一部。莫不駭異。沁然後平公思之。數日乃知之。蓋韻有平上去入。讀本字每字一念。平切其姓也。又一林鳳梧進見。紀問命名之義。林夸曰。昔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名。紀浩歎曰。太夫人之兆可謂美矣。設使不幸而夢一雞盤旋于芭蕉之側。則足下之名便不好聽矣。直惡諷也。又散朝時。一老宮留之。請說一笑話。方

走。紀沈思曰。昔有一內監。此句之後。不言下文。老宮俟之移時。不能忍。詢之曰。底下何如。紀曰。底下一樣無有。莫不絕倒。才大心靈。雖戲謔亦人所難能也。

王節婦

丁云。滇省某鄉。有王節婦者。苦節四五十年。心如鐵。髮如銀矣。有一孤孫六歲。晚坐樹下嬉戲。忽突出一狼。啣去。被人噪逐。始棄而奔。滇省固多狼。土人謂之。常出食小兒。此節婦獨孫。若被食。是無天道也。先君在時。每月給錢米焉。欲向有司言代為請。旌不果。惜哉。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刺嶙

啟田又言。浙江甯波某甲。力大膽粗。嘉慶初。白蓮教猖亂。披甲從征。奉令出哨。偕同人操火鎗挾利刃而往。入一谷口。徑狹而歧。時霧氣迷漫。月光黯淡。五步之內。不辨為誰。同人由他徑折去。甲以緩步落後。雖獨行。猶謂同人為前驅也。約半里許。得大道焉。而兩面絕壁。古木夾道。叅天蔭地。更覺昏昏。忽狂風驟作。吼聲如雷。四山響應。驚心動魄。轉瞬有紅燈二。愈行愈近。心知為虎。倉猝登樹而已。為虎所見。虎徘徊樹下。不肯去。遂蹲伏焉。



甲急取火鎗。而鉛藥已失。無如之何。惟彼此共守之耳。夜深覺冷水澆面。以手拭之。面皮應手而落。痛甚。駭甚。倒身向後。強為仰視。覺樹杪有物大如斗。凸凹不齊。冷水自其中出。甲畧斂神志。輕緣枒槎。而過別幹。于隙處見其物長且大。似有鱗甲。樹故依山。莫窮其尾。知為巨鱗。其如斗者。知鱗首也。甲心竊謂。虎已不堪。鱗又相逼。有死而已。烏能逃。然幸鱗意在虎。不知有人與待其驚。噫。何如殺之。先絕一患。即殺之不死。而為所吞。亦同一死耳。何損焉。左右思之。無從著手。諦視良久。覺鱗呼吸。

見聞隨筆 卷十一

西

時項上有扇動。處欣然得計。而解衣帶束利。及于火鎗末。曲躬躡足。如猿升木。迫近鱗身。而鱗仍不知也。急竭平生力。舉刃向動處刺入。鱗負痛直奔。勢極洶洶。山石角裂。樹木披靡。甲墜地。魂魄俱喪。身之有無。命之存亡。毫不自覺也。嗣覺耳中轟轟有聲。少頃如夢初醒。手足畧動。微開兩目。見東方已白。勉力自起。而起落者數回。坐定環顧。鱗虎莫知所之心甚慰。惟筋骨酥軟。艱于舉步。休息半晌。仍尋舊路而還。出谷口。遠見沙上卧一巨鱗。鱗前數武卧一巨虎。始悟鱗虎俱死于此。然鱗之死。

為意中事。虎之死則不可解。不暇思索。踉蹌歸營。同人見其來。抵掌相慶。蓋疑其為虜禽也。滿面血。痴人皆愕。然急詢之。甲具述顛末。大帥聞之。寬其不歸伍之罪。且壯其胆。洗去血痕。面上始復痛楚。帥令甲士數十人去解鱗。負虎而歸。虎頭幾斷。同人疑鱗奔時。虎不知所為。亦奔去。鱗忿無由洩。遂噬虎。虎與之抗。被齧而死。故為同死。所謂嫁禍于吳者也。理誠不謬。甲以軍功官至游擊。余友靈筠生中翰。遇甲于武林。怪其眼耳口鼻或歪斜。或缺落。曾親詢其故焉。丁雪符云。

見聞隨筆 卷十一

左

險韻

高宗純皇帝萬壽時。御詩自壽。係六麻韻。眾大臣恭和韻時。惟中有一嗟字。皆難設想。一江南布衣某。因此事進謁某閣學。曰。此何難。某已成一聯矣。曰。帝典王謨。三日若騶虞。麟趾五千嗟。莫不叫絕。進。御時。上大稱賞。閣學以實對。即召。見賜一知縣。不受。固辭而歸。丁雪符云。

人足牛

吳虞吉觀察言。昔日過湖南郴州時。已停驂矣。忽街市。



噴嚏。閔傳一人化爲牛。後二足猶人足。居停及僕從皆出觀。言之鑿鑿。先是某鄉有不孝子。摧凌其母。殆無人理。母饑。恒無食。一日有人憐之。與其食。子歸大怒。奪食痛詈。以去。母摸索飲泣。忽有叟過。問母具告之。且曰。子回則受虐。子出則忍飢。有子如此。將奈何。叟慰之曰。汝無憂。我有衣一件。贈汝。可以禦寒。可以質錢。解衣遂去。子復歸。見之愈怒。奪衣着之。未幾。忽遍身蒙茸毛。蹄悉現。遂化爲牛。特足不變。意天之罰以示報也。相傳元惡大憨化牛者多。故牛常遭雷擊。余恐此人當世世爲見聞隨筆

卷上

夫

牛世世遭雷擊也。丁雪符云

鉅典

改天下爲郡縣。始於暴虐之秦政。因民之田而制稅。不復收爲公田。始於刻薄之商鞅。進士科。始於弑父。丞母之隋煬。殿試。始於濫淫之武后。韻書。始於賣國。弑君之沈約。五經印木板。始於長樂無恥之馮道。四書文。始於執打。誤國之王安石。請謚孔子爲至聖先師。以木主易像。始於逢君廢禮之張璪。請謚杜甫爲文貞。始於元內監。其中有其事甚是。而其人甚非者。有其事不甚是。而

至今相沿不改者。坐令千古要典。出於此輩人之手。而後世踵而行之。亦可怪矣。此丁雪符之言如此。余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尙不廢。況其事乎。

無名考

丁云。豫讓漆身吞炭。妻不識。友識之。友青芹也。赤壁吹洞簫者。四川綿竹道士楊世昌也。有句云。有客吹簫楊世昌。桃源漁人武陵人。黃道真也。潯陽妓。裴興奴也。石敢當。劉知遠時勇士。

牛鼓

見聞隨筆

卷上

七

丁雪符云。雲貴鄉中多牛鼓。據土人言。此禁約甚嚴。凡鄉中有妄取一物。或誤犯一事者。不訟亦不罰。但以木杆上繫一鐵鉤。擊鼓聚眾。每戶出薪一束。積而焚之。不分事之誤。故大小人之男婦。耆倪。雖有司禁令。亦不遵。雖天倫行旅。亦不免。真蠻俗也。聞貴州別鄉某女嫁牛鼓之鄉。新婦不知也。甫三日。誤指他田爲首者。大怒。擊鼓。俄頃薪積如山。新婦哀號。遍乞其中。亦有憐之者。欲免之首。不聽。且促焚。新婦夫大恚。時手持一短菸。具趁人亂時。將烟袋玉嘴。潛置於爲首身間。大荷包內。俄



焚婦訖人將散婦夫大言曰適焚筒王嘴不知何人竊去首復大怒遍搜諸人無有也眾人復搜首則儼然在荷包內首大驚雖知復仇然無可辨婦夫遂亦擊鼓聚薪而焚其首者焉然貴州最多而最行牛犛之鄉大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像余游羅次過數鄉見其竿焦黑如炭鐵鉤亮如銀者亦有微黑者恒惴惴悲之荒陬夷微殘忍至於此極從不經官故官亦蹣跚省事噫是誰之過歟

瓦口寨

見聞隨筆

卷三

六

咸豐四年回匪圍滇城城圍甫解余奉板輿避亂出省路皆焦土死尸枕藉微行數日將至曲靖府地名瓦口寨夕陽在山忽樹林中突出賊數百殆圍城而敗潰者攔路將欲搜殺幸家慈於平素有膽對賊云行李皆聽取素無窺乞勿殺人賊審視良久問余何姓余怪其出語不倫且勢稍緩遂答以丁姓賊訛聞為金挾余上輿并代覓已逃僕夫至云爾固不動但同行者皆聽吾所為遂大加搶戮頃間尸血載道忽一人似兵役奔至家慈前授以一囊云此係陣亡某把總火化骨也擲囊竟

去晚至曲靖檢行囊未失纖芥僕從亦未殺傷是役也蕭恭人李嗣元司馬鄧少君某及同行者約數百人皆被害於道不可枚舉而余獨以問姓得免豈金姓之人有恩於彼耶計余幾死於刀兵水火瘟疫十一次此其一也把總骨遍詢無有識者待其負尸之人不至遂葬之丁雪符云

見聞隨筆

卷三

九



見聞隨卷十三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范天球投猪還借

同治四年宜興東鄉下瀆張鳳岡養猪賣與屠戶得錢數千文。剝白見猪耳上有范天球三紅字詢張姓有欠債人名范天球否。其家尋舊券果得范天球欠錢十千未還。此事陶士寅親眼見之。與我述其顛末如此。

飛龍

關東有物曰飛龍。形似母雉稍大。味甘寒。酒醬燻煤以

見聞隨筆 卷十三

卷十三

一

入醃醃之羹油。輒澄澈。食之美逾他品。富將軍明阿督師揚州會出以餉客。并云此物非高樹不棲。清泉不飲。聞人步聲輒入空中。急不可得。殆其性耿介過於雉也。

假弔神嚇走真弔神

金陵龍渡某村人某婦。最喜假意投繯。以嚇其夫。先必啼哭上樓。裝束畢。再行此詐。夫患之。商之伶人。旦脚某郎。某郎曰。是不難。候其作詐時。通知於我。我扮弔神。嚇他一次。他日後自然不作詐矣。某然其言。一日婦又啼哭上樓。某郎聞知。即扮弔神上樓。嚇婦忽見婦背後立

一真弔神。便大驚。跌倒在地。婦亦驚倒。真弔神大叫一聲而遁。從此婦不投繯。能安於室矣。孫澄之云。

朱羅氏烈節小傳

應敏齋觀察寶時為上海道時。有表弟朱孝錫。係杭州仁和縣人。僉生在廣東游幕。十有餘年。因觀察太夫人是伊胞姑母。同治五年來滬省視。即在滬城賃屋。挈眷居住。詎於十一月初二日。孝錫因病身故。伊繼娶妻羅氏。年二十四歲。痛失所天。悲哀欲絕。應太夫人遣人慰問。朱羅氏泣曰。孑然一身上。無可事之翁姑。下無可撫

見聞隨筆 卷十三

卷十三

二

之子女。但能不辱門楣。以保此身名節而已。至十二月十九日。逢孝錫終七之期。朱羅氏祭奠後。將所餘箱籠什物。概行收拾。完善閉戶。仰藥告其僕婦侍婢曰。今日吾得死時。後不復語。僕婢戚屬。急相灌救。不肯下咽。延至次日。瞑目而逝。觀察憫其從容殉節。無愧完人。不忍令其湮沒。不彰。據實稟報。虔請旌獎。以昭節烈。真盛舉也。樂為書之。

鬼詐騙酒食

四川廖養泉明府編與子言。陝西人某乘馬到四川某



處見井上坐一男子馬蹄踏人落井某心怖加鞭過去  
行來十里回顧馬後有鬼追隨心愈怖到親戚家見鬼  
索命某病狂親戚許拜懺超度不依端索酒食終日醉  
飽則病者無苦否則疼痛難當一月後鬼去人安復乘  
馬于歸快到井邊心更怖恐落井鬼又來索命也正徘徊  
路側忽見落井人蹣跚而來指謂某曰爾真忍人也  
見我落井不思救援反加鞭逃去若非枯井一命休矣  
今又相逢爾有何說某口不能言面無人色觀者如堵  
墻眾論紛紛某始知落井人未死於井索命鬼詐託謀

見聞隨筆 卷三

三

食竒哉怪哉不信世人行詐之風竟移之於鬼域也噫

天雨豆地生毛

金陵孫澄之廣文文川工詩古文詞與余遇於應敏齋

觀察衙齋酒後談鬼之餘又說白下未遭兵亂之前見  
地上小豆紛紛皮黃實綠可以療飢人曰此天雨豆也  
又見地上生毛如樓因得詩兩句云天爛腹楊因兩豆  
地憐膚剝故生毛

詹長人

婺源北鄉虹水灣詹衡均身長九尺頭如斗大腰大十

圍娶吾祖母命太恭人之使女節喜為妻生子四人長  
庭九身如長人次進九三壽九四五九身長如其父同  
治四年冬夷人聘五九二十五歲至夷場閉置一室來  
看者每夷一洋錢聘金每月六十元五年正月夷主要  
看長人因以九千洋錢包聘長人到英吉利國代長人  
娶一妻一妾同到外國居為奇貨亦可怪也聞將回滬  
特為記之六年六月初七日余心軒表弟晤於滬上口  
述如此

伶人張錦死節

見聞隨筆 卷三

四

吳門伶人張錦為二面脚色有名於吳久矣年四十餘  
庚申四月十三日蘇城失守賊入張錦家索洋錢張以  
當十錢包二百枚為兩封獻於賊賊開視知是銅錢大  
怒謂張行詐欲殺之張曰我為戲脚何來洋錢爾為逆  
賊終日殺掠為事天譴難逃爾今殺我我必為烈鬼殺  
爾矣賊大怒殺張張未死罵賊不絕聲賊復殺之乃死  
張猶怒目握拳其狀甚烈賊退鄰人殮張瘞於城中吳  
人與余述其死難甚詳余曰張一伶人耳其所演戲半  
屬奸邪之輩其死節也何其壯哉雖古之忠臣烈士罵



賊而死者不能過之噫如斯人者豈可以伶人而少之哉。

史家醜婢爲活財神

盧品珊與余述宜興城中史紹文進士之祖茂才貧甚。傍伴入都館某明府家居停有婢女貌醜如鬼事史甚勤。史好之逾年居停放外任邊省爲縣令史不能從因辭館歸宜居停贈之川資并贈以醜婢爲師好婢服事之勤也。史歸將館金三百兩畧償宿債隨手散去貧窘如初自言寒士無銀之苦搔頭搓手寒慙百出婢見之

見聞隨筆

卷三

五

謂主人曰所謂銀者何物也主人告以銀之狀銀之用婢曰是不難取之物何憂爲主人曰汝目有所見也何言銀之易取也婢曰能依我言銀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也主人詢婢所言婢曰快買香燭猪頭三牲花費千文錢交我到彼狹街裏古井旁供請財神移時君去叩頭虔禱自有所見切勿怕也主人信其言依其所需而與之婢即持香燭三牲携入狹街井旁移時主人親去拜禱見雙燭碧光射人凜凜可畏醜婢頓失所在俄見金甲神手提金剛杵謂史曰汝須寶銀若干汝自說來史

曰一萬兩足矣于是金甲神入井中發出寶銀一萬兩堆積井之四旁史叩頭謝神取銀安置內室從此營運無不如意利市三倍至今尙饒於財云。

和事嶺

婺源東鄉烏坑有兩親家某某結訟進城同上高嶺嶺路崎嶇十分難行因小憇嶺側相對談心謂因言語不和結訟到城不論理是理非總要花錢既花了錢還要傷了和氣到不如兩家將此結訟之錢造了此嶺使千百歲後往來行人感德無窮豈不是好胡訟爲兩心和

見聞隨筆

卷三

六

同還家各與石工造此峻嶺後之人名其嶺爲和事嶺至今傳言不替云余曰易云訟則終凶諺云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又曰情願氣死不要打官私甚言訟之不可結也今記和事嶺因有感於斯言。

咸豐縣孝子

丁雪符述友人盧敦五司馬言承乏湖北咸豐縣時某地數百家居民輻輳一夜忽陷爲潭中有劉光貴孝子也其屋移至卅里外天曉出門視之四無居鄰在溫黃田中屋中樹木以及所有用物皆移於此溫黃人以強



占結訟時陳達甫太守知安陸府事親至縣踏勘不爽無不駭異聞之中丞胡問芝先生贈銀三十兩欲奏不果此事通省皆知天之重孝子如此余樂為書之為世之事親者勸

蛇變青蚨

戴汝登聞車夫云三山營某村某家人早起見廳堂梁壁盡挂青蛇百數十條畏甚延道士拜懺焚紙錢送之越一日開廳堂門視之梁蛇不見祇見滿地青錢一百六十餘千文丁卯三月間事

見聞隨筆 卷十三

七

杉樹將軍

婺源城外湯村街有古杉樹一大株咸豐十一年西寇犯婺邑官兵築營杉樹有礙營門主帥命伐樹兵奉命伐樹頭遂昏痛手不能動稟之帥帥怒易兵伐之兵遂噴血不能起帥聞之心駭親來樹下祝之曰汝能助我滅賊當奏聞 天子立廟奉祀封汝為杉樹將軍是夜樹神示夢約先破賊巢驅賊出境主帥信其約舉兵伐賊賊果遁境內安主帥奏聞奉 旨立廟封樹神為大將軍至今香火大盛男女祈禱殆無虛日云

戴希英冒火救母

明朝戴希英世居婺源西鄉巖前一日其家失火二三四弟只知運財物出外不顧其親生瞽母死活希英從外趕歸蒙水絮被蹈火中負繼母出外母曰我平日待汝極惡今日救我出火中者還是汝我生三子皆不願我死活汝真孝哉願汝千子萬孫以報汝孝希英後嗣至今綿綿幾有萬丁其餘三房絕嗣無一存者誰謂天道無知也萬善孝為先為人子者其可忽諸巖前戴毓雲口述

見聞隨筆 卷十三

八

雄海關

巖前戴毓雲之父十約今年六十有一前年夢到陰間遇一人謂之曰爾何往來何事戴曰我弟年未五十便去世我要求君同到陰曹衙門細查陽壽恐為陰差誤捉耳其人曰未滿五十死者皆入罔死城中予不能同爾去查爾之年壽可代查之戴遂請從之去至一處見大衙門中間豎匾雄海關三大字左邊橫匾彰善闡惡四大字右邊橫匾善惡分明四大字進大門上大堂木闌干外立定其人進取簿書出示戴簿上書婺源桂巖



戴十約年古稀有一閱畢命戴速出回陽毋少留戴驚寐其子毓雲同寓泰州口述如此

### 李堪輿

江北口岸李某堪輿爲業年五十餘患病在床一夜被陰差喚去至一大屋中見諸衣冠中有相識者留之坐談遂同去見一王者高坐大堂之上謂李來何故李對曰蒙差使喚不敢不來王命判官查李年壽判官查之云李壽七十有四王怒指差曰混喚人來重責一百大板李代求免責王不許痛責揮去王因命李入內堂賜

見聞隨筆

卷三

九

坐賜茶盛饌以待飲罷謂李曰我清江人祖墓在清江某處墓前爲人造屋遮蔽風水君回陽望到清江代我理直爲懇勿忘也李敬諾唯唯而退王命輿馬差役護送回陽家人聞門外馬鈴聲到門而止怪之李床上病蘇坐起口述陰間情事遂乘船到清江訪問某姓名墳墓果爲人墓前造屋遮住風水李遂申明地方官立折房屋還其舊墓歸家夢見閻君來謝云張紫章婺源人

口述如此

帶陰差替死

婺源巖前戴福元娶妻有年未得一子其母苦節長施乞丐以米一曰有帶陰差戴某來向福元說昨夜陰曹點簿註汝絕嗣不久於人世矣吾與汝善不敢不告其母聞言忍而不哭夜靜背人膝行至村廟神前禱告願以身代兒死求閻君免其絕嗣以存祖宗香火越二日帶陰差某奔來告福元曰昨夜陰曹因汝母禱求以身代子死免于絕嗣陰判細查汝母積年施舍長生米其善可嘉其子可免絕嗣遂責我漏洩陰間事情痛責數十板再查我在世行事無善可取不如替福元死了此

見聞隨筆

卷三

十

一重公案因此特來恭賀并以告別去後數日帶陰差某果然無疾而終福元現有二子四孫衣食頗足丁卯九月初二日戴毓雲口述余曰一施長生米其善足以補絕嗣之過而况世之博施濟眾者其德報爲何如哉書之爲世之樂善好施者勸

### 救一家添壽一紀

張紫章與余云泰州有一人忘其姓字趁船過江船中先坐一人酣睡旁置黃布包裹露出一紙上有人名某竊取閱之己名在首知爲帶陰差者捉人名單俟其睡



醒長跪求緩數十日。以便歸家料理後事。帶陰差者見其哀求憐而憫之。遂將已名倒置在尾。令其速歸。約期來喚。某拜謝而歸。途中見有夫妻相抱大哭。難分難捨之狀。驚而問之。其夫曰。我父被人謀害。置在獄中。今有友人代為排解。必須二百金。方可出獄。免罪。小子家貧。只有一妻。不得已賣妻。再擬賣屋。庶救父出罪。今妻已有受主。片刻將離。故此慟哭耳。某聞言心惻。曰。勿哭。勿賣。汝妻從我回家。取銀二百兩。贖汝父出獄。免罪。另贈百金。服賈度日之費。其人贖出父罪出獄。并得服賈之

見聞隨筆 卷十三

十一

資。父子夫妻依舊團聚。樂不可支。拜謝而去。某抵家速辦後事。安排家務停當。坐以待斃。一日忽見帶陰差者來喚。又開門外馬鈴聲。見陰差持札來報云。某因途中救人。父子夫妻團聚功德。添壽一紀。帶陰差者速去。毋少。余曰。一念之善。救人一家之難。便添壽十二年。而况世之為大功德。濟億萬人者。其壽無量。蓋可知矣。余故曰。害人者。害自己也。濟人者。濟自己也。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罔了為小人。諺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又云。人有可延之壽。以此觀之。益信其言之不我

欺也

岳阜題壁

吳淞城中有岳阜。崇祀岳鄂王。江山環供堂下。曠然大觀。真勝境也。余游岳阜。慨然有作得一長歌。久刊問世。冤獄責在高宗。暗使秦檜殺鄂王。以固偏安帝位。丁卯秋。重登岳阜。見子功成。猶子功炎。外孫貳之。偶於壁間見一詩。意與余同。抄賦云。崇祠在高阜。時難復登臨。碧樹自春色。青山空鳥音。欲加名將罪。豈獨佞臣心。冤獄成三字。高宗意亦深。署款延秋二字。不書姓氏。功深見

見聞隨筆 卷十三

十二

卓必傳無疑書之以公。同好余詩附錄於後

吳淞岳阜謁岳鄂王廟歌

高宗南渡據神器。一聖還朝置何地。長君之惡伊何人。十二金牌出奇計。鄂王不死金必亡。東京克復無建康。高宗避位歸藩邸。不為天子為諸王。檜也乘間居奇貨。鄂王乃在楊側卧。嗚呼何待風波亭。朱仙一戰獄已成。不聞檜語是上意。鐵案莫須有。三字已拚笑。罵由他人。且固偏安君相位。史書矯旨檜殺之。為尊者諱。何須疑。不越境與不討賊。春秋誅心歸罪誰



東窗詭謀承旨耳彼婦長舌何能為觀其褒贈有深  
意檜死封王復封煇煇封旋令煇致仕委曲保全情  
可知檜也遺臭千萬世高宗隱隱無人窺惟王當時  
識此意君賜臣死胡容辭今日趙家無寸土吳陵一  
坏名岳阜同時部將聚一堂慄慄英風振千古子死  
孝兮父死忠萬年俎豆何其崇我來陟阜携孤節拜  
瞻王像淚沾胸王書自譜滿江紅忠貫日月聲摩空  
昔年募勒寶稜中碑照天地光熊熊余刻寶稜室法  
帖二十四册王  
書在方今盜賊如屯蠡海陵一隅慶安塘豈非王靈  
焉

見聞隨筆

卷三

三

保障功江南一帶無數峯羅列堂下如附庸大江東  
去浪淘淘落日蒼莽悲英雄感時懷古歌當哭譜入  
迎神送神曲騎驢湖上豈無人茫茫遠海搖空綠

丁卯科場記異

丁卯江甯鄉試戴彝齋明經場後回泰州與余云有宿  
遷人忘其姓名年一百零一歲本年入泮秋闈三場考  
畢文字不差精神矍鑠望之如神仙中人曾中堂國藩  
擬奏為人瑞又卷房失火見魁星跳躍卷未傷火亦旋  
息有八十歲老人場中文成交卷忽發病身亡適有幼

子同號得以送終亦一奇也吾兒功成場中見一士子  
文寫三藝未畢忽大書天理二字又書忽然錯了四字  
再畫蘭花一發復以墨汁灑卷發癡擯出號去又見一  
士僕體赤脚奔出頭門口稱賊中憤掘塚剝屍衣致有  
冤鬼剝我衣履逐我出去不許我作文云又聞程笠青  
六十九翁說前有上江士子四人各帶一僕到江甯租  
寓租金四十先付十金後搬行李進寓寓東見四士人  
後有一少年美婦隨入寓東駭之因謂四士曰我租考  
客不租眷口君等携一婦女來何也四人曰本無婦女

見聞隨筆

卷三

古

爾獨見之是大不祥我等速回故鄉不敢應試去寓東  
送客出門回家見鬼婦猶在堂屋怒謂房主人曰我萬  
苦千辛方得得冤家討替被汝說破機關阮我不能報  
讐今日定取汝命以雪吾恨房主人曰無怒士去不遠  
汝去索命何遲之有女鬼曰噫場屋中奉命申冤可以  
索命今被聞爾言懼而回不去不進考場萬難下手今索  
汝命定矣房主苦求許以齋懺即將十金超度乃去程  
懷卿云場中以竹籤籤心者有人以刀剖腹抽腸者有  
人斷臂者有人至於在場出場病死者不一而足由是



觀之士之無品敗行者不宜下場免遭顯報書此為習舉子業下大場者戒

童勇誓報

登州蔡鶴門司馬九壽咸豐初年為桃南同知在豐工督辦築壩聞少婦喊冤問知少婦蕩山縣人李德輝廩膳生之女也嫁顧氏子隨翁姑夫婿逃水災被眾沖散獨身為無賴所困故此啼哭喊冤蔡遂收留少婦於別室雇老婆子伴宿遣人尋其父李德輝來認李至父女相見泣訴前事蔡遂贈李百金同人樂助二百金共成

見聞隨筆

卷三

五

三百金李感德不盡又慮父女回家身重難行恐被人側目蔡欲擇役遞送即有徐州人童勇前來討差送李回去蔡素知童勇盜嫂為妻不法之徒不准其請童遂對天發誓如有見財起盜心者死被狗食蔡見其發惡誓遂命之送再加十餘金與李作路費交童收下代李開發車力飯食賤後數年蔡避地淮城李來拜謝始知李得金重整家園復還舊業居然小康其女婿親家皆團聚一處時童勇已死理大黃堆與其嫂同穴俱被狗食因問李當日送歸情狀李曰老公祖所賜路費十餘

金皆係童勇藏匿未吐一金到家後將數十金藏在房中抽替內亦被童竊去蔡始知童誓之顯報也同治六年丁卯十月二十七日余訪鶴門於上海陸氏花園口述如此

古樹能言

壽州禹王山頂有古白果樹不知其年壽幾何相傳禹王問樹幾千年即此樹也咸豐初年捻匪張祿行兵過樹下張欲焚樹樹大聲疾呼張賊曰汝若焚我叫汝連打敗仗一百回張怒命焚之賊去未及半時而火自滅

見聞隨筆

卷三

六

朱福保惡報

朱福保舉人吳縣人日以詐騙橫行包攬詞訟為事道光二十二年朱被人告發革去舉人長禁獄中咸豐元年大赦出獄依舊故態復萌無惡不作吳人憂之庚申之變蘇城失守朱為賊羽翼設計害人同治二年蘇城收復朱逃至東洞庭山人見朱來駭甚聚眾擒而誅之投屍太湖中吳人為之大快丁錦帆口述其事特書



之爲世之包攬詞訟無惡不作者鑑。

### 土地押妻

泰州南門外東村有土地廟一日失去土地婆婆鄉人遍尋竟於西村土地廟中見有兩位土地婆婆東村疑西村人盜去遂抱之而回仍置土地婆婆於座上明日視之土地婆婆仍然失去衆人又到西村廟中又見土地婆婆兩位在座于是東村人與西村人爭論結訟官亦難明其故是夜東村土地示夢東村衆人曰勿與訟是我與西村土地賭錢輸銀四十兩無銀還賭賬只得

見聞隨筆

卷十三

七

將婆婆抵押限期未滿尙未成親望諸君見憐將紙錠若干焚之於西村土地廟則可贖回婆婆否則婆婆終要過去不我有矣問紙錠一張抵銀多少土地曰一張紙錠可作銀一錢五分於是東村衆人依數焚銀錠於西村土地廟明日土地婆婆自回本廟座上嗣後土地公婆一雙至今尙在泰人傳爲美談老少皆知亦一奇也余曰世人好賭輸錢賣妻還賭賬者多矣不信土地公公既爲一方之正神亦染此惡習耶土地輸錢質妻尙有衆人焚錠贖回團聚如故世人輸錢賣妻者不知

可有土地公公代爲贖妻團聚如故否耶書之爲世之好賭賣妻者戒

### 李湘舟死難

吳門伶人李湧號湘舟事親孝順作人正直能傳神善畫戲文無不逼肖其情狀天生妙筆非畫師所能及也住顏家巷吳中名流善畫者皆好與之往來其爲戲則做奸臣醜脚其爲人則中正和平余曾見之庚申之變李死於賊中惜哉

### 雷擊惡夥

無錫蕩口飯店中有客人身懷洋銀四十元飯罷出店遺失銀包在店店夥某見而匿之客來店尋銀包不見因向店夥索取銀包許以十元酬賂店夥不認回客未見銀包反畱客喫點心出賣毒藥放在麵中客將下箸忽然腹脹要如廁天頓昏黑霹靂一聲只見店夥手捧銀包跪在客前已被雷擊死矣麵變黑色始知其置毒殺客也同治元年事丁錦帆口述書之爲世之謀財害命者戒

見聞隨筆

卷十三

八



見聞隨筆卷十四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假隨

滬城盧殷輅蔚廷氏言康熙癸巳孝廉閱望字雅生本世裔履蹟小試無意功名一夕忽夢其父告曰爾今科當發榜某題文字三篇不可不熟讀也覺而異之即檢書架果有其父遺稿遂借范姓監照錄科是年竟捷後為富陽令時當鄉舉奉聘入簾公自思此事久廢恐屈人才乃請同里名士朱東村先生扮作隨者代為閱卷

見聞隨筆 卷十四

主考喜公卷不竣薦榜發惟公門桃李最盛元卷亦在公房及解元謁謝恩師公曰非我力也自有汝真師在遂令相見備述所以一時極盡賓主友朋之樂吁此見公之虛懷容物不掩人善非東村亦不能以屈為伸而相與有成也東村諱之樸字霄周鄉宦葉鳳毛輩皆受業焉余曾讀東村集錄其試院口號六首詩云鈞臺密邇悵難登別久西湖去未能不信名場無夢到偏來棘院看賓興比舍萍蓬四國英雲間日下乍通名何緣傾蓋如同室但解論文便有情痴雲日日結重羶渾似羈

懷撥未開為念白袍憐困立聚奎堂畔即蓬萊及除蕭艾撥孤芳老眼明蟾欲闕強針芥但憑心裏合笑他朱點說荒唐天香飄盡已深秋點勘宵闌鎖院幽辛苦有心誰可負漫嗟鍼線為人謀淡墨題詩目下春繁更促點半宵中鳥飛姓氏如風去多少連床夢不同

真僕

盧云奉賢灣周貢生周思永長髯豐頰儀觀偉然少孤好弄其父歿時命一老僕輔之僕能盡其心力百般防閑不敢少恕時周年少氣盛恃其富豪荒於酒色賭博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僕則日夜伺察周亦為之嚴憚見僕至輒起立有所命毋敢違甚至怒加楚撻亦所不辭後周之得以保家而成一邑紳士之冠者未必非僕之功也噫若此僕者是真不負所託而其父不託他人而獨付之此僕其識自有過人者而周亦可謂善服於義者矣周今年已老尙惆儻好客有小孟嘗風於所居建花園一所購蘭亭真蹟石刻三卷藏其中四方求者踵至周應接不厭惟少需搨工口食而已

歸魂洩怨



盧云鬼神之事儒者所弗道以其越常理而易滋疑惑也然孔子不言其德之盛平是知弗道者本為俗人慮非為智者防也予童時隨叔父遊陝遇流民洪佛寶洪係太倉寶山人其叔洪心一家擅素封晚年乏嗣只有一女佛寶應嗣心一視佛寶才短且惑於妻妾意欲向女臨終不許佛寶入視鄉之狡黠者羣為不平憇佛寶率領多人搬搶一空其家鳴官究治賄囑有司竟誣佛寶本為繼子原非嫡姪從重治罪於乾隆四十三年發配陝西鄜縣為流因彼風土異宜難於生理姑依余

見聞隨筆

卷十四

三

叔姪墾田於終南山黃土坡至四十五年秋八月被虎所噬慘不忍言四十六年予叔姪回里始祖道時予身早覺凜然有異遂發病兩日而愈訖知其魂之來附也予至吳淞江黃渡其魂即歸家向渠孀渠妹索命且言在陝境遇之苦歸途跋涉之艱其家百方悔罪許以薦度終不能釋卒至立斃云

精相喪生

盧云常州廕生顧鶴鳴善相人之術久寓吾邑城隍廟西園嘉慶二十年秋相邑陶奇山指其面帶殺氣三

日內必犯官匪牢獄之災言過切直竟觸陶怒突起將顧歐死陶現今繫獄抵罪嗟哉顧之捺術信神驗顧之罹禍何奇酷雖死生或有定數而尤怪顧之精於相入踈於自相也紀此為售術宵小不知自止者戒

石筍里

盧云南滙新場鎮向稱石筍里因包家橋港西去半里許俗名石頭灣有石數笏橫卧港之北涯土中相傳此欲產山觸汚而止甚謬嘉慶二十年濬河時予親窮其底並無根脚此必舊時豪家花園剩石特年遠不可攷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四

耳

姑嫂墳

盧云在南滙下沙半路張宅東後即金姓宅相傳姑姓金氏因嫂某氏孀居不忍出嫁伴嫂終身上事父母以盡其天年下撫幼孤俾至於成立嘗與嫂其誓曰生則業已同操死則尤願同穴歿後其姪不敢違命卒與兒嫂並葬其墓忽生銀杏二株枝常連理要之貞魂節魄所感雖在草木亦有異於尋常之蔥茂者况其人其德之原足不朽千秋乎予於乾隆末年間過其地猶及見



之。

禍兆福先

盧云唐孝廉曾鵬未捷之前一年館於其鄉嚴氏一日  
虛窗獨坐忽聞牕外問曰汝知呂錡射月之事乎孝廉  
啟窗四顧絕無人蹤蓋鬼語也歸訴諸封翁笑士先生  
相與驚訝而已亦不能知其故明年南闈報捷適一報  
者墮河溺死以為遂應其驗不知赴禮部試後候選留  
都卒遇永定河水發既受驚悸復迫飢寒竟致病沒於  
京師始悟呂錡射月之夢雖射楚王中目已乃退入於  
見聞隨筆 卷十四 五  
泥亦致殞命卽一語而奪魁遇水之兆不啻明告於前  
矣鬼神之德信盛矣哉惜當局者終莫能測度而一為  
趨避耳

受欺忽發

盧云素受人欺有子忽然大發此陳希夷心相編語也  
吾蓋於南邑朱封翁為章信之封翁朱孝廉毓賢之父  
少蹟童子試欲青一衫而不可得乃棄儒就農躬耕於  
邑之五竈港父子勤儉漸致素封其鄉有閔某者老訟  
也有田數畝在封翁宅前欲售重價多方啟釁封翁不

敢與爭孝廉兄弟恐生後患因各出私財與之成交以  
中其欲閱得錢販棉花百擔冀獲重利至來春全家被  
回祿不特積花俱歸烏有而家室亦為灰燼矣而孝廉  
於是科竟捷嗚呼誰謂天無報施哉宜胡業師為予言  
之而不禁三歎息也業師姓胡諱源字治文藝塘其別  
號也王子科貢生與孝廉同鄉知之甚悉囑余紀之殆  
欲為世道人心一挽焉

水厄

盧云乾隆王子余館於南邑唐氏其鄉有王紹周者為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六  
沈氏搽會計一日沈命其出販王辭曰星家向謂余命  
中有水厄故生平不舟行沈許之其年四月沈之戚屬  
吳姓招飲適其子已卧病聞枕邊有人喚口起起速伴  
棺去子驚告其父且曰兒病似不起父親今夕不必赴  
宴王曰症無甚利害况相距伊邇余往即歸至晚卒與  
沈并宋衛二人同往飲酒歡甚吳窺其有醉色故靳之  
王嘆曰今夕卽醉歸溺死亦不汝索命何主人之吝也  
及席散堅留不住至宋氏宅離家祇半里王寄衣服扇  
子於二人不顧而去疾走如風追之不及一似有人拉



之者及其所居之東約二日步過小木橋至下塊竟失足二人急喚其家人同救之見足在水中頭在灘上皆疑其無恙也而訖知已死矣噫誰謂命數可逃哉

### 虎傷

盧云乾隆辛丑予居終南山之黃土坡其秋遭虎警鄉人詢其狀予述之中有楊姓一叟曰某亦虎口餘生也前二十年即于爾住處墾荒冬日將雪於場上收柴虎潛至將某撲倒某知爲虎不敢掙亦不敢出聲虎是以不用全力即擒去某妻見之呼號不已山巖爲之應響

見聞隨筆

卷十四

七

虎疑對山有人聲將某放澗邊飛奔而去某妻叫曰汝尙明白否虎已去何不逃回某聞睜眼視之虎果不在努力起走虎回見追某至門某妻闔戶扶其上床將腰間抓落肉一片疾忙按上一暈而絕夜半方甦醫治兩月而愈予見楊時其年已六十餘矣生計頗饒兒孫林立洵乎死生有命也

### 建言被遣

盧云南邑航頭鎮彭永元先生向客河帥幕府至乾隆末年回籍年已六旬無子六女於嘉慶四年今上下

詔廣開言路許無論官吏士民圖議國事不次擢用彭希遇合卽遇現前河工關稅教匪洋匪諸事具狀于岳撫臺撫臺立爲奏聞 皇上着該部議處當 朝命

未下時州縣官擬彭必蒙優獎俱以上客禮待之及部議罪彭顛狂冒昧越職妄言希圖幸進或涉黨私着地方官勘其家產并拘保隣核其行止遣戍邊徼以防後患彭年老氣憤行至高郵病卒其甥某負骸骨歸塗積善成名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八

盧云從來爲善者不求名苟爲名計則爲善之心反不篤而爲善之量亦不宏矣吾鄉喬公鼎元孝友性成兼之樂善好施少因母病曾割股以療之乾隆壬子乙亥歲大飢公出錢粟以賑鄉鄰賴以存活者數十家平素尤好教化鄉里凡孝弟忠信勤儉操家之道無不諳諳於口至出貲以建宗祠撫孤姪以八泮臨終精爽預知時日尚屬餘事晚著勸世瑣言苦盡甘來二書詞雖淺近而與人爲善之意猶飢渴之於飲食固未嘗一日忘也故沈文學松莊曾爲作序陸文學竹君更爲立傳今 上二十年邑侯葉明府開局續修邑乘予條其



行誼呈局蒙當道采入人物志且方司訓浩發給額旌之李中翰心庵題聯頌之羣公品藻人倫發潛彰往足以不朽公矣公之始願豈及此哉亦唯積厚者流自光耳予竊慕公之德羨公之遭而更欲借公以為鄉人勸也故不禁濡筆而一一詳其顛末云

七坑居士

盧云唐班字晚野南邑人所居為柴場灣因號柴溪家世單寒少年厲志讀書尋食餼其父臨終謂之曰汝志氣學問不患功名不就所慮者用功太過轉致成病

見聞隨筆

卷十四

九

耳自後無望速成當念幾世單傳以保身為重耳父歿後訓蒙鄉僻館前坑厠甚多穢惡難聞公惟閉戶讀文而已遂更號為七坑居士蓋自嘲也服闋赴秋闈試題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公思欲脫七坑窠臼必得一篇傑作故其文命意高超布局宏肆主司批語云浩浩落落勢如長風之扇海是科竟中十八魁明年聯捷進士兩任府教授即賦初衣年未及衰閉戶著書壽言八旬增廣生日馭庚寅孝廉承華丙子孝廉芬皆其子以後孫曾聯翩繼起大啟科第為一邑書香之冠焉

九相墓祠

盧云因果之說或涉虛無然亦有不可廢者予竊于南邑潘九相事信之潘係海濱豪族其父士榮嘗遊維揚狎一妓女九娘同時又有陝西三原人魏韶先與九娘相訂及九娘接潘魏責其失信一時怒起竟將九娘踢死幸鴛母貪賄魏得不抵命後士榮居家一日忽見九娘翩然而來竟向內室旋報其妻生子矣士榮知冤氣所聚料不能逃即以九名其子志所自來也迨九相稍長狀貌氣度豪暴異常其父常囑曰爾與魏姓之人有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十

宿怨此生不可近欲意九相年才十九魏已開鹽舖於大團鎮相距咫尺偶因睚眦潘遂統領多人竟將魏擒歸捶斃并藏撥其屍此康熙初年事也魏子庠生魏連城聞信奔赴控憲鳴冤卒正其罪同抵者幾數十人其黨有稍通文理者於繫獄無聊時作為龍舟記小說鄉里至今傳誦其中託言為周氏女起見頗為義舉亦知自佔身分猶魏連城冤狀痛指潘為東海亂民吳聖階餘黨過褒過貶勢使然也忽於嘉慶十六年春鄉民訛傳潘九相顯靈向其墳旁炷香焚帛接踵聯肩二年而



積捐銀盈千為構祠宇兩楹三年而至者漸少矣四五  
年而闋其無人矣

與父報仇

盧云予先大父介山公諱士隆秉性果敢不避艱險屢  
遭顛沛躓而復起少侍曾祖文忠公見族惡盧四兄弟  
時肆凌虐大父隱懷不服後曾祖與惡等爭墓地被擊  
身傷竟以病故大父額天無路自念孤弱未克鳴冤于  
是卧薪嘗膽十有餘年幸兩先伯相繼而生大父曰禋  
祀有人矣歲不我與更待何時即將家事託婦翁史欽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十一

生管理藏利及伺盧于稻田刺殺之其弟於路挑磚亦  
殺之即書狀自首有司收禁下鄉按驗畢錄成文案呈  
督撫通詳遠部候部文轉例應取決詎知部議以與父  
報仇有孝子風且自首詣獄情有可原特減三等遣徒  
陝西鄜縣先大母史孺人從焉陝西為西周舊地民物  
咸熙猶有文武之遺風兼之山高土厚生殖饒多大父  
至而安焉旋訓蒙鄉里後又舉一子即先君三叔及先  
姑亦相繼生時有唐三者蘇之常熟人也亦以人命事  
在彼因同鄉誼甚相得唐初將死以妻相託并囑攜骨

歸里大父不辭後適木庠學師之子太學生某欲買妾  
慕唐妻美賂大父主婚大父以受托對學師強之大父  
憤控撫憲學師被提責罵其子幾褫革唐妻由是得免  
先大父修書報其家其弟唐四至陝迎嫂與兄骨還鄉  
自是先大父自知取怨當道恐被害遂避地于終南山  
之太平谷窮居數年至乾隆十一年遇赦歸道經常熟  
唐三弟聞之偕其宗族數人焚香拜迎於道左留家數  
日而別先大父歸家又十餘年而歿享年六十有五子  
孫林立生計稍裕得善終焉今蒙當道續修邑志得列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十二

代弟抵罪

盧云予義祖文俊朱公諱接桃徽之休甯人也生時父  
夢接桃即以為名世傳清白耕讀為業其弟誤犯人命  
公念弟年幼遠出且傷母心遂命其在家事母而已代  
詣獄遂流三千里臨遣時其妻汪氏曰義當從夫奈以  
孱弱婦人安能跋涉長途惟有一死報君并絕掛念乃  
服毒死一日復甦卒同往然終無子時先王父為報仇  
事亦遣陝西鄜縣因鄉誼相得甚歡公居邑中先王父



居終南山之太平谷每朔望到城點卯公必邀先王父到家盤桓累日肝胆相傾二十年如一日也後公見我先嚴眉目如畫極愛之請過繼先王父許之公夫婦撫育教誨亦為之盡鄠邑西門外即滂河為陝西八水之一邑之名勝也先嚴常釣遊其上故其自幼精繪事雖天分之優亦山水之助也未幾公夫婦相繼辭世先嚴為之守喪盡禮乾隆十二年先王父遇赦將歸先嚴更為營葬公夫婦穆家莊之原樹碣誌墓焉乾隆二十七年先嚴不忘舊德追繪二像貽後乞里人陳官梅立傳見聞隨筆

卷十四

三

今寒家為之春秋致祭云

收仙尸

盧云沿海一帶皆有護塘其上斥堠密布以防不測平日不許人馳馬恐驚守兵也乾隆四十六年冬海上富人浦遇龍舉動粗豪于鄉倡建一廟塑神像擇日迎尸于野謂之收仙尸海中又謂之接青龍是日焚香頂禮雜遝廟中夜則千百火把上護塘接青龍聲聞二十里南匯城中見之疑海中有變文武官員盡皆驚惶無措總戎急命哨馬出探城中居民亂竄逃遁縣令成公在

周浦倉場接警報恐家眷被陷飛棹而回總戎披掛坐敵樓令兵將分門守把督謀者再探虛實謀者不敢遠出只朦朧混報而已將過二更又不見偏近乃遣心腹裨將二員直往護塘探之方知其誤接青龍者亦隨驚散少頃縣尊至遂出示安民民始驚定明日城中居民檢點失去子女財物不知其數蓋皆為商舡載去云後邑尊拘浦遇龍等治罪各至廢家此亦可為作事不經者戒也

奉彌勒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四

盧云彌勒教不知始於何時大抵天主五倫之類其教到處有之而於江浙尤盛先有杭人須天衡者崇信此教言其七世祖某為彌勒下世親授諸經三卷勸人持齋修行身後不八輪迴皆歸佛國每月朔望必集眾誦經禮佛各上供入教者不論男女引進拜師師為之飯衣取名升表給牒亦分職事行能出眾者有清書班首諸目同教相遇必問何卦派執事然後各叙尊卑稱謂南邑楊維忠先生亦信之度眾甚廣乾隆二十七年先皇帝聖駕南巡其徒康倫姐等獻經于姑蘇行



在先 皇帝未喻溫語遣之及回鑾徧詢各大臣知  
爲劉福通之流明年李公因培爲江南提學陞辭時命  
其廉之李欲請功思羅織之按臨松屬適教中被仇家  
首告李命州縣拘爲首者訊之攀累甚衆沿門逃匿萬  
戶囂然揔憲尹文端公恐致他變但命在案結題不必  
株連人情始安後將須楊二人斬絞以下軍流徒杖者  
亦十餘人子業師張九峯與楊爲舊交知之甚悉須本  
杭屬廩生楊亦新場名士立念偶誤遂至殺身敗名乾  
隆三十八年及門思欲一問前事命子業師設牘請之  
見聞隨筆 卷十四 五

楊忽降壇云香風拂拂召師來吾道門中誰妙哉寄語  
進修二子眼前地獄豈能猜更詢吾師證果否但云  
我只道一生理首可以成功誰知渺茫難言觀此亦知  
無益矣今後再有迷惑者請以須楊爲前車業師譯永  
思字晉三九峯其別號也少習舉業晚通醫居奉賢陸  
家橋

王女全貞

盧云王氏女南邑人幼失父母爲鶴沙陳氏養媳年十  
七姑婪重聘轉許於凌氏女因投水死石筍里朱東村

先生嘉其節作啟徵詩士人張相作詩弔之曰重爾茅  
閩女偏於大義明赤繩一繫定白首永無更驅婦因懷  
利全貞不爲名悠悠灘下水千古鑒精英

馮媛雪耻

盧云媛爲石筍里閩秀幼與孔氏議婚世居南邑新場  
鎮先代皆貴顯至是家貧窘父兄館穀在外媛依母氏  
躬紡織里中有惡少數輩覘媛姿色黑夜入室強搶而  
去鳴官究治知縣只將惡犯數人枷杖而已媛心不甘  
赴控撫憲卽引佩刀自剄轅門下撫憲大驚先將該縣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六

赤處然後着按察司立提惡犯審明從重擬罪并附憲  
詞節畧云爲號天除暴甘死洗耻事竊氏年方二八身  
在閩中西臺官裔向守禮義之風貢士宗支久佩詩書  
之訓延及父親馮雲家道式微流離失所父兄就館遠  
地母女苦守空房豈知狂徒頓起奸謀黑夜竟來強搶  
懷玉潔冰清之志遭鼠牙雀角之誣強暴侵凌含冤誰  
訴既蒙廉縣太爺公斷在前伏荷青天憲臺執法於後  
獨念芳名一玷將來合卺之夕恐赧顏而見翁姑茲當  
結案之辰願捐生以答父母孔卽已矣誓再世以成婚



憲德何如。矢喻環而圖報。墜崖陳氏女。所甘效也。斷臂  
王疑妻。寧多讓歟。上雪祖宗之耻。下洗妾身之羞。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有此奇冤。泣血上稟。

娑婆實

盧云。予昔遊陝之鄠縣。聞南鄉有一樹。高五六丈。大十  
餘圍。形類冬青。鄉人謂之娑婆樹。葉底結實如木瓜。剖  
之。則汗泥一腔。不可食。相傳有一道者。過此。天氣炎熱。  
苦無林翳。少休。乃搔其頭垢。剔作一團。顛謂牧豎曰。吾  
種一樹。與汝乘涼。未幾。即生此樹。

見聞隨筆

卷十四

七

黃棟頭

盧云。乾隆戊申。予訪父執太學生李民望于奉賢蔡家  
之西南。其宅前有一樹。大數圍。高五六丈。形類槐。春摘  
嫩頭。用鹽湯撈過。晒半乾。可食。至有取而賣者。有過其  
地者。問黃棟樹頭。二十里內。無不知者。紀載所傳南方  
多木密樹。此殆其類歟。

偷情五聖

盧云。吳中有邪神曰五聖。常淫人婦女。崑山某氏女。年  
及笄。頗有色。一夕。鳴機窗下。五聖忽至。求淫。女善言。遣

之。且曰。君雖多情。妾尚閨女。倘一玷污。貽誤終身。西村  
某婦。可以求之。五聖曰。余曾至焉。奈彼心正。女怒曰。彼  
心正。我心獨不正。耶。舉坐板欲撲邪神。爽然而去。世謂  
邪不干正。觀此。益信事載。澹明居制義卷尾。澹明居者  
馬敬六先生書室也。先生諱嚴。雍正甲辰進士。居南滙  
北六竈。精術數之學。能知造化元機。惜未仕而卒。

姦淫判官

盧云。南京城南門外。有土地廟。某姓婦。少有姿色。一日  
入廟還願。忽見判官對已而笑。驚異而歸。晚間有巨人

見聞隨筆

卷十四

六

至。與之交接。以後無夕不來。婦體漸羸。治之百無一効。  
有人曰。凡治邪。必知其為何物。方可以施法。于是俟其  
再來時。婦隨取其頭上一物。藏於枕畔。明日視之。乃紗  
帽刺一角。婦始悟。備述前事。夫向廟中。迹之。果見判官  
紗帽。左刺已失去。遂控於巡城司馬。差役拘之。觀者如  
堵。審於大街之上。杖之。塑泥盡落。膏血流地。是後婦之  
病遂愈。

臘家灘

盧云。陝西八水之一。曰澇河。在鄠縣西南。出終南山澇



吁谷上有沙灘三十里相傳宋元間臘姓居此富甲一郡謀爲不軌常自書其門曰若要臘家窮天坍塌河乾蓋指門前稻田八百頃資澇水灌溉生收萬斛也一日有道者求布施竟曰無與一老僕煩啖之以茶餅道者臨去曰此間將有難汝有善心尙可救慎毋洩漏婦求計道者曰後見石獅眼紅汝卽避之一日館中童子取珠戲塗獅眼婦伺見之卽倉皇遁去至晚風雨大作水溢山崩將臘氏所居衝作砂礫場至今疾風暴雨時尙聞有雞鳴鬼哭聲

見聞隨筆

卷十四

九

孽龍洞

盧云終南山秦嶺下有一石洞東西綿亘一百八十里洞門高數丈橫澗稱是其中黑暗潮濕無人敢入相傳有孽龍據之唐天寶中某宮主于上林苑觀鞦韆戲被孽龍攝去適樵者從洞邊過聞片雲中隱隱有女子啼哭聲樵者掣柴斧擲去撲下繡鞋一隻明日進呈備奏其事唐皇命兵千人令樵者爲導入山勦捕數日不見動靜惟夜見洞口若有懸燈二盞光射數丈軍人射之光忽散將軍募死士百人各執火把利器爲先鋒將軍

隨後殺入幸此妖左目中箭正在養病守者懈弛直至其中尋見宮主宮主遂指此妖臥處急取被蒙其頭將軍奔上斬之復至後洞盡殺諸妖救出宮主今乾隆二十年間有土人欲窮其際擊大膽者二十餘人探八五六里無所得惟見繡鞋一隻相顧愕然火滅而返

打虎

盧云乾隆庚子秋陝西南鄉有一少年同二人往終南山太平谷解板將歸二人對鋸少年在旁斷柴擔虎潛至將對鋸一人咬死一人大呼虎怒亦咬死少年卽見聞隨筆

卷十四

十

取樹樞扶尺音之中其頭不甚傷虎復來再扶之已傷其

腰吼聲如雷不敢住手連扶之而虎始斃而少年亦力盡矣適樵者至掖之以歸并報死者之家而收屍焉少年張姓居韓村時年二十餘亦勇矣哉



見聞隨筆卷十五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鶴雀

盧云張端揆先生為余言康熙間有一鶴來巢于甯國寺之脊巢大難成撤四方羣鵲成巢為之鵲巢殆盡鵲卒無可如何後鶴伏卵困倦被羣鵲啄而斃之嗟乎鵲之與鶴其勢不敵豈知出爾反爾曾不旋踵耶紀此為人鶴者戒

鰲魚

見聞隨筆 卷十五  
盧云大團太學立誠沈丈云乾隆四十六年秋海潮之溢見一物大如車輪非龜非鱉雌雄壘接水涸被阻羣觀五六日知為靈異不敢傷祝以送爾歸海深有首肯意鎮民以鹽車載至海濱往下擠之忽向西若作叩首感恩狀乃赴水沒後遇沈文學長英述之知即鰲魚也

訓子

盧云乾隆間南滙瓦屑墩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而胸無點墨然假作斯文凡事善裝棍子嘗於五六月間科頭跣足肆坐肩輿使人舁往田畔課農暗鳴叱咤勢

若無人農人受其揮霍鄰里欲得甘心一日為其子完姻俗有詰朝謁見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中堂兒媳忝拜於前禮人贊呼請訓叔英毫不推辭乃朗聲打官白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親明滿座皆聳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低聲復捺土音曰你若要做人須當急急爬上去于是哄堂大笑至今里黨遇有昏事輒舉張叔英為笑柄云

打師

盧云溺愛之至無所不至無怪人家延師訓子往往以見聞隨筆 卷十五  
子為是而師為非蓋情勝則掩義耳周浦孔某者少有家資中年乏嗣晚得一子愛如珍寶其子成童時延師授讀自開館至五六月間罕見學生面師深耻虛糜館穀嘗作感懷詩曰學堂如破寺來作住持僧白日三餐飯黃昏一盞燈經聲原不起佛號摠無憑即有波羅蜜伊誰志大乘一日孔某不在家師在館中無聊偶向戶外散步適生徒在外頑耍師遂拉至館中薄加嗔責因嬌養已慣不受約束號咷至內向伊母言先生打我我要打還不然有死而已其母憐而允之將謂搪塞一時



孰知其父回家得悉其故。不待其子之請。卽往館中與師斟酌。師勃然怒。遂欲解館而歸。師之契友憐師貧困。曲居間賂以數十金。竟聽其打還焉。今其家已賦式微。有二子不克成立。幾與乞丐相似。雖曰貧富有時。然使貧至朝不保暮。亦未始非凌賤師尊之報施爾。

### 地生毛

盧云占驗云。地上生毛。人民離散之象。嘉慶十九年春。予鄉遍地生毛。黑黃蒼赤。不一其種。夏間天時亢旱。禾棉盡槁。米價騰貴。民不聊生。延至十月沿海飢民託名見聞隨筆。卷十五。三。拾落花千百成羣。四散搶擄。幾至造反。賴文武有司極力彈壓治辦。始得稍輯。然作餓殍者已纍纍矣。

### 筆取禍

盧云書生狂妄。縱筆游戲。竟不知裁及其身。嘉慶丙子。杭屬廩生朱九者。家資富有。捐職中書。間居無事。輒擬旨云。某按察當拿問。某撫軍可陞遷。某太守宜罷職。某知縣合復任。其甥認爲邸抄。誤洩之。革職擬軍。現在繫獄待發烟瘴。

### 官妻流落

盧云李氏廣東韶州府樂昌縣人。乾隆間同夫駱金秀。販於閩。未幾其夫棄商從戎。屢得功。陞至臺灣千總。卒於官。長子孝九亦投外委。次子孝行拔戰糧。嘉慶二年。隨盛總兵平教匪。皆戰歿于軍。李氏年已望五。不能歸。籍漂流至吾邑。鄉人王雍文娶爲繼室。人詢其本鄉風土人情。尙能言之。歷歷予贈以詩云。夫君終任所。二子死沙場。宦海沈幽魄。遺孤浪過房。有孫爲四鄉關萬里。川人繼去。隔艱苦。一身嘗別抱琵琶。怨亡人恨未亡。

### 逆婦化豬

見聞隨筆。卷十五。四。盧云嘉慶初年間。江西南昌府某姓婦。性行不端。與人。有私。忌其瞽目姑覺察。欲毒死之。炊飯三團。囑曰。媳往母家歸甯。兩日始回。姑無人養。自當溫食之。婦去後。忽有募緣僧叩門求飯。媪對以故。僧曰。予有米三升。與汝易此飯充飢。媪許之。僧臨去。并將女衣一件爲贈。媪權于鄰人寄炊。第二日婦回。見姑無恙。驚問其故。媪告以實。婦見飯團在門前樹極上。視所遺衣甚佳。攘著之。晚間忽脫不下。周身發痛。生毛化豬矣。口中號咷告人曰。氏以淫行欲謀害姑。今遭天譴。受此苦楚。願衆人毋效。



我也。四方哄觀者日以千計。

夢露夙因

盧云：予與詩人張野樓皆神情冷淡，骨相清寒，言語時帶烟霞，作事每拘性理，故不求異俗，而與俗往往枘鑿者，坐此病也。自非有道者，烏能相賞於風塵之外哉？野樓嘗欲披剃入空門，予曰：余與君在俗，而染俗者甚少矣。業已神似，何必更求形似？野樓然之。要之，人之稟賦本難泯，宿根成和子言之鑿鑿矣。嘉慶戊辰冬，約與野樓往訪友人閔璞山，未至之前一夕，閔忽夢佛寺浮圖見聞隨筆 卷十五 五

詩成識語

盧云：友人顧竹廬天資高妙，而學問未充，故其持躬涉世於人方之道似隔一塵，然才幹明達，用以解紛排難，沛平有餘，雖雌黃滿口，而人卒信之。余嘗責其涉世不恭，比諸于髡曼債之流，嘉慶丙子春，余有相憶詩優游

自領全天樂，謔笑毋招玩。世噴垂暮相，逢觀氣色常。情能變始為神，蓋規其棄瑕。臻美也孰知，詩未脫稿而竹廬之訃音至矣。夫死為物化，又死後為神，豈非能變為神之語，遂兆其下世之識乎？

試法

盧云：吾郡青浦海隅鄉有孔宅，南滙澧溪王家濱亦有孔宅，俱聖裔之居吳者也。堂額曰聞二，不知題自何人。其堂宏麗軒敞，鄉黨無不景仰。康熙間其祖雲垂公會為江西信昌府知府，與天師張真人結婚，翁婿頗有冰

見聞隨筆

卷十五

六

清玉潤之稱。世祖南巡時，真人迎，鑾畢亦嘗問道至澧扁舟一葉，不設鹵簿，不帶法官，是夜宿于孔宅書室中，隣有無賴子數人，覘真人孤弱，且欲試其法力，故裝假鬼伏於暗中，至更深時，啾啾之聲四起，真人取紙筆書符投牕外，壓之不已，連書數符亦不見效。真人大怒曰：我在此小鬼何敢如此，乃取几上戒尺，連震三下，又書符一道，就燈焚之，并呼值日神將何在，頃刻風雲四合，霹靂一聲，震動屋舍，電光中一將舉鞭欲打，嗝得假鬼心膽皆裂，狂呼饒命，驚醒眾人出視，方知無賴



等所爲七人俱已昏迷倒地急用救治得活者四人其三人則由假作真矣可爲肆無忌憚者戒

### 冒賞

盧云周浦東有道者名陳小和尚其叔某精于易理占文王課神驗乾隆四十五年六月間天時亢旱流金鑠石禾棉盡欲就稿某占得三日內當雨上海邑尊孫公祈雨甚切縣賞格言如有祈得者予錢二百千文陳貪之進言我能求之孫公問所須何物陳本無法術詭言架啟將臺法壇命僧道于下誦經禮懺而已于臺上向

見聞隨筆

卷十五

七

日曝之自富有驗孫公許姑試之三日後果傾盆大雨人咸謂小和尚之功而不知其狡謀逸獲也

### 狷士洗汙

盧云同人金君煥章孤貧力學卒采邑芹娶妻某氏性行欠純因翁姑年老失於防閑而夫君又館穀在外遂爲惡少唐某所誘醜聲頗沸煥章從父母命業出之然終不釋於懷若謂非死不足洗耻也於是哭別父母拜辭親友竟自溺于河此嘉慶辛未五月事也其妻族不忍亦偕其妻懸梁以殉之余怪其介性雖至于夫綱

子道體認未明一旦輕生自殺不特唐惡未殲爲遺恨恐辜負養育知遇者甚多矣尚得瞑目於地下乎

### 福人免溺

盧云嘉慶十五年春鄉人楊某于上海歸欲趁本鎮航船船尙未開不覺身忽困倦先于船中小憩夢見數輩婦人喪服號哭而來楊知不祥遂將所市之物暫寄而已則從陸路步歸矣是日風大舟重行至半途而被浪壓沈同舡二十七人溺死殆盡而楊卒無恙語云吉人天相楊君有焉

見聞隨筆

卷十五

八

### 清微道人

無錫縣女冠子清微道人名嶽蓮號韻香自幼出家住持雙脩菴工詩詞善畫蘭尤精楷書初學靈飛經中歲習劉石菴相國楷法古雅異常才貌雙絕海內聞名倩名手畫空山聽雨圖題詠數百人皆海內知名士也其圖爲無錫沈旭庭所得同治丙寅夏余與旭庭同客海陵曾見其圖惜幾經兵燹失落居多矣先大夫宰梁溪時曾爲書素心堂額道人蘭花刻石行世年五十餘因事失志投繯而死爲余畫扇屏題拙畫卷册最多亂後



一紙無存惜哉雙脩菴後為蔣氏宅一經兵亂化作墟

潘松舟

潘松舟用直人有女嫁嚴湘舟吳門收復後其女病潘魂附於女身言生前事女問潘何人潘曰我汝父也忘之耶女問命在冥間何處曰在治司衙署造冊問何冊曰凡遭長毛賊殺傷擄掠燒房拆屋與夫在賊中無恙者逸出者房屋完好者皆奉上帝玉旨預先造冊俟賊臨城本境城隍捧冊迎接天神交冊而退避之為父當

見聞隨筆

卷十五

九

日隨治司遊地江南通州海門又曰我憶念生前老友某某親戚某某汝速着婿請來與我暢談一日為快于是其婿邀還家來相見噫嗟太息言相思之苦離別之長言多難述女尋病愈潘亦寂然無聲吳下老宿士葉調生廷珩先生與余別二十餘年矣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下澣相遇於上海也是園湛華室談及果報因述此事嚴現寓上海亦葉君舊相識也

焚淫書得名錄

葉調生與余言桐鄉人嚴鈔秀才生平無他過獨好看

淫詞小說一夕夢到陰間見閻君坐殿上謂之曰汝在世上無他過獨好看淫詞小說名祿因此而滅汝如立志燒毀淫詞小說則名祿有增嚴遂叩頭聲言謹如命即付丙丁無汗心目言罷便覺烟霧迷眼嗅之穢氣難聞閻君曰此穢氣即汝焚淫詞小說之烟臭也嚴當夢時囑語速將一切淫詞小說燒去免在陰間受罰名祿其妻聞言即時取淫詞小說燒盡其穢氣直達陰間嚴故聞其臭也閻君曰善哉善哉汝勇於改過當還汝名祿遣鬼役帶嚴去省母親嚴隨至一小衙門見堂上坐

見聞隨筆

卷十五

十

一女官視之即其母也悲從中來涕泣而言曰母親胡為在此做何官管何事兒願聞之母曰我在此管望鄉臺無他事也又曰此間吾兒不可久留速去嚴依依不忍離母願侍母居母怒遣役帶上望鄉臺嚴上臺四望皆烟霧迷離下無所見役從後推之落在自家竈屋上見天窗欲下嫌小先以兩足伸下覺有人扶持下地見竈君端然居竈上貌似先父當鋪中總管老朝奉某詢之果然夢醒張目視床前字紙灰一堆餘烟裊裊未絕辛酉嚴舉拔貢名祿兩全云余曰余平生不喜看說部



與淫詞小說。至亂後避地江北通州石港場于婿家無聊之極。見一部紅樓夢。上有王魯生復老秀才手批讚歎不已。因取閱一通。心知此書曹雪芹有感而作。意在勸懲。而語涉妖艷。淫迹罕露。淫心色藏。亦小說中一部情書。高明子弟見之。立使毒中膏肓。不可救藥矣。其造孽為何如哉。因知淫詞小說之流毒於繡房綠文書室。紅男甚於刀兵水火盜賊。世之好善者能收盡淫詞小說一火而焚之。其功德為何如哉。書此為天下後世好看淫書者鑑。

見聞隨筆 卷十五 十一

蟻報讐

葉君云。吳門尚書巷民家。素用老婆子顧氏。年已七十餘。平生最惡蟻子。一見便殺之。主人時時勸戒不聽。一日下階失足。一跌而死。主人卽以蘆蓆覆其屍。遣人報知其家人。庀刻子婦來收殮。一扶蘆蓆。但見自頭至足。皆是蟻子。盤纏無計其數。並不見頭。而肢體驅之不去。只得將屍連蟻入殮。而共埋之。余曰。蟻之為物。至微至細。尙知報讐。何況怨毒施於人。其報怨為何如哉。書之為天下之好殺蟲蟻者戒。

忠犬殉主難

咸豐二年。上海土匪作亂。縣令袁公。又村死之。屍橫縣堂之上。一犬卧其側。晝夜不去。土人徐隨軒買棺殮公。停柩堂中。其犬仍卧靈前。與之食不食而斃。鄉人造袁公像。入昭忠祠。座下造一犬蹲其旁。與袁公共受萬年香火。如斯忠犬。大可風世矣。

犬救主母

南潯張秀才書訓。號笏山。壬戌夏。聞長毛將至。先載筭篋往鄉。覓宅作遷避計。留其婦在家居守。一日有一賊

見聞隨筆 卷十五 十二

首至其家。見婦年少。逼之登舟。婦求死不得。方倉皇號立間。其家一犬聞聲。從內奔出。直撲賊身。嚙其面。時賊手無器械。從者皆出掠。無人在。不得已釋婦禦犬。犬終哮撲。嚙不放。婦乃得間。避出後戶。適遇其夫。掉舟來。遂相將登舟。行未里許。此犬亦奔至。躍入舟。後聞此賊因受大傷而斃。未數日。此犬亦死。蓋與賊鬪久。已力竭也。葉調生口述。

犬守主屍

太湖營副將王之敬。字毅齋。奉化人。庚申秋冬。在東山



禦賊甚力辛酉二月朔賊乘間登岸王公拒於教場灘陣人屍棄蘆葦間素蓄一犬守之不去終日嗥叫其家人跡得之已十餘日矣而屍不變遂得棺殮犬不知所往木瀆徐秀才誦芬有詩記之後其子呈報忠義局叙出因犬得屍之由應編入忠義錄此犬亦千古不朽矣葉調生口述

義馬

同治元年湖郡被圍安徽大帥遣蕭翰慶觀察救援晚駐兵某鎮離湖州府城百里夜間有湖郡府某官遣役

見聞隨筆 卷十五

三

投文告急蕭接文書即時拔營星夜馳至湖州城下遇賊一戰而歿所乘之馬為賊所得騎之馬即蹄齧傷人與之食馬即悲鳴不食三日馬亦斃殘卒得聞入城說起昨夜府官遣役告急主將因此星夜馳來不料陣亡城中人聞言大異說府官瑞春非某姓也昨夜並無告急文書出城奇哉豈陰曹促蕭陣亡耶由此觀之一將之匹亦在劫中不可逃也葉調生與余述此事不覺為之三歎

大清平匪頌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李宮保鴻章官兵擒斃任化那賊曾於海州城外十一月二十日驅殺牛遂任定三等賊曾於新城之漲河渾泥亂軍中十二月初十日擒獲賴汝洸賊曾於揚州城外灣浜羣兇掃蕩海內又安不料蓋世之功如天之喜老年猶及見之幸何如哉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功必見於詩頌若今詩頌功德勒之金石玉堂諸彥自能為之僕何人斯安敢管窺蠡測然而康衢擊壤曾聞帝力之謠冬日負暄不禁野人之獻祇知鼓舞昇平那計文辭工拙頌曰噫嘻前朝茲

見聞隨筆 卷十五

古

民為妖川沸山搖 聖主登基 聖母扶持良臣輔之電掣風驅西寇掃除收復南都擒匪橫流有賴任牛兇逾蚩尤出沒無常如豺如狼蔓延四方來加擊風散如飛蓬擊西走東僧王可悲鴟鴞南飛民其流離李軍出征會剿諸城東南肅清地關天開書炳麟臺功莫大哉盛德之興春臺重登同樂昇平 天子曰吁賊平民痛周恤是圖康衢老人捷報得聞鼓舞歡欣海不揚波日暖風和擊壤高謠 帝德如天瑞慶綿綿於萬斯年



酷吏顯報

永康應邦潮素業攻木者。同治六年正月七日。縣衙籤飭官作潮不赴。是時縣令王景彝因公上省委捕廳。胡宗仁理其事。比縣差唆弄捕廳。即時遣役拿到邦潮。邦潮自已受傷。臨訊又被笞杖無數。手足撈拷三日。鵠面鳩形。見者莫不悽惻。越月餘。邦潮命斃。報官不理。其妻上訴。又不判。乃陰控于邑城隍尊神。不數日而捕廳暴死。差役王某亦暴病。且發謔語云。今受城隍重譴。無可逃生。但痛楚無狀。早死為幸。言畢而亾。縣人為之一見聞隨筆

卷十五

五

福田僧奇技

登州蔡龍九錫齡與余言。清江楊家莊三元宮。住持僧名福田者。鼻能吹笛。口還唱曲。自吹自唱。如出兩人之口。真古今來絕無僅有之奇技也。不可思議。可載無雙譜矣。

廉盜

婺源沱川理源余心軒子表弟也。承祖業。開余子上墨局于上海龍華鎮。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二十八日。携子載墨數石往江北發賣。晚泊上海新閘。來盜數人。見墨不取。要剝心軒皮衣。心軒曰。天寒無衣。便要凍死。求免可乎。盜憐而釋手。不剝皮衣。端取袋中洋銀一元。鋪上布被一條而去。余聞而嘆曰。此廉盜也。君何幸而遇此哉。視世之貪官汙吏。日得民間冤罔錢。暮受蠹役賄賂。金心猶不足。還要傾人家。喪人之命。剝盡一方地皮。其無底之窟。其作孽為何如哉。噫。如斯人者。真廉盜之所不齒者也。故書廉盜以警之。

卷十五

六

謀財雷擊

方嘉進與余言。松江南鄉。於同治四年有孀婦持錢三千文到小屠店買肉。錢交店主。婦有事往鄰家。及返取肉。店主不與之肉。反說無錢。肉不賒賬云云。婦聞言。疾聲大呼曰。親手交錢三千文。適有事往鄰家。去回來取肉。便不認賬。有此理乎。婦即歸買香燭。撒米圓中。對天發誓云。如店主謀我錢者。雷打店主。如我誣店主謀錢者。我被雷打。越日雷擊店主。跪在街心。口道謀孀婦錢。



三千文應被雷打言畢立斃。余聞而歎曰：從古至今，聞雷擊者多出於鄉里小民，謀財害命，與夫不孝子婦、牛蛇等物，并有其人，無大罪過，又遭一擊，所誤謂雷打三世孽也。至於歷朝以來，大奸大惡、大逆大盜、攪亂乾坤、殺人如麻、謀害忠良、塗炭生民者，從未嘗聞雷擊斃一奸一惡一逆一盜也。其故何哉？意者雷之職司甚細，不過如保長者流稽查一方小民瑣屑之事耳。雷之伎倆，乃止如此，不覺為之三歎息。或曰：世之大奸大惡、大逆大盜，原奉天所差，命其殃民者也，皆係兇神轉劫，其職司大於雷部多多矣。雷若見之，退避奔走之不遑，敢云擊哉！言似有理，姑妄聽之。

竹園圖詐惡報

方嘉進云：松江鄉間橫路徑，竹園甚茂盛，有男女野合於竹園內者，女有娠，分娩於園中，被鄉人窺見之，潛脫其嬰兒在手，為據。思詐女家之財，女即借剃頭刀自割其喉未死，醫治得活。脫嬰兒人一家四口，不一月喪其母及弟及妹，獨自一身為人所惡，無可奈何，出家為僧云。

見聞隨筆

卷十五

七

僵屍

常州陽湖東洲前村煤矢壩，有僵屍著名多年。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五夜，有任三元、阿七父子兩人，負竹一肩，過煤矢壩，見一美婦跳躍而來，知是僵屍出現，遂將竹一竿敲其腦，僵屍以手格之，竹竿飛去，旋敲旋格，一肩竹皆盡，而僵屍更跳躍來前，攔人任父子奔逃，婦追任過石橋，僵屍婦不得過橋，對河立望而已。又離東洲村八里有陳家莊，張姓捕魚為業，夜過煤矢壩，見美婦在路傍，足小難行，要乞漁父負之過橋。漁父艷其色，忘其見聞隨筆

卷十五

六

豬打筋斗

道光十八年夏，余游黃山，冷中下輿，小憩長亭，喫茶見司茶人家蓄一老母豬，能通人語，與之食饅頭，命之翻



筋斗旋轉如環。瓊瓏之至。可發一笑。亦一奇也。大凡物之靈者。如猴之串戲。犬之踏碓。鼠之盤圈。蛙之教學。孔雀之開屏。金魚之排陣。鸚鵡之能言。如斯靈異。不一而足。至於豬之爲物。飢則食。困則眠。不識不知。一味頑鈍而已。誰知竟有能通人語。翻筋斗爲戲。以娛人者。豈非絕無而僅有者哉。書之以示世之懶怠無匹。徒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靦然人面。不如此豬者。鑒。

見聞隨筆

卷十五

九

見聞隨筆卷十六

齊學裘 子冶

僵屍抱樹

東山徐慎宣逸生之族叔也。祖坐在五湖亭。爲土匪盜。樹墳丁來報。慎宣往看。時當日暮。到松樹林。忽見一美婦跳躍追人。近看始知是僵屍鬼物。急躲身大樹背。僵屍抱樹不動。遂鼠竄而歸。明日邀人同尋踪跡。見屍仍然僵立。兩手抱樹。指甲數寸。盡入樹中。擘之不開。遂以刀斧。斷其兩手指。堆柴草焚其屍。僵屍從此滅跡。逸生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云

古廟三矮人

昔年蔣劍人茂才來吳門。下榻余寓齋。天空海濶之居。嘗與余言道。光二十五年。船泊泖湖之濱。乘月登岸。散步見古廟數間。閭其無人。忽見壁上三小人。鬚眉畢現。衣履整齊。長不滿一尺。步下苔階。走出廟門。翫月徘徊。或聚或散。或俯或仰。片刻之間。偕入蘆葦之間。倏忽不見。劍人所述如此。余謂劍人曰。君所見者。仙耶。鬼耶。抑或狐耶。曷不詢其姓氏。時代。與談古今興廢治亂之陳。



跡而聽其飄入蘆中查不知其所之噫交臂失之矣刻人為之軒渠

解砒毒方

用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即解又方冷水調石青解毒如神

解生鴉片毒

服冷水即活服熱茶即死

汝甯太守貪報

河南汝甯府居民有寡婦某氏為索欠三百金欠戶強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二

吞不還因而結訟將借券呈之某太守太守收其本利不吐一金與寡婦寡婦無可奈何投繯而死後一年太守自言貪汙事發了吩咐家人快擡到毛祖照獄差營中去打行至頭門日來不及矣你們快些打我從者揮拳空打太守渾身紅腫立斃是咸豐年間事吾友余照春星垣口述余日噫貪官汙吏有如是夫吾願天下後世之為民父母者當以汝甯太守慘報為戒則幸甚幸甚

徐織雲

東洞庭山徐織雲閨女徐逸生之妹也女年十三忽發顛疾日尋討死為事家人仍閑時笑時罵口道前世事楊州人亦是女身姓張名淑真與男子陸順昌私約結絲蘿不克如願父母擇配他家子陸患瘵疾而卒張再世為女身陸尚為鬼物一旦尋得仍要索命同歸地下以踐前約雖齋懺超度無益也鬼來女便發狂百計尋死逸生對之讀易鬼便退縮可見易經能驅鬼祟之語不誣也旋出嫁三年後歸甯時鬼又至纏擾不休一夜防閑稍懈女自開門出外投池而死逸生口述如此余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三

姚徐氏節孝

節孝婦姚徐氏逸生之姊也嫁於東洞庭山姚炳魁為妻咸豐七年姚病故青年二十六歲守節無子以猶子為夫嗣咸豐年間東山失守翁姑遭劫火姚徐氏隨弟逸生逃竄上洋母病刲股和湯藥以進母卒不起遂以釵環衣服變賣成禮時逸生久病纏綿不能出門籌身後大事全賴其姊艱難措辦一無遺恨如姚徐氏者真



可謂節孝兩全矣。後之脩志乘者豈可忽諸。現住滬城南門內。依弟逸生而居。日以女紅爲活計。余與逸生爲詩文交。逸生每道及其姊節孝事。便垂涕嗚咽。不能語。噫。逸生亦賢士哉。逸生乞余一言以表彰其姊之節孝。故樂爲書之。

### 神燈

咸豐八年東洞庭山。一夜忽現神燈。盈千累萬。徧照四山。半夜後神燈收結。一大燈毬懸於胥王廟前。達旦乃滅。後二年西寇犯吳。東山旋陷。徐逸生云。

見聞隨筆

卷十六

四

### 黃開榜陳國瑞合紀

黃開榜字殿臣。湖北人。所行無賴。不齒於鄉里。流寓河南沙溝營。王都司奇其貌。王無嗣。以女妻之。隨營差遣。得額外未幾。王官囊數千金。盡爲黃有。日縱淫博。同伍逐之。被黜除名。年餘窘極。夜竄深谷。尋死。月色皎潔。瞥見鬘婦。珊珊其來。黃卽擁抱求歡。婦曰。我鬼也。休來纏我。黃再三強之。婦卽搖頭散髮。七孔流血。披挂紙錢。變出縹鬼惡狀。以嚇黃。黃曰。噫。子誠是鬼。我喜鬼。鬼趣庸何傷哉。鬼無可奈何。復變美婦。長跪哀求曰。貴人前程

遠大。幸勿自誤。黃聞言。猛省。遂釋之。鬼遁去。天曉奔至

山村。質衣買食。聞皖營募勇。遂往投軍。閱三年。累積戰功。得參將。臨淮關克復時。其部長於俘虜中。得一少年。充火兵。黃出巡營。見火兵狀貌奇偉。問其姓名。少年對曰。小人姓陳。湖北人。陷於賊中。今幸逢大人。重見天日。願效犬馬之勞。以供驅策。黃大悅。收爲義子。命名國瑞。字慶雲。易姓黃。隨黃擊賊。屢立戰功。年餘。黃統水師。鎮高郵。國瑞官陞副將。晉總兵。吳棠漕督奏請。幫辦軍務。未幾。山東白蓮教匪作亂。國瑞時奉僧王命。進剿教匪。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五

兵出隊。盡賜以酒。誓不克。毋生還。時賊烽大熾。寡不敵衆。全軍覆沒。逃回者僅四十餘人。盡斬之。明日雷雨大作。國瑞身先士卒。直逼賊濠。蹋梯將半。賊以撓鈎鈎住。國瑞辨髮危甚。陡然霹靂一聲。賊驚釣落。國瑞一躍而上。衆隨以登。三晝夜掃蕩長城七十圩。于是國瑞威震海內。僧王代爲奏請。歸宗。苗需霖叛國。瑞奉命出征。山東父老牛酒競餞。爲立陳將軍生祠於郊城之陽。陳軍攻苗匪。一晝夜盡破數十圩。苗需霖帶數卒遁。爲王萬青總統執而戮之。苗匪平。天子嘉之。賜國瑞黃



馬褂頭品頂戴加黃開榜提督銜為其為國得將也

賜王萬青黃馬褂加提督銜 恩詔至王已卒於軍中

傳聞為苗賊厲鬼捉去豈其然乎黃現在鎮守江西陳

奉命 召鎮京城戊辰二月初二日余館滬上也是

園湛華堂與歷城蔡寵九離尹錫齡暢談古今豪傑多

出於無賴之徒蔡因細述黃陳兩將軍出身功績如此

隨筆書之不暇計其挂漏也

余於同治二年避地通州石港場北莊收一難民王燾

為抄書傭王曾伺候陳將軍為營書辦道陳督兵嚴而

見聞隨筆

卷十六

六

好殺罰罪不顧親朋不好婦女喜與僧人交嘗言功成

名立之餘退隱名山古寺為方外遊終其天年於願足

矣其出兵身先士卒戰無不克攻無不利性燥急與人

論事不合當面斥之酒後使氣嘗統親兵百人帶刀直

闖吳漕帥署大門門閉拔刀劈門漕帥調兵禦之陳兵

潰散漕帥奏參陳瘋癲亂法陳由此休職奉命入都

云

害狐顯報

道光年間文登于昌進觀察號湘山吾婿昌遂號漢卿

之胞兄也湘山為裏河廳時居袁浦康福樓有屋五百

間後進樓房上素有狐居一日老狐出外小狐十餘隻

下樓遊戲為婢女見之遂以黃豆置狐嚙內一狐一豆

送狐命多矣隔數年婢出嫁凡生男女有鬻無竅不能

遺矢無一活者人言害狐之報信然

王蘊香奇藝

王朝忠字夢霞號月山又號蘊香東洞庭山老布衣也

家饒於財曾翻刻三國演義補刻一百二十四人圖像

傳世少聰慧能文章鄉村文會輒冠軍能書細字一粒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七

芝蔴上初寫天子萬年四字繼寫龍龍蛟龍四字老來

目光更明如麻兩粒大牙牌上慣寫數十字署雙欸年

月日時以贈友人余館滬上也是園湛華堂得交其弟

雪香名希廉布衣適雪香談及其兄蘊香能書細字心

甚慕之惜未見其人與字也越半月吾友徐逸生來園

袖出牙牌如蔴二粒大二面各四行云子曰君子不可

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戊辰二

月十七日已刻書於小石山房之北窗玉溪仁兄大人

正月山年六十九共五十五字分行布格廓平有餘地



真古今來絕無而僅有之奇藝也。可載無雙譜矣。聞其  
年及古稀。日行六十里。不須小憩。大雪紛紛。頭不帽。足  
不襪。熱氣薰蒸。常如出浴。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既得其  
牙牌細字。付兒子功成。什襲藏之。又聞其爲人豪爽。不  
拘。偷閑學少。與余性情若合符節。他日相逢。定當把臂  
訂交。狂談大笑。動驚四筵。樂何如耶。特爲書之。俾後人  
知奇藝神仙原在世間也。蘊香六十二歲時。納一幼妾。  
年十七。性和順。頗有姿色。蔡氏侍女也。蘊香偶染疾。垂  
危。人勸其俟主人仙逝。改嫁爲是。幼妾怒斥之曰。是何

見聞隨筆

卷十六

八

言與休汗我耳。深夜遂出焚香。剖臂肉煎湯進之。病旋  
愈。蘊香更鍾愛之。余聞逸生述其事。不覺爲之三歎。曰。  
余年四十五。夏日患病。七日水漿不入。於口。筵室陳氏  
剖與臂肉煎湯服之。立愈。事隔二十二年矣。白頭偕老。  
內顧無憂。顛沛流離。扶持不倦。使我出虎口。保餘生者。  
正賴陳氏之賢且哲也。今聞蘊香側室之賢。彷彿相類。  
故并書之。爲賦小星者勸。

孝丐

定遠縣書吏某發疾昏去。見冥使牽至閻君衙前待訊。

見聞隨筆 卷一六

忽又聞閻君將延孝子入內堂。事稍停。書吏私付閻君  
尊禮孝子如此。但不知孝子何許人也。留意俟之。須臾  
大開中門。閻君親出迎迓。所謂孝子者。乃一乞丐。俄頃  
丐出。書吏因跪丐前。哀告家有老母無人侍奉。求其到  
閻君前講情。釋放回陽。丐始難之。躊躇再四。乃勉強復  
進。衙見閻君。出語書吏曰。情已上達。汝速去。毋少留書  
吏叩頭謝。復詢丐姓名里居。曰。我懷遠縣某庵前一丐  
也。書吏回陽後。卽到懷遠某庵。詢其人。庵主曰。此孝丐  
也。事母至孝。乞食餒毋。毋食飽。方食殘食。夏日暑氣甚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九

惡丐先負母至庵前樹陰下安息。然後沿門行乞。乞歸  
事母如孺子。然母死。葬於庵前大樹下。哭母而以頭搶  
樹。尋亦歿。土人重其孝。葬丐於其母塚之側。題其碑曰。  
某孝丐。墓書吏聞言。祭奠丐墓而返。來安孫右卿司馬  
口述其事。余曰。貧賤至於爲丐。尙能生養死葬。極盡孝  
道。哭母以終。人重其孝。而題其墓。神敬其孝。而待以禮。  
視世之爲人子者。生不能養。其親死不能葬。其親而反  
忤逆其親者。此孝丐之罪人也。書之爲萬世之爲人子  
者法。

二七九



鬼聾入夢

孫右卿曰有某翁聾最相得者聾歿後時時入翁夢與翁談家常逾年入夢說內弟聯科之喜并說要來吃喜酒是歲內弟果入泮登科當開賀之期來一乞人要吃喜酒翁知其聾之幻形也延之上座另設一席待之舉止一切宛似平生後數年聾入夢告別云為某州城隍路隔數千里不暇再與翁聚唏噓出涕而別後遂杳然

鬼語

孫右卿聞友人云潁州有某舊家藏書一樓夏日登樓

見聞隨筆 卷十六

尋書樓門未開聞樓中有人談話細聽之一人曰長毛賊將至此地當殃及盍移居乎一人曰移何處住一人曰某處好避賊主人知為鬼神示兆遂徙居焉不一月寇果至蹂躪一空而書樓獨完亦一奇也

財多宜散

甯郡太平縣有富翁崔姓積金三十萬三子皆不肖皆喜揮金如土其父慮其子之敗業也商之於族弟蓮山蓮山係乙未孝廉少與翁同窗共學者識見高卓能斷因代翁畫計曰翁無憂盍早為計翁家財三十萬將九

萬分與三位郎君將六萬自為生養及葬之費其餘十五萬為善樂施散之於鄉黨鄰里能如是當免子孫凍餒之虞矣翁然其言而不能行因循姑待未幾長子次子入都捐官揮霍十餘萬金幼子在家效尤未一星終家財蕩然如洗三子凍餒竟如乞丐而翁死不瞑目徒悔不聽昌言嗟臍無及余聞而嘆曰大凡世之銖積寸累而成巨富者斷不肯施捨一文於貧乏其故何哉蓋其入自艱辛出自鄙吝殊不知天道循環極儉之家必有奢兒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

見聞隨筆 卷十六

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玉滿堂子孫無福消受廣種福田子孫庶食舊德余故曰積而能散乃長保其富者也願世之富者能知保富之道不在垂裕後昆而在樂施於人則富可長保而子孫必大昌盛矣請細思之勿蹈崔翁之轍

蔣梅邨德報

蔣燮堂號梅村西洞庭山人服賈湖南綢緞莊往來吳楚間一日舟泊九江夜聞舟子呻吟長嘆聲問其故舟子曰我好賭錢欠鄰舟人賭賬五十千文明日期到身



無一文萬難過去。只得以死了之。故歎息不眠耳。蔣曰：勿死。我明日代為排解。償欠庸何傷哉。舟子感謝。不作死想。蔣早起過鄰舟。為舟子講賭賬。代償錢三十千文。了此一重公案。後數年舟子時運大好。發財生子。遂以三十千錢還蔣。此道光初年事也。其時蔣未生子。迨至道光二十年。蔣子芝田年已十九歲。挈眷奉母移居湖南。長沙時逢大水。五閱月始抵漢口。川資已盡。思往漢陽會館告貸。時遇狂風。喚渡不膺。因與喧譁。忽來一船。戶揖芝田曰：君姓蔣乎。曰然。君之尊人。可是梅村。曰然。見聞隨筆 卷十六 三

芝田怪之。曰：子何以知我姓與父名。請明以告我。某曰：君之聲音似尊人。故此知之。因述前事。芝田始知其顛末。遂告之。川資罄缺。渡漢借錢。舟子曰：無須渡漢。錢米油鹽一切奉上。後到寶號算還可也。言罷遂以錢十千米數石油鹽魚肉一一送上。芝田舟中。芝田得以抵長沙。見乃父。述其事。乃父聞而樂之。曰：小子識之。救人之急。卽是救己之急也。後數月。舟子來長沙。綢緞莊蔣感其意。加倍奉還。同治七年戊辰閏四月上。滯余與芝田。過於上海邑廟後園茶館。口述其事。走筆書之。

惜穀增壽

洞庭山蔣芝田之妻某氏。平生最惜穀米飯粒。一日病篤。昏迷不醒。見冥差曳去。見閻君。閻君命查年壽善惡。言某氏年限三十二。因其愛惜餘粒。加壽六年。遂放還陽。越六年果三十八歲而歿。芝田口述如此。

铁塔頂飛

同治七年正月十四日。鎮江北固山甘露寺後。鍊塔頂。飛過江。落在七濠口。田裏。旁有黃蛇數尺。蟠在塔頂旁。驅之不動。土人謂為黃龍。出見築一廟祀之。吾鄉親吳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三

炳文富村人。弄木牌到鎮江口。親見鍊塔。失去塔頂。問之土人。得知顛末。與余述之如此。

俠丐報德

無錫張涇橋王耿甫。元煜州同。與余言其曾祖錫昌。上舍。素業賈。有田三千畝。一日鄰官門前有丐。強討錢。司閹者鞭之流血。王見而憐之。呼丐到家。與以水洗血痕。與以錢百文。慰之而去。事隔三年。王因至六陳行討賬。不遂。悶悶不樂。低首徐行。途中遇一丐。似曾相識。丐亦顧向王笑曰：王老爺別來無恙。有何事疑難不樂如此。



王曰然三年不見幸再相逢茶敘談談何如丐從之到  
茶篷啜茗敘寒暄丐詢王何事憂愁請談衷曲王曰余  
收租麥二千餘石寄在某行今某行閉歇強吞我麥故  
此脚脚耳丐曰是不難君同我去討賬賬主不還錢我  
便與門做死在地他見有人命便生畏心願還錢求息  
命案君諾其言收其錢如數扛我屍下船船開離鎮我  
便活矣王曰是何術也丐曰我素習易筋經之術故能  
閉氣成屍耳遂同丐去討賬賬主抗拒不還丐遂大聲  
疾呼以櫃上大石硯兩手握定以擊店主店主以手格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丙

之丐即將大硯自擊頭額血流滿身倒地氣絕而斃面  
似灰色手足冰冷王曰討賬不還事小打死人命事大  
到城報官相屍為急遂出店門奔下船店主店夥悉來  
跪求息案情願本利歸楚再四哀求息訟王始允之店  
主欣然命店夥將該賬銀兩本利三千餘金送下船來  
再扛屍下船跪拜而去王命舟人開船出鎮二三里丐  
忽騰躍而起王振坐艙中感謝不已堅留丐同居如兄  
弟行勸其不必在江湖上受風霜凍餓矣丐笑曰我命  
如是何能安享田園之樂哉遂辭去王堅留不從贈金

數百兩不受丐曰我之閉氣索道者報君百錢之惠一  
水之浣耳豈貪君艙中之金哉言罷飛身上岸倏忽不  
見

孫竹亭善報

孫竹亭無錫人家住石塘灣為人豪邁富救貧有子  
業儒年弱冠文尙未完篇孫入都應試一日偶到某衙  
衙聞婦人哭泣甚哀詢其鄰始知甘肅某明經之寡媳  
也為故缺少盤費五十金不能扶櫬還鄉同人擬賣婦  
身以作盤費婦不忍失節再醮故此哀啼耳孫聞言大

見聞隨筆 卷十六

五

呼曰不可不可盤費若干皆我代籌寡婦斷不可賣遂  
回寓籌五十金親送交寡婦手中為盤櫬之費寡婦破  
涕為笑叩謝感德不盡某明經得歸葬甘肅矣己未科  
江蘇借杭州試院鄉試孫之長子以太學生應鄉試場  
中文皆甘肅某明經冥中代作遂中高科王耿甫與余  
述其事特記之為世之作德者勸

不納有夫女作妾德報

蔣芝田口述安徽人某家饒於財開典為業生一子少  
習舉業長服賈時文久棄不講其父愛白鬚老人與言



今科汝子得中高科宜早爲計某因夢訓子仍習舉業以應鄉試子不以爲然舉業久荒何必空費錢財作無益事某又復夢老者告曰此科汝子必中不去應試眞天與不取必受其咎某覺又告其子以夢并囑其子到金陵先買妾爲抱孫計子欲之遂聽父訓重脩舉業到金陵先央媒說合買得一妾成婚之夕流淚不止悲不可言之狀某怪而問之女曰妾有夫也夫已成進士矣妾因父母去世依叔爲生叔好賭博賣妾償逋今適君子得侍硯衣食固不乏然心中鬱憤總覺難負結髮見聞隨筆 卷十六 去

夫耳某聞言大驚曰爾既有夫何可再適他姓爾願往何處我代籌之女曰妾有舅氏在某處依傍舅氏爲宜某卽雇船遣奴婆遠送女歸舅家某料理場具錄遺得售進大考場題紙到視之皆難題目一字俱無只得交白卷出場第二場不肯去家奴逼而勸之不得已復去白看藍榜有無再作行止誰知藍榜無已名而唱名時復唱到已名矣于是復進場題目到更難下手又交白卷三場亦復如此揭曉得中高科拜薦卷房師師曰君得高科還有外簾某恩師在速去拜見某遂去拜謁某

老師曰君有何德行雖三場白卷尙得中高科乎君之文卽我之文也我以詞林散館改官外任知縣徒得外簾收卷之役心頗不平收得一白卷不覺技癢一揮而就二三場亦復如是此中因果竟不得知願道其詳毋我秘也某曰記得場前承父命買妾見其悲哀之狀詢知有夫之女夫名姓與老師同門生憫其遇遣僕婦送歸女之舅家某處只此一事差強人意耳老師聞言便泫然叩謝君所遣送有夫之女卽拙荆耳我到任無幾時思訪拙荆蹤跡竟不可得詎知因緣湊合如是如是見聞隨筆 卷十六 七

豈不大奇可見天之報德絲毫不爽紀之爲見色不亂者勸



見聞隨筆卷十七

婺源 齊學菱 子治

助資歸櫬德報

來安孫右卿司馬玉堂言王炯齋赴雲南學政任甫入滇界。見客店門首停柩。有婦人孺子。衰麻在身。問其由。知為山東人。官雲南典史卒于任。其妻子扶柩回籍。半途資乏。遂留滯焉。過而弔者。雖小有所賄。不足濟事。王亦贈銀十兩。然終難啟行。後有直隸人。亦赴雲南典史任者。聞之愀然曰。以彼視我。官相同路相似也。若易地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以處。其何以堪。乃慨然傾囊助之。俾存歿皆歸故土。而新典史距滇省尚遠。資斧不繼。沿途托鉢。乃抵于官。不數年亦即歸田病卒矣。前典史之子。生而穎悟。其母教之學。未冠即登科甲。出為直隸省太守。由府陞道。朝服拜其母。其母嘆曰。爾今日榮華若此。此誰之力。爾竟忘之耶。為述當日事。并新典史籍貫姓名。其子嗚咽泣下曰。是烏可以不報。乃致書新典史本籍之官。委其代訪。及訪知其家微甚。僅一子以訓蒙餬口。遂囑地方官將其子押解來署。其子不知故。且疑且駭。以為禍將不測。

及至署。開門延之。受寵若驚。又疑其誤。迨坐定。主人謝曰。君與吾固世交也。為述前事。其子如在夢中。乃知新典史為此義舉。並未告諸家人。其無望報之心可知。住旬餘告歸。主人不允。以內顧憂為說。主人曰。無用躊躇。早代為安置矣。自是屢求歸而不得。將及期月。忽大開筵席為客賀。客不解。酒罷。主人捧檄以出曰。受君先世恩。乃得至此。不報何以為人。今代捐大令矣。憑在此。請即赴省謁大憲。為民父母。俾尊人泉下增光足矣。毋庸慮一家衣食也。

見聞隨筆 卷十七

鮑生德報

庚子科第二場。場中淡字號。有歙縣鮑君。于黃昏時坐號中。忽有婦人。奉帷旋去。因思場中焉有婦人。此必鬼物也。遂出而尾之。婦人見其相逼而來。遂入號底糞房內。鮑君亦直入。婦人無可躲閃。面牆而立。鮑呼之曰。爾非人必鬼明矣。舉我號簾胡為者。婦人不應。鮑以手拉之。婦人曰。君既知為鬼。何相逼若此。舉簾是妾之悞。祈諒之宥之。鮑曰。尋我為誤。想必有不誤者在此。號中何妨。告我。為爾排解。婦曰。于卿底事。不必問也。鮑強之曰。



妾夫以木工爲業與某生爲隣某生至某處處館夫亦在館旁開鋪一日夫以銀十兩托某生帶歸不意某生乾沒妾一子二女全靠夫有所寄是年水災米薪騰貴寄銀不至家遂斷炊夫亦于是年卒于外音信杳無久之妾餓死一女亦餓死如此害我能不報乎鮑曰爾尙有子女乎曰有一子一女鮑曰何在日行乞耳鮑曰以君之怨不過索某生之命足矣于爾子女何裨據我看不如以子女屬某生使其領養俟爾子女成方許卸責并囑某生爲爾做道場立木主焚金帛豈不較勝索命萬萬耶婦曰如君言豈不大好但某生負心至此安能忽動天良鮑曰某生雖不肖能不要命乎有我代你排解且看他光景如何婦意似可鮑遂引之以行由底號向前且行且呼某生姓名至一號內聞呼而出婦見之怒氣勃勃有欲得甘心之狀鮑生攔住乃止遂以婦人索命告之某生叩頭求救鮑以其子女相屬某生自任惟命是從婦曰口無憑某生乃書之於紙交鮑轉交婦不接曰須焚之乃去是時夜深他人文已半篇鮑自悔多事回號收心養氣預備作文忽又見婦人來前鮑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三

曰何又來擾婦曰爲君報喜已獲中矣鮑曰我不信婦曰誠然凡索命必奉神旨令方能進場事畢仍當繳令昨日妾領旨時本欲索命見妾如此繳旨神異而問之妾以君排解爲對神乃嘉君之善適今科一百零七名以惡當換乃將君名填寫在上故來賀也鮑曰姑妄言之不之信也是時場中傳聞甚廣均記之以待榜發及閱題名錄鮑中一百四名想揭曉以前又有己中被黜者故鮑又向上數名耳孫右卿云

郝生場中遇鬼

見聞隨筆

卷十七

四

嘉慶年間郝生進場畏風搖燭光遂面向裏坐正寫卷時神氣昏倦微覺兩肩重壓又覺左頰有冷物附之漸冷漸甚而所附之物亦漸長斜視之乃人舌緣頰下垂已至肩臂矣心知其鬼而自問無喪心事不當惡報因將卷收坐下恐被鬼汚也又自念履歷防其誤而令鬼知之漸覺輕鬆少頃如故忽聞隣號叫聲驚人乃出視之有某生以繩自勒須臾卽斃

夢送亡室王氏孺人終

余初聘婺源王養中觀察先岳之女爲室將娶而王氏



歿于金陵上新河母家。時道光辛巳七月七日也。余居宜興城東撒珠巷春暉堂內室。夜與余尙保翊廷舅同卧一房。是夜夢到一大家。往來家僮無一識者。俄見老媽請予進內室。口稱姑爺。說大姑娘病甚篤。速去送之。予心疑是我家大姐姐有病。遂隨媽入內室。進房所見男婦無一認識。見我到皆立起身。床上卧一女。長方面廣額豐頤。白衫青裙。見我到床邊。滿腔心事。一句也說不出。淚下如雨。予亦心傷。大哭而覺。枕席皆是淚漬。起來說夢。舅氏笑曰。夢哭是笑兆。八月吉期已近。新人進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五

門皆大歡喜。夢為先兆乎。越三日。金陵王家遣力送書至宜興。予在書房讀書。聞金陵有信到。予曰。疇昔之夢應之矣。為之下淚。家中自太祖母以下皆含淚無語。將訃音藏匿。不與我知。予曰。無瞞我矣。王氏去世。其在七夕三更時乎。閱書果然。後一年四月。先大夫攜喪至金陵王宅。入門至廳堂。皆是舊識。入室拜丈母。房屋一切皆如夢中所見。亦一奇也。居半月。抱王氏木主而歸。其墓在上新河某邱。俟成兒應試金陵。再去訪問。盤桓歸。宜興繼娶張氏孺人合葬于南門外銅官山麓。以慰我

心。則幸甚幸甚。成兒其識之。毋忘老父之惓惓也。

雷擊淫盜

同治七年四月。南匯寶山交界杜家港。有父子二人業傭為生。父央媒說合。只須十元財禮。便可過門。某無錢可措。面帶愁容。東道主人問知其故。欣然曰。為子娶婦。是一大好事。遂以十元洋銀送某傭。歸家娶媳。某傭誠篤人也。不肯白領主人之情。約以傭工錢扣算。便肯領去。主人諾之。某得洋銀交媒人手。始得新婦過門。新婦家饒於財。粧奩衣服不缺。某既為子授室。便到主人家

見聞隨筆 卷十七

六

傭工。以償十元之債。新婦數日後不見阿翁。問夫婿阿翁何處去矣。夫以實告。說父去傭工。還清十元娶婦之洋。方肯回家。婦聞而驚曰。安有子婦在家中團聚。而任阿翁在外為人傭工。還債之理。忍乎不忍。安乎不安。妾有洋銀一百八十元。汝快取十元去。代翁還債。請翁回家。菽水為歡。亦足樂也。夫聞言喜極。不待天明。便取出洋銀十元。開門而去。詎知間壁隣人無賴子。夜聞其夫婦語。竊聽其夫取洋出去。無賴子便假冒其夫進房。說天未明。少息再去不遲。上床與歡。歡罷。便下床穿衣。



取其洋銀一百七十元出門而遁。明晨婦起見箱開未蓋。覓所存洋一元不見。心頗異之。越一日翁與夫欣然回家。婦爲之喜。旋問夫箱中一百八十元何故一齊取去。夫曰。是何言歟。我只取十元餘。仍存箱未動。婦曰。汝出門後回家否。曰。未回家。婦知爲隣人所陷。自經而死。母家來見女已死。痛哭之際。黑雲忽起。疾雷震活女屍。提隣家無賴子擊死在門前。手捧出洋銀一百七十元。方知其惡報云。湖州毛凌霄少尉與余口述如此。

河南某烈婦傳畧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七

毛凌霄少尉云。河南中州某氏。年少業儒。父母歿。家無恆產。老屋數椽。而岳家頗富。生一子。延師授經。岳父憐婿貧。無以自給。遂央媒勸婿來岳家讀書。俾得一衿。再爲完姻。某樂從之。來岳家與舅弟同一房住。甚相得也。隣村附學某來往其家。有年。窺見其閨女姿容美艷。心慕之。遂生惡心。縛刺刀於竹竿頭。候某生困着行刺。是夜某生困上床。背始貼席。便覺有物咬背。躍起如是者數次。與舅弟說之。舅弟曰。易床而睡何如。某生從之。睡始安。兩人熟睡。附學生開窗以刀刺其心。瞳復掩窗埋

刀隙地而遁。天明某生起。喚舅弟不應。視之則大駭。血流滿床。斃矣。岳父母聞之。奔入書房。見子被人刺死。慟哭不已。問婿何故。易床而睡。婿以實告。岳父母素知子與婿無讐隙。不疑婿所殺。又不見凶器。故不肯誣告。詎知親房伯叔貪其家財。思患其婿。置之死。方如所欲。鳴之官。相驗畢。係其婿於獄。爲無凶器不能定案。附學生潛央媒說親。遂娶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一日附學生對其妻曰。汝知汝弟誰其殺之。妻曰。前夫殺之。笑曰。非也。是我殺之耳。我見汝美貌如花。故動此念。本欲殺汝。

見聞隨筆

卷十七

八

前夫不知易床。故誤傷汝弟矣。妻聞言不語。縶兒而出。歸母家哭訴其故。要代弟報警。父母止之不聽。雇車進城。到縣堂擊鼓喊冤。官鞫實。籤提凶犯到堂。附學生吐其實情。凶器旋獲。定罪。前夫當堂釋放。婦曰。冤已伸。妾心安矣。留此孽種。終須害人。斃之爲快。遂碎兒腦于地。回向前夫曰。妾已失身於惡賊。今生羞與君爲夫婦。緣結來生。不亦可乎。撞柱礎而死。嗚呼。可謂烈矣。官見而憐之。大聲稱贊不已。遂請旌焉。前夫乞婦骸歸葬于祖塋。官許之。岳父母仍收婿回家讀書。再以義女某氏妻



之嗣後婿入泮登賢書成進士入詞林為東河河帥晉封前妻為一品夫人

雷擊盜衣賊

湖州鄉間有女尼當暑浴于池有賊見其衣袴挂於楊樹鞋置池上取衣鞋而去女尼無衣不能歸菴昏暮扣人家後門乞借衣履借其穿著與餐留宿明晨女尼去夫歸命三歲女兒取舊鞋換着女曰鞋借和尚穿去矣并說昨夜見一和尚來與娘同食同寢今晨始去夫怒入內不問情由痛打其妻妻訴女尼借去夫不信說只見聞隨筆 卷十七 九

有赤脚和尚從無赤脚女尼一日幾番打罵夫出外其妻冤莫能伸自經而死夫歸見妻死置屍堂前將買棺收殮村人來觀女尼攜衣履來還夫見女尼來手提衣履遂知昨夜留宿借衣履者即此女尼也不覺大哭狂呼曰誤聽女孩亂言置妻于死女尼以衣履還其夫見女屍在堂前詢之即昨夜留宿借衣履之婦也抱婦頭大哭曰我害汝矣夫復何言遂自投水而死其夫大恨其女胡言致傷兩命立斃其女自亦投水村人救出得不死黑雲頓起疾雷擊活其妻與女尼立提竊衣賊手

捧衣履擊斃在其門前村人見之皆驚走謂善惡報應之不爽云湖州毛凌霄口述

雷擊惡婦

毛凌霄云同治元年五月初三賊破湖州城前三日城中有夫婦居家夫婦謂曰賊若進城我二人要說不相識賊若殺汝我安置洋銀四百元在水缸脚底泥土中俟賊去便可取出洋銀買棺埋葬賊若殺我汝便取洋銀買棺埋我勿忘也婦然其言後三日賊果進城有賊目至其家問其男婦兩人是此室主否皆曰非室主各見聞隨筆 卷十七 十

自逃難躲在此者賊遂差遣其夫燒飯打雜納其婦為妻相安半月忽一日賊將水缸翻倒取出洋銀四百元去夫見之知是婦與歡好吐出真情夫知不免遂投河而死賊憫之以棺殮天忽深黑疾雷一聲擊斃其婦于棺前賊亦以棺殮之命合葬云

嘉興老女

嘉興有儒家女能書畫通文義凡出庚帖許人婚定未娶夫便徐斃七出帖為其夫者無一存于是人人皆知此婦為凶女無敢再問津矣女年已五十髮白齒落依



然以書畫爲生涯。無何嘉興協領某公年已六旬餘。升山東兗州鎮台。有子有孫。孫已登賢書矣。鎮台忽賦悼亡。思續娶室女爲繼室。遂央嘉興守備升都司某作媒。將財禮求帖。聘嘉興老女爲繼室。老女願從其聘。某公遂先爲繼室請一品誥命。旋升浙江提督。遂娶焉。老女膺一品誥。服一品衣。與六十餘公交拜成禮。爲一品夫人。其福命如此。無怪前者七夫不能消受矣。毛凌霄與余言其事如此。

### 雷打三逆子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七

同治三年興化縣鄉間有一母三子。排日輪流供膳。除夕輪到第三子供給。第三房不肯供膳。推出母到長房。長房不供膳。到二房亦復推出不供膳。母如窮人無所依歸。投河而死。明正十二日雷大震。連擊不孝子三人。鄉人爲之一快。吾寄女李佩蘭云。

### 雷擊惡媳變豬

同治四年興化縣民間有贅姑在堂。一子出門營生。一媳在家事姑極惡。煮肉供膳。自食其肉。以皮骨和糞另蒸食。姑一日子從外來。問母供膳有肉否。贅母曰。有則

有矣。只是肉皮與骨。還有臭味不能食耳。子入厨見鍋中所蒸。皮骨一盤。取而嗅之。穢氣難聞。細審乃知是糞和皮骨。子正怒婦不孝。思撻之。天忽起黑雲。一朶雷擊惡婦。婦變爲豬。人面人足。猪身猪尾。日尋糞食。見之者皆曰。天眼甚近。報應不爽。書之爲世之事。姑不孝者鑒。李佩蘭寄女口述如此。

### 奚義僕

江陰四河口奚氏宗祠。有奚義僕神位。春秋祭祀。另設一席祭之。云是當年奚某生二子。長出嫡。幼出庶。幼子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七

年數歲。父母俱歿。長兄思殺幼弟。以圖家財。奚僕知之。夜間負幼主遠遁他方。樵柴供養。幼主成立。候其惡兄去世。方敢事主歸宗。至今奚氏有科第者。皆幼主之後。庸惡陋劣不成器之徒。皆係惡兄之後。奚氏立僕神位。崇僕祭祀。以報義僕再生幼主之德也。江陰六汝猷紫加拔貢口述如此。余曰。世間惟義僕最難得。如奚僕者。真奚氏之忠臣也。真絕無而僅有者。書之爲後世之爲人役者勸。

### 保赤堂



江陰壽興沙保赤堂。同治三年。間立百善舉。一日雷震。掌宇。電光閃耀不散。司事命贊議焚香懺悔。乞赦失察罪孽。雷聲始退。越日如廁。見聯單滿圍。知難童以字紙拭臀。穢字紙之故。隨即檢拾聯單。漂淨晒乾。焚去。分給草紙與難童使用。勤收字紙以補過云。沙梓堂口述。

方外名流

道光元年。先大夫梁溪解組。寄居宜興城東撒珠巷春暉堂。離法藏寺甚近。寺中住持紅雪禪師。年二十餘。有才能。感手姿。好吟詩。曾將詩稿就正先子。記得村居詩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三

云。橋通門外路。雲度水邊天二句。先子批見道語三字。佳句不少。今忘之矣。紅雪住持十餘年。興造萬佛樓。重新寺院。余曾書東坡大悲閣記大楷四大幅。又臨唐宋大家各帖八大幅。贈紅雪。縣之萬佛樓下。又書大楹帖一對。云。即非莊嚴。皆是佛法。所應供養。以諸華香。贈紅雪。方丈內長縣此聯。紅雪用心大過。不承於年。惜哉。咸豐庚申之變。宜城失守。寺樓化為劫灰矣。焦山定慧寺住持借庵長老。以詩名海內數十年。有借庵詩集傳世。記得詠秦始皇詩一句云。千世萬世祇二世。七字甚有

趣味。裘少時隨先子游焦山。住伊樓。先子曰。與借庵酬倡。命裘和之。借庵過譽。先子掀髯而笑。後數年。余往金陵。重游焦山。借庵老健古稀之餘。尚能策杖陪游大觀臺。四面佛。山頂焦先蝸牛廬諸勝。余恭和先子臘字韻七古一章。紀游贈借庵。又和張河帥送銅鼓入焦山歌數十韻。附刻先子焦山倡和詩。石刻之後。亂後送石刻大士象東坡象。先子送唐后佛入焦山圖詠。先子焦山倡和詩諸石刻。二十餘條。安置定慧寺方丈。交住持芥航上人收藏。借庵法徒性源。能作古文。性源之徒月輝。有膽有識。西寇據鎮江。燒金山。又要踞賊兵於焦山。月輝孤身入鎮江城。求見賊酋。力陳古來用兵家。凡踞焦山者皆敗績。賊酋聽其言。信之不犯焦山。月輝將山中周鼎。漢鑪。歷代寶墨。藏之石室。山寺寶物。居然無恙。全仗月輝禪師一身護持之力也。月輝真豪傑哉。月輝去世。芥航禪師住持。年纔及壯。詩畫精工。余於亂後往來焦山。喜與談詩。芥航盛設伊蒲饌。款留連日。情意殷勤。可感也。六舟禪師。出家浙東白馬廟。住持吳門滄浪亭。西湖靈隱寺。好收金石。人呼為金石僧。能書畫。海內知

見聞隨筆

卷十七

古

二九〇



名珍藏懷素千文墨蹟兩卷。余借其小字懷素千文刻入寶穰室法帖中。此卷先子題長歌。又題七律一章。裴刻卷成。題長歌紀之。六舟滄浪退院。衡峯禪師接踵住持。衡峯善琴工畫。余曾作滄浪亭聽衡峯彈琴長歌。并畫聽琴圖。贈衡峯。亂後衡峯從上海回吳門。脩造寶積寺。觀音庵。住持陳公祠各庵。大興土木。煥然一新。真佛門中一大人傑也。衡峯之師父。几谷禪師。善畫山水。七十餘歲。園寂焦山。亂後曾得見之。覺阿開士。本吳縣名諸生也。因其父開酒館。虧本。避債空門。父子出家。小庵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五

在楓橋白馬澗。有五百梅花草堂。鼓琴詠詩。寫字爲業。不語禪也。余曾作七絕數首贈之。覺阿有詩稿傳世。蓮溪柳溪。虛谷雪鴻。四禪師。皆善畫。海文禪師善琴。住持揚州興教寺。己巳冬。余曾客居萬佛樓下三閱月。掃葉開士。余詩弟子也。有詩鈔傳世。金陵白鷺洲。朱嶽雲道士。少時從姚姬傳先生學詩。著有嶽雲詩草。工畫山水。尤喜寫菊。余少時往金陵寓其道院。題其麥浪舫圖七古一章。嶽雲題余山居讀書圖。余返陽羨山中。嶽雲作詩送別。古道照人。可敬可愛。吳門包巢仙善琴。工畫。與

余交最密。不幸早亡。其徒唐文學。陷賊中。從余出坎。代余送信過江北通州石港于漢卿壻家。誠篤人也。昔年游江西小黃山。宿黃山寺。有池禪師。藏舊宣紙兩大張。上年先子過寺。師求書一幅。次年余過寺。師求畫一幅。兩日畫成。題詩而返。歷紀方外交遊。恍如夢中事矣。

食生鴉片圖賴顯報

壽興沙民婦。聳夫與女。食生鴉片圖。賴人家。以至傾人家產。明年婦浣衣河邊。見二蛇纏身而上。索命而斃。

人面犬

見聞隨筆

卷十七

六

戊辰三月上澣。滬城四牌樓翦店內。產一羣犬。中有人面犬身者。觀者如堵。主人斃犬埋之。以滅其怪。宋恆銀刻字先生親眼見之。來與余言。

上海廟神羊

上海城隍廟後園最大。放生之羊。不下百數。日日出游城外。渡黃浦船。至浦東。遊倦乃還。老羊毛拳垂地。角長插天。居民游客。無敢害之者。據云。長毛作亂之時。夷兵在城幫守。有一夷勇。盜殺一羊食之。其勇立斃。亦一奇也。書之爲私殺放生六畜者戒。



張孝子紀畧

孝子姓張名虔德。安徽徽州府婺源縣西鄉四十三都甲路人也。孝子曾祖諱永湧。祖諱端植。嗣父諱拱炳。本生父諱拱熾。生母吳氏。世務農。家貧。孝子年未十歲。即使入山樵採。長事耕耘。以養其親。朝夕奉事。不離親側。其孝出自性成。孝子未生時。繼父未娶早歿。弱冠。本生父復歿。本生父之長子張都暎。係孝子之兄。無子而歿。孝子承兩祧。哀痛之餘。承歡母側。以解母憂。凡滌枕席。潔械窰。必躬親其事。疴瘵抑搔。愉色婉容。以順母意。鄰

見聞隨筆 卷十七

十七

里聞而見之。無不感動。孝子每晨。必親買小點。懷之以進。一日母思芸苔。大雪中採歸奉母。人皆異之。西寇侵婺。孝子聞風。負母入山避之。賊至村人遇害數十人。孝子負母入山。身獨無恙。母曰。有子如此。天之賜也。母病憂惶。衣不解帶。祈禱俱窮。乙丑十二月母歿。孝子一慟而僵。久之乃蘇。夜臥柩旁。呼母不應。拊踊哀號。聲動鄰里。鄰里為之垂涕。孝子居喪。瘦如枯藤。每痛哭。只言母劬勞不能報德。殯葬後。連日不歸。時未結廬。天寒風雨。孝子以茅覆墓。手持雨蓋。號泣墓旁。族戚勸之不歸。孝

子母墓在鷺塢。就墓結廬。甚隘。人不堪一日居者。孝子居三年而不忍去。孝子廬中。朝夕上食焚香跪拜。夜則張燈。面垢髮長。麻衣盡黑。汲水拾薪。必告而出。歸則告曰。兒來矣。事死如生如此。孝子一日方進食。見巨蟒盤墓上。急呼母曰。兒在此。母無怖也。蟒遂蜿蜒而去。又一夕虎哮廬門外。孝子惟默祝無驚吾母。虎遂寂然無聲。孝感之徵驗如此。孝子時年五十。孝子妻李氏。平時事姑能得姑意。孝子廬墓。甘自守貧無怨。子俞鋒服田。克守家風。同治七年戊辰九月廿有八日。我婺甲路張敬

見聞隨筆 卷十七

六

之孝廉貴良籌資入都。為張孝子請旌于朝。手持孝行畧示余。余拜而讀之。不覺為之歔噓流涕。思吾太祖祖母父母之墓。遠在溧陽戴埠田中。不能歸山守墓。浮家海上。生計蕭然。校張孝子之廬墓三年。事亡如事存者。其賢不肖為何如哉。故特書之。為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法。

林孝廉德報

林子經孝廉名漸達。六合縣雷官集人。咸豐年間。在籍辦團練。八年髮逆竄擾。將攜家渡江。臨河無舟棹。正傍



復時忽一小舟至。與之論價。而舟已載人將滿矣。已分不諧。舟子問叫船者伊何人。并問姓氏里居。林曰。你既不渡我。問我何事。舟子曰。何妨告我。林乃自道其來歷。舟子狂喜曰。此我恩人。沿訪江湖已數年。遂逐已載者。杯曰。同一避難。偏人讓何可忍也。舟子曰。事急矣。且勿。不由林作主。強曳之登。及解纜。林問其恩從何來。舟子曰。咸豐二年。金陵失陷。我弄船在外。家大小五口。逃至雷官集。是時窘甚。身無一錢。我婦人至老翁局中告哀。羣衆叱之。獨蒙老翁憐恤。給錢六百文。我家婦人孩兒聞隨筆

卷十七

十九

向煙波開鼓棹而去。

蔣廉訪

蔣叔起廉訪。越伯揚州人。其父封翁。素服賈。與西蓮和尙友善。西蓮曾存千金於封翁鋪中生息。未立券。越數年。西蓮卒于普陀崖。封翁知其歿。遂至西蓮菴中。覓其法徒某。問其徒曰。爾師父在生。與人交接。有帳簿否。對曰。一字俱無。遂囑其徒。約其師叔等輩。來朝會談於庵。翌日。封翁攜帳簿銀票到庵。會諸禪友。詢其法名。皆屬西蓮同輩。遂對諸禪友曰。西蓮在日。曾存千金於小鋪。見聞隨筆

卷十七

二十

今西蓮已歿。其徒無知。故約爾等同來算帳。交還存欸。於是出示帳簿。照年分本利。一并算清還訖。親授其徒。收清而去。隔一二年。生叔起之前一夕。夢見西蓮來。無語入室。因知叔起廉訪。西蓮之後身。以報封翁之盛德者也。揚州王小汀徐嘯竹皆詩人。與予言如此。

范小蠻

寶應人范小蠻。捐理問銜。素為訟師。曾存百餘金於鎮江人布店中。店主虧空布莊。為人告追。范知之。乘間賄縣差地保。雇鄉勇。假造縣牌燈籠。乘夜竄湧進店。搬運



布貨財物。店主逃竄。投江而死。范得布物。營運發財。越一年。夢鎮江布客入室。須臾生一子。范知其來取債者。子稍長。便教其賭錢遊戲之事。亦捐理問銜。無何范沒。其子浪費家財。一敗如洗。報應不爽。如是如是。寶應劉佩卿云。

朱臘哥

咸豐十一年。寶應朱臘哥。年弱冠。病卧牀。夢見朱恕齋方伯士達在陰間。與人飲酒著棋。閒散無拘束。謂臘哥曰。我在陽間。功過相抵。任我去留。自便。無拘無管。作箇

見聞隨筆

卷十七

三

閒散之鬼。汝在陽間。格要平心待人。成人之美。斷不宜攻人之短。敗人之事。汝立善念。做好人。病自去身。臘哥唯唯而出。又見其叔朱竹庵懸其頭於木竿之上。口喚臘哥。不住聲。臘哥驚問何罪。一至于此。竹庵曰。我在陽間。無惡不作。以至梟首示眾。汝回陽間。必須通告同鄉親友。要做好人。斷不可學我作惡。受此天刑。臘哥回陽。立願為善。病遂全愈。現在二十餘歲。代人收租為業。劉佩卿云。

見聞隨筆卷十八

發源 齊學裘 子治

倉龍

曲阜孔有南。太僕。吾故人也。陣亡後。次子廣牧。死焉。長子廣稷。從戎左營。征西在口外家。寄居寶應城中。一貧如洗。其夫人素吃齋。奉事觀音大士。有年矣。忽於同治七年間。夜聞窗外水缸有聲。然燈照之。見缸內水淺。遍畫蓮花。缸沿彩繪龍身。之而鱗爪具存。非俗工所能摹仿者。中有青錢二十餘文。侵晨鄰里知之。觀者如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一

堵牆。錢忽失去。遂移缸室中。每早啟蓋視之。則米粒積半缸。適足一日之糧。至今年餘。仍然如故。一家數口。藉此度日。可見天之報施善人。絲毫不爽。寶應劉佩卿。茂才親見其事。與余述之。如此。余曰。此倉龍也。大士之所遣也。缸內彩畫蓮花。大士之示眾生也。噫。大士之慈悲。救苦廣大靈威之至斯乎。時己巳立秋日。識于揚州書局。

鐵蓮花

同治六年春。香客男女。航海向普陀山進香。被盜船所



困劫香船男女而去海中頓起鐵蓮花園鈎盜船不得  
行官兵聞而捕之羣盜梟首香客脫難無一傷者劉佩  
卿云

### 雷斬判官

寶應城隍廟有左文右武兩判官去年夏秋之間頓起  
大雷遍城震動邑廟香火道人見武判官頭忽落地渾  
身雷火燒焦殿柱亦損劉佩卿家與邑廟鄰近目見如  
此

### 龍闖炮轟顯報

##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二

同治六年夏間龍闖於洪澤湖蔣家灣有兵船小龍船  
民船停泊於此兵勇見龍闖既不知避反以炮轟之龍  
怒掉尾掣船於空中一掃無遺類矣噫禍福無門爲人  
自召信然劉佩卿之僕徐鳳子年二十餘性喜繪事亦  
雅人也與余述此事遂紀之

### 龍王喚渡

南淮鹽船巨者可載數千石一日有白髮老者來雇船  
送至漢陽船戶未曾答應越日有小龍三寸許來游船  
船條忽幻成大龍掉尾挂在船竿頂上身蟠蒲船船爲

之墮水幾沈船戶焚香頓首求縮全身唱戲敬神俄而  
縮小如故送至漢陽龍王廟始悟喚船老者卽龍神也  
可不懍歟鳳子云

### 義僕陸慶斷指救主

無錫余蓮村訓導 好行善事到處知名同治八年自  
杭州抱病歸家醫藥無效極危之際家人陸慶託以仙  
方水進服之立愈初不知爲何藥也後有友人見陸慶  
左手中指斷去疤痕童然問之託詞以對漸有聞者其  
相盤詰始知陸見主人病篤詢之醫者據云年老身虧

##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三

藥力難挽卽跪禱龍神前願以身代因用柴斧一擊皮  
破斧忽騰起再擊骨斷三擊指脫毫無痛楚自搗香灰  
敷指上仍捧藥爐至竈前以指煎湯進主人託名仙方  
服之汗解病愈洵可謂忠誠感格矣先是蓮村病杭州  
友人爲請此判云蓮花會有奇人可以留名可立身  
若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攜手出迷津陸係常熟沙洲人  
父兆松早故母王氏遺腹生慶苦節撫孤有欲奪其志  
者氏以死自誓撫兩女一男經營婚嫁備嘗艱苦慶事  
母順孝言及其母苦節事輒泫泫淚下事聞應旣齋方



伯給義行堪嘉頌以表其廬余與蓮村數十年至契每見陸慶善事主人十餘年如同一日耳聞日親特為記之為當世之為人役者鑒

鴈塚

道光初年寶應獵戶手提一鴈傷頸而未死僧人見之與之錢千文買而放之庵中用藥敷其傷處傷愈一日雲端孤鴈長鳴放生之鴈繼聲和之雲鴈落地與之對鳴良久交頸而斃劉君寶楠憫其節合瘞於杖溝題曰鴈塚同時名人如包慎伯大令潘得輿孝廉皆有詩見聞隨筆 卷十八 四

雷擊逆婦

寶應南鄉有某婦忤逆其姑以已生產胞衣當肉與姑食惡味難食婦遂怒罵不休雷忽大震盤旋婦頭逆婦以血布穢物拂之雷即墮地如猴猴鄉人搭蓬焚香供

養八日天大雷雨洗其汗穢擊逆婦跪在姑前而斃

周鴻

寶應城中有周鴻武生者兵亂之際淫人婦女劫人財物無惡不作咸豐九年有買人茶店墮者見舊識車夫進店與之對坐買人問車夫數年不見何處營生車夫曰我已當邑廟牛頭四年矣買人曰汝明明是牛頭何云牛頭車夫曰牛頭假借紙壳為之耳開包取出寸紙牛頭拂拂問便變一大牛頭套其首即儼然牛頭矣又有寸紙馬又買又問之紙又何其小也車夫又拂之又見聞隨筆 卷十八 五

雷擊客寓店主

高郵城中有某圖書於同治七年歲底欠清漕數十金官收之禁除夕官又差人遣收其妻子入班房哭聲驚鄰里時有老客人恒住老客寓者問鄰人因何而哭之哀也店主告之故客遂慨然贈之金如數贖罪回家過



年某圖書拜謝客人之盛德不置而店主見客人多金便起惡心今年正月初三日店主以酒醉客以石沈客於河心以圖其財初四日圖書某大辦饌肴迎恩人到家喫新年酒詎知來店請客闖其無人只見客之行李滿房而已正徘徊間聞人聲鼎沸詢知昨夜四更時雷鳴竟是擊斃店主夫婦兩人於河干手指河心圖書某奔至河干見其狀大呼恩人被害矣有能撈出恩人屍者謝銀二十兩於是下水負屍而出即其恩人屍也未轉瞬雷又復鳴客人擊活如夢初醒徐鳳子言余曰見聞隨筆

卷十八

六

天之彰善癉惡如此顯靈吁可畏也

雷擊負夫

寶應東鄉農夫常以糞拌飯餒鴨者夏夜住牛車蓬內被雷擊斃佩卿云

白樂丈

天津府寧津縣所屬有張家莊聚居數十家亦有出仕者莊內有夫婦二人所生一子年已十七八生得唇紅齒白面目姣好尚未定親忽有一矮胖黑醜女人至其家言欲嫁之家人駭為不倫驅之使夫然無日不來糾

纏其家父母無如之何因思令子出外避之遂令至舅家暫住舅家相去一二十里其子行至中途忽逢一美女遮道使不能行張家子問其故女云汝欲何往張子遂告以故女言此極易事只須請我父親去鎮之此怪可絕張子喜問汝父是何人女云姓白名樂丈去此不遠張子遂不至舅氏家徑往請之白樂丈髮白顏童鬚眉奇古欣然同至張家莊鎮治而黑女子竟不復來緣此往來相得一日白樂丈欲以女妻張子張子本已見過心竊慕之其父母亦願與為婚遂擇吉娶之過門後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七

白女顏既姣美而性又和平與合家妯娌均皆懽洽先是洋人行 教張家婦女亦有入教者白文勸曰此乃邪教必不可入因而出教者有三人 教內有洋人者實主行教事聞之大怒親至張家率洋人數十人大興問罪之師張家見勢將不測因告以白樂丈所使且具言白樂丈事洋人言此正是妖即在堂前設壇作法拏妖張家無如之何聽之而已作法數時之久不見動靜張子白內出勸其速歸言室內有兩火龍將出神父云此即是妖即進室內捉之及進內而洋人之鬚眉



皆被焚。同來洋人亦均焚去。只得逃回。而其所住之洋房已無。故焚去樓上。半截同去之洋人亦皆然。洋人囚於甯津縣。告張氏。縱妖放火。縣官云。事大須告總督。洋人即告總督。白樂丈亦上書制軍。言洋人兩年必滅其書。奇文與義。非今人所能為。白樂丈自稱。北宋時人。此事直隸制軍。即咨總理衙門。入告矣。同治九年。法國有難。白言不誣。此事孫右卿太守抄跡。不知有漏否。

祁中堂

祁山堂死六日未冷。復蘇賦詩一首而終。其詩已八奏。

見聞隨筆 卷十八

八

此江陰陳子惠信也。詩云。天子臨軒選異才。八方平靖物無災。上元世業十年後。自有賢豪應運來。

左清石太守

吾友左清石太守。湖南湘鄉縣人。家住芭蕉山。東閣中。性剛直廉明。工古文詩。善書。純師坡公楷法。舉孝廉。大挑一等。宦游江蘇。歷任震澤。青浦。邗州。高郵。州俱有政。警升知府。未得缺。卸事後。閒居蘇臺。初任孔副使。巷後住辟疆園。顧酒舟之宅。與余朝夕過談。吟弄風月。或探梅。鄧尉。或訪僧。楓橋。如詩僧覺阿。嵩光。諸長老。三時

過從談笑。自若曾邀同游揚州。又至金陵。寓承恩寺。訪湯雨生都督。侯青甫學博。飲椰子窩。詩歌倡和。殆無虛日。清石曾夢至一處祠。屋三間。中安三座。中座坐文信國公。左座坐楊忠愍公。右座一虛。楊公對清石曰。殺身得不死。彭鏗非正命。二語夢遂覺。與余言其夢。余曰。兄其文揚兩公之流。亞歟。虛左以待。概可知矣。庚申之變。左全家移出蘇城。住光福鎮。為救故友某君於土匪作亂之中。土匪不依。反被執縛。清石與其長子孟辛。次子仲敏。置光福寺中。寺僧見之。密告巡檢司某君。得出虎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九

口。潛往洞庭東山。途時遇故友來訪。盤殮以待。復同游山寺。飲茗而歸。浴罷坐堂上。忽覺身體疲困。小腹微脹。遂急喚二子來扶。吩咐後事。語畢怡然而逝。越十年庚午七月二十六日。余寄居滬上。得遇孟辛之妻。兄袁子壽。必全理。問述其姻丈清石考終如此。

女魂訴冤

安慶某氏女年十五。頗有姿色。父亡。母守有鄉勇某。得軍功保舉二品者。見女愛而娶為妻。越數月。又納二妓為妾。八門後。便使妻為婢。服事二妓。少不如意。三人撻



之身無完膚割舌釘頭無刑不施妻尙不死再以火鐵條通其陰遂斃時鮑將軍過安慶省城夜夢一少婦渾身血污跪訴冤鮑寤訪查並無此案里人不平謂其母曰安慶省城大吏皆與汝婿通氣告狀無益現有鮑將軍過境速去訴女冤其母從其言馬頭告狀鮑即親去相驗見其傷痕慘不可言立命斬其夫梟首示眾二妓逃遁追到斬之時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事也吾友俞澤夫携眷過安慶看會泊船適見此事與余言其顛末如此惜未知其姓名也

見聞隨筆

卷十八

十

海州奇案

同治九年春海州居民有孀婦某氏與女一室而處對門屠店屠戶之子某年十九素慕女色屢挑不從強之女怒批其頰某鼠竄而去一日女浣衣開門倒水適有士人過門水濺士衣士見女誤濺已衣忍而未斥女覺抱漸對士人微笑而謝之隨即閉門而八時屠兒窺見女對士笑便生惡心是夜三更時分踰牆而進女室冒認士人調女求歡女死拒不從母聞知大聲疾呼屠兒遁去次日母謂女曰此間有惡少不可居命女往居舅

母家舅母即送幼女十二齡來伴其孀母詎料屠兒黑夜持刀踰牆入室強奸幼女幼女啼哭叫喊孀婦聞而大呼救命屠兒怒殺幼女并殺孀婦遂携婦頭出懸其鄰家豆腐店門上店主開門見人頭駭甚取頭携鋤欲埋屋側空地適遇一土人告其故許賄以錢託其掘土埋頭土人允諾店主出其不意以巨石碎其腦而斃之倉皇間又遇一過路客見店主掘地埋屍驚而問故店主便邀還家飲以腐漿許賄錢二百千文又乘間殺之埋屍於後圃越日舅母與甥女同來孀婦家排門而入

見聞隨筆

卷十八

十一

見孀婦無頭幼女被殺鳴之官相屍鞠女女以士人強好不從事情上訴官追士到案嚴訊酷刑士不得已招認殺人又無婦頭可呈士繫獄官出賞格有將頭來獻者受重賞有樵夫某見此賞格回家向母借頭呈官可獲重賞母不允母頭已刃在手矣樵夫獻頭官驗頭鮮血淋漓與屍身不對問頭何來樵曰我見老爺賞格有人獻頭受重賞今有頭獻速給重賞何必問頭來歷官怒重刑鞠實知其以母頭博重賞也相樵母屍繫樵夫於獄士人本寒士也無辜繫獄無錢通監苦不可耐死



於獄中海州州官某因此自經而亡後任官某到任鞠  
女平日有人調笑不女以對門屠兒回答官遂追屠兒  
到案嚴刑鞠出實情又追豆腐店主到堂一夾棍盡招  
承案遂結云余聞孫右卿太守所述如此

勾井得五小甕

同治九年庚午又十月初九日余寓滬上也是園浜顧  
家巷袁氏宅中井內多泥老价平福樂於勾井下井起  
泥連得五小甕四甕完一甕碎有灰糊口中有小兒骸  
骨朽爛成灰矣不知何由置此井內是夜陳氏夢見三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三

小兒一老翁從井中出老人對陳道謝再四陳疑其為  
狐因託其照料全家人口平安老人唯唯而去一小兒  
在老人前叫苦二小兒從老人後老人謂兒曰勿憂余  
與汝藥服之即當愈也

胡氏代夫死

婺源俞澤夫之祖唐華號旭光業儒又學醫娶胡氏為  
妻旭光患病不知人事問卜於某某卜其吉凶曰此病  
非藥餌所能治必須人代以死則病愈矣其妻胡氏聞  
此語便欣然洗妝盛服夜間投河而死夫果霍然而起

覓妻不得急呼父母徧尋其妻蹤跡出門視之見其妻  
立在河邊身死面如生合成聚觀欽惜不已奇節請坊  
旌表省府縣志皆載之旭光從此行醫名振江南江西  
人稱百壽先生是也繼娶生子為名諸生孫輩十數人  
書香不絕噫胡夫人真可謂孝烈兩全矣旭光若無夫  
人之代死其病必不起病至不起俞氏宗祧其誰承之

逆婦顯報

金山縣訓導吳榮坡之妻誣其姑竊其汗巾并勒其姑  
與矢當時天忽昏黑霹靂一聲提出逆婦跪在門前自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三

把糞桶飽吞一頓將桶自覆其頭面汗巾提在手中觀  
者如堵堵此後逆婦如瘋如顛不省人事云俞問渠親  
見其事為余述之如此

金懷新

婺源金懷新成衣為業向俞問渠云昨夜夢至府中見  
簿書一大本上寫善惡分明四字開簿觀之見己名在  
上下書食米若干訖自知食祿已盡不久於人世矣俞  
以夢事杳茫不足介意慰之越二日金成衣無病而卒

司溪二勇



菱源司溪有二勇一名董一祖一名王干城一日于母  
在家見一鬼背包一鬼挑擔入門背包鬼見王母便欲  
打之挑擔鬼急止之曰不是此人釋之而去王母出門  
窺之見間壁董二祖跳出厠外被一鬼痛打一頓董歸  
家不日而亡愈問渠云

### 俞卓文生做城隍

俞卓文娶邑諸生為人正直寡言笑每與人談話忽昏  
昏睡去人疑其有懷病數月後方肯對人言其昏睡時  
去做某縣城隍爲審某土娼應派投圖毛誤派投圖毛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丙  
上司怒其有私便罷其職云俞問渠素與之交故道其  
事如此

### 徐虞氏節孝

如阜馬塘虞氏女許字徐氏子爲妻未嫁而夫亡女矢  
志過門守節如煙某氏性惡時時下毒藥要害虞氏女  
女知覺未由其計某氏愈怒明將鹽鹵逼其飲而置之  
死女幸得脫身逃回母家告之故父母送女歸告徐氏  
如煙勿起毒心謀害吾女某領之未幾出門見一大船  
船上大燈籠書某某堂後有無數燈毬某氏異之閉門

而寢忽發在風吹開大門燈毬無數滾滾而入逢物便  
燒某氏身上燒得糜爛逃至田中草屋火亦炎炎不息  
追焚其身某氏自知罪惡貫盈故遭天譴意欲改過自  
新忽聞空中聲音某氏謀害吾妻絕吾香煙上告陰曹  
奉命焚某身家以雪吾恨某氏哀求饒命不許必要聚  
親眾合族到堂將謀害事情一一說明方與甘休某氏  
從其言一一說出謀害事情火遂息云同治十年辛未  
正月八日在俞澤夫席上側聞余梅庵茂才細述其事  
如此

### 見聞隨筆

### 卷十八

五

### 許僕投子報讐

徽州府城許姓某業賈發財至數十萬金買一大宅第  
七進屋內時有鬼出現大眾皆不敢居某獨不信自携  
一少年僕居之夜分時候忽聞開門聲窺之見一金甲  
神大步而出某持刀秉燭携僕追出金甲神退進花園  
牡丹臺側倏忽不見某遂携鋤開花臺下見兩塊大石  
板板去石板現出寶銀兩缸遂與僕搬運入房約一二  
十萬金金搬盡命僕將石板蓋缸出其不意一鋤斃之  
藏僕屍於缸內石板蓋之加上土掩之以滅踪跡無一知



者越數年老妻年過五旬忽又懷胎一日某早起獨坐中堂假寐見少年僕持鈿而八驚寤內堂報生一男某心知僕投子報讐也無歡顏有愠色嗣後老妻長男中男長孫次孫相繼而殖某亦暴卒少男長成揮金如土不數年家財蕩盡大屋賣與許球宦家許少男無子而亡余在宋柳門盟弟永裕樓聞畢某口述如此

韋陀

北人多不奉釋氏教山左于竹虛於役浙江塘工因勞致疾臥病工次已巳六月十三日熱退起覓溺器見帳前立一金甲神手持降魔杵人頭三具宛轉地下驚呼僕人袖忽轉身舉杵自窗中出人頭運後杵末病即霍然後過秧田廟殿前韋陀金身剝落因重裝焉

薄命妓

武生某多勇力美儀容年十五入邑庠秋赴省試盤馬校場妓織雲見而慕之然年齒加長生又有父師約束不得近頭場後聞有漏領印票者不得入二場妓探知為生也傾資代謀始得票徑送生寓冀二面談乃生以弓馬嫻熟主試者特喚入場妓無法因暗使人遠尾生

見聞隨筆

卷十八

六

後凡生所買物或一飯一茶悉付錢令主者不再收告以事後結算不與說明及場完生克捷妓宛轉託人延致之生固謹飭未即來聞生喜觀劇特於廟中演戲意生必來可以飽看而生以母病急歸矣妓遂結束赴生邑尋訪之生入都妓隨之託熟人為生覓屋并經營一切生亦未之知會試落第發漕標以干總用妓先期赴淮安置房屋設計邀生住欲緩圖之適生本家有官河上者寄居公廨逢排期赴淮衙參兩派差外出妓力竭矣年漸老私計恐難成欲歸不得正無聊賴忽聞有人

見聞隨筆

卷十八

七

為生說親妓遂收裝為媵婢方謂辛苦數年今始得親顏色他亦未暇計及至婚期妓忽病然心猶未死託人代役并懇媒人向說病好即來至月餘喚代者屢不回自赴生寓求見聞者曰代者即合用不必正身來妓聞之無可陳訴因臥床褥間殆將死矣忽一日生來寓所陳謝殷殷袍服儼然又非昔口氣象妓接待之極盡禮匆匆上馬去妓思生言若深知其心者惟言語間似為代者叙衷情與已無與也深疑之四路探訪始知代者為新婦家婢平日極扶持相失多年遭逢意外因指妓



爲說合人初亦未知妓之蹤跡也妓自知命苦計無可施反復思之力疾起執香跪生門生婦延見垂涕而道曰與官人並不熟因愛其才用銀數千兩行路數千里將爲地城鬼矣婦告生生恍然代者亦感而憐之極力作合然齒暮色衰不能正名分接置署中爲夫人理家事備位房老以報深情而已

見聞隨筆

卷十八

六

見聞隨筆卷十九

婺源 齊學表 子治

于杭生取債

文登于六賦贊之次子杭生聰慧過人六歲出天花延醫購藥所費不資一日謂六賦曰尙少我錢七千餘文還楚便去語罷而斃六賦買棺葬費果如其數云

吳晚雲孺人節操紀畧

吳晚雲名蕙仙吳下東山名族之女也父諱景銓字峻天服賈滬城母席氏涵莊公之女晚雲十一讀書十三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學繡幼愛詩史吟咏才思過人道光十四年甲午歲歸於槎灣周服耕之長子名本勳字樹奇號似溪儒生爲繼室公姑老病奉侍辛勤公姑養盡禮盡哀十六年丙申十月夫故晚雲年二十七歲嫡出一子名炳哲字鴻儒年一十三歲夫弟二人經理其兄病支喪費賵多重屢索取凶凶聲振寢室令人難受晚雲一一查明重疊數欸小籤貼出註明情節并書一聯於後使後人知悉其聯云此日昧天良財重義輕欺寡嫂他年歸地府藏羞掩耻見親兄夫弟懷恨大插穢言於外晚雲聞之



憤極不甘默默遂於廳屏門上粉書一聯云守節撫孤  
一片苦衷天地鑒欺兒滅嫂兩心同惡鬼神知此聯一  
寫房族齊來攻擊眾口言差語多譏刺晚雲從容對族  
人曰伊將我如此汗鱗族中許多尊長但知倚強抑我  
不能面斥匪言可知物不平即鳴所以寫出明明心迹  
我亦曉得凡為女人節之一字至死方全今我年未三  
十豈能自保現在自問清白豈甘受此汗言寫此一聯  
心無所愧適或言行不符其字不洗自落如若言行無  
違其字長在身後縱被人洗去其字跡總不能滅真假  
見聞隨筆 卷十九 二

借此而明此時無煩饒舌言訖歸房眾皆散去壬寅季  
春夫弟回家娶媳挽托堂中伯叔轉懇晚雲之父再三  
勸諭託言母疾接女歸甯囑伯叔輩即行洗去後晚雲  
回家乃翁諭云對句父叫洗去女回家不得再有他說  
如有多言傷父面情非知理人也晚雲歸視字雖洗去  
字跡宛然私心自慰其節真可證矣宜其癸亥遇賊不  
屈身受賊刃十七傷而不死節動天鑒良不誣也同治  
九年秋余與晚雲之表妹文葉君悅三滬城邑廟茶叙  
俱談及此心佩晚雲之節操遂求其繡餘吟稿并寫聯

原由逾年得讀種種即謹書之以永其傳今晚雲年已  
六十有一矣子故孫存長名玉鈴次名玉坤俱已成立  
噫似溪香火綿綿皆賴晚雲節操之功若晚雲者豈不  
浩浩落落巾幗中一大丈夫哉余敬之重之并採其詩  
賦而錄之俾後人讀其詩欽其節庶不負其守志撫孤  
一片苦衷也已

觀燕

出入珠簾玉有聲舞風雙剪自輕盈看修畫棟呢喃  
處似與東君訴別情

見聞隨筆 卷十九 三

病起

強支病骨疊雲箋弱不勝衣倍可憐藥有君臣延歲  
月錢無子母度流年詩懷零落渾非昔暮瘳清疎豈  
似前位儂般勤情最重為儂憔悴不成眠

詠女貞花

清如霜雪淨如銀不與凡花鬥色新開向疎園供冷  
落輸他九十艷陽春 寶馬香車繞隊行十家簫管  
九家笙繁華易去春光老李謝桃飛兒女貞 孤高  
不改歲寒心傲骨何愁風露侵莫謂開時無伴侶曲



欄深處有知音

悼亡

天嫉英才迅速催返魂無術可追回冥王亦重溫  
客案側留君作侍陪 盟言猶在忍相忘棄妾空閨  
情倍傷恨煞斷腸君不覺追隨何路更茫茫 修文  
無地可追求知在瓊樓與玉樓願撫遺孤成立後白  
雲深處伴君遊

詠白菊

為愛秋來陶令花天然皎潔絕纖瑕不因露冷移真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四

性豈畏霜寒換物華靜浸幽香迷淡月淨搖疎影傲  
流霞孤標千古高賢賞梅竹同盟非浪誇

對菊

何處移來種亭亭迥絕塵嗟子寒徹骨敬爾不迎春  
籬下宜高士霜中見澹人莫愁無賞識靜裏現天真  
落花賦 以花落一溪春水香為韻

若夫春裁錦繡春剪繁華暖風應日芳草紅霞韶華  
堪羨美景堪誇花牽舞袖仙衣柳絆雕鞍寶驂滿境  
如雲款款蜻蜓入院一庭似錦飄飄粉蝶穿花及夫

春光之將暮也爾廼序近清和時將浴佛柳綿拖金

花光映日書館怡情佳文盈帙閑閣何如妄思弄筆

雖多惜豔深心恨少回春妙術雕欄小立靜聽鳥語

喃喃畫閣閒凭細數花英一一老盡東風啼殘蜀魄

纔看草徑紅稠瞥見枝頭綠嫩豈造化之無情亦盈

虛之有格煙迷碧樹誰憐青帝辭權水送飛英應嘆

春皇飄泊愁聞鶯啼燕怨綠慘紅悽忍看雨後風前

香消花落適其遠欄聚散逐水東西常愁鳥踏預恐

鶯棲悵蝶蜂分有恨感風雨而無稽流出清渠悞認

見聞隨筆 卷十九

五

桃源仙液瀉來碧澗依稀塢市花溪當時積翠葦邊

傷春作賦此日埋香塚畔掃石留題時有尋芳醉客

拾翠佳人蘭橈桂楫紫陌紅塵目斷桃花渡心傷楊

柳津風催淺色鋪芳徑雨壓餘香綴錦茵金谷園中

程曉曾來避暑河陽縣裡潘安若其憐春則有雅士

敲詩嬾翁凭几曉露初分午風乍起雲迴碧幄一年

花事闌焉雨打晶簾九十春光去矣可憐燦若明霞

忍使香隨流水于是依依飛舞冉冉飄揚塵鋪錦繡

水瀉文章盃酒攀留恨煞榆錢難買箋詩送別笑他



花筆無芳際茲時祖餞離亭偏多別淚訂來歲迎春  
小院再賞穠香

稻佛

山左榮成縣澤上村于慶湘業儒未就稍知地理秋稼  
登場偶拾一稻管觀之得一粒米形如佛像衣履俱全  
胸乳突出寶藏於家已十數載辛未三月初六日余來  
吳門下榻于竹虛刺史安得廣廈詩畫餘閒與于十三  
貢之巖尹坐談述及此事蓋親見者特為記之昔聞先  
大夫說都中見一米佛惜未記其收藏之家因并記以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六

俟考證

文石

山東文登縣有花斑石俗名文石灘即東坡所謂文登  
石也縣之東有綠豆島王某少業儒屢試不得一衿家  
有薄田可耕可讀性愛石所得山水人物花草蟲魚種  
種奇異不可枚舉最寶貴者有成山圖一塊徑圓三寸  
許質白如玉光輝炫目中有峯巒寺宇逼肖成山背面  
有朱文天盡頭三字草書精妙真奇珍也王某寶藏祕  
不與人咸豐九年冬于意堂同鄉友尋石於海灘三日

共得文石萬餘塊歸途遇王老邀至其家欸留數日偏  
閱所取文石僅檢出一千餘枚可以賞玩中有踏雪尋  
梅一石堪為上珍此石現為意堂堂兄希姚所據餘皆

尋常花蝶雲樹之類無足重輕王老曰諸君所取之石  
除踏雪尋梅外皆凡品耳小老愛石數十年頗有可觀  
盡數持贈惟成山圖一枚留為鎮家之寶同游諸子度  
請一觀以增眼福既承厚賜斷不敢豪奪巧偷也王老  
笑曰琴遇賞音何吝一奏三日後邀坐綠豆島頂遠看  
成山懷出斯石按圖指證絲毫無異同觀駭目歎賞歡

見聞隨筆 卷十九

七

呼名實相符洵為希世之寶惟天盡頭三字本係李斯  
篆書今則變為草字王老收石於懷同人拜別而去

夢丹療疾

文登縣大水泊于十一昌述之妻林氏於同治元年夏  
秋之間忽染霍亂甚危夜夢老嫗授丹一丸云服之即  
愈林受丸不敢服老嫗微笑而去驚寤後索丹丸在  
枕畔開水調之異香滿室林服之疾立愈授丹者佛耶  
仙耶抑野狐耶則余不得而知矣于十三云

泰山廟神女



文登于意堂原配王氏伯淑識文義喜彈琴年十九歸于二十三歲懷娠患肝厥險証僕婦急將冷水向簷端一潑大聲呼名病者醒問故曰適見一大黑人以巨手掩余口遂昏厥冷水一潑黑人便退故得活自此見有三女童奉侍左右無片刻離家人倩女巫視之巫曰前身是泰山廟中神女紮紙人為替身焚之病可愈依其說病果愈分婉得男至七月復病又見三女童來侍一執琵琶一執花朵一執塵尾謂王夫人曰宜早歸真勿貪塵世等語七月十七日呼夫坐床細談衷曲天明囑見聞隨筆

卷十九

八

然十三述其事如此書之以表神靈之不昧云  
王孝廉作城隍  
山東福山縣孝廉王大輅會試歿於都門同人以七品服殮其家未之知也一日妻與子方聚食有纓帽布鞋一人來問此王老爺住宅否未及應孝廉入蟒袍補服直至書房坐平曰讀書處妻子以其官也笑問之不應亦不語方駭怪都中訃音至并將衣物及詩文包裹寄回家中人急返問徧覓不見先來之人亦不知所之未數日黃縣城隍廟祝來告曰孝廉已到任夢中屬問各物有無錯訛仍有字帖一本存同鄉某人處後訊之果然聞孝廉人本樸誠事親極孝宜乎其歿而為神也  
于竹虛守揚州  
同治元年于竹虛時令甘泉斷大獄獲巨盜民賴以安三月初九秋洲髮逆傾巢出撲揚城十門皆閉竹虛短衣佩刀持傘立雨中督脩城堞方賊信急城中以三次失守居人皆遷徙及門不得出蓋都將軍典阿駐兵五臺山恐遷徙者眾無以固兵心又防奸細混入城禁民出入甚嚴于官言於府曰賊至守城官之責也且獨不

卷十九

九



計日久食匱平宜勿禁惟米糧布疋油燭足資守城用者不得攜帶餘聽其便府尊以為然民始得出於是朱太守斯守南門江都令陳恭溥守東門將軍派王希常率勇協防竹虛日夜登陴周流巡查十七日與王希常將立西門飛砲墜其帽竹虛手然大砲城披靡將軍揮兵追剿殺賊無算退去二十餘里竹虛在城得疝症勢甚殆兵民省問者踵相接次日痛稍止賊又至力疾登城守三晝夜賊不得逞旋退至新集離城已三十餘里次年竹虛去任揚之人籲留未准後署六合卸事時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十

渡江請留者數千人其行也合邑之民攜老扶幼送至江口爭以錢投船中悉却不受噫亦可謂榮矣至其查獲偽補王莫仕葵則有公牘在

吳三元

婺源吳三元明經董村人經營起家積有萬金好施舍晚知其子不肖集鄉黨父老而輸其家於眾為善堂止留薄田數畝以為其子衣食計且告父老曰吾子愚吾歿必不能自存如公等憐念日給米一升免其行乞足矣三元為人好漁色多隱過人皆不知去董村五里有

寺曰太白寺鄉人奉設閻羅王神頗靈一夜有乞人宿於廡下三鼓後見殿上燈火滿堂有戴冕旒黑面如王者南向坐又有戴高頂衣紫袍白鬚人自外入跪拜畢款接甚歡既而問屏後大呼曰適已較過吳三元功不準過黑面王勃然變色白鬚人脫去冠袍跪伏地下乞人知其為吳三元也不覺失聲殿上遂杳寂無人踪明日乞人乞食於董村將造三元家而告之至其門聞哭聲問之則三元已於前夜半時死矣後其子蕩遊無以自立鄉人給之以終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十一

豐聲殉難

豐聲婺源諸生能文章有氣節然性迂拙時下少年多鄙之咸豐末年設帳於家一日聞警報心憤甚曰賊如此猖獗恨不得尺寸柄以圖剪滅奈何既而勸鄉人團練曰吾輩數百年食毛踐土不思報效萬一耶鄉人不從將獻策於當道途遇賊不屈曰雖無官然亦嘗受朝廷衣衿豈肯從爾速殺我勿多言賊殺之聲色加厲至死色不變如生

程某



程某吾鄉人其名號已忘之爲人篤實少讀書屢試未  
遇年六十三忽病死三日矣而身體尙溫其子壽祺爲  
名諸生性甚孝哭守之不忍殮夜半聞呼聲啟衾視之  
則歎若生平曰汝勿憂余今不死余見閻君言余少時  
嘗燒蜂窠害命不少故遭此厄今稽簿籍言余嘗勸程  
世傑建立義倉功大過小壽加十年從此精力愈健其  
子就職山東解組後某乃卒年七十有三

雨花臺寶石

金陵楊長年字樸庵孝廉亂後遊雨花臺拾得一石圓

見聞隨筆 卷十九

三

如小盆色白帶黃石質透明外無文彩隔燈視之中現  
孔子像旁有篆體孔字一個左現老子像右現觀音大  
士像儒釋道三教尊顏儼然在目有緣者視之則見寶  
相無緣者視之不見寶相膠西洽湘坪與楊爲忘年交  
親見此石燈光下屢見三聖尊顏肅然起敬辛未六月  
初十日余與湘坪閒談於吳門安得廣厦口述此石之  
奇如此

錢販索命

金陵有吳姓之子年十七八忽發狂疾說話變外鄉口

晉云俺前生販小錢爲業路過某處遇汝打悶棍而斃  
取俺錢若干千文今汝投生在此俺尙爲鬼今尋著汝  
斷不甘休隨俺至陰曹理論去吳昏迷不醒家人百計  
排解不開不數日遂卒辛未六月初九日湯在田口述

越控受責

烏程縣皮匠某夢見城隍差役來喚去說皮匠某尿溺  
城隍衣角應受重責醒來痛楚難當大發寒熱臥床不  
起舉家斷炊某生員知此事大不平爲作稟單告烏程  
縣城隍于湖州府城隍案下以雪其冤是夜某生員夢

見聞隨筆 卷十九

三

府城隍差役來喚去到案前見冥官在上問某鞠實旋  
喚烏程縣城隍到堂身穿皂色袍問答言低聽不分曉  
又喚破衣如乞人者到堂云是縣城隍轎夫只因晝臥  
墻根尿桶在側皮匠小便誤滴其衣轎夫狐假虎威背  
地作祟縣城隍醉夢顛倒何由得知轎夫到堂嗷嗷不  
休不知何供旋聞呵出府大尊神諭生員曰轎夫有罪  
已罰重責汝亦有越控之罪罰受陽官烏程巡檢司重  
責三十板夢覺留心絕跡不到巡檢司地界恐受責也  
一日有事到烏程縣城外適逢巡檢司由府回來生員



冲道官怒命責之生員曰汝官何職浪責我耶差役道是烏程巡政廳生員大悟該責該責伏地甘受三十板大笑而去始知陰冥之斷不爽矣毛凌霄云

劉學政

興化劉融齋先生名熙載由翰林上書房行走出放廣東學政引疾歸里為經師授徒年得館修百金安貧樂道手著雜論詩詞曲制義刪存若干卷名昨非集又有藝概數卷不出示人同治丁卯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余亦是年十月為應敏齋方伯刊校陳同甫龍川文集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十四

并蔣劍人文集館於滬上也是園冬十一月融齋過訪湛華堂一見如故意氣相投見余所述見聞隨筆一書攜之而去半月後微雪灑空獨自還書而來謂此書有關世道人心可傳之作速刊為要云云從此或一月一見或數月一見或一月數見觀其為人奉至聖溫良恭儉讓五字為嚴師余敬之重之常以畏友事之一夜忽夢與融齋談論古之賢者胸次間常有一段光明磊落氣象真不可及融齋聞言大悅曰誠哉士人胸次不可一日無此氣象也曾為余作壁窠書光明磊落之居六

字高縣寓齋以作座銘又集邵康節先生詩樂天為事業養志是生涯二語書聯見贈又到余小齋索紙提大筆書容膝易安四字而去余年六十有四陶嘯峯寫余小象沈旭庭補還山圖贈余融齋見此圖欣然題唐多令一闋云壯志稱蓬弧先生計不疎快遊遊漫道飢驅底事欲攜仙眷屬尋舊隱賦歸與天地是遠廬田園未覺無且陶然客裏琴書飽看吳山情亦得便歸去待何如丁卯十二月二十一日融翁過訪也是園作詩奉贈云山林鐘鼎雲泥隔歲暮何期遇海隅我喜實心行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十五

實事君辭名宦作名儒英才爭立程門雪明月來從巒社湖黃山谷詩巒社湖中有明月時除昇平慶同樂歌聞擊壤笑欲鬚余作平匪頌就正有道余流寓滬上閉門却掃融翁時時相過慰余寂寥庚午秋用滿江紅調作詞一闋贈融翁云老客天涯喜良友時時觀我頓喚起懶殘成癖北窗高卧祇愛海天明月好渾忘老屋秋風破怪長虹一道出簷前高軒過齋十笏淹留坐罪玉屑清言吐聽陽春白雪曲高難和拋棄高官如敝屣潛脩天爵尊王佐算龍門講學得先生真堪賀融翁見而笑曰何以克當辛未



六月下滯。余遊吳門返滬。走問起居。適逢融翁示疾。商配良方。議刊舊著。坐談片刻。氣鬱不舒。有呻吟聲。余即告退。握管書之。以志欽佩。

江伊人

嘉定江伊人名涓。隱於市廛。性靜情逸。年逾花甲。神氣如仙。著秋水軒詩鈔若干卷。索余序言。弁諸簡首。工分書篆刻。繪海天吟嘯圖。以自娛。余題滿江紅一闕云。海碧天青。快吟美良宵風月。且任爾取之無禁。用之無竭。秋蝶翩翩。尋舊夢。隙駒迅速。驚飄瞥。處茆廬。抱膝事長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六

吟。人中傑。才不盡。頭盈雪。身蚤隱。中常熟。對蜃樓。海市。唾壺敲缺。虎嘯龍吟。何意態名韁。利鎖都拋撇。幸天涯海角。遇斯人。余心悅。伊人屬余。轉求劉融齋先生題圖。融翁曾於小齋。遇見伊人。一面謂伊人風儀清尚。知非常人。故肯題詩。二絕句云。曾說蒹葭秋水詩。但今洞溯寄相思。縱然音許聞金玉。只有高人共賞之。興似迴風吹紫瀾。詩人具此曠懷。難始知當日成連曲。不爲塵中漫一彈。融翁詩詞。素不易作。非其人不可得也。若伊人者。真吾友也。天涯得朋。喜可知矣。

毛對山

上海毛對山。姓尹。名祥麟。性恬退。不樂仕進。閉戶著書。一日。史乘探珠二十四卷。二曰。醫書侍親一得十二卷。三曰。三畧類編。紀海疆會匪。粵寇事十二卷。其他編次未定。若詩畫間評。養性格言。亦可居吟草。又可詩話。對山書屋墨餘錄。一十六卷。業已刊行。工六法。深得文待詔筆意。與余爲文字交二十餘年。如同一日。曾爲余繪金石龕。碧梧翠竹山房壽鼎。瑞雲起樓寶稟室諸圖。各題一詩。亂後。丁卯。余寓滬上。顧家巷對山亦僦舍住南

見聞隨筆

卷十九

七

門相去。不過數十步。暇即枉過談論古今。回憶亂前。相叙遊讌之樂。恍如隔世。不勝感慨。係之矣。曾題余還山圖七古一章。已著還山圖一則於墨餘錄中。情致纏綿。令人心感。志同道合。交到白頭。殆是前緣。不易多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人之言。良不誣也。

侯梅衫

上海侯梅衫。老茂才。名倣。浦西褚朱鎮人。也有宅有田。耕讀爲業。授經爲事。少多智慧。舉業外。凡九流之書。無所不覽。書畫琴棋吹彈歌唱。詩古文辭。無藝不習。其爲



人也。質樸誠篤，不尚浮華。今之隱君子也。庚午之夏，余始識面於上海寓齋。張谷鷗秀才，梅衫之高弟也。余因谷鷗得識梅衫，亦海上之新知好友也。于竹虛刺史屬為延師，遂薦梅衫為西席。至賓相得，樂莫大焉。辛未二月，余來吳門，下榻竹虛齋中，與梅衫聯床三月。詩畫逍遙，信可樂也。無心遇合，始是前緣。三月十九日，坐雨贈古詩云：去年同寓築耶城，論詩論畫見性情。今春同作吳門客，聽雨聽風數晨夕。兼旬雨勢來纏綿，疑是銀河落九天。要割雲頭扶日出手，無長劍雲更黑。思量無計

見聞隨筆

卷十九

六

破愁魔，再與吟翁同唱歌。我歌爾和樂莫樂，合繪聯吟圖一幅。天晴天雨聽自然，且向北窗高枕眠。待到紅日照窗紙，輕船快剪吳淞水。梅衫用余贈竹虛韻作歌贈余云：玉谿老翁年七旬，才華豔發花逢春。撐腸萬卷腸不貧，芝蘭臭味堪相親。清詞麗句追蘇辛，更著雜錄資見聞。近著見聞隨筆畫出怪石形嶙峋，墨痕滿紙煙雲新。文沈唐仇安足論，雍雍氣度春風溫。性情恬淡心柔仁，參禪解脫除塵根。近著見聞隨筆全來吳會榻下陳，圖書花木伴吟身。幸逢賢主留嘉賓，綺筵設宴羅羞珍。劇談今古多懽

欣與公瑾交如飲醇，是翁嬰鑠饒精神。壯志中年惜未申，明朝南浦悵停雲。將往吳興訪故人，作詩送別欲何云。權當離筵酒一巡。

莒州城隍

周蕙圃，天津人。道光間為山東莒州牧，多惠政。輿情浹洽，婦稚無不深知。後病歿，邑人思其德政，街談巷議往往流涕。一女僕，本州人，病甚，篤忽笑曰：周官又為本地城隍矣。仍去服役，可謂生死得所。家人哭挽之，謂周慈父母，何不叩求以延年壽。女僕曰：得此好主人，何樂生

見聞隨筆

卷十九

九

為遂瞑目。於是燒香禮拜者絡繹不絕。邑廟為之一新。時州佐為周潤圃委員吳小琢，皆與周公善，因共議曰：人言雖不可信，然公之感人，慨可知矣。何不拈香共禱，果其然也。當示第一籤，以慰仰慕。次晨赴廟行禮，萬目觀瞻。胡公先擢筒，一籤飛出，眾視之，第一也。周潤圃繼之，亦得第一。籤歡呼之聲，震動廟庭。若公之重來者，至今香火日盛。莒之民有所控控於廟，有所訴訴於廟，神亦潛移默化，詞訟之風日戢。



見聞隨筆卷二十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渡海尋夫

壽光王媪嫁年餘生一子。次年口更餓。三三三三子。食至遼東。媪貞潔自持。紡績度日。十餘年。歲又饑。鄉人有赴遼者。乞食相從。將以尋所天也。渡海後。沙漠漫漫。草沒頂。媪子隨眾行。夜伏深草中。嗚呼。狼嚎。冰山雪海。不知其歷幾許程途也。偶一夜。沙飛石走。遙見紅燈二冉冉而來。逼視之。虎也。眾驚駭。媪向持觀音咒。口見聞隨筆 卷二十

昭忠祠

儀徵張大令 積功 能吏也。任歷城時。大府器其才。欲擢濟甯牧。張力辭。問其故。張告曰。少時夢乘舟中流。見河干兩城對峙。意是濟甯州。將檣舟。見其故父立城頭。搖

手止之。指對面一城。令入及抵岸。視之。額曰。昭忠祠。大驚而醒。今母年七十餘。是以未敢聞命。至次年臨清州。缺員引擢之。張以為西北方無事。可以奉母安居。乃到任。未一月。林鳳翔北犯。突破臨清城。張死之。閭家殉難。方太翁示夢時。早知必歿王事故。不令入濟甯城。而張亦未悟。不知昭忠祠即臨清也。事固前定久矣。况忠義乎。

石卵

杭州嚴昭仁字伯明。丁卯六月。館於濟甯州署。聞遊河。見聞隨筆 卷二十 上見土圍工人得石卵。如栲栳大。光潤堅緻。搖之中有水聲。因刷破一水。清盈中有金魚二。其一受傷死。其一活。百錢買歸。添水養。益益中。至冬月。伯明偶他出。及回館。雪夜。盎凍裂。魚亦斃。適孫松坪殿撰故。溯計梧江殿。撰歿於六月。亦前魚受傷時也。

學官被焚

同治己巳三月。浙江秀水學官某被焚死。縣令臧可園相驗。屍骨成灰。燼門窗床帳俱無恙。惟被裏及棉燒燬。無存。襯褥只臥處焦爛。四外亦未動。兩手在被外皮肉。



未全燬因訊其家人據供學官以為子娶婦製新衣鞋  
帽數事存床前竹箱中又銀及洋錢各若干納其內有  
人以爆竹為賀者亦塞衣物之下是日收拾畢親手關  
門獨卧至三更室外聞爆竹聲因起視煙氣充塞呼之  
不應登身自窗入熱火照之惟見竹箱已開官死床上  
臧檢點銀物一無失落惟爆竹半著半滅若然而未盡  
者周視房內什物亦如舊床後有皮箱二迎面皆焦黑  
餘悉無燒痕心異之面稟上司令其家棺殮歸葬而同  
人議論有謂為孽火者有謂為慾火者亦有謂此君吸  
鴉片煙癮極大精血內乾煙火引動真火由內燦外延  
及被褥以致殞命然竹箱何以開爆竹何以然皮箱在  
床後又何以燻黑則不可解矣

王仁庵

吾婿王仁庵名端麟直隸人也候補鹽知事需次揚州  
性靜情逸能詩善醫其先人宦遊江南遂家於揚城有  
巨富名連遭兵燹家業蕭條仁庵胸懷曠達儒雅依然  
弱冠時夢有役人請至一大衙門門上有糾察司三字  
登堂居中而坐役呈案簿點名審究左有銅柱十二根

見聞隨筆

卷二十

三

外以繡龍黃緞袋之十二柱上分寫十二時辰以別之  
右有大銅鏡一面亦有繡龍黃緞袋此銅鏡曾用過一  
次因鬼婦不肯承認實情開鏡照鬼婦真情現出罪無  
所逃案遂結銅柱十二根未曾用過不知何用同治八  
年已已余客揚州花園巷書局間與仁庵清談因問其  
為陰曹事仁庵不敢瞞遂細述之并錄糾察司匾聯文  
一紙與我當時什襲藏之今失所在仁庵云生年四十  
便要歸位誰知越一年庚午九月十一日仁庵去世年  
三十八歲臨終時日陽壽尚有二年只因漏洩陰間消

見聞隨筆

卷二十

四

息聯文錄出不准久留人世談笑而逝子一繩祖三歲  
女二長十二歲次九歲仁庵墓在揚州西門外二道山  
辛未七月十一日余寓居滬城顧家巷年屆古稀偶思  
仁庵半生困頓不得志於人間一旦仙逝竟為陰曹瘴  
彰善惡任意施為其樂可知其榮可想比在世聽鼓應  
官驅塵容走俗狀其高下為何如哉故特為書之以慰  
吾女并錄其和方子箴都轉老少年四律詩云秋深風  
景總銷魂野趣偏宜薜荔門紅粉多情添逸致青衫何  
處沒啼痕牽牛舞蝶成三絕流水樓雅自一村此即返



生香一瓣雞皮鶴髮且休論。也同彭澤傲風霜。點綴居然到野塘。織綺自宜仙子室。裁衣應入女兒箱。羣花對此皆輸豔。衆卉逢君合讓王。偏是山家多逸致。秋來籬落錦成坊。燦爛階除鬥錦衣。珊珊疑是復疑非。懶耽逸趣知音少。懶近繁華識者稀。良夜三更蟲作語。瑤琴一曲雁初飛。對他快把金樽倒。行樂銷愁兩莫違。疎星丸月境堪憐。小立亭亭不帶煙。弱質自含情縷縷。幽思偏覺恨綿綿。種來北地傳千載。盼到西風又一年。惟有奇葩終草野。教人惆悵曲欄邊。又和方篔圍封翁

見聞隨筆

卷二十

五

三世八洋誌喜一律。詩云。德門積慶總成休。况又才名重帝州。臣里芹香三葉採。君山黛色四時周。論文自合推高手。對策還應許狀頭。預祝來年同折桂。壽星纏次耀牽牛。仁庵詩才頗佳。少作詩稿。多半散失。僅存五章。可知其概。平素喜看醫書。深通醫理。祇疏懶性。成不肯行醫濟世。問之。卽曰。藝恐不精。恐傷人命耳。以仁存心。於此可見。

狐鬥

濰縣周東野。嫗一狐。飲食與俱。起居與共。若大婦焉。一

家之中。事姑嫜。和妯娌。撫子女。上下無間言。偶有缺乏。時以金帛粟穀。周給之。不知所從來。人多稱道之。謂之胡大姊云。一日。謂周日。將有事於泰山。十日可返。其堅持妄念。勿爲外邪所擾。至旬日不至。頗涉冥想。夜間狐來。聲音笑貌。無異平時。輒與合。覺有異。周大噪。狐亦抗不相下。持梃與角。狐不勝。且罵且走。周憊甚。卧不能起。而拋磚擲瓦。家室爲之不安。浸假而墜落於金矣。浸假而火發於床矣。如是者三晝夜。大姊倏然至。一入門。曰。奉差至青城山。就延三日。果有野狐肆鬧。幸同伴數輩

見聞隨筆

卷二十

六

來。當與拚命。因結束赴敵。狐亦嚴陣以待。兵刃交接。血肉橫飛。周氏家皆伏不敢出。至天明。胡大姊見周曰。此物甚狡。殺之不易。已引入南山中。幽閉之矣。然君受病不淺。當採藥醫治之。四十九日。方得復元。自此胡大姊或出或處。朝夕按摩。并令周學呼吸術。至月餘。漸健壯。欲與之接。大姊曰。此事損精神。耗血氣。卽正道亦不可常。况外遇乎。君福薄。無食肉相。然自此保養。可延歲年。如再鑿喪。我不汝害。汝必自害之。我將行矣。俟子充壯。後遁跡深山。不敢效野狐禪。貽人笑罵也。周聞之。汗



流被體霍然病愈而大姊亦漸疎遠不數月杳然不知所之周覺筋骨強壯鬚髮亦光澤逾舊當室中格鬥時三五里內遙望周宅火光徹夜有奔赴者至其門寂然

心醫

儀徵尼慧安年三十許極端重善醫小兒疾以術行江淮間不取財不識字藥性亦不甚了了而施治輒有效人多延致之或問其故尼歎曰我非行醫也少年出嫁時夫習醫生一子多病每以少藥調治之即愈兒三歲夫故上事衰姑下撫幼子凡飲食寒煖以心相體帖姑

見聞隨筆

卷二十

七

亡則專心於子矣十年來問燥濕察饑飽頗能窺小兒隱至于以痘殤孑然一身姑與夫又未得葬地不可以死因捨宅為寺削髮自脩有小兒來遊者視所患告其家人或消導或發表不三數日即痊蓋以心為醫較藥餌似有靈耳

縊魄

順天劉漢城有一環非石非木非骨非角其色黝黑擊以斧不能碎擲地亦無聲漢城云得之都中小市上用錢千入火不焚入水不渝曾親試者問之友人云投之

犬犬必驚投之馬馬必逸須以皮囊韜藏之可以驅邪祟禦凶暴隨身佩服已三十年或縊之魄歟

相術

揚州相士滕海峯因母老不能遠出設肆東關街未甚知名適前荆溪令梁研溪前句容令于濱來及畢小亭張新溪兩參軍梁某于芝厓兩亦薄遊平山堂同人肆小坐請徧相之時梁心芳選拔年最少瘦削如不勝衣隨之行海峯觀氣色談部位各言官爵無大差謬指末座曰此何人梁研溪曰舍弟將赴舉相其能中否海峯

見聞隨筆

卷二十

八

曰今日幸會諸公皆道府廳縣惟此君貴顯逾倫輩十五年後入詞林出為督撫諸公皆叨其惠芝厓公位在四品財運獨豐至時當專謁索相金也梁某問曰我何如海峯曰亦官也特卑甚幸有好弟兄可庇蔭後心芳公以庚辰翰林由浙臬撫山西其兄游升甯池太廣道于濱來畢小亭張新溪各以縣令終于芝厓筮仕南河由通判升知府署淮揚道惟梁某浮沈下僚終儀徵巡檢司任盡如海峯言術亦可謂神矣芝厓公管河揚州時曾以二百金為滕母壽滕未受遂延致幕中以終其



世

老刁爺

南方多淫祠自湯文正公 奏毀後十不存一咸豐間  
汴梁漸有三聖五聖名目要皆鄉愚報賽或有鬼狐假  
之亦無甚靈異獨老刁爺者士夫家亦事之惟謹言語  
觸犯輒見災疾必謝罪乃已是以屋僅三楹而門外旗  
竿林立匾額對聯重疊不已每日牲醴祭禱不絕於道  
裘劬甫大令寶鏞莅祥符下車之始毀淫祠千餘所然  
尚未及老刁爺已見夢道士曰吾將適廣東道士泣留

見聞隨筆

卷二十

九

之刁爺亦泣曰屋宇毀盡無可棲託道士問曰何日回  
刁爺曰裘大老爺在終無歸期將於彼地結善緣不思  
此矣不數日刁祠亦被毀平日之赫濯聲靈竟亦寂然  
無聞不知到廣東後猶能禍福人否

邵王氏

科爾沁多羅親王僧豐功偉烈載在史冊山東河南各  
直省凡有血氣無不尊親之其在鹿邑攻破金家樓獲  
妖婦邵王氏訊明之後凌遲處死乃剖腹之時刀不能  
入胸中若有物拒之者王怒令以穢物塗之仍堅不受

乃王因祭刀鎗印刀口親視行刑劃然開解心包之內  
裏一小人長三寸許鬚眉髮膚畢具男形號令合營令  
以石灰醃之凡有忝謁者每出以示殆所謂嫡母嬰兒  
也夫邵王氏一妖婦耳養到功深胎元已結乃因邪教  
惑人致取覆族之禍此非道術害人也惜乎趨之不正

諸生爲閻羅

附一則

日照諸生丁效成年四十餘在外家課讀村東有天齊  
廟爲赴學必經之路久頽敗矣一日在館午睡見有二  
青衣持柬來請問何事詞殊恍惚隨之行至天齊廟二

見聞隨筆

卷二十

十

青衣忽不見仰視殿宇巍峩迥非曩時氣象入門見陳  
設煥然儀仗整肅寂無人正徘徊間其亡父從外來曰  
爾在此乎當速歸於某月日來此爲閻羅王方欲再問  
其父執其手一掉而醒情事歷歷在目入白其舅並辭  
館舅以語涉誕妄不令辭伊決意歸至家見母大哭兼  
告以故母亦將信將疑遂自檢點田產清理債務日皇  
皇若不及且促其子爲備衣被復遍辭親友有駭怪者  
有片笑者獨其至契某某共嗟異曰某癡耶何忽改常  
若是相約及期携酒肴造門關之冀破其惑曰與其錢



與死後何若先錢之猶盡一日之歡也遂歌呼叫號喧鬧不已丁獨不語不食意甚慘沮問何時去答以雞鳴日未暮乃掩門然燈令具衣冠臥床以俟此時或哭之或拜之且有學雞鳴以促之行者丁厭極轉身向裏臥久之無聲猶謂其詐也逼視早溘然矣先是丁族有無賴子在諸城東南鄉趕戲會倚樹假寐忽來二人招之行至一村見婦人抱小兒指曰是可詐錢若干取小鐺令擊之無賴子不肯強之且言無妨乃躡足前往一擊婦若無聞見而小兒已狂叫不止婦去旋有燒黃紙門

見聞隨筆

卷二十

十一

外者化成錢凡數處皆然二人分錢不與無賴子謂渠無須此正爭論間有數皂役來盡縛以行至一衙署甚宏厥忽傳某大人至見有肩輿而來者紅頂花翎儀從甚赫曰出一藍頂官降階相迎升堂分東西坐茶罷藍頂者曰某城失陷喪數萬生靈大人提重兵爲何不援曰無兵符不敢擅動藍頂者又曰某工次爾私銀若干某賑務爾吞銀若干豈皆有兵符乎何擅動也紅頂者起不勝股栗藍頂者拍案大呼其身忽縮小旋來數人摘其冠褫其衣縛之而下又聞傳呼將某案所獲三人

帶上無賴子甚戰懼旁有人曰爾無慮所謂朝裏有人好做官也至堂上先訊無賴子遂直陳其事曰此案爾情有可宥但素行不端宜薄責示懲令責三十押送回醒獨在樹下而兩臂紅腫矣歸與族人言之並述藍頂者之貌有識之者云卽諸生丁效成也

又丁效成之祖名燃少爲知名士長益礪名節士林咸推重之六旬後染疾漸篤臥床上不言語絕飲食已數日矣家人環守之所以未卽含斂者以心頭尙微溫耳一日忽張目曰扶吾起家人共駭異爲之披衣扶起倚

見聞隨筆

卷二十

十二

枕而坐曰吾病愈矣適夢至一處殿閣壯麗類王者居有人引至堂上見南面坐者氣象偉然問曰爾丁某乎應之王者命查其壽數旁有一吏持簿翻視久呈王又命查其功德簿王閱之霽色曰爾壽本已終因爾待丁良玉始終無二心可增壽一紀遂命送回從此其病若失又活十二年方卒蓋丁良王者係先生總服姪雙親早亡又極貧先生撫如己子自少以至成立爲之娶妻生子名鴻藻十六歲應童子試以府案首入庠先生猶及見之



納妓免難

濟南妓淑林邑藝平平酷嗜鴉片煙以是門前冷落無甚知己長山表翰卿獨妮之淑林亦傾心結識若將終身焉而翰卿太夫人治家嚴未敢請謀之婦亦未即允無不謂此願難償矣忽一日太夫人以車至並囊金相寄命娶以歸同人深訝之翰卿亦喜出望外聯轡回里太夫人聞之喜舉家亦翹盼玉人也及八門家人多竊笑太夫人謂之曰吾非縱子納妓也因夢神人告曰此方將有大難吾家百餘口賴斯人以免其教戒之速除見聞隨筆 卷二十 三

前則淑林為表氏功臣也而所以報之者亦必有故

蛇異

王五窶人子奉母獨居養殮或不給賴鄰人劉大仗助之尊之曰劉大先生偶與劉立門外一女即攜婢自東來致詞曰日暮路遠借宿一宵王躊躇劉謂曰何不令伴老母宿子避居舍下殊兩便王引女郎見母并稟白一一王即就劉宿至次晨返視母則女郎操井臼掃厨竈若將久居深訝之以問母母笑曰是寡婦六親俱無將認為女或為老身替手足王以得母歡心也亦姑安見聞隨筆 卷二十 四



之究竟矣。適劉來，即以告劉。亟作成之。即於是日交拜成禮。王從此明目張膽。將老於是。鄉女德劉時，以果脯饋餉之。自同眠後，不令母入屋。早起，即就母問起居。王亦漸懶惰，不甚出門。賭女有時催促之，或一出，必早歸。一入門，女即逆知贏輸數。王問之，曰：「偶中耳。」又告曰：「每日數百文，不滿意，何不多數貫？」一擲得數倍，當與卿共晨夕。不復樂此矣。女應曰：「試圖之，但恐君心貪，未必有此福。」越數日，女予錢千，謂之曰：「當赴某處賭，贏至九十千，即住手，不可貪。」王如教，携錢往。至燈後，得錢將及

見聞隨筆

卷二十

五

數。婢子忽來，將母命喚之。回，王不捨，又下孤注，一擲全輸。思再擲，婢子拉歸。囊中幸尚有數百文。女迎笑曰：「如何？」王自愧，母亦諄讓。從此不復出。然燕好之餘，時虞不敵，而女殊落落，只任其力之所及，偶與婢子戲，婢誡曰：「娘子忒精細，一舉動輒知之，何大膽！」乃爾。然君母老矣，亦須自慎。娘子豈常人哉？王心懼，亦無如之。何數日不見此婢，問之，女答曰：「已驅逐使去，留之恐生事。」王告劉，劉曰：「君與同眠，起覺有何異？」王自思，豈是如常人。惟同寢時，女身或冷如冰，一轉側，即溫暖。有時先醒，帳中似

微腥。女醒愈香烈。劉屬密察之。女次日宿母屋中，王獨眠。夢女謂曰：「婢子特多言，已置之後院草垛下，與君有緣，何忽見疑？」王記之。晨起，託言草莽爛，須曬之。女共力合作。至草將盡，有蛇一盤，粗如臂，寸斬百餘段。王懼甚。女若不見者。王告劉，劉亦無所措。適母招劉，女迎謂曰：「媒妁也。母命也。妾入門已年餘，有失德，聽處治，否則當作長久計。同枕有二心，何以過活？」王戰懼，母勸慰之。告劉，以婦賢子不肖，非此婦，老身早就斃矣。劉大言曰：「賢則賢矣，但不能育子女，行蹤多奇異，能使人無疑心乎？」

見聞隨筆

卷二十

六

既有神通，當明言之。我劉大不能與人打啞謎也。女泣曰：「先生是正人，妾本亦蛇類，初念頗不善，及見母深憐之，又畏先生故，亟欲以脩養成正果矣。今既識破，請與母約，有不利於夫者，有如婢子。至生子延嗣，聽另娶妾，特留正室以處妾身。母所謂正名分也。先生亦聞此言矣。如不能容，請從此適。母亟稱善。劉亦悅服。至今遂為夫婦如初，但不知已娶妾生子否？」

于緞，青云女郎甚妍麗，腹笥淹博，辭鋒犀利。鄉人多見之者，曾因禱雨，受縣公拜。雨亦應之。數年後，王五



忽失落劉大徧覓不可得。女郎時哭泣與母同住。不  
一月母爲思子死。女郎料理喪葬。頗殫心力。送殯歸  
不知所之。有樵人入山中見樹上挂一屍。臟腑俱無。  
惟皮存焉。劉心疑。趨視之。王五也。其房屋至今存。無  
人敢踵其後矣。

### 范文正官銜辟狐

范小衡云。咸豐八年春。謁選入都。道經泰安。寓城外全  
鑣店。店夥以其婦爲狐祟。求爲驅治。小衡曰。既不知醫  
又無符咒。何以爲力。店夥固求之。時同行有其表弟曹

見聞隨筆

卷二十

七

芸九及老僕艾姓。慫恿爲治之。乃照醫書。囑以雄黃硃  
砂調勻。仿說部所載。用長條紅牋。書吏部滿漢堂官官  
銜姓氏門條。而署款爲宋推誠保德功臣。叅知政事。資  
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尙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  
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楚國魏國公。謚文正。  
二十六世孫范某。書令貼房門外。姑以戲之。次早脂車  
北行。不復記憶矣。閱半年。南旋復過泰安。仍投全鑣店。  
甫下車。店夥叩頭不已。言其婦依法診治。卽日狐果去。  
至今安然。并設盛饌款待。付值不受。亦一奇也。

### 梅花泉

唐蕉庵司馬。名翰。題性情直爽。狀若頭陀。爲官清正。多  
藝多才。自言道光辛卯十月。夢至一處。湖山幽秀。見一  
池清水。碑上橫書梅花泉三字。臨流顧影。居然一僧。驚  
寤記之。後隨太夫人天竺進香。還過孤山。恍如夢中舊  
遊之地。行至放鶴亭邊。梅花泉碑記係許玉年。乃穀太  
史壬辰三月補書。湖夢泉時隔一年。尙未立碑。夢見泉  
碑。乃前碑之影也。先大夫梅麓公前生。焦山一長老也。  
有詩云。三生石上再來僧。紀前夢也。蕉庵說夢約畧相  
同。故特書之。

見聞隨筆

卷二十

六

### 難女重圓

于蓮亭觀察居官多善政。湖北人至今稱道之。官刑曹  
時。尤以慈祥爲心。解組後。愛西湖山水。寄寓杭州。庚申  
之亂。觀察已先歿。眷屬多及難。惟一子抱孫得逃。出一  
女。孫年十三。爲女僕張姓所拐。至次年鬻於上海娼家。  
始勸之。繼逼之。終則撻伐用彰。久已身無完膚。一日娼  
以烙鐵示之。曰。如不聽話。當燒此烙汝肉。女自思。爲清  
門女。何忽罹此。不如僞應之。拚死以告人。或猶知吾不



辱門戶也。因允見客媚家喜。適有貴客來。飾女以出。酒食雜進。笙歌聒耳。客有問女者。泣而言曰。吾非張也。年十五矣。實亦官家女。為奸人所騙。如有能救人者。當實以告。或代致兒家。則死亦銜感。因袖出剪刀。以示決計。羣起止之。詳問顛末。座中有陸銘九者。與于氏世好。亟與以歸。并告縣官查拏。張姓適觀察族姪官江蘇來謁院司。叙以告。即接回。將與論婚。展轉未能定。又二年。于氏有在京者。同席遇。程廣廷詳問觀察。并及此女。始知為女也。翁者叙談之下。憐而敬之。同人醵金。遣子就婚。以成其志。夫以弱女子。陷入穽坎。堅苦自持。保全名節。深堪嘉尚。而臨危遇救。復使之邂逅逢夫家。殆亦觀察居官多善政。有以致之歟。

見聞隨筆 卷二十

九

見聞隨筆卷二十一

黎源 齊學裘 子治

車夫奇遇

車夫鍋。五山東之黃縣人。在都中拉短。從未至他省。偶遇士人曰。余姓福山人。與論價。云將之江南。鍋以不識路。未即允。余曰。但遵大道行。我曾知之。鍋欲回店結賬。余曰。勿須爾。行則行耳。余上車。行甚速。鍋亦不知其然。出都門。至逆旅。鍋問何無行李。余曰。在前途。鍋索錢。予銀一錠。次日天明。已易地。鍋未知車何以駕門。何以出。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一

也如此。已數程。鍋識字。見驛站似河南境。以問余。曰。但前行。無多言。余車中一無事。日美。二鐵丸如彈子。大有時塞鼻孔中。下垂若筆。幹長不及尺。又數日。鍋大惑。每住宿。酒食紛列。驟之草料亦豐足。從無人向索錢。以問余。曰。後再算。又數日。大水湯湯。岸上肆樓櫺。比帆檣如林。更不知為何地矣。余謂曰。明日即渡江。只以二驛行。寄車旅店中。回時。仍以取用舟中。如遇警。無恐也。鍋唯唯聽其所為。果登舟。鍋量甚。將抵彼岸。上游來一船。執刀者十餘人。呼余若欲得甘心者。余不理。會從容驅。螺



行一手携鍋走驚悸中只見四圍如電繞白允數十道上下圓轉無少停至日燈余問飢渴鍋亦遺不可支下騾坐石上出蒸餅乾肉以食不知何自來謂之曰賊子送盤纏來無所用悉以奉贈因於騾上取一囊有銀廿餘錠令檢點收存并告曰途中如有事毋懼亦毋言只堅守二騾勿令逸去少遲各騎一騾行昏黑中更不知是何路逕惟聞風聲樹聲與騾蹄踏聲至晌午抵一村似在深山中男女十數人皆白衣冠伏地哭迎或相抱持迤邐十餘里止一門中堂停一棺白衣冠者拒不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二

而斧資不之廿餘日入山東界鍋知去黃縣不遠一日過辛家店萬山叢雜行人稀少歇大樹下余謂曰相處數十日同行數千里可謂相好矣今將到家無勞伴送但車騾不能還價值短少如命相償鍋私付此人可交結之因答曰同鄉切近車騾僅可用前承厚費實已過之勿須較量余笑曰真大解事相君之面十年內無大財氣今餘薄貲亦以見予回家守田畝卅歲後再出謀事後會正有期也至僕此一舉亦勿輕以語人速去速去不可回頭又於腰間取銀一包付之鍋叩頭謝尚欲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三

有言而風沙蔽日微聞車行駢駢聲偶回顧但見白先二道閃爍射人急飛步前行及暮抵家中合計其銀二百餘兩足敷車騾原價此道光十幾年事至咸豐初鍋五又出門方以告人正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惜未問其名字當訪於崑崙之梁間

周行東

金鄉周行東幼從塾師學師有一小書箱封鎖甚固每出必囑看守之勿令人動回時反覆審視如此已三年周漸長心疑之何以責我獨嚴因配鑰匙力摹其封識



字跡及重九師有登高之約兩日方回周暗啟書箱無他物只書數本字類符咒多不識因照仿數則仍封固置箱內鎖如故師忽還考較功課多遭夏楚因記書內有移眉眼下法試用之師眉果下移同學駭笑師問故眾請照鏡師怒甚一日有客來周以定坐法定之師不得起又有羣雞鬥於室眾驅之不能出師呼周令驅雞果出至哺放學留周不令歸閉門嚴問周不承師曰吾已知必盜吾法但恐不能行耳既可學必教之周始述偷看箱內書且仿符咒師索看驚曰幾敗乃事某符少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四

一畫某咒錯句讀如不之習恐有後患自茲每課畢即出書指示并告不可玩視不可褻瀆周潛心力學年餘頗領會每與同窗戲師呵之友人有邀飲者座客苦無作酒周曰此何難但不可動動必有禍口中喃喃俄一佳麗至眾遵約只平視有狂者勸以酒拈槩子塞手中周止之亟退送酒將闌周計曰禍至矣各聽吾言不可亂蓋所招某屠妻醒告其夫手中槩猶在與眾皆素識因出院中曰某伏此脚向外某立彼手向上各安排已已蹲階下口銜一樹枝遙見籠燭數人持刀仗闖入門

聞怒曰杯盤狼籍人皆何往速追之將出門以刀砍樹枝曰誰橫大木闡吾路又一人倒地曰為山石絆一跛又一人仰望曰必藉石峯越墻去蓋絆者脚也石峯手也所砍者口中樹枝也及人散各驚定欲逃走周曰無恐此輩必遭捕且受杖責亦其數之使然從此稍斂跡而同輩戲謔每目為邪教語傳聞縣官訪擊有株連者差票紛出適二役與相遇同行者欲各避周曰戲則有之讀書人何敢作惡今日正須到官剖白何懼為因隨差役行途中有負驢者屬各騎一頭價則總計眾各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五

擇之又指二頭以給役行十餘里及河同人揚鞭過二役墜水中跨下驢化為紙已隨流東去周策騎赴東南行告眾曰吾鄉教匪將起縣官必被害隨我暫避事定再回有不聽者後悔毋怨時嘉慶十八年以前後如其言其家屬早已遷移故未及難

狐僱人

莒州東南有山曰屋樓西北有山曰擇要兩山固多狐或化人形往村市購食物山下人與之習處亦不之怪每逢夜間見道上燈火照耀連絡不絕者乃兩處狐相



往還也。有農人子。夏日道旁刈草。見一輜車從南來。駕雙黑衛甚華美。內坐二女郎。長者二十許。少者約十五。六。衣服鮮麗。手姿妖豔。真天人也。無侍婢。男僕車旁坐。意必富貴家。走親申者。倏忽車至前。男僕曰。向某處去。僱汝引路。給錢八百文。農子思其地在附近。半日可往返。利十倍於刈草也。應許之。命前行。車甚駛。轉瞬落後。竭力追逐。不暇喘息。仍不能及。女郎命上車。農子自慚形穢。雖不敢請。他惘然得近芳澤。亦喜出望外。但覺馨香四溢。五體皆酥。若迷若痴。所經過之地。皆恍忽不能見。聞隨筆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六

記憶矣。日夕抵一村。樓閣連亘。門南向。先有小女鬢候門。旋出無數婦女。花攢錦簇。競相問訊。隱約聞言何時。從屋樓起身。則有扶之者。挽之者。二女郎下車。農子一。旁呆立。內有指問何人者。女郎答言途間僱之引路。一老婦曰。年幼好多事。然既來矣。引之別室。天晚令宿。來日早行可也。移時有人送出肉餛一盤。并錢八百。喜極飽餐。懷錢而卧。朦朧聞人招呼聲。張目已日高三竿。自視乃卧於懸崖板石上。下臨絕壑。一傾側即成糞粉矣。乃屏息斂足。攀條緣行。出一老農引至村中。飲以茶。

腹內脹悶作惡。遂嘔出蝦蟆無數。有死者。尚有蠕蠕動者。老者曰。幸未食其麵條。蓋皆蛇蚓類也。視其錢只四百。細審之。乃其昨日賣草錢。農子形神嗒喪。歸病數月。乃愈。

義丐

郝小峯植松。性抗直。喜談諧。保定甲族。國初八大冢之一。道光間。以選拔令江蘇。所至有長厚名人。皆呼為郝瘋子。一時士大夫喜與之遊。以憂免。從事精臺澎。不得志。咸豐中。起復。需次。同事多貴顯。小峯則再垂老。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七

矣。任金陵。敝衣謁當道。謂其衣不中體。答曰。年老家貧。不似大人為整衣。褶時。蓋昔有其事。分隔雲泥。人所不敢言。其後年餘。益困迫。有事至妙香庵。一丐者曝於廊。小峯大呼曰。多年不見。何一寒至此。丐錯愕。不知所為。因攜手入佛堂。縱談十餘年事。或歌或哭。某也賢。則伏地叩頭。丐亦叩頭。某不肖。痛罵之。丐亦罵。日西。子弟請歸。命與與丐同行。觀者如堵。墻及寓所。夫人迎謂曰。豈真瘋也。何顛倒乃爾。丐者曰。夫人勿怪。某與公不相識。而流離顛沛。所遇略同。如謂非類。則今日貴顯者。非



昔時訂金蘭聯苦吟者乎異日相逢正恐以非類薄君家矣承公雅愛誓不相負請勿疑慮從此同居共飲食凡小峯一茶一飯無不傾心料理偶缺乏踽踽出門去歸必有所遺小峯旋病喘日夜服侍溲溺必親至病歿丐痛哭嘔血其子弟問姓名不答送櫬至江岸對船大哭聲振林木揚帆出燕子磯猶聞山顛叫號淚灑如雨點點滴船篷有聲

狐送菜

湖北撫署素多狐後樓五楹人不敢居署後有廟尼僧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八

主持亦狐所占嘉慶二十二年撫軍張 歟漢 署總督特

留范汧谷刺史繼昌任署中勾當册籍汧谷上虞人性伉爽膽氣豪邁將移榻樓上署中人止之欲任廟中尼又堅不允因怒曰一狐也占據兩處無禮殊甚如狐多何不擠住一處讓我一暫居似尚可恕即日作文告之掃除樓下一無動靜數日後漸聞樓上脚步聲或門窗自啟閉范亦不之問忽筆硯失所在否則文卷倏不見責讓之以聲其罪一日正辦公件瓦石自樓下堆積滿前范氣急大罵之夜眠方熟窗外門礮瀟聲若干百資

碎之階下者早起檢視則厨中杯盤紛列簷下一無損傷范謂日以禮相接原求安靜不意野狐如此作惡令啟樓門具衣冠正襟危坐秉燭治官書冀與之遇如此非一日狐示夢門子曰范公特嘯強不可與較望代致聲異日當以一菜奉嘗物不希奇但此間未有耳後即安然越日友人以韭菜炒肉見貽因謂曰昨狐友允贈菜今日君先賜食奇甚友詎曰此地本無此物早間有人送到云君託代製何云爾也方知非即狐所辦特借友以贈耳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九

褚貞女

褚貞女者嘉興褚翁心含 歟德 長女也褚翁幕於楚貞女遂為楚產幼嫻內則性貞介心極精細年及笄許字杭州吳廷槐為繼室時吳官湖北故多病體日益衰因沿俗例娶以冲喜乃成婚有日吳奉檄轉餉八都成禮畢吳長揖貞女陳病狀且告遠行三朝即北發抵京城獨坐寓次忽有二青衣持束至啟請之若速其赴任者吳以公事未畢家事亦須料理約緩日來乃布置置是編致各親友書以貞女生長世族託為善視俾成其節



以撫遺孤。越日青衣又至。宴坐而逝。貞女在楚。忽見吳立牀前。長揖如合。昏之夕。手授貞女髮一縷。且置錢一千於牀下。及醒。髮猶在握。心知不祥。未忍言也。嗣訃至。夢之日。卽吳逝之日。貞女遂茹苦撫孤。清操自勵。忽有漢商生息。以資日用。吳友之在京者。亦爲扶柩至楚。貞女遂辭父母。奔喪回浙。喪葬如禮。時吳之胞兄青士名廷榕。官江蘇。迎任同居。嗣以褚翁思女切。遣僕媼來迎。乃携其孤。復之楚。胞姪承恩。隨行奉侍。後承恩成名。幕承祥亦游官楚。省咸豐初。避亂至紹興。患病時。鄰里見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十

旌旗旛蓋。園遠宅中。不數日。一笑而逝。合葬於武林之原。請旌建坊以表揚之。

鐵算盤

南中一縣令。入都謁選。途次宿遷縣。友人謁贖銀五錠。每錠十兩。因置枕匣中。佩鑰襟頭。入山東界。啟匣取物。銀已無存。包裹封謄如故。他亦無所失。檢點行李中。銀悉未動。詣縣存案。官使捕者至。捕請曰。途中曾遇面生人。與之接談。否。細思之。住宿紅花埠。曾遇一婦人。掀簾問王某在否。答以無之。又問明早開車何時。答以五鼓。

捕曰。得非青衣藍裙。年五十許。携一眇童。柱栗杖以行者。否。曰。然。捕進曰。是鐵算盤也。凡行路。携帶金銀。必以粟米茶葉。摻其中。使細碎。不知數。則不能算。如數目了然。分兩不訛。一與言之。卽採取如囊中物。此婦來往大道上。行縱詭密。此間已屢緝。未能獲。請示銀式。當訪拏破案。縣令方悟。他銀未失者。因有碎塊也。此一封中。整齊五錠。故爲算取。及南旋。聞已拏獲。斃之。獄捕以銀二錠獻視之。卽原物。交官充賞。書之以告行人。

武伯恒夢記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十一

武伯恒。東海人。從其叔官河上。母太夫人病。日夜侍湯藥。三越月。精神疲憊。坐臥每假寐。一日倚榻上。忽覺腹脹。急欲溺。心悠悠出房門。女僕有坐廊下者。不爲起。過聽事。二僕相撲戲。不之避。及堂皇。羣役聚賭。呵飭之。皆若罔聞。至大門。二老僕一祝姓。一于姓。挾之西北行。足不及地。遙見大水茫茫。中央有長閣。燈火熒熒。欲少歇。不自主。轉而東。阡陌雲連。如新收穫者。一女子紅衣披髮。跳躍其中。二僕曰。須記著。爲之昭雪。又里許。至一大宅。輪奐。新寂無人。二僕速之入。偏視數層。一無桌椅。



至第七進東楹聚女眷數十人有朝服者有便衣者西楹立老少官長數十人亦有便服不冠者恍忽似相識獨其叔公服立階令跪拜墊上墊似青緞者甚厚聞告曰來矣中有老人曰交代他轉瞬忽不見起立詳視堂設一龕全身坐其中蟬服珠頭戴紗帽細認爲已象兩旁懸一板聯曰存忠厚心克繩祖武行方便事乃有父風小字題誌模糊不可辨遂巡出門另路歸署中門已閉不知何以入有更夫守燈睡足踢之似不覺及宅門心疑無人問將入房簾重不得啟忽有人自內出見聞隨筆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三

側以入覺火氣烘烘多人圍榻側父叔坐窗下似聞歎息聲欲上床人眾不得入忽聞太夫人喚兒急條然醒腹脹甚欲出溺家人按捺不得動通身汗下力自無病始令起一無所苦至次年正月太夫人即世兄弟男女八人一力撫養之各成立婚宦皆畢伯恒亦翺翔仕路所至有聲但不知披髮女子究爲何事廟中坐象又何意也

狐先知

范慎甫紹興人少從其族叔雲若販鹽揚州任儀徵客

棧每睡夢中聞同室有人議鹽價講銷路隔帳聽語細碎不可曉然依計行之每有所獲一夜三鼓後聞叔自外歸上樓卧僕從息燈關門慎甫亦就寢忽聞樓上笑語猜拳即起視壁隙見燈光甚亮廳上坐短衣纓帽數人燈籠挂牆上官銜不可辨心以爲必有客來矣因下牀執燭將以備食而樓上呼送客鞞聲沓沓自樓梯下聞相謂曰後日仍會此彼此關照開門視之寂無人院中黑如漆其叔樓上亦呼問何人喧鬧致不成寐明日遂移居知爲狐也不數日有達官過宿於此雲若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三

泰謁時已入夜慎甫從觀彷彿如前所見云

神繡

聯翰庭大令 夫人某氏工刺繡有求之者先以名畫張壁上流覽朝夕摹仿畢肖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不還其家數盡神技也曾爲英小峯觀察綉一達摩相鬚髮活現衣紋絲毫不苟所臨爲陳老蓮本同懸一室觀之皆能作左右視可謂點睛妙手矣

贖妾獲報

山陰華子衡先生名銓性倜儻脩幹短髯與弟星槎游



幕皖江。咸豐丙辰。粵逆逼南陵。先生與邑令爲城守計。賊不得逞。前令某。一妾一女陷於賊。將配爲夥。賊婦先生捐金贖回。送歸其家。戊午。館廣德。賊猝至。適疾作。城陷。不得出。夫人沈氏及次子君魁。一幼女逃城外。夏村遇村婦夏氏。引避得免。君魁偶出。汲被擄去。先生未得知也。賊他竄。督先生作書記。不從。以刀加頸上。且罵且行。次吳山。冲遇害。村人有林姓者。識先生瘞屍淺土中。又知星槎在徽州。佐軍幕。奔告之。及抵徽。星槎已先期赴夏村。迎嫂及女姪。尋先生無音耗。將起身回籍。村婦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丙

夏氏偶他出。遇林姓。不之識。爭路相口角。星槎出排解。林姓素未謀面。自嘆曰。我爲華先生受此困苦。何日方得見其家人。星槎亟問。始知先生遇難。及遺骸所在。痛哭。林姓遂同嫂赴吳山。冲具棺成殮。輿歸紹興。安葬下窆。瑩。又年餘。村婦夏氏爲營卒。執炊事。見難民中有男子似君魁。未卽認。偶述沈夫人逃難狀。君魁泣曰。是吾母及妹也。近何往。吾父又安在。夏告之。君魁欲歸。苦無一錢。亂後難獨行。一日有營員轉餉至。君魁謂夏氏曰。何似。吾兄倉卒不敢前。蓋先生長子君忠已投營得

交秋矣。夏氏握君魁手立路旁。俟其回時。大呼曰。華先生何等。人其子流落至此。君忠下馬問。君魁哭。君忠亦哭。夏氏及卒。伍無不哭。君忠見營官詳述先生事。夏氏聞之。跪陳曰。所救之人。卽吾妹也。亂離之中。未得消息。不知先生又恩人矣。天道昭昭。使吾遇夫人。遇林姓。又遇兩公子。正所以報大恩也。今願隨去。終身服役。君忠攜弟及夏氏歸。不敢以奴婢視之。稱爲夏媪。後君忠宦於皖。得世襲娶妻生子。星槎回浙江。撫君魁爲子。亦有子女矣。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丁

瓶蓮結子

湖南陳懷亭孝廉。鍾英。試令浙江。博雅能文。事母孝。一生奉佛。不妄殺。不誑語。誠懇君子也。咸豐間。母太夫人病。日禱於觀音大士前。適得白蓮一柄。插淨瓶中。將以卜也。次日晨起。花舒一瓣。晚復合。明日又舒一瓣。晚亦如之。將月餘。瓣脫而蓮蓬碩矣。孝廉倍虔。肅爲母乞壽。至秋。太夫人愈。拜佛禱謝。摘蓮子以進。太夫人食之大健。今七十餘。精神彊健。步履輕快。此固大士福佑。亦孝廉虔誠有感之耳。



于封翁遇仙

于封翁，臨南就養長公濱來江都丞署。一日晨興，聞喧嘩聲，問之，有道士求見。聞者未予通，已至廳事，揖封翁曰：「七十年未見，此身健在，子孫榮貴，可賀可賀。」翁正疑或問適諸孫在側，請相之。道士曰：「皆功名中人，祿位高低，則有命在，非貧道所知。」指菊農孝廉曰：「手軟如棉，主有文名。」指相山觀察曰：「土形甚厚，必於水上得功名。」又指翁外孫張曰：「此子可貴，惜見黃花菜，不得言。」次陸封翁過訪，未與交談，既行，道士曰：「此老在世，只七日，尚做見聞隨筆。」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十六

慢乃爾翁問已年壽，答曰：「尚有一支人未生，十五年後當於勞山相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勉之。」遂告辭。及門語翁曰：「此屋住不得，不必與官人同受驚嚇。」數日聞陸翁去世，計之第八日清晨也。翁遂羣眷賃屋遷居。不一月，民間失火，延燒丞署，翁家幸未罹禍。至次年春，諸孫患痘甚險，惟張無恙，忽有以黃花菜獻者，張見之，身熱手顫，染痘數日，天去舉家驚駭，謂道士誠神人矣。後翁果八十五歲無疾而終，八十三歲時又生一子，名顯發，子孫眾多，菊農少年舉賢書，博學能文，惜早卒。湘

山月工部郎改發南河，歷官河廳，薦升淮海道。子姪輩各聯翩仕路，至今稱盛族焉。道士其仙也，封翁亦必再來人，得相逢於塵世間云。

狐知品級

一世族家，屋宇極大，後院一小樓，素無人居，只惟存零雜什物。夏日，婢子於樓後沐浴，一老人高尺許，坐窗臺上，藍衣白帽，如土地神狀，以拄杖示婢子。若使之去者，婢奔告主人，弟婦弟婦視之，老人點首欠伸，笑面相向。主人姪婦到與之理論，并斥其不當書嚇人。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十七

老人起立致敬，仍未去。嗣主人子婦來，老人甚戰慄，跪稽首，若趨避不及者。一僕婦請退曰：「恐貴人在此，厭之不能動。」一轉身，老人仰跌窗內，似有扶以入者，下半身已變狐矣。後主人子官道員，妻以覃恩加三品封，姪亦仕至五品官，其弟婦則以夫未得官，料理田園，稱偕隱焉。

冰花

揚州一富人好行善，冬月其父生辰，賀客填門，有丐者獻冰一塊，中有紅月季一朵，春蘭一枝，厚賞之，并留酒。



飯至次日。冰化。月季係紙剪成。以鐵絲作枝梗。繭花則  
真者。但少香耳。競相傳觀。疑其仙也。少遲。丐又至。曰。蘭  
花不能久。月季值土中澆以酒。可復活。姑試之。後遂長  
大成一叢矣。究不知丐者何如人。惜未留之以問其術。

官署鎖物

睢南管河同知署在睢寧縣之清晏集。署中有妖異。廳  
側一廁屋。壁挂草帽一。馬鞭一。不知始自何時。有北人  
官此者。不之信。試去之。其夜內外燈忽滅。更夫多迷。罔  
鑼與鼓皆無聲。諸友力勸官爲易以新者。仍未靖。且若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六

有兵馬聲。自屋上窻外過。如此數日。雞犬不安。因仍用  
舊帽及鞭懸原處。始寂然。帽也鞭也。曷靈應。乃爾也。或  
始設者。有以鎖之也。

見聞隨筆卷二十二

稔源 齊學裘 子治

申江記遊

道光二十五年。王醉三茂才邀游申江。徧觀海市珍奇。  
洋人形狀。聽洋人麥都思講經。慨然有作。質諸有道。其  
云。中國孔聖人。至德侔天地。其道深莫測。其言則簡易。  
修齊與治平。正心先誠意。百世帝王師。生民未有貳。道  
大莫能容。動爲衆所忌。栖栖復皇皇。一生老車騎。慨然  
賦歸歟。跡向杏壇寄。刪定贊修成。獲麟因出涕。嗚呼泰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一

山頽。楊墨異端熾。賴有孟子出。聖道又復治。及至漢末  
儒窮經窮理備。新安我朱子。儒林獨拔萃。聖經賴以明。  
聖道扶不墜。旁門有老佛。源同流則異。太上貴忘情。法  
門重不二。終與聖道殊。嚼蠟全無味。咄哉彼耶穌。生長  
暎吉利。行道道不行。慘死架十字。耶穌被害釘十字架上三日忽  
復生。升天朝上帝。妄言姑妄聽。置之何必議。國人思其  
賢。設立禮拜寺。七日一焚香。男女無不至。耶穌教之興  
由來此。其自觀其所著書。卑之無妙諦。途人則矜憐。母  
兄。其棄。耶穌之母同其兄弟在外尋耶穌。人報之。耶穌曰。吾母誰耶。兄弟誰耶。就周視傍坐者曰。



視我母親兄弟也。蓋順上帝之旨。捨本而求末。是誠何者。則我兄弟姊妹及我母親也。意思五餅二尾魚。五千人可食。一罵定風濤。一咒起痲痺。奈何能活人。而不能自庇。審其言與行。彷彿釋者類。今者麥都思。聞道頗有志。能讀孔聖經。惜未知禮義。使其生中國。未始非根器。意欲行其道。苦口以勸世。其心似婆心。其計非善計。耶穌教一行。聖道恐疲弊。側耳聽講經。令我淚沾袂。德賊真可驚。邪魔急宜避。董琴涵年丈評云。平直說理。無可如何之極。同治六年五月。余從泰州來。申盤二弟小梅靈柩歸葬。宜興。鴉曰。崗應敏齋。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二

觀察寶時。約到申代為校刊宋儒陳龍川文集。并故人蔣劍人文集。遂於是年十月十三日。重到申江。館於也是園龍門書院。湛華堂。明年春三月。為兒子功成授室。遂挈眷寄居也是園。濱顧家。袁氏宅。忽忽又五年矣。辛未秋七月二十一日。寓居閒暇。因并記之。時年六十有九。

三姑娘

唐蕉庵館河上時。與邢竹庵司馬比屋而居。年相若。軀幹亦相似。一日同席。為友人壽。觀劇已三鼓。唐先歸。既

就寢。猶聞邢歸呵殿聲。忽耳旁有人呼曰。起起。有事須證心。以為冥中事。應之曰。殆夙業也。今世則無隨之行。至一處。茫茫如沙漠。其人曰。止止。徧地火發。焰微綠。將及身。默念觀音咒。火旋息。旁一人曰。此例燒非燒。不了母傷也。遂囔曰。究何事。其人啟包裹。露出一紙相示。如州縣官差票。但見後書咸豐某年月。又囔曰。不但咸豐間無其事。即道光間亦無其事。正喧鬧時。火中跳一鬼。烈焰滿身。繞三匝。曰。了矣。了矣。又見一金甲神自天下。如世所繪武紫星君象。坐亮轎上。不見隨從。膝上蹲一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三

獸色如雪獅。項帶銀練。縱身入雲際。其鍊直豎如柱。忽聞唱名聲。曰。三姑娘。神案前立一女子。豔妝倩服。面有愁苦容。胸前懸一巾。秋香色。下垂及腰。注目顧唐曰。不是神大怒。唐拱手告曰。世間事錯者甚多。不是即去耳。奚怒為。遂驚醒。但覺身熱如火而已。次晨晏起。闔者來告。邢君暴卒。驚問之。知邢回衙後。至廳事。見一黑影。寒慄不安。書室少坐。即入內宅。寢未許時。叫號甚急。家人環問之。不能語。只以兩手作圈勢。轉側五更。嘔血而亡。計其時正唐夢未醒時也。後有人至其書房。見壁



上自書一條曰。邢某某年某月過關大吉。究不知三姑娘爲何事。不得起竹庵而問之矣。唐蕉庵口述如此。

古稀合卷

文登廩生于贊之。爲菊農孝廉第四子。竹虛縣令之弟。七八歲聘定平樂何昭甫閣學女孫爲室。十八歲時孝廉歿。閣學眷屬亦回籍。以金託其妻伯迎婚。完娶時生年已二十五矣。身弱多病。其兄心憂之。遂爲納妾。以延宗嗣。仍多方探索之。皆不得達。至戊午。畢曼年中丞撫廣東。生之表叔也。以爲可立致矣。中丞堅力任承。期以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四

必得。乃至粵徧訪。杳無踪跡。適中丞門人平樂李明府少白幸陽江。訪查之。知閣學家屬。或及於難。或逃他方。無可究尋。衆謂絕望。將爲另聘。而生恒鬱鬱。必欲得一確耗。又年餘。李明府以信至。知於閣學族弟家尋得之。初被難。逃匿山間。與其弟婦以鍼荷度日。繼則鬻瓦石。以爲活。嗣後五次失城。無以爲生。卽爲田家執炊事。李明府欲接置署中。女以無婿家信。不肯行。畢中丞馳使至。女不之見。使者敲促之。女泣曰。所以忍至至今者。特以家室散失。胞叔官遠方。壻家無音信耳。今欲往。或壻

來或以婚帖來。吾不知與中丞是何戚誼也。中丞聞之。亟召生。而江路阻絕。水陸不得行。同治甲子。生妻叔荔泉授武黃丞。生兄亦任甘泉令。方由粵迎致漢陽成婚。揚州生年三十四。女年三十六。同人謂之古稀合卷。其兄製聯曰。八千里困苦艱難。兩地絲蘿天作合。廿五年悲歡聚散。七旬花燭古來稀。

夢中除盜

親串家一小僕曰袁十。膂力過人。心地亦渾樸。從軍皖中。曾於圍城中負一大官出。越溝渡河。以磚石斃賊數十名。得薦保至副將。并戴孔雀翎矣。其小時隨主赴省。試途遇盜。同伴呼曰。袁十何不動手。尙睡夢也。躍下車。拔路旁小樹擊之。陷七人。泥淖中。餘辟易。各散去。而袁方酣舞不休。曳上車。仍熟睡。五十里至旅次。呼之不應。搖之亦不動。灌以薑湯。又吹通關散。方少醒。睡至晡。忽大呼曰。好打好打。問之曰。有賊圍我。臥水中。反側不得起。又一日。正酣睡。墜床下。同輩擡之。不少動。忽醒曰。何物野人睡我床。推之地。尙裝死也。揮以拳。并踢以脚。數人按捺之。始得定。蓋一勇之夫。血氣方剛。心中未能了然。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五



後至蘇以冤死。臨刑無滴血。只白氣縷縷從頸中出。人皆惜之。其母與妻至今就食主人家。無人知為一品命婦也。

驢驍人

山東一士人嗜驢肉。每見一驢必揣其肥瘠。品其斤兩。除自食外。可售錢若干。以是市中驢不租予。每赴試輒步行。是年秋試。負一鞍行。見者笑之。一日遇繫驢於野者。加鞍騎之。主人追索。反怒訟於官。質之曰。伊驢有鞍否。主曰無。既無鞍。則我所用。豈自為負來者。主詞窮。官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一

六

因斷予之。次日正行間。聞有人問曰。先生重若干。曰。百斤耳。聞又曰。然則值錢二千五百文。除皮骨恐尚不足。是時驢肉每斤蓋二十五文。士回顧實無人。驢則聳耳長鳴。一顛墮地。竟連鞍并行李以去。

女變男

山東甯海州東鄙林北村孫姓。世族也。與同邑曲姓。世為婚姻。咸豐十年。捻匪入境。兩族俱有傷亡。文登榮成紳民。連同州人於州東境。倚崑崙之險。築一大石牆。南至南海。北至北海。長一百八十餘里。以禦賊。榮邑張筱

泉預其事。偶見一男子汲於井。辟倚以行。似不良於足者。筱泉疑其受傷。欲予醫藥。一孫姓曰。是舍妹事甚怪。容緩言之。一日又談及孫曰。堂叔某同胞四人。敦睦宗族。以貿易養親。鄉里稱善人。皆無子。惟季氏有一女。年十六矣。許嫁曲氏。已定婚期。忽告母曰。下部如火熱。痛甚。母呵止。不許復言。女忍之。至次年遣嫁。母氏未之問。女亦不敢再說。合番後。曲氏子仍獨宿數日。羣訝之。父母以問。子告曰。新婦男身。請驗之。彼此皆至戚。曲祖母行有孫氏祖姑。問其故。女以對。因大歸。曲亦慶孫之有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一

七

後也。無他言。則為子另娶耳。孫母聞之。方憶去年事。亟問女。告曰。自病後。小腹下脹悶。至三日。勢纍纍下垂。小解極難。澀五六日。暢行甚適。初不知為男刑也。因亦安之。成婚之夕。方自駭怪。母喜甚。為易男裝。惟足纏素緊。解其縛。驟難復元。是以行步不便。非有傷也。筱泉曰。事固罕見。然孫氏孝義。天不絕其後。女也而變為男。非有至行。何以獲此。亟勸孫氏為論婚。今又數年不知其已否。生兒也。

字紙塔



褚文軒孝廉瑄未第時與其表弟范小衡同臥書室中。夜月微茫。燈光照壁。忽見一手長三尺許。由窗隙入。摘燈花置地上。熒熒不滅。孝廉思靜以觀。變正注視。問手。又西向欲揭小衡帳。孝廉大呼。家人悉驚起。趨視之。燈猶未息。地下火星尚有餘明。因開門徧覓。一無聲息。惟廳上堆一字紙塔。高三四尺。各房紙箋搜羅一空。不知是何祥也。孝廉登第後。官直隸縣令。小衡亦試令江蘇。

生魂現相

王心田山東人。少隨舅氏游宦江南。狎一妓。情好甚密。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一

八

年餘。舅氏遣回籍。王亦因病久未得返。有程蔭亭者。王之舊好也。暇日訪妓。並問消息。忽見王入。共相欣慰。一揖之後。枯坐床側。默無一語。程避出。妓送客。還命備酒。殺將與快談。入房中。王失所在。徧尋之。不得。問之。無人見者。託詢舅家。則云久未出來。或仍病耳。後有問王者。亦未之知。奇事傳播。共相駭怪。如謂真魂離竅。則王固無恙。如謂思念所結。程何以共見。此誠不可解者。後妓歸。王不數月卒。

金陵雷異

白日正午。天無片雲。秦淮水忽陡立。迅雷一震。文德橋中折為二。擊死一婦人。手提竹籃。飯潑地下。中有黑物數塊。視之為生鴉片烟。眾不知為誰何也。少遲。一媪自南來。哭且訴曰。此婦約嫁吾子。已年餘。將過門。忽又昵一勇。逼令退婚。並親送勇所。說明不取身錢。子未允。適送飯過橋上。婦迎謂曰。母也勞止。我為代步。不意致毒其中。將以害之也。老天有眼。罹此顯報。叩頭不止。聞者懷焉。

關帝銅象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一

九

于竹虛令六合時。兵燹之後。百廢未興。招流亡。教樹畜。人烟漸集。因祀孔子於文昌宮。朔望率屬行香。涓吉請關帝神牌入座。行至街市。神輦重不能舉。眾即焚香跪禱。正喧鬧間。路旁廢墻倒。土中露銅象一軀。亟啟出。就地立廟供奉。其中即今之關帝廟也。

六合驅狼

六合草木深蔚。狼出噬人。竹虛懸賞捕獲。一日鄉民以二狼獻。其弟書雲秀才。請釋其小者。竹虛作詩曰。亂後居人少。豺狼敢縱橫。阿兄執官法。吾弟有餘情。何處堪



流放移時倏長成。駢誅非好殺。所以衛民生。因并殺之。

嵯縣奇案

嚴槐亭思忠。鎮江進士。官浙江。有政聲。同治己巳。知嵯縣事。有盜夜入衙署。殺一妾一女。嚴覺呼從人。聲未已。而刃剗於胷矣。天明。盜仍踰牆出。左提印。右持刀。裕血行市中。遂被獲。問之。曰。只殺二心人。問何以至此。曰。騎馬出入。問何人指使。曰。數歲時。有和尚教之。問其姓。曰。龐。新昌人。向以剃頭為業。問有何仇。曰。向不認識。亦無仇隙。並拘內外廝僕訊問。皆在夢寐中。不知其何以入。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十

何以出也。事聞嚴。旨究追。盡法懲治。邑人思其遺政。為之服喪。并立廟以祀。嗣其同年某曰。嚴少時從父徐州教官任。署中有狐。薰穴得其二。殺之。其父未之知也。夜夢白髮老人泣告曰。公子殺吾愛女並妾。誓必以報。父興呼而責之。令跪讀一經。越數日。乘父公出。復水灌火灼。並獲老狐。殺以洩憤。此事嚴亦向友人屢言之。信不誣也。

何孝女

錢唐何氏女。通文善書。字湖州許氏。婚有期矣。粵匪潛

杭州父兄皆館他方。母病篤不得逃。女毀面奉母。家貧幸賊未擾。住月餘。無可食。負母出城。茫不知其所之。遇鄰媪告曰。婿家住某處。曷就之。女曰。未有父母命。不敢從。因丐食。養病母。又數月。母亡。女自拾板片。葬而誌其處。立主縛背上。為鄉間傭工。已年餘。不知父兄音耗。忽見破壁上有其從兄題句。蓋帶勇援杭時所書。因致信告存。不數日。從兄書來。始知父兄在上海。以船迎女。即奉木主赴滬寓。骨肉重逢。悲不勝言。兄為釋縛。堅不得解。蓋日夜隨身。未嘗刻離。急市衣裝。將延醫為療疾。乃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十一

安卧一宵。明早遲不起。父兄視之。奄然逝矣。其從兄梅閣哀之。為繪象編徵題詠焉。

前妻護產

浙人孔樂山。向為錢穀友。極方正。當道爭聘之。娶三妻。皆無子女。年四十矣。就館揚州。繼娶俞氏。年餘懷妊。將及月。忽病熱。告孔曰。有婦人坐窗下。衣何衣。作何裝。面目是何形。孔思之。元配也。又一日。謂孔曰。又有二人來。面貌若何。衣服若何。孔驚懼。所說係繼室某某氏。因許願打醮遣送之。婦猶曰。今日坐何處。作某事。孔自祈禱。



婦謂三人各匿笑。或答拜。或走避。不一狀。孔愈懼。而婦  
幸仍未退。亦無甚苦楚。第念家中無人。只一媪。又聾聵。  
向居。停借女僕代執役。將及門。婦告曰。速遣回。三人皆  
入床後。搖撼不已。勢將傾。扑孔未答。晚間視屋中甚污  
穢。氣息亦觸鼻。婦作惡。指示孔。屬遣女僕。得少安。婦謂  
三人又出作事矣。至臨。生二子。極順利。婦醒轉。不自  
知云。只見三人扶手足。理腰腹。且出門。向天拜。又拜房  
四隅。孔感甚。因設位各書其子名。夫婦至今供奉無少  
衰。方悟三人之來。非以爲祟。實護產耳。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三

天報孝婦 附一則

咸豐間山西武弁黑某。押解火藥赴江南大營。非一次  
矣。路過清江浦。船中失火。震倒兩岸民房數十間。傷人  
百餘名。有鐵匠婦。事母居南隄。去河邊約三里許。當其  
時。烟焰障天。母卽昏倒。婦抱持不少動。黑地無人。五中  
飲泣。忽一包裏隔窗拋入。適婦之母舅來。屬打火點燈。  
扶母卧。見包裹卽鐵匠帶回者。有銀八兩。皮衣一件。舊  
棉衣數件。蓋鐵匠調鑄鐵錢。在山西已數年。屢託黑弁  
帶家信。并銀若干。黑皆乾沒未給。致使病母孝婦。茹苦

以待。天特借此以彰顯報。惟路隔數里。人烟萬戶。怡拋  
置婦之家。亦巧矣哉。

是夜汪笠甫家人。送信赴友處。不一瞬擲院中。人已焦  
黑。信猶在手。譚桐舫家。有大桅橫穿兩樓脊。劉受亭正  
演劇。臺上頂板揭去。未傷一人。熊定宇後院中。有紅綠  
女衣挂樹上。又一公館有賊入後樓。聲振天地。賊皆驚  
墮。大橋口鬧市也。兩面樓房檐牙相接。新興街相去七  
八里。屋皆震倒。衣物飛入天際。隨風飄蕩。次日有得之  
河下者。相違二十餘里。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三

狐傳醫術

河南一士人。夏日出游。遇雷雨避大樹下。忽一貓躍懷  
中。因以扇覆之。雨過貓躍去。回頭作致謝狀。士遂歸。次  
日方獨坐。聞扣門聲。出視之。一人控黑衛。持名刺曰毛  
守道。請診脈。士人曰。素不知醫。亦不識毛。必誤矣。控者  
曰。門巷俱問明。但去卽知。黑衛亦咆哮堂前。家人曰。去  
見面。或卽悉。生攬轡行。若在雲霧中。及門毛肅迎入座。  
一胡姓。一黎姓。共論說所言皆藥方病症。士健談。隨聲  
附合之。毛入曰。先生誠淹博。出手必成名。策於婦科尙



未領教。應令妻女輩。一就醫。酒肴雜陳。燈燭照耀。生詳視房屋。似某親串家。毛指壁間對聯曰。如某病。需何方。因誤服他藥。至今未愈。胡曰。昨日視某夫人病。恐亦醫者錯會。何不請嫂來。求先生一診。士人欲發言。羣起掩其口。或以椀蓋遮蔽之。正飲啖間。聞人言曰。誰擊盆子破。將肉拖去矣。有婦人及女子出曰。老黎又惹禍。勿令先生笑。書一本以報德。士遂醒。只自笑夢中耳。適聞某長親病。趨視之。羣醫雜進。病者甚危急。屢欲有言。未敢出諸口。忽覩對聯。恍然曰。服某藥。方對症。因請定方。投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古

之立瘡。主人申謝。亦詫其何以知醫也。并請為其室人診治。藥到病除。由是醫名大振。數年小康。凡施藥。照書抄方。不敢有所增減。其戚每言屋中有怪。請視之。即見毛之地也。旁有一破盆。主人曰。一老狸善偷肉。昨為所破。或亦時聞笑語聲。但似在甕中。士心悟。途中私計曰。毛者貓。胡者狐。黎者狸耳。後過大樹下。旋風一轉。人朴於地。少蘇。踉蹌回。書失所在。從此閉門。仍為士人。不復行醫矣。

武后解寃

宿遷某媪為宦家司針安詳。主人倚之。而同輩戲謔者。每以王三為言。媪聞之必怒。年將六十矣。主人偶問之。笑曰。有是事但夢中耳。因言三十許時。家小康。人皆呼曰三娘子。夫婦極調和。已有子女。忽病疫。身熱如火。而心中無甚疾苦。彷彿至一處。堂上坐者。為則天武后。左右皆女官。謂媪曰。為你前生事。費如許唇舌。今可解矣。命帶王三階下跪一囚。似相識者。后問曰。輸服否。囚似不允。命燒鐵練來。鬼卒以大鐵練繞其身。澆以油。火氣蒸人。又問之。囚仍辯。不知作何語。見鬼卒以銅勺灌其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十五

口。囚猶嘵嘵。后忽變相。如楊貴妃狀。袖中出銅鏡二分。照之。媪只見已象如蠻女。形甚惡。囚叩頭不已。后問媪曰。服否。媪恐以苦毒相加也。亦叩頭。后命曰。寃解矣。第有主僕分。應於夢中了結。即遣王三回。各退散。媪不解為何事。及大門。偷看王三。一美男子。心疑甚。正行間。通身汗下。病去若失。至次年。其夫將他出。覓一僕。偶見之。即夢中人。以他事遣去。不數日。母家遣來迎。又此人心惡之。不便言。以他僕同去。至母家。忽又病。心目間無非若人者。然以禮自持。不致有他失。一日自思夢中謂有



主僕分。又云冤可解。或前生事耶。是夜夢與交。醒而愧。悔幸無人知。託病遲臥不起。忽有告其母曰。昨來小厮。人極靈活。夜間急病亡。殊可惜。母訝之。問何症。曰。一無病。只作一惡夢。喚未醒。臨歿求三娘子賜一棺。媪欲告夫家。母曰。予換銅鏡錢。仍存此。可付之。蓋媪素有一銅鏡。每照必變形。嫁時未携往。屬母代賣。適以了此事。不知鏡背係何年號。或武后所鑄耶。

### 李鐵頭

青州李二。善拳勇。習內功。人皆呼曰鐵頭。途中遇壽州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十六

徐六。諱之曰頭。以鐵名。豈鐵為頭耶。浪得名耳。李曰。曷試之。當以千錢為東道。徐曰。諾。指路旁木柴曰。以此為棒。殆將不利於李也。李曰。子先施。我後報。勿悔。徐因盡力一敲。其聲隆隆然。又一敲。頭上有白痕。遂竭盡平生。欲畢其命。三次棒落。木柴飛入天際。徐握手蹲地下。叩頭乞命。蓋十指皆搥裂矣。李曰。鼠子敢於太歲頭上動土。亦太狂。速去。勿污我手。聞徐不三日死矣。又一日過宿遷。適山東捕追大盜三人至。捕呼曰。李二哥在此乎。李一躍上屋。揭瓦在手。曰。誰敢來。各以一瓦見贈。盜誤

認為夥也。亦上屋。身手相遭。一瓦一盜墜。捕因縛之。三人悉就獲。因相致謝。蓋捕向知李。盜亦為李所識。故智以擒之也。李又自言在海州時。為官捕盜不一次。一日因病求醫。手無寸鐵。遇光棍十數人。各佩刀圍繞之。然亦未敢下手。李曰。我病矣。勝之不武。請少歇。取命去。諸棍徒追隨十餘里。至大樹下。李躍上。攀一大枝。橫掃之。十數人悉扑地不能動。中一人近身不三尺。頭觸之。仰跌數丈外。遙視。手足動搖。久卧不起。或了結矣。然自此不敢空手出門行。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二

十七

### 鍼法

桃源營弁徐玉成。世傳鍼法。不輕為人醫。一當道戚誼。畢竹鄰。患瘋痰。請鍼之。徐見面與畢罵。畢怒。手格之。徐與鬪。畢氣極。尋刀杖不可得。將奪門。徐含涼水噴其面。畢倒地。徐趁勢一鍼。直刺心窩。畢不動。徐令繫其手足。鍼勃勃欲躍出。徐按之。或轉側之。畢鼻聲如雷。徐伏復上聽之。急拔鍼。反插梁上。扶畢坐。哇然一聲。痰出猶如湧泉。人亦憊不能起。徐告主人。鍼存此。後來取。人可調理矣。後視其鍼。長五寸許。



狐爪放光

瀋陽長雲衢。江南牧。有政聲。咸豐庚申。賊擾揚郡。公司營務糧需。寓邵伯。宅素有狐。公未之信。居數月。家人時見門窗啟閉。室滿異香。羣訝之。夫人素性賢直。相戒勿犯。見怪當不怪也。一日賊警逼境。十室九空。公曰。勞防衛。深夜始歸。忽聞門叩。甫就枕。忽聞四壁抓警聲甚厲。疑為賊至。持劍下牀。只見燈火猶明。而窗震動。覺有萬馬千軍。戰鬪屋中。始悟為狐。爰理論曰。賊勢猖獗。兵疲人困。偷卧片時。即須奔走堵防。而無故擾我如此。君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一

六

其仙耶。自應助順以佑我。君非仙耶。是與盜賊何異。我將手刃之。而火焚之矣。語未畢。窗門霹靂一聲。櫺櫺盡碎。火光一道。院宇皆紅。飛沙繞屋而逃。家人聞聲驚起。火光尙熾。細檢窗壁宛然。惟木板上處處抓跡縱橫。地上遺落狐爪數隻。大如犬爪。放五色光。狐亦達理。後無他異。

生魂乞哀

范小衡同轉云。其先人游楚幕。與記室某對門居。記室只携一幼童。凡操作無二人。遇之虐。偶有過。必褫衣裸

跪。不令之起。不敢起。雖嚴寒酷暑不少恤。或為緩頰。愈加厲焉。以是同人無敢言者。恐倍肆荼毒也。一日雪霽。寒甚。月色如畫。范翁已閉門就寢。見帳外有裸跪者。慄慄之形。心不能忍。迫視之。幼童也。問之。已昏。因挑燈起。門扇如故。心疑甚。因呼曰。宵寒特甚。曷仍未睡。記室怒。應曰。孽童又悞事。剥衣跪雪中。令知懼。范翁披衣起。解勸之。并授幼童衣。誠以小心服事。勿逢主人怒。童叩頭謝。并陳自悔。范即寢。甫登床。又見童跪如前狀。隔窗與語。記室餘怒猶未息。曰。恨之切骨。今夜令凍死。范翁不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一

九

能寐。又下床。見童赤身跪。月照地上。雪凝如冰。力說之。且告所見。必其魂也。設有事。何以處。強記室令之起。方各安寢。次早童晨興。灑掃烹茶。來往殷勤。動合主人意。各共幸。此後或稍寬容也。童亦自喜無過失。見人多笑語。至脯時。後院一人縊。趨視之。幼童也。救之不及。因係契買者。即殮埋之。共以記室為殘酷。薄其為人。入夜記室猶陪同事坐。談至三更。各閉門卧。忽聞記室自毆聲。口稱童子索命。夜以繼日。不得稍安。同幕勸之歸。以避其凶。自上船。以至抵家。鬼隨之不少離。記室日就羸弱。



奄然床褥間。聞至死猶求饒命。噫。可畏矣。夫僮亦人子也。不幸爲人奴。不加憐恤。心已忍矣。何可苦毒備嘗。記室獨無人心乎。宜其自殞厥身。以爲炯鑒。孰云天之報施無憑哉。第僮跪雪中。何以魂能離竅。或鬼神使之。知范翁仁厚。必能拯拔。彼其之子。死有餘辜矣。

### 張中丞孝感大士

張中丞名之萬。號子青。直隸南皮人。任漕督時。太夫人病。禱之清江普座寺大士前。堅跪不起。太夫人見大士在前。身披白氎。手執柳枝灑水。汗出。病愈。因令人喚漕

###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三

督歸。面告之故。于寶之刺史口述。故特書之。爲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鑒。

### 宋幻仙論逐女鬼

歙縣宋幻仙。安榴余盟弟也。少孤失學。奉生母寄住嘉禾。意氣豪邁。見識高超。善繪事。好交游。揮金如土。不數年。家道中落。弱冠後。折節讀書。從名師。習申韓。逾年學成。遂爲諸侯上賓。如郭遠堂制軍。丁雨生中丞。諸公。皆其知遇也。杭城遇長髮賊。隻身出坎。復遊都門。交徧公卿。覽窮山海。錦衣玉食。不改曩時。偶來上洋。鵬息六月。

余時寄居滬上。不期而遇。撫今追昔。感慨係之。余年六十有九。幻仙年五十有一。白頭相聚。快慰天涯。飲酒看花。吟詩作畫。樂可知矣。前年余有僕人姓馬。名天福者。無錫人。年二十餘。從余夷場觀劇。夜靜回寓。於燈下馬見一美人之影。毛髮聳然。是夜夢有女妖來與馬歡。十日後馬僕面黃肌瘦。月餘病不能行走。幻仙憫其遭鬼祟也。手書諭單一紙。命馬僕貼在帳簷上。以禁之。馬僕受命貼諭單。是夜見女怪對馬泣曰。妾本杭州人。與尔有宿緣。今遭宋爺論逐。不能久留。廿年後如約重會。大

###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三

哭而去。從此馬僕病瘳。奔走如故。噫。異矣。幻仙少時扶鸞有仙降壇云。幻仙是廣成子之童兒轉世。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與余交之最深。故記之。至諭單所云。余則忘之矣。

### 楊佩甫紀夢

同治十年辛未十月二十一夜。嘉興楊佩甫名伯潤。寄居滬城。夢見童子。引入高廳。見董思白先生。倚長桌而坐。謂日久不見矣。楊見思翁。瘦面疏髯。年約七十餘。亦如舊識者。楊曰。請動筆。思翁隨拈血牙色箋兩片。用藍



筆書尺牘一點一拂皆能記憶。書罷畫一便面題五絕一首。只記來趁渡頭船。故向沙邊立。沙邊有鳥眠。三句忘其起句。思翁題詩時。書到來字停筆。問楊曰。趁船之趁如何寫。楊曰。走字傍一彡字。思翁領之。即書。餘皆模糊。佩甫述夢如此。余曰。佩甫再來人也。其先尊小鐵先生。以詩名海內久矣。故其為詩。淵源家學。遠過常人。吟咏之餘。尤工六法。煙雲竹樹。逼肖思翁。至於寫生。能追道復。名揚海國。蓋亦有年。事母極孝。日以潤筆。甘旨承歡。環堵蕭然。不改其樂。殆亦眉公之流亞與。前生舊好。見聞隨筆

卷二十一

三

夢寐見之。理所宜然。無足怪者。佩甫與余為忘年交。五載如同一日。幽情清夢。樂為書之。

見聞隨筆卷二十三

齊學裘 子治

義妓

道光年間。余居吳門。街行見一少婦。手抱琵琶。沿街賣唱。後有少男。手敲竹板。跳而從之。觀者如堵。詢知少婦本良家女。落難為娼。色藝俱佳。素有名聞。其男本富家子。秦樓失足。家無立錐。娼婦憫之。遂棄娼賣唱。養其男。恥作迎新送舊之妓。可謂義矣。聞者嘉之。視買臣之妻。真義妓之所不齒者。故特為書之。

卷二十三

一

不孝顯報

婺源沱川間有不孝子某。少不如意。便打父罵母。族人怒之。大開申明庭。捉不孝子來。以家法處治。正行杖時。來一父老。年八十餘。見問何事受杖。眾以不孝對。老人笑曰。爾等祇見其子打其父。獨未見其父之打其父也。如見其父之打其父。則不怪其子之打其父矣。諺云。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請看雨落簷前水。點點滴滴不差移。老人說罷策杖而去。眾亦罷議。放之歸。置之不問。



徐迂伯斤文二首

玉谿居士五十壽敘

壽能亘古不朽者惟君子。達在上壽旌常。窮在下壽乘誌。而祝壽者當表其何由得壽。何日致壽。若瑣瑣然誇述其年數。艷陳吾文辭。皆所不取也。然舉世祝壽。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則市僧巖翁。懷殘秉賊。龐眉皓首。不勝屈指。過此以往。冰消雪釋。無復聞焉。縱壽過彭篔。亦奚足貴。是故知壽一身者為壽。而不省壽天下者為壽。知壽百年者為壽。而不察壽萬世者為壽。苟非學探性命。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二

數權修短者。孰能求壽於年數外也哉。惟我齊玉谿仁兄。年纔伯玉。知非歐公會洛。倘以壽言。似未可祝。然觀其修為積累。非人所易逮。乃祖雨峰先生。乃父梅麓先生。宦跡才學。縱表史冊。而詩文翰墨。未傳於世。兄乃搜羅彙萃。較對摹刻數十卷。又鐫帖廿餘卷。以補先志所未成。浩費萬金。自忘窘迫。易十數寒暑。方獲告竣。幼弟五。女弟一。俱未婚嫁。勉為壽畫盡善。不憚勞瘁。吾兄修為積累。固不在是。是第為世俗所共見共聞者也。然即此而論。可謂順矣。孝矣。友矣。夫孝友固人所當盡。特

念慈至失。勑友至射牛。若是孝友。自古為難。吾兄拂亂空乏。變幻巨測。較失勑射牛。尤有甚焉者。而卒能委曲求全。孝也友也。後人間是風。縱鄙薄偶儕。亦當油然而興。起其寬敦也。已。回視夙昔。顛沛危患。適為甄陶冶鍊。不朽壽耳。今寓居吳門。吳門名賢彙集。淵藪雖遐。陬塞

徼至者無不耳。玉谿名。亦無不欲納交。玉谿以故。客常滿。座間則琴畫自娛。書祖蘇黃。詩宗元白。巧索者遠近至。方正學云。情有餘者其藝必精。餘藝固無足重。亦足增不朽壽也。夫夫謂相知者。貴相知心。吾與兄相知三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三

十餘年。知事最悉。知行最深。用是刷國人浮言。觸同人諱言。膺吾兄所不忍言。遂不覺肆疏狂。曷直性。陳不文真率辭。祝亘古不朽壽。

寶稷室帖序

寶稷室帖。齊子玉谿承先志而作也。余自道光癸卯。燕冀南旋。至甲辰秋。過吳門。天空海濶之居。訪玉谿適見其為。乃祖雨峰先生。乃父梅麓先生。合刻雙溪草堂全集六十卷。鐫雙溪草堂遺墨跡九卷。晝夜校勘。晷刻不暇。費數百萬錢。或質產典衣。勉力藏事。相處數月。縱談



古今處世要道。逮身心性命工夫。無不可靠。可稽者。繼又商鐫寶稷室帖二十四卷。以補先志所未逮。計費四百萬錢。他人雖皆欽其志。體阮囊。諒任陂。無不為氣餒。而但從壁上觀。咸豐紀元。余又北上。經月尋返。遂足不越里闕。王谿時歸陽羨。必過訪。癸丑冬十一月。復泊舟溪湄來訪。且以寶稷室帖全部相贈。細閱數過。若李唐甥舅碑。迄朱明。余子疇等真蹟。世所不傳。蓋作是帖也。發潛闡幽。寓意深摯。非可蠡測。倘徒玩其鉤摹神妙。亦猶夫不可語冰與海者然耳。姑不具論。余特喜其有志。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四

竟成也。張奉云。賢者固不可測。豈不信哉。夫古今來簪纓累世。焜耀一時。遺金飫府藏。遺粟擬山邱。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幸而年豐人樂。適足以供驕奢。資奔競。捷徑爭趨。譁聲銅臭。不幸際兵燹。凶荒。謫埋詭窖。機變迭生。至神魂忽忽。其若遺。欲暫求一息安。卒不可得。甚有以身殉自甘。若此者。不特忘祖父志。抑且遺祖父羞矣。今玉谿承拂亂空乏之餘。丁干戈擾擾會。他人處此。正如雀棲雪。燕巢幕。患難交迫。志意交亂。乃獨孜孜。屹屹。惟以先志未遂為憂。世洵洵。手空空。若有相忘而不覺也。因

揆其十數年中。無一日不痛先志未成。無一日不望先志克成。其無一日不體夫先志者。即無一日不慕乎先人也。孔子云。三年無改。今專家政已一十有三年矣。孟子云。五十而慕。今計年齒已五十有二歲矣。居家和樂。友愛以外無問焉。作事勤慎。繼志以外無問焉。豈非竊惟孔孟遺意者乎。其仁親也篤。其立志也堅。其行己也力。是帖也。豈特為齊氏繼其家聲。與夫傳先賢妙墨而已哉。余素重其人。今更欽其志。而謹為之序。咸豐四年甲寅夏四月徐慎獨序。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五

余步雲斷指救父

同治十年二月。無錫青城鄉浮舟村。余啟秀之第三子步雲。因父病重。乃於十二日夜。以菜刀礮去中指一個。煎湯奉父。父病即愈。毫不知痛。啟秀係余君蓮村之從叔。先是蓮村家人陸慶斷指煎湯救主。已列入第十八卷中。步雲蓋觀而感云。

溺女顯報

太倉沙溪鎮陳大。開豆腐店為業。連溺四女。所生四子。大者已二十三歲。幼者已十三歲。於道光二十三年兩



月之間。皆出天花而死。出花時。陳大夢中常見四個小女鬼索命。其妻發狂而死。陳大被賊殺死。一門死絕云。又上海大東門外王家嘴角海運局門口。張丐頭之妻腹痛難產。十餘日不下。至六月二十一日。腹中之兒破門而出。怒目而視。仍舊鑽進母腹中。張丐頭之妻大呼痛殺。至二十二日死。據云。張丐頭之妻。生過七女。皆溺死。故有此顯報。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事。

天津水災龍見

同治十年秋。天津大水為災。漁人網得小龍四頭。以盆盛之。送進龍王廟。唱戲敬神。旬日龍去。災遂平。

見聞隨筆

卷三三

六

湖北象斃

同治十年秋。外國貢象四隻。行至湖北。有一象見象童換新衣。誤認匪人。遂以鼻捲傷而斃。或謂象曰。象童無過。受傷而死。何忍為象間言。仰首大呼。撞石而斃。噫。異矣。象因誤殺一童。便肯以死殉之。視古之從政者。誤殺無辜。不知其幾矣。要求其有悔心者。已不可得。孰肯以死殉之。觀斯象者。能無感乎。

徐孝子

滬城徐某病重。其子十二齡。走進邑廟。堅跪城隍神前。誓以死禱。父病不愈。誓死神前。夜分不歸。父病頓愈。呼兒不見。詢知兒在邑廟祈禱。不肯回家。父遂提燈入廟。携兒回家。就寢無恙。同治九年事。惜未知其名也。

唐夢蝶

唐夢蝶素辦摺奏。當路大吏常延為上賓。寄居吳門。涉園。與余為莫逆交有年矣。性好梅。常種梅百盆以自娛。具經濟才。當道光年間。夷人作亂時。曾著剿逆說。徧貼當軸。余曾荐一郝某於大吏。皆知其有勇知方之士。而

見聞隨筆

卷三三

七

不能用。因議和也。聞者惜之。唐預知死期。隔年徧告同人。某年正月。告辭兩江總督某公而歸吳門。即將盆梅徧贈同人為別敬。四月到期之前三日。太宴賓朋。日費百金。期至談笑而逝。余撰輓聯云。剿逆有同心。君猷蕘蕘我猷士。升天無別事。生為人傑死為神。自今思之。其狀貌氣概猶在心目間也。至唐之剿逆說。與余之荐郝書。稿皆被劫火焚去。不可得而見矣。噫。

張烈婦死節歌

烈婦張氏。浙之西安人。大城王尊樓明府之侍姬也。生



三歲家貧。鸞倡家。明府識之于武林舟中。憐而贖之。備側室焉。隨任之萬安。賊至。明府出戰不勝。城破。賊犯趙孺人。姬以身護之。因與嬰兒俱被害。明府追悼。姬人死事之慘。命工繪像。狀其概。以徵當代之詩歌。銘晉東屏觀察作傳以紀其事。因作詩。

王家姬。張家女。西安生。萬安死。其生也不辰。其死也甚烈。銘公作傳歌。讀者心為裂。嗚呼烈婦生可哀。三歲鸞菱船。十五王家來。十六育女孩。十七舉男兒。兒生纔五齡。與母同被災。嗚呼烈婦死最慘。罵賊護主勇且敢。面如桃花心如石。不負所天死亦得。英魂長侍王郎側。芳終古。垂竹帛。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三

八

貞孝張女詩

洞庭張興洪之女。許字葉恒。蕃為繼室。未嫁而夫歿。女聞訃。矢志不可奪。父病劇。割股進湯藥。卒不起。視含殮畢。即奔夫喪。撫育遺孤。新陽葛揆章聞其將扶櫬歸山。為詩以贈。李登瀛作小引徵詩。余來滬上。應敏齋廉訪招飲。出賅此卷。因題一詩以贈之。時丁卯五月二十有九日也。

洞庭山。高插天。洞庭水。清且漣。張家女兒賢。復賢。湖山靈秀鍾嬋娟。父病劇。女割股。女未嫁。夫已死。夫命似曇華。女心如井水。夫死有遺孤。無母誰其撫。借曰不奔喪。何以對夫子。扶櫬歸山存夫祀。葉家忠臣張孝女。嗚呼巾幗有完人。浩浩中流一砥柱。

朱嶽雲道士

江甯朱嶽雲道士。少從姚姬傳先生學詩。頗有詩名。題劉阮到天台圖云。他時我到天台去。祇問桃花不問人。因此得名。題余畫圖與余酬贈詩。久已刊行。善畫菊好彈琴。好算奕。至老不衰。道人有租田數十畝。足以自給。田舍數間。額曰麥浪舫。余題麥浪舫圖七古一篇。久刊在集。道光二十年後。年逾八十。杳不知其所之矣。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九

題農隱道人麥浪舫圖

嶽雲道士仙乎仙。酒酣得句追青蓮。誅茅結屋滄江邊。江波麥浪搖醉眠。榻來三見堯時水。田廬盡沒洪濤底。名為農隱實無田。一硯耕之而已矣。觀君不用泣窮途。世事大都如此耳。君不見少陵成都舊草堂。三間茅屋推風霜。



三晉見聞錄

鸚鵡

山西沁州大悲寺。康熙二十六年秋。有馬產一物。人首馬足鹿身。寺僧以為怪。埋之。越十餘年。有馮昕者。寄書沁州佐馮祉云。曾聞向年治北大悲寺。有產人首馬蹄鹿身之物。此名曰鸚。類同角端。鍾日光月華龍精人氣。故生于神前佛舍。驟長能言。知休咎。識時務。倏隨神隱。兆瑞應世。其產處氣當先至。馮昕者。江南甯國府宣城縣人。沁吏目馮祉。族叔也。博學多聞。而吳文端公果以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十

三十七年大拜。按梅誕生字彙。鸚厥縛切。音脚。獸名。鹿形人首馬足。

白竹

山西榆次縣昌源河之濱。人多種竹。不綠而白。望之如雪。土人謂之白竹。

黨參紀異

隋書五行志。開皇中。上黨有人。字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許。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密。因掘去之。其根五具。人体狀。呼聲遂絕。唐常貢。上黨郡貢二百

兩金潞州貢人參。上黨即今潞州至明時尚充貢。後太祖以人參得之甚艱。令不必進。按人參產石間沃壤。一名人御。

一名神草。大者徑尺。小者六寸。本草圖經載人參大治喘。相傳試上黨人參者。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氣自如。不食者則喘。產壺關紫團山者最佳。為紫團參。唐韓翊送客之上黨詩曰。官柳青青正馬嘶。迴風暮雨入銅鞮。佳期別在春山裏。應是人參五葉齊。又周繹以參遺段成式詩曰。人形上品傳方悉。我得真英自紫團。慙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審細看。東坡紫團參詩。餘劬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十

禮鼠

大同縣出黃鼠。劉績霏雪錄。黃鼠穴處。各有匹配。人掘其穴。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處也。秋時蓄菽黍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疑即詩相鼠。按陸德明詩疏。今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



謂之拱鼠。昌黎聯句詩所謂禮鼠拱而立是也。主人云黃鼠畏地猴。地猴形小。縱入其穴。則喙曳而食之。味極肥美。元時曾以供御。

憂畏為養性之本

先祖兩峯公曰。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力不勝則隨水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多逆風而飛。人亦如此。飽飲安樂。縱情恣意。如是天折者多矣。使辛苦憂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憂畏為本。其言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十一

反復甚切。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事也。此則孟子生于憂患。死於安樂之旨。杜子美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醒。吾願世之居高梁。執禱者。常書此於座右。

學裘少時患病。中年多故。老來遭難。一生困苦流離。吃虧忍辱。無事不逆。無境不逆。無時不逆。聞者憂之。當局者不改其樂也。所謂凡物順則死。逆則活之言。有明證矣。裘之得以延年益壽。不忝所生者。皆從逆境得之。天之予我。以逆境者。正天之玉我於成也。書之以志吾幸云。

思補齋日錄

大器必由規矩準繩。葛中恬省心微言。

人無繩墨。即有才亦屬泛駕之馬。其不竭蹶而顛仆者鮮矣。三魚堂謂子弟聰明。當擴充于範圍之內。不當擴充于範圍之外。亦是此意。

遠慮非是空自愁苦。又非是多設機謀。是從天理路上。尋箇經久妥當的法子。辛復元遺書。

靜中覺萬事。萬物都有條理。故靜為制事之本。

辭受取與。賞罰懲勸。一切不可任性。任性多敗。葛子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十一

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有緩庶幾詳審精密。可以寡過。葛子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小人責人。林和靖。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林和靖。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林和靖。

象山先生登鬼谷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



困苦不堪。

王陽明典兵。目不轉瞬者七晝夜。或問何以能是。曰。吾生平騎馬。目之所視。未嘗及馬首。可見精神氣力。都是養出來的。葛端調嘗言。年力方壯。國事待理。吾輩思為他日有用人物。宜培養其精力氣骨。毋使用為宴安逸樂。悠悠無事所消磨耳。

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道路山水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古

諸都為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徵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為保。在軍旅為伍。韓信多多益善。用是法也。四明袁公以此為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無所容。西山文集  
貪汙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般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故清心寡欲。乃吾儒入手用功處也。西山文集  
惟儉可以養廉。世容有儉而未必廉者。若不儉雖欲廉而不可得也。陳榕門仕學遺規

儉之一字。受用不盡。儉則寡欲。寡欲則心靜。心靜則氣活。便有許多進退綽綽處。諸葛武侯言。唯澹泊可以明志。唯甯靜可以致遠。余下一轉語云。唯澹泊乃能甯靜也。然其要只是耐得。古人云。咬得菜根。百事可為。真至言也。

朱子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固是節儉。然亦其保惜有方。

儉亦須從天理上推究。如窮而在下。不儉則不能無求于人。達而在上。不儉則不能不過取于物。制節謹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古

度。唯恐喪其所守。此天理也。若不顧義理之安。唯以節嗇為聚斂。則儉便是吝之實。貪之根。極其流弊。不至于纖悉言利。悍然不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而不止。此天理人欲。學者所當深辨也。

日用起居。事從節嗇。謂之儉。儉可惜福。酬酢往來。事從節嗇。謂之吝。吝必多怨。

常能把捉此心。使語不妄發。甚難。王文山尋樂齋偶鈔。須時時收拾此心。勿令少放。馬祖云。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此語卻自說得警醒。



寫字亦養心之一助

嗜學者焚膏繼晷亦不可夜逾二鼓以子分乃貞元之會宜令心神歸宿滋息夜氣尋樂齋偶鈔

臨民十二箴一不收長隨二不借京債三慎擇幕賓四防檢宅門五交盤清楚六用度節省七清心寡欲八錢糧隨收隨解九案牘不滯十慎重審斷十一事上官以和交紳士以禮十二馭吏嚴而有恩尋樂齋偶鈔

黃虞封實學錄 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至奔潰。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六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要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實學錄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細。亦不濟事。余見事最鈍。又疎。其何以濟。

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

林志惟讀薛文清讀書錄。掩卷而歎。家人問故。曰。予覺昨評一人傷於刻矣。纔見薛錄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

叔罔王孫賈祝鮑。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是以悔也。又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矣。纔見薛錄云。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言一事近于誕矣。纔見薛錄云。常見人尋常事。處之合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諾一人涉于輕矣。纔見薛錄云。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七 可否。可則諾。不可則不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不可行。則不能踐厥言矣。予是以悔也。實學錄

聖賢實剛。蓋以制欲。非以制人。卧雲子

蔡文忠公倅濟州日。至醉。賈存道先生詩云。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其身。未嘗至醉。謝上蔡嘗

寶愛一硯。後聞程子玩物喪志之說。遂碎其硯。可見古人克己工夫。直恁地勇猛。學道須如此斬絕。方有進步。剛字從刀。取割斷之義。昔人謂人必能大割捨。

進步。剛字從刀。取割斷之義。昔人謂人必能大割捨。



然後大有成就。仙釋家往往多成就之人。以其能一切割捨也。鍾呂問答。謂吾有慧劍。內劍以斬欲。外劍以祛邪。亦即吾儒剛以制欲之義。但彼書文義說得離奇耳。慧劍者。言知之即能割斷之也。

臨事着一苟字便壞。高忠憲

天地間福祿。若不存些憂勤惕厲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實學錄

范文正在淮揚。有孫秀才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汲汲如此。孫蹙然曰。母老無以養。若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三

六

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為子補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助者也。公乃嘆貧之累人。雖才如明復。猶將泊沒。况其下者乎。實學錄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主。即如一催科也。其勢萬不能免。但就其中求所以省民力者。不使騷擾重為民害。則所全已多。一聽訟也。準之以人情。物理。出之以靜氣。平心。不事煅煉羅織。而人心各得其平矣。仕學一貫

□□觀察江陵時。某方伯來謁觀察。接見時。所穿補服一鈕失扣。方伯公見之。以為褻玩。忿怒。觀察謝之。怒不可解。後每辦公事。多成齟齬。以此見衣冠言動。不可不慎也。

浚適縣祠。唐后二山。眾巫每歲取民女為公媪。有妨嫁娶。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女。勿擾良民。其事遂絕。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譚幹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三

五

其自為。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賂不至。則以百金之產。增而為千金。西山策略地方官詞訟。無日無之。最足見居官者之明暗。而亦戒飭平反革薄從忠之一段大工夫也。慨自人心多變詐。明明被毆而傷。稱殺傷。分明爭財。妄云搶劫。又或牽引其父兄。連及其婦女。意謂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擾動。耗財以洩其忿耳。更其中誣賴人命。尤極慘酷。或以奴僕脅主人。或以頑佃誣業主。或以卑幼制尊長。有親人逼死而乘機索詐者。有冒認親族而毀門壞屋者。種種



誣罔不可枚舉。官長止以屍場一驗了事。而豈知其魚糜肉爛。已無所不至哉。此弊不除。人心日益險。事變日益多。官府亦應接不暇矣。吾謂戶婚田土。當視其情詞虛實。不宜濫准不准者。必指批其不准之故。毋使再來翻賣。不可粗心浮氣。略觀大意。以不得混瀆一語。批出了事。其准者。則必親問。不可聽其講和。問則必速。不可稽遲拖累。審明則必斷結。不可含胡逐出候示。又起探聽打點之弊。苦於投詞之日。使原告證佐同時到案。當堂取證佐確供。倘詰出黨惡誣證之弊。不待被告到案。見聞隨筆 卷三十三 三

證明。先懲其誣證扛幫之罪。其有情節可審者。則限日投審。原告情虛。固必加罪三等。而證佐則尤加重。不過一二月間。扛幫積弊。無情誣訟。即可去其七八矣。士學貫凡有告狀。當堂收詞。就原詞駁詰。無可登答。輕則逐出不收。重則量懲所告。似有理而一時不能查案。則暫收候批。凡僱人代告者。不敢來矣。州縣告狀。雖不拘于告期。勢須隨告隨收。接狀時。即須抽開一審。亦以免告期擁擠守候也。仕學遺規

朋友須箴規指摘意少。誘掖獎勵意多。王大成

先祖兩峰公博學多聞。著作極富。乾隆癸未進士。主講山西晉陽書院。著三晉見聞錄。官粵東。著思補齋日錄。杜詩本義文鈔。詩鈔久已刊行。孫學裴按數則以廣其傳。

見聞隨筆 卷三十三 三



葵源 齊學表 于治

雙節殉難詩

咸豐六年丙辰西寇陷揚郡甘泉民葛大純妻高氏子椿妻張氏臨難死皆節婦也先是癸丑賊陷揚姑婦避至城外家無男丁椿遣二女繼往拮据供菽水為仰事俯育計賊至更無所得食寇退還居城內丙辰賊再至姑婦計不死必遭辱皆自經張氏先手刃二女後自刺不死復就縊高年二十一守節已得 旌死年六十三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張二十三守節死年三十女大者十四次九歲余贈詩云

甘泉葛氏父子繼祖一門雙節孝婦事姑孝婦無兒  
祇生二女仰事俯育零丁孤苦賊來城陷姑死婦隨  
恐為賊辱先殺女兒借口不死喪名辱身維其死之  
名揚身存嗚呼姑婦聖賢根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可以無恨可稱完人流芳百世益壽千春嗚呼雙節  
其三達德生振綱常死全貞白鬚眉失節累萬盈千  
聞爾節烈能無愧焉我陷吳門十閱月矣罵賊得生

墜樓不死今題雙節歲暮年衰中書君禿深係懷來

盛子履

鎮洋盛子履大士學博所著詩古文詞久刊行世其餘力作畫純是士夫氣韻常用江左詩人老畫師之章為山陽縣訓導余堂兄康號約濤由進士榜下知縣改授淮安府教官與盛君為同寅余幼時讀盛君時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一篇心慕不已道光元年余年十九得讀盛君詩古詞畫遂作寄懷盛君詩二律復畫設色山水一便面寄之盛君謬加評目許以近古載之溪山卧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遊錄卷三中云齊子治學表葵源人梅麓太守之子詩學東坡書法宗歐虞畫亦力追元人嘗贈余扇頭設色小景蒼秀有氣骨英年得此詣力未可量其所到又題余蕉窗詩鈔云壬辰初春葑潯仁兄以子治公子蕉窗詩鈔見示開編盟誦格高氣逸詞腴律細餐冰飲雪清絕無塵卷中焦山諸作與酣落筆覽之如仙山縹緲風兩合離其意思融結音節轉換處已得昌黎玉局劍南遺山諸家勝境乃知沐浴於過庭之訓所造自不侔也雅頌之音著作之手念蘭麗藻大雅扶輪更為公子望



之鎮洋威大士識又題七律一章云鏤雪清才錦綺鮮  
風流何減小斜川吏稱香案蓬萊住詩到專門湖海傳  
鯉也過庭多勝賞鳳兮嗣響奏鈞天元亭我欲攜琴訪  
卷畫溪邊艤釣船觀此記載詩跋其愛才悅士誘掖後  
學之盛心亦可見矣承惠設色山水大幅愛蕉圖大沙  
飛村古梅圖皆有題詠俱付劫灰惜哉余曾載詩畫訪  
盛淮城與家葑溇兄三人暢叙十日談詩論畫快慰平  
生逾年余入山避難威亦仙遊一彈指間年交七十能  
不感慨係之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寄懷威子履先生

風雅含情苦不才誠也勞威意厚栽培未經謀面心  
先契若不拋甄豈來愛我欲傳三管筆先生向著  
一書近加編贈君猶有一枝梅時以愛墨上  
臂已承許賜贈君猶有一枝梅時以愛墨上山中  
無計消殘暑日把新詩誦百回  
讀公文字記兒時儒雅風流想見之天下爭傳才學  
識老年尤好畫書詩銅官玉女都翹望蘇海韓潮敢  
浪窺先生評述稱云卓鍊清超暖髮手入  
浪窺退之子瞻之室梅賞如此表何敢承可惜淮南  
千里隔無緣握手慰相思

舟次夜讀威子履先生詩集敬題二首  
舟次讀君詩風清月白時渾忘身在客不忍手停披  
性與水雲活胸臆邱壑奇拈來皆妙諦卽此是吾師  
妙語出尋常吟來字字香仙心同水月史筆挾風霜  
往事何須念鮫生鯨鮪形多故誌名山定可藏荊州人  
共仰容我獨登堂

高郵舟中讀子履先生惠畫作詩謝之

讀破萬卷行萬里執筆作畫畫來矣先生畫仙非畫  
史千巖萬壑胸中起乘興揮之沒興止五日一石十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四

日水惠我畫筵并一紙房山大癡兼小米真得古人  
神與隨若論面貌迥不似筆墨何由妙至此書味詩  
趣爲之耳以畫名者滿目是施粉施朱美則美媿媚  
但邀流俗喜子也捧腹笑不已身爲男兒態女子顏  
色雖生骨已死此中三昧誰知己前有四王今子履  
秋風倚權江之溪好向畫仙參畫理

俞理初

黟縣俞理初變孝廉讀書過日不忘書無不覽著作等  
身曾爲張芥航河帥脩行水金鑑數月而成船過荆溪



訪余於雙谿草堂款留小飲謂余曰近年苦無書讀四庫全書以及道藏內典皆在胸中初以來名宦家世科墨源源本本背誦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工篆刻爲余刻蕉窗寫意王谿書畫兩小印古雅可珍居家事毋不樂仕進時移世亂不知所終

### 錢梅溪

金匱錢梅溪泳能詩工書縮本唐帖至其分書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雖遠播終不近古先大夫宰梁溪時倩錢君鉤刻松雪齋帖十八卷年八十三生一少子越數年自知大限將到作舜世詩飲水月餘無疾而終

### 見聞隨筆

#### 卷二十四

五

### 戴蕉石

錢唐戴蕉石工詩有蕉石山房詩稿未刊行貞石理運之弟也道光庚子五月余寄寓吳門三太尉橋馬氏宅蕉石因兄故後無家可歸流寓吳門貧病交加借某典史自鳴鐘一架質番銀七餅某典史遂託言母病要借蕉石大小婢女二人去用久假不歸索之不理蕉石病中過余齋哭訴某典史辭婢不還意欲將婢抵鐘云云余聞言怒某太狠遂自典衣得洋八元交蕉石速贖鐘

出同蕉石到某典史寓將鐘還某索還二婢某進內室半時不出余坐堂中大聲疾呼某驚跑出對蕉石曰尊婢不肯回府奈何蕉石默然余曰奇哉奇哉太平時世竟有強匪人家婢女者乎攜蕉石手同出謂某曰巡撫大堂相見某聞言拜跪不遑苦求息怒挽進書房佳茗送上旋進內推出二婢出外見主人大婢年十八小婢年十三余命家人領女先行再同蕉石隨後押送恐其中途設計也蕉石到寓二婢進內余始返寓燈已上矣逾年蕉石病故余代其募化後事送櫬還杭其妻女三

### 見聞隨筆

#### 卷二十四

六

### 黃秋士之女出難

同治五年間有某生上海聚美軒觀劇見一女戲脚來前喚先生某生異而問其姓氏女曰我父黃秋士也先生訓讀二年竟忘之耶學生被人拐至上海賣進聚美軒大脚桂芳手中當一小戲脚已有三年今得見先生一面當有披雲見日之時矣言罷淚流某詢其班中名



姓歲年囑其靜守好音某生出告吾友周存伯大令存伯告之應敏齋觀察遂出資二百元贖回黃文文姬歸漢聞者嘉之存伯作伐字任渭長之姪某為妻斯時黃女之母在清節堂任壻接養杭城云

朱青笠

常州朱青笠昂之精於六法山水擅長中年畫渾厚近古老年畫筆頭太尖力趨時好識者惜之書學董香光得其峭拔失其雄渾寓居閩門外畫室一間四面椅桌堆積書畫法帖敗筆百十筒石硯數百方散置壁底畫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七

桌上圖章印色筆硯界尺筆架水盂書盆各色顏料紙絹扇頭雜陳左右中空一尺桌面作畫日以潤筆養文甥二十餘口寒士每以壞硯求售朱必應命故其硯石最多耳道光五年夏四月余臨家藏黃大癡長卷朱青笠見之留臨一木題跋一則云世人學子久而不知子久學問之高靜悟之妙雖日臨真蹟契合殊難惟玉谿先生趨庭之暇追撫古本形神畢肖蓋以文人之精心測高士之神髓疎野其性情超逸其趣致能使子久之品格造詣悉流露於楮墨間觀止矣慨余自學畫以來

泛學各家習染既久欲一洗而空之專撫子久所仰望於先生者甚非淺鮮尤望將所藏子久真蹟日事臨摹傳之將來俾後之學者有所據依從此一綫之脈歷久勿替豈不幸甚題尊卷稿呈閱似所言不虛與諸公題稍異一笑蘭陵青笠朱昂之謹跋朱君題此卷時年已七十餘其透掖獎勸之意令人心感不已近于滬城見顧蕙卿所藏青笠大畫冊十六幀中年之作仿古大家筆墨渾厚蒼秀真可寶也

朱起貞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八

蘭陵朱起貞書立先生之弟也山水仿元明諸家但求形似毫無氣韻至其畫仙佛神像高士武夫出神入化卓然可傳常寓宜興與余往來數載得其扇頭一仿西田山水一仿思翁山水橫披一畫桃柳一畫眠琴綠陰上有飛瀑圖又為余作葛仙翁移家圖意景可愛余入山後杳不知其所之矣

陸侶松

吳縣陸侶松英初畫花卉宗白陽山人後畫山水法思翁黃穀原先生之高弟也與余交遊一十有餘載同治



八年余寄居滬城聞其去世悵然有懷嘆故交之零落也

劉彥冲

四川劉彥冲畫宗宋元山水人物極其精細日以潤筆甘旨娛親性孤高寡言笑不喜婦人四十不娶事母終天年哭母不已未逾年疾作而卒傷哉今亦無此畫手矣

顧子長

吳縣顧子長自號棲伽山民好吟詠喜禪悅尤工六法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九

能畫丈餘松栢梅石人物山水麤細皆精劉彥冲之高足也庚申之變子長避地閩中以醫學見知於某中丞延之節署賊滅回吳重理舊業同治十年辛未之春余游吳門館於子竹虛刺史安得廣廈復識子長為余畫竹栢芝石圖還山圖等幅余題其宮姬調琴圖古栢圖蛇捕蟲圖柳河東小像詩錄於後

題顧子長繪柳河東小像

貪生者不生樂死者不死打破生死關靈光照千紀昔日章臺柳依依實可憐如何歷冰雪高節竟參天

巾幘愧鬚眉從容成大節優鉢現曇華清潭印皓月

題顧子長蛇捕蟲圖

蛇平曷不潛身山澤中養成鱗甲化為龍胡為盤旋天矯挂老樹下覷草間一草蟲一蟲何足飽爾腹徒使生靈受荼毒蛇平勸爾蚤藏身樹邊恐有捉蛇樂吾鄉有捉蛇為樂名曰捉蛇樂山民畫蛇豈有因揮毫瀟灑傳蛇神美人變相真堪畏莫畫長蛇畫美人

題顧子長畫古栢歌為子竹虛作

棲伽山民氣如虎揮毫落紙驚風雨須臾老栢兩株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十

成淋漓元氣吞千古一栢拔地如人豪獨立不懼參天高一栢偃蹇如隱士山中高卧呼不起形奇狀怪身臃腫規矩繩墨皆不中空山盤踞不知年飛出毫端引鸞鳳此是山民自寫真孤高倔強超凡塵不求聞達於人世維知靜鍊其精神魄力雄渾得天厚絕似禹王書岫巖山精水怪見輒逃虹氣夜出冲牛斗畫家恒徑一掃空畢宏韋偃將母同大材持贈空洞子竹虛別號高懸素壁生清風

題顧子長臨周昉宮姬調琴圖卷



宮姬調琴周昉筆。曠昔湘舟曾什襲。藝海樓前宴客時。眾賓環視稱第一。兵燹頻年化劫灰。老顯今又泛舟回。豈知臨本存人世。又見宮姬調琴來。子長繪事世少比。本是讀書一種子。問渠何故妙至此。大都書味為之耳。子長白髮今盈頭。劫餘長物去還留。鏡花水月重重幻。盛名高尚期千秋。

李定山

李定山孝廉名作雲。江西爐溪縣人。居檀樹村。村有明山公社神廟。神象開光時。李女年十八。美姿容。往廟觀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十一

開光。工人摹女貌為社神夫人。不日女死。越月李孝廉夢明山公差役來請至衙齋。明山公盛服下拜。執子婿禮。盛筵款待。進酒。李云素不飲酒。進肉。李云素不食肉。明山公遣役到判官簿上查來。役回云。李老爺簿上無酒肉。復遣役去著判官於李老爺簿上添寫一壺酒一斤肉。役諾而去。李告歸。夢覺說夢。從此每食必須一壺酒一斤肉矣。同治壬申秋。余游邗上天寧寺。與真僧談天。偶問其俗家姓氏。因說其胞叔李定山逸事如此。日本赤城青波老山

日本國清水赤城。工六法。丁卯之冬。訪余滬城。也是園湛華堂。一見如故。見余書畫連稱好好。常與筆談。情意殷勤。儒雅可敬。逾年潘露園胡公壽請客賞菊。又與同席。見日本國進士池田青波者。與赤城坐共飲。相貌比赤城清秀。赤城不樂仕進。日本之隱君子。赤城贈余青綠山水二大幀。題跋云。溪山深秀。戊辰冬。日寫於申江壽石山房。應玉谿老臺先生一笑。即希正之。日本赤城弟襄。又一幅云。日本慶應四年。戊辰仲冬。上浣。寫於申江壽石山房。應玉谿老臺先生一笑。即希正之。赤城清水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十二

寫畫追董思翁。書亦古雅。不名一家可寶也。又見日本畫史名老山。老日在洋涇浜賣畫。山水花卉。清趣可愛。亦雅人也。余書露園賞菊長詩一篇。又臨朱文公詩六幅。挂屏。贈赤城。赤城忻然拜謝而去。惜余年老不能訪赤城於日本。覽其山川人物。作一卷海外紀遊詩也。

韓履卿

吳縣韓履卿。崇桂船先生之少子也。能詩好書畫。嘗謂余曰。涉世之道。宜學入俗。人能入俗。則有錢財。書畫入俗。則得潤筆。為人清高。必無福澤。余曰。其然豈其然乎。



但世間富貴利達者。流俗之徒居多。然而天生傲骨者。甯死不忍爲俗物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常存此心。不改其樂。教余學俗。敬謝不敏。韓唯唯。而庚申之變。四月十二夜四更時分。長髮賊已入城。費阿玉闖進韓室。從床上曳韓出水關。逃難過江北。寓居海門茶店內。逾年疾終。費阿玉者。鎗船之頭目也。初費得罪坐法當斬。韓力救之。得免於死。臨危之際。費亦救韓而出。難知恩報恩。亦可嘉也。韓之家屬存亡。則不得而知矣。

王應春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三

吳門王應春。精鐵筆。年八十餘。代余刻董題戴纓所繪大士像。上石。肅衣冠。立刻大士象。十八日而成。又刻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圖。并先君焦山題詠。廿餘石條。亂後送入焦山定慧寺方丈內室。山僧廣拓行世。王老之子名端甫。亦能守父業。代余刻先大夫蒲團小像。并墨蹟。同人題跋。殘石五條。尚寄存吳門友來巷與夫家。端甫亂後尚見一面。年亦五十餘矣。

沈采穀

浙江沈采穀女士。精於六法。爲余畫扇頭。倣王麓臺筆。

意。有士夫氣。可珍可愛。其時近六十矣。

吳香輪

金壇吳香輪女士。工畫花卉。尤精女科。行醫爲業。夫亡。寄居吳門舊家園。亭花木。頗得清趣。余曾訪之。暢談書畫。其年已近五十矣。

胡智珠

胡智珠女士。許梅甫之妻。定生之母也。工詩。有七絕百首。刊行聞世。善琴。常在袁浦宦家爲女師。教書教琴。

許定生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四

許定生淑慧女士。許梅甫之女也。母胡智珠也。定生嫁金壇某生。早亡。定生歸寧。日以繪事養親。其畫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一不精。大小麤細。無法不備。名重一時。喬寓袁江。自河帥以下。廳官皆給乾脩。車馬盈門。應接不暇。能琴工詞。先大夫之女弟子也。

贈張子綱

五百七十四言。卽題其印譜詩集。

孝哉孝哉張子綱。幼失怙恃。家南昌。寒無衣。兮饑無食。幕天席地。餐風露。伯母苦守柏舟志。撫爲己子。承烝嘗。漁收叻。鑿靡不作。採薪負米。娛高堂。弱冠得師。授鐵筆。



金石刻書傳四方。上追蝌蚪窮鐘鼎。下摹秦漢搜瓦當。  
李斯小篆變古法。妍媚工為時世妝。秦庭指鹿謀不軌。  
藝林流毒身宜戕。當其毀籀滅古篆。欲以小篆千秋彰。  
豈知三代器尚在。古法猶得求微茫。張君巨眼大手筆。  
獨奉古法為津梁。君刻孝經我刻帖。同慙浩劫遭紅羊。  
余刻寶稷室古今墨蹟二十四冊。李北海法華寺碑。蘇東坡小像。黃山谷贊以及大土像。先人遺墨并拙書共成四十八冊。今所存者。真手不損。古有說。傳作自有名。百分之一耳。不勝浩歎。  
山藏卓哉詩筆更無敵。古歌樂府聲鏗鏘。北征沉雄杜工部。鹿門淡遠孟襄陽。自言三十學韻語。風騷以外攻。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五

三唐。山肩高聳日月逝。英華咀嚼饑寒忘。紅巾賊起家。國亂袖筆從軍歷戰場。磨盾作書飛羽檄。橫刀殺賊從鷹揚。晨昏定省虧六載。有懷將母嗟不遑。渠魁倏忽報殲厥。捷奏饒歌慰我皇。此時快誦杜陵句。青春作伴好還鄉。登堂拜母母益健。憐兒生還歡非常。椎髻之婦侍母側。蓬頭之子牽命裳。樂敘天倫動吟興。草心惟祝春暉長。因貧而仕作小吏。折腰徒為五斗梁。詩歌鐵筆置高閣。心為形役增慚惶。每思庭闈報神沮。江永那能一葦抗。不如挂冠賦歸去。日著萊衣戲母旁。言罷拭

淚拂衣起。詩篇印譜陳琳瑯。嗟余病眼久蒙霧。細讀頓令雙眸光。恍到山陰看山色。應接不暇來青蒼。如入龍宮觀寶藏。珊瑚珠貝爭輝煌。望洋河伯向若歎。虺隤老馬輸龍驤。志同道合那有此。把臂訂交喜欲狂。飽喫盧仝茶七碗。痛飲陶潛酒數觴。膠西冷君擅詞賦。麗江夏黃子能文章。軒相蘭陵居士汪芝老。清臞似鶴貪翱翔。眾賓談笑日易暮。籃輿送我回歸艙。良朋幸未交臂失。唵魂應繞魚灣莊。余時寄居石港亂後故人能有幾。孝哉孝哉張子綱。

見聞隨筆 卷二十四 六



見聞隨筆卷二十五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陳玉方先生

先生諱希祖。字穉孫。自號玉方。江西新城人也。乾隆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官擢浙江監察御史。文章妙天下。惜為書名所掩。其書遠宗右軍。魯公。近法董思白。得晉人空圓之妙。國朝書家。自張得天。司寇劉石庵相國而外。無有倫比。年五十有六。告終。養南旋。訪先大夫於梁溪河上。為留月餘。暢觀書畫。為先大夫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書春暉堂三字匾額。又書廳楹帖云。守祖宗一脉真傳。曰勤曰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又書先大夫重修泰伯墓碑記。聯屏卷冊等件。不一而足。臨池時。即命學裘伸紙。耳提面命。口傳八法。囑裘觀其運腕運肘之法。不必觀其落紙之書也。曾書一聯。一條幅授裘書法。聯云。果是端莊必流麗。全憑頓挫長氣機。邊款云。子治喜學書。天資亦秀。因與論入門之要。條幅云。學書不必展卷。即臨。須細玩之。漸得其一種秀氣。則此帖全神在目。半月後臨之。事半功倍矣。子治世臺清賞。此條幅已

鈎勒寶契室法帖第三集第六冊中。為先大夫書。王右丞輞川詩并序。在仇十洲繪輞川圖卷後。精妙絕倫。此卷尚存箱內。世守勿失。又書月賦一段。在南田畫扇之陰。此扇亂後尚存。裘刻先生法書二冊。在寶契室法帖三集中。以永其傳。以報先生口授八法之恩也。先生辭先大夫行至杭州西湖。疾作。卒於白公祠。隨行一子。延恩。即登之太守也。太守亦善書。先大夫謂其手中有字。胸中無字。良然。裘今年六十有九。計先生誨裘時。已隔五十二年矣。光陰迅速。有如是夫。噫。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秦廬雨

吳門秦廬雨名雲。茂才。原名楨。號貞木。工詩詞曲。吳中三山人之一也。與余為忘年交二十年矣。亂後著裁雲閣詞鈔行世。送別南曲。附錄於後。

黑蟒序

亂後齊丈玉谿來吳。泊舟金閶。握手道故。每至夜分而散。留半月。悵然言別。填以送行。

故里蒿蓬。筭親朋生死。各自西東。總何堪緬想。舊交如夢。詩翁丹霞顏。尚童新霜髮。已濃。歎龍鍾。脫了干



戈還幸握手相逢

前腔換頭

愁動感觸無窮。縱昇平再見。尙抱餘痛。把青衫淚濕。相對悲慟舟中。寒濤終夜春。霜天催曉鐘。一燈紅話。舊篷窻。猶記結社爭雄。

忒忒令

盡推君。騷壇將種。千首成氣何神勇。無怪聲價到雞林。愈重。詩比那坡老雄。興來時吟肩聳。臺揮五岳動。五供養。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三

憐才情重。折簡相招忙煞。奚僮煙霞雙蠟屐。花月一吟筇。遍訪吾吳勝境。快江左名流偏眾。似北海賓盈座。飲瑤鍾。酒酣談笑氣如虹。

好姐姐

看楓天平與勇。更銅井探梅陪從。獅林虎邱。讓君題句工。欣閒冗。那曉燕游難長共。皂帽飄然海上踪。

川撥棹

心驚恐。驀地裏。念家山聲鼓動。渺天涯雲樹重重。渺天涯雲樹重重。阻烽煙音書莫通。日思君難去。表日

望君難見容

錦衣香

闌珊下。紫曲游。閒歇了青驄鞚。筵停了銀燭燒。撥罷了檀槽弄。到重來畫舫吳娘一霎都空。伯通橋畔泊孤篷。蕭蕭颯颯冷雨淒風。頓羈愁攪起。慘荒城畫角聲中。猶喜知交共。悶釋心胸。關山別後。須把吟身珍重。

漿水令

悵從今吟詩孰共。悵從今把酒孰同。暫時歡笑倍情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四

濃。陽關一唱判袂匆匆。天南北何日逢。相別與君添悲痛。離筵酒離筵酒。金杯怕捧蘇臺柳。蘇臺柳。莫教行蹤尾聲。

青山也把詩人送

載去一船鄉夢。愁見那蒲帆飽

挂西風

秦唐雨瓊兒曲

瓊兒王氏女。住城南之百花洲。父操舟爲業。女早孤。出與里中某氏子爲童媳。長有姿色。其姑逼使入青樓。日遭笞楚。終不親客。有貴公子艷女姿。以多金與姑。欲置



女爲妾女逃歸依兄嫂以十指所出給居家年餘其姑與兄嫂謀仍欲令爲妓女知不免遂食生鴉片煙而死年十七歲時咸豐己未八月十四日也嗟乎處瓊兒之境能毅然出於一死潔其身以歸其節爲尤難也亟爲詠其事以傳之

瑤波秋冷芙蓉泣嬌紅吹死金風急可憐墮溷惜名花愁把瓊兒事重述瓊兒家住百花洲雛髮生小解含羞纖纖玉手持蘭漿日向山塘盪畫舟山塘七里春波綠吳孃舵尾顏如玉落日楓橋停畫橈爭歌暮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五

雨瀟瀟曲妾容生就麗如花風情不解鬪鉛華能諳內則由天性碧玉休輕出小家椿萱腸斷推何遠孤苦零丁婿家去遶牀相逐弄青梅兩小無猜早同住承歡嬌小奉姑婢綠窗學繡女紅忙壓線不懷貧女怨調羹更遣小姑嘗雲英許作襄航婦藍橋路忽愁分割方期宜室賦天桃翻向章臺作楊柳背人珠淚暗中彈變起家門欲訴難望妾還爲錢樹子妝梳逼使入勾欄勾欄姊妹矜膏沐新樣羅衫鬪裝束不是紅兒與雪兒芳名誤入煙花錄妓師心苦教新聲

琵琶甲山難成枇杷門巷家愁住鸚鵡簾櫳客恥迎紫鸞籠嬾梳雲髮曉妝愁把花鈿貼羞持檀板唱楊枝慙勸金樽傾竹葉豪家公子宿青樓徵歌不惜錦纏頭阿嬌欲得藏金屋翻使紅妝更抱愁斛珠難買嬋娟諾不學丁孃歌十索白璧終難玷妾軀黃金容易成姑惡逃歸半夜叩蓬門骨肉猶憐兄嫂存典却金釵還換米紅顏薄命總消魂艱難朝鬢心悲痛操作天寒還忍凍蟋蟀燈中夜織機梧桐井畔晨提甕秋月春花又一年風波更起事堪憐重到平康舊居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六

處強教賣笑倚門前心堅鐵石原難改玉潔冰清終自矢已說羅敷自有夫非如蘇小甘爲妓鴝鷓啼徹夜房空一點殘燈慘不紅颯颯陰風吹火滅美人畢命阿芙蓉鴉片煙一名阿芙蓉十日尸香顏色好天風環佩歸瑤島妾身難覓返魂香郎意空悲獨活草已訂鴛盟誓不忘拼將一死報檀郎冰肌玉骨何能污蕙質蘭心只自芳瓊瑰夜泣金闕路女貞花艷紅開樹表烈誰題幼婦碑埋香羞傍眞孃墓

朱孝烈女詩八首爲許蔭庭太守作



朱氏女世為靖江望族。隨母寄住武林。許越身蔭庭太。守聘為繼室。賊犯武林。未嫁而殉。難蔭庭如例請旌。立傳徵詩。作此以報。

女家在靖江。隨母武林。住賊犯武林門。扶母出城去。出城城已破。扶母歸故宅。道逢中表親。李蔭庭脫簪寄

江北

既寄一金簪。復寄玉約指。式如玉如金。珍重囑許子。生受許氏聘。死為許氏鬼。女身投井中。女魂歸許氏。母側不忍離。賊至無生理。女死猶得生。女生真箇死。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七

投井死何奇。奇在賊未至。君子防未然。嫌疑急須避。入夢事何奇。奇在同夢耳。拜姑復見夫。依依泣無語。生雖未同室。死定期同穴。可以慰女心。楔綽表孝烈。

題許烈姬香濱和漱玉詞稿

姬名德蘋。字香濱。本揚州鄧氏女。早失怙恃。有許氏婦撫為已女。契來吳門。後許卒。其嗣子誘鬻籍中。投繯求死。不得。會有郡中朱君和義。喪偶慕其才。出金與保母。以為妾。歸朱氏。布衣操作。倡酬相得。咸豐歲辛酉二月朔。賊陷洞庭山。見姬色美。欲汙之。罵賊不從。拾石投賊。

面賊斬其右臂不死。更刃其喉而絕。時年三十有六。所著和漱玉詞已刊行。

烈哉烈哉許采白。斷臂猶持石擊賊。生前節烈拒紅巾。身後詞名追白石。朱君子鶴本詩仙。得此烈姬名。更傳題辭宋義初皆舊識。劫灰飛去隔雲天。我亦蘇臺流寓者。訪友觀荷莫釐下。當年曾耳香濱名。今讀瑤章庚午夏。劫餘吟稿半凋殘。漱玉詞傳和易安。易安晚節負慚德。地下相逢應汗顏。

解救斷鴉片煙方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八

每日用赤豬肉四兩。切碎放鍋中炒熟。加入黃砂糖一二兩。全炒乾。取放盆中。如思片煙難過時。取肉食之。則可挨過。日日如是。吃過七日。則煙可斷。以後雖思煙。不可再吃。若再吃之。則無藥可救矣。雖再吃肉糖。亦不靈矣。切戒切戒。

解鴉片煙藥丸方

上洋參	五分	化州橘紅	五分	沉香	五分
上肉桂	五分	白荳蔻	五分	川貝母	五分
胡椒	三分	阿烟膏	五錢	硃砂	五分
				為衣	



先將七味硃細末和阿片膏合并爲丸。再以硃砂爲衣如桐子大。每服四五丸。或七丸。視症之輕重以爲加減。凡服此丸未能一時卽斷。暫服暫減。卽可斷根。二方服之。無不效驗。故傳之以爲救世。蓋阿烟之害甚於砒毒。一經入癮。欲罷不能。傷財受病。促壽變形。飲食日減。甚至不能生育子女。爲害匪細。奉勸世人如有犯此物者。依方作速製服。可以永遠除根。半月之後。卽能強飯肥胖。勿再惑飲。庶可保身承祧也。戒之戒之。

解鴉片煙藥酒秘方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九

全歸 五錢 熟地 四錢 白芍 四錢 川芎 二錢 洋參 四錢 用

數錢煎湯浸 白木 二錢 兒絲餅 四錢 杜仲 四錢 益水

炙芪 四錢 京桂 四錢 淨甘枸杞 四錢 炙草 二錢 棋南香

二錢 龍涎香 三錢 要真者如無 鹿茸末 四錢 真虎骨 四

研末 龍涎香 用川貝母代之 碎鴉片膏 三錢

以上諸藥。用紗袋裝好。放酒罈中。取上好高粱燒酒六斤。浸此藥。封固安鍋中。隔水蒸一炷香久。取起待用。

可飲此酒一小杯。再取白酒一小杯和服。如再飲須

再和白酒一小杯。酒完可以斷根。如藥太重。則加入燒酒三斤亦可。

海島逸誌人物考畧

王三保

王三保者。明宣德時內監也。宣宗好寶玩。因命王三保鄭和等至西洋採買寶物。止於萬丹。實未嘗至吧國。而三寶壠有三保洞。俗云。三保遺跡。極有靈應。每朔望士女雲集。拜禱其處。井裏汶海中有嶼。長數百里。名蛇嶼。相傳其蛇有大珠爲三保所取。死而化爲長嶼。以禍人。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十

說頗荒唐。存之以備攷。

澤海真人

澤海真人。姓郭名六官。始以帆海經商舟師。番人窺其貨物充盈。將萌惡念。六官陰知其意。乃曰。奴輩利吾財耳。無須行兇。俟余浴畢。自獻所欲。浴竟更衣。赴海而行。瞬息不見。番人大懼。有頃風浪大作。舟覆番衆盡死。華人以爲神。私謚曰。澤海真人。立祠以祀焉。

蘇某之妻

漳城東門外深青社。有蘇某者。經商西洋娶婦某氏。數



載以不獲利而歸。遂卒於家。西洋婦聞其計。且知其家貧。親老子幼。乃子然帆海以歸。夫家奉養老母。克盡孝道。教子成人。嗚呼。婦人節義。求之中華。尚不多得。况荒服僻壤之地哉。誠令人肅然起敬。嗟感不忘也。惜未詳其姓氏。為可憾耳。

連捷公之妻

連捷公之妻某氏。容貌艷麗。遭吧國之亂。夫死。為權貴所得。欲納以為妻。某氏佯許。而請祭其夫於江。然後易吉從之。致祭盡禮。投江而死。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十一

連木生

性倜

連木生。居於聖墓港之蕉園。謝絕時務。工於草書。喜管絃。能詩。善奕。各盡其妙。每禮拜日。賓朋滿座。殆有北海之風。園中樹木蒼翠。花果叢茂。垂楊拂水。松栢參天。有樓曰得月樓。有橋曰月橋。有竹林。有魚池。幽隱屈曲。頗有雅致。而木生人品。淡然如菊。襟懷灑落。誠當時之隱逸也。

陳豹卿

陳豹卿。名瞻。漳之石美人。性機警。能知人。其堂兄映。為

三寶瓏甲必丹豹卿。往訪。輒能佐理其事。映卒。遂襲其職。買帆數十。發販州府。所到。則其利數倍。不數年。富甲一方。蓄歌童。教舞女。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余始至瓏。見番官淡板公。往候豹卿。隊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騎入門。則膝行而前。豹卿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噫。異鄉貴顯。一至於此。真為華人生色也。吧中有太第一區。名三寶瓏土庫。唐帆初到。客有欲到三寶瓏者。則進其土庫。並有船護送至瓏。或通譜。或瓜葛。或薦舉。或投奔。悉皆收錄。因才委任。各得其宜。華夷均領其資本。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十一

許芳良

許芳良。漳郡人也。為吧甲必丹。性開擴。有雅量。蔡錫光時。為門下客。每稱其氣量。人所不可及。果有棕梨者。漳之佳果也。亦不可多得。唐帆或有攜一二枚。大者百金。少者數十金。皆有力權貴者。置以貢於吧王。芳良市兩枚。付錫光。將以進之。吧王而錫光。悞以為常果。剖而供



之芳良徐曰。此誠故鄉中珍果也。實希得嘗。悉呼其客。及家人共嘗之。安汶有丁香油。用玻璃瓶實之。大者每瓶價百金。錫光拂几。悞碎之。香聞遠近。不可隱。遂告之芳良。曰。生毀有數。何必較也。吧中宴貴客。則用玻璃器。杯盤茗碗。俱係玻璃。每副價值一二百金。一日宴客。婢失手盡碎之。長跪請之。芳良曰。無須進內。但云我悞碎可矣。蓋吧中法度。馭婢僕甚嚴。僕則自行管束。婢則細君主之。芳良不如是。則婢殆矣。有許姓者。落魄為傭。時吧中諸許皆貴顯。芳良每以自炫。有云傭者許姓。芳良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三

即招之曰。既係子姪行。到吧當即見我。何自苦為也。錄用之。不數年竟成巨富。其雅量如此。類甚多。不能畢舉焉。

黃井公

黃井公。漳之漳浦人也。性朴訥。胸無宿物。初為三寶壠甲必丹。以詩酒自豪。不受約束。遂遭遣謫。又以課項未明。竟至囹圄。或為井公謀。以其所負於已者。告之上臺。使償已責。井公曰。絲我一人。而累及眾人。吾寧死不為也。眾共仰其義。願為之地。各歛金而出之。長子綿光在

吧。奮志經營。頗為小康。乃奉井公歸養。吧中築園於清漪之沼。日與二三遊侶。嘯咏其中。以自適。人皆以為古厚之報云。

僧佛賓

佛賓三寶壠觀音亭住持僧。漳之漳浦人也。能書善畫。出言滑稽。公然娶婦。育子女各一。蓄婢僕。客至喚婢烹茗。誠可笑也。蓋西洋僧家有妻有妾。無足為奇。余有戲贈佛賓絕句云。聞道金仙在此間。禪家世事竟安閒。袈裟自繡閨房裏。待客烹茶喚小鬟。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古

張雲裳

蒙城張雲裳。工詩詞。善書小楷。尤工繪事。花卉宗南田。智慧過人。張麗坡參戎之女也。湯秋谷雲林太史之妻。先大夫梅麓公之女弟子也。著詩三卷。詞一卷。惜未刊行。中年去世。祇生一女。秋谷不忍續娶。納妾生子云。

胡世香

常熟胡世香。工寫真。曾為余繪三十八歲小象。名曰總領象香圖。黃穀原補山麓寒梅。嚴問樵補綠萼。黃秋士補侍女。一捧琴。一捧壺。陸侶松馬。根仙。陶錐庵。蕉仲梅。



陸次山翁少海程敘伯諸君各補四時花卉錢梅溪題  
總領衆香四字題詩者衆刻入壽鼎齋叢書中芑香善  
堪輿子一茂才亂後不知所終

同人題玉谿晚年畫跋

余既為融齋先生題化雨慈雲圖今夏觀是幀覺煙雲  
變幻逸態橫生於古人法外別具蹊徑如食江瑤柱當  
味外求之視沾沾於形似者正坡公所謂作詩必此詩  
定知非詩人耳讀竟書此以志欽佩庚午小暑後五日  
蔣節記於海上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五

玉谿先生博雅好古餘事及於六法往往得宋元以來  
諸家遺意能遺貌取神此墨韻逼香光筆情橫溢過於  
江上至其元氣淋漓有泰山出雲膚寸而起不崇朝而  
雨遍天下氣象匪特一隅之潤已也同治庚午長夏與  
化劉熙載觀并識

蛟龍未出山吐氣已如此霖雨與人看其誰呼之起庚  
午夏五月觀畫并題滌東孫玉堂

玉谿世丈先生詩情書法兼擅其勝而又多藏書畫名  
蹟縱觀博覽其胸中丘壑已自奇絕故見諸筆底者鮮

不臻妙此幀筆墨氣韻幾與元暉抗行讀竟為之傾倒  
爰識數語時同治庚午夏六月朔日石史徐大有

玉谿翁今年已六十八矣終日作詩不倦間作山水在  
八大石濤之間此幀出入風雨卷舒蒼翠米元暉目謂  
墨戲並正千古畫史謬習余於玉翁亦云同治庚午夏  
五月嘉興楊伯潤觀并識

雲山纓數點氣象變萬千潛蛟騰巨壑霖雨徵豐年心  
抱濟時術身結避世緣還將畫中意遠道致殷拳庚午  
夏日觀玉谿翁作是幀賦此以誌欽佩江湄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六

峯柳模糊雨滿城下車曾已慰蒼生今將濡染淋漓筆  
寫出無聲潤物情玉谿詞丈詩情畫意並臻神妙譟譽  
江關久矣前月為劉融齋先生作化雨慈雲圖茲復作  
斯圖並囑題詠淋漓老筆自是壽徵爰識數語平湖王  
成瑞

玉谿翁今之逸民也既非仕亦非隱唯有道者與之遊  
自少而壯壯而老無日不沈酣於墨林藝圃之中故其  
生平工詩工書而尤工畫甚寶貴如麟鳳芝草非其時  
不出非其人亦不能得也今為敏齋先生作是圖此豈



偶然者耶。夫名公卿。澤潤蒼生。亦分內事耳。至能傾動山林之士。而使之心折手摹。以曲繪其涵天蓋地之量。則必有大過乎人者在。蓋不徒功德及民。而其好善忘勢之心。與樂道忘人勢者之心。胥於是圖而見之矣。王谿翁之筆墨。豈苟焉乎哉。庚午七月。曬書日。滌東孫玉堂拜觀謹識。

庚午夏至後一日。蒙玉谿世丈先生枉過小齋。袖出近作化雨慈雲圖。筆墨超脫。絕去尋常畫家蹊徑。不易得也。閱竟不覺傾倒。爰誌數語。質之融齋先生。以爲然否。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七

石史徐大有。

玉谿此作。純擬大滌筆。蹊墨選。已與煙雲而俱化矣。融齋先生有霖雨蒼生之念。其鑒而藏之。吾恐行篋中奕奕有龍氣也。同治庚午。梅子黃時。小樓坐雨。周閑觀并紀。

龍門化雨沾濡遍。鱗屋慈雲覆被多。經濟文章足傳世。筆隨意到墨生波。王成瑞題書于倚虹別墅。

玉谿翁此畫極似方方壺。能使山氣欲動。風雲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成於氣韻。逸致蒼莽。有天馬騰空之

妙。吾未見融齋先生。但觀玉谿翁爲作是圖。則韓孟之交。雲龍之逐。其在斯乎。庚午夏至。孫玉堂拜觀。

玉谿世丈先生。收藏書畫。甲於東南。其沈浸於宋元諸大家日久。故落筆輒造神逸之境。此觀瀑圖爲澤夫尊兒作。着墨不多。而神理自足。真傑構也。辛未冬月。獲觀於天空海潤之居。爰書數語。以誌欣佩。滌上徐大有。倪黃天下稱。毫末海煙凝。老齊三兩筆。瀑布白虹騰。辛未十一月。同客申江北溪題。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六

擬之八大。無此沉雄。方之苦瓜。無此蒼勁。今爲澤夫仁兄寫觀瀑圖。亂山喬木。玉虹下垂。白雲吞吐。真有駭心動目之奇。足見此老。生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然流露於紙墨間也。拜服拜服。辛未冬。澤夫仁兄屬胡公壽。玉谿先生深於六法。其氣韻生動淋漓。爲近日名家逸品。良由胸中邱壑。無盡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吾人生平涉歷。迫於塵事。雖登山臨水。不爲不多。常苦匆匆。未能得趣。今讀先生此畫。頓覺令浩然神往。悠然意遠也已。質之澤夫賢契。其亦與余相同焉否耶。同治辛



未仲冬融齋劉熙載題於寶書精舍。

蒼蒼茫茫。山高水長。別有天地。許我徜徉。何有獨而無偶。必相得而益彰。吁嗟乎。知音罕覯。古調淪亡。吾願玉谿老子還濡毫而添識曲之鍾。即辛未冬澤夫仁兄大人屬題。右卿弟孫玉堂。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九

見聞隨筆卷二十六

斐源 齊學表 子治

覆飯陰溝被雷擊

道光二十年。余居蘇城西麒麟巷。一日大雷震天。頃刻雨霽。聞城中雷擊一小子。因其覆飯陰溝。故遭雷擊。可見粒米不可不惜也。記之以警世之賤踏五穀者。

夢逐瘡鬼

同治十一年正月。余居上海城南顧家巷袁氏宅。時陳氏病瘡兩月矣。余夜坐房中假寐。夢見一鬼物長大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一

惡狀難看。立在床前。余遂起立。大聲叱之。揮拳打之。鬼躲身床側。復打逐之。出房。桌上燈臺打翻落地。脚將出房。婢適持燈檠進房。扶余坐椅上。口酒大呼逐鬼。眼猶緊閉。未開。病婦在床喚醒。余夢眼開。夢覺。燈油著衣袖。猶記鬼物逃遁形狀。病婦從此瘡愈。亦一奇事。故特記之。

斐姑娘

胡子英茂才與我言。大英國有一貞女。斐姑娘。年六十餘。面如桃李。冷若水霜。好讀中國書。特請滬上書生張



蔡生教四聲切字法日習康熙字典切字爲業能說中國話性愛清潔不樂有夫老而好學亦可敬也視世之爲士者名爲讀書日不伏案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眞斐姑娘所不齒也吾願世家子弟努力讀書免爲婦人天壤王郎之誚則幸甚幸甚

### 胡壽芝戲言獲罪

錢唐胡壽芝號東目山人曾爲臺灣同知饒於財罷官寄居吳門織造府前工詩著東目詩集評論古今詩話唐賢中獨不取李白與余言交友說話不可不慎有人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二

持陶雲汀中丞詩章來問何如余曰此中丞詩也其人傳語於中丞中丞懷恨忍而不露逾年小婢暴死隣人誣我妻爲婢偷食醬肉剪舌而亡聚衆數十人打進廳堂書室片板無存內室閉門未遭蹂躪當即鳴之縣府白日打搶縣府親臨踏看打搶情真追隣究問衆稱剪婢舌匿婢屍衆隣不服代婢報讐云云縣府詳三大憲陶中丞大怒立傳余家屬女眷到案嚴究實情大加予罪予則一口承當剪舌斃婢皆是予一人之罪與家眷無涉當堂畫供收禁以快中丞之意事聞於蔣制軍

制軍吾故人也知予已久又接予獄中訴冤之稟遂發二位觀察來蘇公斷提予出獄搜求婢屍不得明知誣控打搶是實赦予罪衆隣噫一言之戲幾至亡身傾產可不慄與胡與余往來時年逾七十約在道光二十年間亂後過其舊居之地一片荒烟蔓草昔年華屋化作邱墟可慨也已

### 沈雋甫長舌惡報

杭人沈雋甫明府湖州錢東平之表親也錢薦沈入雷營當文案沈有才能雷器重沈改章程錢惡斥之由是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三

沈語錢於雷曰錢有異志不殺將不利於公矣雷與錢議事不諧雷退命張小虎刺殺之逾年沈自嚼舌根話不清到上洋就醫醫愈又逾一年沈復嚼舌根而亡人謂其語殺東平之惡報也

### 先大夫雜錄二則

嘉慶甲子余在金陵同人扶乩問主考題目解元三事乩判云兩人一處共三場萬物千年與四方就裏機關誰識得一輪明月照青羊是科江南正考官戴均元副考官涂以輅皆江西人所謂兩人一處也首題謹



一節次題萬物載焉三題千歲之日至所謂萬物千年與四方也老子號青羊君固知解元之姓李矣及揭曉果李申耆兆洛作解三事皆驗而扶乩時則六月朔江南考官尚未放乃題已有元已定然則何事非前定耶又余少時科試在郡同舍諸君扶乩問科第乩判云鳶飛戾天魚所問非所答疑仙示以題同人皆擬作乃試題則又誰怨三字以為不驗置之矣及長案發一等第一名為吳鵠二等第十名為吳鯤以下不錄矣兩吳君叔姪同叩乩者眾觀榜大笑以為奇驗然倉猝之間尋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四

雷擊鐵十字架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初六日上海夷場基盤街鐵十字架打斃中國一人打傷外國一人

蔡蘊三唐文學趙長子

咸豐十年庚申三月十三日西寇犯蘇城余陷城中九

閱月全仗蔡蘊三十一月二十二日引我出危城十二月二十二日趙長子代我買舟送我到陽湖東洲村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唐文學為我過江北送信至通州石港與吾婿于漢卿通消息問兒子功成下落漢卿得信即著舊僕平福同唐文學來陽湖接我到石港始知成見於十年三月十二日未時同富文家姪舊僕平福出城斯時毛賊已抵蘇城遂至江口喚渡過江三人至石港避難之事我與陳氏出坎一家團聚全仗蔡趙唐三友之力又過十二年流寓上洋居然無恙真天幸也故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五

特記之俾吾子孫毋忘蔡趙唐三友之高義云

施魯堂善報

吾鄉施魯堂業儒未就因事木業好行善事濟困扶危長子俊升號薇齋登賢書八都應禮部試途中遇盜劫去行李身無一文離京千里同一僕君皇無措忽遇客官憐贈二十金遂雇小車到高唐州見州官告以被劫之資八都州官又贈三十金遂應試還家遇難成祥皆魯堂好善樂施之報也故特記之

胡子英茂才



胡子英茂才原籍安徽涇縣人寄籍江蘇長洲縣生員  
熟讀史鑑頗有豪氣口不慎言人多惡之于英於朱泚  
秋茂才案頭見余劫餘詩選中登岳阜謁鄂王廟歌心  
焉慕之遂挽泚秋同來訪余於滬城寓齋一見如故乞  
詩并見聞隨筆拜謝而去從此時時相過慰余寂寥代  
余校讐見聞隨筆二十五卷欣然謂余曰此書筆簡意  
繁雅俗共賞有關世道人心之作也必傳無疑余曰拙  
筆不足傳而書中忠孝節義之人物必有可傳者且俟  
後之君子匡余不逮或增減之則幸甚幸甚余嘗與子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六

英論交人接物之道以謹慎持已以忠恕待人則寡尤  
寡怨矣子英唯唯而退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十八日  
重來見余曰今年處館滬城寓城南望花樓下可以時  
相過從叨教匪淺每逢禮拜之日必來與余暢談半日  
余飲之以酒食之以麵飯深方去忽過一禮拜不見子  
英來訪余念之因自訪之駭聞子英得傷寒急病未七  
日而已去世嗚呼如斯人者竟不永於年乎心傷不已  
因叙其契交之由校讐之勞去世之速如此

楊泚滄

楊泚滄丈福建人道光年間寓居蘇城年八十餘鶴髮  
童顏飄飄欲仙性好潔嗜書畫時時訪余於西麒麟巷  
暢談今古甚相契也一日邀余至其寓齋自烹武夷山  
頂名茶用荷葉露煮之茶具之精見所未見小杯飲之  
香透丹田涼生舌本其香如木瓜是武夷茶中之頂高  
品也逾年別去不知所終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舟泊九龍山下夜夢人言楊泚滄翁尙在人世已百餘  
歲矣醒而書之以志疇昔之契合云

董琴澗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七

吳縣董琴澗年丈國華詞林官廉訪退歸林下居慕園  
日尋友朋詩酒之樂于世惟字幼琴工小楷孫韞綺年  
少登第官於都中皆其高曾之盛德有以啟之也先大  
夫與董丈爲詩交莫逆交先大夫詩文集黃秋士繪  
笠屐圖董丈題像贊幼琴書之久刊行世余寄居蘇城  
西麒麟巷與慕園相近拙詩脫稿即呈正於董丈董丈  
得詩即加墨圈之長言評贊謂門人曰齊子治七古千  
篇不拘一律如行雲流水得大自在爾曹學作七古宜  
往師之於是吳門士者取余別號曰齊七古與費蝴蝶



夢仙沈夕陽園生而作佳話亂後過墓園一片荒煙蔓草不勝今昔之感云

潘三松先生

吳門潘三松先生 奕傳 字榕阜詩古文詞真草隸篆卓然大家久傳於世與先大夫為忘年交詩篇往來蓋亦  
有年先大夫宰金匱時先生來游惠山曾入衙齋觀書  
書表年十一初得見先生於梁溪先大夫署督糧分府  
又見先生於吳門先生與人談天雙眸緊閉觀書畫題  
跋開眼靜觀許久振筆一揮而就年逾八十顏尚如童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八

真地行仙也見裴詩畫謬加評目許以近古自今思之  
先風霽月如在目前曾聞先大夫言先生殿試後邀友  
游西山先生失去狀元其友失探花先生笑曰狀元三  
年一箇失何足惜游山之興一發斷不可遏也時人以  
為美談其空澗好懷概可知矣五十辭官歸里手種三  
松於堂下松長龍鱗猶及見之自號三松居士先生之  
子 理齋 探花姪 芝軒 狀元宰相孫 順之 翰林姪孫 功甫  
中書 星齋 侍郎 綬庠 侍讀 季玉 方伯再姪孫 祖同 探花  
祖印 翰林李中堂 翰章 題其門曰狀元宰相孫父子

伯姪兄弟翰林之家其先世之積德累仁之善事不可  
枚舉故其子孫科第綿綿先生之品行文章富貴壽考  
幾前裕後一代傳人尤足令人仰為泰山北斗猗歟休  
哉何德之隆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之謂與故  
特書之為世之積善者勸

應菊裳封翁

永康應菊裳孝廉余畏友也以仁存心以禮待人道咸  
聞余到杭州謁常南陔中丞於節署談論金石書畫封  
翁在座相陪讌會亦同暢飲封翁中丞之門下士也與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九

余一見如故把臂訂交時余籌寶刻寶稷室法帖出賣  
書畫為刻資封翁代為吹植極費心神令人深感其為  
人也寡言存誠樂善好施不講道學而真道學故其哲  
嗣啟齋孝廉由州同入官未十載已升方伯當其為上  
海觀察時創興龍門書院普育堂助脩縣志四門義學  
歲濬城河種種善舉實為德政去任高昇時紳士墮淚  
父老焚香拜送河干不可數計此余在滬目覩情形此  
皆封翁積德累仁有以致之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  
類之謂與同治六年五月余從泰州渡江至滬收拾



亡弟子弓蒙振歸整宜與烏曰剛敏齋觀察詞余哭子  
弓弟詩五言數十韻爲之心感分廉六十緡贈子弓  
墓費十月館余瀨城也是園湛華堂校刊故友蔣劍人  
文集兩冊又宋大儒陳龍川文集十本年餘乃成余幸  
得附校正之名於大賢集上皆觀察之賜也余今年七  
十又蒙惠介壽之金惓惓不忘令人可敬細叙兩世交  
游俾吾子孫毋忘高誼云爾

王賦齋異事

吾友楊堯門居士翼亮宜興人詩宗李杜書法素頗兼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十

通三教九流之書料事如神奇才未用遭難不死閉戶  
著書與余交最深嘗與余言宜興故事有富村王賦齋  
老諸生家居見一青衣持帖來請夜間揚帆而去俄頃  
到官齋弟子十餘人來拜先生每日講解四書五經逾  
半載尚未得見東翁王問從者東翁何在從者對曰王  
人貌異恐先生見之心怕故不敢驚動耳王固請越日  
東翁出見青面紅鬚惡狀難看王知是神便問已年幾  
何東翁命左右查來吏呈簿說王壽尚有一年王曰俟  
我脩完縣志再來何如東翁諾遂辭館歸年餘志成又

見青衣持帖來請王曰尙有家乘未脩且俟脩竣卽來  
使者去家乘脩畢無疾而終當其脩志謂奇孝偉節只  
有鹽梅夫人剔目夫人斷臂夫人堪登志乘其餘夫死  
不嫁尋常守節者一併削去其論似刻然其中亦有至  
理存焉

許某氏寃魂索命

浙江官家許某爲子娶婦某氏過門三月已有娠某  
氏歸甯次蘇闈婦有娠謂娠自外來命子立刻寫休書  
出其妻某氏接書投繯而死已後十數年許某父子兩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十一

人暴卒傳是某氏寃魂索命捉去同治十年事于彤侯  
外孫云

王仙溪

婺源王仙溪承恩明府善於人也少時讀書蕭寺見彌  
勒佛口占上聯云笑呵呵坐山門外觀著去的去來的  
來縷眼愁眉都是他自尋煩惱下聯對不出越四十餘  
年出差如臯余亂後不期而遇談至夜深語及此聯索  
余對就以了宿願余隨筆作下聯云坦蕩蕩載布袋中  
休論空不空有不有含哺鼓腹好同我共樂昇平仙溪



拍案叫絕後至揚州已巳之秋重游興教寺僧人索書此聯刊板懸挂彌勒龕前以留鴻爪一印云

徐公可

徐公可名同善安徽人工詩能文家藏書畫碑帖甚富亂後只存陸鶴銘八十四字有鶴壽不知其紀也七字完全真海內無第二本希世之珍也余於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二日訪許叔平明府揚城運司街得遇徐公可坐談片刻如逢故人幸矣公可即返鎮江南門外大覺寺約余焦山自然庵相會同賞鶴銘不知天緣如何故先記之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十三

許叔平

安徽許叔平明府名泰恩余故人也詩古文詞之外又著里乘一書八冊余勸其蚤刊行世與余言亂後在安慶曾見班超手書真蹟一巨卷鍾太傅王右軍以至明季董宗伯皆有題跋時為汪氏所藏劉曉松觀察借觀不還許以三千金易之汪氏不許亦一佳話也叔平與余時為方子箴都轉詩友三人倡和聯吟殆無虛日天涯同客亦是前緣

吳子敬

鎮江吳子敬封翁年七十四歲腰腳輕便談笑詠諧好藏書畫碑帖壬申四月與韓文川茶叙因識子敬一見如故時相往還得觀珍藏顏平原書右軍筆訣十二章懷素草書筆訣十二章顏平原書殷元亮索書原由白謂草書不及素師故轉索素師書之顏真素草卓立人間真絕無僅有之珍余年七十始見魯公墨蹟足誇眼福至於素師書千文墨蹟余曾雙鈎勒刻八寶樓室法帖初集中余有唐林藻字偉乾深慰帖墨蹟卷海內至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十三 寶也堪與顏素為伯仲書之以志欣幸

張仲虞

曾稽張仲虞 學記 刺史孝子也吾故人也少隨尊甫蓮舫河帥出口經歷冰山遂繪凌山策騎圖尊人見背於龍沙又繪龍沙罔極圖題詩作記甚多不及細述仲虞扶輿歸里辛苦備嘗往還數萬里路見聞所及一一記之詩文年未五旬便歸道山惜哉同治十一年壬申四月余來揚州寓於地官第仲虞之姪子希運同 克賢 館中得見仲虞之子子猷子颺出畝二圖不勝今昔之感



矣。

張仲虞題拜竹山房圖五古

坡公昔有言。無竹令人俗。予豈佳士耶。左右亦脩竹。前年來廣陵。容膝有茅屋。小院僅觀天。不植閒花木。愛茲瀟灑候。佐以蒼蒲綠。可以虛我心。可以伴我讀。帶雨潤牙籤。迎風拂碁局。時復一再拜。僇然呈面目。折腰豈憚煩。有客來不速。大言君何迂。無迺自取辱。豈無深谷蘭。豈無傲霜菊。胡為愛此君。此君實空腹。予聞忽三歎。君言非所腹。菊非不爪爪。蘭亦滋馥馥。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古

朔風天上來。與誰爭濃郁。曷若與三竿。終年秀可掬。挺拔拒石尤。孤耿欺滕六。風度自翩翩。胸襟勿感處。四月新筍抽。萬斛開愁逐。歲寒與之盟。生日為之祝。若彼桃李花。尤非予所欲。况以九節資。猶復儀容肅。吾儕奚足論。而敢辭碌碌。故人筆如椽。為我圖成幅。拜鄉法南宮。陳拜題丹蘿撫石谷。諸丹蘿繪圖排闥遠山青。依闌除澗曲。琅玕何幸哉。亭亭樹屋角。周官九拜章。讀之重剪燭。因思古聖賢。昌言致足錄。米尊一拳石。陶却五斗粟。予亦有心人。學乃知不足。處世鮮良

朋。枯坐難慎獨。斗酒 算杯。展卷日三復。客無笑鞠躬。庶幾少自勗。曾稽美竹箭。鄉思時振觸。何處報平安。徒向天涯哭。

黃啟多

婺源黃啟多。望族之裔。才兼文武。身通十二藝。足跡遍天下。言語通華夷。真曠代之奇才。殆亦東方曼倩之流亞也。平生好浪游。不樂仕進。行李數十石。從者數十人。揮金如土。不知其資重之所從來。翱翔方外。到處逢迎。子女玉帛。治容慢藏。從無盜賊之虞。又似俠客之游。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古

戲嘉慶十七年。舟停錫山驛。訪先大夫於梁溪官舍。為留十日而去。吟詩作畫。醉舞狂歌。無一不驚人心目。先君歎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黃君之謂也。時裘年十一。親見黃君。氣宇軒昂。筆墨超妙。衣服華麗。侍從眾多。其景象如在目前。惜乎。神龍見首不見尾。梁溪一別。不知所終。

于慶瀾

于慶瀾者。不知何許人。有肝膽。武藝過人。幼失怙恃。山陰張兩琴大令。學襄為役。張大令由鹽務官。改授安徽



青陽縣令。西寇犯境。大令帶兵出隊。一戰而亡。于從賊中。負屍藏山中。坐守數日。賊退。覓棺盛斂。扶柩歸里。其義勇如此。聞者莫不歎嗟。越數年。執戟從戎。屢獲戰功。得黍將花翎。後來功業不可限量。張令公膺恤典。世襲雲騎尉。王忠役義實為可嘉。張公從姪子猷。子揚。口述其事。故特書之。以表其忠義。

王穉凡師

吾師王穉凡孝廉。士杰。婺源城人。汪文端公門下士也。手著十三經解。十六冊。惜無力付梓。竟失其傳。初中副榜。繼登賢書。常以不中進士為恨。年近六旬而卒。子茂才。忘其名。早卒。孫一業。儒。

見聞隨筆

卷二十六

六

余芳遠師

吾師余芳遠封翁。婺源沱川理源人也。其曾祖余積中先生。著省吾錄。父余秀書先生。著庸言懿行。詩古文詞。入鄉賢祠。子燦。雲孝廉。作令江左。孫五人。述祖孝廉。軍功保舉道銜。次孫述古。縣丞。相繼殂。三述文。茂才。四述尹。孝廉。五述洙。茂才。理學淵源之家。明季以來。二十世未脫秀才。可謂讀書世家矣。



玉谿居士編集

# 見聞續筆

丙子夏劉起載題



先緒二年刻於  
天空海濶之居

## 玉谿見聞續筆序

文人不可無筆玉谿則兼擅三絕橫掃千人玉谿可謂有筆矣予兒時常聞先大夫言玉谿之孝心竊誌之不忘及來揚州見玉谿則固聖聖然一隱君子也跡其內行敦篤終始勿渝故天佑善人雖陷賊中卒能縋城而出年過花甲聰明強健猶日以書卷自娛爰舉數十年來目見耳聞之事擇其有關風化堪備勸懲者隨筆紀之得二十六卷梓以行世中外士夫幾於家置一編而玉谿則坐隨安室手操不律矻矻寒暑無少休近復成

## 見聞續筆

### 序

續筆若干卷屬予序之予惟用筆之道不同有直筆有曲筆有正筆有反筆有重筆有輕筆有放筆有縮筆且有鋪張之筆有簡括之筆有烘託之筆有鍼對之筆有典雅之筆有遊戲之筆而絕不可有一俗筆有一率筆也若玉谿之筆玉谿自知之何待予之饒舌而予獨嘉其講因果說禍福婆心苦口足令頑石點頭則言近旨遠又儼若畫家之雙管齊下也其傳世奚疑焉或難之曰是編多載詩歌未免有乖體例子應之曰古人不必具論請讀阮文達之小滄浪筆談定香亭筆談即可以



廢然返已

同治癸酉秋七月定遠方濬頤撰

見聞續筆

序

二

題辭

宣城孫簪勳 小尹

此日騷壇孰主盟客途何幸遇先生千秋史筆褒忠節

一代詩才寫性情克紹箕裘完素志君刻尊先祖父遺稿并寶稜室古今

法帖皆承兼精書畫擅奇名大江南北游蹤遍羸得公

卿倒屣迎

白是君身福德全高人名士地行仙素甘淡泊心常泰

曾履憂危體愈堅豪興長存惟好友前因雖悟不參禪

君夢前生為僧早知述作能傳世更祝康強到百年

見聞續筆

題辭

一



題跋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尊著見聞隨筆刊就讀之曷勝忻慕先生積數年而成此書神間意暇力果心精均為不可幾及至其旨關勸戒有裨世道其美更未易一二言也

吳縣 潘曾瑩 星齋

承示隨筆一部言之有物意在勸懲與搜神志怪迥別佩甚佩甚

江都 王春寅 熙臺

見聞續筆 題跋

一

王谿先生見聞隨筆據事直書筆力復能深入顯出足以達其所見至寫勸懲之處直令雅俗共賞有功於世道人心洵非淺鮮定與前明郎公之七修類稿本朝紀文達公之如是我聞四種並傳於世巨眼有瞳者當自識之癸酉孟春之月謹跋

見聞續筆目錄

男功成錄校

卷一

吳和甫太史

蘭

雪山

仙人掌

山茶

開化夷人

草籤

見聞續筆 目錄

一

師娘

借冬

賣雪

繩渡

馬雪樓居士

梯田

燕使君碑考

透明魚

界魚



燕子洞

厥頭孫某為城隍

普洱太守紀夢

礦神

冬蟲夏草

千張紙樹

救軍糧

夷婦擊魂

獮夷

見聞續筆 目錄

二

猓猓

夷歌

羅漢松果

芭蕉膽

楊老四將軍

霸王鞭

卷二

先大夫梅麓公文鈔四首

天球淺說

中星儀說

海運南漕議

稟復魏元煜制軍稿

卷三

先大夫梅麓公文鈔三首

對張師誠中丞札詢本年江廣漕米海運各條

四月續奏 廷寄後

代擬海運奏稿 陶雲汀中丞命作

復林少穆廉訪書

見聞續筆 目錄

三

卷四

方蓮舫年丈蔗餘偶筆摘錄

香煙結字

貶顏堂

碑搨貴肥

南宋殿試題名

金鵝山墓地

古鐸

石筍祥兆



閔莊毅公絕對
豐道生書法
二龍戲珠地
不傷水族德報
徐文穆聯句
福文襄決卜
天后顯聖
浪頭湧月
海虎
見聞續筆 目錄
夢白虎踞坐
酒量甲於天下
酒錢二十餘萬
食量懸殊
夢唐錢起來謁
夏王建德墓
蝦蟆入鼻
平侍郎前身是僧
太平宰相

四

憂謚
紀文達誕降仙人居
奏字卜鼎甲
珊瑚頂裂
紅蜻蜓十二對
待漏默誦經書
太常仙蝶
劉阮重來
白青麒麟
見聞續筆 目錄
汪薰亭先生
程魚門編修
章相國名言
桂文敏前身是僧
陳酒療病至孝格天
汪文端起幽拔滯
記楊忠武公軼事 三則
記楊邁公中丞護相法 四則
惟德動天

五



忠烈塚裂

海蘭察公

斷碑硯

周文矩雪擁藍關圖

談星命

吳玉騮侍讀

節婦求傳

章解元

暗見題字

見聞續筆 目錄

六

夢出天榜

蕭進士

治化之隆也

張孝廉

卷五

方蓮舫年丈蔗餘偶筆摘錄

黃參士詩

李忠定印歌

劉南溪

天門開

天開眼

三絕

黃鶴樓太白堂楹帖

仙跡

堪輿

錢金粟為真官

余姓老人

鐵舟和尚

見聞續筆 目錄

七

風鑑

子平

傳神

奇技

精奕

夢老子

能言前世事

崆峒山

天下第一



求雨鐵碑記

黃龍洞

吳興西崦梅花

定海大寺珠寶觀音

神鐘菴

瑪瑙大士寶相

貓石

顧夫人墓志碑

記西域軼事

十六則

見聞續筆 目錄

九

海馬

葫蘆天地

巴里坤八景

石人引道

燉煌太守碑

天山松樹塘

姜信本征匈奴紀功碑紀異

福文襄碑

關廟聯句

見聞續筆 目錄

哈密苦水

漢張騫碑

浩罕

和闐

濕死乾活草

札義烈公現像

鴉換班

夢竈君

老道

見聞續筆 目錄

九

劉節婦示夢

長生術

卷六

方蓮舫年丈蔗餘偶筆摘錄

吳學士

福大宗伯

王比部

大硯

袁蒲桃

三八五



鷺卵石

室內見牛

夢驗

神鴉

烈女

烈婦武氏傳

宮烈女

夢啖蒲桃

胡錦棠為土地

見聞續筆

目錄

十

夢神來往

夢紅袍紗帽人來

吳興金圖詩

湖州沈漬桃花詩

兩人飲酒兩石

墨龍

鰲魚翻身

雲龍

蝦蟆報讐

紅鴉

綠蝦蟆

赤龍

石獅子偷肉

紅人踏船

翦背雲

矮道人

假穩婆

江獸

見聞續筆

目錄

十一

八公山

怪禽

蜻蜓異種

蜜蠶

蝎虎化蛇

蟋蟀化異物

於潛白朮

餘杭山竹

日本國紙



雲書

卷七

董阿祥投子報怨

馬姓投死得生

火燒教門

水沉香客

吊銅山黑米

文貝

題玉谿居士山水畫軸

見聞續筆 目錄

十二

劉海蟾畫像顯靈

杯異

祀肉放光

逆子逆孫同時雷擊

李升做土地

馬貞烈女

花爆落鬼

蝦遊天際

吳侍郎德政

山茶示兆

賊來先兆

勒賄速報

貪酷惡報

典史為友伸冤

竹枯示兆

借陽光壓陰氣

一門忠孝節烈

陸給諫懲無賴僧

見聞續筆 目錄

十三

戒殺善報

淫婦殺子

雷擊姦騙

狐墻

犬鳴冤

卷八

朱孝子

義僕代主死

李義僕殉主難



張孝子

顧太守失察顯報

雷擊惡婦

婦變虎

出米洞

得墓圖先兆

附錄阮文達跋得墓圖一則

澄清堂昇元帖考

西嶽華山碑

周父已高鼎

見聞續筆

目錄

古

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圖題詠

卷九

陽羨綏安古今體詩五十六首

卷十

陽羨綏安古今體詩四十三首

卷十一

吳門遊草古今體詩五十七首

卷十二

江淮湖海紀遊古今體詩七十六首

卷十三

黃山天鄧齊雲梅源遊草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卷十四

古樹名花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卷十五

古樹名花怪石古今體詩三十首

卷十六

金石龕古今體詩十三首

卷十七

見聞續筆

目錄

古

先大夫雙谿草堂書畫錄

卷十八

先大夫雙谿草堂書畫錄

卷十九

先大夫雙谿草堂書畫錄

卷二十

張壽齋先生家傳

朱小尊

數定難逃



搶劫顯報
張麻子
雞火
犬異
忠伶
輕薄取禍
費姓善報
活人投猪
點化不悟
見聞續筆
瓜蛇
義夥
陳孝廉功過顯報
燒屍惡報
還金德報
程孝子
劉烈女
少林僧
丁孝子

見聞續筆

目錄

六

卷二十一
盜女報讐
忠勇節畧
孝婦二則
投子報讐
雷擊三則
淫報
史公祠墓聯
巴少謙遇長面鬼
見聞續筆
胡翁德報
詩丐
張子岡贈朱孝子詩
僵屍
烏魚精
凌氏義女貞孝
卷二十二
五龍擊狽
長星現

見聞續筆

目錄

七



厲鬼
義馬
惡僕殺王顯報
忠馬
義犬塔
鴨敵雞脚
梁心芳廉訪結獄
吳文節公
邱大惡報
見聞續筆
目錄
成衣匠奸計
打鬼愈病
蜈蚣精
改過自新義賊
巧姻緣
王金聲
張吳氏貞孝節烈傳畧
卷二十三
產怪物

六

孝女鳳姑
奸僧欺騙
生魂索命
誤人自誤
冤冤相報
小老爺
賭誓靈驗
王小珊小傳
潘功甫掘井救旱
見聞續筆
目錄
剪雞毛
謀地顯報
小善可為
固執可笑
貓鼠鬪
飛頭搖
嫁金鸞
妖女
蹠呼人名

九



瘴毒

木龍井

雷擊長舌

忍氣免禍

放蠱

亡父救子

扶鸞奇驗

扶鸞知警

害小姑惡報

見聞續筆 目錄

蜈蚣飛天

王茂才袁江認子

吳觀察忠烈

卷二十四

吳門出難記

湖北節孝婦張章氏孺人行畧

古畫

騙驢冤報

見聞續筆卷一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吳和甫太史

休甯吳和甫太史

存義

寄藉泰興道光己酉之冬余載

書畫出游清淮返棹至泰興訪太史於城中留談兩日

吟詩讀畫樂不可言太史贈余詩云雲璈聲寫衍波牋

別有霓裳詠眾仙一樣玉谿生性格不將錦瑟感華年

紅樹滄江一棹開衝寒十里載詩回豪情更作遊山約

秦華峯巔橐筆來淋漓畫稿染煙霞海嶽風華擅一家

見聞續筆

卷一

好是雙谿草堂上釣橋春雨寫梨花料峭西風撲綺窗

酒波燈影夜幢幢更闌聽說神仙事爲我邦溝訪雪江

越一日余早起開船時太史同余振衡先生明欽五參

戎同來畫舫作竟日談暢觀書畫題余仿大癡畫卷云

去艣動波影我來重繫船樹雲邀後晤書畫得前緣蒼

翠大癡筆清冷中散絃夜深有虹月真似米家船跋云

玉谿大兄舟過延令將解維矣適余奉謁復停泊竟日

出諸圖冊法書名畫縱觀數十種最後示所摹大癡橫

卷覺生氣遠出姿態橫逸余誇眼福因成四十字卽書



卷尾以博一粲予倒次其韻奉答詩云一夜西風好渡江為君特地卸帆幢張燈對酒談無盡菊影參差上紙窗文章經世筆生花餘事吟詩作大家待到紅塵功行滿黃山同去卧煙霞如仙好句破空來獨坐蓬窗誦百回怪底間愁千萬疊一時都逐行波開小住蘇臺又十年與君細說地行仙謂吳雪江數學他時酬唱知何限定翦江波續綵牋辛亥秋日余寄懷太史詩云菊影橫窗酒滿杯吟詩讀畫好懷開他年重放延令棹再候清風入座來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余客邗江得遇太史之二令

見聞續筆 卷一

二

嗣禮園世兄寶清出示太史手著雪輶錄一卷遂探數十則刊之以永其傳云

蘭

蘭有七十餘種實非蘭也以花葉似蘭即蘭之魚子蘭即江南之珠蘭虎頭蘭莖長三尺許花大如拳望之可怖雪蘭白潔如雪但不香耳最異者為風蘭連根葉以繩繫於簷際則作花物性之異如此

雪山

雪山去麗江府不遠山雪積自太古長亘數百里上無

草木土石峯嶸澗壑皆雪也雪光所照穀不能實每歲至四月間雲氣迷漫將山全護居民即蒔秧至九月獲稻甫畢雲氣復開寒光逼人矣民食之重天心仁愛特遣雲以助農事焉

仙人掌

仙人掌江南養於磁盎為几席玩從無見有作花者滇中田隘山麓徧處叢生且高至丈餘大圍經尺礪石層疊擁腫縱橫望之可憎每掌端作花黃瓣紅心錯雜歧出不可方物真足詫異

見聞續筆 卷一

三

山茶

山茶花甲天下而真武廟尤盛廟正殿以銅為之梁柱牕櫺皆銅鑄俗謂之金殿旁有山茶一株高二丈花時萬朵齊放大如碗赤如朱光耀璀璨奪目眩睛真奇觀也

開化夷人

陳廣文有光言開化有夷人足忽拘攣不能伸痛不可忍數日將垂斃鄰人曰何不請鬼婆視之莫是被入魔害否鬼婆者女巫也於是合村中家各一人携一椀米



至鬼婆處令視米碗。鬼婆乃指一人曰。此汝妻魔。法歸令自除之。其人新娶。夷婦歸。即問之。始極抵賴。眾因縛而倒懸。以竹梢拷掠。乃承認。用魔現埋後牆。破壁取之。有草人長三寸。一鍼穿其足股。乃釋婦。令解其法。乃拔去鍼。其人之痛即止。但足不能行矣。村眾舉婦投諸風洞。風洞者。滇中處處有之。風從洞出。深不可測。若遇妖婦害人。及劇盜獲之。即投於洞。其事為情理之外。其治之亦出情理之外。真宜存而不論也。

草籤

見聞續筆

卷一

四

草籤。夷人之卜也。即雞骨卜之類。隨意取草卜之。能知吉凶。往往奇驗。有劇盜久不獲。官購之急。有捕役佯為盜。往投入夥。同劫掠者數月。一日盜取草籤卜之。曰。今日不吉。若行劫。三人中必損一人。不如且同醉一宵。明日再議。二役佯諾。乃沽酒痛飲。盜衣籐甲。刀不能入。有鐵椎能殺人於數丈外。佩不去身。二役乃笑。請曰。今日無事。可請解甲及椎。令我輩一演試。當北面受教也。盜乃解甲與椎。付二役。遂醉卧。二役因殺之以報官。夫以草為卜。乃不拘何草。又毋庸再三。即能驗吉凶。亦奇矣。

至盜知必損一人。而不知自當授首。真天奪其魄也。陳廣文言。

師娘

又言有師娘者。亦鬼婆之類。皆夷中女巫稱也。婦有子。年十五六。慮其為夷女。跳月所誘。乃請師娘。覽之。師娘取此子之袴。攪疊極緊。兜之埋山石罅中。此子即如奄割。後三四年。將娶婦。復延師娘解之。及取袴。則為山水所浸。久已腐爛。師娘曰。法當伸直。其釘方可解。今已爛。法不能行矣。此子終身不能人道。

見聞續筆

卷一

五

借冬

諺云。四時常似夏。一雨便成冬。其實四時皆如春。秋分六月中。亦有絮襖。不御扇葛。冬日多晴。衣不裘。水不冰。木葉不脫。惟七八月間。積雨兼旬。則寒氣。砭骨。土人謂之借冬。

賣雪

點蒼山在大理府。有十九峯。峯頂積雪。盛夏不消。土人取之。和粿鬻於市。謂之賣雪。人競買食。

繩渡



麗江府廓外金沙江有繩渡兩山夾江峭壁懸空怒流  
迅駛舟梁勢阻因緣繩而渡焉繩以篾爲纜長及百丈  
渡有二纜一左昂右低一右昂左低兩端皆繫於巖石  
削木成瓦形覆纜上又縛索於木瓦垂索絡兩股以雙  
手攀索人已懸空將木瓦一推則緣纜下趨瞬息已達  
彼岸欲右渡者就左昂處坐索推之欲左渡者就右昂  
處坐索推之漢書西域傳烏托國有縣渡谿谷不通以  
繩索相引而渡當卽似此製也

馬雪樓居士

見聞續筆 卷一

六

馬子雲上舍名之龍號雪樓居士麗江人博極書畫尤  
精內典著有雪樓詩鈔卦極圖說心經印疏生平不娶  
遊跡徧齊楚吳越間年六十歸寓昆明多與方外交甲  
辰之冬余按試迤西與楊嶺谷廣文候於滇池之西就  
野寺中拾松毛煨酒相約時余先見子雲詩欲晤其人  
故嶺谷邀之同來也余爲賦雪山有奇士詩三章以贈  
復書楹帖寄之云心同古雪不渣滓身與白雲無是非  
卽雪樓集中句也

梯田

東西迤數千里重巖複嶺坡陀漫衍無一平區農田皆  
依山開築崖隄層疊隨山高下謂之梯田

縣使君碑考

縣使君碑在陸涼州熊仲山同年以拓本見示己巳七  
月道經陸涼與州牧繆親訪此碑額題宋故龍驤將軍  
護鎮衛校尉甯州刺史邳都縣侯縣使君之碑碑之下  
方有宜徵相國題跋云此碑文體書法皆漢晉正傳求  
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雲南第一古石其永寶護之雲  
南通志引桂馥札樸云宋縣使君碑在陸涼州慈家堡

見聞續筆 卷一

七

縣君墓前碑高丈餘有穿有陰額在穿上大明二年故  
吏趙次之杜長子等所立文爲縣道慶作正書兼用隸  
法饒有樸散之處縣君名龍顏字仕德建甯同樂州人  
近祖肅仕魏爲尚書僕射河南尹君於晉義熙十年舉  
秀才除郎中遷南蠻府參軍試守建甯太守遷本號龍  
驤將軍護鎮衛校尉稱東縣烏蠻西縣白蠻是也碑叙  
世系遠舉楚之子文漢之班固風俗通云班姓楚令尹  
門班之後按班爲子文之子左傳作般猶公輸般亦作  
班碑雖傳會亦有典據縣氏見於載記華陽國志昌甯



大姓有燕習。蜀志建寧大姓有交州刺史燕深。梁武帝以燕瓚為寧州刺史。瓚有二子。曰震曰斷。隋開皇十七年。斷反。史萬歲征討。降明年。人朝被戮。其子宏達。唐武德中為昆州刺史。南詔碑有南寧州都督燕崇道。至後晉有燕判。借與殷思平兵。以敗楊干貞。是燕氏自魏歷十數代未衰也。故謂之大姓。碑中多假借及別體字。如紹縱作紹縱。鉞斧作越斧。簪纓作振纓。九列作九例。采石作菜石。幢蓋作幢幟。班作斑。匪作逕。淵作淵。匠作匠。近驕作驕。繫作燕。兩顯字並作顯。集古錄云。漢級良校。

見聞續筆

卷一

八

尉熊君牌。其書顯字皆為顯。莫解其義。馥案濕水禹貢。孟子漢書地理志。並作濕字。蓋隸變。濕為累也。益從益。不從益。與魯峻碑同。戴侗曰。唐本說文有益。無益。是從益為正體。可證徐氏說文之誤。碑陰軒即幹字。漢碑陰有洪氏隸續。言之詳矣。其頌以闔哲殺。與遊外會。曷為韻。案殺廣韻音所界切。禮器不豐不殺。即此音。曹植黃帝贊。以哲韻制。王粲誄。以闔韻。又是也。又以霜藏傷。與融躬蹤。功為韻。案東方朔七諫。以當韻。功陳琳大荒賦。以遑韻。躬陸雲陸府君誄。以章韻。蹤可為此照也。余以

今尺度之。碑高九尺。廣四尺五寸。厚八寸。額作陽文。碑陽湯滬十餘字。碑陰蝕十餘字。仲山拓無碑陰。紙墨亦甚劣。過陸涼時。又未能摹搨。甚以為憾也。

透明魚

透明魚。出廣西阿廬山洞中。余試瀘西時。令人往取。視之。魚長六寸餘。形畧似江鱗。口均八寸許。通體無鱗。潔白如玉。明澈如水晶。骨刺腸胃。絲縷皆見。昔東坡謂蝦為白角衫。裏水晶人。此魚則并不著白角衫矣。阿廬山在州城外十餘里。聞洞甚深。邃中有天生石床石几。秉

見聞續筆

卷一

九

炬以入。莫測所止。以非驛路所經。未能一訪其勝。

界魚

撫仙湖與星雲湖相接。各寬數百里。撫仙湖出巖食魚。長五六寸。星雲湖出大頭魚。兩湖接壤處曰海門橋。有大白石橫水中。兩湖之魚至石即止。謂之界魚。

燕子洞

燕子洞在臨安府東四十里。洞口廣百餘丈。一山中分兩口相向。一洞宏敞。中構禪閣。遊關對巖之洞。則黝黑深邃。不知幾十里。瀘水奔八。澎湃之聲。終古振吼。洞中



嵌室皆巢海燕。羣飛出入。如恒河沙數。水聲燕聲。嘈啞嘈雜。幾觀面不聞人語。甲辰三月。與桑百齋前輩及朱蒼生次民兩昆季宿此。己巳之秋。復與劉蓉嚆刺史宿此。則燕勢巖穴。惟高枕納江聲而已。

廠頭孫某為城隍

家秋垣司馬言東川府廠頭。銅廠承辦孫某為會澤縣城隍。與趙味堂相友善。先是孫某歿後。數日忽附其弟言某為會澤城隍。今以廠務款項未明。速請味堂趙公來一證之。趙即至其舍。因言某月日所領工本。已交

見聞續筆 卷一

廠戶某某。匆遽未有案牘。恐滋疑故歸。了此事。味堂叩其以何善行得為神。曰。某五六歲。父母相繼逝。撫于祖母家。貧業賣餅。日售于市。日所得錢。暮歸奉祖母。不敢私用一文。及長。能力作傭工。銅廠日得值。皆為祖母備。甘旨已飢寒。弗以為苦。後祖母以壽終。某以誠實共舉為廠頭。遂成室家。昨初死。見冥王謂事祖母二十年。如一日。以此孝行。當本處城隍焉。趙謂可常往來否。曰。公可宅人不可。公將為昆明土地。加以禮相召。則仍當附弟身。以酬答時。會澤令黃君夢菊。江西人。庚子進士。以

太翁梁微恙。聞味堂能與城隍語。屬其代查太翁壽數。遂書啓焚之。忽其弟來作神語曰。黃公江西人。江西始有冊可稽。今已移文往詢。一日可返也。翌日其弟復來作神語曰。據江西城隍覆札云。冊籍無黃公名。惟有姓黃名某者。子為會澤宰。某年當就養至署。某年月當患小疾。未知是否。所謂名某者。即太翁之乳名也。因知冥中冊籍。皆注乳名。不注官諱。東川太守山左李君德生。異其事。託叩官階曰。此又需至山東代查矣。翌日至日。已查得公家四代業醫。自高曾祖父。皆以術濟世。不問

見聞續筆 卷一

富貧貴賤。必盡心力療治之。以此功德。得蔭後人。公好為之。正未艾也。味堂昆明人。方伯趙述園先生。以清釐銅務。延入藩幕。詢以此事。信然。夫生為醜孝。歿為明神。此鑿然至理。即所言兩事。亦皆不謬。惟云注冊。皆用小字。不用名號。則不可解也。

普洱太守紀夢

普洱太守黃公。以交代未畢。與新任守同居府署。夜夢二役云。城隍奉招。不覺隨之。往見廟宇宏敞。即郡廟也。因趨入。將及殿階。神出位迎。謂之曰。非公也。乃新任太



守某耳。然既來此可少待。設坐接以賓禮。須臾新守至。神復坐堂。皇怒曰：四川某邑令訟汝知之乎？方欲申辨。間旁一人以手捧首於頸，訴曰：某爲令虧帑至數千。法當誅。即因公挪移而不早爲措置。罪亦當得。惟同時被逮者六人，虧數視某爲倍之。而某守任首邑令爲委審官。乃巧脫諸人罪，獨以宿憾置某于獄。使不能告貸償款。致陷大辟。是以控諸冥王。求與赴質。神命鬼卒褫某守冠服，卽械解送冥王處聽處分。舉袖一揮，守令皆不見。顧某公曰：見否？遂命扶馬送之。還馬逸驚醒，卽呼僕。

見聞續筆

卷一

三

偵新守正中惡暴卒矣。

礦神

銅廠祀礦神最虔。神嗜觀劇而畏官長。酬神必演劇。管廠之官皆相戒不得鳴鑼。至廠云間唱道聲，則神驚匿而曠矣。蓋神本獮獮爲之，故畏見官長也。不知真有所受，抑造作斯語也。路南州歲辦銅數萬斤，以不能足額多賠累州牧耿君雲亭，不勝其苦力。求卸任省中諸員無敢往者。大吏不得已，檄徵江府兼辦其篆。時徵江許菊泉太守亦不得已而任其事。甫接印卽有報報礦

見聞續筆 卷一

旺使人驗之信。遂詳請給工本一月得銅六十餘萬斤。省中譁然。耿以前累復求回任。星夜馳往接印。日召諸廠戶至，則默默相視。問之云：一夕曠皆走矣。取前所取曠煎之，亦不成銅。及一月所辦仍不足額。乃復至省，仍以許攝之。接印日曠戶又報云得堂曠。洞中得曠最大。驗之信。遂詳請大給工本得銅千萬餘斤。以議叙加道銜。余初至滇間是事，以爲故神其說。及晤菊泉太守詢之云：信然。後雲亭以邊俸遷普洱太守。會於會城，詢之亦云信然。因遍詢辦廠諸公，皆云曠之衰旺實非人力。

見聞續筆

卷一

三

所能爲則神主之矣。廠皆祀神而不皆旺，則又非神力所能爲矣。豈地不愛寶而出必以時固不可測耶。

冬蟲夏草

繪齋中丞著本草圖說。多於時珍綱目者數千種。撫滇時復得異卉數百種。非惟陸璣稽含所未知，卽其奇形異色真有思議所不及者。有冬蟲夏草。冬則爲蟲，蠕蠕而動。首足皆具。夏則爲草，作紫翠植色。山中人取其半蟲半草者，鬻之。植物動物合爲一氣，又不特雀蛤雉蜃之化矣。何造物之奇也。

三九七



千張紙樹

千張紙樹。高丈餘。結實如皂莢。長二寸許。寬二寸餘。絳紫色。破之中有紙層。疊積大可三四寸。潔薄勻淨。不啻千百甲。辰冬余於景東途中見之。偶劈一莢。而紙則隨風飛颺。真異聞也。道中又有樹高數丈。大合抱。葉厚而植圓。大六七寸。每枝頂結黃實。如枇杷。詢之土人云。是枇杷。問可食否。曰不可。因折一小枝。而折處有白漿如乳。不知樹為何名。大凡滇中樹木花卉。有從古圖經所未載。里人隨意呼名。亦無從考證。並有詢之土人云。

見聞續筆

卷一

西

是花無名者

救軍糧

救軍糧。處處有之。高五六尺。枝幹虬結。實如天竹子。緣枝層累。其赤可愛。每株結滿翠葉。紅實。勝天竹多矣。土人採之。斗量囊載。可以充飢。故名救軍糧。

夷婦擊魂

朱箬生云。建水石屏間。夷婦有擊魂術。與人有嫌隙。即伺其人行處。取所踏土。咒之。其人之魂。即隨之。婦禁於巽益。三日即死。習是術。皆是婦女。男子不能也。挾術者

云。擊魂多則可長生。故雖無仇。怨路過之人。亦即擊之。為所擊者。若知而破其術。婦亦即死。東川語。通間夷人有變為虎為馬為牛羊者。挾一帚于後。咒之。即變為諸獸形。怖人于路。而奪其貨。即不行劫奪。亦必月三四變。云可免疾病。山谷僻陋。蠻夷性成怪誕。不可究詰。類此甚多。

獮夷

獮夷。有旱獮夷。水獮夷。兩種。水獮夷。婦女每日清晨。必往山中浴。著桶。立水次。以次卷其裙。即以次就深處。

見聞續筆

卷一

五

至卷裙于首。則全身浴于水矣。日日如之。人人如之。每春夏瘴發。則男皆腹脹。臥床席。而婦女不染瘴。一切力作。趕街子。皆獮婦也。城廂皆間數日。為市北人。謂趕集。即其日干名。各種人。亦婦女力作居多。之。即趁墟也。

裸裸

迤西一帶。凡肩輿。皆裸裸。冬夏皆披一黑羊皮。余按試景東。道經南澗。周心毅年伯為余言。每歲正月。裸男女十百為羣。至暑。跳歌。每以短刀。斫面。血淋漓。下且。務且歌。意甚歡悅。初大詫。怪詢之。云。跳歌。所以示敬。



劃面者藉以免災。必至署為之者。賴官長之福也。乃知務面雕題。確然有之。

### 夷歌

習聞夷人。蘆笙跳月事。南澗多夷人。因喚男夷四人至。驛舍。二人吹笙。笙二尺五管。參差以納承之。復一人唱。歌。兩兩相對。迴旋躍舞。以足築地為節。笙音靡曼。歌則一字不可解。亦不甚可聽。後行近景東。至一山脊。聞女子泣聲。悽惋悠揚。鼻入雲際。及轉坡。見一女簪山花。滿髻。顧輿夫而笑。因問輿夫曰。適聞泣者。此女耶。曰。歌耳。

見聞續筆

卷一

六

### 羅漢松果

羅漢松果。長一寸。近蒂處紅如櫻桃。可七分許。下平上銳。一子綴于上。色純綠。酷肖一僧披紅袈裟而跌坐焉。始知命名之肖物也。味甚甘。處處有之。

### 芭蕉膽

王摩詰雪裏芭蕉。謂得畫禪。滇南少雪。而芭蕉則隆冬青翠不凋。叢生有至數畝者。夜中或有赤丸光如火。自

葉中突起數丈。若流星。居人挾利刀伺之。見赤丸起。即揮刀斷其本。卧根上。則丸落於懷。取佩之。云可辟礮火。謂之芭蕉膽。然取時稍緩。則落于地。雖掘土求之。終不可得。滇中人人知此說。而亦未有見者。即所云辟礮火。亦未知信否。

### 楊老四將軍

嚴欣園言。昔署金沙江知事。因夏月感受瘴氣。寒熱交作。自開方服之。藥無效。五六日後。病勢愈沈。心中煩悶。夜不能寐。忽聞窗外二人對話。一人曰。此公病將愈否。

見聞續筆

卷一

七

一人曰。不能。一人曰。此公頗解醫。能愈。一人曰。今三更當昏。倘能定方藥耶。欣園聞之。因嘆曰。嚴某從江南至此。一萬里作官。自謂無過惡。竟病不起。命也。奈何。忽窗外語曰。公放心。有我在。病無憂也。欣園應之曰。今將三更矣。倘昏。倘尚望起耶。窗外人曰。不發熱。則自不昏。憤矣。欣園因詢其姓名。病愈當圖謝。應曰。我楊老四人。呼我為楊老四將軍。再問之不答。忽悟深夜何人相問。答人又何以稱將軍。正驚訝間。覺汗涔涔而病若失矣。明日起。詢土人云。楊老四將軍者。金沙江神也。有小廟。



在江干。趨往謁之。偏隘如土地祠。前任張某甫創祀焉。於是謁誠謝後。逢朔望必虔叩。擬鳩工拓其祠宇。而力不能任。居民寥寥數十家。勸捐又不能辦。旋亦離任。

霸王鞭

霸王鞭又名金剛纂。本類仙人掌。但為長條五稜。亦枝枝層累而生。高亦丈餘。作小花赤色。隨地有之。其根可作朝珠。謂之隨花香。

見聞續筆

卷一

六

見聞續筆卷二

婺源 齊學棻 子治

先大夫梅麓公文鈔四首

天球淺說

天球者。渾然天體。渾天之學也。觀臺所設渾儀。以為測驗之用。圓徑八尺。體大質重。故不能為機以運之。近日所傳紙殼天球。小纔數寸。亦不能自運。又無黃赤兩規。無從測驗。乃虛器耳。今所製天球。黃赤經緯悉備。凡天文家所當推算之事。一覽而知。藏機於中。默運潛移。與

見聞續筆 卷二

卷二

一

天密合。家有此器。雖婦人孺子。可以知星。誠天學之初。枕儀象之要物也。球外三圈。最外一圈。與架相連者。曰地平規。規分三百六十度。四分之為四方。子午各相距九十度。二十四分之為二十四向。各十五度。太陽出入之廣。於是而測。是為經度。如春分日。太陽出卯。入酉。距入之度。漸廣。至於夏至。出寅。入戌。距午正。一百一十七度。是為最廣。秋分日。太陽出卯。入酉。距午正。九十度。秋分以後。出入之度。漸狹。至於冬至。出辰。入申。距午正。六十三度。是為極狹。所謂出卯。入酉。出辰。入申。皆至地平方向言之。非謂時刻也。夏至出寅。入戌。冬至出辰。入申。但指江蘇地。平言之。各處北極高度不同。則各節氣。太陽出入之廣。亦不同。可隨地驗之。



大地一丸。正在球心。而地平規。反在球之外者。天球爲天。外觀天。故置地。平規於球外。而後度數可求。此推步家所以必引地平線於球面。而後弧角可算也。從地平經度。子午向開兩缺口。中立一圓。爲全球所繫者。日子午規。規分三百六十度。四分之爲象限。球之軸。繫於北頭者。爲北極。繫於南頭者。爲南極。南北兩極。爲天之樞。從北極至赤道。赤道至南極。南極至對衝赤道。對衝赤道。至北極。各一象限。九十度。此圖乃諸曜出入地平適中之界。而各處北極之高下。由此而定。是爲緯度。

見聞續筆

卷二

二

子午規者。南北圈也。又東西一圓。與子午規十字相交。正當球之腰圍。兩半合縫之處。曰赤道。規分三百六十度。平分之爲半周。各一百八十度。四分之爲象限。各九十度。六分之爲紀限。各六十度。十二分之爲宮。爲時各三十度。赤道之用。有動有靜。十二宮爲動的赤道。動者。隨天左旋。與黃道相交。日躔之南北。於是乎限。球之兩半合縫一線是也。十二時爲靜的赤道。靜者。太虛之位。亘古不移。晝夜之時刻。於是乎紀。與子午規十字相交之一圈是也。是爲赤道經度。子午規之度。爲赤道緯

度一圓。刻線麗於球面。與赤道斜交。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者。曰黃道。規分三百六十度。乃太陽一歲所躔之軌迹也。黃赤道相交之兩界。爲春秋分。距赤道南二十三度半。爲冬至。距赤道北二十三度半。爲夏至。春秋分相距皆半周。一百八十度。冬至夏至距春秋分各一象限。九十度。六分象限。爲節氣。各十五度。是爲黃道經度。從黃道至黃極。南北各九十度。是爲黃道緯度。黃極距赤極二十三度半。故兩道相距亦二十三度半。黃赤經緯參伍錯綜。而弧角之算生焉。弧角之算皆算此球也有球可明也有球可以省算矣。

見聞續筆

卷二

三

星官名數古今不同。此球謹遵欽定儀象考成。星名與古同者。總二百七十七座。一千三百一十九星。星分六等。近南極星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中國所不見。仍依西測之舊。其無名不入等之星。不與焉。經緯度分。則依乾隆甲子新測。按歲差加減推衍。至道光丙戌。得其真度。

天球用法

辨北極高度以定地平。如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則



移子午規自北極下四十度。置地平圈上。即得京師地。平江宜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則移子午規自北極下三十二度。置地平圈上。即得江寧地。平地。既定。則太陽恒星出入時刻。太陽午正高弧。中星高弧。凡所見之星。與所不見之星。皆定矣。太陽出入須看黃道。與線與逐日節氣。線橫直相交之一點。方是真太陽。此點出地。是為太陽出地。此點入地。是為太陽入地。再看此點引長之。總切赤道。上何時刻。即為太陽出入時刻。太陽高弧。總以此點為之。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近北極之星。多見一度。近南極之星。少見一度。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近北極之星。少見一度。近南極之星。多見一度。子午規一度。當地二百五十里。極人目所到。不能二百五十里。則是不能望盡。

見聞續筆 卷二

圈之一度。故所見之地。皆平。其實地體。渾圓與球無二也。

對法。北極出地平圈上四十度。則赤道距地平必五十度。北極出地平圈上三十二度。則赤道距地平必五十八度。總以九十度進退。兩邊較準。無少低昂。為安球高下要訣。北極高度。另有全表。各處按表安之。審節氣以知時刻。黃道節氣線。每日太陽之躔次也。太陽行天。一日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故節氣線。亦一日一周。而退一度。如立冬已正一刻。開球。則移黃道。立冬線。切赤道圈上。已正一刻。即得。但球有回度。必

將回度退盡。至不可回之處。節氣與時刻相對。是為得之。不然。節氣線雖對已正一刻。將球回轉。尚是已初三刻也。須將節氣線約透過前兩刻。回轉來。便得。如回轉來。已過頭一刻半刻。須將球重撥一周。總得真正時刻而止。時刻既定。任球自移。立冬日。但看立冬線所切赤道時刻。即得各時刻。立冬後幾日。則看立冬後幾線。日退一度。至小雪。則看小雪線。餘可類推。夜間時刻。不必於地平圈下查看。只看對衝節氣。切對衝時刻。即得。如立冬夜。則看立夏線。立冬後第幾夜。則看立夏後第幾線。已時作亥時。午時作子時。餘可類推。

見聞續筆 卷二

五

對衝節氣 冬至對夏至 小寒對小暑 大寒對大暑 立春對立秋 雨水對處暑 驚蟄對白露 春分對秋分 清明對寒露 穀雨對霜降 立夏對立冬 小滿對小雪 芒種對大雪 對衝時刻 卯對酉 辰對戌 巳對亥 午對子 未對丑 申對寅 正方案以測中星 中星者正南之星也。先用羅經



對定子午爲正方案。人富案面南立。仰視天星。不拘高下。總以正午一線爲中星。如球未對準。但看天上何宿何星當中。則移球上某宿某星與子午規相直。即得。若球已對準。但看球上中星。便可對天上中星。中星既符。則偏西出入地之星。無不合矣。故必對星。而後知球之妙也。

凡球上所有之星。皆經星也。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星。緯星各占一重。天行度參差不齊。非天球所能帶。如欲知五星之形狀。試取青黃白赤黑五色

見聞續筆

卷二

六

紙各剪一星。按七政經緯時憲書本月各星躔何宿度。照依經緯度分貼於球上。晨見夕見。一望而知。久之五星皆可辨別矣。若欲知太陰行度。則將金紙按照每日躔次貼之。亦可知白道之所在。此法最便於生人。隨地時二十八宿七政四餘。瞭如指掌。而修造營葬擇日。選時考驗星辰。尤爲真確。此固人間必不可少之器也。七政經緯時憲書每歲一本。欽天監頒發蘇州閭門越城內書坊有發賣者。

中星儀說

中星儀者。有北極無南極。得大圓之半。蓋天之學也。然自赤道南四十度內之星。皆有之。其近南極之星。固中國所不見者也。蓋天家初爲俯儀。形如覆釜。後人以仰觀爲勞。改爲仰儀。然終不若立天於對面。平視之爲便。故天球者。天外觀天也。中星儀者。對面觀天也。

中星之法。古疎今密。堯典四仲。第有鳥火虛昴四星而已。月令紀十二月。復分旦昏。則有二十四星。後人於二十八宿之外。又加十七星。共四十五大星。而以七十二候。候分二十四小時測之。中星之法。於是乎密。然終不能日日測之。刻刻測之。且所用以測者。止四十五大星。不能周天之星測之也。自有此器。而周天之星。皆可以爲中星。逐日逐時逐刻。皆可以知中星之所在。自來言中星。未有簡且密於此者。測驗中星。爲天文家第一要事。故中星儀爲天文家第一要物。

見聞續筆

卷二

七

中星儀有銅圈二。最外一圈爲時刻圈。即天球之赤道規也。麗於星盤者爲節氣圈。即天球之黃道規也。但赤道有赤道之極。黃道有黃道之極。兩極相距二十三度半。是黃赤二道不同心。今既爲儀。自一管出針。則不同



心者必使之同心而後可。其推算甚難。此前人之所以未作也。今用渾蓋通憲之法算之。時刻圖平分節氣圖。不平分黃赤二道皆合矣。

星盤者天也。時針者太陽也。太陽一日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故星盤一日一周必過時針一度。方與天合。如立冬日時針指立冬第一線。明日時針須指立冬第二線。日退一度至小雪日時針。自指小雪線也。但節氣圈既不平分時針。遇節氣疎處必退後一二度。遇節氣密處必進前一二度。俗目視之未免疑惑。故節氣圈外層復

見聞續筆 卷二 八

為平分之節氣時針之行。仍然一日一線。而測驗中星必用內層節氣。方毫髮無差。初製中星儀未加外層節氣進退觀之可也。天下中星時刻皆同。惟時刻遲早不同耳。東西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時差四分。東方交子。西方尚是亥正三刻十一分也。東西相距七千五百里。則差一時。東方交子。西方始交亥也。東西相距二萬二千五百里。則差三時。東方交子。西方始交酉也。然某節氣某日某時幾刻見某星。當中天下皆同。不過東方早見。西方遲見耳。如立夏初一刻見角星。中天下皆同。但東方見角星。中時西方尚未交亥。初一刻見角星。偏東至西方交亥。初一刻

亦見角星。中南北相距雖萬里。其時刻遲早皆同。故中星儀不論北極高度。

用法

中星儀開法。與開自鳴鐘同。每開可行十六日。為行滿一節氣也。但節氣有十四日者。有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者。伸縮長短不齊。而節氣圈每節氣皆十五度。或進或退。須撥星盤就之。星盤但可順旋。不能返轉。如撥星不可勉強。退轉致傷輪齒。天球亦同。日間開鐘對準時刻。次移星盤節氣線與時刻相切。則

見聞續筆 卷二 九

得真正中星。夜間開鐘對準中星。次移時針與節氣線相切。則得真正時刻。對中星法詳天球說中。

海運南漕議

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適資盜糧。二曰重洋深阻。漂沒不時。三曰糧艘須別造。柁水須另招。事非旦夕。費更不貲。然三者皆可無慮也。出吳淞口。迤南由浙及閩。粵皆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東直隸及關東。皆為北洋。南洋多巖島。水深浪巨。非鳥船不行。北洋多沙磧。



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小鳥船亦吃水丈餘。沙船大者。纔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閩粵。皆坐鳥船。斷不能越吳淞。而北以爭南糧也。沙船聚於上海。約三千五六百號。其船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匯寶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須銀七八千兩。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號。故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餘萬石。而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問其每歲漂沒之數。總不過百分之一。今南糧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於此。上海人視江寧清江爲遠路。而關東則每歲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線風信。熟如指掌。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無虛日。此不得以元明之已事爲說也。秦漢唐漕粟入關。未嘗言官艘。唯劉晏傳有寬估之說。諒亦雜雇民船。國家除南糧外。百貨皆由採辦。採辦者。官與民爲市也。且間歲有採買米糧。以民船運通之事。而山東江南撥船皆由雇備。是雇船未嘗非政體也。取其便適無他患。何必官艘哉。沙船以北行爲放空。南行

見聞續筆 卷二

十

爲正載。凡客商在關東立庄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內寫載。先給水腳。合官斛每石不過五百餘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關東裝貨。並無客夥押載。從不聞有欺騙。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挖草泥壓船。今若於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諭。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關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准帶南貨。至天津卸於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腳銀五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載時以九五折收合。計南糧三百五十萬石。不過費水腳百七十八萬。兩曾不及漕項十之三四。而陸續開行。二月初江浙之糧即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倉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省者無數。一舉而眾善備焉。先期咨會浙江提鎮。哨招寶錢。陳江南提鎮。哨大小洋山會。於馬跡。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於鷹遊門。以資彈壓。護送。而淀津有撥船數千號。足敷過載。由淀津抵通。二百里。無糧艘阻滯。挽行順速。惟裝卸及發水腳之時。若任吏胥剋扣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耳。然悉心籌畫。專意了此一節。亦非甚難之事也。謹議。

見聞續筆 卷二

十一



乙酉二月奉委赴上海查辦海運事宜通稟各  
憲稿

敬稟者。卑職接奉憲札。欽奉

諭旨。飭籌海運一事。茲查前任金匱齊令在浦時。曾經  
陳及海運可行。除 奏明飭委齊令會同吳丞查辦外。

欽遵

諭旨指飭事理。一一熟籌。悉心計議。以憑會核。

奏辦等因。卑職等遵即會同細加查訪。據商牙等稱向  
來各處沙船往來上海者。本有三千餘號。近年商賈利

見聞續筆

卷二

三

微。腳價太賤。船商無力修脩。以致朽壞者居多。自今寬  
大堅固沙船。通計不過一千二百號。正月半後。攬載  
四散開行。現在停泊浦江未開之船。頃於二月廿六日  
查勘。除裝四五百石。不能遠涉重洋之小船不計外。其  
自八九百石至一千二百石之六中兩號沙船。實只  
有八十餘隻。數日以來。每日進口少則七八隻。多至二  
十餘隻不等。據閩三月以後。船到漸多。弔查二三四  
號簿。三月四月分。每月進口大小沙船。少則五六百隻。  
多至七八百隻不等。合計兩月所到之船。約共有一千

五六百隻。內除小船居半。其大中兩號沙船。總可有七  
八百隻。歷查三載。約略相同。則本年三四兩月所到沙  
船。比照此數。應可無虞。缺乏。而五月後到船亦多。如糧  
艘來遲。尚可雇用。此外又有閩省鳥船。大於沙船一倍。  
大者能裝三千石。小者能裝一千六百石。須於五六月  
間始到。到時約有四五十號。然不能知其必來。惟此十  
數內外之沙船。皆從關東裝載豆貨回南。總在上海交  
卸。其來可必。至往返次數。初無一定。自正月開行。可以  
四次三次。三月初旬開行。猶可兩次。至四五月只能一

見聞續筆

卷二

三

次矣。緣七月以後。西北風多。不能出洋也。夫次數多。則  
船數亦從而多。次數少。則船數亦從而少。本年海運開  
行。算來總須春末夏初。只可單行一次。若浙省諸幫全  
數渡黃。只剩江廣糧艘。籌辦海運。以每年所到船數計  
之。當可敷載。倘浙省幫船亦須海運。應請飛咨浙撫憲。  
將寧波所有彈船。三不倣船。一律封雇。移送吳淞口受  
兌。否則上海沙船。恐不敷用也。惟是非常之原。黎民所  
懼。現在蘇松太道詳定腳價七錢。已屬從優鼓舞。而各  
處船戶。猶未免觀望不前。一則畏交代之難。二則畏



守候之苦。自非明定章程。不能祛其疑惑。卑職等悉心籌議。本年隨船耗米。及州縣津貼業已給與軍船。萬難退出。惟有飭令旂丁押運。一手經理。以專責成。船戶但管駕船。米石裝卸。應與無涉。進口之後。隨雇隨開。到津之時。隨即釋放。使其無所畏難。必能踴躍應雇。謹就管見所及。開具數條。上呈鈞覽。伏惟鑒察。

一沙船自三月以後進口漸多。除小船不能遠涉重洋。仍聽攬載客貨開行。以通商賈外。其大中兩號沙船。及彈船三不像船。一律封雇備用。但守候太久。未免

見聞續筆

卷二

古

苦累。聚泊過多。亦恐滋事。應請俟江廣幫船到京口後。不拘一幫兩幫。即便飭知受兌。隨時開行。以免擁擠留滯。至沙船受米。船主在上海者。應令船主具結。在他處者。即由耆舵具結。報稅牙行。加具報結。一沙船只能到吳淞口。自吳淞口以上。至長江沙多水淺。不能前進。而江廣幫船。蓬高面闊。亦難駛入內河。應令停泊京江一帶。雇船駁運。查有崇明百號米船。可裝四五百石至八九百石不等。每船率算裝米七百石。駁運一次。即可裝米七萬石。又有無錫湖船。約

百餘隻。大小與崇明米船相等。又江陰靖江通州海門鎮江揚州等處江船。常從長江攬載。船數多寡難定。約裝六七百石者居多。此三項船隻。雇令赴京口裝米。由長江徑至吳淞口。兌上沙船。往來駁運。似較小船由內河駁運稍為省便。且免州縣到處提船。紛紛騷擾。

一漕糧兌上沙船。飭令旂丁押載。一手經理。以專責成。每一旂丁許帶二人。幫同照應。其卸去之糧艘。即令頭工舵工照管。歸次查頭舵皆有家眷。旂丁如帶家

見聞續筆

卷二

五

眷者。飭同頭舵家眷一并歸次。不得帶上沙船。歸次後。水手人等。即令各船遣散。毋許逗留滋事。至各幫運糧千總。彈壓旂丁。亦應在船押運。一沙船水腳銀兩。應請交蘇松太道當堂給發。其駁船腳費。應由雇備該處州縣領銀給發。取具沙船駁船全領結狀。以免胥吏剋扣。一沙船赴津。向帶茶布薑果等物。或代客帶。或船戶自帶。所帶本屬無多。每船除七分裝米外。應請照軍船之例。略帶貨物。免其報稅。以示體恤。至各船商享



國家樂利百數十年。無不情殷報効。其船數較多。踴躍急公者。可否。奏明量予議敘。伏候憲裁。

一沙船在內洋。尚可銜尾行駛。一出大洋。船有大小。帆有高低。同時開行之船。收口先後。有參差數日者。沙船到津。應請咨會倉場總督。隨到隨卸。不必守候。幫齊。俾得迅往關東。攬載豆貨回南。非惟免船戶苦累。亦使貨物流通。無碍閭閻食用。

一沙船出洋。猝遇颶風。擱淺拋棄貨物。至船浮而止。名曰鬆艙。徧詢豆商。此等情事。秋冬之交。容或有之。春

見聞續筆 卷二

六

夏二運最為平穩。但風雲不測。亦難保其必無。設遇此等。飭令着船協同。旂丁於沿海州縣。營訊呈報。驗明確實。應請免其賠償。

一沙船自上海赴津。經歷江南山東直隸地界。上海開船。由寶山崇明至奈山。係內洋。自奈山往東北。至山東之石島。又東北至襄島。又西至成山。過威海子。母島廟島等處。直赴天津之王瓜。蓋皆係大洋。方今洋面肅清。自可無虞盜賊。但漕糧經過。理合整肅軍容。應請 奏明。

飭下江南山東直隸提鎮。飭委水師員弁出洋會哨。以昭慎重。

稟復魏元煜制軍稿

昨奉鈞函。詢及海運一事。究竟可行與否。即須切實稟復。等因。仰見大人慎重漕運。計出萬全之至意。曷勝欽服。卑職於海運一事。究心有年。自二月中旬。接奉憲札抄示。廷寄。奏委查辦以來。逗留上洋四十餘日。廣諮博採。益得其詳。竊以為海運之在今日。其可行者有四。其無不可行者有三。而其不可行者有五。謹就管

見聞續筆 卷二

七

見所及。一一為大人陳之。昔邱瓊山慮海道不熟。擬募漁戶造船。往返十餘次。以尋元人故道。今開海禁百三十餘年。濱海居民。以船為業。往來天津。熟習有素。一行也。昔人擬於崑山太倉起廠造船。毋論所費不貲。且船經官造。率虛器不堪用。今上海沙船。自千石以上。至三千石者。約不下一千二百隻。約計每船裝米一千石。往返兩次。即可裝米二百四五十萬石。照英協探所奏。起運米數。正耗敷載有餘。二可行也。旂丁運糧。猶有偷減之弊。沙船船商。皆係上海崇明等處土著富民。出



入重洋。無處侵漏。向來關東豆貨往來。並無客夥押載。從未聞有欺騙。何況漕糧。一交沙船。更不必委員押運。三可行也。本年海運。公和幫費。已給旂丁。不能不另籌款項。明年海運。即以旂丁出運。所領漕糧。各款及各州縣津貼旂丁之項。作為沙船剝船腳費。無煩動帑。四可行也。或疑其不可行者。則曰盜賊。不知向來匪徒出沒。總在南洋。蓋南洋多山。易於藏匿。北洋無山。可據。南洋之船。尖底龍骨。一入北洋。沙線不熟。時虞阻淺。是以從前洋氛未靖之時。浙省商船。赴北運貨。皆進上海口。在

見聞續筆

卷二

六

蘇銷售。此匪船不過江南之明証。方今海面肅清。南洋亦無盜賊。何況北洋。此無不可行者一也。或又疑其不可行者。則曰風濤。不知遭風擱淺。斫桅鬆船。事誠有之。然不過千百中之一二。且率在秋冬之間。春夏二運。從無此事。試思大號沙船。造價盈萬。中號亦需數千。而載豆一次。豆價總值銀五六千兩。商人以財為命。利害之見最明。如果出洋。輒遭漂溺。誰肯以巨萬之貲。輕於嘗試。此無不可行者二也。或又疑其不可行者。則曰霉變。夫軍船由運河到通。動經數月。米色霉黯。統由熱蒸積

久所致。沙船抵津。不過旬日。為時甚暫。何有霉變之虞。若謂鹽水鹽風。最能壞米。不知沙船船有夾底。去船底甚高。船之兩旁。皆有水槽。下有水眼。水從槽入。即從眼出。船中從不沾潮。如果水能入船。豆之為物。見水脹發。船艙便當迸裂矣。且茉莉珠蘭等花。質最柔脆。京師所值。皆由沙船載往。露置船頂之花。不畏鹽風。深藏船艙中之米。反畏鹽風。萬無此理。此無不可行者三也。然使運道暢通。糧艘無碍。固可不行。今則運河受病已深。節節皆形淤塞。明歲正宜挑濬。難籌挽運。此不可不行者

見聞續筆

卷二

九

一也。然使倉儲充裕。陳陳相因。猶可不行。今則畿輔戶口殷繁。天庾正供。斷難一歲運緩。此不可不行者二也。駁運陸運。流弊多端。不特遠近騷然。抑且糜費無算。此不可不行者三也。且漕弊已極。軍船水手。猖獗無忌。暫行海運。以殺其勢。實為遠慮。此不可不行者四也。京國咽喉。惟資一線。豈惟河梗可慮。而人事亦可憂。前明王宗沐云海運如富人造屋。別開旁門。以備不虞。未雨綢繆。所當早計。此不可不行者五也。夫集事固在於謀。而成事必在於斷。此時毅然定計。一切章程。札商 奏



定算來已近漕時。若稍遷延。又恐無及。卑職現奉藩司面諭。將所有應辦事宜。悉心計議。俟斟酌定時。卽繕寫呈覽。茲將海運可行及不可不行之故。先行稟復。然非恃大人知遇之深。亦不敢盡言如此。伏惟鑒察。幸甚。

見聞續筆

卷二

子

見聞續筆卷三

葵源 齊學表 子治

先大夫梅麓公文鈔三首

對張師誠 中丞札詢本年江廣漕米海運各條  
四月續奏 廷寄後

問

運價是否仍照前議。每石曹平紋銀七錢。能否先給一半。抑先給八成。或須全給。如何給發。可免胥吏剋扣。

答

見聞續筆

卷三

查沙船腳價前委員何士祁稟稱。據稅牙唐萬豐等云。往年關東裝豆極貴之時。每石二兩四錢。極賤之時。每石八錢。適中之時。每石一兩四錢。關石多蘇石一倍。適中時價酌給七錢。此蘇松太道每石曹平紋銀七錢之價所由定也。殊不知關斛一石。合蘇斛二石四斗二升。腳價一兩四錢。係六八串。合制錢九百五十二文。以二石四斗二升除之。每蘇斛一石。合制錢三百九十四文。折寶曹平紋銀三錢三分七厘。蘇斛一石。又大於漕斛五升。以漕斛計之。每石曹平紋銀三錢二分一厘。此適中之



價也。前議曹紋七錢。大於市價不止加倍。且三月初旬沙船若非運糧。尚可貿易兩次。予以倍價。猶可解說。今則雖不運糧。亦止能攬載一次。似無庸加倍給價。應請憲臺出示曉諭。價仍原議七錢。照上海豆規六八串錢給發。每漕斛一石。合制錢四百七十六文。折實曹平紋銀四錢零八厘。已比適中之價較大。至豆商雇定沙船。即時全給腳價。運糧水腳。亦應全給。其銀應交上海道官堂給發。可免吏胥剋扣。

問

見聞續筆

卷三

二

每石應准折耗若干。每船准帶貨物若干。如何取具互保各結。應令何人出具領運米數清單。承認交代。是否仍須原運丁弁督押。一手交通。能否即令行商具保。耆舵出具承攬。倘有偷盜及捏報遭風等弊。如何追賠究治。

答

查漕運則例。隨船作耗之米。每石或一斗六升。或二斗七升。總以路之遠近。定耗之多寡。本年耗米。已全給旂丁。不能退出。故須令旂丁押運。所有蝕耗。應旂丁認賠。

與沙船無涉。若明年海運。耗米貼與沙船。所有蝕耗。自可責沙船賠補。并不必旂丁押運矣。沙船受兌。自應出具領運米數清單。船商在上海者。應令船商具結。在他處者。即令耆舵具結。報稅牙行。加具保結。船商皆殷實之家。重洋無侵漏之地。關東豆貨往來。每年數百萬石。並無客夥押載。從未聞有欺騙。何況漕糧。偷盜一層。固可無慮。然必將船門釘固。加貼印花。一則慎重收藏。二則易於交卸。再大號沙船。造價盈萬。中號亦須數千。而桅價居船價之半。故向來鬆鬆以斫桅為驗。況有旂丁

見聞續筆

卷三

三

在船遭風。豈能捏報。至沙船帶貨。不過茶布花果之類。所帶本屬無多。大約一船七分裝糧。其餘三分。應准耆民旂丁分半帶貨。免其報稅。以示體恤。似不必拘以成例。

問

船商承辦急公。應如何酌給職銜。使之感奮。耆舵承運。妥協。應否酌加獎賞。以示招徠。

答

查上年臺米赴津。商人皆賞給職銜。若仿照此例。奏



請議敘賞銜加級船商自益加感激。至者舵水手係船商所雇自有工食如承運妥協止須賞給銀牌足示鼓勵。惟船抵淀津隨卸隨放給與執照俾得遊往關東裝豆回南不至在北守凍則船戶無不踴躍矣。

問

麻袋能否不用抑仍必需應如何分限趕辦。

答

查沙船裝載豆麥皆散貯艙中從無麻袋即白糧用袋亦止備起駁挑運之用。一上糧艘仍然散貯並不用袋。

見聞續筆 卷三

四

緣船中易於發熱散貯則氣頭只在浮面一層若用麻袋一經發熱全袋皆壞且糧艘到通動經數月米色霉變總由熱蒸積久所致沙船抵津不過旬日為時甚暫何有霉變之虞若謂鹽水鹽風最能壞物沙船裝豆艙用夾底去船底甚高船之兩旁皆有水槽下有水眼水從槽入即從眼出船中從不沾潮如果水能入艙豆之為物見水即發船艙便當脹裂矣風從天來豈有鹽味若海風果鹹則茉莉珠蘭等花吹之合萎船頂露置之花不畏鹽風米糧藏貯艙中艙門封固反畏鹽風乎此

皆稅牙造作語言明知百萬麻袋急切無從措辦故意刁難不知果有鹽水鹽風亦非麻袋所能隔避多此一項為費不貲應請刪除以免糜帑。

問

沙船現有若干能先運若干現已將及夏至何時尙可放洋何時斷不可行計至何時約得沙船若干共可運米若干。

答

沙船現有若干須委員到上海查明方知確數現在已

見聞續筆 卷三

五

過芒種將及夏至南風司令正好開洋小暑以後南風更大自上海抵津只須七日或謂六月不能行駛此又欺人之談所謂六月不能行駛者乃自北而南之船上海俗語謂之守夏凍夫自北而南之船至不能動則自南而北之船穩安速利不問可知一交立秋西北風起便難出運至八月又有南風謂之桂花風亦可行駛然總不如五六兩月之穩當故頭辦海運須及此時再一徘徊便無及矣計至何時可得沙船若干固難逆料前在上海即查遼年沙船進口號簿道光二年五月分進



口沙船。共五百廿六隻。三年五月分。共七百十五隻。四年五月分。共八百五十四隻。六月以後。尚有進口之船。約不下三四百隻。但彼時沙船。隨到隨放。三月出口之船。五月即可進口。本年三月以後。大中兩號沙船。封雇者。約不下五百餘隻。四月初旬始行放出。此五百餘隻之船。皆須在關東守夏。不能回南。故知本年五月進口之船。必不能如往歲之多。然以大數一千二百號計之。自四月二十五日起。截至六月十五日止。約仍可得上六百隻。每隻通算載米一千二百石。總可載六七十萬石。加以蟹船三不。像船若得百隻。約可裝二十萬石。再加福建烏船數十隻。約可裝十餘萬石。自今趕辦。凡進口之船。自千石以上者。一律封雇。江廣漕米。度幾尚可敷載。

見聞續筆

卷三

六

問

計需經費若干。所運係別省漕糧。其經費是否由蘇先墊。既墊之後。是否由該省籌畫。或於旂丁得項內追繳。或另請動項。均出該省籌定。解還蘇省。歸欵蘇藩庫。財之數。是否足敷經費。抑須另籌。

答

查前議每石曹平。絀銀七錢。米百萬石。便需銀七十萬兩。又麻袋十二萬兩。駁船腳費約十萬兩。席片騎釘一萬四千兩。再加夫役人等各項雜用。不下萬兩。計米百萬。約需銀九十四萬兩。若七錢之價。照上海豆市。六八串錢。折實曹平。絀銀四錢零八厘。則沙船腳價。可省銀二十九萬二千兩。麻袋不用。可省銀十二萬兩。計米百萬。只須銀五十餘萬兩。此項原係別省漕糧。但既由江蘇籌運。則經費自應由蘇先墊。上海道庫存貯挑漕。

見聞續筆

卷三

七

問

吳淞江銀三十萬兩。現在水利暫緩興修。此款即可借用。各暫存公銀兩。飭令解交。其餘不敷銀兩。應由蘇藩庫墊用。除存公銀兩外。所有經費。應請奏明作正開銷。墊用欵項。應由該省解還歸欵。

答

現在內河駁船大半已赴清江。無船可雇。再飭州縣封



雇船隻勢必貨船皆押令卸載。胥役恣行需索。騷擾不堪。查有崇明百號米船。可裝四五百石至七八百石不等。往來長江。熟習沙線。不拘現有多少。一概封留。再進口。小號沙船。均能裝五六百石。即可雇其剝運。其或不習沙線。可先用毛竹數十根。上標旗幟。向小新港及扁担洲等淺處。徧插筌影。俾知開避。且有崇明米船。以一領十。自可行駛。此二種船。由江剝運。再無錫湖船。亦可載三四百石至六七百石不等。約有百餘號。其船由內河剝運。從京口受米。運至吳淞口。兌上沙船。每石酌給見聞續筆 卷三 八

價曹平紋銀八分。應出示定價。委員明雇。不經胥役之手。踴躍應募者必多。其中號沙船。情願自雇。熟習沙線。船工駛至京口。受兌。應照剝船水腳。每石加二分。給之。省一剝運。更為簡便。至大號沙船。自吳淞口以上。沙多水淺。行駛維艱。守風候潮。恐致遲悞。惟有停泊吳淞口。等候受兌。此皆主江廣諸幫而言也。若能將浙省尾幫折回京口。直至吳淞。過載。則剝船皆可不用。但高寶一帶。河面不寬。江廣幫船。在浙幫之後。中流塞斷。恐難退回。不如使江廣幫船。退至京口為便。

問 米經海運。如舟丁須押運赴津。其船令何人管駕。歸次水手如何安頓。旂丁得項。是否能追。應如何酬給。每名應給若干。

答 運船以旂丁管米。頭工舵工管船。旂丁押運赴津。其船即令頭舵管駕。歸次。繹夫水手。皆係臨時雇覓。並非長雇之人。歸次後。飭令各船發遣。散母許逗留。滋事。嘉慶二十年。江浙因旱。停運。道光四年。因水停運。各州縣皆如此辦法。幫船在次。俱各安靜。亦未見散去水手。滋事。至旂丁所得津貼。陸續動用。萬不能追。頭舵人等。自有行糧。月糧。足資飯食。亦不必更議酬給。

問 官兵難於護送。應否咨會山東直隸。會哨以聯聲勢。

答 查向來匪徒出沒。總在南洋。蓋南洋多山。易於藏匿。北洋無山可據。且其所乘之船。底尖而有龍骨。一入北洋。管船追捕。陷入沙中。寸步不能移徙。是以從前洋氛未

見聞續筆 卷三 九



靖之時。浙省商船。赴北運貨。皆進上海口。在蘇發售。此匪船不過江南之明證也。方今寰海肅清。卽南洋亦無盜賊。何況北洋。官兵護送一層。固可不必。但漕糧經過。理宜整肅軍容。咨會山東直隸提鎮。飭委弁兵出洋巡哨。國家體制攸關。似不可少。

代擬海運奏稿 陶雲汀中丞命作

奏爲漕河不能兼顧。江蘇近海州縣。漕糧宜暫行海運。先議簡要章程數條。以順商情。以儲國計。仰祈

見聞續筆

卷三

三

十

聖鑒事。竊惟國家自開中運河以來。糧艘銜尾北上。已百數十年。一旦改由海運。不特漕運章程皆須更變。而以國計攸關之糧米。試之深險不測之波濤。物議人情。自多懼惑。前此督漕諸臣。所以徘徊不決者。其意皆在於此。臣等恭膺簡命。初莅江南。海運情形。素未深悉。委員查訪。廣諮博採。近得其詳。據聞沙船出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畏礁。元明之時。海道不熟。以致觸礁擱淺。失事者多。本朝自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濱海居民。以船爲業。貿

易關東天津。一歲之間。三四往返。水線風信。熟如指掌。至於沙船之堅固可用。船商之殷實可靠。北洋之盜賊無虞。春夏之風濤較穩。悉與協辦大學士英所奏大概相同。第思天庾正供。關係緊要。如果河流順軌。糧艘依限抵通。而必妄議更張。誠爲喜事。若漕運既未便遲延。河道又多形淤塞。而必執前人攻駁海運之說。坐使河漕兩悞。亦非臣子公忠體國之所爲。臣等察看河道情形。雖現在湖水蓄至八尺有餘。但淮南運道全淤。挑濬之工。既不可復。緩清口河身高墊。刷沙之利。亦難以

見聞續筆

卷三

七

遠收。再四思維。明年非暫行海運。別無他策。惟是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趨避之習。商賈尤深。自非明定章程。不足以破其疑心。而策之趨事。謹就管見所及。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江蘇近海州縣。新舊漕糧。應如協辦大學士英所奏全徵本色。由沙船海運抵津也。蘇藩司所屬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距海口較近。新舊正耗。約有一百五六十萬石。查上海沙船底冊。除小船不計外。其大兩號沙船。自千石以上。至二千石者。不下一千三四



百號。通計每船裝米一千二百石。已可敷載。但受運漕糧。必須挑選實在堅固之船。方保無誤。一沙船數或不足。此外仍有浙江寧波之蟹船。三不像船。往來關東天津。熟習沙線。與沙船無異。其船比沙船較大。每歲進上海口者約有二百餘號。咨會浙江撫臣封雇移送備用。一運抵津。可期敷載不悞矣。

一沙船水腳擬仍照前議。每石曹紋七錢。而以正耗併計也。沙船水腳中價。原不過四五錢之間。但此就客貨滿載而言。若受運漕糧。恐防攔淺鬆船。只可七折

見聞續筆 卷三

七

裝載。僅予中價。未免太少。且每石七錢。前經蘇松太道龔麗正出示曉諭。前撫臣張據以入奏。盡人皆知。遵行議減。似不足以取信。今擬水腳仍照每石七錢。米則正耗併計。照北倉紅斛以一石二斗五升為一石。合漕斛每石五錢六分。雖比中價較多。然海運初行。似宜稍為從優。以示招徠鼓舞。至此項銀兩。即將每年旂丁出運所領贈貼各款。并州縣津貼旂丁之項。奏合已屬有餘。不另開銷帑項。惟是沙船向來承載客貨。水腳皆當下全給。一則船商殷實。可無侵蝕

之虞。二則沙船出洋。藉為修船之費。所有沙船腳價。應請於受兌之時。全數給發。則商情益加踴躍矣。

一交米應責成沙船者。民不必旂丁押運也。軍船旂丁不諳海性。使之押運。固屬無益。勢必仍向州縣需索津貼。糜費滋多。設有蝕耗者。民旂丁互相推諉。尤屬不成事體。自應飭令沙船交米。以專責成。即剝船亦由州縣另行雇備。不必用糧艘剝運。但旂丁運糧。向有隨船作耗之米。每石一斗三升一斗五升不等。沙船自上海抵津。至遲不及一月。不比軍船之曠日持

見聞續筆 卷三

七

久折耗。自必無多。今擬每石予以耗米一斗。應可無虞。缺乏其所餘三升五升零數。耗米飭令州縣易銀。以作北漕駁運之費。至委員押運一層。自為慎重。漕糧起見。但沙船出洋。不能如內河銜尾前進。或先或後。無從照應。且非海洋素習之人。一上沙船。頭目昏眩。飲食嘔吐。無能為役。抑恐以官威相迫。舵水不能自由。轉滋貽誤。今擬各府監兌。派委南北二員。一員常川臨倉。慎選米色。一員由陸赴津。照應交卸。其一路漕糧經行地方。咨會江南山東直隸提鎮。領率水



師員弁。梭織巡防。更番會哨。足資彈壓護送矣。  
一沙船到津。交卸應限以時日。以免經紀花戶人等留  
難需索也。沙船受兌。薄糧他無所畏。惟畏交米一事。  
一則恐守候稽遲。致悞關束豆汛。二則恐經紀人等  
藉端需索。貽累不堪。應請

敕下直隸督臣。將天津倉廩。先行修理完固。沙船進口。  
預備緋犬牽視。停泊東門外。監量過駁。運至北倉。暫  
時收貯。陸續轉運。赴通。則沙船可以隨到隨兌。隨卸  
隨開。不致守候駁船。致稽時日。至經紀吏役需索諸

見聞續筆

卷三

古

弊。嘉慶年間。曾經馬履泰。隆泌先後奏明。請

旨飭禁。本年四月。協辦大學士英。奏請分出倉場侍  
郎一人。並

欽派戶部堂官一人。同駐天津。有弊立懲。其法最善。惟  
是一二大臣。勢難逐處稽察。應請添派科道數員。赴  
津監兌。查驗米色。以樣米為憑。監量米數。以平斛為  
準。進口出口。以十日為期。并飭蘇松太道。每船給發  
印照一張。依照各關商稅親填稽冊之例。著該船商  
親填到津。及卸載日期。其照即於戶部堂官處呈繳。

核驗有無稽留情弊。如經紀吏役人等勒索使費。許  
將確數親填照內。以憑照例懲辦。庶弊竇可塞。而商  
船無所畏懼矣。

以上數條。實為海運初行。商情畏憚。不得不破除成格。  
俾知有利之可趨。杜絕弊端。使其無害之可避。至於急  
公踴躍者之如何獎勵。收藏不愼者之如何議賠。帶貨  
免稅如何限之。不得多裝。擱淺遭風如何使之不敢捏  
報。腳價防吏胥之剋扣。米色嚴州縣之責成。以及調劑  
旅丁安頓水手之一切應辦事宜。臣等當與司道悉心

見聞續筆

卷三

五

籌畫。總期上不糜帑。中不累官。下不病民。以仰副我  
皇上宵旰憂勞。疇咨諳切之至意。臣等愚昧之見。是否  
有當。伏乞

訓示施行。謹

奏。

復林少穆廉訪書

少穆先生。廉訪閣下。接奉手書。限以彥槐所呈。憂旱諸  
詩。及金邑捐賑錄。為尚有可取。嘉許過當。至不敢承。復  
承詢及前書勸民買米之說。反復推求。必得一當。仰見



大君子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盛心。而憂國如家。愛民若子。益為蒼生幸也。今歲水災。為江蘇數十年來所未有。民間之苦。較甲戌之旱為尤甚。荒政之辦。固不待言。顧近來州縣辦災。類有三法。一曰飭市平價。二曰諭民平糶。三曰禁米出境而已。愚竊以為此三法者。皆非法也。物價之低昂。視乎物產之多寡。當米穀充足之時。雖有奸商。百計鑽營。求增一分之價。而不及米穀匱乏之日。雖有賢吏。多方勸導。求減一分之價。而不能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州縣一勒市平價。勢必強者搬運。弱者

見聞續筆

卷三

六

深藏而外來之商聞聲而卻步。其患將至於無米。宋王觀所謂物價不特甚貴為害。而甚賤亦為害者。此也。常平之設。所以平市價也。然限於功令。糶三存七。其數無幾。距城遠者不能為升勺之米。而貧民之沾惠者。益寡。而當平糶倉穀之時。市廛之米。必閉而不出。豈惟不出。且勾通奸胥。蠹役設法以入之。故倉穀糶畢。而市價復昂。社倉設於各鄉。所以濟常平也。而邇來社倉經理不得其人。大都有名無實。一邑之中。有義倉者甚少。而義倉但贖本族。不及旁人。若殷實有田之家。終歲之計

皆在於米。遇米價貴。慮無不早糶者。而欲責其買米平糶。此正來教所云。除官辦之外。雖薦紳有不願為者矣。至於禁米出境。尤非通達治體者所宜言。春秋之世。列國兵爭。而葵邱之盟。猶曰無遏糶。况今天下一家。又近在封疆數百里之內。一遇荒歉。遂使商賈不通。窮鄉絕食。如之何其可也。且一縣禁米出境。所以斷米去路也。不知縣縣禁米出境。即所以絕米來路。一縣之米。終不足一縣之食。禁之出境。亦復何益。徒投胥役索詐之柄。開奸民搶奪之端。故愚以為此三法者。皆非法也。夫州

見聞續筆

卷三

七

縣親民之官。既不能轉移風氣。使民務勤儉。少訟獄。耕三餘。一多所蓄積於平時。而臨事籌之。亦當為數月久遠之謀。不可作目前苟且之計。再四思維。計惟有勸民買米一策。猶可彼善於此。辱承垂問。敬為閣下陳之。夫利之所在。趨者必多。凶年飢歲。百貨不行。惟米糧買遷其利可操券而得。而富民所以不敢遠出者。蓋畏關津遲留需索之苦。城邑鄉鎮。堵截搶奪之虞耳。今使採買三千石以上者。中丞予之執照。一千石以上者。監司予之執照。願往者。十有三四矣。典商一歲之息。多不過一



分四釐。今使採買一次。除資本運費之外。予以典商半歲之息。願往者十有七八矣。或一人而請一照。或數人共請一照。隨請隨給。不使稍有時日之需。照內註明某縣採辦平糶米商某某。約買米若干石。以免弊漏。採買已畢。飭取所在州縣回照。載明米石米價實數。以杜浮欺。米一到縣。即將兩照呈繳。報明腳費。官為核算。無異加息七釐。視與市廛時價相去幾何。而斟酌增減。即傳集米牙。分散城鄉各鋪戶。鋪戶兌價而後受米。其銷賣也。予息三釐。或同時所到之米。買地不同。價有參差。以

見聞續筆 卷三

六

適中者為率。或同地所買之米。買時不同。價有貴賤。則後至者量加。官為隨時出示。定價外來之米。賣與鋪戶者。照鋪戶入價。不得以其異商而減少。本地之米。賣與散戶者。照鋪戶出價。不得以其豪右而增多。惟請照採買之米。立簿稽核。不得運販他方。外來之米。去留聽其自便。如此則市價平而人心亦平矣。一人採買獲利。繼起採買者必多。而採買之家。挾貲重往。源源不絕。一石之銀。可收數石之米。則地方之糧食自充。商販之事。兼得惠濟之名。則富民之捐賑亦樂。此彥槐曩者在金邑

辦災勸民買米之大略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惟鑒察。至宋悅研先生所云。吳下米舟來者頗多。欲仿長中丞撫吳故事。借帑截買平糶。後歸款。此固非常之恩。縱三郡一州二十八縣之災。黎未必皆能徧及。然多此數十萬米於民間。終有益無損。惟事歸官辦。不能不經胥役之手。是在區畫盡善耳。附呈拙詩二首。伏乞教定。諸惟為國珍重不宣。

見聞續筆

卷三

六



見聞續筆卷四

婺源 齊學裘 于治

方蓮舫年丈庶餘偶筆摘錄

香煙結字

康熙間全椒廣文孔先生軼其名聖裔也。某年丁祭見香煙繚繞成雲中現漆雕開三字。逾時而散。人以為精誠所致。孔公壽九十有八。前明賀相國逢聖相傳司鐸。應城丁祭日。香煙結仲由來享四字。靈感正同。

貯顏室

見聞續筆 卷四

六安鄧氏藏顏魯公墨跡。室曰貯顏。嘉慶乙丑。余欲乞觀。諭知早被豪奪。所存者鈎本也。嗣閱梁間山先生嶽論書筆記。鄧氏所藏實蔡明遠帖也。真希世之寶。

碑搨貴肥

唐碑搨無不肥者。不可得矣。宋搨已稱希世之珍。北宋紙粗。南宋紙細。皆羅紋也。字腴厚。凸出紙上。手摩似有稜者。然顏魯公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有云。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可知唐人鐫碑版文字。無不肥者。其明徵也。

南宋殿試題名錄

南宋文信國榜殿試題名錄一本。人名下兼署小字。蓋當時體例也。余見之於壽春孫春墅。國榮齋中。

金鵝山墓地

德清縣金鵝山。為後漢海昏侯沈戎墓地。葬之日。金鵝翔集。時有金鵝鳴。沈氏興代。代出公卿之謠。而沈氏遂自三國六朝。唐宋迄今。人文弗替。考其譜繫。足為千古以來第一巨室。

古罇

見聞續筆 卷四

宋洪文敏公年譜。紹熙三年得古罇一於長楊縣。蓋虎罇也。公家蓄古彝器百種。以虎罇為冠。又據容齋續筆考證。古罇于精核之至。予家亦有虎罇。高二尺餘。規制與洪公續筆適相合。

石筍祥兆

烏程閔氏。浙中巨族。代有偉人。其始祖墓前。神道兩旁。每產石筍一對。出土數寸許。是年准有登甲科者。

閔莊毅公絕對

莊毅童年有朝貴。至其家。適上元節。封公設席。莊毅隅



坐朝貫云。上元不見月。點幾盞燈。為乾坤生色。命莊毅屬對。莊毅甚窘。忽聞街市金鼓聲。乃朗吟曰。驚蟄未聞雷。擊數聲鼓。替天地宣威。識者卜為名臣之器。

### 豐道生書法

豐道生字南禹。官吏部考功司。在香光前。工書有評論。書法一卷。議論高超。當時書家少所許可。曩見前湖守趙季由先生。學轍藏手卷一軸。真草篆隸。無法不備。蒼秀古健。迥絕凡蹊。圖章印泥更佳。世罕見。

### 二龍戲珠地

見聞續筆

卷四

三

明華亭相公徐階。家世寒微。封公。傭於常州。年老而歿。士人憐其長者。給衣衾。用兩缸合殮。葬諸二土坡之間。後有精堪輿者。審視其地。問係塚乎。此間地形如二龍戲珠。棺用圓製。始合。土人告之。歎其暗符道妙。

### 不傷水族德報

杭州相國徐文穆公之父。尚書文敬公。始顯貴。文敬之封公寒微。居錢塘江邊。母子午潮退。將緣岸數十里。水族親掃入江。不傷一物。自少至壯。無間一夜潮極大。巡江武官見潮頭火光一團。大風湧入徐家。敲門以告。適

文敬公誕生。遂以潮名。

### 徐文穆聯句

文穆曾任湖北藩司。二堂有對云。飲建業水。食武昌魚。千里馳驅。到處聚觀。香案吏對紫薇花。撒金蓮燭。九霄瞻仰。何年却向帝城飛。集句典麗自然。

### 福文襄決卜

福文襄郡王督師經陝。途中奏摺已拜。欲得卜者以決之。縣令某以駱進士師璟薦。卜得晉卦。王欣然曰。我名福康安。晉康侯大吉之兆。人知文襄將畧寇時。不知其

見聞續筆

卷四

四

儒雅敏決如此。駱滁州人。時在陝司書記。

### 天后顯聖

文襄督師征臺。浙閩制府家勤襄公隨行。舟至海中。忽不能動。王焚香告神。良久見遙天一線。迎面而來。乃一小舟如瓜皮。然直衝大船。風濤洶湧。逕至臺城。削平巨寇。紅旗報捷。請加天后封號。凱旋致祭。得旨允准。而大魚已先在海邊相待。閩人以魚為有知也。

### 浪頭湧月

勤襄公嘗云。某年過臺。月既望。夜方二鼓。坐船頭。見洪



波巨浪千重萬疊。每一浪頭湧出一月。環海皆明鏡照。耀真大觀也。

海虎

勤襄公度大洋。見一虎海中躍出。爪按船頭。船竟不動。一老篙工從容持香。請公拜神。以香擲虎頭。虎入水不見。舟乃長行。

夢白虎踞座

直督桐城家懋敏公。少時奉其祖父。戌黑龍江。有淮安劉叟亦在戌。一日劉夢白虎踞座間。清晨懋敏以覆服

見聞續筆

卷四

五

謁叟。坐次適如所夢。劉厚給之。且以女許字焉。懋敏扶輿入關。行至直隸某山澤中。軸折險甚。有寺僧端坐。入定。遙知之。百餘里徒步往勞。公後任直督。感其義。重新廟宇。

酒量甲於天下

長洲顧俠君太史。嗣立。酒量甲於天下。

酒錢二十餘萬

劉文恪公相傳。前身為鍾離雲房公。非前門湧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生史望之尚書。致儼核公飲數於

樓肆據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會醜遺不計也。公廣額豐頤。濃眉紫翠。雙目炯炯。不見白精。望之如祥雲捧日。榮光出河。

食量懸殊

謝金圃侍郎。每日兩餐。飯僅半盞。達香圃總憲。每日常饜之外。必得豬頭肥鴨金腿油雞四種。率雙分以爲常。惟吳香亭少宰。招飲必到。二公皆游清華躋通顯。而口腹之量殊懸。

夢唐錢起來謁

見聞續筆

卷四

六

金圃侍郎典學江蘇。夢唐錢起來謁。稱門生。甚異之。翌日點名。果有名錢起者。侍郎以前賢名不可襲。乃改啓字。卽湘舫三元也。

夏王建德墓

湖州毛吟樹閣學。督學順天。考廣平府。適屆歲除。新正二日。府署演戲。侑酒三更。後回院。忽抱病甚劇。一晝夜而薨。蓋廣平府大堂暖閣下。有夏王建德墓。向不開。一時偶忘之也。梟雄之爲祟亦烈。

蝦蟆入鼻



香亭侍郎。文名甲天下。聞公襁褓中。每睡。家人開牀。帳見小蝦蟆跳躍。人公鼻中。殆猶歐陽公前身。鶴鶴與。

平侍郎前身是僧

山陰平寬夫侍郎。乾隆壬辰二甲一名進士。初封公。與高僧友。叩其清修何益。曰。願與我公做兒子。封公以爲戲言。卒封公夢僧來。願往公家五十七年。官二品。翌日而侍郎誕降。一生畢驗。

太平宰相

乾隆癸卯東武劉文清公典京兆試。茅耕亭閣學。元銘。

見聞續筆

卷四

七

分校得蔣礪堂相國。攸銘。卷呈薦公先關詩。詩題仙露明珠。第二韻。夜靜珠騰采。天高露洗秋。公用墨筆。重圈十字。撫案曰。太平宰相也。滿堂賀得人。真不愧風鑒人倫矣。

憂謚

南昌相國彭文勤公疾革。協揆河間紀文達公往問。文勤書一敏字於文達掌。文達領之。彭公於謚不喜敏字。紀公時爲大宗伯。故以爲屬。昔李西涯臨終。憂謚楊一清以文正請。古今人有同情也。

紀文達誕降仙人避居

紀文達未誕降時。家寓仙人。歷年已久。倏辭謝將去。問之曰。兵部尚書至矣。村中有大火。毬光焰燭天。每夜羣相喧逐。恐被災也。精於目力者細審之。見嬰孩棲其中。靈警異常。一口火毬至公家。遂息。未幾公生。

奏字卜鼎甲

嘉慶丙辰會試。某尚書招飲公車。適本衙門以奏稿來。畫尚書即指奏字卜。今日坐間有無鼎甲一人。應聲曰。三人之中有二人。時狀元趙介山觀察。文楷。探花帥仙。

見聞續筆

卷四

八

舟中丞皆在坐果如其言

珊瑚頂裂

初頤園尚書。彭齡。長鬚髯。望之尊嚴若河嶽。然夏月御園侍漏。忽聞涼帽頂有聲。急脫視。乃珊瑚縫開裂。未幾緣事罷職。

紅蜻蜓十二對

嘉慶庚申趙介山殿撰。文楷。李墨莊員外。鼎元。册封琉球中山王。精於煉丹。磁碟融凝。送兩天使到京。後始知從碟底敲開。藥方附焉。內有洞庭湖君山紅蜻蜓十二。



對

待漏默誦經書

曹文正每奏事手捧黃匣。必高於頂。屢典春官。終日危坐。堂皇盡心衡校。朝房待漏。坐而假寐。默誦經書。數十年如一日云。

太常仙蝶

太常仙蝶。都人呼為老道。見者必有仙緣。吾師紫垣先生。夏月退朝。兒孫輩削瓜以進。忽有蝶飛來。棲瓜上。飲啖。公知其異。肅然起敬。冉冉而去。明日遂拜兵部尚書。

見聞續筆

卷四

九

劉阮重來

嘉慶間阮太傅撫浙。督兵駐台州。適學使少宰劉公。鳳詒按臨。同遊天台。樹劉阮重來之坊。

白青麒麟

白相國麟。字玉亭。初封公。夢至古廟求子。神人引登殿。公見案上黃白青三麒麟。欲取黃者。神急收去。謂此非汝所有。以白青二者與之。後生相國及皂麟。亦官武職大員。

汪薰亭先生

休寧汪薰亭先生。乾隆丁酉優貢。受知於學使秦公。湖

屢困秋闈。就藩庫大使。而缺難得。戊申春。在秦公邸第。看馬弔牌。竟誤投供。年逾五旬矣。旋擢科甲。入翰林。官

至閣學。壽近大耋。先生光風霽月。獎掖後進。余與公子忠均為丁卯同年。

程魚門編修

程魚門編修。晉芳。隨園畏友也。久因公車。乾隆辛卯元旦。早朝回。擲骰子。以六紅色決春闈得失。至晌午不見。最後舉手一握曰。盡在此矣。擲仍不得。乃連盆拋擲。院

見聞續筆

卷四

十

落家人暗中拾取之。皆六紅也。果雋。

章相國名言

錢塘相國章文簡公。嘗語守令為官者。動言去弊。弊乃養人之物。豈可輕言釐剔。人以為名言。

桂文敏前身是僧

少司農長白桂文敏公。鞫案湖南。行至武昌。疾歿。時曹文正與公同掌翰林院。先一日。文正夢司農辭行。返杭州。理安寺。翌日而遺摺至。文敏前身。殆為理安寺高僧歟。



陳酒療病至孝格天

河南李太史師舒由天津守擢江南糧道。太夫人老年病癱。患倏。署中掘地得古甕。乃陳酒也。適老僕病噎。試之而愈。遂供太夫人飲。及半。霍然。臻上壽。李公奉母稱至孝。人以為靈感云。

汪文端起幽拔滯

嘉慶癸酉。汪文端師典試兩浙。將出都。語門人曰。此行必起幽拔滯。及榜發。果獲耆雋。多久困棘闈者。

記楊忠武公軼事三則

見聞續筆

卷四

十一

徽弁時被賊衝突。獨騎下山。賊黨逼近。公無計可施。乃下馬箕踞路旁。匪追及。但相公之面。用鼻作聞嗅狀而去。

公破道口。僅率家丁二百人。乘所獲野黑騾。長鬚結辮。以身先之。時賊氛擁塞道口。見公至。儼若神人。爭先快睹。路分兩開。大兵接踵直抵滑城。

公任固原軍門。新年駐省。監司留上元觀戲。某公登場演。聞鈴。公扮陳元禮。時有竹枝詞一絕云。莫笑梨園弟子行。堂堂司道也。登場無端演出長生殿。龍虎將軍又

姓楊

記楊邁公中丞護相法 四則

乾隆甲辰。公登第。年逾四十。殿試十本進呈。新進士齊集。宮門聽宣。或以狀頭問公曰。我方物色。適見一人極雄偉。必此君也。有心者遂向禮曹手摺暗叩之。乃茹古香尚書。茶也。有頃。奏事官呼名。果茹公第一。公用主事。分兵部。告歸。人問之曰。十年不利名場。五旬外出仕。不過十年。外放必至封圻。

初守淮安。因公踴勸。朱恕齋方伯士達時為諸生旁立。

見聞續筆

卷四

十二

公詢知為詠齋尚書文定公之胞弟。他日晤封公郁甫。先生賀曰。次郎爵位將來不在長君之下。

嘉慶戊寅巳卯。公由浙撫內遷壽州。孫晴軒樹南隨任京邸。公一見謂紹泉丈曰。賢郎一舉可必。晴軒果於道光乙未北闈獲雋。

惟德動天

道光丙戌。逆回蠢動。七月二十日。陝督西蜀楊忠武公接欽差大臣關防。未刻。大雷雨。長白長文襄公由伊犁總統授揚威將軍。十一月接印。大雪。雷電交作。易



日師貞丈人吉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信然。

忠烈塚裂

收復四城。首逆逃遁。揚威收死。事員弁兵丁骸骨。齊瘞一塚。名曰忠烈。奏請。旌表塚將成。忽然開裂。不可復合。蓋貴賤難分也。隨征將士環塚哭禱始合。

海蘭察公

海公蘭察。勳威顯赫。文武屬官。少所許可。聞公會與甘鳳池友。精武藝。膂力過人。心慕久之。督師至滇。一見傾心。下交折節。

見聞續筆

卷四

三

公在南河專理度支。而修防悉中。河帥蘭公。第錫其相。得河標中軍某驕縱不法。面折不悛。公怒曰。自離軍營。勇技不用久矣。曷先試吾拳。再請上官參奏。何如。某雙跪乞罪。自是奉公唯謹。

斷碑硯

同年齊梅麓。有磚硯一方。長四寸。碧色腴潤可愛。背面數字。蘇公墨妙亭詩。盡以斷碑為硯。以碑陰開池。左角鐫小字銘曰。身可汗。心不可滅。藏千年。化為血。款晉道周二字。後閱金石契一卷。內有摹搨古硯一方。長

亦四寸。背亦墨妙亭詩。正面乃王陽明先生款識。新建裴氏家物。梅麓所藏。武進錢氏家物也。

周文矩雪擁藍關圖

梅麓有雪擁藍關馬不前手卷一軸。忠臣去國之懷。溢於楮墨。周文矩真跡也。

談星命

梅麓精天文推步。造渾天儀。嘗言談星命者。須生人時。將經緯度於皎日下對準方驗。若僅據某日某時推算。毫釐有差。休咎或爽。內外盤往往不符。識者避之。

見聞續筆

卷四

四

吳玉駟侍讀

全椒吳玉駟侍讀。幼時敏慧絕倫。十行俱下。一日封翁指大士像曰。觀音試對之。侍讀應聲曰。流火翁曰。不對。侍讀曰。音不可觀。而觀火不能流。而流以義對耳。翁大奇之。又一日讀論語。塾師以子日上一圈命作破題。侍讀援筆立就。破云。於聖人未言之先。渾然一太極矣。塾師曰。此子吐屬不凡。必大貴。昔李韶賦梅花。孫文簡詠紅燭。戴大賓月圓風扁馬嘶牛舞之對。俱以神童稱。侍讀何讓焉。



節婦求傳

桐城姚姬傳先生蘇主講鍾山。婺源有某節婦。託戚人為木商於金陵者。求先生立傳。木商忘之。無何節婦歿。又幾年而先生歸道山。節婦降神以責之。薦道場禮醮始息。

章解元

乾隆甲午。江南首題。亨禮有容色。解元為青陽章君道。遲至嘉慶壬戌。始捷南宮。見總裁長白玉文恭公公。持手版熟視良久。曰。昔年甲午江南榜首。同君姓名。其

見聞續筆

卷四

五

首藝我輩誦習久矣。章君起立曰。即門生也。公乃愈服。

暗見題字

乾隆庚申南闈首題。述而不作一章。主試不重末句。嘉慶庚申全椒吳小山孝廉巒進頭場。昏夜題紙。至號暗中見一作字一彭字。俱碗口大。然燭視題。與前科同。因悟闈中衡文。必翻前見。後二比竟從老彭上發議。遂雋。

夢出天榜

嘉慶庚午南闈。徽州一老叟。夢看鄉場題。才字當首。俄頃出天榜。僅記第四名。牛雲芬是科題。才難四句。揭曉。

看全錄。牛雲芬乃倒數第四名也。

蕭進士

乾隆戊辰會試。題好人之所惡一節。定遠蕭進士比捷。中式。謁座主長洲尚書沈文愨公。公誦其中比兩末句。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安所得舟楫。監梅霖雨。贊不絕口。大興朱文正公。蕭同年也。撫皖過定遠。訪其子孫。厚卹之。

治化之隆也

道光癸卯北闈。南元某出馮太史桂芬房。馮在闈中。夜

見聞續筆

卷四

六

聞牕外有人讀治化之隆也。啟視寂然。心異之。翌日薦某卷。主司定元後看首作對比少一起句。調勘墨卷。恰治化之隆也。五字。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豈偶然歟。

張孝廉

泗州張孝廉士愷。戊子舉於鄉。首題靈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孝廉以此章書原憲自記立意。通場所無。遂雋。孝廉天姿敏捷。下筆成章。會試報罷。將出都門。同人屬賦長排。首韻限頭字。孝廉應聲曰。別路難分手。天街想狀頭。



見聞續筆卷五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方蓮舫年丈蔗餘偶筆摘錄

黃琴士詩

巢邑楊體之大令。欲仁重遊泮水。適合孫入學。繪圖索詩。全椒黃琴士茂才。典五步東坡石鼓歌韻。妥帖排冪。附錄於此。

君捷南宮歲乙丑。英姿卓犖追堯叟。何意金閨著作才。腰箱墨綬風塵走。豐城我我資保障。鏡懸虛堂碑

見聞續筆 卷五

在口惠澤羣高鄭渾名。清風遠紹關西後。自從解組還居巢。恥談驥駑軼二九。浮槎嵐翠霽須碧。閑隨漁樵問花柳。有時著書擁百城。元精耿耿羅星斗。有時忽作方丈字。浪掀墨海風生肘。有時作詩抗元白。秀擢心苗去稂莠。有時畫梅兼畫松。冰肌鐵骨歲寒友。俗子亦解弄柔翰。何啻豨苓並馬藪。先生嗜古更成癖。漢塚秦碑搜隸蚪。半生足跡半天下。公卿折節迎耆耆。經談白鹿義不繫。書傳黃耳人誰啖。歸家一硯授孫子。珍重有若彝與自。年少翩翩入贊序。儀贊禮

官樂奏暇。先生時年七十七。魯殿靈光埒响樓。芹宮重到甲子周。諸生濟濟瞻楊厚。回憶同遊泮水人。姓名幾欲忘誰某。飽啖紅綾已陳迹。再著襦衫亦希有。橋門含笑攜瑤瑜。小雅陳詩祝枵枵。精神福澤天所昇。那羨神仙龍作狗。丹青淋漓走顧陸。吟哦雜遝來曹偶。竭來書劔遊治溪。僧舍清閒歡聚首。仰視北斗何崇隆。氣吞天槍及天楮。昔余塵鞅羈廣陵。長吉文章任手取。謂李中兩年絳帳依春風。為我湔滌胸中垢。忽忽已經廿四年。潦倒一瓊仍株守。披君圖畫讀

見聞續筆 卷五

君詩此詩此畫雨不朽。他日瓊林重赴宴。四海人知松柏壽。

李忠定印歌

李忠定公印歌用昌黎石鼓歌韻

篆文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李綱印旁鐫靖康元年勅賜壽州孫飲生中翰所藏

忠定李公有遺印。飲生家醜示我屬我歌。南渡業已棄淮汴。拈韻誰克希。陰何印方四面一寸許。字體柳脚兼虞戈。靖康元年紀勅賜。玉石光潤磨琢磨。親征行營名號壯。紅泥摹勒宜輕羅。公之聲望儼趙鼎。立朝丰采咸



我。我。奈何大廷失其政。權奸盜竊持太阿。止印直可擬  
鐵券。寶器定有神鬼呵。花石腰民力竭。撫字安得循  
南訛。公登進士隸邵武。釋褐曾瞻孔壁。麟鳳在郊應  
時瑞。鈞天廣樂鼓靈鼉。提舉安置屢顛蹶。龜山悵望手  
無柯。作相僅能七十日。斜陽返照如織梭。駭絕魏公山  
蜚語。此老行事豈委蛇。况復金牌召良將。之水而外僅  
曹娥。回首中原半淪喪。傷哉漢廣江之沱。却溯我公策  
仕初。早在政和與宣和。陳東搥鼓訴公屈。權辟誰實司  
其科。歐陽澈戮倍慘酷。善類漸滅何其多。和議已成甘

見聞續筆

卷五

三

忍辱會見荆棘埋銅駝。此印無乃竟虛設。三湘八閩勞  
經過。人生精骨自有限。奚堪既切仍復磋。尤恨伯彥與  
潛善。更工譏譖與風波。公竄南荒不許赦。刑章國典真  
偏頗。宵小鬼蜮緣底事。全軀保室匪有佗。建炎當之視  
人面。用人行政誠媿媿。遐想我公當此境。抑塞無語空  
摩挲。君從何處得此印。助我酒興長吟哦。好將搗本慎  
藏弄。譬如名帖珍羣鴉。稽之史傳數百載。流光瞥去洵  
刹那。彼著夢夢信難測。獨使賢傑遭坎軻。公之精爽寄  
斯印。應懸霄漢凌山河。題詩願和石鼓韻。敢云學步翻

蹉跎。川杜詩蹉跎翻學步

劉南溪

劉南溪先生司鐸嘉定。皖撫朱文正公語之曰。錢竹汀  
官詹邑之馬鄭也。及之任常請業焉。先生脩黃文節公  
祠。培人才。辦荒政。浚水利。時汪稼門制軍志伊秉臬吳  
門。將擢民社。乃引疾歸。竹汀老人隸書楹帖為贈云。治  
經欲繼胡安定。養士還如許正平。道光壬午夢令孫嘉  
兩獲雋。頭題弟子入則孝一章。檢歷科考畧。乃乾隆乙  
酉江南鄉試題也。乙酉嘉嗣果領鄉薦。乙未成進士。

見聞續筆

卷五

四

天門開

先生幼時讀夜書。三更後見天上西方開。一長方洞深  
邃之至。良久若關閉。然入室以告。封翁曰。此天門開也。

天開眼

予守湖。家人夜半聞天上雷聲。仰視開一長條。兩頭尖  
中間橫潤如棗核。然或世所謂天開眼歟。

三絕

王子安滕王閣敘。范文正岳陽樓記。勝地高文。江山生  
色。我朝凌泉莊廉使燭翁潭溪閣學書敘。張文敏



書記皆刻諸屏風信三絕也

黃鶴樓太白堂楹帖

樓未起時先有鶴筆從閣後更無詩曾大令行東題黃鶴樓太白堂楹帖也。超妙之作。足冠斯樓。阮太傅總制楚申命去之。然早已膾炙人口矣。

仙跡

香光謂呂仙東老詩類張長史題黃鶴樓似李北海仙書尚以名家為師。余觀西湖金鼓洞山門飛來野鶴墨筆四大字亦仙跡也。儼然香光筆法。神仙又奉香光為

見聞續筆 卷五

五

師矣

堪輿

檢歛某有應京兆試者。精堪輿。先覓小寓。相正屋中間安牀。必中元。乃前一月移居焉。旗人正屋中間向不設坐。為祖先神位也。某夜設榻。晝則撤之。八月初六日午後程蘭翹太史昌期強借宿焉。竟獲南元。

錢金粟為冥官

官星楣侍讀煥與同年錢金粟學士林同寓上斜街。金粟素稱冥官。一日問星楣君有何感。星楣不解。數日又

問。星楣怪之。金粟謂近在殿上屢見君。星楣不樂。已而果病。金粟解醫。密告其家人曰。不起矣。及卒。往唁。屬孝子迴避。自攜一大紙包。至靈前。默祝。焚化畢。大哭而去。

余姓老人

余姓老人寓巢縣運漕。鎮人莫測其來由。言語行止似風顛。善醫多靈異。人呼之為神仙。徐山民太史江延治封公。疾問何時痊。答曰。老者安之。太史嘉慶甲子舉於鄉。乙丑春闈。頭場題老者安之三句也。三場甫完。而封公之訃至京。太史亦登甲科。

見聞續筆 卷五

六

鐵舟和尚

鐵舟和尚。楚產也。畫筆清超拔俗。蕉園制軍慶保官吳中時。招同張船山翰林問陶讀書評詩。傳為韻事。

風鑑

四川金孝廉某善風鑑。名動京師。道光丙子。相余曰。科名中人行將方面矣。贊新橋太史丙章亦至。金曰。此翰林也。目勝君外臺亦速。官至方伯。子僅一點。後歷歷皆驗。

子平



內城劉督子平精絕見賞於汪文端師聲價十倍。

傳神

東坡謂龍眠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合肥施墨凝工傳神能為人懸掃作像雖無一面之雅而不爽毫髮孫陶圃詰祖屬寫四十賢人圖直似書家背臨法帖者然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

奇技

閩中有織畫乃裁紙條以組織與刺繡無異蕪湖湯天池製鐵畫山川人物鎔鐵鍊成揚州包君翦紙作書畫見聞續筆

卷五

七

精奕

皆奇技也宋芷灣觀察湖工書法晚年作字與到時隨手取物書之不用筆而古意磅礴聞瘦瓢以墨水洗兩足踐踏白紙為無數毛蠟墨水浴臂坐壓紙絹側身而起便作巨桃斯又入神出化不可以恒情度矣。

合肥周天敘精於奕昔館子家體肥大無鬚或以美髯戲之由是大鬚之名著淮南北有僧慕名來訪當局對著互執牛耳時稱國手者毗陵潘君一人而已評者謂天敘僅亞之潘就成邱聘名噪都下惜未與周一角伯

仲

夢老子

桐城茂才劉孟塗開工於詩公卿延譽曾夢老子邀其適館後亳州刺史聘脩志始悟偈月下獨酌問僕人時刻云夜大半長嘯曰可以去矣端坐而逝。

能言前世事

錢竹汀宮詹不取輪迴之說蔡生甫學士之定前身實為老嫗晉撫申文恪公能言前世事趙虛舟太守玉能言前三世事。

見聞續筆

卷五

八

崆峒山

崆峒山黃帝問道處山如束笋孤高無輔大佛寺頭天門居山之腰登者挽鐵繩穿石壁蟻旋而上躋真武殿兩楹為李老君殿銅像八尺巖峻如生其巔有玉清閣隨園嘗以未至為憾余過平涼攬勝有詩。

天下第一

塗山禹王廟銀杏天下第一樹宜聖殿比干墓隸碣天下第一書真定大佛天下第一佛閩中萬安橋天下第一橋金陵報恩塔天下第一塔。



求雨鐵牌記

湖州郡庫藏求雨鐵牌。仙跡也。乾隆間前守雷公。有記予搜獲。刻入金井洞志中。並附錄於此。

古者郡國旱。公卿行雩禮。閉諸陽門。與土龍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處禮也。丙午春。余奉簡命守吳興。故事。歲五月二十日。太守率僚佐。具牲醴。往郡北弁山之黃龍洞。致祭於龍神。答神祝也。四載以來。雨暘時若。上下安之。已酉夏。不雨者兩月。民心皇然。走告余。願請古所遺鐵牌者。以祈之時。惟設壇通蘇。

見聞續筆

卷五

九

日與諸從事徒步禱天寧寺。至所云鐵牌者。余固未之知也。有老僕進而啟曰。昨郡圃愛山臺。大風拔木於址下。見一古鐵形模甚異。將所謂鐵牌者。非耶。亟取視之。土花剝蝕。隱隱現五星靈文。果鐵牌也。隨割牲塗。覺遺法曹王君。實往山麓。懸諸洞中。不數刻。天油然作雪。雨如注者累日。田野霑足。槁枯勃興。向之皇然待澤者。一朝頓解其隱憂。以此見天心之仁愛斯民。而神物之不終湮沒也。願牌之所由來。不可以不記。按宋真宗朝。遇旱禱黃龍洞。輒應。遂錫金簡。放

爾雅簡謂之畢。說文云。簡。牒也。又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古以竹木。唐宋以金玉。大中祥符間。有玉牒文。其明徵矣。明初已無復存者。潘羽士桂源鑄鐵牌。以實之。夫鐵。本金屬。牌者。榜也。緣有紐。故謂之牌。其義即取諸此。歟。若夫霈澤宏敷。休徵立應。則神之靈也。民之福也。余何力之有焉。爰敬謹貯藏。為後之守此土者。備雩祭之一助云。

黃龍洞

黃龍洞。山水奇僻。郡人姜虬。號大海樵。人創為志。招

見聞續筆

卷五

十

華亭李鍊師。絕幽鑿險。盡攬其勝。有七古一首。錄之。可當臥遊焉。

忽然一石如岩。忽然一石如軒。忽然一石如疎。樞復有一石如竹節。亦頂一石如芝莖。如蜂巢。亦如檐。冰如壁。爐竈如瓶罍。亦如雲氣。繚復榮。又如波濤。勢湃湧。自高自下。不記名。千雕萬鏤。皆殊形。其實一氣呵成。仙人秘此三千齡。山中老翁髮星星。了了掌故多分明。問之不辨。訝人驚。海樵山人搜丹經。青牛道士來華亭。奇情一發。山膽橫。開山伐石呼雷霆。



洞中小仙不敢守。舉火任我衝風行。從茲靈秘齊開。生自來遊客俱蒙。因思此外絕壁上。尙有空洞南。西向五五三三制。各殊通中大率皆奇狀。會須一日遊一洞。或引丹梯或飛控。那有癡人敢我隨。世間好事惟爾共。

吳興西崦梅花

吳興西崦梅花不減沈。濱觀桃也。山麓居民皆管姓。實夷吾之裔。其社神祀鮑叔牙。宜哉。

定海大寺珠寶觀音

見聞續筆 卷五

十一

普陀山隸浙江。定海大寺有珠寶觀音一尊。昔年紅毛國人藉拜佛竊去。至大洋海水陡湧。蓮座舟不能進。送回。

神鐘菴

懷遠洛河。亦地名馬廠。明季家汗青太史之先某公見大蛇亘於道。祝之曰。爾若有靈。當廟以妥之。蛇遂行。至路旁盤曲焉。因建東岳廟。廟成獨少一鐘。廟距河遠。忽一年大水泛漲。河中白來一鐘。宏古厚。又稱神鐘菴。瑪瑙大士寶相。

許玉年大令。乃穀有瑪瑙鼻烟壺。瑩白可愛。上半纏絲如雲。一毫不亂。平底光明。大士跌坐合掌。僅黃豆大神采宛然。

貓石

湖北省城東門外。長春觀大殿階前。青石內有貓。宛然如生。水澆石面。則鬚毛畢現。相傳貓聽經入神而化。殆所謂精誠貫金石歟。

顧夫人墓志碑

太湖北門外。牧童見羣豕於泥土中。搜得一石。遂取爲

見聞續筆 卷五

十二

抵門之用。夜半忽聞婦人叩門曰。我顧夫人也。吾女苦節多年。載於碑。勿以廢石相棄。願送學署。旦明拭視之。果故宋顧夫人墓誌。並載其女爲進士黃忱之妻。賢而守節者。遂以碑呈余。弟士彞列其名於總坊之首。碑立節孝祠中。

記西域軼事 十六則

海馬

伊犁三台海子。周圍數百里。四山環繞。空水澄鮮。島嶼中有海馬。人常見之。水清列異常。或擲草石等物。立刻



湧上邊岸。殊不可解。

葫蘆天池

烏魯木齊。巴克達山。高峯插天。冰雪不化。山頂有天池。二形似葫蘆。清冷可愛。闢闢之初。某將軍欲引池水通渠。水不下注。相傳為達摩面壁之所。仰視峯尖。如在天際。不能上矣。

巴里坤八景

巴里坤八景曰。天山松雪。蒲海鼉城。岳臺留勝。我朝岳大將軍駐兵山上。尖山曉日。鏡潭宿月。黑溝藏春。龍宮煙柳。秋稼堆

見聞續筆 卷五

圭

雲。惟岳臺最雄傑。前有八陣奇門。兩旁能容萬馬。黑溝去城三十里。路難行。一入山內。豁然開朗。蒼崖絕壁。別有洞天。惟高處不勝寒。風雪無常耳。鼉城海中。蜃樓也。天陰則現。龍王廟。獨有柳樹。他處絕無。故有煙柳之勝。

石人引道

鎮西府城外三十里。路旁石人一坐。雍正間。岳威信兵行迷路。深夜有兩人引道。天明視之。則兩石人也。不解何時移。其一至奇台城外。此間石人高四尺。頭大而面上。畧具眼鼻。近能行動。踐踏田禾。土人建圍牆木柵。以

限之。兩石人。余皆見焉。

燉煌太守碑

漢燉煌太守碑。在鎮西府關帝廟。石質年久。光明如黑。玉相傳。搗本能避風。船上攜之吉。

天山松樹塘

南山口松樹塘。去巴里坤二百里。天山絕頂。松樹極多。異草奇花。流泉百道。對面山脚下。沙坡橫長數十里。獨無青草。唐營沙壓。至今常聞金鼓聲。

姜信本征匈奴紀功碑紀異

山脊有唐貞觀十九年。姜信本征匈奴紀功碑。守將砌以石屋。不使人讀。讀之則風雪立至。余往返經行。歷驗不爽。道光戊子二月。伊犁領隊大臣某。東旋看碑。忽大風揚沙。走石。雪片如席。某趨馬下山。雪深丈餘。巴里坤廠馬壓死無數。行路不通。文書隔絕。其異如此。據紀文徵事堂筆記。為侯君集平高昌碑筆誤也。

福文襄碑

福文襄郡王碑一坐。

關廟聯句

見聞續筆 卷五

西



關廟據山之勝。聯句頗多。唯徐星伯太史松有句云。赫濯震天山。通萬里車書。何處是張管岳壘。陰靈森秘殿。飽千秋冰雪。此中有漢石唐碑。

哈密苦水

哈密以東至安西州。千餘里。中多苦水。夏秋之季。土人鑿地引泉。僅足供用。若遇徵調。短絀時形。丙戌秋。大兵過境。楊忠武每下車。必先探水源。源不竭。克敵之兆有徵矣。

漢張騫碑

見聞續筆 卷五

五

伊犁西南卡倫外那林河草地。羣山圍繞。中有大海。海沿有碑。相傳漢張騫立。松浦浦相國筠遣人摩搨。字在。有無間。不可辨識。昔有筆帖式某。隨大員經過。見一石。矗立。畧具人形。遂用筆戲寫眉目鼻口。有頃。暴風大雨。人馬難行。大員望山禱祭。有心者潛往看石。則墨戲已被雨淋。淨如拭矣。奇哉。

浩罕

浩罕一大部也。有兵四萬。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適合古法。強悍甲於回部。

和闐。和闐人皆唐衣冠。相傳唐裔也。

濕死乾活草

伊犁有草。生石面上。紅花。嬌艷可愛。家家用衣線懸於窗榻間。見水則萎。名曰濕死乾活。

札義烈公現像

札義烈公。伊犁將軍保文端公之父。乾隆間。葉爾羌殉烈。至今城門上時現公像。伊犁南門外龍王廟。相傳龍神像。確似義烈公。

見聞續筆 卷五

六

鴉換班

伊犁白頸鴉。十月從南路飛來。烏鴉飛去。二月烏鴉北來。白頸鴉南去。謂之換班。

夢竈君

勤菴十六叔父。丙子夏五月。夢至大字深巷。一人黑衣冠。貌甚偉。念必竈君。長揖。唯謹。祈決科名。竈君稱公為進士。許來春會試。但不連捷。及退。竈君送至階下。云。將來用知縣。只可做一年。是秋登賢書。已卯成進士。即用知縣。分發廣東。亦未赴省。王楷堂比部已亥夏。公夢陳亦有筆記



月漁孝廉雙云。今科君家中三人。公答云。只聞東園中一人名方遠志。迨南園揭曉。從弟鎔中式。鎔所居即東園也。而六安徽州中兩方姓合鎔果三人。是秒子子濬願北闈獲雋。遠志子子七歲。隨任時自名人無知者。夕除生兒未滿三朝。成兩歲。老對語也。從無屬對者。今春公偶於枕上得句云。端陽刈麥纔過首。夏又新秋足。稱名雋。

老道

嘉慶丙子七月。余補中書。次日將出門。見廳右窗上有老黃色蝴蝶飛繞。心甚異之。時兒子灌願願生周年餘。小見聞續筆 卷五 七  
髮頰之嬉戲。捉以入室。家人素知有老道。棲諸紙匣。待余歸。急取視之。神采不凡。捧至院中。且默祝焉。但見兩翅一分。干霄直上。真仙品也。時寓賈家胡同。

劉節婦示夢

再從弟蓉輝宅居南街。有劉家牌坊。歷年所矣。道光某年。劉姓遵例具呈移去。一日蓉輝夢婦人眇一目。語之曰。我真節孝也。一坊奈何折毀。蓉輝駭然。詢之。故老劉節婦實一目。蓉輝為之立碑於大道之側。

長生術

餘齋公觀察西江。曾見一老人百二十餘歲。問其長生之術。答曰。一生只是不動心。記某年入山。遇猛虎。亦復毫無驚恐。公聞之。肅然。

見聞續筆 卷五

六



見聞續筆卷六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方蓮舫年丈蔗餘偶筆摘錄

吳學士

全椒吳山尊學士。嘉慶時封公。衣言先生見僧人入室。是夜學士生後。登己未進士。列詞垣。開春坊。受知

仁廟。嘉慶戊辰乞養歸。曰。主講梅花書院十餘年。卒於揚。先是有人贈白鶴一隻。學士留養家園。忽一日長鳴。冲霄而去。家人異之。未幾而凶耗至。願君千里以獨鶴

見聞續筆 卷六 與飛挽其額。蓋紀實云。

福大宗伯

長白福大宗伯慶工詩。熱河回京。成邸叩其新製。福以途中即事有。蠅螬驢背舞蟬翼。馬頭吟句為對。成邸戲曰。古有雀鴛鴦。鄭鷓鴣。君其福驢乎。聞者絕倒。

王比部

大興王楷堂比部。廷紹高談雄辨。都人稱為曠王。長於詩。倚馬可待。署中公暇。口號云。司中呼小馬。堂上坐長麟。時協揆長公牧菴。麟為大司寇。或諧之一日。長公以

見聞續筆 卷六

好對聯相戲。比部應聲曰。司官曾有句名醫。唯扁鵲。良相是中堂。長公大笑。

大硯

比部曾於肆中得端溪大硯。長數尺。蔡端明學士大硯盈尺。風韻異常。二語可以移贈。阮太傅有長歌一首。米家硯山不得專美於前矣。

袁蒲桃

桃源袁玉堂大令。潔書。翠藤。尤工蒲桃。人呼為袁蒲桃。直督章佳文毅公門下士也。文毅長嗣。靜止。蔡帥容

見聞續筆 卷六

安屬畫。自題兩絕云。春風曾傍狄公門。桃李深懷種植恩。漫把蒲桃擬芝草。一枝未敢說無根。九天卿月仰彌高。幾載雲霄夢想勞。尺幅龍鬚真有幸。西飛先得待旌旄。

鷺卵石

先大夫曾拾得小鷺卵石。子蠶豆大。頗白細。上面一人騎黑驢。蹄鬣攢鬻者作銜勒狀。

室內見牛

余兩週歲。先慈宣太恭人。哺余粥。余背窗面向內坐。忽



見西北隅。兩小牛犢。一青一黃。歡躍特甚。余驚訝之。而口不能言。至今如在目前。

夢驗

乾隆壬子北闈。八月十六日夜。晴巖二伯父。夢出號舍。放牌尙早。月色皎潔。龍門二字。照耀異常。有頃。放牌將行。一五品官止之曰。走角門。至大門。見大車將登矣。一四品官止之曰。坐小車。乃乘以出。醒後殊悒悒。是科中副車。後官部即以覃恩獲四品。封公謂東園凌丈。泰封神似陳遠山榜眼。萬青又謂龍子嘉同年。汝

見聞續筆 卷六

言必擢狀元。皆不爽。與漁洋決嚴寶成。虞惇趙書山。晉必登鼎甲。事實相類。風鑑洵不虛也。

神鴉

瑞庭十一叔父。以福州郡丞署蚌江別駕。度洋回省。海中水如山立。舉船惶恐。篙師跪求神佑。良久見二神鴉。大如車輪。迎面分飛。少頃化險為平。舟行無阻。乃知所見者大魚曝翅。二鴉天后神使也。

烈女

吾鄉張烈女。父以藝名。許字於文學吳君之姪。吳氏子

歿。烈女死之。先伯祖耐齋公捐田以葬。餘齋公為之立傳。葉儒童。修泰聘閩禮堂翁之女。修泰勤學死。烈女殉節時。余守湖少宰。杜公塢視學兩浙。聞而悲之。為賦柏梁體。長古以紀其事。

烈婦武氏傳

吾家再從兄錦之聘妻有官氏。稱烈女焉。乾隆庚戌。兄殤。烈女聞而自經。余方四齡。心知怵異之。今老矣。何不幸而又見烈婦之事。烈婦武從姪泰之婦也。年十八來歸翁晉三公。繼姑金孺人。時已先赴粵西。需次縣令泰

見聞續筆 卷六

讀書應童子式。烈婦生一子一女。不數年俱殤。泰體弱善病。遂輟學。辛卯甲午翁姑相繼卒於粵。歸櫬於里。既除喪。泰携泐泐兩幼弟。僑居縣城。烈婦在中饋。泰為勸成室。潔擇聘。家無擔石。宴如也。大父農部晴巖公。繼大母孫太宜人。下世數十年。未歸窀穸。獨煢煢焉。以為大戚。丙午孟春。泰隨兩叔父率昆季。附葬大父母於池河。庶會祖妣姚太孺人墓之側。歲丁未。泰疾篤。烈婦不解衣帶者累月。七月望日。以仲兄瀛之第三子鳳標為嗣。翼日疾革垂殆。烈婦知必不濟。日將午。乃潛仰藥。其母



與弟驚覺走視。急求解救。烈婦閉目終不顧。因以鐵器啟其齒。強飲之。倉猝間齒鐵兩折。烈婦義形於色。謂吾久矢於夫矣。今獲死所。毋誤我。母知不可奪。灑淚以去。烈婦更衣。遂熟睡。薄暮泰絕而復蘇。聞之怡然。須臾目瞑。既小殮。烈婦忽甦。詢知泰已歿。愀然曰。我曾割股而竟弗瘳。命也。夫召家人慰勞如生。平且以心無罣礙為辭。夜半氣盡。面如生。嗚呼。千古英豪。但欠一死者。史不勝書。烈婦視死如歸。豈不足光日月。羞地下之諸公哉。而吾尤難其致命於泰之未絕之前。是不忍死其夫而

見聞續筆

卷六

五

尤不忍少遼緩之以負其夫也。此又紀傳中絕無而僅有者矣。當路重其義。將聞於朝。禮也。烈婦武氏妹出。妹夫從九品鴻緒。歿於辛丑。妹昔為先大母陳太恭人所鍾愛。太恭人以節孝顯。妹能夙稟祖訓。以訓其子女。非常之舉。誰曰偶然。

官烈女

官烈女。大中丞伯厚先生之曾孫女也。與再從兄合葬於南關外。每夜香聞數里。半載乃寂。

夢啖葡萄

新安羅德孚翁。先曾姑祖母子也。先曾祖最愛之。翁病瘳。醒語人曰。適借一卒入府第。門者曰。誤矣。遂歸。途遇白鬚老人。啖葡萄十餘枚。甘香之氣。沁入心脾。豁然而愈。

胡錦棠為土地

正陽錦棠胡翁。先繼曾祖妣之胞姪也。醫學傳家。鄉里稱長者。道光丙申年七十。疾革。召親友沐浴衣冠。自言將為某處土地。厥而忽甦。謂今日不利子孫。不可以行。屬家人焚冥資五千文。以犒鬼役。越翼日丑時乃逝。

見聞續筆

卷六

六

夢神來住

洛河方氏前明以來耕讀為事。某翁以古道稱。忽夢男子五人來曰。願任翁家。翌日鄉人有絕糧者。以銅菩薩五尊。乞黍二斗。翁視之。乃關聖祖師真武魁星。又小佛一尊。適符所夢之數。遂許之。供奉至今。

夢紅袍紗帽人來

壽州孫瀛槎。本夢紅袍紗帽人。長揖而來。似有所屬。及退。送至井欄。挺身而下。醒而異之。未幾家人淘井。至底歡聲上達。詢知獲古墓焉。因悟前夢。封禁有加。世人每



樂開古塚以牟利。豈知猶有鬼神歎。

吳興全圖詩

余仿吳興志書輿地全圖。繪一巨幅。名之曰曠觀清遠。以奉老親歸安學博端木鶴田國瑚題詩紀事。

吳興山水古清遠。百里具區一席展。東西對影雙洞庭。水精宮裏修眉青。豈識蒼龍起天目。瀉霧奔泉快馳逐。一派煙光一縣來。水田萬畝連天綠。七縣桑陰鷺子肥。條條村路聽鳴機。行春人醉沙鷗外。四面晴嵐翠染衣。能詩太守柳侍中。能書太守顏魯公。風流

見聞續筆

卷六

七

作郡古所重。聲名流過東吳東。今來太守更不同。卧遊家有商山翁。寫之丹青走千里。高懸長壁娛方瞳。時時一笑顏色好。如此湖山真善禱。愛民但得蘇長公。醉客何須沈東老。靈威丈人拍手迎。笑他五嶽說真形。窪槽亭畔青青草。春滿江南道路平。

湖州沈瀆桃花詩

湖州太湖邊。七十二瀆港。居人背山面湖。物產饒富。小沈瀆桃花極盛。清明前放舟紆迴約三十里。真仙境人間也。余曾招客載酒家。月川明經望城有詩。一時傳誦。

詩曰。弁山雲。太湖水。蒸出紅霞幻羅綺。風姨細剪費工夫。散作桃花三十里。三十里。千百家。家家繞屋是桃花。花中定有仙人住。仙人合在花深處。花深處。客徘徊。花氣濛濛霧不開。欲教覓路出花去。山雨湖煙不放回。沈瀆主人具春酒。趨出花間迎太守。太守親民勸力耕。居人樂業咸安阜。傳聞海上有神山。開花必待三千年。三千年。誰久住。不如一年春一度。去年我從箬水西。載酒看花醉眼迷。曾道主人能愛客。風光不讓武陵溪。今年春較昨年早。今年花比昨年好。

見聞續筆

卷六

八

白髮從遊復對花。花應笑我容顏老。吳興太守例能詩。佳句先成屬和遲。汪倫謂錦甫去後誰能和百讀。唯須酒下之。百讀百杯已醉倒。踽踽竟欲眠。荒草主人邀我登碧巖。注看瀑布飛珠簾。我醉徑頭不能上。且待秋來再策杖。歸卧舟中魂未歸。夢為蝴蝶花間飛。

兩人飲酒兩石

京師前門酒樓。某年有二貴客。車馬僕從似內城。式午後登樓。命取雙料兩大罈。來食品只索松花糟魚水果而已。飲畢再取兩大罈。至第四罈將罄。日肝從者請升



輿入城。乃從容償酒價下樓而去。計所飲之數。距二百斤不甚遠。古所謂飲酒至石者歟。茅桂林孝廉枝聞而異之。或疑爲酒仙云。

### 墨龍

杭城多火災。惟朱養心藥鋪從不被害。相傳初年主人精於醫。有巧者遍體生瘡。哀求診救。欸留調治。百日而愈。臨行爲主人畫墨龍禦火患以報德。擲管而去。不知所往。

### 鼈魚翻身

見聞續筆

卷六

九

道光辛卯九月地動。懷遠鳳臺交界。山中裂開幾十丈。聲響如雷。余在金陵聞是夜大江北岸水亦鼓蕩。先是懷遠一小兒在市口跳躍有鼈魚翻身之謠。三日後遂被災。

### 雲龍

嘉慶辛酉余讀書於北園。夏末秋初。倚門看月。先見黑雲往來。須臾長亘。天成龍形。頭北尾南。約數十丈。角爪分明。尾尖而長。外有白氣一道。緣邊相夾。如畫家粉筆鈎勒狀。良久乃散。

### 蝦蟆報警

山西某商開油舖于固鎮橋。店房內一矮人出入。忽有忽無。必欲窮其所在。尋至某屋門口。不見乃掘地。見蝦蟆殊肥大。以鐵錐擊之。愈大愈堅。某怒燒之。遂失去。或曰。火生土。殆土遁也。三日後大火資財灰燼。所到之處。必遭回祿。奇哉。

### 紅鴉

朱家灣街北柵閣上。某年有兩紅鴉棲鳴。越三日夜間大火延燒無算。

見聞續筆

卷六

十

### 綠蝦蟆

當塗小丹陽鎮相傳某年有張傘避雨。土地廟旁廢曰者。雨止乃行。村民咸詫曰。爲神。遠近祈禱無虛。日後縣令某經其地。命除之。見石曰。下一凹深注。大蝦蟆背苗。綠毛兩眼赤。作拱立狀。斃之。怪遂絕。

### 赤龍

黃思菴先生琴士之祖也。乾隆甲辰九月二十日夜半。忽見窗櫺盡赤。啟視空中一赤龍。綿亘數十丈。頭在東南。尾跨西北。鱗甲光芒。火星迸露。少頃雲布滿天。頭尾



俱沒。四鼓後赤焰亦銷。先生曰。大旱之象。乙巳奇荒。丙午大疫。先生有火龍行奇荒。嘆皆紀實也。

石獅子偷肉

河南固始祝氏巨室也。每日市肉。總少半斤。不解其故。有心者疑門前石獅子常掛麻繩。遂將獅子並石座移開。見血跡存焉。

紅人踏船

劉以興。嘉嗣。宰貴陽。家屬赴黔。洞庭遭風。同行者前。三船一沈。兩碎。大令船危在呼吸。舉船大哭。忽一紅人。偉

見聞續筆

卷六

七

岸異常。自空而下。脚踏船底。而船轉正。大令之子。景曾為予言之。

翦背雲

乾隆間。宮門待漏。各官朝珠背雲墜脚。盡行翦去。樞相密屬禁門全掩。各官類聚。少頃見一人。捧黃匣。獨行踽踽。啟視之。盡背墜也。奏交刑部。嘉慶朝。審勾到內閣。法曹齊集朝房。中書屈廷鎮。海龍大褂。兩後襟。被人割去。案終未獲。

矮道人

京師虎坊橋。五道廟。老道人。毛髮盡白。身極矮小。寡言笑。問其年。罕有知者。長齋喜飲酒。相傳實吳逆間諜。吳誅。遂以道服隱於市。與縉紳往來。或招之飲。伺其醉。暢談滄桑。冀探其蘊。默無一言。但含淚而已。後竟以壽終。

假穩婆

京師有假穩婆者。初其母以收生為業。生兒溺愛。自小蓄髮纏足。隨身攜帶。不為人所疑。及長。隨皮匠偽託夫。妻隱作龍陽矣。不數年。匠死。冒稱寡婦。往來京城內外。有年。忽被人識破。送部伏法。時李鳳岡比部。威主稿。禁

見聞續筆

卷六

七

其亂言遂定讞。

江獸

湖北漢陽府東門外江中。有獸似獼猴。常上岸曝日。人多見者。

八公山

八公山。踞壽春之北。近數十年。牧童常拾獲零星赤金。重錢許。方整如切。或疑漢淮南王鍊丹遺蹟。山麓多古磚。紀年號名。姓字皆篆體。漢魏舊物也。質粗不可為硯。鳳臺尹李申者。大令。北洛。考據極博。道光乙巳。予登八



歎山中不可留。肯依叢桂向溪幽。世人漫認神仙蹟。好事都從瓦礫求。一局殘棋竟却秦。至今風鶴絕淮濱。天將保衛江山險。不許長留捫蝨人。

怪禽

壽春北山濱河居人。捕魚為業。一日大霧來。二禽雌雄各一。狀類鶴。鳥身人首。如禿髮然。每夕食魚殆盡。漁人以大罟羅得其一。高五尺。翎長數尺。或以貓試之。立啖而盡。竟無識之者。

蜻蜓異種

黃琴士避暑家園。新雨後。蕉綠倚窗。見粉牆有物。取視之。頭翼翠碧。爪深黑。蜻蜓也。下半則兩蝶翅。彩衣滑膩。約寸許。作拍拍狀。置秋葵葉上。翌早視之。不見。

蜜蜂

黔省萬山山民。養蜜蜂為生。能識其性情製造之法。蜂取蟾酥。先從口外飛擾。俟其張口。鑽入取酥。然後在項下軟肉刺破。飛出其取牛黃也。亦從牛口入。從鼻孔出。蜜將釀熟。別有一種蜂。大於蜜蜂者。來在蜜上用骹足踐蹋。然後蜜成。其蜂與蜜蜂王交媾而後去。

蝎虎化蛇

何間花同年。裕曾見路旁無數蝎虎。銜尾相接。直如繩。約三尺長。良久似有人拈起兩頭。作旋轉狀。倏變蛇一條。

蟋蟀化異物

蟋蟀化生之物。未聞蟋蟀又化為異物者。家人養蟋蟀。清晨上食。見脫一空殼。疑為三尾所嚙。旋見水池內。蟻結一團。蠕蠕欲動。引而伸之。約長一尺。白細如粉。絲然兩頭尖。離水則乾枯矣。奇哉。

於潛白木

見聞續筆 卷六 古  
於潛白木。野生者良。近多種生山之背。屬武康。屆冬。牧人向草根之無雪者掘之。皆野木。真仙品也。

餘杭山竹

餘杭山產竹。一供箭桿。一供筆管。

日本國紙

日本國紙。如中華桂花葉。濃綠色。堅滑。書字極光潤。

雲書

俄羅斯書字。體如雲。層層橫讀。古之雲書也。



見聞續筆卷七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董阿祥投子報怨

無錫潘書堂上舍。錦耀。能詩工畫山水。尤工鐵筆。壬申之秋。來游揚州。時時過談。慰余寂寞幸矣。與余言其姑丈楊振西之妹夫侯某。素習申韓。晚得一子。取名德培。他人抱兒。兒則嬉笑快樂。其父抱兒。兒則伸拳打父。長大後無惡不作。忤逆父母。浪蕩家財。及父歿。母鳴官拘禁。逾年病斃。一夕楊振西德培之姊丈寶五。夢見德培

見聞續筆 卷七

枷鎖而囚。曰。噫。侯德培胡為至此。鬼曰。我是董阿祥。非侯德培也。寶問之。故。鬼曰。我為盜首。被獲。坐法。當斬。侯某當刑名。索我多金。許我免死。誰知受我多金。仍置我死。怨氣難消。投子耗其家財。以雪我怨。寶曰。爾在陰間何事受罪。鬼曰。為我忤逆生身之母。罪大難赦耳。寶遂驚寤。方知侯德培切時伸拳打父之由如此。

馬姓投死得生

無錫馬某。歲末欠人百金。無處打算。避債。惠山背後。將欲尋死。見一人先躲在彼。馬另尋僻地而去。至僻地。又

見此人。因而交談。同病相憐。嗟歎不已。某謂馬曰。我欠債數萬金。家中祇存數千金。無濟於事。不得已。以死了之。君家欠債不過百金。何必尋死。我寫一字與君。君速往我家取百金去解債。莫管我事。馬受字。條力勸某勿死。我到君家自有安排。因托墳佃看守某君。不放其死。馬持字到某家。見索債人眾喧譁不休。馬曰。諸公勿爾。某君是一長者。為諸君索逋。躲身山背。尋死。被我救活。特來報信。某若喪命。諸公何安。眾聞言大驚。遂邀馬同去訪某於山後。好言相勸。候發大財。還本免利。從此斷

見聞續筆 卷七

不上門索逋。挽某同歸。馬得百金解債。歡喜過年。嗣後某果發大財。馬亦小康。兵燹後尚存一孫。潘書堂云。

火燒教門

同治十一年十月。揚州南門外楊家橋。教匪頭目聚眾。男女數十人。念經七晝夜。茅屋火起。燒死男女五十二人。教匪頭目遁去。削髮為僧。云書之以示世之信邪教。念經聚眾者戒。

水沉香客

休甯吳禮園。寶清。觀察。吾故人和甫學政之二令嗣也。



年甫廿六氣宇軒昂。好學工詩。不可量其所至。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同客邗城。與余言同治九年四月某日。舟泊塘西。駭見浮尸滿河。訪知隔夜香船沉翻。溺死香客男女一百四十餘人。皆是天竺進香者。噫異矣。進香祈福。反罹凶災。其中委曲。令人莫解。

### 弔銅山黑米

同治十一年二三月間。湖南弔銅山崩。現出黑米數千石。有碑云。魯肅軍米。煮之可以療飢。余曾見黑米。嚼之有聲。

見聞續筆

卷七

三

### 文具

咸豐初年。余寓居吳門。友人送海蚌百斤。偶拾一蚌。觀之一面壳上。彩色層樓。紅闌東角。立一古粧美女。西角立一古衣冠男子。手持一竹摺扇。樓頂五色祥雲。樓下白雲圍繞。下有海濤洶湧。天然一幅仙山樓閣圖。又一面壳上。有柳陰一片。十餘男婦立柳陰下待渡。遠山一抹。河中渡船一隻。篙工立船頭。渡者數十人。男女商賈。肩挑背負者。雜立其間。返照入波。朱霞散綺。絕妙一幅。柳陰待渡圖。雖大小李將軍。亦不能彷彿其萬一也。余

見聞續筆 卷七

得之喜不自勝。珍如拱璧。盛之錦囊。挂在衣上。亦有數年。庚申之變。余陷蘇城。八閱月。忽失所在。亦一奇也。故特書之。以志文具之可寶者。有如此。

### 題玉谿居士山水畫軸

此老胸中有邱壑。故能炳燭惜餘光。淋漓滿紙皆生氣。顛米誰云急就章。八月十五日游焦山。歸玉谿世大兄。見此幅為題二十八字。子箴方濬頤。

唐宋名家畫法。大幸於古拙中見天趣。此理殊乏解人。無怪失傳。今覩玉谿尊丈是幀。驚為絕詣。惟願蚤投衣。

見聞續筆

卷七

四

鉢與人接替。毋使此調為廣陵散也。石朋張德堅題。

雨後山光。壬申中秋後。拜觀玉谿居士之作。其法得八大石濤兩家合成一氣。筆力墨法。為知音者共賞。蓮谿題。

模糊轉分明。運腕大潑墨。師古不泥古。噴薄出胸臆。滿紙埋濕雲。橫絕顛老筆。玉谿世大兄笑正。子箴方濬頤題。

先生作此幅。胸中高古。筆墨清奇。頗有時雨時止欲晴未晴之意。得天地之氣也。蓮谿拜觀。

四四五



雲行雨施。在公腕底。懸之虛堂。濕我衣履。故題王谿尊。丈大人法畫。石朋張德堅。

草堂懸玩。覺蒼潤之氣。溢於四壁。此老妙筆通神。所謂

驚風雨而泣鬼神也。當與米虎兒高房山並傳矣。王申

秋日甘泉後學王茨謹識

層嵐倒影入平湖。煙樹迷漫縱所如。元氣淋漓驅腕底。

畫工奪盡化工無。奉和王谿世仁兄自題韻。即乞教正。

子箴弟方濬頤。

運思極靈活。布景絕蒼莽。披君雲山圖。動我出塵想。王

見聞續筆 卷七

五

申小春月方濬頤

劉海蟾畫像顯靈

無錫張涇胡太和青蚨六百文。購得劉海蟾畫像一軸。

此畫出于侯氏。後胡病夢見數鬼打其嫂。忽聞鬼言劉

海來矣。遂奔散。果見蓬頭跣足人至。醒而異之。問家人

曰。大娘病愈乎。對曰。愈矣。胡命取劉海蟾像來。視之。即

夢中所見者。胡病亦愈。由是寶而藏之。不輕示人也。潘

書堂云

杯異

潘云。胡又有茶杯一只。底有一孔。杯口又有一孔。斟茶。不過上孔。則底不漏。若過上孔。則底孔亦漏矣。易曰。滿招損謙。受益較之。敬器更覺有異。

祀肉放光

潘云。無錫北七房華孝廉名祖耀。未生之前。祀肉放大光明。先祖與華有親。分得一塊。置之厨內。暗中視之。他。椀上細花皆見。是年孝廉生。故名祖耀。今年四十餘歲。

逆子逆孫同時雷擊

潘云。無錫金匱鄉。離張涇橋數里。農民某兄弟二人同

見聞續筆 卷七

六

居頗有家財。分鬻度日。兄無子。弟生二子。長子無賴。讓

以次子為兄嗣。長子懷恨。買砒霜置豆飯中。將以殺其

弟。飯未熟。時天大雷電。提長子跪於庭。盡吐其實而死。

又離此十餘里。有老寡婦某氏。子媳雙亡。惟撫一孫。孫

極忤逆。祖母忍受之。是日疾雷提孫出外。祖母以身翼

覆其孫。跪求於天。免其一死。使做廢人。不至絕嗣。則大

幸矣。嗣後此子竟成戩子。時同治六年六月十一日也。

李升做土地

無錫楊藝芳觀察。宗瀨。老僕李升。忠厚寡言。倡建眾神



殿告成。內有土地像貌李升。惟長白髮不同耳。時李升將結伴往天竺進香。夜夢自己烏鬚變白。長垂至腹。醒而異之。乃携子同往。卒於杭州。同治十一年三月事也。潘書堂云。

### 馬貞烈女

潘云。馬勞壽世居無錫北門打鐵橋。開馬永和銅器店。亂後無力開張。讓堂兄獨開。已為幫夥。妻范氏死。遺一女。令其從母姨施范氏。在其母舅范霞卿家過活。范在堰橋鎮。離城二十里。女性孝。不忍棄父而去。馬慰之曰。

見聞續筆

卷七

七

汝年幼正好習鍼黹。且免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女勉從之。與施范氏同住閣上。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因范霞卿病重。施范氏陪夜。霞卿子阿金素無賴。慕女姿色。乘間登閣。用強。女以單被裹身如繭。呼號求救。阿金以雙膝擠其腹。以棉花塞其口。氣閉而死。范馳書報馬榮壽。言甥女與阿金和奸。姨母撞見。羞愧自盡。馬當被瞞。過合邑不平。訟於官。開棺相驗。始得其實。阿金懼法服毒而死。六月初六日。霞卿亦死。官府為貞女請旌。紳士為貞女立傳。徵詩焉。亦足慰貞魂於下矣。噫。

### 花爆落鬼

潘云。吾邑風俗。嫁女出門。輒放九龍入雲。花爆為樂。有一家正放花爆。忽一小女撲地。口作紹興語。音曰。爾等作樂。如何將我打下。誤我行程。眾駭問之。女曰。我紹興人。遊幕山左。今歸過此。被花爆打落。速速備船。多用水。手送我動身。家人即買紙人。紙船金銀錠。具饌餞之。女又曰。何須爾多用船夫足矣。且我川資充足。何用賜金。家人曰。水酒一杯。聊申微意。君雖富有。留此以賞水手。可也。女曰。多承美意。敢不領情。但不可過費。復飯可耳。

見聞續筆

卷七

八

家將冥器焚訖。女猶作致謝語。逾時而蘇。家人問其所語。茫然不知云。

### 蝦游天際

潘書堂上舍。於同治五年夏。賃居張氏樓房。四顧空濶。天氣陰沈。忽見天上有三大蝦。跳躍而前。如蝦之游於水者。長尺餘。向東而去。舉家皆見。不知何物。書之以備查考。

### 吳侍郎德政

吳和甫侍郎兩督滇學。當乙卯丙辰間。滇省漢回搆釁。



圍省城六閱月。兵內鬪。掠各衙門。自督撫至縣尉署皆  
遍下。及各紳富。擄掠一空。獨不入學署。一吏曰。學台清  
德。我等素仰。何敢犯耶。其尤異者。糧道鄧子久。署中被  
劫時。因其書中有金葉少許。遂疑其書藏金。將其架上  
萬餘卷。悉所碎。時侍郎以詩稿就正。亦與書同置一處。  
一兵見是抄本。持刀欲下。一人止之曰。此學台詩稿也。  
不可動。藏書數萬卷。皆破。獨此詩稿六本得全。方回人  
圍城時。下令曰。破城時。毋許犯學政署。人間此語。携婦  
女來避於學署者。將數千人。號舍將滿。先是公試士永

見聞續筆 卷七 九

昌畢。出城南數里。回望火光燭天。大駭。停輿方欲問之。  
而城內難民絡繹來曰。回人久欲據城。特以學台在。未  
敢犯。故俟出城始舉事也。有知其謀者。附伴而出。遂無  
害。公德澤入人之深如此。後以少宰督浙學。浙方遭兵  
燹。公務休息。拊咻之。有虐士及民者。見公皆斂手不敢  
逞。公歿後。浙人士遂於西湖立主。歲時享祀焉。

山茶示兆

離滇省十餘里。有真武廟。其殿庭堦砌。皆各物。皆以  
銅為之。俗名金殿。有大茶花一株。花大如盤。花時遊人

空集。咸豐丁巳。回人未圍城之前一月。忽夜半。僧人聞  
樹下數十人語聲。次日視之。繁花滿樹矣。茶花開向以  
臘月及正月。其時已開過。時方五月。且並無結蕊。不識  
花從何來。傾城來遊觀。三日後。忽然不見。一花樹亦枯  
死。不一月。回人來。據於此寺。殺人數十萬。此花其示人  
先兆歟。吳禮困云。

賊來先兆

宋聘侯 大璋 令浙江之桐廬縣。為余云。粵賊未陷桐廬  
前數月。每日欲落時。輒聞鼓樂聲。似出地中。又似在天

見聞續筆 卷七 十

上。野外地生黃毛。長三寸許。又田中生黑豆。形如人面。  
後賊來。殺戮甚慘。吳云。

勒賄速報

浙江秀水縣令翁某。健吏也。歷權首縣。甚有能稱。同治  
五年到秀水任。時大亂初平。鄉間有富室。當賊來時。圖  
保聚。曾納款於賊。為鄉官事定後。有無賴數輩。時挾持  
之。指為賊黨。勒其萬金始釋之。然其人已破家矣。而幕  
友家丁。差役之需。索猶未已也。其人不堪其擾。遂自縊。  
隔半年。翁正睡。忽見其人來床上坐。以手摩翁足。去當



夜卽生一疽。數日後潰爛不止。半月而死。死時自寫遺屬將此事。歷言之。屬將所得萬金。作功德贖罪。歿未幾。妻子相繼亡。吳云。

### 貪酷惡報

西江某縣令。浙人也。爲政尙猛。是時各處方戒嚴。某適署某縣事。凡面生之人。捉得悉殺之。有一日殺至十餘人者。事定後。大府聞其酷。劾罷之。某擁宦囊歸。僑寓江北。享用過於貴達。一子已舉孝廉。又捐部郎。不數年。其子死於京師。某聞之大慟。未幾亦死。又未幾。其弟又歿。

見聞續筆

卷七

十一

孤寡煢煢。不堪問詰。知其事者。皆以爲貪酷之報云。某嘗自言。其時非吾之誅殺。何以立威。若似今之作官者。動懼損陰功。則事難辦矣。其立論如此。可想見其居心之殘忍矣。吳云。

### 典史爲友伸冤

甯波一參將某。納一妓女爲妻。携之赴任。適以事進省。乃將衙內事託其堂兄。會署前演劇。妓欲出衙觀看。堂兄不許。妓有所私。而堂兄素嚴正。稽察甚密。又不得遂。意妓恨甚。某歸時。妓乃向訴稱堂兄調戲。某不聽斥之。

見聞續筆

卷七

妓愈恨。會某至道台處。有公事。妓詐稱有疾。請其堂兄看病。蓋堂兄素善醫也。堂兄進內診視。畢出房時。值某歸。見其堂兄從房內出。心頗疑之。及進房。則妓痛哭流涕。訴稱其強姦狀。某大怒。將其堂兄用皮鞭打之數百。立逐其出署。堂兄與甯波典史相好。乃往投訴其實情。典史以好言慰之。留住捕衙數日。後某忽翻然改悔。向捕衙處請兄回。認過不違。堂兄坦然不疑。從之歸。歸後甫入門。某令從卒將堂兄眼珠挖出。肚皮破開。堂兄立死。某以薄棺斂之。乃以急病告某典史。典史心疑。亦不

見聞續筆

卷七

十二

能明也。典史任滿回省。在船中。夢見某之堂兄浴血來泣。告曰。我爲惡弟所害。與汝至好。不能爲伸冤耶。諄囑而去。次夜又夢之。典史遂作一稟。到省後投之撫軍。時馬宮保撫浙。見稟大駭。傳典史謂之曰。此事必須開棺。如無傷。汝當得大咎。典史以如無傷。願認開棺罪。乃檄甯波太守開棺驗之。當未開時。某猶倔強恫喝。典史與之辨。辨甚力。及驗。則其堂兄遍體鱗傷。肚破眼瞎。太守遂將某參將及妓解省。案定。某立決。妓亦絞。事後有人問某典史。君何膽大若此。設開棺無傷。君豈不當抵罪。

四四九



耶某典史曰數月來恍恍惚惚不由自主直至案定後始覺神情清爽回思殊險不識何以當時膽大若此識者謂某堂兄魂附典史以伸冤云吳述

竹枯示兆

雲南巡撫署中有竹數萬竿青葱彌望忽於戊午秋間二三日內數萬竿一齊皆萎且即乾枯似所過許久者時中丞為徐新齋之銘人皆決其不得善終後果遭嚴旨奪問吳云

借陽光壓陰氣

見聞續筆 卷七

吉

雲南項太守失名素在省當發審局一日在家假寐忽覩僕人持帖請會審某正思衣冠回視已冠服儼然矣出門上轎所行但屬黃沙眯目須臾已到見一大衙門並非府署某下轎進內見一大月台台上排列數公案階下來往約有百人有數相識亦在內見前昆明縣王月樵似吏人裝束捧文書至公案前畫稿某趨上與之招呼王亦不答某上至月台有一官謂之曰汝來耶且盤坐最下一位坐定後聞殿上有人傳呼曰今日審杜文秀所戮之案傳呼畢便見數千人頭滿地飛滾忽聞

殿上大聲一呼頃刻陰風四起風定後一物不見某自思此豈冥司耶遂涕泣求還其上一位謂之不必懼此非汝位也此章公源之位耳杜文秀係鬼宿旁一小星原遣下界殺人者今因審錄罪囚以陰氣太甚借君陽光壓之事畢君可歸矣又令二役送之甫至門二役一推條爾遂醒見家人圍繞哭云死去三晝夜矣以心尚溫故未斂也而某在冥中只覺數刻耳吳述

一門忠孝節烈

吳云張鏡江太守同登在滇統兵勦賊其子大令亦在

見聞續筆 卷七

吉

軍中一日人報某處有警太守遣其子率兵往援夜間有聲如雷某屋上張令人梯視見令箭一枝插在屋脊取下視之上畫黃龍非常用之物舉室驚疑次日報至其子已陣亡矣後張亦陣歿張之夫人施氏聞信亦率其媳投縊死一門忠孝節烈惟令箭之來有自也令人莫解其故

陸給諫懲無賴僧

京師前門外有小廟廟僧素無賴香火久冷落矣僧忽於除夜謠言地中發大光次日廟門前地下似有物拱



起到晚長數寸。則佛之螺髻也。不四五日。全身盡露。蓋如來一尊也。一時哄動。各宦家士庶。齊來上香頂禮。傾城聚觀。舉國若狂。時陸眉生秉樞給諫。巡視中城。惡其惑眾。親率隸役。至其寺。將泥佛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嚴刑寺僧。蓋於除夜密埋一佛地下。堆壘黃豆數十斤。日夜澆灌。數日後黃豆發芽。自將泥佛頂出。欲借此為斂財計耳。陸將僧枷示通衢。備將供詞抄錄曉示。當其至寺。令責佛像時。隸役皆不敢舉手。陸乃自執棍打之。其泥猶濕也。一時皆服其識力。值尹杏農侍御巡北城。有

見聞續筆

卷七

五

山西鬼呼冤事。人遂為之語曰。尹杏農大街遇鬼。陸眉生小廟拿神。

戒殺善報

吳和甫侍郎在浙。所取優貢姚煥者。係江蘇同知姚公之子。年甫弱冠。侍郎絕賞識之。丁卯春。錢塘王松溪孝廉麟書夢至學署。見侍郎坐堂上。決事。下跪鴨子數隻。作人言。求大人今年擢貢。望取姚煥。侍郎初不許。鴨來益眾。曉曉皆求此事。見侍郎頷之。鴨始退。王亦遂醒。醒後曾向譚君仲修言之。皆以為妖夢。一笑置之。逮秋間。

見聞續筆 卷七

優貢榜出。則姚儼然在列焉。蓋姚年最少。又係新進。非特拔未必得也。侍郎交卸後。譚君進署。始言此事。侍郎特召問之。姚自言其家自高曾以下。至今已數世不殺生。而於雞鴨尤為深戒。因共歎食報之不爽云。

淫婦殺子伏誅

侍御某中年喪偶。續娶妻某氏。前妻遺一子。甫數齡。未幾侍御亦死。某氏性淫毒。虐待其子。凌辱不堪。侍御歿後。某氏大有外遇。公然宣淫。而人前猶偽為清潔。一日某氏為鄰婦招去。作葉子戲。下午值所歡來。見某氏不

見聞續筆

卷七

六

在家。乃告其子曰。今日我夜裏來。可告訴汝母。作水餃餡等。我言畢而去。其子遂尋至鄰家。當眾人前。照所囑之語。告某氏。鄰眾哄然一笑。某氏羞愧難當。比其子歸而已。亦隨即回家。痛恨其子。用馬箠答之數百下。忿尚未息。而所歡來。某氏譙讓之。所歡曰。我原令其俟汝歸時。再說。未令其往鄰家也。亦以脚踢之。兒已奄奄一息矣。某氏與所歡商議。此子萬不可留。留必為害。遂以利剪。閹其勢。兒一痛而絕。某氏裹以蓆片。令所歡埋之。所歡携之出。時天甫四更。滿街寂靜。所歡出門數步。便見

四五一



有十餘人談笑而來。懼而回。少頃復出。又見之。如是者數四。天已大明。不得已。仍卧之炕上。覆以被。詎鄰人晚間聞兒啼聲。夜半聞然心甚疑。次日至其家探之。入門便問兒所在。某氏色變。告以病。鄰婦上炕撫之。則氣絕久矣。下身血跡淋漓。鄰婦歸告其夫。同往堆上報明。稟官驗之。步軍統領奏交刑部。議以某氏故絕夫嗣。抵罪所。歎亦伏誅。此壬申正月間事也。吳禮園云。

雷擊姦騙

蘇州至杭嘉湖及各村鎮。有所謂航船者。人納一緡。得

見聞續筆

卷七

七

一席地。男女混雜。最為不堪。有某氏婦由蘇回嘉興。搭航船。居於中艙。後稍有南貨店客。與婦所居相隔一板。一夜婦正睡。忽見南貨客由艙後蛇行而來。至婦榻前。婦正欲呼。南貨客以手中洋錢二百元遞之。謂婦曰。只求一夕歡。此洋二百元聊助脂粉。婦貪其重賄。許之。從此每夜必會。不數日抵蘇。泊船後。客忽大譁。謂失去洋錢二百。與舟子大鬧。舟子乃謂眾曰。是必須檢點各人行囊。方可洗清身子。於是眾人皆不上岸。聽舟子檢點。乃搜至某婦之囊。則洋錢在焉。眾皆譏讓某婦。婦氣結。

日。不知措辭。又難以實言告眾。即涕泣上岸去。交得意洋洋。仍到店中生理。次日正午。天忽無雲而雷。客擊死店前街上。手捧洋錢二百。有知其事者。謂某婦昨日歸後。向其夫痛哭流涕。夜間已自縊矣。書此為刀姦詐偽者戒。並以警婦人貪財被騙。失身鑑焉。禮園云。

狐壻

無錫華氏女。美姿容。年十六。一夕三更時。見窗開有物。黃毛如貓。到床前一旋。變為美男子。黃皮在地。登床私女。舌塞女口。女遂昏迷。雞鳴下床。捲皮而去。從此夜夜

見聞續筆

卷七

六

來。十日後。女面黃身癩。母疑問女。女告之。故母住間壁房。有門通於女室。夜伺女床。後果見黃毛皮在地。取皮置之。溺桶中。狐索皮不得。赤體不能去。入房見母。苦求還皮。母曰。皮已置之溺桶中矣。狐泣曰。皮穢無用。我安所歸。母慰之曰。汝既與我女有緣。即為我壻。不亦可乎。狐遂下拜。執子壻禮。母命王媽取衣冠履與之穿戴。居之高樓。為東床壻。客狐壻。通文墨。精書算。代母當家。甚相得也。後生二子。無異於人。王媽揚州人。今年五十年。餘歲。現在王佩卿王事家。服事王太夫人。口述三十年。



前親見狐塔一事。真實不虛。壬申冬月王佩卿與余同寓揚州。偶談其事故特記之。

犬鳴冤

同治六年秋間。伍祐場官金君蓄一犬。被吳裁縫剪傷犬鼻。血流不止。奔到場官案下。叫喊。官謂犬曰。誰人傷汝鼻。汝引役去拿來。犬遂向前奔至吳店。伏地而死。役鎖吳至衙官。罰吳厚具衣衾棺木。以禮葬之。令吳衣白為犬子嗣。後吳連喪三子。家業蕭條。時吾次女寄居伍佑場。親聞其事。對余述之如此。

見聞續筆

卷七

九

見聞續筆卷八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朱孝子

朱孝子。高郵州界首鎮人。剃頭為業。事母純孝。母歿。葬界首河邊。同治五年大水。清水潭壩將倒之時。朱伏母墓。以身翼蔽。求天拜地。保佑母塚免受水災。水勢橫衝。到墓分散而逝。水退。田廬盡沒。朱母一坏。居然無恙。由是朱孝子之名無聞遠近。同治初年。李中堂鴻章舟過界首。紳民以朱孝行告聞中堂。命之見賞白金三百兩。

見聞續筆

卷八

朱叩辭不受賞。以官職。朱更不受。由堂奏聞。請旌。立孝子坊於其母塚之側。朱至今尚存。仍以剃頭為活計。俞燮齋茂才云。

義僕代王死

同治初年。吾友松聽濤刺史。亭為泰州牧。羣盜夜犯衙署。聲言要殺州官。松走出。遇盜刀劈松頭額。危極之時。僕王某從內跳出。大呼曰。我即州官也。盜殺之。松得脫難。噫。僕真義哉。

李義僕殉王難



李某不知何許人。服役河南密縣張濂渠大令。志周蓋亦有年。道咸間。張公宰豐縣時。捻匪作亂。張公與李僕同時遇害。初賊入縣堂。李持刀殺賊。以身翼蔽王公。賊衆不能敵。王僕死之。嗚呼。王死忠。僕死義。不其偉與。

張孝子

河南張漢仙觀察。汝梅濂渠先生之哲嗣也。年十七。從戎。代父報仇。身經百戰。殺賊無算。捻匪平。官至二品。告養親。引退。寄居清江。好客。憐才。扶危濟困。人稱爲小孟嘗君。吾婿于漢卿與之交善。述其忠孝世家如此。

見聞續筆

卷八

二

顧太守失察顯報

余盟兄吳子敬封翁。與余言。揚州亂前三四年。元旦。顧太守出門行香。有賈人懷洋銀二十番。走出店門。失足。撲地。懷中洋銀迸出。太守乘輿適過其門。差役見財起意。謂賈人闖道。索詐洋銀。賈人不。役遂稟官。誣賈人闖道。胡言官怒。發縣重責。數十大板。放之歸。賈人憤極。投繯死。妻見夫死。身無所靠。亦從夫亡。母見子媳如此。一慟而絕。越一月。顧太守與師爺坐衙齋議事。見陰差來。渾身發冷。突起。泡疔心爛。而卒。當時同坐師爺亦

見陰差。而身無恙。噫。爲官者可不慎歟。

雷擊惡婦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吳敬翁步至地官第。隨安齋與余暢談。果報因說昔年常州某鄉。有一夫收得會銀二十元歸家。其時隣婦在側。見此會銀。翌日銀忽失去。其夫出外。其婦卽向隣婦索銀。隣婦力爭以絕。嗣發誓。失銀之婦。有事出外。隣婦私至其家用釘釘斃其子。以爲誓驗。黑雲密布。雷聲震天。提隣婦出門。擊死在街心。手捧洋銀二十元。被釘小兒震活。

見聞續筆

卷八

三

婦變虎

婺源程植三。離尹與余言道咸間。廣西古州某鄉村。婦忽變爲虎。祕置房中。四十九日。倩道士來誦經。施食酒飯。告之曰。此後不許回家。汝既爲獸。宜歸山林。告罷。用戈矛火器逐婦。虎歸山。婦虎再淚奔去。亦一奇也。

出米洞

柳州有出米洞。相傳洞中住一老僧。石隙日流出米升許。足供一口之糧。僧得此米。日以自給。無須乞米於塵世矣。其樂爲何如哉。余自兵亂以來。有田無人耕。終歲



不得一粒米。舉家十餘口。替替待餽。常誦淵明乞食之詩。今聞程君植三談老僧常住出米洞。得大自在。無求於人。不勝企慕之至。

### 得墓圖先兆

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余客揚州地官第。張子希運同宅中。夜夢自古寺中步出。山岡平坦。樹木稠密。見古墓一坏。捫碑知是忠烈鄭公之塋。行至鴨口。竹籬茅舍前。見白鬚老叟。似是故人。立談數語。送我回寺。越二月。吳子敬盟兄。以鄭星北茂才。倩王雲繪得墓圖長卷。見貽。披圖觀之。恍若夢中所見。亦一奇也。噫。得一畫圖。先示之夢。翰墨因緣。非虛語也。

### 見聞續筆

#### 卷八

四

### 附錄阮文達公跋得墓圖一則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嗣。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即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訛言。遇害。元化子為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於雙忠事略不少。及并宦蹟亦略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湛杭世駿三傳。而杭傳為最詳。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星

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墓圖。屬題。案圖中。職方公孫謹嵩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昇柩渡江。遠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於江南。旬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村。遇一老者。自言。尙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深山。為虎穴久矣。詰朝募徒。眾操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載展遺圖。敬此忠孝得墓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藏職方畫山水一軸。諸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為先

### 見聞續筆

#### 卷八

五

忠手澤可寶也。嘉慶甲子夏五月。阮元書於杭州節院。

### 澄清堂昇元帖考

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吳子敬翁之孫梓銘。茂才葆增。攜家藏澄清堂古帖一卷。中刻虞世南。褚登善。顏魯公。賀知章。徐季海。唐五人書。清瀾天授。神彩奕奕。紙墨細膩。古香撲鼻。真世間希有奇珍。令人愛不釋手。留置案頭。數閱月。癸酉新正五日。開帖細觀。帖前有澄清堂帖四字。帖尾有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十四



字前賢考澄清堂帖。南唐賀知章手摹品列昇元上。李後主命徐銓以所藏古今帖摹勒上石。名爲昇元帖。爲宋太祖淳化閣帖王著手摹初本之祖帖。汪宗魯仲儒跋董藏澄清堂帖五卷云。澄清堂帖刻於昇平間。考之東觀餘論及格古等書。俱未詳言之。是知間且未盡况觀者乎。此帖傳於董大宗伯。授受有緒。真罕世奇珍。臨池寶筏也。余謂此帖前署澄清堂。後記昇元二年。令人莫解其故。以兩帖之名。合爲一帖之款識。是耶非耶。真耶偽耶。是一是二。余不得而知矣。前人云。澄清堂帖係

見閣續筆 卷八

六

賀知章手摹昇元帖。係徐銓手摹。此帖中則有賀知章帖一則。可知此帖徐銓手摹。非賀監手摹也。側聞杭人吳曉帆觀察煦家。藏昇元帖全部。余久欲訪觀此帖。因循未果。真可歎也。他日有緣。得窺全豹。當著昇元帖考以解疑團。

西嶽華山碑

人言西嶽華山碑。宋代已亡。流傳人間者。祇有三本。劉文清家藏本。今歸宗湘文觀察。吾友沈旭庭手摹一本。吾兒功成亦摹一本。藏於家。阮文達公家藏本。已摹勒

上石。置揚州學舍。阮石珊。龔尹贈余拓本。什襲藏之矣。第三真本。荳林中丞所得。同治十一年冬。初骨董家持來。宋拓本。卓然可觀。前題後跋。歷歷可考。留翫數日而歸之。可見華山碑真本。流傳人間者。不止三本也。

周父已高鼎

揚州阮家舊藏周父已高鼎。體方四足。兩耳獸頭。方蓋內有古篆二十八字。鼎內字數亦如之。紅綠斑斕。令人可愛。留置案頭。兩月而歸。其主記之以徵老年眼福云。

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歌圖題詠

見閣續筆 卷八

七

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九月丙申朔十二日丁未。傳黨仁、傅道遠、傅仁高、三八合家等。上爲七代父母法界衆生。敬造阿彌陀像一鋪。合門供奉。刻在石座之足。嘉慶十年安邑宋葆醇。揚州藩焦循、秦思福、阮元同送致焦山。永無遷失。刻在石座之面左方。

是石舊在安陽縣東高穴村槐陰寺。寺淪入漳河。僅存此石。嘉慶八年惠州趙希璜載來揚州。九年八月歸諸焦山。時同遊者錢塘吳錫麟、通州胡長齡、邱縣劉大觀、蕪湖章協夢、陽湖洪亮吉、趙懷玉、孫星衍、陽城張敦仁。



十年正月安邑朱葆醇補刻石佛二侍者。并題記石座之面左方。

此石雖經諸公題識。實未送致焦山。道光十年臘八日。婺源齊彥槐購自揚州市中。親載入山。付僧清恒供養。勿失雲山江水。共為證盟。彥槐記。刻在石座之面右方。

唐石佛入焦山歌

石佛造自初唐民。永隆二年歲在辛。季秋九月朔丙申。安陽縣東高穴村。傅氏三子弟及昆。共成西方白足尊。座高八寸有四分。抵八萬四千由旬。超拔七代。

見聞續筆 卷八

八

父母親。普為眾生渡迷津。槐陰古寺漳河濱。年湮寺廢石佛淪。天龍八部呵護勤。忽如浮磬出泗濱。惠州客載遺於真。芸臺尚書歎其神。曰當歸焦鎮海門。宋子芝山字葆醇。補二侍者記以文。記中同游凡八君。大都好古而多聞。詞賦瑰麗吳穀人。詩歌豪健洪稚存。經籍著述孫伯淵。金石考訂張敦仁。胡劉章趙皆不羣。或善書法工討論。嘉慶甲子鑄石墩。又增三客。江焦秦。曰歸日送徒云云。兩度刻石終因循。今年我入揚州闈。訪求雞林觀兔園。驚見此石卧牆根。日之

夕矣眼復昏。字不能讀以手捫。問主老姓賈不言。但言昔富今窶貧。施之以錢二十緡。請歸舟中三沐薰。暇日恰到焦山垠。長老清恒徒性源。迎入海西仰止軒。同時觀者楊子堅。鑄是日天朗氣候温。梅花爛漫明朝暎。折枝供佛香氤氳。我為長者談宿因。皆大歡喜伊蒲陳。亦記數語雕貞珉。余少時嘗夢至江心。一阿羅漢自顧嚴然僧也。每歲或三四夢。及到焦山。恍如夢境。而此夢自此不復作矣。前年和陶雲汀官保焦山詩云。三生石上。道光十年歲庚寅。冬十二月。日再來僧蓋紀實也。壬辰。距千三百三十春。其字與石宅如新。不知兵燹。

見聞續筆 卷八

九

歷幾巡。輾轉乃與焦山鄰。江流浩淼山嶙峋。廣長之舌清淨身。是眾香國國土芬。是水精域無纖塵。更萬萬古轉法輪。不動不壞留乾坤。余送唐石佛入焦山。長老借庵倩丹徒。張茶農解元繪為此圖。因錄詩於後。將徧徵海內名公題詠。藏之海西。以為山中他年故實。一則也。道光十一年。歲在辛卯。中秋日。梅麓居士齊彥槐書於雙谿草堂之小遊仙館。焦山古物無不全。周漢二鼎開其先。伏波銅鼓若球。



貢。去年河帥張芥舫先生親送銅鼓入文襄玉帶如  
 山。河帥作歌。家君和之。喪亦有和作。  
 珠還。楊文襄玉帶向藏焦山。久已遺失。梁芷鄰方豈  
 伯訪得。贖歸作焦山遺帶歌。家君亦有和作。  
 惟鶴鳴著仙蹟。更有書畫能通禪。五十三參水月相  
 五十三參經相向藏海西相傳為三十二分金剛篇。  
 吳道子筆固非是。當是元人物也。  
 宋張即之書金惜乎心經雪壑筆。大半沒入蛟龍淵。  
 剛經石刻猶存。清淨佛土佛所住。遂有石  
 宋吳瑀心經碣。沉沒江底。清淨佛土佛所住。遂有石  
 今惟松寥山房片石存耳。  
 佛來山間石佛之雕自何世。大唐辛巳高宗年。迄今  
 干又三百載。蓮座不壞同金堅。芝山宋公好事者。補  
 像刻記邀羣賢。清風半帆山可到。欲送不送期頻愆。

見聞續筆 卷八

詎知古佛有深意。欲與家君結勝緣。紫金浮玉雪初  
 霽。梅花繞屋江連天。借庵老矣尚清健。策杖來迎江  
 上船。家君作詩張作畫。神物並到秋毫巔。東坡臘日  
 訪二惠。只圖語笑依蒲團。曷知海西作佛事。功德與  
 海俱無邊。今年九州水汎濫。淮漢浩浩波濤翻。江南  
 東道獨無恙。豈非佛力迴狂瀾。從茲歌讚徧寰宇。合  
 翦江波為絲箋。我誦父詩學驥子。願附驥尾千秋傳。  
 庚寅臘月大人舟次揚州。購得唐佛一座。送至焦  
 山。作詩紀事。今年夏借庵倩張茶農解元繪圖。將

徵海內名公題詠藏之書藏。學裘過庭。獲觀此卷  
 恭擬長歌附名於後。以志欣幸云耳。辛卯重陽前  
 一日學裘謹識。

石佛詩成效栢梁。謂梅麓干回讀若飲瓊漿。迎來像  
 是無量壽。供養心同阿育王。蒼苔花開香滿座。玻璃  
 鏡洗月侵裳。詩徵閣與諸天近。肉髻光連清寄堂。山  
 借庵清恒時。漳濱古佛來京口。此事從來應未有。遭  
 年七十又八。漳濱古佛來京口。此事從來應未有。遭  
 回三度竟歸山。神物終成不脛走。我聞象教庇天人。  
 如何一利遭沈淪。虛空八萬四千劫。種種借作南來

見聞續筆 卷八

因嶺南仙會大喜事。包裹攜持遠將至。尙書首作入  
 山謀。邀客殷勤與題字。人事蹉跎歲序遷。土花蝕座  
 苔侵肩。奇絲忽落奇人手。功德纔消二萬錢。君本山  
 中老尊宿。夢飛往往焦山麓。見本此番盛舉出無心。  
 知是三生香火熟。靈風獵獵吹江雲。霏霏法雨清埃  
 氛。白光紫氣照巖谷。諸天龍象皆靡欣。卻憶經年卧  
 泥滓。過客紛紛誰指視。世人遇合各乘時。豈料世尊  
 亦若此。永隆代遠餘千年。市朝變徙河遷流。何來傅  
 氏三男子。某某名留石上留。青雲附驥流傳便。茲事



雖微也堪羨。不見當時公與侯。泯泯姓氏隨奔電。長歌紀事何雄哉。更教圖畫貽將來。馳書便合滇南去。那環館主應顏開。共亭先生焦山古物不可數。我亦前年齋漢鼓。頗饒蒼潤助吟懷。詎有莊嚴輝淨土。白業生慚等面牆。仍嫌綺語惱空王。聊將望古潭潭思。笑寄參寥作讚揚。借庵長老

題奉梅麓先生正句畏堂張井稿

金人入夢始有佛。六代造象何紛紛。唐初承經及西竺。供養功德宜精勤。安陽傅氏好弟昆。欲以冥福資

見聞續筆 卷八

三

六親。紀年在辛月。在丙。精字想見檉榭新。何時淪棄荒水濱。干三百載浮河津。屢經兵燹象完好。呵護信有天龍神。趙前宋後發誓願。送之焦山鎮海門。一江水隔竟未果。題名易蝕蒼苔痕。齊君種善多善根。古佛顯應成妙因。杉板船輕翦江去。江風不動波沄沄。是日山中佛光現。異雲五色明朝暎。音樂鳥鳴溪澗曉。旃檀香散林巒春。汲東冷泉作清供。曼陀羅雨吹細縷。我聞八萬四千幻名相。世塵詎着蓮花身。天人感應理則一。剎竿自樹波由旬。為君作歌歌止此。別

見聞續筆 卷八

有靈契君應聞銅觀音像光福村。在宋出土祈祀殷。兩陽徵應紀前志。歲久廊圯叢荆榛。前年去年兩禱旱。楊枝滴水蘇吳民。民無飢寒。聖人悅親灑。寶翰題瑠璣。君如來游太湖濬。請依蘭若瞻慈雲。更將貞白磨厓手。一寫裴休讚佛文。

道光丙申冬仲瓜洲舟次阿凍題應梅麓前輩詩

家屬即正館侍少穆林則徐

金仙下界游瞻部。踏徧紅塵無淨土。善根種向焦山椒。飛錫合來散花雨。世間萬事隨雲烟。海水漏盡桑

見聞續筆 卷八

三

成田。眾生顛倒轉輪劫。如何佛亦遭淪漣。由唐迄宋逾千載。石紋剝落苔覆髮。八部天龍少呵護。山靈驚恐訴真宰。羅浮仙人有宿因。扁舟裝送江之濬。寶絡莊嚴壽者相。旃檀香氣馥氤氳。寺僧拍手笑欲狂。揚船擊汰來中央。世尊如來大發祥。山花亦解迎空王。青鸞白馬招西方。東南大開蓮佛場。菩提種果滿地香。八萬阿難齊度航。紀之以詩年月詳。絕大手筆垂琳琅。乾坤不老江水長。傳之無斁壽無疆。

道光戊申十二月王谿世丈命題此卷右已載梅

四五九



麓太夫子玉谿世丈及先大父河帥少穆制軍諸  
鉅篇小子何敢率爾下筆既不獲辭因勉成七古  
一首以應命不足當大雅一笑也世愚姪張大柟

初稿

梅麓先生執牛耳。騷壇自此無衰頰。想為光音天人  
來。為爾世界造斗科。光芒鬱發虎鬚筆。絕大游戲現  
刹那。大乘牛車得宗旨。糾紛變態皆媿媿。往歲喜獲  
唐石佛。一唱奇句一壑。學劬軋千秋吹若沸。盪決十  
步前無戈。翁張不顧俗耳曠。點綴自見天星羅。淮東

見聞續筆 卷八

五

大帥開幕府。文兵森列排鸞鷲。先生此篇出諸手。滿  
堂噫氣驚騰挪。張公當今比燕國。低首元暉不復哦。  
楊生子堅稱健者。招摧胃腎思入魔。靈心妙手詫偶  
得。古佛新詩宜如何。以詩賸佛焦山阿。帛關更下來  
我。我山僧本與贊齊匹。彝器不厭周秦多。焦山本貯  
前年芥航河帥又  
送至伏波銅鼓此佛剝落猶可辨。定自天寶至元  
和。阿環歡喜寫梵茨。沈婆兒亦禮維摩。刻劃相好推  
首髓。當時已笑喻彌陀。位置今作焦先侶。各攝靜氣  
制潛龍。今歲夏秋雨滂沱。江湖溢地生白波。替替哀

鷓遍藪澤。汨汨浮鷓成窟窠。一物不度聖凡恥。何無  
一物神靈呵。青虹願得白虹邊。溼雲更使晴雲馱。地  
肥瘦食儘腴美。金輪數轉飛礫柯。津梁之疲爾莫忝。  
大力能息民之訛。張生繪圖志非他。亦欲神奇鼓沉  
澗。不然寫此歎泥爪。偶存迹相且娑婆。先生雖卧林  
下久。素絲豈終賦五純。惓惓蒼黎藉相告。不但語句  
相砥磨。世愚姪徐其志初稿。

道光十年臘月朔。齊翁送佛焦山麓。欲繼詩老廣徵  
詩。詎為福田自求福。雲山江水共證盟。歲月懸輪殊

見聞續筆 卷八

五

迅速翁今逝矣不可見。得見哲嗣温如玉。示我墨刻  
送佛詩。金蕊瓊玕紛滿目。自顧詩佛兩未諳。蕪語何  
堪。翠尾續。祇有一言丐佛聽。目擊時艱事云促。佛有  
宏願度衆生。肯令無辜遭殺戮。奈何粵賊出武昌。扼  
江咽喉踞江腹。幻蜃妖暮遂厥奸。長蛇封豕無其毒。  
道光末迫成豐初。六載干戈擾南北。况逢妄言託天  
主。欲滅三寶絕禪學。即今路梗香火稀。式微亦是禪  
明辱。佛在焦山境密邇。盍顯神通戮厥族。法力尙可  
靖天魔。攝取何難置地獄。豈唯江路得蕩平。山甌海



澁威清穆。辨香虔禱。向世尊。眼見羣生登極樂。

成豐四年六月冬錢步文章稿

唐永隆至今成豐。陵谷幾變朝市同。此佛昔曾沒潭水。誰遣跌坐焦山中。前趙後宋盡好事。早欲相送登此峯。風流况有阮相國。羣賢刻石詞皆工。如何忽落賈人手。墻底土澆金仙容。梅花居士喜與遇。作畫遂倩張思融。片帆載出海西郡。遠聽銅鼓聲逢逢。居士前身自能說。夢裏曾訪焦仙蹤。到山不合捨佛去。竟肯再踏紅塵紅。居士自行佛自止。轉眼江上驚傳烽。

見聞續筆 卷八

六

左望金山石瓜步。江流阻塞難朝東。黃池弄兵祗盜耳。固知樓櫓非英雄。火攻下策尚可用。天胡鄞興東南風。豈其大千合有劫。法力轉使空王窮。我思劫運雖未終。此輩一粟成沙蟲。降魔仗爾金剛杵。佛絕冥心遊太空。

丙辰仲春吳縣潘曾綬題

劫餘送石刻入焦山歌

姑蘇臺上麋鹿走。萬家樓閣化烏有。斷碑殘碣散晨星。半段河濱半并右。我從江北返吳門。搜求墨刻當

亂後。顏垣中邊獲二三。破竈周圍收八九。側聞大雅

李笙魚。廣羅石刻愛忘醜。詢之果得石十一。壁返珠還感良友。觀音寶相居然存。東坡小象仍无咎。焦山圖與倡和詩。神龍見尾不見首。送入焦山定慧寺。付與天龍神鬼守。他年定有印心人。補刻斷缺遇好手。全帖幸早焦山藏。摹勒須從芥公取。憶昔先君送石佛。海西庵裏藏之久。我來尋佛佛無蹤。庵門幾度成空扣。亂後石佛失石佛。顯晦自有時。何時復得出塵垢。大士慈悲救眾生。坡老文光射牛斗。先子詩歌繼

見聞續筆 卷八

七

大蘇藏之名山傳不朽。寄語山靈好護持。來從劫火事非偶。詩成一笑大江橫。風雪滿天頻舉酒。

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初七日吳門亂後搜得石

刻大士東坡二象先大夫梅麓公送唐石佛入焦

山圖帖焦山倡和詩帖載入焦山定慧寺交芥航

長老收藏作歌紀事越一年光緒紀元九月借王

森玉補刻石佛帖首尾四石倡和帖中段二石命

兒子 功成 附錄此詩於後事從人願天假之緣喜

可知矣玉谿齊學喪時年七十有三識於揚州



見聞續筆卷九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陽羨綏安詩上

謁周孝侯廟

斬蛟射虎衆休驚。放下屠刀佛可成。振古英雄出無類。到今祠廟尚崢嶸。孤忠長與南山峙。浩氣還同北斗橫。寇賊未除侯有恨。松泉憤作不平鳴。

觀盧忠烈公像

浩氣長留天地間。幸從圖畫識公顏。一生心事見家訓。

見聞續筆 卷九

千載忠魂遊故山。海內竟無人應手。軍前猶有士排姦。沙場戰死還遭謗。令我臨風涕自漣。

收租行 有序

余有田二百畝在陽羨東西兩沆之間。冬至後泛舟往收。十日得米數十石。帛四端。豕雞一滿載。而歸快然自足。作收租行時丙申十一月廿六日也。

東村西村牛馬走。收得一二遺八九。頑佃結習不可醫。舌敝唇焦量一斗。甚者鼠竄潛隣家。千呼萬喚日欲斜。

無可奈何掉舟去。蘆汀且伴沙鷗住。往返湖濱十日留。米帛雞豚共一舟。呼童沽酒飲醉。聊以卒歲吾何求。興發援琴歌一曲。連天湖水搖空綠。天公送我一帆風。篋中有帛倉有粟。人生每苦不知足。大都得隴又望蜀。終日祇求龍斷登。究竟適足以取辱。嗚呼人能知足便不辱。君不見歸真返璞有顏觸。

同桶亭祖香崇岡玩月

最好今宵月。三人得共看。蟲聲四壁碎。蓮葉半池殘。秋意誰先領。風情我亦干。憐他數畝地。何幸作吟壇。

見聞續筆 卷九

約隸亭遊龍池道中遇雨

已發尋幽興。遊山雨亦宜。茅廬堪憩避。松巷更迷離。行止憑天意。風雲助我詩。木魚又呼客。三度到龍池。

登惠山龍光塔頂望太湖作

龍光塔峙山之巔。振衣直上凌蒼天。雲消日出碧空淨。四顧不覺心茫然。湖波三萬六千頃。當空湧出七十二。朶青花蓮羣峰淡冶盡含笑。恍如吳宮教戰羅嬋娟。當時鷓夷真達者。獨自行意乘輕船。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廬陵此語戲之耳。不退那得身安便。我



今憑虛成獨立。心迹已作孤飛鷲。行將乘長風破萬里浪。歷徧五湖四海名山大川始言旋。安能局促一邱一壑之中間。如蝮之屈魚之潛。嗚呼萬卷書尚未讀破。便作是想何其顯。不如下山消渴好飽飲人間第二泉。

國山碑

峰頂一卷石。孫吳封禪碑。休徵紀麟鳳。筆勢走蛟螭。石鼓相伯仲。山靈好護持。築亭蔽風雨。召杜令人思。謂唐陶山生先

二月二十二日同耀廷祖香文俊文耀慕雲諸

見聞續筆 卷九

三

君重遊廣德太極洞得詩三首

已醒黎雪夢。探奇到洞天。玲瓏開萬竅。迅速別三年。石鍊能成佛。中有石佛數尊人來便算仙。諸君且傾耳。聽我說龍眠。吾鄉有龍眠洞最勝日月所不照。仙宮秘此間。幾時通福地。一竅闢元關。天以石嘗巧。雲同人賭閒。誅茅吾欲住。未必此緣慳。最好元關裏。當空覆一舟。仙凡從此隔。姓字任人留。冊中記遊者甚多。拂拂仙鼠舞。泠泠活水流。尋詩隨處是。何事苦冥搜。

山居十首用皮陸郊居韻

故里何時返。山村兩載居。到門無俗客。堆架有奇書。松老堪巢鶴。池清好養魚。幽棲因樂靜。不是慕懸車。地僻遠塵雜。身閒息草茅。鶯兒羣出谷。燕子獨營巢。歲月隨流水。生涯竟繫匏。空山罕人迹。寂寞與誰交。室下陳蕃榻。窗橫管子牀。高眠消永晝。枯坐學空王。抱岫雲何懶。流天月亦忙。病多今稍減。筋力較前強。身世浮萍寄。衷情綠綺知。不無居此念。安得買山資。捫蝨懷狂客。騎牛羨牧兒。如何排悶好。日夕賦新詩。

見聞續筆 卷九

四

綠陰籠野屋。白晝掩柴扉。竹葉難消恨。楊花易上衣。愁從天外落。家祇夢中歸。無限吟情寄。溪光接翠微。春到愚公谷。門停長者車。居山如栗里。徧野著梨花。似此香為國。能教客當家。清明時節近。簾外雨如麻。雨過鶯聲滑。花飛蝶夢殘。餞春空把盞。消夏且投竿。好蠟遊山屐。休彈挂壁冠。吟翁將過訪。特為築騷壇。樹密疑無路。峰開別有天。秋心飛片葉。涼意送新蟬。作賦廬陵擅。為文莊子元。挑燈一披讀。聲答百重泉。獵獵風吹壁。紛紛雪擁門。尋梅遵石罅。訪友到山根。痛



飲輒傾甕。狂歌思鼓盆。蕭灑誰作伴。祇有華山孫。  
好懶漸成癖。客真無一能。閒愁猶未減。俗事最堪憎。晝  
對溪山讀。詩憑風月徵。浮雲終是幻。吾且枕吾肱。

同柳堂登龍池絕頂

山青水碧一壺無。攜手登臨興不孤。安得從君賦歸去。  
黃山頂上看雲鋪。

宿澄光寺有懷已丑同遊諸君

松風依舊喧高閣。僧房坐對燈花落。疏鐘已動天未明。  
孤客懷人睡不著。曩時遊興吾最豪。呼朋夜起吟秋高。

見聞續筆 卷九

五

曉雲巖畔看日出。爛漫五色翻雲濤。而今忽向綏安住。  
相去此山廿里路。情懷難與諸君同。謂路補之徐鏡湖伯去秋巖到  
此徘徊不能去。

龍池

閒居無事合尋幽。重到龍池依舊遊。卧石道傍蹲虎豹。  
盤松天際走龍蚪。人來初地心生羨。念及歸雲涕欲流。  
謂紅雪上人彈指七年真一瞥。山容消瘦不勝秋。

送橘亭回崇岡

林盡好峰開。雲繁疏雨來。客中人送客。那得不低徊。

送曉村回桃溪

折柳贈君行。絲絲皆離緒。猶有詩人留。空山未獨處。

綏安卽事和曉村韻

環肥燕瘦合收羅。收到無鹽意若何。愛我任君忘我醜。

那堪同付雪兒歌。君將編諸友倡和詩為雅集詩鈔

方朔談諧可解顏。笑談聊補酒尊慳。明朝話別無容惜。  
猶有詩筒互往還。

同諸君登虎跑山頂

虎跑山脈接雞籠。氣勢磅礴無高峰。大石一片平且豐。

見聞續筆 卷九

六

清泉石上流淙淙。遠近眾岫如屏風。插天萬朵青芙蓉。  
歸雲一縷來自東。帶雨數點飄秋空。鶴髮童顏一老翁。  
因雨敗興回僊筇。謂曉村誰其從之城北公。謂祖伯宏獨  
立。願盼雄橘亭戟手行從容。迂伯撚鬚覓句工。柳堂流  
目送飛鴻。主人文耀情獨濃。邀我坐石談無窮。深山薄  
暮何處鐘。振動邱園樹萬重。飄落霜葉無邊紅。天涯淪  
落如飄蓬。見此木葉心忡忡。登高作賦吾能從。誰能開  
我抑塞磊落之心胸。嗚呼誰能開我抑塞磊落之心胸。

同諸君游僊人洞



結伴尋幽邃。雲繁雨欲飛。梨花驚雪艷。山中秋日峰影  
著煙微。急水危橋渡。平原衆綠圍。牧童意閒暇。一一跨  
牛歸。

行行二三里。歡笑竟無涯。野態入圖畫。戲談成好詩。洞  
天莫嫌小。石壁各呈奇。趺坐平臺上。松風次第吹。

山居偶成

終日山中不見山。白雲幾片似余閒。絕無塵事來林下。  
惟有秋聲在樹間。細界烏絲臨古帖。沈酣綠蟻破愁顏。  
東軒延伫頻搔首。一卷親詩待友刪。

見聞續筆 卷九

山中讀書

山中何所有。茂林與脩竹林。中何所有。高樓與大屋。離  
羣而索居。終日苦寂寞。何以破寂寞。閉戶抱書讀。日長  
如小年。讀書苦不足。何以補不足。日盡繼以燭。明月照  
書帷。好風動簾幕。地復焚香。清淨兼芬馥。端坐對古  
人大聲。振林壑。渴則飲山泉。飢則食餽粥。倦則投藜牀。  
暇則弄琴筑。此外皆不知。此中有真樂。十洲三島僊。未  
必勝此福。東隣業漁樵。西隣事耕作。而我徒飽食。毋乃  
負此腹。雀噪聲啾啾。蟬鳴聲斷續。而我寂無聲。毋乃愧

蟬雀世味百不好。書味堪咀嚼。窮愁藉以抒。心身藉以  
束。人生能幾何。光陰真迅速。切勿再因循。鑄成一大錯。

竹間獨酌

愛竹王子猷。愛酒陶彭澤。一日不可無。遇之便酣適。余  
居深山中。兩者皆兼得。醴醴酒盈罇。猗猗竹繞宅。竹裏  
持酒杯。酒中浮竹色。一酌忘百憂。二酌破孤寂。三酌豪  
情發。四酌煩襟豁。五六七八酌。醉到酒瓶側。好風吹夢  
醒。有扇不復覓。秋蟬滿耳鳴。有琴不復拭。心逐活雲浮。  
人與紅塵隔。安得好友來。同樂清涼國。不知有爾我。亦

見聞續筆 卷九

復無朝夕。興到則聯詩。詩成浮大白。如此了一生。何羨  
青雲客。富貴豈不美。憂患真難測。貧賤亦可傷。飢寒苦  
相迫。置身四者外。逸興應無敵。不飲復何爲。白駒已過  
隙。綠卿爲我師。紅友當三益。

桃溪舟次見月有作

水月圓如此。無風波不生。扁舟今暫泊。獨客若爲情。感  
逝淚頻落。近家心轉驚。亂蛙無賴甚。聒耳一聲聲。

題鹽梅閣 有序

鹽梅夫人者宜興王忠烈公之祖母也。初夫人



嬌守聞有疑之者時食鹽梅即投核於地矢之  
曰妾苟無他此核當復植果挺生成幹復有疑  
其易核者旋結實而味鹹里人驚異歌頌之至  
今邑人建忠烈公廟成復建閣以祀夫人友人  
徵詩賦此題壁時道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夫人之心井中水井水從來波不起夫人之節嶺頭梅  
孤幹不畏冰霜摧禮義不愆言何訛誰信鹽梅今結實  
湘妃淚染竹成斑無怪鹽梅之實味能鹹城南建閣對  
銅官閣下梅花耐歲寒從此香風留萬古何獨文孫忠  
烈傳人間

見聞續筆

卷九

九

正月初九日往大墩山省墓夜登峻嶺窘步難  
行詩以紀之

日暮途遠天深黑我馬瘡矣行不得雙峰高聳林木台  
一徑峻峭石壁仄旋風凜凜寒生毛飛瀑冷洽暗沾臍  
攀躋如撐上水船進未得寸退已尺怪禽類鬼啼人前  
危石疑虎蹲我側須臾眾壑起松濤萬騎千軍來逐北  
嗚咽如聞鬼唱詩遙空覺有魑吹笛山靈似欲指迷途  
特遣青燐照匍匐嶺下正愁岐路多林端忽露粉牆白

丙舍諒非三神山此間真是清涼國手栽脩竹已成林  
瞥眼梅花如舊識回頭不見來時路一片黑雲潑如墨  
長林豐草深夜來山人見我皆驚惕嗚呼男兒失路誠  
可憐痛哭窮途悲阮藉縱知泣血亦徒然瑣尾誰能忘  
叔伯此行雖較蜀道難總比人心易推測松楸無恙心  
自怡衣濕身疲何足惜

拜墓

萬家真可置其旁一望松楸氣鬱蒼  
春帚掃除雙淚灑攜鋤培植寸心傷  
徒令杯酒成虛設要見慈顏祇睡鄉

見聞續筆

卷九

昨夜夢中親色笑喜兒病骨較前強

車行遇雨

風雨正縱橫驅車破曉行  
看山思墨戲臨水訂鷗盟  
險阻嘗來久崎嶇望去平  
松楸將遠別回首若為情  
跋涉水雲裏于嗟我僕痛  
祇緣從阮藉能不哭窮途  
薄晚家何處前山雨更羸  
所欣輞川近竹樹影模糊  
謂祖香崇

正月十一日冒雨訪祖香於崇岡賦詩奉呈  
滿天風雨促人來百結心胸一笑開  
春夢無痕休介意



清談有限且銜杯。摩天黃鶴真堪羨。時伯宏在揚州席間談及赴壑修蛇不可回。先生守歲作蝶戀花詞一闕最為絕唱句易感懷關性分。不關性分總浮埃。

宿崇岡山齋有懷朱橘亭

輾轉不成寐。松風徹夜號。聯床懷舊雨。中酒慕醅醪。老鶴意何遠。閒雲情自高。銅琵琶板在。爲唱大江濤。

澄光寺觀金觀音作

吾觀觀世音。千目千手臂。化身千萬億。與無身無異。伊誰鑄金身。來鎮澄光寺。我來爲看山。非是作佛事。住持

見聞續筆 卷九

十一

方外交留我。吟空翠。開函示寶相。四壁光輝熾。妙麗復端嚴。現出慈愍意。誠知解脫門。原不可思議。權當無言師。聊以叅不二年。歲久不豐。早魃頻作祟。食乏香積厨。衆生殊痿痺。奈何富一身。坐視衆憔悴。曷不鑠其金。易粟千鐘易。頓使菜色人。歡聲動天地。功德真無量。遠勝高閣置。此心菩薩心。住持知也未。

山中間行得詩四首

一月不出戶。出戶春已深。細草綠在地。梨花香滿林。青山不世情。安然橫玉琴。片雲巖際浮。依依愜素心。

水聲忽到耳。幽澗在林前。亦有三板橋。圖畫出天然。行復止。止碧玉何娟娟。樂飢斯可矣。誠哉詩人言。短約既已渡。綠野何其寬。叅天松數株。天矯虬龍蟠。翹首一以望。巍然見長山。霏霏山翠中。好鳥鳴關關。俯視仙人洞。千樹桃花開。桃源在入世。豈盡荒唐哉。此間春意濃。合醉流霞杯。東風且莫吹。留待漁郎來。

同崔仲綸獅子山望太湖作

君家太湖濱。我家黃山麓。太湖波濤渺。翻天黃山蓮花峰。六六安得仙人縮。地方黃山移置太湖曲。去年讀君

見聞續筆 卷九

十二

詩。彪炳光陸離。湖波三萬六千頃。收拾君家筆一枝。綵安山中花如雪。君不來兮花飄瞥。思君不見訪君來。片帆昨夜桃溪開。到門握手他勿問。東灣獅子安在哉。二名振衣飛上青崖去。跌坐松陰相與語。東風捲起浪千層。七十二峰不知處。

秋聲篇

白雲在霄月在地。紛紛木葉無邊墜。寒蛩四壁吟不休。又是一天秋意思。西南飄忽聞有聲。入松頓作不平鳴。三峽波濤吹地轉。六軍人馬破山行。須臾簾外瀟瀟雨。



一片雁聲天際起。樹杪飛泉瀉百重。置身彷彿水雲裏。山居落莫少人過。聽秋可以驅愁魔。身世大都春夢婆。寸心休被百憂磨。百年歲月一拋梭。而況去日已苦多。何暇悲秋學宋玉。何暇面壁師達摩。呼酒來前飲輒醉。乘醉拔劍舞且歌。江海之聲振巖阿。萬籟俱寂快如何。不識六一何胸臆。賦罷秋聲三歎息。

飲可樂園巫山人家詩以紀之

晨起聞叩門。野老來相約。招游可樂園。為我設杯杓。我遂欣然從。穿林復轉壑。清風吹我衣。好山悅我目。蟬鳴

見聞續筆 卷九

三

仙奏琴。水流如擊筑。木葉未曾脫。田疇已徧綠。中途作小憩。覆蔭多古木。行行過溪橋。炊煙橫屋角。隔籬啼午鷄。當戶卧黃牘。主人立門前。蕭然披野服。延我坐中堂。與我談心曲。飲我梨花春。食我花豬肉。我素稱老饕。張口便大嚼。須臾杯盤空。我意猶未足。主人笑且言。不惟將軍腹。我曰客無能。曹交徒食粟。平生好交遊。人情罕醕樸。洪荒太古風。竟在深山谷。情意既殷勤。衣冠何必肅。似此好園林。居之真可樂。夕陽銜遠山。新月上林薄。漁郎出桃源。松風鳴謾謾。詠歸有餘歡。勝遊何日續。

詠愁篇

天以蟲鳴秋。人以詩鳴愁。愁多詩更多。詩多奈愁何。詩人半屬多愁者。愁人不必盡詩魔。問愁何所似。舞絮抽絲均可擬。盧家少婦昧平生。偏與窮盧秋士為。知己麾之不去。提則起。無聲無形真類鬼。一朝失足落其中。生非生兮死非死。其固也如城。其深也如壘。蘇秦不得說以言。項籍無所用其技。况我一長無可恃。我欲攻之竟何以。醉鄉之中愁更多。逃乎睡鄉斯可矣。滿耳蟲聲不得眠。詠愁聊學張平子。

見聞續筆 卷九

古

靜坐

山居無一事。獨坐留雲軒。壁觀似達摩。尚未到九年。靜中觀自在。天外別有天。維摩不二法。得之於無言。

閒行

信步二三里。不知西與東。如此好溪山。容我策短筇。臨水羨游魚。過橋達釣翁。好尋澗處行。莫入荊榛中。

小飲

我鄰有二仲。過我慰我思。手提酒一壺。相與斟酌之。何物佐此酒。堆盤有蟊螬。橫行暴長卿。好作持螯詩。



清談

空山苦寂寥。默默我何堪。忽聞佳客來。快與為清談。今宵好風月。前山橫夕嵐。各將近作詩。津津道再三。

論詩三首

作詩如作人。宜真不宜假。詩有真性情。是解作詩者。勦襲以為詩。毋奈風斯下。摹仿以為詩。何能出瀟灑。典故安可無。數典亦傷雅。詩為心之聲。心藉詩以寫。我作我之詩。詩中貴有我。我用我之法。古法都可捨。雲霞無定容。變化自嫵娜。山河無定形。位置自安妥。作詩胡不然。

見聞續筆 卷九

五

知意不學可

詩在山林中。山居詩自得。山林中作詩。可以得詩骨。廊廟豈無詩。頌禱多雕飾。安得暢所言。豪放不拘格。作詩是樂事。用以適吾適。拘束而為詩。詩源全壅塞。天賦我性靈。何由得以發。千古上乘詩。窮愁憂患出。杜老吟北征。真為萬世則。欲作作詩人。莫傷憂患逼。作詩雖在人。其權詩自專。終日無一字。頃刻來萬言。其易如反掌。其難如登天。其來如懸河。其去如飛鳶。飄飄氣凌雲。望之仙乎仙。八珍無其味。西子遜其妍。世情工

炎涼而詩獨不然。窮愁困厄中。與人相周旋。人情嫌冷淡。而詩情自偏。萬山風雪夜。與我結深緣。愁魔既擲。窮鬼復來前。吾以詩驅之。敢不為深潛。可以忘我憂。可以窮歲年。萬物供驅使。吾將老其間。

見聞續筆

卷九

六



見聞續筆卷十

葵源 齊學裘 于治

陽羨綏安詩下

遺懷

人生在塵世。甘苦須備嘗。譬如人行路。初出多康莊。行到半途間。崔嵬逢太行。豈因太行高。卻走徒徬徨。緩步登其巔。縱目覽四方。險處未曾經。奇景安得望。下山疾復疾。依然大道旁。閱歷既已多。甘苦兩相忘。寄語行路人。不必嗟羊腸。

見聞續筆 卷十

天地有虧陷。年歲有歉豐。道路有險夷。人生有窮通。久晴必久雨。日昃由日中。物極無不反。君子常固窮。不怨并不尤。氣象何其雄。霜雪任交加。不改柏與松。哀哉市井人。得失爭雞蟲。飛流三千丈。奇峰一萬重。廣廈百十間。獨客居其中。何事破寂寥。萬卷勞雙瞳。何物以怡情。三尺橫枯桐。興到吟一篇。遊情寄飛鴻。仰觀浮雲浮。片片遊蒼穹。人生天地間。滄海渺一粟。無罪以當貴。無禍便是福。隨緣過此生。了却棋一局。萬事付子虛。胸次何落落。所以

貴為人。務在能絕俗。人俗不可醫。富貴亦草木。草死與木斃。身後更寂寞。

人心不可測。君子貴擇交。我生好交遊。至契在衡茅。初

交城北徐謂伯宏把臂如同胞。繼交潘邠老謂曉材相投如

漆膠。急難相扶持。文字相推敲。一日不得見。中心如煎

熬。三人永為好。骨相皆孤高。窮愁我為甚。意氣潘最豪。

徐公真公瑾。醉人如醕醪。此外豈無朋。可以同遊遨。數

月不一見。易得遂易拋。亦有素心人。蹤跡寄遠郊。音問

久不通。魂夢如翔翱。凡人以類聚。不得相混淆。倘友不

見聞續筆 卷十

如已。豈止損一毫。

寒門不可出。閉戶策為長。俗流不可友。息交計為良。閉

戶兼息交。庶可除不祥。縱有異患干。心可對彼蒼。異患

苟不干。寒餓庸何傷。富者眾之怨。貧者士之常。

禍從何處起。言為禍之根。守得口如瓶。任他耳屬垣。出

口便與戎。君子無多言。風月儘可談。詩畫亦堪論。人過

與已長。切勿言津津。小子其識之。三緘師金人。

將遊太極洞得詩三首

賦性似淵明。所愛在邱山。我本榜櫟材。置身合巖間。陽



羨富山水。筮屐往復還。朝飲玉女泉。莫宿銅官巖。龍池  
看曉雲。雞籠結深緣。詩余寄居雞籠山下我意猶未足。越境尋雲  
煙。廣德有大洞。境妙難以言。我遊一而再。魂夢猶牽纏。  
八月天氣佳。遊山此其時。好友四五人。日日相追隨。登  
舉以舒嘯。臨流而賦詩。偶談洞天遊。心神已飛馳。興來  
不可遏。相約攜杖藜。

膠膠雞初鳴。我已披衣起。出門逢老翁。顧我笑不已。問  
翁何以笑。首播口不語。噫噓我知之。笑我好遊耳。遊山  
如此勤。百事廢不理。家無擔石儲。遊蕩仍如此。以此爲

見聞續筆 卷十

三

笑耶所笑亦大是。不知我輩人。本性愛山水。祇知地炳  
靈。那計厨無米。行將遊五岳。兩足踏萬里。洞天在咫尺。  
不遊良可恥。人生如蜉蝣。在世能有幾。必待婚嫁畢。毋  
乃太迂矣。長揖謝老翁。須知我非子。

八月初七日同周奉璋丁跋鴻蔣安壽陳文新  
文耀諸君重遊太極洞得詩一首

白晝秉燭入山腹。別有天地非人間。神工鬼斧畫不出。  
石皮皆作老龍鱗。我生好遊力不給。到此渾忘身病屨。  
快將舊句補題石。秋蛇春蚓相縈蟠。書罷投筆一大笑。

姓字從此留仙裏。莫訝仙舟終古覆。如此煙霞歎止觀。  
蓬萊瀛洲及方丈。虛無縹緲誰能攀。秦皇漢武求仙術。  
妄想仙藥尋三山。那知仙國在人世。捨近求遠何其頑。  
此中境界頻閱歷。骨雖未換心已仙。阿房之宮豈不美。  
一炬便化爲雲煙。洞天樓閣真不壞。千古萬古終依然。  
倘非神仙之居宅。焉能如此其安閒。諸君一見歎觀止。  
我已三到心猶憐。此身不死家不徙。一年一度期無愆。

遊太極洞得玉脂芝喜作

玉脂結成芝。此物天下少。根蒂既玲瓏。枝葉復晶皎。萬

見聞續筆 卷十

四

年產洞中奇貨無人曉。我見喜欲狂。不數藍田寶。載歸  
置案頭。仙雲常縹緲。探驪已得珠。石佛無此巧。余欲取  
佛已爲好事者攜去遊載石芝以歸秦皇欲長生。祖洲求芝草。徐福去不  
回。男女舟中老。豈知芝有靈。肯殉秦無道。東坡夢食芝。  
味比雞蘇好。作詩以紀夢。詩夢俱奇矯。我今真得芝。不  
羨蓬萊島。蓬萊何處尋。海天風浩浩。

九日同崔仲編余際才周奉璋丁跋鴻陳文新  
文耀家弟慕顏姪玉泉姪孫考文甥余竹孫兒  
子功忠登雞籠山頂得詩一首



重陽高會雞籠頂。不許微雲點太清。遠水光寒橫一劍。  
羣山影亂擁千旌。忘形那辨賓和主。樂事無如弟與兄。  
手把酒樽向天祝。年年此地結鷗盟。

樂貧篇

懷璧匹夫罪。有齒象身焚。天道亦虧盈。聖賢常樂貧。顏  
子居陋巷。其樂難以言。淵明乞食時。吟咏自欣欣。古人  
胸次間。清淨無纖塵。處困而能亨。道學醅平醅。豈以貧  
為喜。而於富獨曠。良由貧富權。在天不在人。素其位而  
行。貧富無所分。錦段豈不華。何如布衣温。魚肉豈不甘。

見聞續筆

卷十

五

終遜嫩菜根。貧居清且閒。門無車馬喧。可以讀我書。可  
以全吾真。淡泊以明志。無懷葛天民。

山居恭和大人韻

梨雲香滿鴨。螺黛翠參天。流水達人性。飛花天女禪。靜  
中多會意。吟罷獨撐肩。謝眺如相訪。欣然割半甔。  
樓從山半起。窗對竹林開。快雨送涼至。閒雲入座來。多  
情天上月。頻照掌中杯。瘦鶴真吾伴。昂然日夕陪。

秋夜偶成

唧唧蟲吟砌。娟娟月入帷。山宜雨新霽。秋讓客先知。無

事可消遣。挑燈頻課兒。西南聲又到。正好讀書時。

壬子九月二十有二日。邀同陸子卿訪馬小梧  
廣文於和橋夕陽天遠樓。即次前韻。

最好黃花插滿頭。夕陽天遠更登樓。攜來海內無雙士。  
特訪人間第一流。池上憑欄看浴鴨。沙邊鼓棹起飛鷗。  
良辰美景原難再。十日何妨為我留。謂子卿

次韻奉和孔宥涵太守兩宿東塘漁橋之作

覺時滿眼煙霞在。不是李白聞天雞。北海壺觴酌座客。  
東坡笠屐來荆溪。報國不違窗卧北。吟詩直到日沈

見聞續筆

卷十

六

西甲兵要挽天河洗。那忍蒼生驚鼓鼙。

甲寅七月二十三日。桃溪晚泊呈孔繼錄宥涵

太守楊振藩薦德贊府

不到桃溪二十秋。蘆花點點白人頭。煙霞變幻徵新句。  
風雨漂搖繫小舟。陽羨瓜甜堪滌暑。龍池山近好同遊。  
年來濟勝漸無具。捷足登峰遜一籌。

桃溪曉望

聽雨聲初歇。推篷秋氣清。柳條籠竹屋。石磴傍瓜棚。山  
市炊煙鬪。谿橋畫稿呈。無窮今昔感。回首見懸旌。



二十三日徐朗山麗金茂才邀同宿蕉隱游

龍池

且漫商家國。名山結伴遊。捫蘿探虎洞。有宿獨登絕頂尋老虎洞同人不能倚竹聽龍湫。愛坐玲瓏石。貪看爛漫秋。紅塵飛不到。飽啜茗三甌。

龍池題壁用蕉隱韻

一入松篁裏。無窮瓊瑤聲。龍潛尚天矯。雲懶更縱橫。覽勝心神曠。探奇腰脚輕。誅茅他日共。談笑了餘生。

善權紀遊歌有序

見聞續筆 卷十

七

甲寅七月二十六日從桃溪放棹至祝陵。同孔君宿留楊君蕉隱遊善權寺觀六朝石幢。唐宋古柏碧巖巖碣祝英臺近詞碑飲泉食瓜尋九斗洞仙李巖孔君獨探水洞見仙人田采秋海棠盈掬復遊後洞旋登董山摩挲東吳封禪碑。極言其勝餘勇可賈余與蕉隱皆不能從薄暮回船作歌紀之。

一輪初日昇海東。或出或沒胭脂紅。船頭鳴鉦振林樾。布帆直指祝陵發。水如明鏡曉窗開。山似美女嚴妝來。

見聞續筆 卷一〇

垂楊垂柳陰如霧。鳥鳴嚶嚶索詩句。劃然長嘯聲聞天。驚起輕鷗與白鷺。捨舟登陸曳杖行。四山含笑遙相迎。

忽逢樵叟問前路。小憩茶逢同友朋。同蕉隱茶蓬食瓜食瓜鎮

心暑可滌。放步重訪英臺宅。善權寺是祝英臺宅故址細塵支柱兩

石幢。貪看參天幾古柏。同遊先我坐禪堂。解衣磅礴聞

妙香。野老猶能談古事。蔓草荒煙選佛場。康熙年間寺僧猖獗被眾

其寺殆盡。祝英臺近詞逼宋。碧鮮巖碣書追唐。飽飲山

泉探石室。山僧列炬延客入。洞門旁署仙李巖。仙李何

人僧不識。崖前古木高插天。陰如翠蓋枝柯連。蟬聲斷

見聞續筆 卷十

八

續寫秋意。石壁離奇參畫禪。水流東去何時旋。山靈脈

脈不我言。回意前遊俱少年。已孔秋同紅雪開士路補之徐伯宏鏡湖秋巖遊此

今紅雪補之已歸道山有年矣。一彈指頃歎華顛。黃童白叟爭入洞。左

獅石象誰能控。巨石如鬼守洞門。鹽堆米堆作清供。玉

柱拔地高復高。以杖叩之如彈球。童叟叫嘯蝙蝠舞。那

知世上有鼙鼓。紅塵飛不到此中。何論蠻煙與瘴雨。第

一福地推洞天。此時洞天真樂土。何當結伴洞天居。彈

琴詠詩還讀書。山有蔬兮水有魚。市有酒兮田有租。飢

來飽餐飯一盂。困來甜睡忘朝晡。覺來枕席煙霞鋪。與

四七三



求擊節歌烏鳥。靈光不昧還太虛。得大自在樂何如。緩帶輕裘將有儒。綸巾羽扇功可圖。東山自副蒼生望。雲雨舟楫世所需。山人老朽復何用。含哺鼓腹遊康衢。我今苦無濟勝具。身輕獨羨孔文舉。捫蘿直下搜龍宮。琴石飛昇作鳳翥。東吳封禪碑尚存。日暮摩挲不忍去。海棠鮮艷石竹奇。采之盈掬贈伊誰。先生餘勇真可賈。小子笠屐安能隨。君不見東坡月中遊赤壁。踞虎登龍適其適。不能從焉有二客。今日之遊同一格。先生來宜豈偶然。前身或卽是坡仙。何時歸老續前緣。築亭種橘兼

見聞續筆 卷十

九

買田。再與先生春秋佳日遊善權。當作奔走偕來同我太平之長篇。

南嶽寺

修竹碧無際。喬柯高插天。衆山環古寺。三世破枯禪。老衲評興廢。同遊來後先。東吳封禪地。南嶽到今傳。

放下處

一捧當頭打。衆生醒未醒。根塵能斬斷。仙佛自然成。快把屠刀擲。須將慧劍鳴。一絲無罣礙。自在任遊行。吾儒不勤下。處處勤操持。出處各有事。心身那肯遺。五

倫無可廢。萬物豈堪離。任重何能息。天行健不疲。

大悲閣

吾聞觀世音。存心在濟世。千日照痾瘵。千手扶痿痺。發大慈悲心。救大苦難事。廣大靈感稱。由來古有自。現今鍾猶亂。殺人常兒戲。生靈飽豺狼。江城據魑魅。聖代警烽烟。康衢駭旗幟。小民驚鼓鼙。天子思將帥。與師已六年。小醜猶驕恣。聲東以擊西。虛攻而實避。勝迹遭摧殘。古物被毀棄。讐視西方佛。火燒南朝寺。流毒波及神。神亦無法治。殺氣衝到天。天胡爲此醉。滬上一彈丸。

見聞續筆 卷十

十

土寇據更異。一年未克復。投鼠因忌器。軍儲皆徵民。民間疾苦備。北方有勝帥。賊畏不敢至。稍解至尊憂。差可強人意。向軍駐秣陵。蘇杭全藉庇。六合有溫公。敗賊數十次。宰官盡如溫。長毛敢作祟。琦雷軍雜揚。江北可安寐。近聞壩兵潰。宜溧民驚悸。空城罕人聲。市罷無酒肆。今適同友朋。桃溪玩山翠。親眼見流離。傷心頻出涕。溧邑移家至。桃溪今登大悲閣。慈顏重仰止。心香一瓣陳。五體虔投地。一求遣雷霆。滅賊盡餘類。再求渡慈航。拯民在蓆置。楊枝一滴水。灑作年豐瑞。噓枯作苑乎。



普天同拜賜

青螺閣

小閣似旋螺。憑虛發嘯歌。此間塵事少。檻外綠陰多。  
楊尚懸壁。卅年成夢。余少時讀書於此。卧榻猶存。今  
成老叟。不勝感慨。係之。木樨香不遠。定博醉顏酡。古桂兩株。千年物也。

洗腸池

塵容俗狀山靈噴。欲洗塵俗恐汗池。禪師洗腸去不遠。  
池上飛瀑拋珠玑。滄浪之水濁濯足。華清之池洗凝脂。  
山人足跡尚未到。舉頭天外馳遐思。同人洗手弄晴暉。

見聞續筆 卷十

十一

金光蛻蛟如龍蛇。移我如兀兀心如醉。忽憶卅年前故  
事。携朋到此數月。居朝夕池邊共游戲。呼童拾石池頗  
寬。明鏡開奩照翠鬢。竹爐松火煮石骨。山泉俗名石骨。清風永  
日試龍團。眠琴綠陰歌一曲。登高臨深扶綠玉。困來坐  
石浸足眠。適意何妨學海嶽。在山泉清出山澗。消受林  
泉要清福。飄風發發雲飛奔走四方空碌碌。重來變  
作白頭翁。羞向清池照塵俗。

游洗腸池還至雲破月來禪室投榻酣眠被看  
函喚醒遂作游仙夢歌以紀之

人言萬事不如杯在手。我道萬事何如展脚眠。翩翩四  
海九州名山與大川。彷彿混沌未闢洪荒前。浩浩乎如  
列子御風之泠然。飄飄乎如莊周為蝶羽而化。登仙仙  
之人兮顏如蓮。琪花瑤草相爭妍。蓬壺方丈橫雲烟。珠  
宮貝闕盈管絃。吹笙彈箏集玉女。霓裳羽衣歌且舞。跨  
來白鶴乘青鸞。飲罷瓊漿食麟脯。麻姑搔癢指爪輕。王  
母投桃遣雙成。調琴滌筆有弄玉。捧茶侍硯來飛瓊。忽  
來吟興豪無敵。揮灑羅雲千百尺。衆仙一見欣然散  
作飛霞半空赤。不知何處是塵寰。那識人間飛羽檄。不

見聞續筆 卷十

十二

知冠冕為何物。祇解靈光還日月。遠遶一夢覺遊仙。斜  
陽猶在西山缺。翻身一躍下禪牀。再向留衣搜古謁。留衣庵

留衣庵題壁用看函韻

卅年夢覺一聲鐘。水珮風裳憶月容。居士重來頭似雪。  
庵門空對兩株松。

看函將別我而去詩以送之

萬壑風煙大筆收。山靈下拜盡低頭。深談十日肺肝見。  
長嘯一聲天地秋。荒僻村墟憐我處。疲難軍務仗公籌。



誅茅虎洞何時果。未別河梁淚已流。

蕉隱言別詩以送之

聯吟豪興似兒時。故里重逢感鬢絲。某水某邱記遊釣。論書論畫痛流離。名知海內身難隱。世變人間事可悲。努力麟臺畫功業。休將別淚灑旌旗。

天遠堂題壁

坡公手書天遠額。閱歷春秋將八百。昔居陽羨早聞名。今到祠堂見遺蹟。邵家祠堂何處尋。村名永定柏成林。參天葉密千年碧。覆地枝連數畝陰。濃陰幽邃蔭祠宇。

見聞續筆 卷十

三

摩窠三字如臥虎。銀鈞鐵畫誰能摹。四海九州堪獨步。我藏蠅頭小字書。三千六百方千句。字小勢具尋丈寬。海內公書無此過。今觀堂額結搆嚴。宛似蠅頭書法度。作書法門今頗悟。筆實氣虛力量具。世人但解臨池日。夕用工苦。那識坡公忠義貫。日月文章妙千古。君不見。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難名惶恐泣孤臣。孤臣到處總思君。君門九重深莫測。瓊樓玉宇寒無敵。猷敵常懷廟廟憂。夕陽天遠愁登樓。就中無限思君意。揮灑淋漓一額收。

甲寅閏七月十六日邀同馬小梧陸子卿吳半

江王青選諸君攜戴姪順之兒子功成泛舟游

瀉湖朝陽禪院在水庵得詩六首

結伴尋詩去。河橋共泛舟。恰逢新霽後。好看瀉湖秋。老友還能聚。兒童亦喜游。可憐雙槳動。驚起一羣鷗。

禪院入朝陽。木魚聲滿堂。知夫梅子熟。聞否木樨香。淨

問誰常樂。樂我淨等額。故及之。願惟我最長。菴中有醉

孤仙在何處。且覓黑甜鄉。仙洞余飯後。便思睡。故戲及之。

見聞續筆 卷十

四

離家三五里。便到石頭橋。初月依然在。吟魂不可招。吳

倫已歸道。山十有餘載。過臨流頻感逝。訪友暫停橈。訪

初月樓不覺。恨幾久之。遂邀同遊。逸興知何限。清風送玉簫。

欲訪伊人所。吳先學士復庵公諱中。行世業也。名棄葭

莊。額曰伊人。所公諱張居正。奪情。廷杖。後養創於此。

家人。選守夜。半忽有人。立於前。問為誰。曰奉張相命。

則公者。某不忍。故來告。公曰。然則何不去。曰。尚有繼

某。至者。為公何之。既而前。曰。後來者。送公自此。可無

患。某亦從。遊矣。遂不復見。至橋。低不可之。何須參玉

版。遊朝陽禪院。返舟。子卿云。曾參王版。且去。泛瓜皮。水

橋。低快船。不能過。另賃小艇。與小梧。月棠。促膝持盞。飄

兀於柳岸。慮汀之間。如入。趙大年。水村漁樂圖。讀王摩



詰鞠川別一幅大年畫。五言摩詰詩。此間真可隱。萬頃

碧琉璃。

四面三重水。瀛洲勝境開。在水庵有瀛洲勝島類。昔賢原不住。今

我亦無來。逸事鷓鴣載。歸途落日催。蕙葭何瑟瑟。臨去

復徘徊。

有客見恨晚。論文逢此間。王少枚後到談詩論文通人也。清尊來日對。

拙句待君刪。揮手一傷別。分途各自還。桃源欣不遠。儘

可避猿蠻。時江西南西寇未平。

八月初十日同小梧游方戟門亡友廢園看桂

見聞續筆 卷十

五

感作再疊前韻

故友不可見。苔痕三徑侵。笑言猶在耳。觸目難為心。池

水涸成陸。木樨香滿林。無窮今昔感。欲碎伯牙琴。

岬山蕩玩月歌

甲寅八月十四日余攜子功成馬小梧攜姪圩

東子承杜承途邀同陸子卿吳月棠裴玉山泛

舟岬山蕩挈榼提壺舉酒玩月達旦方歸作歌

紀之

緩安玩月逢中秋。隣翁邀我登高樓。鸞籠書生不可得。

兩山排闥風颼颼。錢塘門外西溪月。滿眼珠宮兼貝闕。

兩三良友泛瓜皮。桂花風捲蘆花雪。黃山看月奇更奇。

鳥奏音樂猿聽詩。蒲團松頂坐以眺。萬峰飛舞雲迷離。

去年今夕芙蓉湖。戍樓畫角吹烏烏。海濱城陷如破竹。

縱對好月誰能摹。今年今夕岬山蕩。萬頃琉璃碎飛粲。

誰把驪龍領下珠。擲來碧玉波心盪。青山纍纍抱月圓。

月光如水水如天。祇宜綠綺彈清夜。那許紅塵到此間。

綠酒紅燈重開宴。黃童白叟俱留戀。酒闌燈燼景更佳。

月色波光靜如練。顛僧起舞愁叟歌。玉山自倒月棠哦。

見聞續筆 卷十

六

圩東作詩感慨多。一場富貴春夢婆。子卿妙語堪不磨。

高格與俗真殊科。小兒好吟亦入魔。得句不為騷客呵。

兒子口占一詩。有我輩詩人樂水影好月光之句。生當

子卿賞其老氣。橫秋肯收為詩。弟子故戲及之。

聖代逢干戈。江城鬼域列如麻。殺人如殺雞。與鷲豺狼

有窟人無家。舉世受病無華陀。倩誰著手起沈疴。荆南

野老同蹉跎。臨深那得忘坎軻。百年歲月駒隙過。見月

當頭能幾何。今宵莫負月舒波。我持尊酒酬素娥。年年

此地來娑婆。回憶前途發歎嗟。甲兵要洗天無河。嗚呼

甲兵要洗天無河。



見聞續筆卷十一

婺源 齊學裘 子冶

吳門遊草

庚子六月移居吳門留別綏安四首

身世飄然一葉舟。憑風驅使幾時休。鷺籠儘讓書生坐。虎阜偏將頑石留。城市山林容插脚。梅妻鶴子怕回頭。七年去住成何事。不待言愁始欲愁。  
卜居最好在山川。明月清風不用錢。清福原知造物靳。奔波只許自家憐。梨雪追憶真成夢。仙洞迷離遠隔天。

見聞續筆 卷十一

臨去依依頻灑淚。教儂難忘主人賢。

家寒頻學葛仙移。無怪人呼作大癡。數口倘能足生計。此身誰願客天涯。遷喬出谷因求友。載酒尋花不惜貲。散盡黃金終有獲。探囊添得百篇詩。余自入山後添詩八卷  
行囊何有有琴書。差勝人家萬石儲。眼底由來無俗物。心中久已悟真如。一廬暫傍癡翁住。謂黃穀原丈千里常懷老屋居。收取滄浪好風月。他年決計返吾廬。

五月十三日同黃穀原嚴問樵周遠香丁澂庵谷卓卿諸君虎邱觀競渡

畫船來去快如何。似擲天孫錦上梭。弔古伊誰懷屈子。通辭惟有託微波。美人香草須珍惜。酒地花天好放歌。把盞清談皆國士。霍然一病愈維摩。時余病目初愈故及之

同黃穀丈沈守之 慶葆 泛舟游開元寺返至虎邱得詩四首

海上烽烟靖。東南可罷兵。湖山幸無恙。我輩且陶情。秋興三人共。漁舟一葉輕。勝游今日事。卽此愜平生。蕭寺一鐘動。冷然清客心。誰參戒定慧。佛現去來今。梁棟竟無用。無梁殿江河日以深。法門真解脫。吾欲叩禪林。

見聞續筆 卷十一

返棹到山塘。圍花遞妙香。青衫懷少傅。紅粉哭真娘。石入雲林畫。池寒寶劍光。尋詩隨處是。得句付奚囊。

登高堪縱目。平野浩無垠。近水橫林表。遙峰峙海濱。生公說法竟。頑石點頭頻。時聽穀翁與守之談詩論事甚暢拂袖下山去。蕭然物外身。  
同穀原丈守之卓卿泛舟游虎邱  
各把青蚨挂杖頭。木樨香裏蕩扁舟。暢談野史兼情史。寄興歌樓與酒樓。花柳有情招醉客。詞章何處覓封侯。徐行一路嬋娟擁。羞擬飛仙到十洲。

徐行一路嬋娟擁。羞擬飛仙到十洲。



同穀原文守之卓卿虎邱酒樓小酌  
良辰美景非長有。知己忘形亦大難。六鷁退飛江海靜。  
一樽相對主賓歡。青衫不爲琵琶濕。綠酒頻因樂事乾。  
乘醉登舟回首望。木樨香裏蝶成團。

癸卯五月初七日邀陸次山虎邱觀競渡作詩

二首次山

明珠百斛換嬋娟。那及輕舟載謫仙。朗抱如當松頂月。  
清遊快擲杖頭錢。龍船尙爲靈均設。虎阜長懷短簿賢。  
酒地花天堪笑傲。與君此會約年年。

見聞續筆

卷十一

三

天憐作客太清寥。特遣長風送鐵簫。次山自黃甲古無  
人知賈誼處。窮有志薄雲霄。琵琶幽怨青衫濕。圖畫精  
靈紅袖招。時有徐韻蓮女史索海上波濤幸恬靜。好將  
花月話今宵。

五月十四日李友琴填買舟載酒遊蕭子滂陸  
次山及子遊虎邱觀競渡途中遇雨大快人意  
得詩二首

良朋快雨一時來。千疊愁心到此開。客子衣纔更白葛。  
天公意正作黃梅。煙波畫舫饒清興。檀板金尊老艷才。

放浪形骸君莫笑。雲臺不上上歌臺。次山善歌酒酣  
我亦天涯淪落客。萍蹤適合總前因。南村自昔親佳士  
友琴家住陽羨城。北斗於今得替人。子滂係蕭萬事休  
南與子敞廬相近。談惟縱酒一籌莫展不憂貧。男兒有志終當選。且喚漁  
童理釣綸。

五月二十日同守之子滂次山痛飲虎邱酒樓

醉中作歌紀之

男兒生不能成佛。生天出苦海。跌坐蓮臺觀自在。又不  
能羽化登仙到十洲。遺世獨立除煩憂。貴不能腰懸金

見聞續筆

卷十一

四

印大如斗。建樹奇勳垂不朽。富不能金銀堆積如邱山。  
大比天下寒士皆歡顏。泐然一粟寄天涯。蓬轉飢驅喚  
奈何。空腸時如蚯蚓叫。落魄時遭醉尉呵。千詩不值一  
文錢。八斗才華誰肯憐。窮猶未已還多劫。往狂傲世悲  
青蓮。不如呼儔結伴上吳船。春衫典却沽十千。登樓痛  
飲鯨吸川。曉風殘月酒家眠。富貴不知爲何物。多情則  
佛達則仙。塵寰狹窄不可住。醉鄉廣大堪流連。嗚呼醉  
鄉廣大堪流連。

次韻和次山虎邱飲酒之作



天隨胸次淨無塵。皓月光明是後身。客作三年因一笑。  
予寄居蘇臺。詩成四韻定千春。吹簫吳市誰同調。畫壁  
已及三載。浩蕩沙鷗真我侶。碧波萬里孰能馴。

十月初十日次山將至上海黃丈穀原招同蕭  
君子滂沈君守之翔之昆季載酒天平山餞別  
作詩以贈

唱到驪歌不可聞。離筵猶是細論文。停輿且看萬紅樹。  
策杖同登三白雲。石壁玲瓏開古畫。湖波浩渺捲斜曛。  
登高敢謂吾能賦。擬向詞壇借一軍。

見聞續筆 卷十一

五

紛紛落葉看無邊。客子情懷各黯然。蕭寺鐘聲驚旅夢。  
寒山花信約殘年。時與次山訂節。題名敢望他時續。次山  
欲題名勒石。把酒還疑宿世緣。勝友難逢那忍別。離愁  
於天平山頂。飛去碧峰巔。

癸卯十一月十日雪中購得水拓煙鶴銘於吳  
市詩以紀之

我生好古成癡顛。搜求斷缺揮金錢。衣裘典却厨無煙。  
金石到眼仍流涎。鶴銘書法空後前。議論精確惟庭堅。  
紛紛聚訟且勿喧。謂右軍書吾信焉。蘭亭石化孤飛鸞。

世間遺蹟希流傳。剩此焦山石一拳。雲霧浪打留江邊。  
字畫剝落多不全。一輪明月藏雲間。神龍掉尾矯可憐。  
美人半面何娟娟。大字無過誠哉言。如玉之潤如珠圓。  
夢想水拓亦有年。偶爾得之真前緣。其時隆冬雪滿天。  
昏暮持歸燈已然。衝風冒雪忘饑寒。欣欣如獲驪珠旋。  
傳家何物一硯田。臨池得此逢成連。上皇山樵書中仙。  
鶴壽有極銘長縣。定武蘭亭得比肩。夜深寶氣騰星躔。  
予舊藏定武蘭亭。真蹟希世之寶也。溫柔白雲都可捐。不羨米家書畫船。  
賞心樂事書一篇。擲筆一笑抱銘眠。

見聞續筆 卷十一

六

易畫歌

先君舊藏唐六如所繪墨菊立軸平生得意之  
物也失落人手蓋亦有年癸卯十一月二十三  
日表於吳市重見唐畫卽以古玉二器易之而  
歸敬謹收藏作易畫歌以紀其事

六如繪事無不精。最難得者惟秋英。先君購得一籬菊。  
珍藏愛惜如連城。不知何時落人手。遺蹟一失猶龍騰。  
人夫人得何必楚。古亦有說愁何榮。要知父物非弓比。  
言猶在耳難忘情。先君得畫時訓表曰六如山水人物  
流傳尚多惟墨菊絕少尤足寶貴



一朝吳市重見畫。不覺悲喜來交并。品題遺墨依然在。牙籤玉軸摺光晶。年來作客貧徹骨。囊空無錢買豈能。舊藏古玉有二器。白璧黃琮皆著名。以玉易畫真韻事。珍重持歸喜不勝。珠還合浦川自媚。璧歸趙國秦休驚。豈惟唐畫足典貴。手澤猶在堪依憑。薰沐題詩紀歲月。歲在癸卯月嘉平。蔡薳難謀詩且賦。高興不讓陶淵明。六如題畫詩云先生高興近如何蔡薳難謀詩且賦歌祀菊一籬秋計熟折腰安肯佩鳴珂故并及之

石樓

不到石樓興不來。太湖回望盪胸開。天然一幅山樵畫。

見聞續筆

卷十一

七

萬樹蒼松間野梅

還元閣

舊遊重到記依稀。猶是湖光接翠微。遙望白雲思往事。

還元閣上坐忘歸。戊寅春裴侍先君探梅到此忽忽二十三年矣

臘八前一日遊虎邱用東坡虎邱寺詩韻

小艇泊虎邱。着屐登層嶺。修竹舞迴風。苔枝敲古井。水雪積雪根。路滑心耿耿。劍池清且深。時寒無蛙黽。說法懷生公。講臺臨古壙。相彼點頭石。峻嶒如虎猛。小坐靜觀齋。目游懷亦騁。遙望塚纍纍。不覺與衰哽。茅屋兩三

家。平疇千萬頃。遠水際天末。搖蕩劍光冷。俄然夕照鋪。日短苦不永。安得持長繩。繫此欲落景。登舟回首望。微茫見塢影。重遊固所願。豈口不敢請。

鱧魚洞

穹窿遊已徧。尋路往光福。亂石如米聚。舉步殊窘蹙。偶然得小徑。稍可安我足。下臨深莫測。鳥道似巴蜀。巨石撐天高。巍然礙人目。一片忽突出。如雲蔽空谷。入洞探淺深。新鮮苔蘚綠。以石投其中。聲音如轉轂。小坐望太湖。湖光三萬六。夕陽銜遠山。好鳥鳴林麓。山花紅欲然。

見聞續筆

卷十一

八

無人自開路。惜未攜佳醕。席地相對酌。擬買數畝山。於此結茅屋。匪惟避炎熱。亦可遠塵俗。茲願果能遂。何羨蓬萊閣。慄于難久留。狂風驟作惡。乃識神仙宅。未許人寄託。登舟月已升。移向楓橋泊。

常雲峯

陽山之峯何嶙峋。巨石千仞常出雲。我立雲峯最高處。白雲縹緲纏吾身。須臾日出雲徐斂。太湖一片波光閃。羣峯轟似戟森森。古木紛棲雅點點。小憩恰有女殊菴。青龍泉水香且甘。雲外疎鐘催客去。老僧指點下山路。



空谷鳥啼似有情。半山好石頻回顧。嶺西夕照去飄忽。仰視青天見新月。夜行山下寂無人。游興未闌詩興發。

丙午上巳雨中同黃秋士許蘭餘丁徵安探梅  
白馬澗通濟庵作詩呈諸君并寄覺阿

去年探梅二月二。晴日烘花花未墜。今年探梅三月三。狂風驟雨愁花殘。來遲開遲早開早。花如相待情何如。一幅天然古畫圖。寒林積雪營邱稿。天公不遺雨催詩。探梅便覺平無奇。莫嫌風雨敗遊興。節近清明雨及時。踏雪騎驢題大舊。不如開軒聽清溜。人道春寒花放遲。

見聞續筆 卷十一

九

我說花遲春便瘦。住持既晤覺阿僧。佳客重逢韋君繡。談詩讀畫并校琴。蒲團塵尾清人心。大千世界視微塵。人生苦被髮患侵。安得蕭然物外身。結廬花下日開樽。孤山處士招為隣。羅浮仙袂遙相親。巡簷索笑怡我神。不義富貴如浮雲。鼎鼎調羹自有人。百花頭上吟朝昏。詩成寄與梅花神。五百梅花紫夢魂。

九月十三日招同楊蕉隱周小漁遊虎邱得詩

三首

不放良辰過。攜朋作勝遊。快搖雙櫓去。飽看一天秋。劍

已池中。棄書堪石上搜。莫談興廢事。且把姓名留。時擬題名

逸興那能遏。尋幽到上方。臨風懷少傅。掃石拜真孃。地

結詩壇古。山添粉黛香。徘徊不忍去。塔影卧斜陽。

生公休說法。我且立山巔。宇宙收雙眼。虛空碎一拳。懸

崖思勒馬。歸路要乘船。載得芙蓉返。看花夢又圓。

洞庭君祠觀供感賦

恍觀龍宮寶藏開。珊瑚玉樹擁樓臺。君逢貴主登仙籍。

我拚浮生寄草萊。填海無由成絕恨。安瀾有祝仗雄才。

見聞續筆 卷十一

蒼然暮色來天外。一路笙歌送客回。

洞庭君祠神絃三曲為廟令譜

迎神

洞庭波兮茫茫。具區水兮泱泱。焚椒蘭兮奠桂漿。望君

王兮歸故鄉。靈鼉之鼓兮。鮫綃之裳。辭七澤兮凌三湘。

維桑與梓兮。惟神之徜徉。神之德兮無疆。神之福兮孔

將。雲為旗兮風為馬。望君王兮飄飄而來下。

娛神

雲之君兮山之鬼。巫之娥兮湘之妃。子彼皆遨遊乎楚

雲之君兮山之鬼。巫之娥兮湘之妃。子彼皆遨遊乎楚



之山兮。棲遲平楚之水。孰若君王兮。歸來平桑梓。江之  
離兮。沅之芷。可采而玩兮。不如蕤蕤之滑。雕胡之美。神  
歸來兮。鄉人喜。邦之彥兮。冠且履。館之娃兮。羅且綺。登  
神之堂兮。拜且跪。奠酒漿兮。陳簠簋。瓊筵張兮。笙歌起。  
舞霓裳兮。舒紅紫。奏羽衣兮。流宮徵。于胥樂兮。曷云其  
已。惟神之靈兮。鑒微忱兮。孚眾之情兮。莫可名兮。濯厥  
靈兮。赫厥聲兮。望華旌兮。來為迎兮。擊金鉦兮。送神行  
兮。願君王兮。毋望此故鄉兮。

送神

見聞續筆

卷十一

十一

吳之山兮。青青吳之水兮。泠泠。仙尉寄兮。短簿靈。神何  
樂兮。洞庭。願神留兮。神且聽。神胡惜兮。鸞驂停。鄉之人  
兮。薦椒馨。長洲之苑兮。沛上之亭。龍宮主兮。伶俜。望神  
歸兮。湖之汀。送君王兮。涕零。神回顧兮。駐雲駟。語鄉人  
兮。鄉人怵他日之日來相見。

十一月朔日同麗江赴約軒探梅訪友之約至

石巖橋約軒已先發矣退與迂伯登鶴鳴樓茶

話明日約軒以詩見示次韻奉答

五百梅花探有約。凌晨攜侶特尋君。誰知詞客搢舟去。

見聞續筆 卷一一

早把心香到處薰。妙諦定拈林下月。相思都寄隴頭雲。  
無聊忽發登樓興。細與高朋話夕曛。

虎山橋

探梅三五次。今到虎山橋。何時明月夜。得領玉人簫。

石壁

直上蟠螭頂。湖波一望賒。心胸開浩蕩。風日逞光華。峭  
壁當空立。修篁倚檻斜。妙香通鼻觀。繞寺盡梅花。

萬峯臺

吟肩高聳萬峯臺。七十二峯圖畫開。花氣氤氳留客憩。

見聞續筆

卷十一

三

波光潏灑送詩來。休談海國增愁緒。好借晴嵐照酒杯。  
妄擬誅茅以終老。山靈未必許庸才。

香雪海

久別梅源念梅樹。吾家在婺源。老屋疎籬渺何處。探梅  
到此心茫茫。花下徘徊不能去。

鄉國千山復萬山。梅花如雪照孱顏。絕頂終難見鄉國。

孤亭高峻不須攀。余到半山興已盡。矣遂與宋石甫席  
地而坐子梅強。余登絕頂竟不能從

此詩因作

琴臺



絕頂登琴臺。豁然開眼界。眾山盡低頭。五湖如束帶。三萬六千頃。到眼何其隘。七十有二峯。微茫葶草芥。不作絕頂觀。焉知乾坤大。滾滾翻波濤。潺潺飛石瀨。萬壑松風鳴。深林鳥聲怪。斜陽動晚鐘。遠岫帶春靄。披襟發長嘯。聲振浮雲外。狂風捲地來。當之真大快。入耳皆琴聲。天籟雜人籟。何必調朱弦。塵胸方可汰。海上尋成連。徒償行脚債。到此領遺音。吾師當肅拜。

靈巖山館 蔣氏墓廟

青山到處堪埋骨。且作劉伶荷鍤來。喪欲速貧死速朽。

見聞續筆 卷十一

墓傍何必築亭臺。

橫塘舟中聽雨子梅得詩次韻奉和

一葉橫塘泛。連牀話暖寒。雨聲篷背猛。花事嶺頭殘。心了調羹慕。詩留舉世看。羨君遊似鶴。到處得盤桓。

舟泊山塘遲王子梅不至

畫舫泊山塘。遲君到上方。冷然一聲磬。無語立斜陽。

虎邱夜泊聞角有感

壽字同安慶太平。角聲徹夜聽分明。可憐填海無窮恨。暗逐山塘春水生。

吳門八月十五夜玩月偶占  
天涯留滯總無端。如此良宵獨倚闌。樹杪紅樓簾半捲。幾家人月共團圓。

登樓呈黼閣

天朗風清一望秋。秋光如此儘消愁。遠山排闥橫螺黛。孤塔凌虛出虎邱。雲樹不教撩別緒。江湖好去問扁舟。今朝償得詩心苦。高咏金閨第一樓。

登樓話別呈黼閣

攜手上高樓。同看萬里秋。溪山幸無恙。身世莫關愁。知

見聞續筆 卷十一

已難為別。賞音何處求。酬君三疊曲。歸去狎沙鷗。

九日登北寺塔

登臨恰對夕陽明。始信人間重晚晴。九日良辰山太遠。四天空界塔孤撐。秋深吳苑烏成陣。水漲胥江綠進城。遊子思親今倍切。白雲遙望不勝情。

吳門喜晤仲仁

三年勞夢想。相見在吳門。客舍聯今雨。秋心警旅魂。好將愁共掃。贏得句重論。擬泛山塘棹。花間酒一尋。

謁洞庭君祠感作



人間事事屋中樓。君自乘龍我狎鷗。碧海有書傳錦鯉。  
銀河無翼渡牽牛。神仙也遂尊鱸。願祠廟聊同土女遊。  
何日岳陽停釣楫。披襟飽看洞庭秋。

八月二十日姚梅伯邀同雷約軒王璞臣青選  
吳市酒樓痛飲暢談作歌紀之

連宵雨勢來不已。掩窗枯坐愁欲死。西風吹散滿天雲。  
一笑出門訪姚子。我時病目羞殘陽。吳市鬻塵不可當。  
緩步走街泥滑滑。登樓就宴風浪浪。一杯在手萬事足。  
坐觀秋漲搗天綠。諸君飲酒且勿喧。聽我顛僧歌一曲。

見聞續筆

卷十一

五

曲終狂叫驚四筵。吳市何來李謫仙。昨宵聽雨擁小妓。  
今日飲客無嬋娟。令我顛僧不快意。不得與君談艷禪。  
幸有二玉與約軒。才華磊落情纏綿。笑我顛僧顛復顛。  
昂藏七尺無一錢。妻孥少歡僅僕去。四方賓客來源源。  
求書索畫徵詩篇。徒勞戶限將踏穿。哦詩高聳山字肩。  
偶得佳句心怡然。不慕人間富與貴。喜聞獨鶴鳴青天。  
嘻笑怒罵歌且泣。徂狂垢汙誰其憐。世上小兒笑拍手。  
路旁新鬼且却走。樓中佳麗呼癡老。吳中妓家呼街頭  
余為癡老爺乞丐唱拙稿。吳中有老丐唱余舊題陳忠愍  
公遺像詩為活計者故及之竹王木客

聞顛名。豈特魂飛骨亦驚。手無斧柯汝管城。管城之下  
多甲兵。知己相逢顛與發。仰見高高一明月。嫦娥賞識  
酒徒狂。寶鏡開奩照華髮。飲君酒。傷我懷。年將半百願  
未畢。依然冷落愁天涯。諸君聞我語。悽然聲暗吞萍踪。  
浪跡偶一合。同是東西南北人。今夕論心膠投漆。明朝  
分手越與秦。落月照梁想顏色。停雲致雨馳心神。一番  
歡會一番怨。東飛伯勞西飛燕。不如閉戶坐蒲團。還我  
顛僧本來面。

裴寄寓吳門為刻先人遺集法書以及歷代名

見聞續筆

卷十一

六

人墨蹟於今已十二載矣。客舍將頽大有杜老  
茅屋秋風之嘆。一寒至此豈易移居。攜畫出遊  
冀得微資另圖遷徙。舟中兀坐悵然有懷作詩  
四章聊以遣興云爾。時辛亥十月四日也。  
笑比陶朱任意行。家經三徙未成名。銜泥慣作巢梁燕。  
遷木難爲出谷鶯。塵世幾時醒客夢。海天何處着浮生。  
可憐十口無依傍。全仗空空妙手撐。  
欲儻幽爾巷屋數椽。看囊祇剩一文錢。壯吾行色書兼  
畫。挂席松江浪拍天。倘得財源如水廣。何愁甲第不雲



連長風萬里從今始。不受人間坎壈纏。

天公不負苦心人。定植喬柯庇此身。虹出扁舟貫初月。

江分一勺活枯鱗。但求斗室能容膝。便坐蒲團習鍊神。

養得目光依舊好。大游五岳了前因。

先人亦有敝廬在。陽羨新安兩處家。祇爲遺書付剞劂。

不違作計理歸艤。雲山迢遞空興歎。琴劍飄零未有涯。

玉女銅官那忍棄。最難忘却是梅花。吾家星江梅源山下梅花最盛

卅次魏塘重訪南園展謁黃丈疊青墓感賦

不到南園十二年。重臨水月淚潸然。小竹林園水月窟是余庚子春下榻

見聞續筆

卷十一

七

處也余來意下水月依然而丈已歸道山三年矣不勝感慨係之先生騎鶴辭塵世。令

子關門守硯田。謂俯三徑新篁無俗韻。千秋盛業有遺

編。遙知地下掀然笑。白髮門人拜墓前。

見聞續筆卷十二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江淮湖海紀遊詩

煙雨樓

携朋載酒快登樓。四面湖光一望收。飛去鴛鴦應廿六。

歷來煙雨幾春秋。何須作賦傷懷抱。莫浪題詩在上頭。

無盡勝情那可遏。扣舷唱晚有漁舟。

二月初五日康爾九子靜招同伯宏陶珠泉并

其子侄遊西湖口占絕句八首

見聞續筆

卷十二

一湖清水碧連天。萬疊春山笑入船。更得春風同載酒。

可無新句紀長緣。

波光澹蕩足清娛。到此塵埃一點無。得以洗心兼濯筆。

快將杯酒奠西湖。

西湖此際少繁華。最好孤山處士家。開徧梅花三百樹。

夕陽影裏看橫斜。

將軍慘受東窗毒。行到墳前淚自傾。不識清涼老居士。

騎驢過此若爲情。

西泠橋下水悠悠。松柏同心感昔遊。死葬湖堤真是福。



錢塘蘇小竟千秋。

刻竟傷春杜牧之。小青墳畔立多時。人間若箇癡於我。

我被人呼作大癡。余癡於詩有年矣人皆呼為大癡殊可笑也

沿隄一帶柳初黃。青眼窺人意更長。寫入畫圖真妙絕。

樓臺明滅露紅粧。

三潭雨過竹蕭蕭。長短亭連曲折橋。不信煙巒如此好。

縱無明月也魂銷。

飛來峯

尋詩忽到飛來峯。洞雖不深尚玲瓏。鑿岸貌出諸天相。

見聞續筆 卷十二

可惜人巧非天工。境比靈巖萬不及。吾鄉靈巖四洞仙佛等皆屬天造所

以奇。遊人紛紛誇第一。無佛稱尊入辟支。孤覓搜奇一枝筆。

吳山

最好吳山境。襟江復帶湖。峯迴堪立馬。潮到駭騰駒。形

勢不足恃。婆留空霸圖。登臨無限意。仰見月輪孤。

十六日招史仲仁麟遊西湖同坐孤山梅林得

詩一首

招來名士看名花。先到孤山處士家。鶴去亭空堪倚杖。

梅開香在好嘗茶。高風景仰情何限。佳句吟哦思更賒。籬下依然水清淺。請君浣筆寫橫斜。

同仲仁湖樓小酌

痛飲杯中酒。飽看雲外山。湖留千里客。天許兩人閒。柳

線牽離恨。花光惹笑顏。春禽如惜別。相對語綿蠻。

湖中看雨作歌呈仲仁

春雲如絮粘長空。日出未出光朦朧。三點五點杏花雨。

一絲兩絲楊柳風。士女紛紛恣遊騁。湖山如睡呼不醒。

須臾西北風聲號。湖平如鏡起波濤。雨勢翻盆來不已。

見聞續筆 卷十二

恍在米家圖畫裏。可憐千樹好花枝。頃刻飄零剩無幾。

登舟重把酒尊開。豪興忽從天外來。晴湖不及雨湖好。

四山縹緲如蓬萊。醉眼模糊看不厭。左來楚舞右荆豔。

前年黃海大移情。今日西湖又留戀。留戀復留戀。年華

暗中變。雪花飛上頭。不是本來面。望君快作出山雲。澤

被蒼生了初願。再來問舍居西湖。應勝買田住陽羨。

別西湖兼別同遊諸君并槎仙

樂水敢言智。情懷於此鍾。休歌金縷曲。忍別玉芙蓉。好

友尤難得。佳人不見逢。行行莫回首。回首更愁悵。



辛亥十月十四日高小垞招同魏滋伯項建霞

邵子舫西溪泛棹止宿護生菴得詩四首

曉起出錢塘徘徊松木場吟翁如鶴瘦謂滋伯先我立溪

旁啜茗談詩畫論資買野航主人來已午携手上河梁

遲客客已至相將同泛舟沿山知幾曲溪水碧於油打

梁村姑嫩穿林翠羽幽蘆花殘似雪種種上入頭

池面一何濶放生老魚潑刺鳴此中堪脫網善護始資

生阮雲台有聯句云須知天地多生育總要人家要體

前賢意明嚴忍公于灑亭官給諫餘杭人創千斤池放生之舉國朝慕鶴鳴南海人知錢塘時重興

見聞續筆 卷十二

放生杭人思非圖後世名癩除真是樂濠上漫移情

之奉祀於此最愛濠間舫相依是水雲蒲風鳴浙浙蘆月白紛紛且

盡杯中酒休論世上文因綠香火地長策望諸君護生菴住持僧屢以乏食

求退故及之

西溪泛月作歌呈高小垞項建霞

我來西溪十月望尋詩先到濠間舫高談暢飲與無涯

重上瓜皮飛雨葉空明一片水接天月光倒浸波心圓

此身飄飄何所似真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溪上遠

山著煙白蓬壺可望不可即回看樹裏有高樓簾捲窗

開玉人立珠宮貝闕是耶非翠竹深深燈影微簫聲鳥

咽忽到耳古寺蕭條靜掩扉西風陡起捲蘆葉吹落蘆

花如白雪雪花點點飛上頭不待琵琶始淒切紛紛仙

思載扁舟彷彿乘槎到斗牛何須織女贈機石祇要婦

娥伴夜遊往復清流曲更曲霜寒露冷看不足明春重

約諸君來吟過梅花詠新綠

菱蘆菴

菱蘆何必易交蘆董香光書菱蘆菴三字以鎮山門國朝梁山舟重書交蘆菴三字以補

其明鏡菩提總是無我愛此間多野趣天然一幅水村

見聞續筆 卷十二

當年先子到僧家壁上題詩籠碧紗道光二年先君遊西溪題詩付僧今

楮墨如新彈指已過三十載空勞清夢繞梅花菴傍梅花最盛

高懸壁上

臘月十二日夏靜甫參軍周存伯豪士錢耐青

少尉邀同應敏齋孝廉孤山探梅作歌紀之

客子舟居苦落貧良朋相招探梅萼有梅無雪太蕭條

龍公試手堆瓊瑤賞心樂事有如此狂奴故態復萌矣

輿夫負我出郭門瞥見湖山笑不止紛糝滿天何所似

洋洋灑灑如擲米不知何處藕香居但聽聲聲呼客子



敏齋絕句題我詩。大筆揮灑何淋漓。耐青贈章意何壯。  
誰來管我顛和尚。王彥卿譜。靈禪一折以我扮作顛僧。姚梅伯用元曲語見贈耐青鐫章惠我。真佳。靜甫袖出五君來。狀貌如生圖畫開。見示新著話也。存伯開口笑我笑。笑笑先生領眾妙。翻身跳上玻璃  
舫。南峯北峯玉朗朗。天然一幅李營邱。妙絕此畫誰能  
做。樓臺明滅山有無。同雲擁護孤山孤。孤山孤絕誰肯  
廬。千秋祇有林家蓮。梅妻鶴子今無恙。依舊巢居閣上  
居。我來山下探君梅。幾枝臨水將次開。我來亭邊相君  
鶴。仙翮欲展翔寥廓。慕君高躅到君家。把盞邀君醉流  
水。

見聞續筆

卷十二

六

十四口應敏齋遊同高小垞王。小鐵夏靜甫周  
存伯錢耐青王青選飲於宜舫游湖訪勝分韻  
得雨字作歌紀之

隆冬遊興誰其鼓。舊雨招邀又新雨。湖山深秀甲東南。  
人物高超冠今古。當茲美景兼良辰。復得酒龍與詩虎。  
縱逢暮歲客天涯。那許閒愁縈肺腑。掃除俗慮付奔流。

搖曳吟魂藉柔櫓。眾山朦朧睡未醒。一水清空魚可數。  
巖祠古木插九霄。蕭寺疎鐘飄幾杵。梅妻鶴子羨逋仙。  
水佩風裳惜神女。瓣香端爲眉山陳。憤氣咸從鐵口吐。  
故人畫壁尚依然。陸次山通守。畫壁金沙港。勞我馳思頓無語。朋儕  
把酒共歡呼。客子懷人何自苦。舉杯便作玉山頽。倚劍  
還思渾脫舞。狂奴到老興尚豪。高會難逢句堪賭。鴻泥  
恰好印孤蹤。驪唱偏工掠別緒。安得移家翠靄間。長與  
諸君晨夕聚。橋邊雪映夕陽紅。臨別贈言須記取。

錢王廟訪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

見聞續筆

卷十二

七

停輿尋勝跡。入廟謁婆留。潮射三千弩。霜寒十四州。霸  
圖何處去。碑碣此間搜。細玩不能釋。墨光明兩眸。

靈芝寺與蓮衣上人論書

野寺面湖寂。高人長閉門。書探六朝趣。上人善書法。香爇一  
爐温。相對篆煙繞。同參屋漏痕。飲茶談入妙。清磬報黃  
昏。

暮秋遊焦山恭和大人用屠琴鳴先生胥江唱  
和圖詩韻作歌呈借公

思與高人談對榻。鼓棹滄江訪詩衲。迷茫萬里水天連。



蒼翠雙峯雲木合。遙看霜葉紛爛漫。誰道秋巖苦衰颯。  
 青山千疊送舟行。小者如螺大如蛤。維舟先扣海西菴。  
 五尺僧雛啟山闔。禪堂清淨絕垢染。法界森嚴罕塵雜。  
 借公似鶴飄然來。示客鼎爐開古匣。伏波銅鼓新送至。  
 以杖撾之聲過闕。談禪苦無玉帶解。療疾快將丹井汲。  
 欲窮勝覽上危崖。核道崎嶇遂超躡。倚樓西向望江源。  
 不見荆門况巴峽。金山北固宛肩隨。蕞爾松寥貼肩脚。  
 誰能畫出江吞天。坡老只言舟一葉。憶昔尋梅到鄧尉。  
 佳客兩三言笑狎。九江太守跨驢來。元墓相逢各長揖。  
 見聞續筆 卷十二 八

東昇樓觀日出

披衣上高閣。洗眼望瀛東。海底一輪湧。江干千嶂紅。雲  
 霞真綺麗。天地尚朦朧。幾杵晨鐘動。潮來起大風。  
 自然菴返魂梅  
 樹豈蒼龍化。孫枝尚蜿蜒。風雷前度劫。冰雪再生緣。昔  
 點根如石。花開香到天。孤高誰得似。千古一焦仙。  
 楊忠愍公詩刻 詩約唐荆川同遊有楊子懷人  
 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之句  
 刻石海  
 雲菴  
 中流一砥柱。楊子獨鍾情。鼓棹動詩興。臨風懷友生。江  
 山合姓字。筆墨重滄瀛。萬古英靈在。寒濤怒未平。  
 見聞續筆 卷十二 九  
 癸亥夏五月望日大風同師筠張君都天廟渡  
 江到焦山得詩二律  
 浪湧如山未足驚。世途凶險更難行。興高天地難為阻。  
 命薄江潭自覺輕。一羣忻同良友渡。雙峯宛似故人迎。  
 回頭便是菩提岸。浙瀝菰蒲作雨聲。  
 倏忽松寥別十年。山中猿鶴笑華顛。須臾芥子羨僧樂。  
 訪詩僧大須齊。頭訝焦公輸我堅。象頭損其半賊陷。  
 於定慧寺方丈。蘇城賊以石擊余。腦髓尚無恙。老筠笑謂  
 余曰。焦公頭不及君頭之堅。故戲及之。亂後無從詢  
 石佛。先大夫梅麓府君曾送唐石佛入人間。何處覓坡  
 石佛。焦山安置海西菴。今無此石佛矣。



仙流民羣聚汗泉石料得山靈亦泣然。

同老筠焦山散步

飯罷伊蒲出寺門。禪堂鐘鼓報黃昏。名山有分緣非淺。古佛無言道自尊。江月岫雲爭媚客。竹籬茅舍竟成村。流民在明朝早起君須記。閣上東昇看海暎。

同老筠宿焦山禪房

明朝事有明朝在。無負今宵一睡酣。夢繞山前復山後。身忘江北與江南。逢人恥作銜枚馬。遺世輕於脫繭躡。共宿仙巖非易易。休言佳處結茅菴。

見聞續筆 卷十二

贈焦山詩僧芥航

昔與借公遊。我時尚年少。談禪鬪機鋒。登臨發狂叫。詩成正有道。得意掀髯笑。先子送石佛。茶農圖繪妙。先夫送唐石佛入焦山。置海西菴。借菴情張茶農解元繪圖。徵詩林少穆文忠張芥航河帥程春海奈酒詩名公皆有題詠。先大夫作歌紀事。命襄和詩借菴亦題一律。表皆勒石。擬送焦山。庚申之變。賊陷蘇城。賊將石堵作友來巷門。同時諸名公題詩相照耀。小子亦有詠刻石。公同調石未焦山送。賊已蘇臺燎。所幸拓本存。焦山獨留照。可否石入山。亂後誰能料。今來訪芥公。雙峯同登眺。山路尚堪尋。流民真可弔。昔日精廬中。今皆聞鬼嘯。何必

感滄桑。快把來船掉。揮手謝詩僧。他時約遊釣。石存送入山。繪圖留仙嶠。石上證三生。山靈莫予誚。

題芥航上人守鶴圖

鶴去千年銘不朽。師來守鶴鶴鳥有人言。守鶴即守山。名山終古無孱顏。借曰守鶴即守法。法本無無守何業。若云守鶴是守心。覓心不得空沈吟。嗚呼噫嘻我知矣。師圖守鶴亦偶耳。遊戲神通示眾生。披圖放出大光明。千鶴萬鶴飛且鳴。聞師一喝寂無聲。我欲乘鶴遊太清。問師借鶴師不應。浪破萬里長風乘。

見聞續筆 卷十二

贈雪航上人

飢來喫飯困來眠。寄跡名山了宿緣。餘地種蕉書有紙。揚州騎鶴夢如煙。師曾蜀岡開講。堂亂後住焦山。喜開甕牖憑鳥几。懶結茅菴號綠天。上人我亦前身僧。一箇輸公泰透指頭禪。

喜晤几谷上人

昔聞几谷名。好讀几谷畫。欲見几谷難。几谷勞心挂。焦山尋舊遊。詩僧訪老芥。飯罷縱清談。客懷今始快。老衲似鶴。相見同一拜。云是几谷師。覲面輒驚怪。歷劫尚



未死繪事那能懈。太華山久焚衣食。仗畫買出家累更  
多。米鹽難了債。弟子銜峯僧。遭難聞甚憊。吳門寶積寺  
不知完與壞。日落鐘磬動。未了家常話。何暇論六法。流  
離悲世界。門外不平鳴。風濤起滂湃。

同老筠訪自然菴返魂梅不見感作

自然菴內曾三宿。今日重來屋半分。借問老梅無恙否。  
僧雖笑答久無聞。菴為夷商  
傲居其半

陽羨儲少瞻吾故人西昇之再姪也聞余遊焦

山即從象山放棹來訪話。鶯鳴咽招遊象山作

見閩續筆 卷十二

上

詩贈之

少瞻故人于相見。在焦山握手如夢寐。喜極涕淚潛。舊  
交半為鬼。怪事心臆寒。忠孝不苟生。罵賊氣節完。吾友  
伯馬賊流溪上被殺面如生真  
偉丈夫也為吾齊生色多矣善人竟無後。天道太忍  
殘。西屏幼孫被賊  
衝散不知所在君母在琴川。兵亂尋固難。且待奏凱  
歌。道路盤查寬。兒在母自存。母存兒始安。勿以千金軀  
輕投虎狼關。邀我遊象山。石室頻往還。江北到江南。一  
笑破愁顏。贈我杖頭錢。送我立江干。他日如相訪。期君  
賣魚灣。余時借住石港  
于塔溪卿家

別老筠

名山遊已畢。送我返崇川。風月情如佛。煙霞思若仙。窮  
途增氣色。好夢又團圓。揮手無他囑。新詩寄數篇。

三月二十三日丁君月湖邀同馬君子良泛舟

至崇川遊狼山作詩十首以紀其事

月湖遊興發。邀我來崇川。舟從石港開。遇雨泊河沿。三  
人促膝談。夜深猶未眠。不知身在客。一笑參豔禪。  
天明鳥喚客。村店聞喧譁。維舟問何事。上岸買青蝦。彷彿  
文信國。一葉落天涯。迢迢七百年。風物總無差。

見閩續筆 卷十二

三

薄暮泊城南。雨止欣晚晴。竹林何幽邃。求友鳴春鶯。竟  
夕不成寐。欹枕聽柝聲。三甌小團月。策杖向山行。  
行倦坐籃輿。非是學彭澤。入社不攢眉。芥公稱詩伯。飲  
虹澗水清。煎茶供渴客。茶量笑盧仝。七椀喫不得。準提  
舟開土工詩  
頗有道氣松岡蒼翠滴。直上大觀臺。滾滾長江去。滔滔碧海來。英  
雄淘易盡。終古恨難裁。萬里望不極。心胸到此開。  
人言上山遲。不如下山疾。老人則反是。下山愈戰慄。問  
其所以然。日昏足易失。縱無濟勝具。好遊如食蜜。



下山望三墓。路。賈。王。金。將。欲。訪。日。已。晡。遍。觀。諸。石。巖。處。  
處。入。畫。圖。昔。名。千。人。洞。今。作。乞。丐。廬。峭。壁。肖。天。平。今。人。  
思。古。埃。

歸。途。與。更。豪。一。步。一。回。顧。轉。瞬。白。雲。封。翠。微。不。知。處。似。  
閩。山。靈。笑。福。地。愜。然。去。拱。手。謝。山。靈。秋。高。再。來。任。  
回。舟。雪。復。合。雨。意。欲。催。詩。數。點。打。蓬。響。聲。聲。如。敲。暮。剪。  
燈。說。見。聞。笑。傲。成。顛。癡。合。作。同。舟。圖。無。忘。風。雨。時。  
萍。水。偶。相。逢。殷。勤。將。酒。送。一。杯。勸。一。杯。醉。倒。畢。卓。瓊。不。  
作。入。世。想。端。做。還。鄉。夢。醒。來。酬。小。詩。諸。君。請。題。鳳。

見聞續筆 卷十二

西

狼山觀海歌

君。不。見。今。之。天。下。皆。滔。滔。豈。止。滄。海。驚。波。濤。望。海。樓。頭。  
一。縱。目。雪。山。萬。道。飛。寥。廓。百。怪。出。沒。蛟。龍。游。排。空。海。市。  
連。蜃。樓。中。有。三。神。山。綽。約。多。仙。子。欲。往。從。之。不。可。抵。弱。  
水。隔。斷。三。千。里。無。端。滄。海。成。桑。田。倏。忽。桑。田。變。滄。海。海。  
濱。保。壘。圖。不。已。近。聞。賊。潰。回。紇。矢。江。淮。保。障。許。與。張。滬。  
濱。支。持。節。和。李。吳。越。已。驚。雙。鳥。飛。海。陵。空。見。五。山。峙。曩。  
日。材。官。不。畏。死。東。南。半。壁。何。至。此。手。無。斧。柯。誅。猊。鯨。徒。  
仗。毛。錐。建。義。兵。安。能。鬱。鬱。久。居。此。坐。視。狂。寇。傾。人。城。腐。

儒。呻。吟。天。應。泣。天。亦。胡。為。而。此。醉。海。內。何。時。慶。又。安。天。  
涯。此。日。悲。多。事。昨。夢。騎。龍。騰。九。天。接。踵。盧。敖。尋。軒。轅。左。  
把。母。陀。臂。右。拍。洪。崖。肩。驂。鸞。駕。鶴。來。羣。仙。之。人。分。顏。  
如。蓮。朝。叩。玉。京。闈。不。納。袖。章。欲。奏。誰。其。傳。徘徊。雲。路。不。  
能。去。下。視。塵。海。茫。無。邊。又。夢。隱。處。澗。谷。事。耕。讀。三。餘。自。  
足。讀。書。樂。傳。家。著。作。堆。如。山。千。古。不。磨。言。天。爵。六。朝。金。  
粉。化。烽。煙。汗。牛。充。棟。全。無。著。莊。周。蝴。蝶。正。蘧。蘧。山。寺。晨。  
鐘。鼓。夢。覺。天。風。浪。浪。海。山。蒼。蒼。戍。連。何。在。素。琴。獨。張。恨。  
知。音。分。難。再。遇。茫。茫。大。海。歎。望。洋。

見聞續筆 卷十二

五

白衣菴望海樓

萬。事。不。到。眼。此。樓。猶。喜。登。蓬。萊。那。可。卽。弱。水。總。難。乘。遍。  
地。風。雲。捲。兼。天。波。浪。興。餘。生。渺。一。粟。海。若。笑。願。僧。

準提菴讓一著亭

想。能。退。一。步。海。濶。與。天。空。甚。能。讓。一。著。人。已。意。和。同。羸。  
欣。敗。亦。喜。胸。次。春。融。融。於。此。可。見。道。長。嘯。來。天。風。

屐石

山。頭。一。頑。石。天。然。如。隻。履。可。是。達。摩。遺。謝。公。只。應。喜。  
準。提。菴。贈。詩。僧。芥。舟。



出語妙天下。禪宗好賦詩。山中花月助。筆底風雲馳。余亦能高詠。不無危苦辭。敲排逢島佛。風雅是吾師。不有空門在。如何度此生。間雲無滯迹。野鶴有清聲。與我安心竟。從師撒手行。江風綠底事。慣作不平鳴。江南烽火熾。遙望不勝哀。火宅誰能出。牛車孰肯推。大江向東去。妙諦悟西來。十二法輪轉。寸心如死灰。文字非真諦。精修入上乘。祇知生是患。休問客何能。石為談空坐。樓因望海登。名山自千古。身世總難憑。

三月十九日同丁月湖馬子良王涵如諸君登

見聞續筆 卷十二

土山遠眺感作追和文信國公石港詩韻

故土今何在。携筇此問津。江淮猶有賊。草野豈無人。鳥噪如迎客。花飛又送春。憑高堪縱目。一水綠鱗鱗。

偶成追和文信國公石港詩韻

終日山巔與水涯。舊遊還憶玉鈞斜。問余勾當平生事。不伴沙鷗便侶蝦。

大風渡江

不向窮途怨石尤。凌晨挂席發瓜州。英雄人物浪淘盡。空剩金焦兩點浮。

平生履險總如夷。收拾狂瀾入我詩。堪笑江山與文藻。不居絕險不呈奇。

渡江至揚州

一輪紅日出海東。江波激盪玻璃紅。金焦北固昂足峙。而我攜艇浮其中。上戴九重之碧落。下臨馮夷之幽宮。四顧茫茫了無物。盈盈一水浮孤篷。放開眼界天地空。人生何苦愁途窮。昨日風逆今日順。順逆更迭猶窮通。十年再作揚州夢。煙花三月春光濃。

淮陰釣臺

見聞續筆 卷十二

淮陰之前釣者有太公。維師鷹揚何其雄。淮陰之後釣者于陵子。孤高不為天子使。咄哉王孫真可哀。身名俱裂存空臺。我來臺上訪遺跡。不覺為之三歎息。勲業能與太公侔。功成曷不披羊裘。嗚呼貪餌如魚。自上釣君不見張良辟穀從仙遊。

九日登攝山最高峯

夢想棲霞亦有年。今朝重九陟層巔。風來絕頂頻吹帽。浪湧如山遠接天。四海扁舟無定所。九秋佳日足俄延。最高峯作登高會。無酒無花興自顛。



隨園

萬竿修竹翠交橫。重到隨園倍愴情。春去已醒蝴蝶夢。客來空聽子規聲。亭臺幾處非全盛。文字千秋有定評。從古才人最難測。莫將淺語擬先生。

白鷺亭玩月留別朱岳雲道士

皎皎青天月。今宵何團圓。話舊池上亭。清光照人寒。君詩如明月。可望不可攀。君心亦如之。靜淨無波瀾。颺風柳萬絲。別緒偏相關。臨別飲君酒。酒酣發長歎。相隔五百里。相見難復難。吟詩送我行。秀若江上山。白鷺一羣飛。見之摧心肝。

見聞續筆 卷十二

六

題農隱道人麥浪舫圖

岳雲高士仙乎仙。酒酣得句追青蓮。誅茅結屋滄江邊。江波麥浪搖醉眠。搗來三見堯時水。田廬盡沒洪濤底。名爲農隱實無田。一硯耕之而已矣。勸君不用泣窮途。世事大都如此耳。君不見少陵成都舊草堂。三間茅屋推風霜。

題王竹嶼姻丈鳳生中峯送別圖

慷慨投簪組。長歌歸去來。中峯晴雪接。高館盛筵開。國

計猶關心。民情大可哀。遙知揮手際。僚佐總徘徊。

題竹嶼姻丈黃河歸櫂圖

正泛仙槎到斗牛。天風忽引作歸舟。支機石易河邊覓。買卜人難市上求。得失無心爭夢鹿。蕭間隨意狎沙鷗。江聲帆影還如昔。月夕花晨最倚樓。丈家有江聲帆影閣

題博山園雅集圖爲湯雨生都督作謹依先君用坡公煙江疊嶂圖原韻

渡江重訪六代山。層巖疊嶂橫雲煙。風亭月榭感興發。虎踞龍蟠猶儼然。將軍白門築小隱。留客歌嘯煎山泉。

見聞續筆 卷十二

九

君家城北琴臺。寶藏奇秘虹貫月。豪舉壺觴鯨吸川。輿圖名著海內。

酣出。示博山卷。披圖拭目明窗前。山痕縹緲露青影。樹色濃茂參蒼天。布帆隔浦互出沒。時花倚檻相鮮妍。八

州都督王雅集。謂陶文。賴教墨雨膏硯田。太和元氣召

祥瑞。人慶人壽年豐平。者英今成星落落。圖畫猶見山

娟娟。我讀父詩憶曠昔。終夜欹枕難安眠。幸觀遺墨強

自慰。拈韻學步追坡仙。斯圖斯人足傳後。昔日今日皆

前緣。還君畫卷別君去。明朝高詠煙江篇。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舟泊秦郵訪左清石刺史



於憶瀟湘館下榻十餘日復邀至金陵承助刻帖之資至六月八日返棹揚州作詩留別

五年不相見相見在秦郵清慕雲中鶴間憐水上鷗輪軒非有意浩蕩本無求素志如能逮甘心老一邱

時下陳蕃榻重傾北海尊詩歌猶可質松菊尚能存蔣詒開三徑坡公買一園君儼舍秦郵暫作寓公鵬程六月息旋轉

有乾坤

話別難分手從遊到石城秦淮邀泛月獅窟約聞鶯湯

生別業名酒對者英酌詩題妙繪成撩人苦離索樹樹獅子窟

見聞續筆 卷十二

二十

曳蟬聲

後會知何地辭君復送君綠楊帶城郭孤客望帆雪鐘鼎他年著山林此日分簫聲和月到嗚咽不堪聞

見聞續筆卷十三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黃山靈巖天郭齊雲梅源遊草戊戌三月起九月止玉谿記

曉行 戊戌三月

殘月猶在天蛙聲遍水田一星明似火萬岫碧籠煙松古畢宏畫潭空居士禪世無謫仙筆妙境恐難傳

下舍亭中偶坐得句

獨坐幽亭看好山山山相抱翠如環不能脫卻紅塵累那得置身圖畫間

見聞續筆 卷十三

宿下舍旅店

小任為佳耳茅堂卧亦安枕流憑滌慮得句可為歡一榻棲身穩千巖繞夢寒天明出門去山翠滾雲端

下舍途中作

昔讀黃山志夢想黃山遊一自離鄉關忽忽三十秋江山亦勝麗湖山亦清幽獨未到黃山我心實慚羞今夏束裝歸小任太白樓決計償宿願獨往誰與儔朝辭謫仙去轉壑復登邱一山為先容萬山爭出頭流水聲如琴修竹碧於油而我行其中如仙到十洲萬狀呈我前



得此復何求。

山行書所見

紅日出白雲。飛斑爛五色。現翠微。峯迴路轉。變萬狀。拂拂眾壑。松風吹。懸崖絕壁。陡然起。曲徑一線如縈絲。倚杖山巔。縱遠眺。天都突出雲端。奇黃山峯有三十六。天都峯為最高枝。自信平生多眼福。意想不到今見之。

浴湯池

在山泉水清。此則清且暖。解衣先濯足。要使塵根斷。繼沈著身花。結習除莫緩。心腸本無垢。清淨不用澣。浴罷

見聞續筆 卷十三

歸紫雲無朋雲作伴。

宿茅蓬

即紫雲庵

正與高僧談勝跡。某松某石必須搜。名山定約遊明日。驟雨偏教聽小樓。三十六峯爭入夢。去來今事任生漚。雞鳴急起披衣出。百道飛泉射兩眸。

又四月朔將上文殊院為雨所阻紫峯上人持

紙索畫走筆應之并題絕句

三十六峯將入手。天風吹雨灑塵寰。高僧索畫親持紙。乘興塗成米老山。

茅蓬題筆

樓前萬壑競喧雷。抑塞心胸頓覺開。細雨絲絲留客住。浮雲片片蔽山來。詩題勝境何須索。書為高僧不待催。信手揮成投筆起。紫雲巖下獨徘徊。

入黃山即謀登絕頂陰雨連朝久駐茅蓬望天

都峯時勞仰止賦此書懷用王元度韻

我生好遊動千里。酷嗜煙巒照窗几。遠辭南岳到黃山。雲端喜見天都峙。飛流直下聲潺潺。絕壁危崖不易攀。紫雲巖下留三宿。雷壑樓中集八關。風風雨雨連朝暮。

見聞續筆 卷十三

三

枯坐茅蓬對雲樹。欲持長劍劃雲頭。要使白龍驚且懼。白龍一枝秃筆一枝筇。安得長留聽寺鐘。拋却百千萬苦海。換來三十六芙蓉。天留一塊清涼地。豈許匆匆識奇祕。遊蹤阻滯莫嘆嗟。謝煩靜守終當至。鎮日懷人仰屋梁。湯池浴罷立平岡。珠函玉壺今何在。我欲騎龍遊入荒。

得心亭

小憩得心亭。下界空煙霧。寄語下界人。莫將心失去。

冒雨遊硃砂庵觀銅塔



連日任茅蓬。苦雨竟不霽。安能鬱鬱。居坐聽僧誦偈。冒雨尋銅塔。拭目觀巨製。蓮花開七層。高聳凌雲勢。中空千萬佛。莊嚴復妙麗。鐵塔亦可觀。北固山有鐵塔較此殊微細翹首硃砂峯。雲端露推髻。

文殊院

登峯造極可開顏。拚命才能到此間。獅子座容吾輩侍。玉屏風讓眾人攀。未除結習花仍著。散花曾悟無言意。自閒試坐蒲團參不二。文殊應許叩禪關。

文殊臺放歌

見聞續筆

卷十三

四

魏乎高哉黃山之奇絕。今說也不信到方知。三十六峯都是石。石上松走虬龍枝。一峯如青鸞。振翅直欲翔雲端。一峯卓如筆。大塊文章從爾出一峯。如蓮花採蓮之船。屬誰家。一峯如剪刀。鑿台鬼伯皆潛逃。天都傑出看更好。觀音灑淨仙傳道。天文散花花著地。化為石兮現花穗。文殊靜坐默無言。深得維摩示病意。自從茅蓬到此間。懸崖絕壁窮躋攀。鼻摩崖兮胸貼壁。蟻走蛇行難復難。山窮路絕行不得。我欲飛昇無羽翼。天梯一線忽飛來。翻身直上文殊臺。文殊臺上一縱目。千古萬古心

胸開就中所見數峯耳。已足令人嘆觀止。明朝再到獅子林。峯峯收入錦囊裏。

登光明頂

光明頂放大光明。快向光明頂上行。不染人間塵半點。浮雲片片任他生。

登清涼臺

趨炎附熱吾何敢。涼月清風最可商。獨向清涼臺上望。便教心地更清涼。

登始信峯

見聞續筆

卷十三

五

不信松根能渡客。不信石筆也生花。不信禽鳥工音樂。不信仙佛列如麻。峯登始信才能信。倚杖琴臺獨嘆嗟。峯頂為江蘇田先生彈琴處

宿卧雲庵

萬株松樹虬龍走。一座奇峯獅子馴。我暫為雲此中卧。卧雲庵卧卧雲人。

卧雲庵坐雨

吟遍黃山峯六六。好攜竹杖撥雲回。老天留我看瀟海。時遣龍公送雨來。



獅子林坐雨不能遊山賦詩寄輿道和余子瞻

先生紹祖黃山詩韻

豈特峯巒盡不成。此中神巧總難名。汪黼書神巧二字於獅子林石壁。  
才瞻大士雲中立。復遇達摩江上行。世界光明真絕頂。  
蒼髯接引太多情。接引湯池香水曾三浴。縱未登仙骨已輕。

此地能來即是仙。解衣磅礴踞峯巔。蓮開萬瓣凌霄漢。  
松翠千層捲暮煙。醒眼何妨看醉石。枯腸恰好飲香泉。  
廿年宿願今償足。天雨天晴聽自然。

見聞續筆 卷十三

六

不可言傳不可思。各因所見各呈奇。一松一石無同者。  
疑鬼疑神莫測之。澗溪煙雪齊入畫。陰晴邱壑最難詩。  
是山是海誰能解。換骨歸來會有期。  
尺五天門接上方。神仙窟宅此中藏。滿山靈藥分金母。  
拔地青蓮供玉皇。石起為臺先得月。霞流染樹不因霜。  
臨行多採黃精去。暫向紅塵夢一場。

獅子峯看鋪海歌

月光出。雨聲止。雞鳴啞啞披衣起。飛身直上跨獅子。縱  
目滄瀛東。日出未出胭脂紅。白雲一片突出天都峯。千

見聞續筆 卷一三

片萬片雲相從。須臾之間鋪作海。銀濤雪浪齊奔漚。水

天一色無津涯。蓬萊宮闕宛然在。乍綿姪兮湧雪花。堯

羅綿擁仙人車。旋滅沒兮迷蓬閣。恍若龍宮呈寶藏。俄

而空中聞有聲。天風吹海海不平。一波未落一波起。晨

光倒射搖金精。我欲登海船。乘風破浪尋飛仙。痛飲麻

姑酒。笑拍洪崖肩。手持三十六朵青花蓮。白日騎龍上

青天。容成浮邱今安在。縱有仙骨無仙緣。我生飄泊如

飛絮。對此徘徊不能去。仙境能得幾回看。臨行一步一

回顧。人言黃山易識海難求。要看鋪海須高秋。我來適

見聞續筆 卷十三

七

值亦前定。振筆作詩紀其勝。要知此景天下無。觀止矣  
哉噫噓吁。

望西海門未得到

遙望西海門。奇峯真秀削。海船與海馬。一一堪娛目。而  
我獨未到。山靈笑人俗。豈以其路險。兩腳前且卻。前者  
聞玉壁。何曾怖險惡。况有徑可通。乃阻於兩腳。凡事留  
餘地。情景自寬綽。作詩謝山靈。且訂後來約。

丞相源

鐵橋在矣松泉遠。鐵橋能畫久已聞。寂寂松泉能詩。另任  
下院雲谷寺中留一僧。供香火而已。

四九九



寥寂禪林一衲寒。惟有青鸞與墨幃。斜陽影裏耐人看。

九龍潭觀瀑布

匡廬瀑布甲天下。銀河倒挂三石梁。九龍瀑布何所似。宛似龍身天矯雲間翔。我來潭上立。潭底龍吟雨爭集。俗塵萬斛都洗空。要把龍潭一口吸。

別黃山

小住仙都才七日。不知下界幾何年。塵心未斷思旋里。黃海曾經懶著鞭。辭別名山應有淚。淹留獨客豈無緣。再來非易頻回首。雲霧迷離已隔天。

見聞續筆 卷十三

八

靈巖四洞詩 并序

吾邑靈巖洞最為勝境。山有洞五。今得而遊者。四東洞曰卿雲。西洞曰蓮花。南洞曰涵虛。小北洞曰瓊芝。聞止北洞絕奇。徑復平易。居人苦來遊者。眾應接不暇。塞之已數百年矣。戊戌夏五月。余遊黃山。竟歸里省墓。六月廿五。訪戴蓉鏡。兄於馬源盤桓十數日。將束裝回陽羨。蓉鏡留之曰。黃山既遊。靈巖未到。得毋為山靈笑。余領之於七月初九日。邀戴君。企賢。柳堂。友蕉。雙玉。

企嶙潤生同至通元觀。王於故友汪華元家。初十遊西洞。及東洞。翌日遊小北洞。又越日遊南洞。此洞最險。非長梯修繩。不得下。窮幽極深。得詩數首。筆其勝跡。亦以償積年未了之願云。

石城山

十里羊腸路。彎環到石城。峯從天際插。人在畫中行。雨灑秋光淨。盤餐地主情。謂程允華靈巖去不遠。乘興事宵征。

蓮花洞

荆棘叢中曳杖來。蓮花洞向半山開。鼓鐘留得元音在。

見聞續筆 卷十三

九

天鐘。老佛能教世事灰。老子煉丹老一線天窗光閃耀。地鼓。老佛能教世事灰。和尚拜天窟七層寶塔勢崔巍。荔枝菡萏都如畫。荔枝山太極仙舟何有哉。廣德太極洞中石舟亦可觀較之此洞不及多矣。

卿雲洞

清流映日光搖壁。百鳥齊飛畫不如。百鳥洞頂已無孤栢插。倒插栢枝閣中常有九真居。九真幽閒福地堪垂釣。老幹已枯高敞蓮臺好讀書。聚仙臺蓮臺大小儻得芝田兩三頃。定辭塵網帶經鋤。

芝田



神仙究竟在塵寰。十畝芝田祕此間。好笑祖龍苦求藥。空教徐福訪三山。

瓊芝洞

不能拚命莫探幽。奇境常於險處求。到口請君先入甃。謂土人洗心容我漫臨流。洞底有泉管鐘絳帳留仙住。導路者龍窟蜂房任客搜。呼筆來前題姓字。他年重訪憶同遊。

涵虛洞

閻王壁素稱奇險。若較龍門遜一籌。黃山閻王膽怯那能見仙跡。洞底有仙人心雄方可過牛頭。洞下第五層

見聞續筆 卷十三

脊高雨邊俱深無際行。過懸朝姓字唐為始。壁上有唐牛脊排角而下始得路焉。人紀遊題壁篇章戴獨優。馬源戴鳳儀明經題壁云神龍鬼四語最到我吟詩吟已晚。大書四字莫長留。表大書包為絕唱字於家君。羅萬象四記遊之後。

遊靈巖四洞得長律三十六韻

靈巖多勝跡。七月約朋儔。至是戴安道。質非王子猷也。勞青眼盼。邀作赤松遊。巖嶺侵長過。通元薄晚投。彎環荒徑仄。蒼翠竹林稠。怪石森森立。炊煙漠漠浮。溪橋疎柳拂。村巷夕陽流。借得汪淪宅。何須宏景樓。移檠縈洞

志歆枕數更籌。破曉披荆棘。寒裳涉澗湫。蓮花山半現。仙境望中收。老子丹成未。高僧筏喻不。禪符光燭照。爐鼎炭長留。獅象龜蛇鬪。亭臺館宇幽。虎威蹲極肖。鹿影繪難伴。鐘鼓驚聾聵。碁枰較劣優。崔魏崇寶塔。經界布平疇。縹緲雲千疊。翱翔鳥百頭。芝田開絕壁。栢樹老蟠虬。若箇樓飛閣。伊誰放釣鈞。泉聲何浩浩。月色正悠悠。耿耿不成寐。皇皇如有求。瓊芝甯易造。屹嶮可輕由。小口穿深窰。懸崖挂采珠。葫蘆依樣畫。玉笋劈空抽。汲水臨雙井。烹茶試幾甌。涵虛稱獨步。詰且訂窮搜。鐵拐行

見聞續筆 卷十三

留跡銀燈引跨牛。升高梯怯短繩下。纒宜修草爾撐天。柱。翻疑在不周。龍門思躍鯉。雉堞好扶鳩。佳句存終古。名書豁兩眸。玲瓏他亦幻。氣象此為尤。握筆題年日。同儕互唱酬。既能來福地。焉用說瀛洲。出與山靈別。蕭蕭一片秋。

七月十九日同柳堂蓉鏡經五雙玉鄭子樹敷

仁字遊浮梁黃山寺有池開士持紙索畫走筆

作米家山并題一詩

才向黃山拂袖還。尋詩又到一黃山。奇峯六六難爭勝。



古刹重重更覺閒。皓月清池空印色。先大人手書清池皓月一額贈有池禪師喬松修竹翠常環風雲奔赴臺端出疑有神龍藏此

天鄆山須彌禪院

勞勞跋涉為尋詩。海內何人似我癡。兩眼看空塵世界。好將芥子納須彌。而今不枉在人間。得到南方第一山。撒手行來齊放下。了無挂礙叩禪關。余子疇先生所書第一山額猶存

白雲篇

見閣續筆 卷十三

五

小樓背山築擁護。白雲深我與雲為侶。都無出岫心。

磬石

山中一片石。塊然無古今。我來試一擊。與石為知音。辭石下山去。不鼓伯牙琴。

插鼓峯

未歷艱辛豈見奇。無邊光景到方知。楚吳山脈平分去。廬浙江源總在斯。滿眼羣峯都覺小。立身絕頂不嫌危。此中意味誰能會。祇有元邱是我師。余子疇先生隱居此山別號元邱子

太白酒樓

宣平杳無跡。江上為誰來。碎月一灘影。流霞千古杯。霞留佳句在。窗對好山開。到此消愁抱。何論白也才。

齊雲山

何須海上訪蓬萊。到此天然圖書開。氣象萬千憑我賞。玉樓十二引人來。摩崖細讀名賢句。邀月同傾歡伯杯。夜半狂歌巖谷應。得毋山鬼亦憐才。

三天門

伊誰作伴一枝筇。飽看齊雲卅四峯。此際立身竟何等。天門已過第三重。

見閣續筆 卷十三

五

別齊雲回陽羨道中作

白嶽黃山都到手。錦囊富矣好言歸。詩情無限鍾紅葉。別緒依然繞翠微。邱壑清涼雲暫息。海天空濶鶴禽飛。寄言片鷗休相笑。野性生成不可羈。

道光戊戌五月初七日歸里賦詩志喜吾里在

婺源西鄉沖田

經歷千山復萬山。今朝喜得到鄉關。兩三峯是醉心處。十六年消彈指間。門巷蕭條堪灑淚。親朋談笑強開顏。吾廬猶足安牀席。擬待他年挈眷還。



同吳丈少西家姪漢闌文德遊太平窩得詩一

首

巉巖萬石轟山巔。誰信其中別有天。洞好藏雲雲更嬾。

藏雲洞臺能邀月月長圓。邀月臺風來恰好憑虛御。憑虛亭

沒徒聞攬勝傳。攬勝亭不知所在他日誅茅以終老。豈無人喚

地行仙

同族叔佩西載青超宋豕兄小山訪有筠叔祖

於擘坦賦詩題壁

雨過渾無暑。間行趁好風。蟬鳴秋色裏。人話水聲中。詩

見聞續筆

卷十三

五

思更番起塵情。一洗空飲茶逾七椀。自笑勝盧全

我覺寬齋題壁呈族叔佩西先生

十年種木已成陰。留得新蟬伴醉吟。怪石奇花爭入畫。

清風明月合援琴。小中見大開生面。忙裏偷閒養道心。

待到携家返鄉國。日同吾叔樂山林。

次韻奉和超宋族叔尋芳樓待月之作

行雲流水漫悠悠。光景無邊四望收。滿座鴻談消酷暑。

千家燈火繞芳洲。得知高處先邀月。纔信仙人好住樓。

琢句未工天欲曙。一聲梧葉報新秋。

馬源蘭溪書屋題壁

空翠落窗前。四山高插天水聲。聽不斷。秋色望無邊。活

潑魚真樂。清間客亦仙。舊題猶在壁。再到是何年。

馬源戴樂書先生鳴琴招遊別業賦詩題壁

不須成佛不須仙。祇要臨流結數椽。嶺峻巖危藏屋裏。

天光雲影落窗前。子猷竹愛千竿秀。丈醜摩詰詩參一

味禪。丈好子羨煞釣臺名不朽。丹崖何幸得公鐫。家兄

為大書釣臺二字於石

見聞續筆

卷十三

五



見聞續筆卷十四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古樹名花詩

悲蟠松

綏安城上松一株。之而鱗甲老龍如。故老相傳晉時物。何減泰山五大夫。我今小住綏安里。邀友訪松松已死。枝葉凋零幹獨存。左擎右攫猶如此。體勢空餘龍虎形。蕭條無復海濤聲。繞樹徘徊不能去。空山寂寞難為情。噫噫噫悲哉。庭樹婆娑生意盡。子山作賦掩幽憤。倚江

見聞續筆 卷十四

枿樹拔秋風。杜老吟詩淚迸空。可憐此樹枯此處。搖落變衰誰復顧。但見牧童驅犢來。那禁樵客摧枝去。君不見雲臺山巔太古松。稱為丈人名蟠龍。置身萬丈之高。峯俯視爾輩如孩童。華陽大仙曾携筇。題詩作記垂無窮。爾生無此好遭逢。焉能得脫斧斤鋒。古來材大難為用。規矩繩墨皆不中。輪囷只合推為薪。安望為梁與為棟。陶雲汀制府號雲臺。棟山古松為蟠龍丈人。

賀蟠松有序

余去秋作悲蟠松詩。伯宏見而好之。許以可傳。

今秋伯宏過訪山中。見松枯槁。愀然以悲。因此作記。并詩相與詠歎。其作真可傳。松亦俱傳矣。詩以賀之。

卓哉綏安城上松。志士仁人懷抱同。獨立不撓氣象雄。空山嘯雨還吟風。心如鐵石柯如銅。堅貞無過蒼髯翁。斧斲鋸解枝葉空。伸牙舞爪猶如龍。我昨探幽偶遇此。作詩悲歎不能已。伯宏徐子我知己。一見拙詩便深喜。謂松得此長不死。君今在過綏安山。訪松與感吟長篇。筆能扛鼎句驚天。令我竟讀心茫然。惟有心香一瓣陳

見聞續筆 卷十四

君前。再拜賀松得留身後之名於人間。松乎松乎爾生不辰死亦得。潛德幽光有人識。君不見夷陵千葉紅梨。花孔明廟前有老柏。

司徒廟四古柏歌

一株如高士。雪滿山中卧不起。一株如人豪。挺生直幹參天高。一株如俠客。虬髯目為紅拂。側一株如詩人。獨立蒼茫得氣清。清奇古怪四株柏。終古吾山增氣色。探囊有筆无無花。幾度欲吟吟不得。我今攜友續前遊。司徒廟古風颼颼。司徒勲業雲臺首。英氣鍾柏柏不朽。根



株百尺入地深。雨露千年得天厚。銅柯幾度鸞鳳棲。翠葉常爲玉龍吼。虛空粉碎雖若仙。拳曲擁腫終不偶。公輸不視匠石驚。大材難用應多壽。柏分柏芬香。雪海中誰與共歲寒。除卻吾鄉黃山之松非其友。

讀史仲仁季因兩君精忠柏歌因作此詩

南渡君臣盡朽木。縱有良工莫雕琢。豈真天意不可回。十二金牌來何速。岳王精忠思報國。大厦一木支亦得。三字獄成冤已沈。誰其傷之獄門柏。王遭讒死死可悲。柏殉王死死更奇。安得史家書特筆。日某年月柏死之。

見聞續筆 卷十四

三

宋代江山渺何處。片土乾淨靈根踞。非無神物爲護持。那得蘭成來作賦。季因先生偉丈夫。感柏精忠繪爲圖。難弟一唱難兄和。作歌勒石傳寰區。後彫轉以彫爲貴。潛德幽光真不孤。嗚呼詩人有作胡爲乎。要與天地間氣相馳驅。

精忠柏歌

獄中其夜飛片紙。須臾忽報岳王死。獄門老柏真有心。以死殉王亦奇矣。人言枯樹無時無。一柏之死亦偶耳。何獨於爾名精忠。遂與岳王相媲美。乃知死欲得其時。

見聞續筆 卷一四

死得其時名自偉。嗚呼南渡甘受金人惠。讓和者流毋乃鄙。君臣願處小朝廷。柏乎柏乎爾獨恥。大事去矣人云亡。借日不死將何侯。樹猶如此人何堪。三字沈冤痛骨髓。君不見西冷墳上柏森森。枝無北向良有以。

癸亥三月十七日舟泊崇川保第庭召棠邀同

丁月湖馬子良訪古檜於河東保秉均家賦詩

紀之

古檜如蒼龍。崇川保氏宅。紆盤蔭半庭。體備松與柏。中空裂四枝。質堅同金石。幹皆左紐紋。頗類老君植。伸臂

見聞續筆 卷十四

四

如擎雲。低首似迎客。雲破逗斜陽。檜影上東壁。畫師豈之人。寫真恐難得。楚柳逐煙空。吳楓何處覓。汝踞狼山隅。千年避鋒鏑。當此亂離時。猶存太古色。不有神護持。何能逃兵革。人生數十秋。彈指鬢髮白。汝生不計年。枝葉青莫易。壽難與汝爭。德難奪汝席。汝能空汝心。而不爲形役。所以歷年多。枝枝插天碧。吾儕心能空。不爲憂患迫。外感由中充。便可登仙籍。奈何今之人。榮枯一朝夕。見汝心暗傷。題詩傳汝德。借汝壽吾詩。雪泥留鴻跡。雁翅真婆娑。鴻飛忘南北。

五〇五



崇川太陽殿前古纓絡松歌

吾鄉黃山三十有六峯三十六峯都是松。獅子峯前松  
破石文殊臺下松。卧龍前山松。迎後山送。更有蒲團松  
典重。松身不滿三尺高。松枝數丈聯無縫。蟠龍丈人雲  
霧巔。偃僕屈曲不知年。題詩繪圖集好事。刻意摹擬終  
難傳。我來崇川訪古樹。纓絡松名今最著。年比丈人遜  
一籌。體校蒲團更多趣。出地三尺圓如瓶。中分兩幹縱  
且橫。枝如大蓋撐天碧。葉似長眉垂地青。徘徊松下不  
能去。如在蔚藍天上住。歸途風送一聲鐘。回首雲深不

見聞續筆 卷十四

五

知處

大沙飛村古梅歌 有序

先慈墳墓在溧陽城西四十里大沙飛村離墓  
數十步有古梅一株天嬌如龍萬山環繞遊人  
罕至花開花落殊自得也真如賢者隱處澗谷  
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其品高矣詩以  
賦之

羅浮山有梅花村。月明林下來美人。鄧尉山稱香雪海。  
嘉名肇錫已千載。孤山處士有林逋。以梅為妻鶴為琴。

見聞續筆 卷十四

六

斯人仙去亦已久。苔枝依舊橫西湖。焦山一株更奇絕。  
老幹久遭雷火裂。根深柢固死復蘇。旁世孫枝又如鐵。  
四時常沾雨露恩。三冬飽歷江天雪。嶺南江左各著名。  
詠者記者羣相爭。豈識此村有此樹。冰肌玉骨搖光晶。  
今年春日營墳墓。臨水登山邂逅遇。龍蟠鳳翥見輒驚。  
地僻巖深誰肯顧。枝頭翠羽聲聲妍。花下從無車馬喧。  
高士之中類顏觸。歸真返璞形神全。吾家本住梅源曲。  
生長梅中與梅熟。我見梅花如故人。梅花於我情偏屬。  
設將此梅種焦山。焦山梅龍應汗顏。移我鄧尉石樓側。

梅花九首追和高青邱韻

水村山郭幾樓臺。冷豔幽芳到處栽。半樹早經衝雪放。  
百花全未識春來。佳人日暮依修竹。老鶴天寒守綠苔。  
誰道一叢殊氣候。南枝開了北枝開。

明璫翠羽夢遊仙。豈與師雄有宿緣。酒旆飛殘茅店雪。  
吟鞭敲斷板橋煙。一枝影寄疎籬外。數點香飄曲檻前。



莫怪連朝風料峭。嫩寒原是養花天。  
且把青蚨挂杖頭。溪山佳處暮雲收。幾株香繞詩人屋。  
十里花迷釣客舟。冷到冬心那有俗。瘦原仙骨不關愁。  
灞橋多少騎驢客。除卻襄陽總浪遊。

古榦青蒼著薜痕。枝頭嫩玉可能溫。詩題鄧尉春如海。  
酒醒羅浮月滿村。東閣有人尋舊約。西湖何處覓香魂。  
山中此日誰高卧。只恐袁安也出門。

瓊姿宜住水精宮。未許塵埃一點通。籬角枝橫水壓折。  
樹頭花密月來空。白沙翠竹江村外。古木寒煙野寺中。  
見聞續筆 卷十四

誰識東皇深意在。不教蜂蝶鬧芳叢。  
也無野氣也無塵。一種清標最可人。獨立空山如太古。  
力回寒歲作陽春。忽疑簾捲飛瓊在。可要吹簫弄玉頻。  
聞道補之工寫照。暗香疏影恐難真。  
一林珠玉淨相依。頓覺山川媚且輝。荒徑繞村雲未散。  
孤城臨水雪初飛。漫言標格君為最。即論姿容世亦稀。  
若使秦人真解種。漁郎當日不思歸。  
疏影橫斜映夕陽。小園春色似家鄉。祇除修竹為仙侶。  
不分幽蘭號國香。傳粉尚嫌唐賦俗。遺珠應笑楚辭荒。

見聞續筆 卷一四

本非凡骨何須換。月兔無煩夜搗霜。  
曲歌金縷意誰知。惆悵江城笛一枝。春色三分成昨夢。  
故人千里寄遙思。魂銷紙帳雲迷夜。腸斷筠窗日落時。  
此去調羹猶有日。百花頭上且吟詩。

白牡丹

素豔清香帶雨開。滿蹊桃李盡興衰。真如富貴歸田後。  
換作山人衣白來。

綏安山中梨花盛開詩以賦之

花外青山山外花。花花世界竟無涯。連天雪白香成國。  
見聞續筆 卷十四

感劫紅塵風卷沙。時花為風所敗。載酒須邀侯穆飲。吟詩休  
向謫仙誇。此間卜築真良策。不羨林逋處士家。

祇為看花來此住。花開正值在家時。香雲薄薄渾疑夢。  
霽月溶溶合有詩。寂寞太真差可擬。清狂梁緒最堪思。  
好攜玉笛高峯立。獨向風前竟夕吹。

梨花為風雨所敗歌 有序

綏安山中梨花三十里。一望如雪真大觀也。余  
寄居四載。花時置酒邀客。為花洗妝。然當盛開  
必多風雨。令看花者不得盡興。嗟乎花亦為造

五〇七



物所忌乎倦倦不置聲之以詩

千樹萬樹花如雪。狂風驟雨相爭發。發生非薄命不為花。命薄為花亦遭劫。花也既為造物忌。造物何必教花茁。我欲問天天不言。我欲留花花飄瞥。可憐花下看花人。見花歷亂心都裂。去年花發風吹沙。看花人到愁欲絕。流杯花下不成歡。滿地飛花堆玉屑。豈知今歲花開日。風風雨雨復不歇。良朋相約看花來。花事如斯那可說。東風吹落復吹開。杜牧傷春更傷別。煙雲過眼總成空。夜半子規休啼血。

見聞續筆

卷十四

九

丁酉正月初三日綏安山中踏雪尋梅寄懷徐

伯宏余翬閣

萬峯晴雪何皓皓。衝寒獨步綏安道。光明世界寂無人。惟有梅花占春早。虬枝鐵幹蒼苔鮮。皴繁花映日玉欲溫。美人自合藏深谷。獨客無端驚旅魂。冰霜歷盡香如此。天地一寒吾與爾。折枝在手欲遺誰。故人相去俱千里。十二月十日綏安山中步月探梅寄懷史仲仁。天寒月倍明。木脫山愈眾。四顧寂無人。良宵誰與共。老梅花已著。疎影冰上弄。清風幾陣吹。暗香為我送。初聞

聊自怡。細嚼真堪慟。故園千里隔。高樹春應曠。曷不賦歸歎。徒教猿鶴諷。獨客居空巖。何殊雞舞甕。門前雀可羅。釜中塵屢擁。得此梅與月。如憐逢二仲。可以忘飢寒。可以伴吟誦。此中有真意。儘足供詩用。安得果仙來。同賞梅花供。高松已巢鶴。高梧待棲鳳。欲求黃石術。合住仙人洞。匪惟絕垢塵。亦可遠市閭。憶昨吳門遊。杖履日陪從。臨歧訂山居。此意須珍重。山靈既欣然。翠羽復幽嘆。寄語趙師雄。早作羅浮夢。

三月五日文俊上舍招看牡丹得詩一首

見聞續筆

卷十四

十

幾枝窗外倚風斜。豔似天邊五色霞。爛漫韶華出春暮。清間富貴屬山家。合招野客頻呼酒。那許遊人暫駐車。看到子孫真可賀。沈香亭畔且休誇。

花下口占寄城中諸友

萬疊香雲擁此身。此身不負負良辰。幽棲空谷方為客。翻替梨花作主人。折花插帽帽簷斜。梁緒風流未足誇。我坐花間偏脫帽。舉頭邀月醉流霞。向花深處立多時。無限衷情知者誰。不信春光如此好。



反勞孤客繫遐思。

同曉村看梨花小憇憇雲庵

攜手同車出。梨花看萬重。迷離遮古寺。寂寞伴青松。客倦雲同憇。心間夢亦慵。來朝又離別。愁對兩三峯。

雲留軒前梅花盛開感作

柴門靜掩喜無譁。幾樹寒梅偏著花。影上粉牆看入畫。香迷紙帳夢還家。雲軒忽化水晶域。月地如逢翠綠華。歲暮非君伴寥寂。也應愁絕在天涯。

鄧尉探梅歌

見聞續筆

卷十四

十一

入山探梅我獨早。萬樹蒼蒼插晴昊。山靈厚意待詩狂。先放幾枝看更好。人道探梅須二月。花時一片白如雪。遊客爭騎孟浩驢。美人豔似羅浮蝶。衣香花氣相氤氳。如此春光洵醉人。那知極盛難為繼。花繁便帶飄零意。竹外橫斜三兩枝。我來索笑多滋味。從來萬事貴知音。淵明獨好無絃琴。梅花與我原同調。數點足觀天地心。二十五日同伯宏飲酒吳市與酣放棹光福探梅道中作。不必佛。不必仙。不必相印腰間懸。祇要兩人長攜手。杖

見聞續筆 卷一四

頭時挂沽酒錢。道逢酒店便沽酒。相與痛飲哦詩篇。所願不奢天竟靳。十年未遂今朝僅。且盡當爐酒一尊。片帆快向梅花送。無數春山帶笑容。美人林下酣春風。收拾暗香與疏影。再聽寒山夜半鐘。

同友人尤園看牡丹題壁

淵明富貴非吾願。魯望江湖作散人。倚杖看花忘落日。臨流顧影惜餘春。仙才早讓李供奉。國色終推楊太真。我亦有園陽羨里。年年為客負芳辰。

花下偶成

見聞續筆

卷十四

十二

一節雙屐到春忙。鎮日花間領眾香。貪向名園頻覓句。快依曲水共流觴。子規杜宇形聲幻。蝴蝶莊周物我忘。萬紫千紅拋不去。酒狂未足又詩狂。

二月二十七日攜功爰姪邀翟懷卿東郭看桃花作歌紀之

海陵東郭桃花紅。千樹萬樹酣春風。春風妬花狂似虎。吹落花飛作紅雨。老夫倚杖立花前。花著滿身不知數。餘生結習猶未除。天然一幅散花圖。詩賦天桃華灼灼。人同癡蝶夢蘧蘧。天台四萬八千丈。劉阮看花絕頂上。

不必佛。不必仙。不必相印腰間懸。祇要兩人長攜手。杖

五〇九



勾留仙子飯胡麻。豔福何人能再言。桃花開遍武陵源。祇許漁人來泊船。此間彷彿桃源洞。花隨人隱笑無言。阿儂曾住桃花鴨。桃花時節詩頻賦。憶別桃花有八年。桃花庵廢桃無樹。令人長想桃花仙。桃花流水杳然去。唐六如家桃花鴨。有桃花庵裏桃花仙。歌墨蹟余向藏之。

三月初一日清明懷卿招余奪魁園茶聚途中  
遇雨作歌贈懷卿即用懷卿東韻看桃花詩韻  
遊仙夢覺天剛曙。翩若飛鴻不知處。懷卿折柬招我遊。一笑出門訪詩去。詩才天授非人工。君詩頗有謫仙風。

見聞續筆 卷十四 三

腕底春風如并剪。裁成萬紫與千紅。千紅萬紫引閒步。空色菩提有何樹。眼前世界現曇華。頃刻朱顏鏡中匿。鏡花看去與偏賒。客裏清明不憶家。天公故與詩人戲。催詩雨又亂如麻。羨君意氣自千古。讀書恥學腐儒腐。不貪利鎖與名韉。惟嗜酒龍并詩虎。虎嘯龍吟和我歌。想其下筆如風雨。春風暖若作遊仙。黑雲驅雨迷歸路。  
三月十八日同戴維萃汝登張榮春九園看牡丹作  
子規聲裏雨紛紛。綠野鋪來五彩雲。節序又驚三月暮。

豔新如讀六朝文。三千粉黛無顏色。十二闌干倚夕曛。富貴光華誰不愛。燕支多買豈徒云。

攜筇得得過橋來。歐碧姚黃次第開。金縷雲裳真貴客。天桃穠李盡輿臺。內家妝束原殊眾。大塊文章孰總裁。不信濃姿逢老眼。猶教臨去重徘徊。

天憐客子太無聊。特放名花慰寂寥。聯句願依金谷罰。餞春重赴玉樓招。豔情飛燕差堪擬。豪氣元龍老未消。高唱清平三疊曲。餘音嫋嫋上青霄。

家徒四壁不須愁。錦有千堆足勝遊。天下幾人知醒酒。見聞續筆 卷十四 四

世間惟爾可消憂。草衣何幸天香染。鶴髮應為國色羞。今日老翁堪一笑。如逢仙子到瀛洲。

佛會日瞿園芍藥盛開代城王 曾樾 蔭齋觀察

桐城張寅子長觀察蘇完銘 岳 東屏觀察湖南

左仁清石太守陳 備 玉堂太守陳 偉 杰人太令

彭 玉珂 佩雙司馬陳 紫峯大令公同選客約

余招至黃秋士樊曉球吳香巖周存伯飲於花

下琵琶聲停女樂復作霖雨驟至香雲亂飛繪

圖徵詩流傳佳話裘得逢良會不能無言恭和



先君子網師園小集詩韻作詩紀之

四海雲龍併一家。階前聯袂醉流霞。魏公選客推高會。  
茂苑留春賸此花。慷慨何須談世事。清閒正好領風華。  
憐他嬌小秦淮女。也學吳娘墜鬢鴉。

意有未盡復作一律

浩態狂香絕代人。當筵幾度喚真真。罰依金谷難辭醉。  
夢說揚州便愴神。時揚州戒嚴萬朵雲霞供笑傲。半空雷雨  
展經綸。是夜雷雨大作他年吳下傳佳話。名將風流畫殿春。王  
陳玉堂出絹索周存伯畫怪石芍藥圖

見聞續筆

卷十四

五

見聞續筆卷十五

婺源 齊學裘 子洽

古樹名花怪石詩

宋家酒爐會飲歌 有序

吳陵城西宋家酒爐在西山白雲寺之前名流  
雅集滿壁詩歌今之旗亭也丁卯上巳余同戴  
維莘張榮春曹錦軒沈筱庵翟懷卿諸君遊園  
看花來此小飲醉後放歌以紀勝遊云

三月三日天初晴酒朋詩友邀踏青脚著謝公雙齒屐

見聞續筆

卷十五

一

手持黃山千歲藤。深巷烏呼泥滑滑。滿天風颭花冥冥。  
小園彷彿元都觀。桃花映日搖光晶。一雙雛鶴展間步。  
似與遊客相送迎。花開花落無人惜。祇有好鳥鳴嚶嚶。  
王孫不歸草自綠。見鳥啣紙難忘情。今古橋西白雲寺。  
千竿修竹綠滿庭。宋家酒爐今旗亭。吟翁佳士來合并。  
座中誰是王之渙。雙鬢遲唱壓適齡。我獨酒德頌劉伶。  
幕天席地醉不醒。到處青山可埋骨。達哉達哉荷鋪行。  
斗酒百篇推李白。詩仙酒仙誰敢爭。酒錢揮去三百萬。  
賺得寂寞身後名。嗟予年邁百無能。蕭然兩鬢徒星星。



圖書雖未空。四壁金石久已銷。干聲虎口餘生有何事。  
吟詩醉酒求友生。權堪痛飲酒一罇。嬉笑怒罵真忘形。  
湖海豪情消不去。狂奴故態老猶萌。暢談往事與不已。  
拍案叱咤人皆驚。人生百年閃一電。酒杯以外鴻毛輕。  
君不見酒星明明兮。酒泉盈盈酒人長。樂兮酒國長春。  
胡爲乎逢天憚怒生不辰。西南盜賊猶未平。自西征東。  
靡定處。世實危脆殊難憑。醉鄉幸有容身地。何必桃源。  
尋武陵。風吹酒醒客漸散。日落未落鐘初明。歸來一覺。  
睡曹騰。又接酒仙遊太清。

見聞續筆 卷十五

二

小有天園看繡球作

錦簇花團。柔柔圓。牡丹開後藥欄前。誰將太古玲瓏雪。  
來照仙宮。小有天。拋擲韶光過九十。評論粉黛冠三千。  
封姨踏踰無時歇。玉蝶紛飛到酒邊。  
取來明月一輪輪。化作花毬豔且新。到處紅酣都掃地。  
芳時白打正娛人。曇華我又觀優鉢。玉燭誰調照暮春。  
滿院綠陰如幄。崑山公衣白往還頻。

桃花三首和何荔生女史孝儀原韻

老去看花肯再遲。花開能耐幾多時。客狂尚插塵中腳。

畫好難傳竹外枝。袖舞青春翻玉珮。觴飛紅雨燦玻璃。  
漁郎不是遁秦者。重覓仙源那得知。  
青山缺處嫩紅遮。露出茅檐三兩家。若箇情深千尺水。  
有人意託一林花。緘成雲錦鶯梭擲。裁斷煙絳燕翦斜。  
節近晴明春爛漫。無窮客思動朱霞。  
鼓吹詩腸與酒腸。年衰更戀滿庭芳。美人終古無寒態。  
妖客綠何有異香。仙忽得來如麗妹。恨難銷去是昭陽。  
無言省識拈花意。世味而今一笑嘗。

戊辰上巳同蔡龍九高昌廟看桃花訪沙子春

見聞續筆 卷十五

三

不遇作歌紀之

去年踏青海。陵城三月三日天初晴。吟翁嘉客笑相迎。  
興酣落筆題旗亭。今年踏青黃。歇浦三月三日天將雨。  
一筇雙屐興飛舞。那管春風在如虎。板橋行過午潮來。  
千樹萬樹桃花開。此間豈是元都觀。花光照耀黃金臺。  
臺上友人子春子。五日一石十日水。高廟尋春不見春。  
惹得桃花笑不已。同遊幸得蔡中郎。文園消渴有茶坊。  
盧仝七椀喫不得。我喫十椀清詩腸。劫餘同作天涯客。  
行樂及時計亦得。眼前世界都是花。花花世界何悽惻。



百年三萬六千朝。已過二萬三千五百日。桑田滄海幾  
變更。虎口餘生有何說。一生僅得一詩名。今者不樂遊  
其壘。胡琴琵琶聲嘈嘈。天風浪浪驅海濤。誰來海上釣  
六籠。愁見碧眼和紅毛。偶談世事心煎熬。我生不辰偏  
相遭。仲蔚祗合老蓬蒿。醉鄉可隱禪可逃。春光又寄柳  
與桃。桃柳爭妍人爭豪。臨清流分登東臯。賦詩舒嘯樂  
陶陶。何當挂席出林梢。長風萬里同遊遨。

仁壽堂雅集歌 有序

同治七年歲次戊辰十月初七日潘君露園胡

見聞續筆 卷十五

四

君公壽設宴仁壽堂。邀客賞菊同坐日本清水  
赤城池。田青波二客。虛谷柳溪二禪師。周君存  
伯李君壬叔。姜君石農。楊君佩甫。歌者潘秀卿  
及余十二人。為仁壽堂雅集作歌紀之。

風風雨雨日復日。悶極必有新詩出。故人置酒折東招。  
菊花叢裏為雅集。一花如赤城。雲霞燦爛搖光晶。一花  
如青波。綠洋氣色得來多。一花如虛谷。萬象包羅仗先  
覺。一花如柳溪。手珠一串穿牟尼。一花如存伯。年未五  
十鬚全白。一花如石農。揚眉吐氣昂蒼穹。一花如壬叔。

羅胸二十有八宿。一花如佩甫。胎仙振翮風前舞。一花  
如露園。滿座春風一笑溫。一花如公壽。甘谷延年得坤  
厚。一花如老顛。無拘無束作頑仙。一花如秀卿。年纔十  
四何輕盈。論交寰宇不論方。四海而今真一堂。王人好  
客具盛饌。佳色媚人飛異香。靜參無過豔禪。豔嘯傲不  
改狂夫狂。與酣直欲從海客。周流外國東西洋。山川  
物廣聞見紀。遊詩卷載歸。腥五嶽之遊。尚未踐。忽發此  
願。何能償。善哉海客通六義。虛心好學詢濔陽。赤城筆  
居易琵琶行。尋陽江在。刺髮留髮問何異。赤城刺額髮  
何處存伯以實告之。青波額髮不

見聞續筆 卷十五

五

荆故古風今風道其詳。赤城筆談云留髮者詩文書畫  
傳一脉。東髮佩刀遵古裝。古風刺髮者今風聖人在上務柔遠。四夷  
來服躋。虞唐好在三山尋。浩渺成語那甘一枕傲。羲  
皇。蜃樓海市工變幻。時花美女皆文章。酒客醉眠似魚  
貫。騷人起舞如鸞翔。不上揚州騎白鶴。偏來海上談紅  
羊。夜深窗外雨如注。淺斟低唱猶未央。石農忽發江海  
聲。鐵笛吹裂何蒼涼。馮小農後一杯在手萬事足。酒魔  
已到愁魔亡。笑他太白胸次窄。消愁更愁空舉觴。行樂  
及時語非妄。王喬羨門那可望。人生歡樂終有極。衣能



語得幾露霜大千世界一花耳色空空色皈空王暑往  
寒來等駒隙瀟城又見黃花黃明年花開客何處天意  
人緣俱杳茫把酒酌花花微笑意謂此老情何長年近  
古稀興不淺作詩敏捷如探囊詩中自有無量壽何必  
求仙如子房諸君各具千秋筆筆花照耀秋花光我辭  
花去詩已就中書君禿增慚惶繪圖作記留鴻寶海碧  
天青歌壽康要知此會非偶爾當與西園雅集同流芳  
辛亥初春盆梅盛開感賦

吳市聞簫客思深與梅同結歲寒盟幽香偏向茅檐發  
見聞續筆 卷十五 六

深感梅花不世情

三月二日同陶庚田 福清 先生遊滄浪亭到南

園看菜花作

邀得陶彭澤遊春春已深滄浪訪遺跡杖策過禪林人  
面白如玉菜花黃似金明朝逢上巳修禊事同尋

寓齋見海棠一株有感

我來蘇臺春欲殘風雨無情摧牡丹紅藥當階能媚客  
感懷今昔吟憑闌芍藥芳有海棠樹卓立墻隅年幾許  
天旋地轉歷滄桑居然無恙存西府花時濃豔比霞紅

嫣然一笑酣春風絕似楊妃睡未足妝殘髮亂態疎慵  
獨惜我來花已落令人那得不思蜀梁溪官舍花有無  
先子莘梁溪時昌州夢想香霏閣放翁驛舍見折枝夜  
有衙齋海棠詩 關風雨感吟詩我今劫餘見此樹徘徊月地夜眠遲

安得廣廈芳藥盛開感賦

瞿園高會幸叨陪信筆題詩不費催 咸豐九年瞿園芍  
東屏左清石諸君載酒邀客暢飲花間極 一曲琵琶猶  
一時文譚之盛余即席賦詩和者甚眾 未下滿城鼙鼓忽驚來喜今鶴髮觀金帶憶昔蛾眉捧  
玉杯人自龍鍾花自好年年風雨殷春開

見聞續筆 卷十五 七

同儲麗江 憲良 徐伯宏康子靜應澤甫 汝霖 應

香谷揚州部外看牡丹

煙花總是揚州盛萬朵雲霞儘耐看龍麝氤氳聯舊雨  
仙心縹緲在重欄環肥燕瘦洵傾國宋豔班香為結歡  
明日春歸留不得匆匆省識太無端

題顧子長畫栢歌為子竹虛作

棲伽山民氣如虎揮毫落紙驚風雨須臾老栢兩株成  
淋漓元氣吞千古一栢拔地如人豪獨立不懼參天高  
一栢偃蹇如隱士山中高卧呼不起形奇狀怪身臃腫



規矩繩墨皆不中。空山盤踞不知年。飛出毫端引鸞鳳。  
此是山人自寫真。孤高倔起超凡塵。不求聞達於人世。  
惟知靜鍊其精神。魄力雄渾得天厚。宛似禹王書岫巖。  
山精水怪見輒逃。虹光夜出冲牛斗。畫家恒徑一掃空。  
畢宏韋偃將毋同。大材持贈空洞子。竹處高懸廣厦生  
清風。

壬申九月二十六日子壻漢卿招飲養志園持  
螯賞菊詩以贈之同座王子九馬慎卿孫厚卿  
于希姚于和伯詩漢卿有淮泗尋源之役

見聞續筆 卷十五

八

客遊又到暮秋時。厚意難辭酒一卮。菊比曇華燦優鉢。  
園同芥子納須彌。身勞心逸方殊俗。會少離多合賦詩。  
奉使尋源行有日。仙槎遠去令人思。  
蟹肥酒美晚菘香。四海親朋聚一堂。秋似美人無礙瘦。  
花如名士不嫌狂。知心惟有二分月。長物空餘一錦囊。  
怪我來揚尋舊夢。忍教松菊兩園荒。葵源薑園宜興詩隱園

謁史公墓登梅花嶺二首

倚杖展公墓。嶺梅花正開。一坏千古峙。三客眾香來。臣  
職無遺恨。天公不可回。休談興廢事。且覆掌中杯。

直上梅花嶺。妙香容我聞。繁英插晴昊。疏影卧斜曛。血  
淚飄千點。冰輪照二分。傷春更傷別。愁絕杜司勳。

二月初四日同鄉友平山堂探梅雪航長老招  
食伊蒲饌復到養志園探梅漢卿壻黃茗以待  
歸途得詩以紀勝遊

昨日探梅史公墓。弔古憫忠吟短句。今日探梅到蜀岡。  
繁花冷豔烘斜陽。題詩恐惹歐蘇笑。飽餐蔬筍發長嘯。  
憑闌愛看隔江山。江山怪我不知還。尋芳訪勝日復日。  
忘却年華過七十。不思荒徑闢三三。偏向殷家尋七七。

見聞續筆 卷十五

九

西山日落側金盆。還要探梅養志園。拜別詩僧下山去。  
竹籬茅舍雞犬喧。隴上寒梅正初放。羅浮鄧尉何多讓。  
紅英綠萼鬪芳菲。翠羽明璫幸無恙。此是袁安卧雪時。  
也勞孟浩騎驢訪。梅源山下是吾家。子家葵源梅源山下老屋疎  
籬近水涯。江山勝麗長留戀。間煞門前萬樹花。

三月十八日張石朋大令邀看牡丹於流水橋

虹西草堂得詩三首

鎮日東皇費翦裁。鼠姑報道幾枝開。主人高卧病初起。  
客子閒遊詩又來。國色天香真富貴。小橋流水映樓臺。



看花老去情彌篤。如醉如癡往復同。

不是花中第一流。芳名那得著千秋。環肥燕瘦美而豔。

浩態穠姿温且柔。如此紅顏難比色。笑儂白髮竟盈頭。

蜂狂蝶恣真無賴。喧鬧花叢未肯休。

沈香亭北想當年。樂奏清平慕謫仙。龍麝氤氳薰舜日。

雲霞綺麗燦堯天。回思勝會有誰在。道光間余來揚州。

問樵太史符南樵。孝廉東園賞顧影。清流空自憐亂後。

牡丹飲酒賦詩。今皆歸道山矣。

名園都落寞。憑闌能不感華顛。

見聞續筆 卷十五

未放作詩紀之

蛺蝶翩翩舞曉風。引人入勝到芳叢。留春不住憑君殿。

琢句難成借酒攻。金帶圍腰懷絕豔。祠堂回首弔孤忠。

當階無限憐花意。盡在含苞未放中。

四月十一日漢卿設清齋。養志園邀方外雪航。

浩月蓮依親友王。荷生毛善長與余飲酒賞罌。

粟花得詩一首

老年無事看花忙。又採米囊到壻鄉。彩色麗春春已杳。

杯盤延夏夏初長。半僧半俗皆同志。不鄙不村一隱莊。

仙食清齋談怪異。興酣還要上山堂。

四月二十四日平遠樓前芍藥盛開。雪航長老

招飲適逢湯君敦之。世厚。陳君百生馬君貞卿

載酒後至。遂與雪航同飲。花下歌以紀之。呈諸

君子

我生愛花如性命。揚州芍藥天下勝。雪航長老折柬招。

平遠樓前花極盛。興夫負我來蜀岡。赤日當年炎風在。

到門一僧如鶴立。引我小坐東禪房。窗前竹石幽且邃。

作畫論書得佳趣。余為僧消渴頻嘗第五泉。惜春要作

見聞續筆 卷十五

將離賦。好友乘舟載酒來。花下相逢笑口開。賞心樂事

那有此名花。名士名僧陪。葦蕪雜陳茶酒間。魚肉味遜

筍豆莧。天然頭陀名不虛。余別號天。貪食伊蒲年來慣。

人生行樂須及時。年逾七十古尤稀。花光豔照玉堂客。

祥瑞重徵金帶圍。老夫逢場猶作戲。誕浪笑啟人爭避。

老顛癡伯久馳名。方外名流不我棄。當階紅藥翻復翻。

吟翁嘉客皆歡顏。歐蘇遺韻今猶在。宴客山堂尚未還。

是日方都轉。我醉高歌花亂舞。明年花發人何處。把酒

酌花花榮然。綽約臨風嬌欲語。



玲瓏石 有序

龍池澄光寺中有頑石一塊相傳密雲禪師成道於此因名曰玲瓏石余見其名實不符因作此歌

頑然一塊石橫卧禪房中。四周無一竅。何以名玲瓏。石言君不知質樸心自空。牝牡驪黃外。相馬得真龍。面壁逢達摩。說法聽生公。當時一點頭。元關豁然通。我佛捨我去。冥冥杳飛鴻。暗室閉長年。守默誰與同。日月跳雙丸。而我長朦朧。幽潛固所願。庶得天年終。輒怪世之人。

見聞續筆 卷十五

七

見怪情遂鍾。八十有一穴。袍笏日相從。壺中貯九華。情移蘇髯翁。鈍根問者誰。我佛道何窮。

石隱篇 有序

族叔佩西先生性好石所居園亭左右前後怪石林立極宇內之大觀猶以為未足日幸子姪厯巖壑遍搜之朝夕撫摩不知老之將至殆米顛之流亞歟。裴侍家君寄居陽羨十七年不得隨吾叔流連觴咏於石林間為可恨耳。惓惓不置作石隱篇贈之。後之攬者可以想見其為人。

矣

吾叔好石石來賓。奇形怪狀左右陳。石間坐卧忘朝昏。愛玩竟可不出門。平生祇與石交親。良由賦性同貞珉。結廬數椽臨澗濱。千石萬石呈嶙峋。獅搏象舞虎豹蹲。鸞翔鳳翥燕雀馴。莊嚴妙麗三世尊。巒君鬼伯競逡巡。峯巒洞壑古黛皴。一片飛出巫山雲。其餘種類亦甚繁。大都巧妙不可言。登山臨水數十年。一一手置殊苦辛。席上素有待聘珍。竟隱於石豈無因。襄陽米老是前身。平泉主人何足論。鄙吝適足禍其孫。醒酒之石不與人。

見聞續筆 卷十五

七

達哉吾叔非其倫。石桃去歲贈家君。何時理棹歸故園。同坐石牀持酒樽。逐一題詩記以文。樂可忘世何憂貧。東坡肯以仇池分。韓幹二馬今猶在。

余得海浮石一峯置之南園湛華堂座上應敏

齋觀察見而愛之遂以持贈并賡以詩

五嶽圭稜眾所欽。中流砥柱合君心。贈君一品洞天石。他日歸裝厭鬱林。

瑞雲石歌

瑞雲之質高且豐。瑞雲之色青如銅。大穴容椀小容指。



環觀四面都瓊瓏。何年飛到館娃宮。千石萬石盡附庸。幾經兵火竟不損。依然卓立凌蒼穹。昔居華屋今草莽。榮辱循環亦適逢。我與石丈共歷劫。僥倖無恙非神通。千秋不朽惟文字。有形之物靡不終。偶然有作感今昔。寄與何勞計拙工。歌詩問石石不語。文殊摩詰將毋同。袍笏拜石溯米老。雪浪題銘傳坡公。壺中九華久不見。洞天一品隨虛空。得瞻瑞雪不能去。苦憶黃山六六峯。

正月二十日同崔仲綸坐雲螺石望太湖聯句

著屐尋詩上小坡。玉谿穿林拂面春風和。湖中水沸煮白

見聞續筆 卷十五 古

日綸石上浪戛成旋螺。汪汪叔度不可測。玉谿歷歷青山如此多。尋詩得詩且歸去。仲山樵書裏聞樵歌。玉谿自比庵回望村落絕妙。一幅山樵橫卷。

見聞續筆卷十六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金石龜詩

次韻奉和張芥航河帥送銅鼓焦山歌

前年縱棹渡揚子。襍被信宿焦先家。石肯堂貯寶鼎二。完好似璧無纖瑕。蟠屈螭形繆篆。彭亨豕腹窪尊窪。寶氣飛騰雜蛟蜃。古色斑駁同蟾蜍。南仲陶陵歎識具。釋者考者詳而多。屢欲吟之意輒沮。袖裏有筆慚無花。漢爐雖佳瓦缶耳。詎可鼎足為三耶。芥航先生性嗜古。

見聞續筆 卷十六

文蘇墨竹齋中諺。生先得與可東坡兩墨。雄文天馬脫羈勒。妙句仙翮超樊笈。快哉一旦得銅鼓。吹帶二竹枝。紛孳亭臺頓覺增氣色。珠貝不敢言光華。梁園賓客證赤雅。謂伏波鼓毫無差。公云寶當天下共。閉置一室誰稱嘉。焦山二鼎太孤寂。恐有鬼物相揄挪。扁舟載鼓將致嫁。旌旆照耀相欹斜。月波臺東待月出。潮靜柔櫓鳴呬啞。夕陽樓西看日落。一碧萬里天無遮。古梅森梢肖龍虎。秋筍肥美逾鱗鱖。元戎小隊并日住。未覺初地人聲譁。清晨下山別鼓去。鼓不能送煩袞袞。勝鼓新篇再



拜讀背癢如得仙爪爬。此詩與鼓并不朽。僧舍何勞籠  
輕紗。頗聞澹園風日好。翩翩野鶴吻吻農。當時擊鼓萬  
花放。姚黃魏紫紛交加。鼓聲歇處詩爛漫。光射牛斗疑  
將鉶。春間澹園牡丹盛開先生與家君偕今歸江山永  
和予七疊韻觀察諸公和者甚眾  
作鎮。海怪安得雄鬚牙。聞昔獐獠鑄鼓竅。招朋置酒燒  
豚豕。峒丁蠻女千萬萬。金銀作釵兩點。而今駱越無  
此俗。聲教久已漸荒遐。鳳儀猷舞九成奏。屏葉羌  
笛揮琵琶。鼓當。聖代了無用。正好安穩棲耆閣。佛  
天清淨香作土。人世遷移風捲沙。所以東坡解玉帶。至  
見聞續筆 卷十六 二

鐵壺歌 有序

乙巳冬十二月上澣余寓吳門書賈提一鐵壺  
來。售壺式古僕可愛。以青蚨三百枚購得之。于  
是呼童蕩滌塵垢。貯之以酒。自斟自飲。不覺大  
醉。亦山林處士之一樂事也。有感於心。遂作鐵  
壺歌。  
一壺中有容身地。壺公此日真宜醉。怪哉鐵壺何處來。

壺公得爾心為開。壺公生性本頑鐵。至剛氣質難磨滅。  
世實危脆無堅牢。塞北之花江南雪。花兮雪兮胡可長。  
微軀一現石火光。醉裏乾坤一何大。壺中日月一何長。  
溫柔白雪之鄉非樂土。大千世界只有醉鄉安樂堪。倘  
徉鐵壺鐵壺。胡為到我天空海濶之居。損我杖頭三百  
之青蚨。製作古樸世所無。萬釘纍纍如貫珠。壺式未入  
博古圖。秦歎漢歎近代歎。呼童蕩滌去垢汗。洞庭春色  
貯滿壺。自斟自飲讀我書。酒盡卷終眼模糊。吟魂縹緲  
遊太虛。覺來索筆將墨濡。感時慨事滿紙書。書罷沈吟  
見聞續筆 卷十六 三

盧忠肅公佩刀歌

公之忠。貫日月。公之刀。能削鐵。懸公之忠。誅公刀。不覺  
心腸為公裂。公當督旅鎮宣雲。殺賊百萬成奇勳。刀光  
震電賊膽落。聞聲鼠竄呼天神。一刀撐任東南壁。長城  
何止萬人敵。朝中倘使無權好。塞外風雲淨如拭。吁嗟  
乎父死在路。不得奔喪。精忠報國。孤軍絕糧。戰死沙場。



遠被謗。置公死者楊嗣昌。振龍何賢昌何惡。緋袍入府。天下辱。議撫詭謀出外庭。汗馬功名受荼毒。往事追思。涕欲流。佩刀在手風颼颼。年遠銹澀血痕積。磨之不去。青光浮。魑魅魍魎見輒遁。夜深寶氣冲牛斗。刀兮刀兮。爾無恙。殺賊安邦猶可仗。後之用者自有人。哲處鞘中。莫惆悵。

周虎鎬歌為李鐵航作 宗本

鐵航示我周虎鎬。高有三尺餘。一分徑。長尺八。闊尺五。鈕高四寸重廿斤。中虛椎首殺其下。鈕製虎形四足蹲。

見聞續筆 卷十六 四

塵土鏽澀色。內蘊斑斕錯。落花繽紛。幼讀周官議樂器。金鎬和鼓司。鼓人作樂之時。擊為節。不是應律而依辰。龜魚龍雉各不製。此製以虎何取焉。虎為西方一義獸。示義之論非無根。宣和虎鎬圖有七。纖毫無異。誠堪珍。惜哉此器本無字。差遜鼎鐘書。歲年後世士人去古遠。斯器真形久。殘聞六朝方有獲。於蜀復得次列鏡鐸間。繩繫懸之去地尺。盆水下置。芒中陳以手。振芒作清響。音如雷發。驚四鄰。禮圖杜撰笑。寶嚴臆度成。式終殊。真狀如孟孟成何物。屬於篋篋非其倫。可惜寶氏未見此。

使其見之應汗顏。未想前製便妄作。自欺欺人心何安。不如無書。今始信。偽書祇合秦皇焚。鐵航好學世空四。滇南老屋風飄殘。讀破萬卷行萬里。馳驅南北志飢寒。名宦兒孫生計薄。家無長物遺書存。不知何時得此器。寓齋相對娛清貧。我來揮拳試一擊。音遺太古和心神。聞鐘清夜發深省。聽鼓今人思帥臣。今吟鎬音何所感。大千世界空微塵。收斂精神歸故我。豁然一竅開元關。憶昔焦山擊銅鼓。山魃遠遁猿猴奔。驚濤駭浪震巖谷。作詩紀勝投焦仙。芥航河帥見輒喜。謂當勒石留海門。

見聞續筆 卷十六 五

謂張芥航。追思老輩去世久。不覺涕淚流潺潺。廿年彈指了一電。天涯作客成孤鶩。今與鐵航遇吳下。萍萍適合。憑風牽索我為鎬。紀體用。賜枯筆弱言無文。不揣同陋。唯唯退。冥搜苦索窮朝昏。是詩是考渾莫辨。非格非律所能繩。長言不足復嗟歎。鎬之歸子非無因。廬陵博古古即集。南宮嗜石石來賓。方今 聖世重節護。鎬也合獻 虞廷前。鐵航善鳴 國家盛。當與鎬聲聞九天。

宋徽宗龍吟琴歌 有序



琴號龍吟銘曰天圓地方龍鳳翔南風一曲  
物阜民康大宋宣和二年製今藏樊君曉球隕  
野草堂出示索詩作歌紀之

吾聞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無爲而治帝德隆。徽宗之  
琴胡爲者。焦尾眞成費下桐。不能阜民之財解民愠。徒  
爲虛器陳宮中。嗚呼徽宗不納陳禾碎衣諍。六賊乘之  
竊國命。中外如琴甚不調。改絃更張猶可聽。奈何黃鐘  
毀棄瓦缶雷鳴。君王有琴彈亡國聲。金人鼓鞀震帝京。  
天子彷彿王門伶。君不見徽宗書鷹神俊世所推。獨立

見聞續筆

卷十六

六

顧盼何雄哉。胡爲屈志買和身受辱。有愧鷹鷂逐鳥雀。  
江山半壁等閒拋。鐵罄六州成此錯。舉族北轅生不還。  
空留遺器在人間。若非神物勤呵護。玉軫金徽那得完。  
宣和書畫盡歸北。此際此琴何處匿。流落中原入百秋。  
龍翔鳳翥無消息。樊君曉球何時藏。寶氣夜出騰光芒。  
索我爲琴歌慷慨。唾壺擊碎眞堪傷。方今 聖世躋  
虞唐。南風一奏來鳳凰。天自圓兮地自方。斯眞物阜而  
民康。我既歌君且舞。斐斐一室風和雨。請君拂拭安朱  
絃。待我登堂爲君鼓。

鐵爐歌 有序

丁未十月朔徐君迂伯於吳市見小鐵爐指以  
示余遂脫青蚨五百枚購之而歸作歌紀之

前年吳市得鐵壺。酒酣耳熱歌烏烏。今年吳市得鐵爐。  
與壺恰配眞堪娛。上方且平中則虛。彭亨豕腹圓而腴。  
鼎立三足細不麤。花紋四面相縈紆。高有三寸徑尺餘。  
釘峙爐頂如三珠。製作古樸逾公輸。始於何代不知渠。  
十年市上無人沽。古吳縣前逢老迂。指爐示我笑相呼。  
我遂購買揮青蚨。欣然持歸日欲晡。見者笑曰公誠愚。

見聞續筆

卷十六

七

金玉珠翠人爭趨。君獨愛鐵胡爲乎。我聞此言發長吁。  
嗜好與俗酸醜殊。銀塗博山非不愉。奇巧適足焚其軀。  
鼎彝燦爛無時無。大有力者方可圖。鐵爐鐵爐爾何辜。  
爲世所棄蒙垢汙。一旦拂拭來依吾。得逢知己樂何如。  
置之案頭伴讀書。架以鐵壺壺不孤。焚香炙硯時所須。  
煎茶煮酒腸不枯。娛我清懷慰客居。行將攜爾浮江湖。  
嗚呼何時鎔鑄成吾儒。君不見堯舜之化道爲爐。  
竹刻琴劍紙鎮銘  
一劍一琴實獲我心常思殺賊要遇知音



周饗尊歌

余得此尊三十載矣。製作華美。真周器也。居家之日。無片刻離。偶有所感。歌以紀之。時丁未十一月二十一日也。

我有周代饗尊。其高九寸餘八分。口徑六寸。腹徑尺。可容二斗重十斤。尊旁鼻作饗尊狀。環身饗尊雷回紋。入土不可測年代。瓜皮蒼翠。花縷紛製。極精巧。缺款識。饗尊取義懲戒。存縉雲氏子謂饗尊饗尊貪獸。何取焉。我聞大禹惡旨酒。酒能亡國。兼亡身。尊飾饗尊意深遠。

見聞續筆

卷十六

八

適可而止。宜溫克。此為有位言之耳。酒人豪舉。當別論。稱酒仙者李太白。頌酒德者劉伯倫。酒家醉眠。竟千古。死便埋我。真達人。他若淵明亦嗜酒。飲酒詩寫陶然春。可知濁醪有妙理。視被富貴如浮雲。斯皆以酒全其真。醉鄉終老忘朝昏。小飲或如鯨吸川。大飲直比龍吞淵。眇乎小矣。視饗尊。酒腸瀲灩。茫無邊。我得周尊三十載。處境愈窮。交愈堅。家無擔石。廚無煙酒。不空尊。窳滿筵。鷓鴣典却作酒錢。吳門市土。沾十千。持尊對客。興飛越。作大遊戲。仙乎仙。其外鴻毛何足道。糟邱麴部別有天。

良田廣宅。棄敝屣。一尊於我。情難捐。客齋非爾。爾相周旋。終年塊壘。胸中填。嗚呼老饗。老饗無屬厭。平三凶與汝。相比肩。千鐘百榼。聖在上。饗尊何獨留人間。正須仗爾。禦魑魅。醉鄉日月安。千年酒人除。酒無別嗜。日對饗尊。吟詩篇。詩成呼酒來。吾前抱尊痛飲。忘華顛。萬事不如。杯在手。絕妙此意。誰能傳。嗚呼絕妙此意。誰能傳。坡翁之外。無可言。

漢銅龍滴水器歌 并序

余家藏銅龍滴水一器。以漢建初尺量之。其高

見聞續筆

卷十六

九

一尺九寸。座徑七寸。旁四寸四分。頂上天池。徑七寸。旁四寸。銅人高五寸五分。後有二銅匣。右匣盛火。左匣盛水。匣高二寸二分。長五寸一分。瀾三寸。天池盛水。可容兩甌。池外四周。龍身蟠繞。龍頭右垂。池外口張角。聳龍尾。左掉池中。吸水千迴。百折。沁至龍唇。圓如明珠。遲遲而滴下。有銅人右手托鉢。承滴流入腹中。直趨左足。而下。小池從池中左旋右轉。注於左匣。而止。銅人右手之側。有香爐一座。右匣。蒸香煙。從柱內直



上環繞龍身噴出如雲爐中一線篆煙徐徐而起銅色如墨無銘蓋漢器也先君曾云此器應可造尺量水知時今去古已遠久失其傳徒爲玩器良可惜也吳門小任忽忽八載客齋相對慰余寂寥偶有所觸作歌紀之時丁未十一月二十有六日也

銅龍巧製不可測。龍唇吐水如珠滴。滴下銅人托鉢承。水來無蹤去無跡。龍頭突兀昂空碧。龍尾上掉天池吸。以尾取水寂無聲。千迴百折誰能識。龍身天矯見復潛。

見聞續筆 卷十六

十

飄飄雲氣龍身纏。龍在雲中仙乎仙。妙絕此境真難傳。銅人之前爐出煙。古香清妙如龍涎。火伏其下水其上。水火既濟龍安眠。龍兮龍兮曷不飛身騰九天。雲行雨施爲豐年。旣不爲霖澤農田。屈伏乃等螻可憐。龍身自古難久藏。胡爲寂寞棲空堂。坐聽滴水多蒼涼。一滴驚客心。二滴澆塊壘。三滴故態萌。四滴詩懷起。五滴六滴情復豪。拔劍起舞霜天高。猶龍老子我且學。蟠拏縹緲憑翔翔。窮途偃蹇那堪語。笑比銅龍飛不去。豈似畫龍未點睛。斬然頭角空崢嶸。潛龍勿用計亦得。技學屠龍

徒自精。君不見金張門第銅龍立。權貴豪華冠華集。緊余寒士做蝸廬。座踞銅龍誰問及。又不見衛霍當年掌兵符。腰佩銅虎征匈奴。銅駝在昔荒煙沒。銅雀於今片瓦無。銅龍何獨留塵世。望仙樓上曾安置。鎖舍金獸盡漏長官人。望幸頻凝睇。流傳今日幾春秋。蛻變神物吾廬遊。願將龍唇一滴水。洗甲千春潤寰宇。

周齊乙公萬壽尊鼎歌 并序

鼎高一尺二寸五分耳高二寸七分深八寸五分口徑三尺九寸七分足高五寸二分腹徑四

見聞續筆 卷十六

十一

尺二寸八分容一斗重一百四十四兩三足銘曰乙公作萬壽尊鼎子孫孫永寶用之按史記齊世家太公卒百有餘年乃有乙公得立則所謂乙公者太公之孫而君於齊者也觀其器周身雷回文中排饗餐十二首與周節鼎同真周器也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五月旣望予泊舟維揚以重價得於市上珍重載歸作歌紀之。我愛揚州二分月。訪古時停舟。一葉興來散步入市廛。古鼎照人驚突兀。雷回雲紆紛相纏。重巒疊嶂翠活潑。



餐餐十二猗狀伏對之凜凜寒毛髮細觀歎識知乙公  
營邱故物完無缺當年尚父佐伐商右把白旄左黃鉞  
八百諸侯會孟津蒼兕誓師何英烈兵權奇計王者師  
九鼎遷來眾度悅營邱就國夜衣行五侯九伯得征代  
百有餘年乙公立萬壽尊鼎所由出奇模古質非今伴  
寶氣騰空走妖魅不知何代出人門流落風塵誰肯拂  
傾囊購買喜不勝珍重載歸忘飢渴徧求博雅證篆銘  
復乞多聞考真寶焦山古鼎世所尊輕重雖殊質髮髯  
可憐被攫鈴山堂寶物曾為老奸屈曷若斯鼎壁無瑕

見聞續筆 卷十六

三

流傳塵世不復沒宗廟大器處山林何異太公釣渭日  
伊余何人敢寶藏鎮日摩挲轉愁疾我祖得氏自營邱  
珠還合浦真奇絕才疎力弱鼎難扛勉強作詩慚惡劣

周諸女尊歌

尊高一尺三寸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三寸五  
分腹徑二尺六寸五分重八十六兩容二升八  
合口內有銘口諸女舉尊彝五字考阮相國積  
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張叔未之弟季勤所藏  
諸女尊器搨本款識相同蓋周器也戊申夏五

月十七日余得於維揚市上載歸吳門作歌紀  
之

維揚得鼎喜欲顛頓增氣色書畫船誰知寶物聚所好  
次日復得諸女尊高尺三寸深尺一口徑尺三餘五分  
重則八十有六兩兩耳相對如圓環翠潑巖巒澤可鑑  
渾堅樸素無雲紆人言質樸商所尚定為周制何考焉  
我聞諸女諸姬例變彼諸姬詩不云夫人與媵有姪娣  
姪娣即是諸姬倫奉匱沃盥妾御職酒食是議女所遵  
尊彝酒器諸女作者諸經傳知其源尊用於世固已久

見聞續筆 卷十六

三

虞氏之泰夏后山著與犧象商周別總謂尊彝合而言  
尊彝銘器古逸用周伯簪卣銘亦然卣亦銘此尊銘為  
諸女舉酒正之職非其人祠禴嘗烝各有器此器用典  
缺無存裸以禮神兼禮人酌用於人亦於神酌裸人神  
相通用尊彝周官分後先周官籥人先尊以尊尊而彝  
先彝耳諸女周尊何國始茫茫人海誰知津擬搨萬本散  
寰宇徧徵博雅探根原藏之名山傳不朽當與壽鼎留  
乾坤

嗜古堂銅斗詩二十三韻



嗜古者誰歟。精製此銅斗。入土幾何年。土花堅且厚。出  
土幾何代。潤澤如瓊玖。色赤比丹砂。雲紆同紫綬。上方  
下則殺口徑六寸九款識。嗜古堂不知出誰手。兩環已  
無存。尚具饜餐鈕。饜餐瓶勿貪。不貪度無咎。一斗詩百  
篇。仙才世罕有。汝陽情更奇。朝天三斗後。五斗方卓然。  
焦遂誰堪偶。伊余不善飲。酒興無出右。一杯玉山頹。三  
蕉何敢受。家無擔石儲。座滿金蘭友。客至羨東坡。斗酒  
藏之久。罄矣瓶空存。何用謀諸婦。呼童典鷓鴣。沽酒供  
戰。搨田宅。敝屣捐斗則長年守。時時置案頭。伴我忘我

見聞續筆

卷十六

十四

醜既為釣詩鈎。復作掃愁帚。吟詩以遣愁。仗斗釋重負。  
湖海徧論交。得一知己否。知我其斗乎。長依煙霞叟。

戊申秋七月廿四日有骨董家持古銅一器欲  
易楊蕉隱所藏新羅山人畫軸余適見銅器愛  
不釋手欲蕉隱以畫易器以器惠余左青時刺  
史知之大為不然說器是贗謂畫是真豈可以  
真易贗竊以畫贈余萬不可以畫易器長篇累  
牘怒髮冲冠不平之鳴強余聽從余亦負氣不  
平特覆長札旗鼓相當不肯退避俄而蕉隱至

寓又與舌戰移時氣不能下佛家所謂貪瞋癡  
愛四病一時皆為我患可勝浩歎旋取銅器細  
審體制手摹款識始知近代偽作不足典貴於  
是心平氣和遂以器還蕉隱心中不覺大快噫  
欲之苦心甚於毒蛇惡獸使無內劔斬欲何以  
能除煩惱使無良友箴規何以能知己過由此  
觀之物貴割捨友貴直諫其豈焉矣因思此事  
與東坡以石易畫約畧相同遂用東坡韻作詩  
自嘲以誌吾過

見聞續筆

卷十六

十五

我有乙公鼎。最稱發青綠。饜餐戒勿貪。尊嚴立三足。周  
身雷回文。彭亨撐豕腹。終日坐相對。心廣境不感。二尊  
亦著名。諸女尊相伴如樵牧。龍漏豈不佳。銅龍滴水器  
配鼎已嫌穢。何來一贗物。砒砒充美玉。魚目誤認珠。貪  
愛禍所伏。舍旃急舍旃。不疑何須卜。蕉鹿本虛無。安用  
空爭逐。人物寄塵寰。變遷同陵谷。外劔漫驅邪。內劔先  
斬欲。明鏡一開奩。鑑物無私曲。改過勿因循。知否日月  
速。



見聞續筆卷十七

蔡源 齊學表 子怡

先大夫雙谿草堂書畫錄

卷

王右丞精能山圖絹本有跋

林偉乾深慰帖紙本兩跋已刻入宋帖明停雲館帖又

刻入寶禊室帖

胡瓌醉番圖絹本一跋

周文矩藍關圖絹本四題一跋

見聞續筆 卷十七

趙伯駒支公相馬圖絹本

蘇文忠書虎跑泉詩紙本有跋

蘇文忠書方千詩小楷三千五百四十三字紙本有題

跋已刻入寶禊室帖

蘇文忠與謝民師書紙本多跋已刻

米南宮書魯公碑陰大楷紙本多跋已刻入寶禊室帖

米老題郭河陽山水長歌絹本

蘇文忠贈辨才五古大楷書紙本有題跋

米南宮書崇國公墓志銘小楷紙本袁清容鄧善之柳

東陽揭宏陳眉公跋

米襄陽米晦翁詩札合裝紙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米老贈友七律二首大行楷絹本

米南宮雲山圖紙本

黃文節書梵志詩五古長篇絹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黃文節草書蠟梅三詠絹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米元暉海嶽庵圖自跋已刻

張無垢書黃庭經絹本宋昌裔胡布跋

張才參書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劉松年百忍圖絹本有跋

龔翠巖羣仙獻壽圖絹本有跋

王齊翰勸書圖絹本宋元諸賢題跋

李伯時列女圖紙本多跋

李龍眠忠節圖絹本

李龍眠維摩示疾圖紙本多跋

董北苑夏山圖絹本思翁三長跋

夏禹玉江山疊嶂圖紙本多跋

白玉蟾詩行書紙本



宋人捐鉢圖絹本陰陽本書寶積經

李希古行旅圖張伯雨跋

趙大年山水絹本趙松雪翁騎跋

趙松雪相馬圖并書馬說絹本又雙駿圖後書馬說紙

本又八駿圖紙本

趙文敏畫陶淵明故事圖一段畫一段書紙本多跋

趙承旨書過秦論三篇小楷紙本思翁跋已列入寶篋

室帖

趙松雪墨竹紙本自題邵二泉吳匏庵跋

見聞續筆

卷十七

三

趙文敏書授筆要說紙本吳孟思吳匏庵沈石田文徵

仲楊循吉祝枝山跋

黃子久溪山圖紙本元明人多跋思翁長跋在後

倪高士師子林圖紙本多題跋

吳仲圭山水大卷紙本石田長跋常師之

吳仲圭山水中卷紙本

吳仲圭山水大卷絹本

吳仲圭墨竹絹本自題長跋邵二泉吳匏庵題

王蒙設色山水絹本皴細如髮多跋

王蒙設色山水絹本皴法稍粗陳玉方師跋

王孟端松石紙本有跋

王孟端山水紙本卷首王子裕祝枝山唐六如文徵仲

題

王孟端墨竹紙本

趙千里水嬉圖紙本

趙千里仙山樓閣絹本

王叔明秋山圖紙本

任月山八駿圖趙松雪書天馬賦絹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四

沈石田臨梅道人山水大卷紙本自跋

沈石田風溪逸訪圖紙本文待詔題七絕一首

沈石田江南山水大卷紙本

沈石田山水四段卷紙本又山水大卷紙本

沈石田山水大卷紙本自題卷首後大書七律一首

沈石田花卉紙本

沈石田設色山水紙本

文待詔書陶靖節飲酒詩絹本項子京印幾滿

文待詔書前後赤壁賦紙本



文待詔書江南春詞紙本

文待詔書西山詩紙本

文待詔書西苑詩十首紙本

文待詔設色山水絹本董思翁跋高江村藏

文待詔書秋聲賦紙本

文待詔雁山圖并書雁山詩圖紙書紙

文待詔山水為補庵作

祝枝山草書紙本

祝枝山書離騷絹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祝枝山書杜詩紙本

祝枝山書醉仙詩紙本

祝枝山滕王閣序楷書絹本

周東村山水小卷絹本

唐六如人物紙本文衡山書飲中八仙歌

唐六如赤壁圖絹本王雅宜書賦宜江上跋

唐六如逸晚亭圖紙本

唐六如湖山春曉圖大卷絹本

唐六如落花紙本

仇十洲竹林七賢圖絹本

仇十洲仿右丞朝川圖絹本徐東海施鳳來文休承跋

陳玉方師書右丞詩已刻入寶禊室帖

仇十洲青綠山水絹本

仇十洲綠野堂圖絹本

仇十洲漢宮春曉圖絹本

仇十洲九成宮長卷絹本

仇十洲金明池圖紙本

仇十洲樂志論圖絹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文沈台壁紙本

董文敏草書王右丞詩綾本趙君實陳玉方師跋

董文敏臨羲獻帖綾本

董文敏書道遠谷記及獵騎詩綾本沈繹堂跋

董文敏臨蘇黃米蔡四家帖綾本

董文敏書石林記綾本

董文敏雨窗論畫紙本陳玉方師跋

董文敏書洞庭二詩并臨楊少師帖絹本

董文敏大字佛偈紙本



董文敏臨懷素自叙綾本又一卷綾本

董文敏書輪臺行綾本

董文敏書邯鄲少年行綾本

董文敏書醉僧詩紙本

董文敏書驄馬行綾本

董文敏書雀子玉座右銘及二硯銘綾本

董文敏書升天行綾本

董文敏書九辨紙本

董文敏書王右丞詩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董文敏書韋司直詩紙本

董文敏書樓蘭額上二詩絹本

董文敏書送王侍御紙本

董文敏臨二王帖紙本

董文敏臨蘭亭詩紙本

董文敏臨鶴鶴頌綾本

董文敏書懷素草書歌紙本

董文敏書儲光羲詩紙本

董文敏雲山小卷紙本自題二詩

七

董文敏青綠山水絹本陳眉公題詞又山水紙本

董文敏仿山樵山水絹本

董文敏仿大癡山水絹本

董文敏金牋書靈光不昧大卷

董文敏殘墨紙本

葉原靜九歌圖紙本豐吏部王子新書顧東橋識陳石

亭羅印阿跋

商惟吉青綠山水絹本

商惟吉山水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倪鴻寶臨十七帖紙本秦南沙釋文王虛舟跋

倪鴻寶草書大卷紙本

楊椒山書惟山記紙本汪遜翁跋

楊椒山詩翰大卷紙本

趙文度設色山水紙本王虛舟題首寒木居士金文鼎

跋後附孟端札思翁跋

程孟陽山水紙本

陳堯峯溪山積雪小卷紙本

陳眉公摘句詩綾本

八



徐天池溪山無盡圖紙本

海江峯行書六卷紙本

海江峯山水紙本

朱白民墨竹紙本自題長跋已列入寶祿室帖

姜西溟送鄭高州詩綾本

姜西溟書杏花詩汪退谷書唐人竹詩合裝紙本

姜西溟楷書紙本

吳漁山白傅湓江圖紙本陳迪書琵琶行并跋

陸包山翎毛紙本又花卉翎毛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九

范石公十札

鄒衣白書畫合裝紙本錢禹田秦雨沙跋

董蓉仙 儒龍 書蘭亭叙綾本

沈繹堂臨爭坐帖紙本

陳白陽菊花紙本自題

陳白陽花卉紙本又花卉紙本

陳白陽詩翰紙本

王覺斯祭友文紙本

王覺斯草書紙本

王覺斯草書杜詩紙本

王百穀詩紙本

鄒小山梨花雙燕絹本

鄒小山錢竹初山水合裝紙本

宋射陵詩綾本

楊龍友墨蘭紙本

戴文進山水絹本

藍田叔做子久山水紙本

藍田叔做大癡富春山圖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十

江左山水紙本董跋

王廉州溪山無盡圖紙本

王廉州做燕文貴山水紙本

王廉州做山樵山水繭紙本

王廉州山水小卷紙本

王廉州做巨然山水紙本

王石谷金山圖紙本

王石谷平林遠岫紙本

王石谷做子久山水紙本



王石谷臨石田古松本卷紙本

王石谷青綠山水紙本

王石谷長江無盡圖紙本

王石谷做燕文貴山水紙本

王麓臺做山樵山水紙本

王麓臺做子久富春山圖紙本

王麓臺做巨然山水紙本

王煙客山水大卷紙本

李日華枯木竹石絹本

見聞續筆

孫樹峯行書紙本

歸文休書陶靖節詩紙本

居士貞雪景紙本

居士貞桃源圖紙本朱之蕃書記并題卷首

文五峯鬪茶圖紙本

文五峯山水紙本

王雅宜五憶詩紙本

文門諸君子吳越勝遊詩綾本

馬江香古器圖絹本

卷十七

十一

惲南田桃花山鳥絹本

惲南田梅花紙本

惲南田三花圖絹本文待詔三花七律三首已刻入寶

禊室帖

惲南田百花圖絹本

惲南田牡丹長卷紙本

惲南田一竹圖紙本

惲冰花卉絹本

徐鄰哉臨樂毅論紙本

見聞續筆

陳經野 柱 花果紙本

宋石門茶山付法紙本

宋人盧鴻草堂十景紙本多題跋

九龍山人偃石幽棲圖紙本

陳白沙詩翰紙本

程松圓九峯三泖圖紙本

黃石齋書孝經小楷紙本

黃石齋詩翰大卷紙本

周之冕花卉紙本

卷十七

十二



朱虎神珍山水紙本

孫漢陽牡丹絹本思翁題

吳璽并雲山圖紙本

張文敏臨米書紙本

張得天臨董書紙本

張得天臨樂毅論紙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劉相國真行草書冷金牋已刻入寶禊室帖

丁南羽羅漢十八尊紙本

丁南羽蘭亭圖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三

莫廷韓楷書紙本

郭河陽山水絹本

文從簡無量壽佛紙本

陳琳岳陽樓圖絹本

錢叔寶山水紙本

陳子正花卉絹本

陳居中聖蹟絹本

曹雲西湘江清隱紙本

國初諸老贈錢礎日壽序壽詩紙本

汪澆雲侍御梅麓圖絹本名公題詩甚多

汪左泉春暉圖紙本先大夫自題五古一首名公題詩甚多

甚多

陳遵畫谿垂釣圖紙本胡芑香寫照題詩甚多

許定生女弟子梅花居士第二圖絹本時賢題詩填詞甚多

甚多

無名氏壽錄絹本

墨皇定武蘭亭已摹刻寶禊室帖

宋拓定武蘭亭文待詔臨蘭亭附後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四

宋拓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兩卷

宋拓玉板十三行已刻入寶禊室帖

冊

蘇文忠詩紙本草沒河隄雨暗村七律一首

米南宮書挽詞小楷紙本董思翁臨本附已刻入寶禊室帖

室帖

黃筌牡丹譜兩冊絹本

宋元集錦十六幀絹本

宋元團扇十二幀絹本



黃鶴山樵傲古山水十幀紙本思翁題已刻入寶禊室帖

吳雲壑書歸去來辭紙本思翁跋已刻入寶禊室帖

趙文敏書谷仙賦紙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趙文敏書樂志論紙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趙文敏心經小楷紙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趙文敏書不自棄文紙本

元人宋仲溫送陸君序紙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沈石田山水十二幀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五

文待詔書阿房宮賦紙本

文待詔小楷千文紙本六十七歲書

文待詔千文紙本八十七歲書

文待詔青綠山水大冊金牋自題十幀

文待詔梅花十二幀絹本

文待詔山水紙本

祝枝山楷書紙本

仇十洲山水人物大冊十幀絹本有跋

董文敏臨閣帖十冊紙本

董文敏自書告身小楷兩冊紙本

董文敏書千文紙本七年寫成自跋

董文敏臨右軍帖紙本

董文敏書太白詩行書綾本

董文敏書沈太安人傳紙本陳眉公譔陸稼書補寫缺

文

董文敏書七律詩冊紙本

董文敏詩冊紙本

董文敏書蘇詩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六

董文敏書宋人小詞紙本

董文敏山水二冊紙本 絹本

董文敏唐賢詩意山水十幀紙本王夢樓對題

董文敏山水七幀紙本

董文敏紀遊山水二十幀絹本

董文敏山水八幀橫冊絹本

董文敏沒骨山水十幀紙本

董文敏書畫谷冊金牋

董文敏書畫谷冊紙本



文徵仲赤壁圖并書賦紙本

文震孟分書千文紙本

文彭年書紙本

高忠憲日錄兩冊紙本

楊太史山水絹本思翁評覺斯題

明人山水八幀紙本

明人雪景十二幀紙本

姜西溟行書紙本

姜西溟楷書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吳漁山設色山水十二幀絹本

吳漁山設色做古山水小冊十幀紙本

吳漁山山水十二幀絹本

吳漁山山水十幀紙本

蕭尺木天下名山圖兩大冊絹本

王元照設色山水絹本

楊誠齋詩冊絹本

王百穀詩冊紙本

王百穀遊燕詩紙本

七

陳白陽花卉小冊紙本

陳白陽墨花八幀自題紙本

陳白陽設色花卉十二幀自跋紙本

陸包山山水紙本

王廉州山水二十幀巨冊紙本

王石谷做古山水十二幀大冊南田題紙本

王石谷山水中冊紙本

王石谷金碧樓臺山水小冊絹本

王石谷山水扇面二冊

見聞續筆 卷十七

王石谷山水十二幀紙本

王煙客山水十二幀紙本國初諸老對題

王煙客山水十二幀紙本

王煙客手札紙本

惲南田山水橫幅十二幀紙本

惲南田花卉自題三跋絹本

惲南田翎毛花果紙本

惲南田山水十二幀絹本

惲南田集錦

六



惲南田山水花竹扇面二册

惲南田題畫詩款識尺素册共五册有絹有紙

惲玉山水合璧紙本

王良常楷書紙本

沈荃臨聖教序紙本

張得天臨褚河南枯樹賦紙本自跋

王忘庵花卉紙本

王忘庵墨花十二幀紙本

馬元馭花卉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陳章侯梅花八幀絹本

陳章侯花鳥絹本

金冬心花卉大册紙本

尤求仕女十二幀絹本

嚴青梧仕女十二幀絹本

邊景昭花鳥絹本

唐黃門使廣紀行上下二册紙本

俞紫芝春宴桃李園序册紙本

董易林枯樹賦紙本

九

王雅宜離騷紙本

王雅宜詩册紙本

大滌子詩畫大册紙本

王虛舟篆字千文紙本

王虛舟臨米楷書紙本

唐荆川送行詩册紙本

邵二泉詩册紙本已刻入寶硯室帖

孫文介詩翰紙本

沈繹堂枯樹賦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陳老蓮九歌圖紙本

丁南羽山水十幀絹本

丁南羽菩薩十六幀絹本

丁南羽羅漢十八幀紙本

秦雪坡仕女八幀紙本

元陳基書册紙本

姚雲東三仙傳紙本

汪退谷洛神賦紙本

沈朗倩山水十二幀紙本

三



黃尊古山水八幀紙本

彭瑤池詩翰紙本

嚴秋水尺牘紙本

范長倩善許秘書園記紙本

董薛行書合冊紙本

王文成尺牘紙本

秦巖手札紙本

徐淡常手札紙本

陳杲手札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明賢說帖紙本

國朝諸家行書屬廷儀張廷玉趙熊詔陳邦彥王國炳

紙本

三朝名人畫冊十二幀有紙有絹

名人扇面八冊

蔣拙存寶界山房記紙本已刻入寶暎室帖

王蔣諸家翰墨

周渤海行書紙本

汪文和心經紙本

高章之指頭畫紙本陳邦彥題

孫樹峯詩翰紙本

曾傳書黃庭經紙本謝涖洲摹老子象王夢樓跋

宋明之沈青門合冊紙本

趙七觀說帖

文嘉山水紙本

王夢樓快雨堂臨書紙本

文休承山水十二幀絹本

呂四明花鳥八幀絹本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吳湘湄人物花卉合冊紙本

錢稼軒花卉紙本

黃秋士摹蒲團小象紙本時賢題詩已勒石

宋拓鍾繇薦閣內侯季直表

宋拓十七帖二冊

宋拓曹娥碑

北宋隔麻拓本右軍黃庭內景經

宋拓黃庭經

宋拓樂毅論



宋拓聖教序全本又元拓聖教序

宋拓聖教序缺心經有名人跋

宋拓閣帖魏晉十五種

宋拓閣帖王羲之書一册

宋拓鼎帖一册

宋拓東方朔畫贊

宋拓廟堂碑又宋本廟堂碑

宋拓爭坐位帖

宋初拓祭姪帖

見聞續筆

卷十七

三

宋拓柳懸誠大遠法師碑

宋拓姚公墓志銘

宋拓智永真草千字文

宋拓智永臨右軍誓墓帖

宋拓安西帖禊帖三種石庵跋

宋拓雲麾碑

秦板九成宮

各種蘭亭册

舊拓星鳳樓帖十册

三希堂帖全

寄暢園帖全

戲鴻堂十六册

初拓天冠山

穎上二帖

見聞續筆

卷十七

四



見聞續筆卷十八

婺源 齊學表 子治

先大夫雙谿草堂書畫錄

軸

關全山水大軸紙本

荆浩山水大軸紙本

宣和御筆漁隱大軸

文同墨竹大軸

蘇東坡墨竹大軸

見聞續筆 卷十八

宋人得爵圖又刻絲梅花寒雀圖又無款宋人山水

郭河陽關山雪霽圖絹本思翁題邊

郭河陽山水

吳雲壑雲山圖紙本

御題黃子久山水

黃子久江山秋色

黃子久陽明洞天圖紙本思翁兩題邊

黃子久秋山高隱圖沈度題

黃子久洞天春曉紙本

黃子久設色山水紙本小幅

倪雲林野高靜對圖紙本小景兩幅

倪雲林高柯竹石紙本王煙客鑒定

倪雲林山水宋昌裔楊士奇題

王叔明稚川移居圖紙本

王叔明小景設色山水紙本

王叔明煮茶圖紙本兩幅

王叔明山水紙本小景

王叔明琴鶴軒圖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八

王叔明墨竹

趙文敏大字大幅絹本已刻入寶硯室帖

趙文敏書杜陵詩絹本何屺瞻汪退谷題邊

趙文敏書小詞絹本

趙文敏大行書又小行書

趙文敏行書

趙文敏綺里季圖

趙文敏枯木

趙文敏人物



趙仲穆雙松逸韻

趙仲穆雙松高士紙本小景

趙仲穆松亭坐眺

吳仲圭柳溪仙艇絹本

吳仲圭山水

吳仲圭醉學士圖

吳仲圭蘭竹

吳仲圭山水顧問字合裝

崔白笋雀絹本趙文敏題跋

見聞續筆 卷十八

阿爾得虎絹本

杜堽居伏生授經圖絹本

元人鵝鴨絹本又撲蝶圖

馬文璧山水紙本

馬文璧溪山漁艇紙本

高房山墨竹紙本趙文敏題

趙善長荆門道士圖紙本

方方壺雲山紙本

徐幼文山水兩幅紙本

徐幼文陽山大石紙本

徐幼文秋山觀瀑

徐幼文山水鄭思題

王孟端古木幽篁紙本四題

王孟端傲雲林枯木竹石紙本

王孟端山水紙本石田題又山水紙本

夏仲昭高梧脩竹紙本陳蒙題又墨竹絹本

夏仲昭瀟湘風雨

夏仲昭古木脩篁

見聞續筆 卷十八

夏太常墨竹紙本又竹菊紙本

沈石田贈古誠齋詩畫紙本自題五古

沈石田贈應和淡墨山水紙本長題

沈石田竹堂看梅圖紙本自題七古

沈石田臨大癡山水紙本又秋山紙本

沈石田寫蕉圖絹本自題七絕

沈石田溪居秋色圖絹本少作

沈石田枇杷紙本

沈石田傲山樵小景紙本



沈石田三星紙本

沈石田松鶴紙本

沈石田雪景大幅

沈石田白雲伴侶

沈石田松間曳杖

沈石田扁舟五湖

沈石田做山樵小景紙潤一尺

沈石田松石圖大幅紙本

沈石田柳溪琴侶圖設色山水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八

沈石田小軒秋色

沈石田麻姑

沈石田桐陰高士

文待詔林陰移艇圖紙本自題五絕

文待詔菊社分題圖紙本目錄七排

文待詔雪景絹本自題七絕

文待詔玉蘭圖紙本自題七律二首

文待詔設色山水大幅絹本

文待詔溪橋伫立圖小景紙本

五

文待詔玉蘭

文待詔小像

文待詔桃花白燕文門諸子題

文待詔墨竹

文待詔移艇看泉

文待詔落花圖王雅宜題

文待詔雪棧

文待詔雪景

文待詔天遠亭圖

見聞續筆 卷十八

文待詔嘯志中林

文待詔山水少作

御題文待詔金山圖紙本

文待詔青綠山水

文待詔雪崖圖又雪景大幅

文待詔蓮社圖

文待詔山水兩幅

文待詔行書

文待詔金書五嶽真形圖

六



文待詔山水款書文壁

文待詔墨蘭

文待詔山水自題

文待詔茗林書卷

祝京兆草書董題

周東村山水紙本

唐六如墨菊大幅紙本自題七絕

唐六如墨菊小幅紙本自題五絕何義門題二十八字

唐六如做李營邱枯李蒼松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八

唐六如杖藜扶醉圖紙本自題七絕

唐六如東坡笠屐圖紙本自題五古

唐六如設色山水大幅絹本無款鄒錫題出

唐六如山家會琴圖大幅絹本

唐六如笠屐圖

唐六如菊花壽意

唐六如美人

唐六如做劉松年

唐六如對月鳴琴

唐六如多子圖

唐六如山水雨軸

唐六如林處士圖

唐六如盧雁紙本

唐六如松溪釣艇

唐六如山水紙本

唐六如龍山菊宴大堂

仇十洲獨樂園圖

仇十洲文玉圖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八

仇十洲松亭高士圖絹本小景

仇十洲荷亭秋思圖絹本小景文待詔書荷花詩六首

仇十洲嬰戲圖

仇十洲竹鶴雙清

仇十洲文昌

仇十洲蓬萊仙侶

仇十洲漢宮春曉大幅

仇十洲淵明像文待詔書歸去來辭

仇十洲秋景絹本文待詔題



仇十洲金明池水嬉絹本

仇十洲西園雅集圖吳世語書記

仇十洲山水

仇十洲壽意

仇十洲納涼圖大堂

仇十洲人物

仇十洲羅漢文三橋書心經

仇十洲真妃出遊圖

仇十洲仕女

見聞續筆 卷十八

李成盤車圖紙本梁蕉林鑒定

董文敏節臨送劉太冲序大字紙本

董文敏書藥俗銘紙本

董文敏書太白懷素草書歌紙本

董文敏書麥餅宴詩紙本

董文敏書歸去來重整舊生涯詞紙本

董文敏書古硯詩紙本

董文敏書六言絕句大字絹本

董文敏書影畫詩大字綾本

九

董文敏書五言絕句綾本

董文敏書懷素草書歌

董文敏書元人詞

董文敏書杜詩五古一首楷字已刻入寶樹室帖

董文敏行書四軸

董文敏書石田詩

董文敏做北苑夏木垂陰紙本

董文敏做松雪林塘晚歸絹本錄松雪詩

董文敏溪迴路轉圖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八

董文敏寫權文公詩意圖并錄文公詩紙本

董文敏紅樹青山圖紙本自書論畫一段

董文敏設色山水小景紙本

董文敏山郭幽居圖

董文敏華山秋色圖

董文敏設色溪迴路轉圖

董文敏松亭石壁圖

董文敏山水泊舟鴛湖作

董文敏寫唐人詩意水流雲在圖絹本

十



董文敏寒山流水紙本

董文敏山水二軸

董文敏雲林詩意

董文敏平沙落雁自題

董文敏喬木清泉

董文敏寫右丞詩意設色山水

董文敏海鶴

董文敏山水壽意

董文敏倪雲林山水

見聞續筆

卷十八

七

董文敏山水千秋釣舸

董文敏行書水泮深塘

董文敏字秋水畫扇面

陳眉公山水大幅

陳眉公桐陰高士

陳眉公行書

陳眉公秋山池館

文休承爲項墨林五十四壽圖紙本呈甫訪長歌休承

書又記

文休承仿米家山紙本自題七絕

文休承石湖圖

趙文度溪山深秀紙本思翁題

趙文度山水

趙千里秋巖遊騎

周之冕梅花水仙

周之冕梅花寒雀

周之冕梅花

嚴秋水麻姑

見聞續筆

卷十八

三

嚴秋水山水

嚴青梧昭君

徐天池荷花

陳白陽蘭竹紙本自題五絕

陳白陽荷花大幅紙本

陳白陽行書

陳白陽墨牡丹自題

倪鴻寶倪雲林山水紙本

倪鴻寶行書紙本



倪鴻寶山水

黃石齋書洗心詩綾本

黃石齋山水

王煙客做北苑山水紙本思翁題

王煙客做梅道人山水紙本

王煙客小象

王煙客山水

王煙客青綠山水

王煙客醉墨山水

見聞續筆 卷十八

王煙客做子久秋山圖

王煙客八分

王煙客做山樵山水

王麓臺做大癡山水

王麓臺做雲林山水紙本

王麓臺山水陳眉公題

王麓臺做大癡浮嵐暖翠圖絹

王麓臺夏山欲雨

王麓臺做子久山水

三

王石谷做山樵玉山草堂圖絹本

王石谷做趙大年山水紙本

王石谷做子久山水絹本

王石谷做王叔明山水絹本

王石谷臨思翁做子久山水紙本錄原詩

王石谷做大癡浮嵐暖翠絹本南田題五古

王石谷竹外桃花詩意絹本

王石谷萬壑爭流絹本

王石谷做六如秋山讀書圖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八

王石谷蘇隄春曉紙本

王石谷六如山水紙本

王石谷做右丞寒山積雪圖大堂紙本

王石谷做山樵小景紙本石谷書未竟楊子鶴足成

王石谷水複圖

王石谷山水笠題

王石谷做趙大年山水

王石谷春山飛瀑南田題

王石谷做徽廟寒塘鷓鴣絹本

四



王石谷倣巨然山水

王石谷倣石丞山莊雪霽圖絹本

王石谷仙巖積翠圖

王石谷山靜日長圖

王石谷橫雲流水

王石谷山莊雪霽小景

王石谷青綠山水

王石谷倣大癡青綠山水

王石谷春畊圖

見聞續筆 卷十八

王石谷溪林秋霽

王石谷倣趙大年煙柳圖

王石谷寫唐六如詩意惲南田題紙本

惲南田倣子久山水紙本錄原詩并跋

惲南田倣趙善長高巖飛瀑紙本大幅

惲南田倣梅沙彌高柯脩竹圖絹本

惲南田倣子久秋山圖絹本

惲南田倣雲林長林邃谷圖綾本

惲南田臨松雪花溪漁隱圖絹本錄元詩并跋

五

惲南田梅花鸚鵡絹本自題七古

惲南田牡丹絹本兩幅

惲南田雪景絹本又倣宋許道寧雪景

惲南田臨陳惟允遊子吟圖絹本錄東野詩并跋

惲南田倣倪山水

惲南田壽元圖

惲南田九芝

惲南田作霖圖

惲南田桃花游魚

見聞續筆 卷十八

惲南田鳳仙

惲南田竹石

惲南田秋池間賞

惲南田喬柯脩竹

惲南田花卉小立軸十二幅

吳漁山梅天所作山水紙本

吳漁山蓬萊非遠圖

吳漁山栢臺春曉

吳漁山墨竹

六



吳漁山瑤臺宴歸圖

王百穀半偈菴圖紙本周時臣寫照錢叔寶補圖文休

承添竹三枝

王百穀小象

王百穀行書

徐侯齋喬松書屋圖紙本

徐侯齋傲北苑山水紙本又山水紙本

徐侯齋高松書屋

徐侯齋王忘菴合裝

見開續筆

卷十八

七

錢叔寶虎印圖紙本袁福徵題五古

錢叔寶山水紙本

錢叔寶春山遊騎

錢叔寶壽星

王元照傲北苑山水紙本笄重光方亨咸題

王元照小像

王元照行書

馬遠山水絹本

馬遠放鶴圖

錢舜舉山水絹本

錢舜舉春遊圖

錢舜舉鍾馗

盛子昭山水絹本

盛子昭金谷圖大幅

盛子昭山水

謝葵邱山水絹本贈杜用嘉草堂圖自題七律

謝葵邱山水二幅

尤子求漁樂圖絹本

見開續筆

卷十八

六

尤鳳邱維摩傳燈圖

尤鳳邱漁樂圖

尤鳳邱金帶圍圖絹本

尤鳳邱西園雅集圖祝枝山詩合裝

謝時臣林亭清逸絹本

謝時臣雪景

謝時臣松陰釣艇圖

謝時臣疎林落木圖

謝樸仙林亭清逸



倪文貞倣石田山水紙本

王雅宜書夜宴詩紙本

王雅宜行書

王覺斯行書二幅綾本

王覺斯行書長幅又草書

花溪老人山水綾本

花溪老人山水

藍田叔倣倪山水紙本二幅

藍田叔山水紙本

見聞續筆 卷十八

藍田叔雪景大堂

藍田叔山水大堂

吳梅村山水紙本二幅

金冬心太白圖紙本自題

張文敏臨右軍蜀中山川帖紙本

張得天行書三幅

張得天草書

張得天臨帖真書

邢止祥倣北苑山水絹本

九

陳沱江梅花雙雀紙本大堂

丁南羽松間讀書圖紙本

丁南羽三教圖

丁南羽山水又山水大堂又山水大幅

丁南羽松鷹大幅

丁南羽無量壽佛

文五峯春山伴侶小景紙本居士貞題

文五峯藍關圖

文五峯秋溪漁隱圖

見聞續筆 卷十八

文五峯山水

文五峯青綠山水

邢子愿枯木竹石紙本

邢子愿仕女

李長蘅山水紙本

李長蘅山水

宋毛存墨竹

吳文中大士像

王齊翰鸚鵡

字



劉松年蓬萊仙境

吳小仙人物

吳小仙落鍋圖

陳老蓮關雎圖

陳老蓮西園雅集圖大幅

陳老蓮觀音

陳老蓮松陰高士圖

陳老蓮蕉石

陳老蓮人物

見聞續筆 卷十八

陳老蓮人物瓶插紅葉

陳老蓮右軍書扇圖

陳老蓮仕女二幅

劉完庵山水

鄒小山松鶴圖

鄒小山梅花雙喜

鄒小山芝仙祝壽

鄒小山山水又扇面

鄒小山玉堂富貴圖

三

孫衢花鳥大幅

沈峯山水

陸包山得子圖

陸包山水仙

陸包山白頭三友

陸包山牡丹孔雀大幅

陸包山雪景

陸包山江南春色

陸包山蘆花黃姬水題

見聞續筆 卷十八

王振鵬仙山樓閣

李成寒浦歸帆

王孤雲仙山樓閣

孫雪居花卉

孫雪居釣雪圖

孫雪居茄

黃荃荷花

張君度棹艇觀泉

張君度山水

三



張君度燕子磯圖

王忘庵杏花

王忘庵桃花鸚鵡

王忘庵牡丹徐侯齋題

邊景昭封侯圖

張子正梅花

王若水高冠圖

王若水三思圖

王若水蜀葵雙鶴

見聞續筆 卷十八

王若水蓄微蘭竹

松壺報喜圖

高章之福祿綿長

趙仲光蘭花

項聖謨山水

郭天錫松鶴大幅

達山扶桑出日圖大幅

王穀祥百齡圖大幅

沈朗倩山居圖

三

沈朗倩松風暗澗

張元春瑤池玉洞大幅

張元春山市晴嵐金牋

張元春聽泉圖

張元春山水長幅

張元春青綠山水

姚雲東皇華圖紙本

孫吳花鳥

吳彬觀音

見聞續筆 卷十八

曾鯨文昌

宋石門桃源圖又做摩詰山水

石濤梅花高士

石濤竹菊

石濤竹石

石濤一甲連登

鄒衣白青綠山水

范芷庵菊花

趙文淑花卉

三



杜陵內史佛象陸子傳書心經

杜陵內史仕女

呂四明四時賦色花卉四大軸

黃太松松鶴

關九思鍾進士

薛宜倣松雪山水

戴清之大士像董思翁題七絕一首已刻石送焦山定

慧寺方丈收藏

田公賦山水王李重思任題

見聞續筆

卷十八

五

陸竹隱宜男多子圖

王琨荷花

鄭以甯蘭竹

晴川石谷小景合裝

程孟陽山水

高江村花卉

顧昉松鶴

蕭晨探梅圖

蔣南沙和合圖

蔣南沙花卉

蔣南沙荷花翠鳥

蔣南沙花鳥

姜西溟楷書

姜西溟行書三軸

新羅山人書眉紅葉

吳匏庵詩

蔣拙存楷書

道廣春林携杖

見聞續筆

卷十八

五

禹慎齋鍾馗

鄒春谷花卉

余秋亭花鳥

王虛舟行書

周公瑕行書

姚姬傳行書

目存山水

目存歲朝圖

目存霄漢春霞



陳遵花卉

蕭尺木山水

劉原起山水大堂

朱翊濂行書

楊子鶴歲寒三友又山水

高渠亭行書

卞文瑜山水二軸

張宗蒼山水

何義門行書

見聞續筆

卷十八

毛

陳虎文高其佩扇面合裝

高其佩指畫木公公母兩大軸

沈繹堂行書

高澹游歲寒圖

高澹游山水

李杭之山水

金壽峯菊花

梁山舟行書二軸

元王繹敬姜教子圖

李柰花卉明諸家題

沈密花鳥

八大山人蕉石

八大山人荷花

李通甫做山樵山水

馬元馭花鳥

張鳳翼行書二軸

笄江上行書

笄江上巖頭隱書畫合裝

見聞續筆

卷十八

天

文三橋行書

文震孟行書

王綦山水

楊西亭足成石谷山水

陳書花卉

姜實節山水

陳子正花鳥

程青溪山水

笠山赤壁圖



查梅壑梅花

王酉室歲朝如意圖

顧禹功蕉窗試茗

凌約庵花鳥

張魯唯字董思翁畫合裝

馬玉峯竹雀

達摩渡江圖無款宋八筆

明雪江傲雀青蚓寒鴉古木

沈士充載菊圖

見開續筆 卷十八

沈士充松巖對翠

林存義龍虎二軸

沈允治歌器圖

金俊明梅花

吳山濤行書

孫樹峯行書

王夢樓行書

南蘭狎鷗畫雜

陳奕禧行書

完

談志伊花

陳幸祖荷花鱖魚

袁達鍾進士

董東山松石

冒辟疆行書

查二瞻寒林

劉石庵行書

汪之瑞溪山

見開續筆

卷十八

三



見聞續筆卷十九

婺源 齊學棗 子治

先大夫雙溪草堂書畫錄

總目

家字匣歷代書畫卷十七件

雞字匣同

野字匣歷代書畫卷册十三件

鴛字匣歷代書畫卷册楹帖十二件

同字匣董臨閣帖十册

見聞續筆 卷十九

登字匣董字卷二十件

俎字匣董書畫十册

春字匣董北苑夏山圖大卷

蚓字匣沈石田江南山水大卷

秋字匣朱晦翁大卷

蛇字匣李龍眠大卷

共字匣沈石田唐六如山水大卷

一字匣蕭尺木山水二巨册

奩字匣王石谷山水大册

見聞續筆 卷一九

君字匣王叔明山水大册十幀仇十洲人物大册十幀

家字匣王元章梅花卷王石谷大松卷

兩字匣李成盤車圖軸

行字匣王石谷山水巨軸

十字匣郭河陽山水巨軸

三字匣元四家山水大軸

字字匣同

氣字匣名人扇面八册

壓字匣惲王扇面四册

見聞續筆 卷十九

鄴字匣名人書畫扇二十柄

侯字匣歷代書畫軸十六件

三字匣同

萬字匣歷代書畫大軸十二件

籤字匣歷代書畫小軸四十件

家字匣

唐王右丞精能山圖卷

唐林藻深慰帖卷

宋蘇文忠書方元英詩卷

五五三



宋黃山谷書梵志詩卷

米虎兒海岳庵圖卷

學士定武蘭亭卷

米南宮書崇國公墓志銘卷

黃山谷草書臘梅三詠卷

夏禹玉山水卷

元吳仲圭山水卷

錢舜舉竹林七賢卷

明沈石田設色花卉卷

見聞續筆 卷十九

楊椒山書雁山記卷

陳白陽花卉卷

陸包山翎毛卷

吳漁山雪山卷

仇十洲鞦韆圖卷

惲南田三花卷

雜字匣

東坡與謝民師書卷

白玉蟾詩札卷

三

劉松年百忍圖卷

趙文敏過秦論三篇小楷書卷

宋王齊翰勘書圖卷

張無垢書黃庭卷

周文桀藍關圖卷

唐胡瓌醉番圖卷

米襄陽雲山卷

米漫仕朱文公合裝卷

黃大癡山水卷

見聞續筆 卷十九

倪高士獅子林圖卷

王孟端松石卷

文衡山蓉江圖卷

唐子長逸晚亭圖卷

仇十洲獨樂園卷

吳漁山琵琶行圖卷

王司農富春圖卷

野字匣

王孟端墨竹卷

四



沈石田風溪遠訪圖卷

祝枝山杜詩卷

宋搨顏魯公論坐帖卷

文待詔秋聲賦冊

趙文敏書不自棄文冊

王石谷仿古十二幀冊

陳白陽花卉冊

吳漁山仿古十幀冊

董文敏書金丹四百字小楷冊

見聞續筆

卷十九

五

董文敏四字楹帖

董文敏七言楹帖

文衡山七言楹帖

鴛字匣

董文敏雲山圖小卷

董文敏青綠山水卷

董文敏殘墨卷

商惟吉山水卷

程松圓九峯三泖圖卷

莫廷韓楷書卷

王文成論格致書冊

王雅宜小楷離騷冊

姚雲東三仙傳冊

宋張才彥書冊

趙文敏小楷心經冊

宋搨姚公墓志銘冊

同字匣

董文敏臨閣帖十冊

見聞續筆

卷十九

六

登字匣

董文敏臨二王帖卷

董文敏臨蘭亭詩卷

董文敏臨枯樹賦卷

董文敏臨宋四家卷

董文敏臨懷素自叙卷

董文敏書懷素草書歌卷

董文敏書儲光義卷

董文敏書洞庭二詩卷



董文敏升天行卷

董文敏邯鄲少年行卷

董文敏九辨卷

董文敏王右丞詩卷

董文敏輪臺行卷

董文敏韋司直詩卷

董文敏石林記卷

董文敏逍遙谷記卷

董文敏樓閣額上二詩卷

見聞續筆

卷十九

七

董文敏送王侍御詩卷

董文敏用銜論畫卷陳王方先生跋

董文敏臨鵲鵠頌卷

組字匣

董文敏自書告身小楷冊二本

董文敏書太白詩冊

董文敏小楷千字文冊

董文敏臨王右軍帖冊

董文敏詩翰冊

董文敏書口太安人傳冊陳眉公撰陸稼書補書缺文

董文敏書畫合冊

董文敏書畫合冊金牋

董文敏沒骨山水冊

王右丞精能山圖絹本高七寸九分長三寸有零董文

敏跋於隔水上何吾騶跋王虛舟跋并題籤是卷以

重價得於吳門

林偉乾深慰帖紙本高七寸八分長一尺四寸七分本

身二百三十字唐林藻書藻字偉乾莆田人父披弟

見聞續筆

卷十九

八

蘊並名當世披為華陽郡守有子九人世上所稱九牧

林氏者也藻貞元進士嘗試珠還合浦賦人謂之神

助官至嶺南節度副使有書名而傳世甚妙宋宣和

書譜所載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歐虞顏柳世所盛傳

者皆不復多見况其餘乎此帖僅一紙歷數十紀而

不失可謂難矣藏者永寶之隆慶戊辰十月茂苑文

嘉謹識又六止生周天球跋明人題籤是卷以重價

得於吳門

周文矩臨關圖絹本高七寸五分長一尺一寸九分吳



匏庵王文恪沈石田各題七古一首梁蕉林跋高江村題七古一首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胡瓌醉番圖絹本高九寸六分長二尺三寸二分馬半查日璿跋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米襄陽雲山圖紙本高七寸七分長五尺七寸七分趙松雪觀款項子京藏月溪道人觀款郭懋跋陳炳藏款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黃大癡溪山圖紙本高九寸九分長四尺三寸二分沈思孝跋春山跋錢茶山七古一首陸丹叔跋潘庭

見聞續筆 卷十九 九

筠七古一首張是巖應均所藏自題二絕句又跋沈思孝出處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蘇文忠與謝民師書紙本高七寸七分長二尺八寸三百五十字首行是殆不然以上數字乃以前缺字綴於此不成文理前缺一畧斐堅補於後并跋陳眉公跋董思翁跋馮伯衡跋於隔水上銓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繆氏

黃山谷蠟梅三詠絹本高七寸六分長六尺楊嘉祚跋張得天二跋趙懷玉跋是卷得於毘陵

白玉蟾詩札卷紙本前詩高八寸六分長三尺六寸六分後札高九寸長三尺零六分王虛舟跋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蘇文忠書方子詩卷五言律三十五首七言律二十七首七言排律一首計三千五百四十三字王百穀跋宋葆醇錄趙文敏李善長文待詔董思翁陳眉公張青父諸人跋又記是卷得於揚州

黃山谷書楚志詩卷紙本高七寸六分長一丈二尺三寸楚志詩三百六十二字自記四十九字共四百十

見聞續筆 卷十九 十

一字董思翁跋在本身上重光跋梁清樾跋卷尾有高詹事記所得之價百二十兩陸時化記所得之價二百六十兩又爵中二十兩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米南宮書宗國公墓誌銘紙本高七寸三分長一丈七寸四分鄧文原跋柳貫跋揭宏跋素拙跋陳眉公跋梁芷鄰觀款玉方師跋是卷以重價得於京邸

米元暉海岳圖紙本高五寸六分長八尺二寸二分元暉自跋二十七行紙高五寸八分長三尺六寸三分



薛義題葛元詰題貢師泰題劉中守跋鄧禹志跋吳  
匏庵詩曾璩觀米希文觀邊猛生觀董思翁錄倪雲  
林與陳叔方書語又二跋是卷以重價得於清江

李伯時烈女圖絹本高七寸長六尺零具匏庵跋文待  
詔跋瞿中溶跋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夏禹玉煙江夢嶂圖紙本高七寸長一丈六尺馬日璫  
跋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梅道人山水卷絹本高八寸三分長一丈五寸高鳳翰  
二跋鮮于伯幾跋宋仲溫跋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見聞續筆 卷十九

十一

趙文敏書過秦論三篇絹本高八寸三分長五尺四寸  
自跋董思翁跋王虛舟跋張謙跋仇遠跋鮮于伯幾  
跋李仲賓跋李衍觀欵先大夫梅麓公自題七古一  
首并跋是卷董小查太史所贈

米漫仕朱文公書札合卷紙本米書高六寸七分長三  
尺五寸七分朱札高九寸長一尺三寸董思翁跋是  
卷以重價得於梁溪

倪高士師子林圖紙本高八寸三分長二尺二寸四分  
本身自題董思翁跋於隔水絹上陳仲醇姚叔祥觀

欵張孝思跋笈重光跋卷尾笈重光藏欵張觀辰記  
價三百二十金項墨林藏欵曹懌記價四百二十金  
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王孟端松石卷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一丈五尺一寸五  
分陳祚明跋謝希曾二跋是卷得於吳門

文待詔蓉江圖紙本高七寸七分長四尺四寸八分前  
題蓉江二大字分書後蓉江記行書皆待詔書楊儀  
蓉江賦是卷得於吳門

仇十洲獨樂園圖絹本高七寸九分長一丈四尺八寸  
見聞續筆 卷十九

十二

六分文待詔書獨樂園記及詩紙本高七寸長一丈  
一尺餘紙多九寸項子京藏項禹揆跋是卷以重價  
得於新安

唐六如逸晚亭圖紙本高七寸五分長三尺六寸四分  
杜啟逸晚亭說王文恪記李傑詩二首林小泉兩記  
前記應裝後沈杰書後陳瑤詩張叔未廷濟跋是卷  
得於吳門

王麓臺臨子久富春山圖紙本高九寸長八尺三寸七  
分黃忍庵題麓臺自題後是卷得於吳門



吳漁山白傅湓江圖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五尺九寸四分  
分自題絕句一首張廸書琵琶行并跋是卷得於吳  
門

楹帖

文待詔七字聯

董思翁七字聯

董思翁四字聯

陳基八字聯

劉石庵八字聯

見聞續筆

劉石庵七字聯

張得天七字聯

張得天六字聯

王夢樓八字聯

陳玉方先生長短聯八對

姚姬傳年祖七字聯

潘三松先生八字聯一對

李石湖年丈七字聯

英煦齋相國八字聯

卷十九

三

費相國八字聯

鄒相國炳泰祝曹太祖母八十壽聯

匾額

董文敏書雞樹館三字額紙本

翁覃溪書在山泉三字額紙本

陳玉方先生書春暉堂三字額紙本

陳玉方先生書小遊仙館四字額紙本

錢梅溪書雙溪草堂四字額紙本

潘三松先生書湖山書畫樓五字額紙本

見聞續筆

挂屏

董文敏書大屏十六幅紙本

王覺斯書大屏十二幅絹本

王虛舟書四體大屏四幅紙本

錢載松石大屏六幅絹本

鄭板橋蘭竹自題大屏八幅紙本

陳玉方先生行書中屏六幅冷金箋

陳玉方先生楷行書中屏四幅描金白蠟箋

陳玉方先生書蘇詩中屏四幅紙本已刻入寶禊室帖

卷十九

十四



中

同年書屏六幅描金白蠟燧

聯屏甚多年遠火記不能盡錄

名人書畫彙

周東村山水

唐六如漁父

徐天池山水

徐天池枇杷

沈石田枇杷

見聞續筆 卷十九

董文敏臨垂虹亭詩

董文敏行書

文待詔行書

文待詔山水

仇十洲羅漢

周之冕花鳥

周天球行書

王麓臺傲子久山水

王時敏山水

五

王元照山水

王石谷山水

王忘庵墨花

王孟津行書

惲南田山水

馬湘蘭蘭竹

陳眉公行書小詞

陳眉公蓮花

陳白陽花卉

見聞續筆 卷十九

陸包山花鳥

吳漁山山水

陳玉方先生書麓臺畫扇之陰

陳玉方先生書南田畫扇之陰

先大夫梅麓公生平酷好書畫由庶常出為宰牧丁

內艱處為經師所得養廉束脩及售手製鐘毬墨刻

趙帖之資多半購買書畫古帖終日監賞樂此不疲

者四十餘年晚歲去膚存液手定書畫錄如千卷藏

之宜與湖山書畫樓不輕示人辛丑六月先大人忽

六



冒暑氣而遂見背豈不痛哉庚申之變蘇常失守湖  
山書畫樓中物不可問矣越四年江南克復學表渡  
江至溧陽戴埠山中修理邱墓回至宜興雙溪草堂  
惟見空樓十間了無一物三徑全荒老桂猶存比之  
冒辟疆水繪園僅存基址池塘錢慕齋絳雲樓獨存  
典籍目錄阮文達文選樓僅遺閣帖王書差勝一籌  
何則樓未毀而樓中書畫流落人間猶有存者至方  
橋見俞星文表弟得其手錄雙溪草堂書畫錄一冊  
後半霉爛無存云是逃及回方橋時從破書堆中檢

見聞續筆

卷十九

七

出者真所謂湯盤孔鼎有迹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耳  
星文少事先大夫料理家務收掌書畫故有書畫錄  
副本以備查考學表今年七十有二歲矣仲蔚蓬蒿  
淵明乞食維揚小任羈旅無歸甬窗清暇手抄書畫  
錄殘本分為三卷刊入見聞續筆中以公同好一覽  
嗟乎翰墨因緣煙雲過眼古今同慨夫復何言大凡  
寶物之在人家譬如威鳳祥麟之在郊藪來其暫去  
其常也惟有古今書畫錄流傳世間歷劫不磨回憶  
兒時過庭親聆教勸書畫法帖真偽歷代紙絹墨色

見聞續筆 卷一九

異同骨董家造作半真半偽之流弊言猶在耳何日  
忘之忽忽五十餘年兵亂之餘先人手澤百難守一  
強作達觀實可悲已同治十三年九秋學表謹跋

見聞續筆

卷十九

六

五六一



見聞續筆卷二十

婺源 齊學表 子治

張壽齋先生家傳

先生諱陵字次彪號壽齋又號魯岡贈奉直大夫世居安徽婺源縣甲道為著姓祖諱啟瑁父諱英瞳國學生贈奉直大夫先生生于乾隆辛丑年正月元旦先生少業儒性稟穎異縣府試屢列前茅而不售嘗慕范文正所云不為良相當為良醫之言以自勵年及壯棄儒習醫著醫學探源十卷壽齋醫按四卷頓遭劫火惜未付

見聞續筆 卷二十

梓先生事父母竭力盡孝及卒祭葬盡禮撫兒輩嚴而使勞三十三歲督修始祖大三公祠任勞任怨分毫不苟家務盡委長男專心行醫濟世寒暑晝夜來請必赴畢生未曾受謝一文鄉隣有爭鬪極力調停橫逆之來受之不怪生意被吞而不問欠賬不討而焚券代友還銀撫孤成立為人解債而留媳族人陷粵而攜歸還產立嗣輸租報本一生為人寬厚和平光明正大種種善舉指不勝屈按狀書此可知其概矣道光戊申年八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九卒前一夕握管自述歷遊

江南江北江西浙江廣東所見人事大都仁義者昌凶惡者亡又囑兒輩曰吾為爾輩累事多不能如願後有善舉爾等當勉力為之勿忘吾囑越一日食畢沐浴易衣正身仰卧而逝配胡氏宜人溫柔淑慎愷惻慈祥事上孝撫下慈周恤貧窮箴規娣姒獨具卓見女中丈夫先生昔遊粵東久斷音信外人訛傳先生被盜宜人聞之怛然謂兒輩曰人言汝父被害決無此事吾觀汝父孝友嫻睦尊祖敬宗以敬持己以恕待人非存心以仁者何能為是豈有仁人而罹克橫若此哉道光甲辰年

見聞續筆 卷二十

二月十六日壽終享年六十有四胡宜人生子六長端告次端諳諳授奉直大夫布政司理問三端諫四端論登仕佐郎業儒五端譯國學生業儒六端講國學生服賈孫河渡河炎河杰河麓河泓河澄河滿曾孫都金都欽都鍾都鋒

齊學表曰吾家與先生世姻好見時從先大夫梅麓公宦遊江蘇二十年流寓陽羨安吳門上海崇川海陵邗江四十三年久不歸鄉六十有四載雖未得見先生之面而先生好善精醫之名鄉人道之詳矣僕亦聞之



熱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同治十三年歲在甲戌。余客揚州。地官第隨安室。適逢先生哲嗣端論。端譯。端誦。三君論心話舊。慰余寂寥。幸矣。端論年六十三。端譯年六十。端誦年五十四。棄儒服賈。孝友誠篤。極有父風。盛道拙著。見聞隨筆一書。發潛德之幽光。表名流之盛業。有關世道人心。不類搜神志怪。過蒙獎飾。何以克當。不以學。裘爲不文。遂出示先公行狀。求作家傳。將載之家乘。以永其傳。感且不朽。辭不獲命。按狀述之。噫。壽齋先生古之仁人也。豈特一鄉之善士也哉。其心則阿衡之心。

見聞續筆 卷二十

三

其志則文正之志。使其達而在上。致君澤民。先憂後樂。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不卜可知矣。窮而在下。終日以濟人爲懷。能爲人所不能爲。忍人所不見。忍見義必爲。樂施不倦。抱如月朗。量似海涵。嗚呼。若先生者。誠古之所謂儒者哉。先生哲嗣。極敦孝友。無忝所生。不愧爲令子。詩云。孝思不置。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同治十三年秋八月。候選府知事。姻愚弟。齊學。表謹撰。

朱小尊

守府朱小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人。幼失怙恃。惟母

舅葉秋原是依。並從母舅學書。咸豐六年賊擾皖南。家鄉不能安處。隨同母舅避亂至徽州績溪縣。是時年十七歲。以畫營生。越三年至歙縣。遇許益齋太守。程采芝刺史。留在新安衛軍糧處作畫。十年春。吳肇舟刺史邀。至休寧縣城局中繪畫。頗有生色。至是年十月。賊大隊攻陷徽州府。母舅同程采芝避至獅子山下。有程六齋曹筱石諸君。同吳肇舟刺史躲避休寧山中。越一日。聞得母舅信息。當日尋至獅子山與母舅會面。不數日賊至。又同母舅避亂至浙江蘭溪縣。是時已十

見聞續筆 卷二十

四

一年四月間。母舅乃命從戎。往提台曾得勝營中。曾營寨在金華府東門外三十里五都曹村。四月底由義橋諸暨縣行抵曾營。至都司勝劣鋒。處就事筆墨。五月初二日賊首偽侍王帶馬隊賊數千騎。步隊賊萬餘。沖出金華府東門直逼曾營。不一時曾營大潰。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曾提台膝都戎陣亡。在營中自分萬無理。跳屍堆上。逃出營門。走下稻田。泥水數尺深。至一小山坡。遇一賊。手執長矛。頭戴五色花草帽。身穿黑湖縐褂。問何處人。云蕪湖人。賊笑云。我是廬州人。乃



是同鄉。我不殺汝。汝有銀子否。竊帶有元寶一枚。隨取出付之。賊欣喜非常。說汝同我走。可保無虞。少頃又來一賊。手執兩把大砍刀。走來便要砍殺。被這賊攔住。說不得亂殺。是我捉得妖。不關爾事。爭鬧片刻而去。這賊云不必驚慌。我同汝去館子中歇息。剛行至館子內。門口來兩個巡查賊。一執大令刀。一執令旗。說此係妖頭。將竊一把拉去。尚有兩廣兵一同拉去。巡查賊云。侍王有令。今日捉來之妖。一個不留。先到恭老虎處殺。恭老虎向竊一笑。說到侍王府去殺。即扯之侍王府。走至半路。離侍王府一箭之地。忽執令刀賊問竊在妖裏所做何事。竊云。繪畫營生。賊聞大喜。即向拿令旗賊首說。此人能畫畫。我備將他帶回館子。畫畫豈不妙哉。賊云甚好。執令刀賊即將竊送往館子中。賊首拉兩廣兵至侍王府。侍王命捆柱上。破腹挖心。慘不可言。巡查賊官封遼天燕湖北人。姓李名有福。當晚回館中。將所殺兩兵一一詳述。與賊首各詢姓名。賊云。明日五鼓大隊動身去破杭州。我著一弟兄送先生回金華府城內為安。至明日五鼓時。賊大隊起程。侍賊紮在大路口。親自查

見聞續筆 卷二十 五

視。又殺百餘官兵。幸押送賊一路照應。少頃又遇巡查賊。目來問此妖何不拉去殺。押送賊云。此係我館內先生。祈勿加害。巡賊即去。竊思數次絕處逢生。幸賴祖宗庇佑。押送賊係廬州人。沿途保護。緩緩而行。當晚至金華府城內館子中。賊云。請先生畫畫。竊即大揮秃筆。畫官兵長毛交戰。兼畫各色花卉翎毛。又寫文書信件。賊首大喜。待如上賓。越一年。同賊首偽侍王大隊至溧陽縣。是年秋八月中旬。自溧陽城外乘一船。帶十餘人。皆有思家之意。命開船連夜駛至蘇州葑野關。又見聞續筆 卷二十 六

河內混過賊卡。投至華字營吳伯華觀察處。家觀察留置營中。將十餘人遣散回籍。並囑畫克復嘉善縣城圖。在吳觀察處數月。又至丁日昌中丞處。繪圖兩年。並蒙栽培。保舉江蘇撫標守備之職。賞戴藍翎。同治丁卯年至滬上。製造局繪圖。忽於七月下旬。偶遇鄭雪湖世丈。詳詢顛末。始知母舅早經物故。遂將手蹟見賜。人琴之感。觸目生悲。娶妻林氏。甚賢淑。生子女各一。光緒紀元七月十三日。余客揚州。朱小尊手書半生出處事畧。寄畧。余遂錄之以傳斯世。小尊年三十有四。與

見聞續筆 卷二十 六



吾見功成結契如同胞。小尊妙繪能造古人之室。爲余寫七十歲小像。神色逼真。見者無不歎賞。又繪無量壽佛。祝余七十壽。又繪怪石美人鍾馗。稱鬼贈余筆精墨妙。必傳之作也。小尊幼未讀書。居然通文藝。習丹青卓然大家。得逃虎口。遂登龍門。如小尊者。真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死而得活。困而能盲者矣。目之人傑。誰曰不然。

數足難避

布商某長在漢口辦布。租一大宅棧布。貨值萬金。一夜見聞續筆 卷二十 七

搶劫顯報

葵西詹家某年三十餘。素行刁詐。強橫鄉里。因西寇亂。以盤查奸細爲名。專奪逃出人衣物。并有被其害者。同治四年春。在田耕作。忽一小虫飛入口內。腥穢不堪。遂覺喉痛。少頃頭腫。血出爲注。號叫七晝夜而死。遍體青紫。宛若杖傷。人皆謂其奪貨殺人之報。

張麻子

西寇所到。殺人如麻。尸積遍野。有何氏子年二十餘。逃至丹徒界。意欲逃避江北。途中適與賊遇。何見賊旗。逼近無處躲藏。急將尸覆身上。以避賊。賊過盡。何起見。月色微明。時已二鼓。整衣將行。忽聞嗚鑼。何殿而來。意賊繼至。復伏身尸下。聞人聲已近。繼聞驗尸。報名何偷。覷之。見一官明服。公案危坐。差役翻尸。驗報姓名。傍一書吏執筆登冊。及見何駭曰。此人當死於七濠口。張麻子之手。何故在此。驗畢而散。何聞人衆去遠。坐起思此必

見聞續筆 卷二十

八

冥官查明。應劫人數。我該死於張手。數已前定。復奚逃。卽望七濠前行。至其處。見男婦老幼三十餘人。坐地怨泣。何問故。眾曰。我輩至此。想過江逃命。不料無錢。舟不肯渡。只得待死於此。何聞言心惻。自思我有洋銀四十元。此身已在劫內。不如相贈。以救眾人。於是代給舟資。餘洋散與眾人作口食之資。眾盡登舟。請何同渡。何不肯行。眾再三強之。何堅執不行。天漸曉。賊聲大振。何日事急矣。汝等速渡。無自誤也。眾皆拜謝。垂涕而渡。少頃天明。見一賊麻臉黑色。持刀乘馬洶洶而來。何大叫曰。



張麻子你來了。我待之久矣。賊信得馬細視良久。拋一包於地。回馬竟去。何拾視之。見帛裏金條數枚。約重二十餘兩。洋銀十餘元。自知大劫已過。遂渡至江北賃屋而居。後遇救渡眾人。感其德。作伐娶妻生子。平定後。攜家回里。何係常州武進縣西鄉人。張志仁曾至常聞友人章金魁述其顛末。惜忘其名。故特書之。

雞火

饒之樂平有葉某。素行強橫。人皆畏之。於是家獨一村。葉家失去雄雞一隻。隣家一雞羽毛相似。葉即自為已

見聞續筆 卷二十 九

雞。隣婦誓不肯與。葉即叫罵。其夫自外歸曰。一雞之小。何得如是。遂與之。葉捉雞至家。以破布條纏雞足。雞奔出外。追之至隣家。雞窺窺前。見葉追急。飛入窻內。適隣午炊。火正熾。雞見火即出。足係布條已燃。復迫入己屋。雞見眾人圍捉。即飛上樓。著處皆燃。房屋盡焚。葉祇顧入屋。被火燒傷。醫藥罔效。終痛難禁。號呼數日而死。一生強橫。竟受此報。人之強橫不法者。當此為鑑。

犬異

葵西樟村項姓。養一幼媳。年十二歲。豢蓄一犬。喫刺

飯。咸之以籃。縣於梁間。每日項與妻出外。則被犬竊食。項妻皆謂幼媳偷喫。常毒責之。隔壁空屋數間。某先生訓蒙其內。一日知項家無人。聞拖棍聲。遂於屋縫窺見。其家蓄犬。人立而行。拖棍至掛籃處。犬以後足立。棍上以前足。將籃探下。茶飯食完。將器血安放籃內。蓋好。掛上。將棍移開。其夫婦回。又責媳。先生聞之。則代白其冤。犬即怒視而吠。先生見之大懼。反身回館。犬即逐而齧之。項怒杖殺之。道光二十八年事。

忠伶

見聞續筆 卷二十 十

伶人王兆悅。居葵西之王村。幼失怙恃。無伯叔兄弟。漂流於外。至欽界。遇梨園收王習。習淨脚色。稍長。藝絕倫。一齣出。則眾稱賞不已。尤精武藝。槍棒甚熟。因寇亂。失業。時已娶妻生子。家亦小康。值團鍊。招勇。王即應募。屢與賊戰。斬賊目數十人。屢得戰功。後於咸豐十年。與賊戰於思溪。賊敗而奔。王乘勝追之。為伏賊所圍。雖一身被圍。尤能奮勇。殺賊數人。寡不敵眾。力盡。遇害。當局請入厚葬之。入於忠烈祠。

輕薄賈禍



道光己酉張志仁客於廣東城外有洪聖廟卽火神也。每歲正月十三至十八居民各以紗絹製燈人物鳥獸花卉蟲魚極盡精巧燈火極盛每夜士女雲集混雜而觀有少女美豔無匹入廟觀燈一輕薄子挨擠身旁私探女手摩弄再三女不嗔不言聽之而已輕薄子喜極俟女出廟而尾之女已覺低語曰休來明夜候原處輕薄子聞之喜不自勝次夜輕薄子候於廟果見女來仍立前處輕薄子喜踐前言復至女旁又探女手不料女手已伸竟拉輕薄子手加意撫摩輕薄子樂不可支任

見聞續筆 卷二十

七

其所爲無何聞聲略咋輕薄子狂呼踣地女竟出廟飄然而去眾環視之見某左手鮮血淋漓中指剪斷呼痛不已此事係張志仁日擊記之以爲輕薄之戒。

費姓善報

賊破常州民皆望江北而竄有富家婦攜婢逃至七濠口婢因急渡江荒亂中失去首飾盒一隻內貯金銀珠寶首飾值數百金後有費姓至年纔十九見襪裏盒知是逃難者所失遂身坐其上守候失主少頃主婢至岸方覺失去盒物婢卽登舟復至其處尋覓不見祇見少

年坐地婢向前萬福問曰卽君到此幾時矣費答曰到久矣汝問如何婢告以故費曰物在汝勿憂但人將原物見還當何以報婢思主人之物不能以物相酬沈吟不能對蓋費因見婢年十六七風度嫵焉心實好之而不能出諸口則曰吾不重物婢已覺遂慚作言曰身報可乎費聞言甚喜時在夏末秋初蘆葦叢茂約會蘆中費令婢先入婢將蘆葉舖地裸卧以待費入見婢赤身於日光之下遂轉念曰天光明昭豈容人行此污穢事耶急以袖掩面令其速起穿衣婢恐不肯見還又促之

見聞續筆 卷二十

七

曰君來不妨妾不食言君欲妾報者正在此耳費曰汝休矣前言戲之耳吾敢沒良心而欺天日哉汝急著衣攜盒快去此間不可久留於是二人急渡江而北婢見主母呈上手盒備述費之難得主人亦稱歎不已數月後賊散稍靜婢隨主人回家探望登舟渡江舟內二十餘人行至江心風浪大作舟將覆內有一白鬚老人曰汝等諸公或做虧心事速速言明可以保眾性命眾皆云無忽見一少年狀貌甚偉自陳在七濠口所遭顛末立刻風平浪息安穩到岸眾叩其姓名答云費某於是



婢之主人請與同行。詢知子然一身。遂攜至江北。贈婢賜金。令同居焉。

活人投猪

婺西畢坑有黃某。趙某友善多年。黃家頗裕。趙僅自給。離黃家數里。趙因歲晚缺用。向黃借銀十兩。黃即如數相付。款待以酒。殷勤相待。趙遂大醉。歸遺失銀於黃家桌上。趙至家。妻見其醉甚。即扶歸寢。趙昏昏而睡。毫不記憶。直至天明始醒。急搜兜肚內。竟空空。仔細思之。記得銀放黃家桌上。起赴黃家查問。黃硬抵賴。不承。趙見聞續筆 卷二十 三

無可奈何。垂頭喪氣而歸。妻駭其狀。詰得故。嘆曰。何不早言。我有錢數千。如不足。再質衣飾。何用借為。趙忿曰。悔未與子謀。至有此失耳。妻云。無憂。隣家母猪將產。買一蓄之。售出可償此債。數日後。母猪產內一牯猪。較大。遂買蓄之。猪長甚速。黃於猪產日。得疾昏卧。經年不起。次年黃妻令子向趙索債。趙告以售猪即可償。遂同黃子看猪。黃子一望。實非猪。是其父。駭極。歸告母。前賴銀事。其母盡悉。即令持券并銀付趙。誑之曰。吾母云。正少猪用。今與叔商。貼叔糠食銀十兩。付猪繳約。與叔兩清。

趙諾猪付黃子。至中途猪陡斃。黃子埋之。黃父霍然而愈。此道光二十六年事。張志仁述。

點化不悟

景德鎮王家洲於同治七年四月下旬。忽來一爛脚乞丐。手捧一桃。大如飯碗。半青半紅。繞洲連聲呼曰。桃晝夜不息。人皆惡之。至五日。遂不見。後於五月十二三連雨數日。水大漲。居民人口房屋猪牛。逐浪奔濤。不計其數。王家洲上聚看者數百人。忽洪水冲開洲岸。洲在河心上。陷五百餘人。波濤洶湧。岸上人束手無策。不能往。見聞續筆 卷二十 四

灰蛇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旬。揚州南門外忠烈坊朱鐵匠家。小徒買一西瓜。約二斤。破開見內有一火赤煉蛇。長尺許。粗如指。蜿蜒而出。扑殺之。細視瓜皮。毫無破洞。

義夥

戴呈葵之巖前人。少孤貧。二十歲時。因偷富家竹。富家知之。將捉治罪。遂避於山中。不能出。有種山者。逢居故。



戴得以棲身。種山者謂戴曰。子徒避於此。終非久計。不  
如外地謀事。尤爲長策。遂助戴資斧。至常德府之德山。  
代客運解。至南京。往返數次。後遇洪姓客。亦夢人見戴。  
爲人剛直無私。遂聘爲數。數年後。洪抱病。自知不起。托  
戴扶持妻子。料理家務。洪遂卒。洪時家金陵。子幼。資財  
數千。盡付戴經理。每年祇取工食。毫不多取。代洪延師  
訓子。洪子廢學。戴卽苦言相勸。繼之以泣。洪子愧悔。發  
憤讀書。戴卽喜。後洪子成孝廉。家業數萬。皆戴力也。戴  
素不識書算。代洪經理數十年。並無賬籍。及老辭歸。謂

見聞續筆 卷二十 五

洪子曰。我不識字。故無賬籍。可憑。當於汝祖先堂下。焚  
香表我心迹。庶免後人口舌。洪子不肯。洪堅執不移。遂  
焚香對天立誓。又向洪祖先剖白一番。而後辭。眾登舟。  
歸數年無疾。而終。年八十餘歲。其子孫綿綿昌盛。人咸  
謂其忠義長厚之報云。

陳孝廉功過顯報

陳茂才。南通州人。失其名。風度秀美。年卅餘。名士也。家  
貧。受徒爲業。道光丙午鄉試。陳至南京。僦寓至一。家。在  
後樓看房間。見床頭有寶銀五十兩。袖之出。謂主人曰。

房窄不堪任。先是一山西客寓此樓。是早動身。遺銀在  
樓上。陳甫出。客卽奔至上樓。尋銀不見。問王家。回不知。  
客鳴官。官追店主。相延歲月。各耗錢財。陳落第歸。患疽  
半年。銀盡瘡未愈。失館年餘。困苦莫狀。歲末往鄉間。向  
契友貸錢。友不家。陳歸途中。遇雪。急奔沒脛。天晚不能  
行。忽憶前面有一生徒家。叩門。內一少婢出。應。陳告之。  
故婢反白。主少頃一孀婦出。年三十許。態度妖嬈。延坐  
中堂。謂陳曰。家門不幸。先夫去世二年。弱子在外家未  
歸。如此大雪。先生自何處來。陳告之。故婦曰。天雪又晚。

見聞續筆 卷二十 六

先生非他人。屈宿寒家。明日回宅。命婢瀹茗。具饒。婦在  
殷勤勸食。令婢掃榻。舖被請卧。陳入房。門猶未扃。婦竟  
入。向陳調笑。拉與同寢。陳始亦惑。繼而思曰。我淪落至  
此。若再作喪良事。能出頭乎。遂誑欲大解。乃脫。敲。闖出。  
冒雪而走。至半途。跌入坎下。昏暈雪中。曠。聞神語。  
曰。吾等計字星也。因汝丙午南省事。上帝命纏汝。今可  
贖愆。吾等去矣。汝更努力。青雲不遠。須臾陳醒。起如履  
坦途。至家。妻猶未寢。問故。以他詞答。次日友來。贈金。若  
千。明年代覓館。已西捷南宮焉。陳對人自陳。顛末如此。



燒尸惡報

如皋東鄉民樞弱。棍徒刁橫。與縣役夥串詐人。道光二十八年。馬觀龍宰斯邑。糊塗貪婪。縱役索詐。於河南水蕩中棍某。將路斃乞丐。移至富家田間。欲索財。富家不肯出。鳴於官。馬驗尸。無故斃之。令置官地。刁徒夜偷去。時秋末。恐尸腐。以鹽鹵醃之。剃鬚易衣履。又詐一家。復如前驗訖。又復剃髮易僧衣。又移一家。其家自首。馬又驗之。刁棍想已經三次。未得幾文。夜以酒餽奠死者。祝曰。同汝合夥三次。所得無幾。今汝喫些小苦。佑得多金。見聞續筆 卷二十 七

還金德報

婺北坑頭潘祖蔭。水作匠。在長溪修何公祠。屋上墮傷屍骨。遂成癱疾。行乞三年。至長林得米斗餘。錢百餘文。回家至舡槽嶺。夜已四鼓。見二人先存亭內。潘至二人已行。天將明。見亭隅遺金。潘拾而藏之。尋金人至。四望皆無。手足無措。潘叩之再三。失金者始實。告潘云。金在

待有人至。我爾言果相合。即當還金。少頃三四人至。失金者言果相合。潘舉全金還之。失金人欲與瓜分。不受。謝數金。更不受。還家月餘。有一年少醫士至其村。自言萬病能醫。人不之信。適潘過。人指謂醫者曰。此能醫否。曰。能。遂出藥與服。日服完。當愈。宜謝我千文。候一月來取。潘諾之。潘服藥疾竟愈。潘辦錢二千文。候醫士至。數月不來。人皆疑為仙。後潘活二十餘年而卒。子一名巖。俊。長厚有成。

程孝子

見聞續筆 卷二十

六

婺源東鄉黃前山。程氏子年十一。父子被擄。父逃賊。捉將殺之。子痛哭求賊。以身代父死。賊憐而有之。後得脫難。

劉烈女

張志仁見鄱陽牛頭山劉氏女。年及笄。賊姦不從。被殺而死。

少林僧

上海王楞仙云。嘉興友述其地有某精武藝。居某鄉。設米肆。偕友出遊。夜就少林寺借宿。寺僧以火導入一室。



卽扇門去。某視室壁皆石。梁間惟一孔。鐵其樞。心知有異。遂躍身毀樞。挾友出。囑遠俟之。已乃復入。待變。遲聞發扇聲。急操刀伏門左。僧入。迭斃之。懼勢孤。遂逸。遺一鐵柄。刊名某慮。其執此追尋。然亦不敢返取。迨歸年餘。鄉中忽來一丐僧。肩一巨磨石。遇肆輒置。櫃得錢始行。及某肆。某憶前事。疑僧。乃呵曰。知子肆例。不給丐乎。隨以手中帚。掃磨石出。數丈外。僧無言。卽棄之。走。又年餘。有僧踵門。某方食。潛置鏡於胸。含飯出。僧見某。遽前就合十狀。爲指胸勢。而某亦遽噴飯。僧頭粒粒嵌入。僧旋

見聞續筆

卷二十

九

遁。某驗鏡已粉碎。因虞其復來。特爲死。未幾一僧果繼訪。知某死。乞一瞻。靈入則徘徊良久。向幃三吁。其氣而去。去後視僧足跡。所經輒盡裂。幃內空棺扣之作破竹聲。某由是終身不負技云。

丁孝子

丁詩字韻堂。上海人。性專僻。好術數。於陰陽圖緯風角壬遁之術。無不窮究。淵奧爲人卜。多奇中。事母至孝。嗜酒。母亦好飲。每日盡卜資沽酒。市脯。母子垂簾而酌。入其室。頽然皆醉人也。母少不懽。終夜跪牀前。不使之起。

卽不起。蓋詩少孤。母窮。傲居。僅容寢處。養殮不給。縫紉紡織以佐之。教詩讀書。故品可謂賢母矣。詩貧不能娶。怡然膝下四十餘年。母子未嘗一日離。道光某年。母卒。詩拊棺一慟。嘔血滿衣。遂得狂疾。途中見老婦哭拜於地。書其母奇節。苦行拉雜千餘言。授其友某。若有所託。遂去。百步橋沈水死。

見聞續筆

卷二十

十



見聞續筆卷二十一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盜女報讐

葵北有兩施村。相隔數里。內施村有施進保。販木興化。時進保年逾五十。其子年纔十六。因身老子幼。遂將生意歸結千金。攜子回鄉。至南京上新河。自雇一舟。舟人一子一女一夥。女年約十五六。頗有姿色。運資過船。停泊數日。開行至紙馬河。船即住。下舟人父子及夥皆登岸。施父子與舟人女守候舟中。其女忽望施子。失聲嘆曰。真可惜。子聞告。父施大驚。即同子長跪女前。求救。女初不言。哀懇再三。女方曰。但有一事。翁能允我。庶可挽回。如不能。即聽翁自處。施此時正當危急。即曰。但求吩咐。維命是從。女問。令即定婚否。施曰。尚未。女曰。妾救翁後。身無所歸。如能允妾以終身。即赴湯火。亦所不辭。施諾曰。一總遵命。女曰。伊等至夜方回。待其回。再作計較。女將跳板拋開。船離岸丈餘。候至更許。三人醺醉而返。其父呼曰。快快將船拍岸。女將持棍立於船頭。答曰。要來。即來。拍即不拍。其父罵曰。小賤人。不知汝父手段耶。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一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二

即從上船頭。被女一棍掃落江中。其兄大罵曰。逆婢無禮。吾與汝不兩立。亦一蹤甫立。船邊即被女挑墮。波心其夥逃竄而去。女向施曰。翁勿駭。吾父兄盜耳。妾見其殺人多矣。今為翁故。相繼殺之。以除二害。翁休挂口。免人駭聞。施雖口內唯唯。心上便生計較。此女殺父與兄。毫不費力。若歸家。倘不如意。一家休矣。遂蓄謀害之。念當夜將船移至他處。來早施偽云。船家不知何故逃去。登岸換船。女將船上銀錢衣物收拾過船。儼然一家子媳。船開兩日。是夜泊舟江岸。施出艙見月色皎潔。喚女與子同上船頭玩月。女至立足未定。施出其不意。推入水中。女認其夫。快躍出水面。手攀船邊乞救。施子欲伸手援之。施急推子船內。持刀截斷女指。女遂入水而沒。其子涕泣不已。施喻之曰。此惡婦也。若不早除。受害非淺。何泣為。遂詐言女失足墮江。施父子運資歸里。娶媳稱素豐焉。二年後有俞某代人送信。往來上新河。雇船載貨。泊船未發。夜夢一女姍姍其來。檢襪向俞曰。君帶客歸家。妾欲附君舟。斷不空勞。來日。下午見風旋黃葉。則妾至矣。次日傍晚。果見落葉入船。開行數日。船抵逕



縣下坊渡。將捨舟登途。是夜俞又夢女謂曰。來日陸行。望呼妾名黃慧英。凡一路投宿。出店過渡。過亭望呼妾名。妾有金釵一枝。聊以爲報。次日起貨畢。果見船底金釵。於是依其所囑。一一相告。至清華街。是夜夢女來謝。并囑來早相會。求指視施村路徑。俞次早出店。果見女來。與夢無異。萬福相謝。并問路徑。俞一一指視。女謝而行。至外施村。有與進保同名者。年亦相若。遂崇之。病經數日。人見其狀。知爲鬼祟。奄奄待斃。有數人來望病。見其狀。嘆曰。此人一生忠厚。何故得此孽症。病人忽於牀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三

上應聲曰。汝等不知其紙馬河發財事耶。衆曰。紙馬河去蕪湖不遠。此人一生從未出門。何得有是事。內施村進保近年發財歸家。病者曰。是悞矣。汝家所用之錢。自當奉還。我去矣。病者霍然而起。是早內施村人見一少女。身背黃包袱。右手執傘。問進保家。有數小兒導之。至其門。適進保晨起洗面。問諸兒曰。汝等問至我門。何故。衆兒曰。汝家有一美貌女客來。我來看客。進保罵曰。活見鬼。一聲未絕。卽倒在地。雙手亂搥。大罵臭心賊。吾父與父殺人奪貨。惡貫滿盈。吾殺之救汝。汝既得我財。反

害我命。我哭訴陰曹。令我來索命。又悞害外施村進保。坑廢錢財若干。汝速償。吾當稍宥。其時舉家驚慌。急忙應允。立即如數償之。自後如醉如狂。或笑或哭。自打自搥。種種怪狀。日夜不寧。若其子來。卽執手悲泣。日妾因愛君。遂遭毒手。今日此結。萬不能解。但與君無干。妾當留汝夫妻衣食。汝要立我神主爲嫡配。妾卽禍不及君。進保百般禳禱。無驗。纏擾數月。搥面嚼指。摘髮毀體。而死。此是道光初年事。張志仁述。

忠勇節畧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四

胡汝文。賈人也。金陵上新河木牙爲業。西賊犯南省。胡年將六十。攜眷歸里。婺北清華。胡故里也。時值婺招勇團練。乏人統北勇。胡挺身力任。與賊戰。賊屢敗。咸豐七年。賊擄浮之長德鎮。去婺界數十里。浮與婺接壤。要口頻多。西之鍊勇不足防守。西之民以浮精悍。自任請北勇幫助。時值胡病足未痊。遂合俞某統勇前往。俞率勇至浮之鯉魚橋。覩望不前。賊來破泥。民與之戰。殺賊數百。賊不得破。恨更甚。屢催俞往。俞竟不赴。又求火藥。俞亦不與。來日賊大至。滿山遍野皆賊。衆寡不敵。民遭



圍困。俞坐視不救。反退數十里。胡帶疾乘驕趨至半途。聞民衆死難者三百餘人。殺賊五六百人。遇俞於途。胡大罵。忍心害民賊。俞若罔聞。率勇回局。幸民死守。賊不能破。後於咸豐十年賊據婺城。四鄉會同攻城。并請官軍共事。官軍失約。民人鍊勇死難者數百人。胡執雙劍率數十人持鳥銃。且戰且退。退至五六里。足疾大作。遂謂衆曰。汝等各逃性命。吾不能行。當從奮義諸公於地下矣。賊追及。仍殺賊數人。賊不能近。遂以長鎗刺之。中鎗而死。身倚山挺立而不僵。面貌如生。常帶怒容。上司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五

請於 朝蔭其子孫立忠烈祠焉

孝婦二則

如阜東鄉馬塘鎮。道光二十五年。天旱。河水盡涸。茅屋被火。有王李氏生二子。長四歲。次纔數月。王傭書十里外。夫婦事上盡孝。是日婦見火起。老姑卧病在牀。婦即棄兒負姑逃出。火勢正烈。不能復入。姑媳望火號哭而已。及火息。婦見已屋猶存。遂撥炭而入。兩兒皆無恙。屋上茅皆未焦。婦孝格天。劫火不燒其廬耳。如阜豐利場堤外有徐繆氏。夫死有二子。姑老子幼。家

貧。織蒲包為活。婦事姑極孝。咸豐八年秋初。夜忽海溢。婦聞聲急起。棄兒於牀。負姑逃於墩上。海潮立長。回視水已淹墩脚。離墩面只尺餘。姑媳望潮。哀泣不已。及曉潮退。婦急至家。見茅屋毫未損傷。門戶窗櫺皆泥堆塞。急推門入。見屋內地乾。二子嬉戲牀上。負姑而歸。是年被潮淹死者數百人。房屋冲壞無算。而獨孝婦家保全無損。豈非天示節孝之報歟。

報子報讐

廣東王某盜也。年四十。方得一子。愛同珍寶。而此子恒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六

多泣。見王更甚。稍長。王提抱之。即拗身而號。於是王遂不敢觸其怒。及數歲。性暴如虎。稍拂其意。即破皿壞器。最喜鮮衣美食。王竭力供其所欲。數年家漸落。子年十。一大如成人。王一日忽發頭旋卧牀。子即持王佩刀趨至牀前。將王亂斫。王中數十刀。身無完膚。王妻奔出號救。四鄰交集。見其持刀狀貌。懼不敢近。遂鳴之官。官急往驗。見尸鱗傷。追其子來。鞫問曰。汝父生爾育爾。有何負爾。爾直如此兇惡。是何理也。子曰。不然。吾奉陰曹主宰。命吾索命取財。何云殺父。官詢其故。子曰。吾前生闔



人也。姓某。販紅茶來廣東。茶售。即置貨載資而歸。不料途遇賊黨。持火銃刀鎗兇湧而來。船戶水手及夥驚竄。二夥墮河而死。吾顧資不捨。王至。執此刀將吾亂斫。揆入波中。竟沉海底。吾哭訴陰曹。陰曹令自報仇。今仇既報。當復命冥官。不得久纏人世。遂以刀刺喉而死。官吏及觀者聞之。駭嘆不已。此道光戊申冬事也。張志仁賈於廣東。得聞其顛末。遂書以為惡盜鑑。

雷擊三則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四夜。傾盆大雨。雷轟電閃。休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七

邑東門外擊死一人。係肩挑貿易者。數日前往屯溪販魚。天未曉。行至半路。見一棄孩。身裹杭綢一疋。布兩疋。綢在孩身。將布解開。內有銀廿兩。紅帖一紙。某則取綢布銀。拋孩於水。帖遺於路。後有與某同販魚者。天曉見紅帖。拾視之。上載孩姓氏。并綢布銀。囑拾得者收為己子。及見某擔中綢布相符。詢其小孩某不能答。捏辭掩飾。至廿四夜二更。風雷大作。將某提出門外擊死。背上紅篆四字。謀財害命。張志仁於廿五日過休邑見之。是日婺北瑣口潭。俞姓兄弟二人。持銃呼犬入山打獵。

終日無所得。及晚忽見一遠方人來。身背重包。其弟謂兄曰。有生活矣。其兄不言。其弟則當背一鳥銃打死。取其包裹而回。並無知者。是夜兄弟卧牀。二更時雷從牀下擊上。擊死其弟。其兄遍身被雷火燒爛。合說其弟謀客情由。則不疼。否則疼甚。二十六日張志仁宿清華聞之。

景德鎮有婺北溪頭程某。自其父手內開一雜貨店。資本數千。其父死。程纔廿餘歲。又無兄弟。纔生一子。因見店中一夥夥縣汪姓為人精巧多謀。程謂之曰。我苦無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八

兄弟。家中照料無人。此店與兄相共。兄力弟本。除本分利。兄意若何。汪曰。如此甚善。於是則請出婺源俞某。縣吳某。作中立合同為據。程每年至冬月來店內盤賬。付所餘回家。閱七八年矣。二十四年冬。程至店中。忽染一病。頗覺沉重。請醫診視。諸言不妨。程病至三日。遂卒。吳某係店內之夥。俞係自生理。即請俞來。同具信着人報其家。其妻聞訃。立攜二子。率弟至景德鎮殯殮。後汪則向言店內資本。其夫逐年拔清。店內皆是借入本錢。並無程姓關涉。婦云。店雖無我家資本。總是我家老業。



必要貼銀數百以安生死。汪云。店內無餘。堅不肯付。吳與汪同聲相應。蓋吳知受賄。俞力勸再三。汪硬不從。十二月廿四夜。汪吳俞及程妻子在店中。正言其事。二更時雷鳴一聲。將汪吳提出。汪遭擊死。吳被雷火燒其頭面及兩手。跪於地下。口中朗言。汪某下毒藥中謀命圖店等事。一一言明。店中全是程家資本。汪及他人絲毫無分。程妻及妻弟與俞皆驚呆半日始醒。于是程妻託俞照應店務。遂盤夫櫃回家。二十八日過志仁村。程妻自述如此。三處雷擊皆二更時分。特書警世。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九

淫報

道光己酉科江南鄉試。有一士子在場中夜分。或言或笑。時哭時罵。至四鼓不聞聲矣。隔號往探。見其衣裏頭坐而不動。視之面上被刀碎割已死。卷上有一詩云。孤魂漂渺十餘年。今日相逢矮屋前。誤我功名汚我節。當初錯認是良緣。場內貼出示人可為薄行之戒。

史公祠墓聯文

吾友嚴問樵太史題史閣部祠聯云。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侯鄉。為祠中諸聯之冠。

巴少謙遇長面鬼

歙縣巴少謙善弈。年五十餘。客揚州。夜歸寓。行至柳巷。見一鬼物頭面長二尺餘。身長亦如之。脚着黑靴。蹣跚而來。巴讓路舉目視之。見其鼻孔巴覺頭疼。眼不能開。橫行倚牆而立。危迫之際。忽聞人聲嘈雜而來。眼始能開。匍匐而歸。臥病六日而愈。甲戌秋九月事也。冬十一月二十七日。余訪陳卿雲軍門於聞園。巴時下楊園中。與軍門算奕。偶談及此。故特書之。

胡翁德報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十

俞鑑泉世兄與余言。寧波黃氏子貧無賴。將賣父母合葬之墓地。時胡翁客居甯波客寓。胡餘姚人。喜看地。黃氏地在客寓間壁。胡見地前水法頗好。偶一稱賞。店主入曰。地主困乏。將賣此地與別姓矣。胡為歎息久之。是夜胡聞間壁鬼語。哭泣之聲甚慘。公婆云。子不成器。要賣邱墓。我兩人明夜露宿何處。真可傷哉。胡聞之心惻。早起託店中為中。要買黃氏地。約業主來議價。俄頃黃到。胡問黃地價若干。黃曰。某還我十八元矣。如加二元。我便賣之。胡令其立契。店主作中。畫押付價。畢。胡謂黃



日自賣之後。汝父母合葬之墓在我地上。永不准起。我非謀此地。實保汝先靈耳。黃感謝而去。是夜胡聞閭壁。兩鬼歡笑之聲云。胡君真是我夫婦大恩人。何以報德。夫曰。胡君尚未生子。我訴閭君願投子報之。婦曰。善。胡早起到墓前拜禱。願老翁到閭君前代求一子。足感厚意。何敢屈丈爲子哉。是夜胡夢老丈同老婆來謝大恩。并言已代到陰曹求嗣。據云。胡君簿上本有二子。四十三歲得一子。四十八歲得次子。言罷而退。胡今年已六十餘。果得二子。重慶下俱已成立。黃氏子久去世。留一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十一

孫云。

詩丐

詩丐不知何許人。又不詳其姓字。有絕命詩云。野性從來似白鷗。又攜竹杖過通州。飯囊傍曉盛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足踢翻塵世界。一肩挑盡古今愁。而今不食嗟來食。黃大何須吠不休。州官見其詩。憐其才。悲其遇。厚葬於郊外。刻絕命詩於墓前。題曰。詩丐之墓。道光年間。余游吳門。吾友余黼閣誦詩丐絕命詩。有感作七古一章云。詩人境遇何多窮。通州詩丐詩真工。一篇傳

世死亦足。不羨朱門飽梁肉。吟風詠月常晏如。酒囊飯袋毋乃俗。君不見夷齊餓死首陽山。詩詩長留天地間。景公千駟何足道。飽生不如餓死好。黼閣亦有詩。感慨激昂。惜余忘之矣。

張子岡贈朱孝子詩

南昌張子岡。隸少尉云。同治十年春。由都門南旋至高郵界首鎮。聞朱孝子名。因訪之。孝子年六十六歲。寶應人。工隨父業。薙髮。從不與人爭利。好善樂施。飢寒不自恤。父歿二十年。母歿四十年。每日供養木主。誠敬如生。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十一

同治丙寅夏。清水潭灑。民間田舍漂沒無數。其父母塚當衝處。倉皇間。孝子奔伏塚上。悲號痛哭。願隨衝去。水從兩旁瀉。竟無恙。爵相李公方署兩江總督。聞其事。奏請。旌表。榮以頂戴。居人助金。遂孝子坊。孝子曰。吾向鄙賤。敢辱朝廷頂戴。棄父藝。耶。有來訪者。叩頭謝。不敢當。自陳風木之慟。涕泗俱下。嗟乎。如斯人者。可以風矣。因賦五古一章。詩云。寶應朱孝子。事死如事生。一朝洪流急。倉皇伏親塋。號咷痛叩禱。九天聞哭聲。堤決塋尚在。至孝通神明。



聞諸賢大夫。章奏入請。旌綽楔界首鎮。過客皆心  
傾。紆途一把晤。欵欵言動聽。云孝百善先。長跪勸衆  
行。漫謂辭鄙俗。真乃出至誠。賤不忘父藝。施舍兼勤  
能。我慚百不如。所喜母遐齡。愧為升斗俸。奔走勞夢  
驚。貧賤實慰親。仕宦徒營營。孝哉朱孝子。聞者宜悻  
悻。

僵屍

上海徐石史茂才名大有。吾故人也。嘗與余言浦東三  
林塘之垃圾。有陳雨蘭者。耕種為業。述及伊兄咸觀。歿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三

後五年成僵屍。一日出鄰。夏子香在田。屏水時交五鼓。  
忽見浜南浮雲屋脊上。咸觀盛服而坐。面白色。目有光。  
幸隔一浜。不致驚懼。鷄初鳴。忽不見。因告其兄雨蘭。是  
晚偕雨蘭往屏水。復見咸觀坐屋脊。黎明約村人持熟  
醋數斤。灌入柩內。聞柩中轉側之聲。良久乃絕。啟棺。見  
咸觀屍未爛。白毛遍體。鬚眉指爪長已五六寸。衣服如  
紙灰。舉火焚之。唧唧有聲。

烏魚精

江西南昌縣徐孺子亭。土人傳說出烏魚精。廬山瞻雲

寺住持覺善字脩梅。偶與友人到亭中乘涼。見一人遍  
身全黑。同人逐出。頃刻之間。風雨大作。遊者捲衣而逃。  
行未半里。風雨頓止。時壬戌七月十五日也。脩梅僧來  
邗上。與余述其事如此。余曰。人逐烏魚。尚受其害。若逐  
犯老蛟之怒。生靈遭其荼毒。更不可問矣。吾願世人遇  
此怪物。急宜避之。

凌氏義女貞孝

廣陵凌夢湘茂才名雲。才兼文武。獨立成家。偉丈夫也。  
年近古稀。授經為業。同治十二年癸酉。館於吾壻漢卿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四

家。吾來養志園。得與夢湘談詩論劍。聞其為義姊請旌  
事。因叩其畧。夢湘為余述之曰。此雲先母之義女也。雲  
幼孤。伶仃孤苦。一家只母子與義姊三人而已。雲五歲。  
母始授經。姊即伴讀。如是者十餘年。雲授湯氏生。長子  
煥。及煥就塾。皆姊維持調護。姊聞母欲為擇配。則泣辭。  
不應。迫之則曰。俟母百年。再議。母知其志不可奪也。於  
是招親戚命為義女。其後母年益衰。姊孝愈篤。母彌留  
時。猶呼雲等命之曰。姊實凌氏功臣也。汝等宜以事我  
者事之。否則以不孝論。雲等感深以泣。母乃含笑而逝。



暮年後。雲之妻與長子長媳相繼而歿。又為雲壽娶繼室徐氏。又憐繩武幼失恃怙。愛之尤甚。庚戌年次子鍾駿生。娣遂兼領。癸丑之亂。娣攜繩武鍾駿避難於董家莊。備嘗艱苦數年。至辛酉徐氏故。娣又為鍾駿聘郭氏女。年十歲。為養媳。教以婦職。長為完婚。又為繩武娶陳氏女。今鍾駿生二女。繩武生一男。凡四代婚教。五次喪葬。皆娣經營襄助。今娣年已七十有四矣。母臨終時所謂凌氏功臣者。於茲益信。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五

見聞續筆卷二十二

婺源 齊學表 子治

五龍擊吼

紹興張子希運同克賢工詩。余友仲虞司馬學韶之令姪也。甲戌六月初旬。從清江回揚。與余言近時河南陳州野地出一犴。渾身是火。燒毀民房無數。一日五龍下降。雷雨大作。龍與犴鬪一晝夜。人見火毬一團。奔騰往復。村莊房舍數千家。頓成焦土。一片為害如此。真是罕聞。究竟不知五龍能滅一犴否。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長星現

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間。有長星二座。見於西北。黃昏時出。夜分時落。光芒直衝北斗之旁。

厲鬼

山陽萬家集有李某。在生無所不為。終日以害人為事。人恨而活埋之。死為厲鬼作祟。尤甚於生前。人患受其害。延法師通鬼禁入甕中。逾時有小童掘地得甕。開甕取物。無一所得。但聞空中有云。感謝之聲。厲鬼出甕。不復行兇於人。頗肯護佑鄉里。夜出乘輿張燈。鄉人稱為



李大老爺不敢有慢。高良澗有長鬚土地。李鬼畏之。不敢到高良澗。張子鵬世兄與余言如此。

義馬

山東某武弁乘馬出差途遇捻匪。下馬投入晉井。賊去。馬來窺井欲救主人。盤旋井上不忍去。主人謂馬曰。我不能出井汝不能救我。留戀無益。不如捨我投生去罷。馬泣淚如雨下。啣索垂井某緣索得出。馳馬而遁。噫。馬真義哉。余聞子鵬述其事。特為書之以警世之事主者。惡僕殺主顯報。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安徽戴子開大令。北上引見。跟隨本鄉人二名為僕役。行至中途。二僕殺主投之河。劫其行李細軟金銀。返至袁江住客寓。忽遇主人舊役。駭問二僕從主人都來何速也。二僕以主在途中病故答之。舊役心疑。到客寓見主人衣服行李。居然完備。遂密告地方官郭月樓觀察。與戴同鄉故友聞之。出差速提。嚴訊得實情。適李中堂鴻章提兵過境中。稟中堂訊實。遂誅之。差速行李物件於其家。同治初年事。甲戌三月三日。方子箴都轉濬頤脩禊於揚州蜀岡平山堂。飲酒宴客。席上為余述此事。

屬為書之。以告當世之官紳用僕者。不可不慎云。

忠馬

袁浦某漕帥。發日行三百里。文書到京。途中負文書旗牌墮馬死。馬即啣其文書包裹。直馳入都交卸。京官接文書。見馬不見人。知其必喪於途。差役循查果得尸於山東驛路。漕帥奏聞。詔封馬職。配祀馬王廟云。

義犬塔

山東某乘醉夜行。犬隨其後。某醉卧在地。犬環侍之。忽見野火燒來。犬急下谿以身取水。撲草淋漓。往反數十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七

次。犬力竭而斃矣。醉漢得濕草圍身。得免於焚。某感犬救命之恩。遂葬犬於野。築小塔以表之。名之曰義犬塔。嗟乎。世之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為人友為人役者。能無愧於犬之忠心竭力焉。則亦幸矣。以上二則。張子鵬述。

鴨蔽雞脚

徐石史云。嘉定南翔鎮有陳老慶者。開豆腐店。家蓄一雞。頗肥重。為對門糟坊主人所見。戲謂慶曰。明日我備酒肉。君以雞佐之。作一小飲。何如。慶然其言。因囑店夥



詰朝殺鷄以待。及至天曉。鷄不得而槽坊主人已攜酒肉來矣。詢知鷄已不見。遂歸。坊中尚有一鴨亦極肥美。因謂慶曰。何不即以鴨代之。慶即令店夥提鴨。不意鴨從天井飛起。伏在店房檐下。鴨竟不出。鷄忽狂叫。店夥將櫃板開。見鴨敲鷄脚不放。槽坊主人觀此情形。恍然大悟。鷄鴨微禽。尚通知覺。貪生怕死。况爲小民。無故殺生。固非正道。君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與陳慶立誓戒殺。互相勸勉云。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四

梁心芳廉訪結獄

文登陳叔耕茂才云。梁心芳先生爲安徽臬司時。曾結一獄。有思錦心拔貢生。有才無行。子某孝廉。娶婦賢而多財。伉儷甚篤。年餘因疾亡。故報其母。其母痛其女天傷其婿。無資應春明試。又知婿父無行。恐用女財。將女所遺首飾。納諸匣中。聲言殉葬。將匣私授其婿。而婿父不知也。孝廉停婦棺於後空屋中。東裝北上。應試。其父知其棺內多藏也。倩無賴數人開棺。索無所得。匪人闕散。其父不能釘棺。遂置不理。其子下第歸。至婦柩前。

見聞續筆 卷二二

駭見棺啟。急告其父。鳴官將檢尸。其父謂子曰。婦年少。不可眩露。可求免相。子道。父命。稟官免相。只求釘棺。捕盜數月。無耗。其父急欲結案。謂縣令曰。媳有婢。吾見婢有首帕。棺中物也。合置婢於獄。株連數人。多斃者。將以婢議抵矣。梁廉訪目擊此案。心知其冤。欲出之。合不可。陳公曰。當檢尸時。見其首有帕。否合以未親檢對。陳公曰。一人不能用兩帕。尸首如有帕。則婢之帕爲其主。平日所賜可知。如無帕。疑其婢可也。將棺提省。親驗首帕。依然始知婢冤。思錦心忽貌若狂。自言是我因財起見。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五

以至成此大獄。遂議抵罪。旋死獄中。其子在家聞父死。亦自縊。陳公欲參此令。台哀求獲免。遂以婢嫁思錦心之少子。案乃結。

吳文節公

原任兩湖總督吳文節公。文節。儀徵人。己卯翰林。爲督撫近三十年。有大臣風。咸豐壬子正月十五日。兵潰鄂州。諸城賊刺不殊。引劍自斷其吭。公十九歲入邑庠。學使按臨。值端陽前二日。文題曰臨大節。詩題蒲劍。公殉難。諡文節。引劍自絕。詩文題已預定終身。誰謂數之不。

五八一



可信哉韓文川云

邱大惡報

河南河內縣劉氏巨富。世單傳。一日劉以療亡遺孀未  
三十一子七齡。宗人有虎而冠者。出入公門。交丁胥。欲  
謀其產。不得良策。遂密商門丁邱姓。邱曰。事不難。我以  
錦囊授子。照行之。家財反掌可得。然必以巨萬謝我。虎  
冠者允諾。歸拆錦囊。果妙計。劉孀母家相距三十餘里。  
素往來不輟。忽一日日晡。母家莊漢誰某將車至。色倉  
皇。曰。老太太猝中風。請姑太太攜小相公坐車速看。遲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六

恐無及。婦驚痛。即登車約畧十里。宗人虎冠者率無賴  
十餘人。攔車問何往。婦告以母猝病。宗人曰。壯夫少婦  
同行。非奸拐何。遂扭莊漢跪地鞠之。鞭撻雨點。下莊漢  
叩首奉奸拐供。通姦定期約逃。歷歷如繪。宗人喝令將  
車與人送河內縣。三更官坐堂審訊。劉孀素勤女工。每  
歸必帶刀尺。今知機穽已成。不可置辨。到堂不言。大哭  
以剪自刎其腹而死。縣中以該婦羞忿自戕。報上臺。莊  
漢因尚無口供。照和姦主母減死擬流。又以無主僕名  
分。贖贖資以千金。令其逃徒赴遠省立業。永勿回鄉。十

日事定。宗人與邱縣共分其產。自大令以次均染指焉。  
此即邱姓錦囊厚計如是如是。未幾冤聲匹起。母家屢  
訟。以其女已死無可質問。雖有賢宰。難為平允。日久風  
聲傳播。生員動公憤。歷控各憲。至巡撫始批發河北道  
親提嚴審。宗人大懼。復求計於邱。邱曰。無害。但必再子  
我萬金。事方濟。宗人如數付之。本官亦憂疑。邱稟小的  
暫假三月。自有布置。必不累老爺。如本道提小的。但求  
立限三月。必提邱姓。小的去以家口任署中。為質。本官  
知其能許之。是時撫豫者乃貴子。本道亦素著侈。皆好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七

著細毛衣。不惜重價購買。邱往徑陽皮樓得異色皮甬  
萬金。偽作皮貨客。先游大梁。再游武陟。以異色皮甬賤  
價售於中丞觀察。止取三成之值。幕丁用事人無不以  
皮貨賄之。與之交歡如友朋。事畢內署方開蒙。始行文  
提邱大。定期本道親臨縣境。檢驗審問。縣中以人証俱  
齊。申復。並不用立限三月。嗣本道至。集人証親鞠點單  
上第一名邱大。及帶至案對面相視。邱大即客冬皮貨  
客某姓也。本道驚詫失色。遂含餽訊問。以孀死明係畏  
罪羞忿死。由自戕。何從檢驗。陰囑縣令諭劉氏宗人捐



萬金修學宮。并諸生厚潤。而息忿恨。仍以原案詳復。邱大隨詳文赴省。更行賄於院。奉批如詳結案。從此更無伸冤之日。而宗子之產十耗六七。邱大之囊。轉豐自謂高枕無憂矣。未幾本官二子死。痛切病肺。官亦死。邱席卷所有裝十八車。載歸陝。準備安享。詎行至鞏縣老隄。坡山溝內。山水突至。親丁十六口。隨從八口。車輿輻重。皆成齏粉。水退。縣中往驗。獨邱大之屍。尚因辮髮繞於樹上。首級脫如梟示者。峭石薄如刀。適剖其腹。儼凌遲之狀。山水冲决。無屍可覓。天報極惡。侍於邱大一破其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八

例。造物之巧。較邱大錦囊如何為哉。惟宗人虎冠者。未聞天誅。七歲孤兒。不知下落。想傳此事者。殆有漏與。

成衣匠奸計

鎮江楊守和述一事。有鄉人新娶。滿月後。送其妻歸寧。途遇成衣匠某。謂鄉人曰。爾氣色不佳。當有大難。須在房中避過百日。方無事。鄉人信之。送妻至岳家而返。以告父母。果然。足不出房。茶飯則其母從窗中送食。月餘。其妻帶箱而歸。妻為送食。鄉人忽發狂疾。婦奔出房。將門倒鎖。一日晚。婦曰。房中馬桶。數日不倒矣。乃開房門。

忽鄉人自內跑出。門外投於河。眾大譁。查不可得。燭之。則遺鄉人之衣於河灘。婦號哭不已。鄉人之父母見子已死。婦又年少。不如嫁之。已為擇配。婦不願嫁。後其母為主婚。許配成衣匠某。即前途中所遇者。遂嫁之。後與人議曰。投河無尸。一可疑也。姑為擇配。則願守。母為擇配。則願從。二可疑也。於是訟於官。因思發狂投河事。甚匆茫。萬無既到河邊。猶從容脫衣之理。立提成衣匠及婦到案。嚴刑之下。盡得其實。從牀下得鄉人口。奸夫淫婦皆置於法。初婦之未嫁也。與成衣匠有私。二人預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九

為設計。先令避災。不出房門。婦歸時。某即藏於箱內。乘夜謀殺之。埋尸牀下。某素識水性。佯狂投河。皆某所為。卻從別處上岸。又置鄉人之衣於水邊。使人益信為鄉人之死。其計甚巧。然終不免敗露。官法難逃。世之作惡者。盍其鑒諸。

打鬼愈病

有兄弟二人。共收得五十千頭小會。適妹染病。母欲為女送祟。二人告母曰。此錢抵某事之用。不可散用。妹病未愈。母又言不得已從之。用盡五十千文。以冀病愈。乃



聞病人冷笑曰爾等好不公道。間佛燒香。爾既請客。我  
等一樣是客。何不請我。你道用了五十千文。就罷了麼。  
如今再罰你用五十千方罷。兄弟二人大怒。一特門門。  
一持木柴。大罵曰。爾既是客。當我請客之時。何不便吃。  
既請過了。又出此言。我知道你在此麼。是我教你不吃  
的麼。言罷。滿房亂打。病遂愈。

蜈蚣精

道光甲辰六月念五日。姻家某部郎六十壽。往視留飯。  
席中有上虞董君亦來京鄉試者。酒半歎曰。今日某公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十

壽日。去年今日幾為我忌日。眾愕然問故。董曰。我向就  
開封府書啓館。胞叔向就陝西臬署刑館。去年六月十  
九日。忽足至。發函知叔得危症。呼召共往。時逢大雨。驟  
車歇。夏不得已。雇二把手車。隻身僕被行。二十五日酉  
刻抵陝州東夾村。距城十里。陰雨密布。雷聲殷殷。不敢  
前進。視道旁有廢寺。遂止宿焉。停車於戲臺下。二車夫  
挈瓶出汲。買村中餅餌。雜以瓜茄。飽餐抵足。臥於戲臺  
下。余見廢寺無僧。有戒心。隨車夫畧啖餅二葉。周行殿  
上。見佛像後有空室如斗。雙板扉殘破。余解被囊置室

之階下。閉目假寐。不意風聲漸緊。天皆黑。電光繞殿如  
金蛇。須臾忽見一火毬自山門對面山飛下。飄空直入  
寺門。至戲臺。照二車夫鬚眉畢見。火毬旋至大殿。拜石  
前。盤旋不已。忽作爆竹聲。火毬裂而為兩片。若蓮花二  
瓣。矗立殿上。火毬內一美人躍出。紅衣綠帔。高髻冶容。  
真絕代姿也。蓮瓣火光照耀。如龍女之在佛光中。美人  
徐理襟袖。向佛膜拜不休。約一刻頃。復翻身蓮瓣相湊。  
仍合為毬。依舊旋轉。由舊路飛回山上。此時霹靂一聲。  
大雨如注。余則神覓飛越。不知已身之何在。四更雨止。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十一

坐以待旦。呼車夫登車就道。詢以昨夜事。但云熟眠無  
所見。到陝叔病已愈。留半月侍奉。仍回汴。道出舊地。見  
廢寺成一堆瓦礫。訝之。詢之土人。僉曰。公欲知異事乎。  
七月五日大雷雨。擊死大蜈蚣一條。長丈四尺。廢寺震  
倒。好事者剖蜈蚣。節節皆綠。石如綠松。可玩。并無寶珠。  
余始知廿五夜所見。即此怪也。假使知有人。余其有今  
日之生乎。坐有一客。口彼方求佛救護。安肯害君。如此  
美人。若於逆旅中。花晨月夕。遇之。君真得死所矣。相與  
一笑。



改過自新義賊

交登陳叔畊云兒時居鄉一日莊門旁賊穿一穴酒房內見一少年賊醉卧在地腰纏青蚨三貫稟知家大人親臨察看大人命以醉醒湯灌之賊旋醒仰見多人倉皇起身跪地叩首謝罪大人以好言訓戒命其速去將三貫腰纏賜之可作小本經紀賊感深涕泣願為莊佃種地效犬馬之勞以報盛德大人曰汝性必好喫懶做以至做賊安能作長工種地速去速去賊曰聖人云過則勿憚改彌天大惡當不得一悔字小子日前做賊小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十三

子之過也今蒙大德寬恕不治以法反施以恩小子負慚無地願為佃丁以報大德大人聽言察意遂收用之某忻然起立從事畊作不辭勞苦其為人也極其誠篤諸事可靠大人予以莊屋數間妻以使女一名某迎母奉養連生三子長男中男務農少男業儒某年近五十總理陳莊始終如一允推義佃陳氏賴之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某之謂歟

巧姻緣

榮成郭登雲茂才號挹青十七歲入泮下場人甚老成

家甚寒文登陳叔畊茂才與之善憐其才憫其窮邀其

同寓濟南應試寓之對門有閨茶爐母女兩人俞姓開店女年十八端莊流麗口來送茶水郭生面重見之踴蹙不安叔畊時年二十一歲因謂俞母曰郭老爺至誠君子見汝姑娘來送茶踴蹙不安此後送水煩汝親來何如因戲謂之曰汝家姑娘有婆家未嫗曰未字陳曰我欲伐為作伐將姑娘許配郭老爺為正室不知意下如何嫗聞言無語而退越日嫗來謂陳曰昨日作伐之言是戲是真陳曰婚姻大事安敢戲言嫗曰老身歸與

見聞續筆

卷二十二

十三

女商女欣欣樂從一言既定拜煩陳老爺作伐陳曰郭生家寒財禮不能如數奈何嫗曰只要青蚨六十千文做幾件粗布衣服首飾候場後雇一驢子從夫婿歸耳陳遂代為部署一切下定送盤考畢郭生俞姑連騎于歸完婚後連生三子皆茂才教讀為業現入棲霞縣籍郭挹青今年四十餘矣叔畊偶談及此故特書之古語云千里姻緣一線牽良不誣也

王金聲

王金聲淮安府安東縣人忘其號咸豐九年俞培之少



尹允超與金遇於沐陽。時年一百零四歲。夫婦齊眉。婦亦百餘歲矣。自言六十餘始游泮。七旬外中壽榜舉人。百歲登進士第。欽點翰林。精神充足。步履輕健。齒牙堅固。耳目聰明。飲啖不異少壯。人問有何術致此。答云。別無他奇。惟早睡早起。白晝不假寐。肢體常令小勞。淡嗜欲。節飲食。少用心而已。聞至今猶健在。已近一百二十歲。惜乎未見其人也。

張吳氏貞孝節烈傳畧

婺西甲路北山人張某業儒。年十六而卒。吳氏未嫁而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一 古

夫亡。決志守節。往事翁姑。生事以禮。歿葬以禮。族叔公憐而立嗣。嗣子名德祖。本業鄂州。咸豐二年被擄。逸出。代子娶婦生子。八年毛賊犯婺。遭賊殺死。年已六十餘。子婦與孫無恙。

見聞續筆卷二十三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產怪物

儀真南門外關帝廟東。邵廷祿妻產一怪物。人身赤色。頭面反轉向後。兩角向前。不辨男女。其面目似狗。非狗似猴。非猴。手如鴨掌。甫出產。僵立地下。聲如裂帛。母遂驚死。道光二十四年事。

孝女鳳姑

王茂才云。儀真南門外大馬頭。陳德愷有女鳳姑。年十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一

七。事親極孝。當咸豐三四年間。逆賊擾儀。貧難自給。陳欲投充鄉勇。以餬家口。女泣諫曰。父母逾四旬。已非少壯。何重妻孥而輕已命。若此。家內尚有數千文。衣飾變賣。尚可買稻春米。零賣稍得微利。亦堪度命。父以無力辭。女見父有難色。遂獨任其事。女體素弱。從此日夜春簸。暇則兼事女紅。刻無寧晷。越二載。力竭成癆。吐血而死。時年甫十九。德愷至今尚在。每言及此。涕泗交流。噫。世之男兒有力而不能養親者。誠可愧矣。

奸僧欺騙



王云東臺縣庫吏沈瑞堂與余友。一日余至署訪沈見庫門封鎖甚固。余曰此庫中竟有許多寶藏耶。沈曰除征解錢糧。平時庫內並無銀錢。獨有一物。爾試猜之。余曰不過歷年要緊案卷。犯人兇器。驗過屍首等物耳。沈曰吾固知爾不能猜也。五年前鄉海間有被奸僧欺騙者。僧與其妻通。勸其夫將勢割去。始得生。天成佛。某卽將刀割下。幸未死。弟兄叔姪知其情事。持勢鳴官。捕拏奸僧。不知其處。現今其人尚在。而此物則以石灰竹桶盛之。封藏庫內矣。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二

生魂索命

儀真南門外水巷顧廷高有女名引鳳。嫁與張藻為妻。張家小康。廷高屢次借貸。一日謂女曰爾將衣飾逐日暗地攜回。假作尋死狀。恐嚇夫家。便得大財。女信其言。舍傍有塘邊甚淺。女故尋隙炒鬧。投塘尋死。不料其塘中央甚深。竟溺死。死後廷高得婿家銀二百兩了事。纔一月女忽白日回家。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說我陽壽未終。不因爾貪財聳台。何以致死。我現在渾身水淋痛苦。非常坐處皆濕。家人延僧超度。女曰我乃生魂非鬼也。

作此胡為。鄰人謝國安來探視。女起立曰。四伯有是理乎。或有以無不是之。父母勸者。女曰。生為父女。貪財逼命。尚有父女之情耶。又有勸其往夫家者。女曰。夫家無害我之心。我不能往也。次日將父一推。跌地成癱。將所得財物醫藥用盡。三年後死。張姓復娶。家道依然。現在揚城。王春寅茂才口述如此。

誤人自誤

王云揚州徐志彬本賈家子。由附生捐職縣丞。分發江西。初到省。問同鄉友某曰。初見上司履歷如何。呈法某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三

曰爾未曾看戲耶。我輩做官如唱戲。一玆將手本數頁全行放開。如天官賜福狀。便得矣。徐信其言。依法行之。上司曰爾胡為作此態。徐曰此同鄉友所教耳。問何人。徐以姓名對。上司曰吾察其人似非長者。不料其輕薄至此。彼已應該委署矣。卽將彼應署之缺着爾去代署。因爾尚讀過幾卷書。為人老實肯聽人話也。某悔之無及。且為同寅所竊笑云。

冤冤相報

儀真陳家灣河西義益當典。山西人所開。欠同鄉某銀



萬金。某來索本利。典東欺其愚。又不務正。稍與子金。誘其遊蕩。有地保小劉九者。某與為友。勸某恐嚇典東。方肯還銀。必須帶刀自刎。務用左手持刀。方不得死。某從其言。登時殞命。其時某無親丁在旁。小劉九向典索詐。若屍親。然得銀二千兩。娶妻某氏。極淫。有開海味行之。宋九因起屋缺銀三百兩。向劉九借用。期至來春本利還清。劉九之妻有外交。欲去劉九而嫁所歡。將夫灌醉。亦登合帶刀至宋九家。自刎殞命。經官相驗。宋九家用去千金。劉九之妻亦將其夫索詐當典二千金。盡行用。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四

了。不知去向。此道光三十年間事。至咸豐三年兵亂。典東埋銀二萬兩於井中。填滿瓦。賊退。稟請地方官會營起窖。約以均分。不料井中銀化為無有矣。反花去人工使費若干。快快回籍。觀此一重公案。典東之怪吝欺愚。財散固宜。同鄉某之遊蕩痴騷。死由自取。小劉九之借命詐財。非常奸毒。報應昭彰。獨宋九之不擇交而借銀。以致延禍。亦殊欠分曉矣。

小老翁

王云道光年間。豫工二卯開捐。有浙江官家子徐本原。

年甫十六。捐一從未。原俟將來長大再指分。發不料掣籤第二。其時湖北房縣典史缺出。派徐補授。不得不去。到任。堂翁疎懶。一切小事悉委代訊。有兩小苗和姦結。訟一案。徐曰。此等醜事。萬不可做。幸爾兩人年尚輕。想係初犯。此次姑寬。下次斷不能貸。羣苗在階下候審者。咸以手加額。喜曰。老翁年雖輕。話却有理。吾輩當贈以錢。須臾各於腰間探錢。擲於庭中。皂隸拾之。得二千餘文。自是官聲大振。凡苗人有訟。不赴縣堂。俱來捕署。都呼為小老翁云。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五

賭誓靈驗

鎮江趙某在東臺洋藥棧作夥。有開烟館之張寡婦。與棧錢貨來往。皆趙經手。結帳時。趙謂婦曰。他賬皆清。惟某日以金簪所押洋藥一斤。未曾還手。婦曰。我分兩次還過。不然金簪何以見還。趙極口抵賴。同往城隍廟賭。誓趙曰。我如有心錯帳。千刀萬剮。墜江溺死。婦曰。此事我不能親見。須取我能目睹者。我自給錢耳。趙復誓曰。我若負心。跌斷足拐。不能還鄉。一月後。是日天晴地乾。忽如有人推跌。脛骨折斷。支出痛不可忍。店東以其犯



誓敗壞店名。畧贈川資。令其回家。家本無親屬。同鄉以某行止不端。眾皆不齒。流落東臺。為乞丐焉。

### 王小珊小傳

王大姑。娘字小珊。貌中人。放誕風流。艷絕一時。有女字月英。亦殊色。大府某張筵。蘭陵欲奪其女。小珊進曰。草木賤質。幸蒙殊寵。何異羽化登仙。俟黃麻詔下。當先送入相府。薰衣某公。不能強也。會張王良擁敗卒至。艷小珊名。侵曉率健兒。露刃入室。擊其衾帳。小珊赤身立牀上。大聲呼曰。大帥愛僕。即大帥之姬侍矣。可露醜縱部

### 見聞續筆

#### 卷二十三

六

曲觀乎。張乃叱退羣卒。解衣被之。小珊徐徐著衣服。戟手罵張。啟樓後。墜下。張遂遁去。蘭陵不守。避居如臯。文登于漢卿集句為楹帖云。我未成名卿未嫁。別時容易見時難。澧州黃子湘書以贈之。時漢卿于湘均呈吏議也。雲間軍門方解兵。柄游海陵。小珊挈棹逕迓其舟。軍門問來何意。對曰。公今為天下第一人。公始一無賴賊耳。儂賤倡也。亦願為倡家第一人。公不可不識。儂亦不可不識。公帥大笑。扶之遊數月。贈以巨金。小珊遂杜門謝客。學作書畫。曾見其為田渥齋畫梅一枝。勾勒

如生。頗具宋元規模。漢卿題三詩云。雌蝶雄蜂種種因。紅蛾忽脫繭中身。春纖洗淨燕支泥。端為梅花寫喜神。草壓苔遲綴玉枝。形相枉費比紅詩。疎烟如織春星動。夢醒師雄又一時。病酒情懷戲綺年。蕪城新柳又成烟。小桃一樹猶豐艷。莫雨荒山伴老禪。同治十二年癸酉三月十一日。于瑁漢囑述於邗上。隨安齋。

### 潘功甫掘井救旱

咸豐二年春。吳門潘功甫舍人。先知大旱將至。廣掘功德井於城中數十處。井中得銅觀音一尊。供奉古寺。是疾而終。

### 見聞續筆

#### 卷二十三

七

### 剪雞毛

咸豐二年。陰兵到處出現。有形有聲。城鄉之民。鳴雞以禦之。余時寓居吳門友來巷。一夜聞雞亂叫。燭之。見雞翼盡為鬼物剪去。來朝詢之鄰家亦然。越七年庚申之變。蘇常失守。變異之兆已萌於此。前人記乾隆四十五年夏秋間。蘇松常鎮一帶。詭傳陰兵遍野。樹頭皆有火光。隱隱有旗幟。黑衣紅褲。層布如林。惟面目模糊不可



游往往入人家剪雞毛。辨髮婦人乳頭。小兒陰莖。鳴金逐之。東伏西起。至曉始定。舉國若狂。有李生者。夜臥置盆水牀前。聞窗上畢剝聲。甲士高尺餘。由窗隙入。逕登榻。擊之墮盆內。一紙人背插雞毛。持利剪。脣際血點殷然。就燈燒之。叻叻作兒啼聲。未幾山東臨清州有王倫之變。皆其妖黨所為也。誰知越七十三年。親見妖異於蘇松常鎮之間。噫。何我生之不辰也。

謀地顯報

致源斤竺村李某善堪輿。見某村有山龍一穴好地。於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八

是廣買田畝於此村。倚地主耕種十餘年。不取其租。一日到佃戶家追租。且夕收畢而返。佃戶無租畢償。遂索其山地以償積欠。佃戶無法。只得從之。遂將山塋以獻。李得地旋歿葬於此山。越數年其子長大。亦好堪輿之術。見其父墓大不愜意。謂此地不但無福。而且有禍。遂掘起棺木。置之菜園地上。不封不厝。雨淋日炙。棺朽骨露。子亦夭折。俞雪齋口述謀地之顯報如此。

小善可為

藝源程植三云。吾曾祖冠珊公。張煥。庠生。祖輔廷公。承

訓庠生。游官嶺南三十載。官至太守而終。咸豐二年羊城失燬。相傳失燬之處。即祖居官之地。舉家驚惶。恨無竹報。曾祖出探消息。天降大雪。遇樵夫於塗。擔柴求售。換米濟飢。曾祖憐其貧。除柴米之外。另給米一斗。樵夫感謝。問封公姓名而去。是夜二鼓聞叩門聲。啟門視之。即雪地賣柴者。問其來意。樵曰。我到家聞近鄰服賈廣東回家者。急問府報有無。鄰翁曰。有。故特送府報到府。以慰翁望耳。曾祖大喜。謝之以米。不受而去。曾祖因誠孫曾曰。勿以小善而不為也。爾曹其識之。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九

固執可笑

吳子敬翁與余言人之處世。最宜圓通。不可固執。寓居京都時。見一車夫載乾糞一車。從東而來。有山西人騎騾向東而馳。踏翻車糞。車夫大怒。狂叫。要騎騾客掃街。償糞。客遂下騾贈車夫一千大錢。免其掃街。車夫不依。客又添大錢四千文。車夫怒曰。即與我五十千文。我亦不掃。何況五千。只管箕踞車旁吃烟。斯時觀者如堵。牆客憤極。自取箕帚掃糞盈箕。遂覆車夫頭上。耳目口鼻中皆為糞填塞。一市之人。大笑而散。客亦從客騎騾而



去視世之作威作福。占上風而不知轉帆者。都如此類。吁可歎也。

### 貓鼠鬪

有乞丐得一山鼠。養之甚有力。能與貓鬪。常與人家賭輸贏。鼠見貓來。臥地仰天。四足收縮。聲色不動。貓見鼠伏起。威撲鼠。鼠躍嚙貓喉而斃之。乞人屢得勝采。衣食不虧。數年後。乞人攜鼠賣技。到大典當內鬪。貓勝采百金。貓斃十數頭矣。厨人抱一老病黃貓。出與鼠鬪。鼠仍然臥地仰天。縮脚以待。病貓見鼠形狀。轉身而去。鼠見

### 見聞續筆

#### 卷二十三

十

貓退。遂翻身而立。詎知貓陡回頭。嚙鼠斃之。置之地。徐徐而去。乞人見鼠死。哭泣之哀。達於戶外。典東還其采銀而遣之去。余聞人述悍鼠爲老貓所擒。不覺喟然嘆曰。古之君臣士庶。爲鼠輩小人嚙斃者。不知凡幾矣。而鼠輩小人之能嚙斃君臣士庶者。皆由君臣士庶初以輕視之。繼以猛制之。不忌器而投之。不知貴而攻之。故墮其羅網而不悟。今觀老貓之捕悍鼠。不動聲色。退而避之。使鼠技已窮。鼠心無憚。然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回頭一嚙而斃之。行所無事。毫不費力。而鼠害已除。殆

所謂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者歟。故持記之。爲天下後世。欲除鼠輩跳梁者鑒。

### 飛頭獠

廣西邊界。獠人種類甚多。惟飛頭獠最奇異。日間入市。貨財交易。夜間身臥在牀。頭飛上絕壁。口含風蘭石屑等物。飛下谿澗。含魚蝦。運至牀下。天曉出外入市貨殖而回。

### 嫁金蠶

廣西境內。有金蠶食綾緞。每日裂帛飼之。金蠶遺矢如飯粒。置於飯中。與人食之。卽是蠱物。凡客寓妓家。蓄蠱以害人。金蠶喜處淨室。忌貓鼠。主人服伺不週。少不如意。便遺害主人一家。相繼而斃。主人懼害。卽以金銀緞。包裏金蠶。置之於途中。聽憑途中人收取。謂之嫁金蠶。有金蠶不願去者。雖嫁去。仍復來也。

### 妖女

廣西人家。每每添人進口。不知來歷。不知姓名。其女在人家親操井臼。亦儉亦勤。家中若少錢帛。五穀。女卽自外運來。無須動問來由。惟男子不可與近。近卽化爲血。

### 見聞續筆

#### 卷二十三

十一



水其毒如此。一方之內有一妖女。則東家失財。西家失米。竊案纍纍。不勝其擾。地方官掛家親查。戶口見多一女之家。察得無來歷者。則掘一土窟。將妖女蓬頭赤體。立在窟中。煎一缸礬水。澆其腦上。便化為血水。一潭妖害遂除。否則雖凌遲支解。逾時復活。亦一奇也。

蛛呼人名

廣西多蛛怪。客商路過山澤間。若有呼名姓者。切不可回頭答應。倘若答應一聲。是夜必有巨蛛來寓。嗜人客商。落店店主必問。今日途中有呼君名者否。君會答應。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十一

否如曾答應。即速出銀三兩去租飛蜈蚣來除。蛛害飛蜈蚣租來置牀頭。三更時聞大風起。窗外蜈蚣即便飛出窗外。須臾如大樹倒地。聲震房廊。蜈蚣復飛入匣中。天明啟視窗外。則見巨蛛斃於地下。記之特為游廣西者鑒。

瘴毒

廣西烟瘴之地。惟女妖瘴氣最毒。女妖赤體臥峯尖之上下。體毒氣沖出。被風吹壓在地。人觸之立斃。惟古玉赤金能收毒氣。游斯地者宜佩古玉赤金。庶不受其毒。

焉

木龍井

婺源城北門內大關帝廟。廟旁有木龍井。傳聞昔年帝君殿前雙龍蟠柱。殿上有琉璃燈一盞。香火道人夜夜添油。達旦不息。忽一夜未三鼓。燈息油乾。道人疑其偷油。到夜間伺之。見柱上木龍下飲燈油。怪而逐之。雙龍投井而沒。

雷擊長舌

殷家溪婺源村名。王某貧極。歲暮天寒。無計度臘。同子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十一

拾一水缸入城求售。有人欲買之。旁有一人曰。天寒賣缸其窮可知。其價數百文足矣。王某聞而不賣。復拾別處。轉灣路滑。其子失腳墮地。其缸撞破。父怒。子不小心。順手將擔杆撻之。其子遂斃。歸告其妻。妻痛其子投繯。死。王某見妻子皆亡。投水死。幼子失母亦殤。黑雲忽起。雷擊長舌之人於街心。王某家從此蕭條。一貧如洗。噫。一言傷人四命。死有餘辜。書之為出話不慎者戒。程植三云。

忍氣免禍



婺源梅田村有水碓一座。村中某為人長厚。從不生氣。家小康。倩工人春稻。未完有外鄉主僕二人挑稻來春。欺其力孤。奪其碓而自春焉。工人憤極。歸告某。適某邀人為菓子戲。漫應曰。汝去我即來。工人去。見某不來。遂鬪鬪。不過復回家告之。故某見工人手足受傷。與工人曰。春米有何大事。彼要爭先。則讓彼先春。況彼是外鄉人。事理宜相讓。何必生事。從容起身。同工人來與理論。未到碓處。聞人說某家僕人失足墮死。某告工人曰。若非我性能忍。幾同汝入縲縲中矣。忍一時之氣。免百日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五  
之災氣之一字。可不忍歟。孫致和親見其事。

放蠱

程植三云。余於同治己未年。負販到柳州。任行家。欲覓妓館。友曰。有持不敢去耳。此地無官妓。只有私家子。稍欲親近。世不能還鄉。以藥迷人。謂之放蠱。余曰。不告而行。可乎。曰。是欲速死。伊之放蠱。不拘時耳。明告歸鄉。或一年半載。約期而返。伊復用藥解之。不然。藥性到期。必發。一發便死。余聞而懼。從此不敢尋花問柳矣。  
亡父教子

婺源孫致和云。葉樹江村李氏守節一子。出門謀食。年餘。李氏夜聞敲門聲。問為誰。曰。快開門。回家取川資。聲類其夫。李氏開門一觀。無所見。遂辦酒食。焚紙錠。是年其子在湖廣木排傭工。一日排泊岸。眾工人晚食。忽聽火房柴堆墜聲。往觀無異。如是者三。眾怪之。查人數少。一李家子急上岸尋。見李泥塑倒地。負歸救醒。問其故。曰。適安排見一鬼來引。昏迷不知。故遭其害。後見吾父來與鬼鬪。鬼敗而遁。聞父語。吾去邀人來。因得活。辭歸告母。算其遭害之日。即家中聞敲門時也。諺云。出門人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五  
必有祖宗護佑。信然。

扶鸞奇驗

王春寅茂才云。道光甲午科江南鄉試。予師汪西如。先生六月中旬。與數友扶鸞問。題。云。今年題目。不必問我。須問唐伯虎。便知。先生因擬作天何言哉一節。大哉。堯之為君。唐虞之際。等題。謂虞為虎頭。必堯舜題也。此考則題為執圭一節。始知伯虎字六如也。先生是科中副榜。卷本在正榜。因拆彌封時。主考謂學政曰。此人名姓太奇。何取南宋兩大奸臣合而為一。以是降副



可見凡事皆由前定。而命名亦不可不慎。

扶鸞知警

王茂才云。咸豐六月二十九日。揚州二次失守。雷  
藿郊大帥營內扶鸞問軍務。云軍務大事不可洩漏。  
但後日過節了。又云我說錯了。二十九日為清明節。不  
知何以云錯。後於清明日失守。擄去四千餘人。城中婦  
女被污投井者不計其數。始知誤劫為節也。事之前定  
有如此。

害小姑惡報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六

王茂才云。儀真南門外水巷內徐應增家素豐。夫妻亦  
相得。家有寡嫂并一妹。名老姑娘。因貌陋。三十餘歲尚  
未字也。母甚愛之。臨終時吩咐兒媳曰。此女甚苦。吾之  
衣飾當悉予之。兩嫂懷恨。女與乳母獨居後樓。足不履  
地。次嫂設計賄乳母勾引男僕導姦。日久懷孕。俟其將分  
娩時。次嫂請其夫曰。吾若犯淫。若何待我。夫曰。血吾刃  
耳。嫂曰。汝妹犯淫。獨不血爾。刃乎。夫怒甚。上樓見妹分  
娩。次嫂用烟筒頭及鐵尺亂砍小姑頭。血流被面。寡嫂  
在旁嬉笑自若。絕不攔阻。登時隕命。越一年晚間。有人

敲門。僕開門不見一人。如是者數次。主人呵曰。無故將  
門開。閉。胡為者。僕請主人來聽。果有人敲。見其妹抱一  
小孩。徑入內。嫂適懷孕八箇月。口稱老姑娘來索命。並  
謂寡嫂曰。爾當時見死不救。為分衣飾地耳。先將設計  
害我者。追去十年後。與爾再會。言畢。五臟悉突出而死。  
十年後家道日衰。寡嫂忽得瘋痰。喜食人糞。兄亦貧難  
自給。咸豐六年。死於城隍廟施粥廠。

蜈蚣飛天

咸豐四年。揚州失守。甘泉王春寅茂才陷城中。五月五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七

日。仰觀天際。見一大蜈蚣。二三丈長。自西北飛至東南。  
鑽入黑雲而沒。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予訪程植  
三。齋尹於揚州瓊花觀旁。得見王茂才。年五十五歲。古  
貌古心。為義學師。口述親見蜈蚣飛天如此。

王茂才袁江認子

西賊陷維揚。王春寅之第三子名廷璋。年九歲。母蔣氏  
懼賊逼脅。以先人木主容像付次子廷璧。曰。汝速逃。以  
存宗祀。次子去。母遂投井而死。長子廷璧痛母。罵賊。被  
賊刺死。次子廷璧出城。被賊擄去。囚于廷璋失乳死。一



女尋卒。季冬郡城克復。瑄與父病臥廡下。官兵昇以出。城投營訊鞠。問官徐公德元字培之。安徽建德人。嘗令甘泉。為瑄父受知師。一訊開釋。而瑄已失散。次年徐公在淮候檄。瑄父往投依其字下。十一月徐公往袁江。未返。瑄父忽心動。因往探消息。路經板閘村舍。見兵勇數人。載輜重。擁一兒。酷似瑄。呼兒隱叩之。果瑄也。載兒者。係陝甘兵馬姓。將攜之蘭州矣。馬曰。非得重資。不可得也。瑄父往見徐公。告之故。徐公慨給五金。瑄獲歸。更名徐復。誌厚德也。王茂才口述其事。故特書之。

見聞續筆 卷二十三

六

吳觀察忠烈

光州吳紅生觀察。葉晉。由中書京察。出守揚州。貌嚴內寬。愛民如子。咸豐八年秋。補淮海道。九年春。袁江失守。河師以下俱幸獲生。而公獨於百子堂前。罵賊遇害。精忠致命。大節凜然。王春寅茂才為公門下士。述公死事如此。

見聞續筆卷二十四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吳門出難記

定遠 方濬頤 子儀

子與玉谿相聚於揚州八年之久。知其大難不死。行誼卓絕。為今之古人。每向之詢當日亂離情狀。輒歛歔為道。一二弗能盡也。日者手一冊見。曰吳門出難記。且告之曰。子平日所問於予者。具備於此。惜乎拉雜不能成文。子為我刪而存之可乎。因撮舉其略曰。咸豐十年庚申四月十二日。學裘寓吳門友來巷。聞粵寇逼近會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城。因遣從姪富文奴子平福偕兒子功成往尋張蘭坡。借去避難之船。予待船來。再攜媵屬出城。予偕三弟學斗訪周大令存伯於元妙觀。則已遁去。就茶肆飲。薄暮始歸。三弟居臨頓路。相距才數里。是日日光異常。映牆作血色。夜思成兒不寐。達旦甫欲出城。而賊於四更啟城而入。巷內聲洶洶。予亟命媵屬暫避於所居之側。輿夫矮屋中。予則攜青蚨三百。懷乾棗。一撮金。課書一冊。扶杖出門。小童阿喜持雨繖隨其後。行不數武。一賊踵至。年可二十許。其色甚和。問予奚往。以何為業。予詭



日賣卜。將出城謀生計。賊舍之而去。予行至西巷口。遇一紅衣騎馬賊。羣賊擁之而趨。問予盤門在何處。予指令向西北。意將隨之出城。馬速追弗能及。過王府基。見叢翁問男女紛紛露處。予曰此非樂土。宜早出盤門。眾諾而行。予扶杖緩步。聞一賊呼予日止。回顧則見老少二賊。手無寸鐵。比肩而來。亦詢予何業。予對如前。索予囊中物。以錢予之不受。示以課書。領首縱予去。時阿喜已不知何往。天將夕。徬徨入人家後門。院宇深邃。由庖而室而堂而廳。張燈懸綵。四無人聲。予徘徊其中。倦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二

則隱几而寐。亡何日暮。信步至後堂。登其樓。則是新嫁娘所居者。羅帳錦褥。宛然在目。案有果餌。飽噉之。惜乎無茗。遂登牀擁衾酣睡。天甫明。聞人聲起。裹所攜物。曳杖下樓。至前廳。遇木工三人。似舊相識。駭予居此。儻賊至。索財將何以報。幸速去。毋少留。予詢若輩將何往。曰屋主人命吾三人守屋。吾三人奚能為。亦將去矣。予喜與三人結伴。行未里許。遇眾返自盤門。齊門者曰。門皆有賊守之。不能出。予折而回。至干將坊巷。見一水船。柴房有小樓。登而少憩。飢則啖棗。歛見一人攜幼子而

上。予招之同坐。詢之曰。我有一妻四子。妻與三子皆為賊擄。子攜幼者將往尋之。分棗與幼者食。又見一人登樓耳語曰。此為吾業。齋柴水度日。賊來擄吾妻。吾夜宿林莽中。旦歸取食。因出大囊所藏角黍。分以餉予。予嫌其冷。且告以食廢不飢。問予居何處。予告之。詢其姓名。曰吳桂山。予見其人樸誠。因假屋以居。俟得間出城。偕往江北可乎。桂山曰。諾。讓榻於予。已則卧樓板上。是夜城中火喧譁不絕於耳。聞對河賊索金帛。有投河死者。憑窗目睹。心為惻然。日間幸無賊蹤跡至此。予睡至四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三

更遽然心動。亟呼桂山起曰。此樓不可久居。汝速送我歸寓。桂山遂同下樓。中途見屍骸橫地。紆道避之。至友來巷。啟門。則老僕張元。小童阿喜應門而出。道室陳姬潛處鄰家。與老嫗聞予歸。請予至彼煮粥食。予云。昨夕結女伴出城。不果而返。小婢如意。已為賊擄。翌晨見賊往來搜括。千百為羣。幸不傷人。云偽忠王有令。不許持刀入人家。十五夜三更後。予命老輿夫出所囤米三十餘石。分送四鄰貧戶。戶三斗。汝亦取三斗。食完再取。與夫勸予留米。勿以予人。予曰。汝烏知之。賊數日後必按



戶索糧多藏無益也。汝除分送之米視倉內尚存幾何。日八石有奇。汝取幾何。日五石。日事敗矣。汝一間屋而有米五石。賊斷不汝留也。其分匿他處。與夫唯唯而退。未十日。賊果來索糧。與夫米盡為攫去。獨予所囤之米獨存。故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城時。訖未絕糧也。半月後。與夫與其二子皆被擄。其妻與幼子幼女尚居屋中。一日白善橋大士閣火。賊拋大士象於廁中。有人俟賊去。出象於廁淨滌之。奉安閣上。香火如故。未幾三弟來拉予出遊。過富人之居。入其門。閱其無人。登其堂。燈巨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四

於缸至其室。光明輝爛。登其樓。則八寶為牀。四面皆嵌。頗黎繪秘戲圖。曲房複室。使人心醉。坡公詞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予乃親歷其境耶。三弟婦程。辛田先生之女生。一子甫七齡。賊入城。弟婦死之。三弟攜子入賊館。遇賊之偽文職官。詢弟家世。賊頗知先子文名。待弟頗善。日令刈馬芻。夜則擊柝。一更後聽弟眠。父子同居勿禁。故至三年克復。得保舊居。父子皆免於難。此其中殆有天焉。忽忽秋孟。予方安處於天空海濶之居。忽二賊至。延予入館。與金陵某先生彈琴詠詩為

見聞續筆 卷二四

文字交。屬勿見。卻予以昏花老眼病廢之人。館中安所位置。其善為我辭焉。二賊遂去。越兩日。又有四賊。至于瞥見之。即從巷中逸出。登對門小樓。潛身於屋簷下。賊搜得之。訝為妖。一賊曰。殺之可乎。一賊曰。不可。一賊曰。拋之下樓可乎。予大呼曰。偷生數月。不如墜樓而死之為快也。語未畢。賊推予下墮。瓦片紛紛如雨。恍惚間若有人掖予坐於井闌之側。毫無所苦。色不變。心不動。二賊下樓見予狀曰。此真妖矣。不殺不可。一賊覓石撞予。腦骨骨無損。忽見一賊會至。怒批二賊之頰曰。安民已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五

久何得溷入人家。以石撞老人頭。白諸侯王汝輩當死。二賊駭而竄。予徐徐散步以歸。大難不死。至今思之。猶虞虞也。八月予方撫琴。有金陵為賊者六人。闖然而入。二賊守門。四賊呼七十七歲之陳嫗導往內室。予曰。老嫗耳聾。汝有事儘可問予。賊遂呼予進。予懵懂不知。畏懼。既入內賊索予金。曰。予本無金。即使有之。陷城半載。已為他人索去。爾來晚矣。賊怒先鞭陳嫗背。嫗啼。予叱之曰。忠王安民已久。汝安得如此不遵法度。賊益怒。以長繩繫予左拇指。擲其半於屋梁之上。一賊抱持予一

五九七



賊率繩下繼。予身重與賊相抗。賊無力不能舉。予起危急之際。忽聞堂前呵殿聲。四賊皆遁。予自解縛。同陳媪出不見一人。詢之鄰翁。乃知比鄰毛氏媪來予家乞火。守門賊拉之入。媪叫號。直巡街羣賊過此。聞聲而入。械賊釋媪。五賊踉蹌而逃。予又得免此厄。終日以琴書自怡。不復問門外事。偶出遊。遇短髮頭陀。熟視予。遽問曰。先生姓齊否。予曰然。師何以知。曰某乃寧國祠山廟王持僧。先生於某年薄暮過山寺宿。蒙貺番銀四餅。先生乃忘之耶。予延之至家。詢其何以來此。僧歔歔泣下曰。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六

廟中十三眾皆遇害。僅留某不殺。脅從至此。欲歸無路。願先生指迷。予教以出背門過東洞庭。抵湖州登岸。便入甯國界。待時而動。萬勿造次。僧拜謝而去。楊敬之者。白下手民。其父為小吏。死於賊。敬之得雲騎尉世職。曾為予刊書三稜。甫歸家。即陷於賊。偶至吳門訪予。持巨室所藏法帖名畫古裘衣裘見贈。予歎曰。家藏金石丹青縹緗。纖贖身陷危城。皆非我有。尚敢妄取他人之物乎。速將去。敬之笑曰。我才然一身。留此何用。因先生嗜古。聊爾借花獻佛耳。言罷徑去。無錫東庭鎮張某為村

中訓蒙師。多男無以為生。遣其十二齡幼子名壽康者。服役予家。予令之磨墨伸紙。甚勤謹。予甚憐之。既長。予薦之友人為宰官者。得多金辭其主。返東庭市布。賊擄之至此。詣予拜而啼。予慰之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得間而逸。度可自保。麾之速去。恐為賊所側目也。一日來。密世家子方面大耳。年二十餘。從者十數人。屏退左右。密告予曰。夙仰先生名。來此訪求半月。今得一面幸矣。詰其姓氏里居。笑而不答。第云吾家四十餘口。盡死於賊。一身甘受偽職。統領萬人。所以忍辱不死者。將圖復讐。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七

耳。先生曷為不早避地而陷於此乎。曰予故有舟為友。人所假不歸。故罹此厄。某曰無憂。先生何往。小子當遣護將送先生出。大江南北。皆無阻滯。予以死守先人手澤。不忍輕去。答之。見予筆筒中有退羊毫。愛之。子贈以二管。褒之。而別後遂杳然。此九月間事也。一日三弟過。予偕往。干將坊巷茶肆。見春桃當爐瀹茗。春桃者故人黃穀原之婢也。貌醜而心慧。匿穀原之姬人俞氏於密室。不使賊見。已則設茶肆以養其主母。真義婢也。三弟曰。弟幼時好射龜為箭的。龜死無數。賊未至之先。弟以

一第... 丹... 反... 句



黃白珍寶諸物。窖於陸氏廢園牆脚亂石之下。一日龜出望天。有二賊童見龜捉之。龜入亂石。爬石覓龜。不見龜而窖物遂爲賊攫去。豈非射龜之顯報哉。又曰弟偶至古寺。見羣賊開棺出尸。植立於牆。若鬼陣然。有一少女之尸。貌如生。羣賊方戲弄之。弟不忍視。遽出寺門。兄弟二人行至瘟將軍廟。見所謂瘟將軍者。土偶無頭。體再視之。則赫然紫面。挂於旗竿之上。蓋賊所集也。入東禪寺。見諸佛象。破腹斷臂。斬首斫足者。縱橫滿地。象教之衰。一至於此。佛猶如此。人何以堪。又謂元妙觀三層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八

寶閣閣板無存。玲瓏如鳥籠。然柱礎爲賊所碎。空洞見底。而眾柱懸空不仆。亦一奇也。回過干將坊巷。四月選賊之柴房小樓。一片焦土。吳桂山不知何往矣。十月初旬有新賊至。友來巷占民居。彼云打館。予移寓大石頭巷。與僞官蘇福省知府姚某之屋比鄰。姚本縣令。降賊所居。後園牆甚短。與予屋毘連。微聞其嫖婦將易服。僞爲難民出城。姚亦思逃之遠方。云有悍賊將至。不可以居。適予舊鄰人蔡允三。曩在吉勇烈公標下充馬兵。現爲賊之護將。力勸予出城。免爲賊所害。心然其言。猶不

肯拋棄先人手澤。且盼大軍指日克復金閩。庶乎書畫碑帖一板一石皆可無恙。延至十一月冬至後。我軍不至。不得已決計出城。允三先賄門者以什物兩袋。予番銀三餅。難民一口。予制錢七百。予則携杖挈物。陳姬朱三太陳姬各有所持。三太者俗稱也。夫爲府吏。蚤寡避難同居。故偕之出。蔡允三趙長子則各肩一袋隨其後。行至半途。見一真人立館前。真人者賊目之婦也。見陳姬與三太欲留爲繡娘。遣賊奴阻予行。允三叱之曰。此老兄弟之戚也。無須留。蓋賊之相稱無貴賤。長幼皆曰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九

兄弟云至閩門。則門隘僅容一騎。遇賊兵入城。據鞍顧盼。予六人者皆從。馬腹旁側身而過。既出城。則見遍野皆賊之潰卒。行抵湖田。允三打館處。窗牖晶瑩。茵褥華美。予至此心神交泰。飽飯出遊。回思六月陳姬病劇。日惟飲茶。竟得不死。青蚨三百用罄。忽得林乳娘寄存番銀十餅。陳姬朱三太以之製餅餌。售於人。獲息以資日用。予曾見賊目娶婦。亦行新迎禮。新郎以黃巾裹頭。衣藍繡袍。黃馬褂。旗幟紛紛。如迎神賽會者。從者皆紅巾。乘馬數十百人。又見饋物者。羊豕雞鳧。桃梅菱芡之屬。



皆陳於桌。桌凡十。其他見聞怪異之事。難以枚舉。予住湖田一月。吳人趙長子。覓得常州大蒲鞋頭船。予偕陳姬朱三太。陳姬唐文學。文學者琴友包巢仙之弟子也。包爲道士。予與文學素相識。向在湖田奉母而居。其母命之。送予過江。故同舟。允三之室人亦隨行。允三所託也。趙長子夫婦二人。婦任氏居陽湖東州村。故同舟到東州村。度臘。先抵鼈背村。登岸宿任氏支祠。翌日至東州村。寓任金寶家。賃其叔屋兩楹。金寶之伯父孝廉某杜門不出。陳姬於是市牲醴以祀先人。共慶一門得出。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十

坎窞也。倏過歲除。爲辛酉元旦。鄰家排日招飲。人日。予作兩函。託文學持書渡江。一致通州石港于壻。漢卿詢兒子功成消息。一致伍佑場王壻。仁庵俾兩壻知予無恙。仍在人間。資斧告罄。塵存青蚨一貫。俾文學爲旅費。文學欣然而往。真義士也。予攜金寶買小舟。貸居停米三斗。往宜興訪諸弟妹消息。半途聞賊兵過。舟子不敢行。予笑曰。賊中怕賊。一步不可行矣。速去。有我在。庸何傷。舟子從之。至和橋鎮。見予家舊園鹽肆之屋。十焚其七。遇張木工。問諸友朋。皆流離四散。到徐媪家。見其女

白大已長成。未爲賊擄。見族叔達夫。卧牀病革。不能語。問弟妹消息。徐媪云。去夏曾見之。今皆逃亡。莫知其鄉。問城可入否。曰。不能。予悵悵回東州村。唐文學平福從石港回。得漢卿書。知成兒在彼讀書安善。趣予渡江。寄子資斧。予得酬文學之勞。又浼文學送陳姬返無錫。允三之室人。則寄居於金寶之母家。致書允三。屬其自爲料理。蓋以少婦同行。恐有不測。難以對我故人。予則偕陳姬朱三太。任金寶乎福。過江。文學送至江干。而返抵石港。泊北莊。漢卿迂予笑曰。外舅辛苦。賊中來。予笑曰。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十一

三生石上。再來僧成兒。見予雀躍而前。予女見予形容憔悴。潛然下涕。漢卿衣我衣。食我食。喜可知矣。俄頃張蘭坡來。見予忸怩。以假船不歸。陷我賊中。殊有慙色。予則萬事歸之天命。概不尤人。遂了卻一重公案。成兒欲讀文選。左傳。苦無其書。予鄉人施魯堂於石港設米肆。招予飲。并以二書贈成兒。高誼至今不忘。任金寶者。幼貧。爲人牧牛。耕田。捉魚。習成衣匠。苦其師之荼毒也。逃至少林寺。寺僧留之。教以拳勇技擊。奉僧爲師。師涅槃。金寶歸耕。遇予乞提攜。願爲兵殺賊以報。國家。予壯



其言奇。其技遂作書薦之。上海大營果立戰功。官守備。賊平退而歸農。間爲拳師教弟子。采藥醫傷者。一村賴之。朱三太年四十餘。無夫無子。無以爲家。子爲嫁之。迨吳門克復。予往溧陽戴埠山修治先塋。重至吳門。遇允三。則神氣健。王皆大歡喜。其室尚在。予亦見之。越一日。北寺前見文學市木器爲業。奉母與姊同居。留予一夕。明日途中收養避難幼童。甫七齡。無錫人。載之歸。秦州漢卿厲名曰添壽。至十三歲。予至上海。也是園爲應。敏齋校刊陳龍川集。蔣劍人文集。逾年添壽爲人誘去。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三

七年後。方石來過揚州。訪予云。添壽已爲伶工。演劇於丹桂茶園。足以自給。屬石來勿向予言。石來本名嘉進。其父在松江。偕人以質庫爲業。父歿遭亂。其繼母爲鎮江雜髮匠楊某。以計姦之。遂以嘉進爲己子。占其居市骨董焉。適予至。肆向嘉進購海浮石。予直載石登舟。而楊歸責嘉進賤賣石。撻之見血。趣之詣茶肆。覓予再索錢。予見其血汚衣。啼不止。心疑之。問其里居姓名。具以實對云。我尚有姊。孀居在城。我年九歲。終日受楊敲朴。我母亦遭凌虐。我訴於姊。姊曰。汝姊夫死。誰助汝者。矧

楊與吏役爲友。朋冤烏得白。俟弟年長。再圖報復可耳。三浮石皆我父物。我欲易之市履。而楊攫錢去。鞭我再來索直。否則將置我於死地。時楊在樓下。嘉進在樓上。訴於予。座客聞之。素稔楊不法事。皆爲不平。而華亭張古愚明府諸幕賓。偕予茶話。見之咸憤然。予攜嘉進入華亭署。訴於古愚。遣役捕楊。楊遁。嘉進交里正收養。予不能待。別古愚而就敏齋之聘。兩月後。古愚命役挈嘉進持書至云。案已結。二年後。屋歸嘉進。嘉進不欲居松江。恐爲楊害。故來依予。予命成兒教之作字。名曰石來。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三

不忘海浮也。越一年。書賈華春江售書於予。見石來愛之。乞爲弟子。予因以石來歸之。予出難時。聞人言城中收尸局。計收八萬九千五百有奇。城外數相等。則皆飢病而死。非死於兵。吁。可謂浩劫也已。泊同治十一年。林乳娘至滬上。其子以鎔銀爲業。至予寓。陳姬款之數日。還其銀。十三年。鼇孫生。卽招林撫之。夢園主人敏予。吳門出難事。言之不詳。趣以筆代之。如此。予惟玉谿遇難。從容暇。豫神識堅定。以下給賊。是其智。以米濟貧。是其仁。墮樓不死。撞石不死。繩縊又不死。可以知已。而猶戀



戀於先人手澤守之不去是其孝更有大過乎人者玉谿之由危而安由險而夷冥冥中天相之而神佑之故骨肉完全白頭健在銓鏘無損鉛槧重親日坐隨安室中校刊其先世遺集自號老頭吾以為玉谿固不顯不老也予為記之予之文亦藉玉谿以不朽云

湖北節孝婦張章氏孺人行畧

節孝婦章氏湖北武昌府江夏縣白沙屯人太學生張國啟之妻生子二長瑞堂次海山俱棄儒服賈生女二於咸豐癸丑年夫國啟病卒時節婦年二十九歲翁姑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古

老而子女幼家寒無餘又無叔伯兼髮賊猖獗武昌失守隨奉翁姑攜幼子女避亂於湖南長沙府益陽縣暫居斯時也舉目無親以女紅為活計誰知姑思子憂鬱成疾服藥不效逾年而卒節婦賣衣飾備棺盛殮葬於益陽南山咸豐丁巳年武昌克復仍奉翁攜子女回籍訓子讀書以後男婚女嫁治家有方喜施捨和鄉鄰凡親族鄰里無不欽敬同治十年翁病篤延醫調治衣不解帶食不安席旬餘而歿遵禮安葬事親教子兩事俱全現年五十一歲光緒元年請 旌以垂不朽云

古畫

同治十三年癸酉三月初六日兩淮鹽運使司方子箴世大兄六十歲誕辰諸同人登堂祝壽欸留食麵飲酒暢觀近得古畫長卷第一段梁蕭賁山水第二段唐楊昇山水第三段五代史瓊山水第四段宋董源山水神采奕奕精妙絕倫後有蘇東坡王晉卿黃山谷三跋真海內奇珍也又有楊昇繪仙山樓閣小卷梁芷鄰先生長跋又有董北苑雲山圖長卷皆神品也又有元鮮于伯機蕪城詩卷以上四卷皆梁芷鄰先生家藏之寶物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古

三年前曾見僧繇掃象圖東坡書歸去來辭卷皆梁氏寶物也都轉以重價得之可謂探驪得珠矣余皆得見之至再至三足增眼福矣故特記之以志欣幸云

騙驢冤報

丁發乾清河縣漁溝人耕讀為業胞弟普渡僧住在興教寺同治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忽來莊廣生云其胞弟普渡由揚回淮病在湖心寺內特遣伊來送信乾即於二十九日雇驢隨莊赴淮乾莊步行忽莊上驢加鞭飛去乾隨到寺並無莊亦未見渡始知被騙莫可如何



赴揚看渡。不意渡赴蘇州。興教寺有僧普田助資五百文。乾卽復回。七月初七日舟抵淮地。平橋鎮登岸。撞見莊拉驢前行。其驢非前雇之驢。乾扭莊索原驢。莊卽將驢及袋口等件棄下而去。乾卽牽驢到淮城南門外。關姓驢店住下。細談騙驢情形。關姓當晚亦云山陽有割驢一案。初八日回家。走至湖嘴。撞見山陽縣差云。驢係劫賊。驢主受傷。卽時拿下。先是初六日馮庚有驢行夥于三同驢夫王有王四在行。來一桃源人聲音。雇驢云往安東要賬。言明價錢三百六十文。卽是而去。至晚聞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六

人說淮北紅橋有一驢夫被人砍傷。驢被搶去等語。有去看之。卽王四問及情由。卽是日間雇驢之人所害。尚未至死。當卽報山陽縣發差嚴追凶手。調治王四。初八日原差拿住丁姓。搜出袋中白布大褂。褂上微有血點。縣官卽爲實據。不由分說。痛打三千竹杖。香燒兩腋。指爲散勇。行凶搶劫。申詳督憲。立請定案正法。初十日乾堂兄發祥與乾母趕至山陽。署鳴鼓伸冤。縣官面諭。如再獲割驢人。卽放你堂弟發乾。呈詞不收。後有山陽縣獄兵楊姓云。認實騙驢賊莊廣生家住寶應。隨夜至寶

應鳴依同方快拿住莊賊。送縣過堂。僅招騙驢一案。割驢案賊云在山陽。求送山陽。寶應縣當備文書飭差。送至山陽縣署。發祥亦同鳴冤。縣官不理。單傳莊賊與差人趙洪坐花廳串供。並不考問。第二日鳴冤當堂微問。押界各人回籍。後發祥又與合族親鄰紳耆人等伸冤督憲。承督憲仰府質訊明確。具詳察辦。伸冤人等聞之莫不欣然。逮至九年正月。乾斃獄中。又稟至撫憲。發揚道提訊。終未伸雪。十月春間。莊賊在清邑班房。自以兩手掌。口招騙驢割驢兩案。均係已做。無故冤枉丁姓。

見聞續筆

卷二十四

七

說完卽死。十一年山陽縣王宏遜。號子範。四川人。在蘇州及子并刑席費姓。差人趙洪先後被鬼追去。臨死均說到淮安算賬等語。可嘆縣官訊案。不追凶器。不對時。日憑原差之言。嚴刑屈招。隨意定案。宜其死矣。爲民上者可不慎歟。興教寺常住僧人普渡。以案卷。昧子特爲書之。







靜娛亭筆記序

夫人抱玢函效明之學擅含章通理之才婉丁覽之精微甘子雲之寂寞執古之醇聽誦先之清芬翬翬然春規而秋矩鬻鬻乎翔鳳而飛鸞江都以儒術顯長卿以文章進松茂柏悅箕舒翼張德輝所臨鷺鷥布其丹采直聲既昭騶虞騰其白章於以軒轅帝載麴蘖皇風比正禮於二龍許公明以一驥方將縮銅麟甸豈徒製錦晷郊以不剛不柔貞百度以無偏無黨定九流由是攬轡起澄清之志側席膺簡畀之

靜娛亭筆記

序

任願慰抱膝效徵格心豈非儒者遭逢之盛然而風花舛午才命升沈琴韻既奏伯牙乏鍾期之遺鼎器雖宏烹雞屈函牛之量葩華萍布偏遺空谷之孤芳絲羽啁啾孰聽焚衡之鳴鳥握靈珠而匿耀拊古瑟以銷聲見之於吾師子蓮先生矣先生八桂流芳雙榕擢秀驅染煙墨鏗調金絲抽雞次之典探龍威之藏凡紫宙異聞黃車軼事莫不流談若海著錄成帷迨夫政成三異詩詠十奇宋元友愛人為事世仰德門傳僧祐理縣成名家傳治譜處脂膏而不潤申

禮防以自持西漢重仁恕棗東里稱慈惠師知雉焉歌南國之甘棠于千焉頌西都之神雀方冀銜鱣應瑞沃承玉篆之頌何期喚鶴與悲遠痛金護之藝以奉諱解組湘中人咸望東山再起南國重來而先生無出山之意良以流行坎止東坡不合時宜嗜古避榮曼倩豈諧世俗未褒曲突之功徒起積薪之歎蛾眉見嫉猿臂難封袞袞登臺鄭虔之官獨冷悠悠自得龐公之心常安先生天懷淡定不慕浮榮幸生堯舜之朝何思何慮宛在羲皇之世以邀以遊為七

靜娛亭筆記

序

松居士作五柳先生怡志者瑤華十乘插架者細帙千函所著金粟山房詩文集固已丹篆羅胸吐陳芳之符采墨書盈掌搜唐述之精華其大者闡揚忠孝其小者箋釋蟲魚其麗者烏奕詞壇其奇者嶠岵辯風決懿濼而使之暢慰鬱伊而使之伸猗歟盛哉茲又網羅逸事搜訪異聞成筆記十二卷是知分柳文暢之技足敵十人展龐士元之才原非百里也或者惜其鳳池未到鵲印遲來豫章出地早儲作棟之林和壁在山誰識連城之寶難比卜商特進於十三行



之後徒憐虞望自安於百六椽之中未嘗帷幄運籌  
徒令煙霞託跡嗟乎馮唐已老介推不言太沖詠史  
下僚懷古之悲虞卿著書秋士憂時之淚遂使臨浣  
紗之江越女照影而自憐袖運斤之手拙匠相率而  
呈技良可慨已不知通塞有命富貴在天紅休之署  
既通綠錯之文咸究以權奇倜儻之才加旭歷銳銀  
之九賈達之問不休有資津逮河間之事求是如飢  
謨觴於以怡襟抱達性情樹得靈檀林傳照世精進  
不已未必非儒者安全之素志也紀鴻一經徒抱三

靜娛亭筆記

三

三載長違雖任昉幼齡亦傳銘月而相如壯歲未賦  
凌雲經張茂先之嬈嬛福地對此懷人記武平一之  
七穆三桓因而考古比明新投轄之錄滑稽炙鞮  
之談一編入手百讀傾心不必蕪州說鬼笑殊丈室  
談禪事多述舊意轉生新譬夫情田百頃瑤林與瓊  
樹交花文律九成調露偕承雲競奏銅川雖不宣於  
用玉溪乃善用其才是真道深於喻指理妙於解頤  
者矣湘東之管三品自足流芬河北之紙百翻行看  
價貴所惜龍文非刈蒿之具固宜韜鐔於匣中或者

鳥鳴有伐木之歌待遇知音於絃外恰喜琅函披處  
如獲記事之珠從知玉札揮來即是瞞民之鑿受業  
湘鄉曾紀鴻拜撰

靜娛亭筆記

四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一

民以食為天

明代苛斂之重

減兵增餉

視兵宜重

金觀察論鹽務

近日善政

李制軍虛衷詢事

疏通京官

經世文續編序

歐人分據各島

俄人議立戰規

日本旱稻

勒中丞解事

禁賣軍器以制盜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一

破散會匪告示

輪船達重慶

西人得新地

論開礦之益

華地多礦

輪船局生意漸盛

西人集股之易

論勵精圖治之益為洋布局而發

如運司清廉

靜娛亭筆記卷一

賀縣張培仁紫聯

民以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穀者農之所自出也四民之中惟農為最勞亦最苦石琢堂殿撰韞玉藝稻記云西嶺山人藝稻於庭地廣一弓以時灌溉之及獲可得一斗穀客有過而笑焉者曰是穀也不給一夕之餐藝之奚為也山人曰吾欲不忘稼穡之艱難故也客亦知樹藝之術乎四民之勞苦莫如農農殖百穀稻則其尤

靜娛亭筆記

卷一

難者也春而耕夏而耘歷乎三時以望其穫往往燥濕寒暑之不時以為農害春秋記二百四十年之事書有年者三而已豈不難哉吾聞維暮之春農家浸穀為種苗而成秧則拔而更植之縱橫橫之以成行非是則為童子稻雖獲弗豐繼此而耘雜去他草注水滿畦毋敢溢毋敢涸也稻根蔓延必手梳櫛之赤曜當天水如沸湯長踞田中不知蛇虺之出其下也七八月之間少休息矣然天多風惟旦夕飄於天無生災害花矣而多風則蕊多落而不秀穀矣而多



風則莖多折而不實熱則葉萎寒則膏凍幸而雨暘以時昆蟲不作入租官府而官其餘天之祐也國之福也不然則終歲之胼手胝足適以易其飢寒耳吾鄉擅江湖水利多膏壤江以南無蝗災似乎農者較他處為易然夏月田閒桔槔聲晝夜不絕勞可知也今吾與子身居華屋終歲食稻梁非魏風所譏不稼不穡者乎吾不能同其勞且同其憂樂焉客去乃筆之於書

明代苛歛之重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二

偶閱平江縣志因知明代苛歛重重民不堪命矣錄出之知生今之世為農為商俱有熙熙自得之樂列聖深仁厚澤乃歷久若忘真有帝力何有之意矣按志中所載田賦論云三代時貢助徹法皆什取其一尙已漢興天下大定乃輕田租十五而取一世祖建武中詔田租三十而稅一又何其輕也晉成帝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什之一稅米三升袁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唐初定租庸調法租者男一丁授田百畝歲租粟二石調者每丁歲輸絹綾共二丈綿

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庸者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戶納絹三尺德宗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其秋輸無過十一月宋制荆湖等路夏稅以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以九月初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元初定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貞元間罷湖廣夏稅改科門攤增鈔五萬餘錠大德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徵之視江浙江西為差重矣明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數為四柱式冊首總為一圖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曰編審二十年令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度糧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冊大約以魚鱗為經土田之訟質焉以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賦役之法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始生籍其名曰未成丁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



雜泛凡三等明初立法未嘗不善以戶計曰甲役以  
丁計曰徭役自萬曆九年頒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  
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簽  
募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諸費以及土貢方  
物悉并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立法較爲簡  
便又正統間戶部援征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  
之賦二百萬有奇萬曆十年復加三釐五毫十一年  
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三釐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  
十萬遂爲歲額崇禎三年軍興於九釐外畝復徵三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四

釐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此歷代賦役之厓  
略也然至明季而繁重極矣不詳考明末弊改又烏  
知我

朝仁政之超出前古哉蓋明有三征民之桑絲南布  
裨襖布縷之征也秋糧粟米之征也里甲均徭驛傳  
民兵力役之征也桑絲者民有田十畝令植桑麻木  
棉桑四十株科絲一兩五錢此夏稅也秋糧者準田  
均額輸米爲本色輸銀爲折色本色中存給本處者  
一二起運南京者八九其起運以民兌軍軍爲代輸

然耗費繁重正額外復有雜額其後遼練加餉米加  
三之一民反雜米納糧此秋糧之弊也里甲者百一  
十戶爲一團團以十戶爲里長餘百戶爲甲長一里  
長統十甲長不能甲者爲半團城居者爲坊長坊亦  
計里凡十年一輪直本以督辦賦稅後遂責以供應  
其供應之額派有四曰祭祀銀鄉飲銀養濟孤貧銀  
弓張銀歲派之目亦有四曰淺船銀皮張銀柁木等  
銀預備派科銀其計丁糧而均派者五曰茶芽捐解  
銀兩京藥材銀弓張銀銀器銀解衣銀坐派者亦五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曰各部物料銀黃白蠟銀歷日銀舉人水手銀其公  
費之目有十曰上司公用銀進素箋銀春秋各祭銀  
春冬鄉飲銀養濟孤貧銀新春雜用銀歲考科貢應  
試銀造冊雜解銀府縣修衙銀支用使客銀皆論糧  
不論丁而責諸里中坊長故民以田爲累一畝數金  
猶不敷用里長有力科派十甲里長無力追收不前  
則至傾家以應矣均徭者明初派額論丁不論糧亦  
十年一值役品官及六十者免役七十以上一子免  
舉貢生監雜職免謂之優免其餘皆十六成丁而役



六十而免以丁應役無所謂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  
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僱役也又其後雖有二  
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銀差支為祭祀之用者曰文  
廟崇聖名宦鄉賢山川社稷厲壇也為公典之用者  
曰朝覲賞表鄉飲迎賓歲貢賓與部運也為有司之  
用者曰公宴衙解什物鋪陳柴薪油燭也為廩餼之  
用者曰書冊齋夫膳夫馬人厨役而齋郎樂舞屠夫  
則藩役也為賑卹之用者布花也力差銀歲給實役  
者倉老斗級庫子禁子皂隸巡欄渡失鋪兵京解也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六

就均徭中別出為目則有驛傳蓋兵民兼水陸故額  
派有馬夫有差船其役亦係派銀十年一值論糧不  
論丁然他役第供本境驛傳兼役境外境內則派銀  
應役境外則輸銀協濟民兵者明初立民萬戶府至  
景泰間令郡縣招募民壯宏治間僉民為養馬機兵  
按丁給僉點多者為頭戶少者為貼戶後遞減兵額  
以銀輸部號革兵銀後又以派費盡徵於官皆取盈  
於頭戶凡此四差流弊種種自立一條鞭法統計四  
差之銀按丁糧而分攤之身一丁徵銀一錢四分稅

一戶徵銀一錢八分謂之田差銀銀輸於官官為僱  
役苦樂始稍均矣總之明以丁糧之增損為有司之  
考成故丁口有增無減丁糧既定父子祖孫世承其  
賦雖田盡人稀不得減免若土著戶絕承其業者即  
承其丁不許開除故時稱釘莊丁甚有官吏妄增丁  
糧以禍者然無丁則羣指為客籍派當紙戶蠟戶不  
得應考於是又有買當丁糧以圖占籍者初猶止徵  
丁正厥後賦歛日重民爭棄田避賦因增丁壯以益  
催科一遇派丁田三丁七赤貧無計相率逃亡或投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七

縉紳豪族為奴士習因而大壞奸民得蒙優免以逃  
差役則良善之應役者愈苦時諺云家有一頃田頭  
枕縣門眠當日窮黎苦况殊可憫也張李二賊乘機  
煽亂從者如雲夫非以民窮之故歟 國朝順治初  
除明季煩苛與天下更始革雜派四差銀改充兵餉  
十四年頒賦役全書凡地丁先開原額繼開荒亡次  
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則分別部寺倉口存留則  
詳載款項細數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  
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



查照題定價值開列仍解本色者照刊書價值辦解於是宿弊一清康熙五十三年奉

恩詔有增丁無增賦實貽萬世無疆之休雍正四年定攤丁於地之法使富民爲貧民出身賦貧民爲富民供耕作以輸賦稅兩利相資益昭簡便八年設立各官養廉而耗羨亦有定則無許加增乾隆十一年停止婦女編審三十七年乃并停編審百姓得優游耕鑿之中休養生息官中事召工給值如平人遇大工大役三農晏然不驚從古所未有也民亦何幸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八

生此

堯天舜日中哉而教匪會匪猶輒思犯上作亂且藉賦歛爲辭宜爲覆載所不容已

讀以上兩記爲子弟者宜知生計之艱爲農夫者宜思國恩之厚

減兵增餉

偶閱申報載減兵增餉議筆勢雄暢於時局亦有可采處今錄於此減兵增餉之議起於數十年前而同治初年克復東南數省則皆賴歷年招募之勇而經

制之兵不聞有一軍足以勝敵致果之任者也髮

匪自粵而楚徧擾江南北間擄掠之衆更甚於前江浙爲天下財賦之區賊隨處搶擄足以供數十萬人之食而無憂餉需之不繼賊既衆多則官軍分投防剿少亦不敷調撥而江浙各處又無最險之形勢可以據一方面操全算試思曾文正自安慶規畫漸逼金陵李伯相治其下游而左師又從浙之西南兜轉自外圍攻以防賊之他竄而作聚殲之計當日四面兜圍需兵若干設非招募勇丁則額兵不過充二十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九

分之一何能處處防制使賊卒亡於江浙而從此不復更熾耶夫乃知從前所養之兵無一可用所糜之餉無算爲可惜耳即以海防論其勢不在於兵多而在於兵精果使操練得法器械銛利熟悉海面形勢周知中外情形一船得一船之用一人得一人之力則雖十人中裁其九人而以十人之餉并歸一人其事亦屬可行蓋近來海防所重守口爲上而游擊次之環東南萬餘里雖處處有海口而現在輪船鐵甲實有不便駛入者故如前明防倭之法迺遷設置幾



徧海岸在今日轉為贅疣矣且水師船隻前代僅泊於內口現在輪船鐵甲必於洋面布置苟能擇要地以駐之則敵船直入既可遏禦即敵船傍窺亦能移截一處頗有重兵而數百里洋岸可以無窺伺之虞所以船固不必太多而人亦無須過眾也守口之船務選至堅至大者其次等者則用以游擊遇有敵船在海岸無兵之處搗其虛而攻其不備即以此等船礮應之總期一船可抵百船之用即一人可代百人之力而餉精則不可不豐泰西用兵所以人心堅定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十

遇事能忍者原止在兵餉之足贍身家故其兵不多而有事時自能獲勝從前越海尋地者每至一處輒得其地而治之如英之於印度及阿美諸洲當時以英之地勢論之即罄其國中之兵亦不敵土人之多而况主客異勢勞逸異情謂欲得其地而治之豈可操券者乃居然成此大功言美利於數萬里之外緣其所到之處皆無紀律之兵不若英之優於養勤於教之有功也顧以泰西兵餉之制欲我中國仿行之其事正不甚易泰西一兵每年之餉有至千金者

太夸其室家之耗衣食之費數倍於中國不至此數則不敷其一年之用而執戈之日不免內顧之憂故相沿如此若中國則每一兵歲有百金之餉其有家者已足資俯仰之需其無家者亦可積成家之費較之泰西不過十分之一而在中國自無慮兵之不精矣向例額兵之餉僅足供一人糊口故兵雖多而無用及招勇之制則每勇一名月餉約在三兩六錢之數已優於兵一倍矣連兵米核計成效已著於剿平髮逆之時今天津所練北洋水師及各省輪船上所用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十一

諸色人等以兵餉勇糧核之特有加增惟各省有各省之章程或太費或偏枯耳竊謂海疆措置第一在選擇人材既得其人優其養贍以期兵心之專一勤其訓練以冀技藝之精工兵雖不多自敷於用餉雖太費而絕不虛糜由是環海萬里聲勢聯絡呼應靈通海防一事已全權在握矣抑有說焉用人之際急則召募不惜重資及事稍平又事節省矣從前燕臺紅單船添募廣東水勇五百名月餉自十五兩至八兩今擬改為額兵一律三兩且欠餉已入箇月矣恐



該勇丁怨咨交作以今日創辦海防事事宜從忠厚是在當事者通籌熟計焉耳

### 視兵宜重

又有重兵說云昨錄東瀛新報言日本之募兵向有拈鬮之例拈得者入伍爲兵近有鄉人子拈得此鬮而不願往聞輸官以銀二百五十元可免役商諸其父其父不允子遂懷忿釀成弑逆之案云細觀此事而後知日本之兵之不見重也果重兵則爲兵之人或者以技藝考得之或者世隸兵籍不列齊民之內

### 靜娛亭筆記

#### 卷一

三

又何必行拈鬮之法哉拈鬮之法大抵以民不願爲兵之故始創此例以爲拈得者勢處無可如何只得低首下心束身入伍以示公平絕規避也然行一法必有一弊相沿既久轉開賄賂之門得以上下其手相承取巧此種風氣若令他國聞之豈不齒冷蓋選兵而拈鬮已非整軍經武之道納賂而獲免役更屬刻剝攘竊之尤日本近來效仿泰西自謂師武臣力不難比盛於泰西諸國而縱橫於太平洋海之上乃其選兵之弊一至於此欲其兵之日強也得乎泰西

兵制之善莫如德國兵器之精兵船之堅號令之明糧餉之厚無事有事皆成勁旅也 本朝沿前明之法滿蒙漢軍之外各綠營皆如舊制挑選身家清白年力强壯之民以入其伍糧分三等曰守餉曰戰餉曰馬糧馬糧之數倍於戰餉以兵餉之外又有馬乾也而馬兵中技藝精強即可拔補額外由兵而官異日陞階至提鎮者其少時不過一兵而已明時增設武科亦有舉人進士三鼎甲之名乃轉讓行伍爲正途而以科甲爲傍階重兵之意於此可見至於餉精

### 靜娛亭筆記

#### 卷一

三

之外優卹兵丁如紅白喪葬等事則例有賞給出征陣亡則有卹銀已拔官階者蔭以世職調遣之時棚中設火夫以供衆兵飲食又有長夫以代衆兵挑抬傷疾則醫治之病廢則送歸之而將官哨弁在營則甘苦與其生死與同尤必恩義相聯方可得力待兵不爲不厚無如生齒日繁物價漸昂兵丁所得月餉爲數雖不多尚可敷衍今則僅足供一身之糊口而已又况承平日久武備廢弛統帶各官多不得其人月餉每有剋扣以致兵丁所得愈微而民間之束身



自愛者不能託足也今欲仿泰西重兵之法不必別事更張只求為將弁者各發天良則為兵丁者咸循本分數十年之後中國之兵必不至遠遜泰西彼日本拈關以取之復納賂以免之者豈不可同年而語矣

金觀察論鹽務

金梅生觀察云湖南北兩省舊岸為川鹽占據二十餘年迭經江督奏請規復未能定議經戶部議奏請令淮南商人包足鄂庫九十萬再津貼川釐六十萬

靜娛亭筆記

卷一

西

果能有商出結認包於該二省釐餉無虧即將川鹽停止等語川鹽占淮已久早成喧賓奪主之勢此時即使淮南敢於認保包此一百五十萬之巨款一經運鹽前往不能消足十五萬引勢必徒成畫餅况即銷足十五萬引乃每引派釐多至十兩亦非商力能堪夫淮鹽之滯銷不在平荆襄宜之口岸不復實在乎武漢黃德之口岸多私該四府額引三四十萬道近年只銷四分之一並非戶口凋零實由川私越灌使武漢黃德能銷舊額四分之三則荆襄等處縱不

規復而淮南已多銷十數萬引足抵議復川岸之數矣查川鹽之在川納稅者十五萬引也入鄂而完釐者十五萬引也過平善壩經淮員查驗者十五萬引也統湖北兩省武漢黃德荆襄鄖安德荆宜施長岳常澧衡寶十六府二州計之舊額定引共七十八萬餘道乃四百斤成引今係六百斤成引應折成五十三四萬引乃近年兩省所銷淮鹽約二十二萬引并川鹽十五萬引只有三十七萬引上下此外尚缺銷十六七萬引非真缺銷也乃由於川中官商正引之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外尚有無數小販之私銷近年票商章程到岸之後鹽統入官棧由官督商與鹽行出售層層加以關鍵故流弊較少若現在川鹽情形則出井之地無商無票已絕少稽查沿途出運更無官無卡更全無約束安得不流弊百出自產鹽各井至平善壩千里而遠始有委員釐卡計斤繳釐而每包大至四五百斤多於淮鹽數倍勢難如法秤掣不過虛應故事所謂十五萬引乃就官商所運約略言之而未計私銷之數也且一到沙市並不查察一任鹽行水販順流直下



任意浸灌此實淮引受病之根以今日局勢而論先令川省將有井若干坐落何處澈底清查造具細冊每年各井即照近年所報之十五萬引作數分攤每井應出鹽若干定以限制所有承運之商亦令先輸捐款按引領照開具花名籍貫一如淮鹽之式自井所至平善場扼要設卡逐處掣驗必鹽數票數相符方准下駛並選派明幹大員前往四川專司查核川井出鹽總數不得於十五萬引之外有顆粒夾帶沙市地方設督銷局酌委幹員凡川鹽到後全入官棧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六

存儲俟各路商販來時憑官督商發鹽照舊例另給水程小票票上注明運往何縣分銷即船戶車戶花名亦一一詳載到岸後先行報明地方官俟消竣後即以水程繳縣由縣繳局以資查對不得闖入下游淮界凡川鄂交界及武漢以上地方如查出有鹽無票之船即全數入官作為私論川中私販既不能於出井時多運又不能於分界外灌浸但能以商運十五萬引官鹽盤旋於荆襄四府一州之地則下游淮界不受川鹽一絲之累凡武漢黃德四府之民皆食

淮鹽自然加倍多消從此兩淮不爭復岸可也不包鄂釐可也不貼川餉更可也在我乃遵

祖宗成憲并照戶部原文非格外出奇之舉荆襄既係淮鹽引岸今雖借運川鹽應受淮官約束而淮商淮竈一年多消十六萬引已與復岸望加之引無異每引收釐六兩以十六七萬引計之又可為 朝廷多收帑項不下百萬較復岸後包繳九十萬一說此省雖盈彼省仍絀統計全局毫無益處者大不同矣川鹽十五萬引仍准行銷在川省不能以小民失業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七

協餉支絀為詞矣淮鹽不望格外多銷但期武漢黃德之舊額不缺則淮南場竈百十萬窮丁貧戶自可喘息一紓此乃正本清源潛移默運之道果能實力奉行三五年後川井以次收束再將滇岸疏通則淮鹽舊有之規模十數年後不難全行規復矣

川鹽十五萬引有釐稅不至有陋規而無引之川鹽亦乘機混入矣蓋獎藪所在即利藪所在始而助餉久而生弊歷來已成錮習此川鹽所以難禁淮鹽引地所以難復也 此說乃持平



之論且中肯綮以為可行後閱金匱夔少蓮禮借箸錄歷數川鹽之弊由川至鄂設卡處皆不能杜私販之鹽不可計數始則以集利成局繼恐以結黨藐官而川販漸橫始知淮鹽引地一時未易規復也當事者必洞知其弊然後從此設想自有挽回之策否則空言耳

近日善政

金梅生觀察安清曰我朝欽民最薄 國初歲入僅一千數百萬載在京江張相國集中雍正一朝整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六

理各省關稅乾隆一朝整理各省鹽法因而戶部歲入多至四千三百萬然大半取之商不盡取之民所謂重本抑末也嘉道之間國與民皆患貧奸僞日滋禍患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綜核名實返樸歸真此固非一手一足所能致力也言嘉道以來 國與民俱患貧此言是矣然其端不起於嘉道間也我朝定鼎以來

列聖之愛民也至矣普免錢糧厚卹災沴史冊所未

見也民間休養生息久矣到處皆安居樂業則藏富於民而國自富大小各官雖未必盡廉幹而陋規之外不能廢削閭閻廉吏亦易為然極盛不無少衰乾隆中葉以後習尚愈侈酬應愈廣粉飾亦愈巧試觀袁才翁儉戒一篇知在上之厲節鉞者東下之嚴而下之巧取更甚矣加以福康安之驕奢自用和珅之貪縱欺蒙其私家之財物無一非小民之脂膏 國家之元氣也雖屢奉 明詔處家則去奢崇儉蒞官則實事求是而此等習氣未能盡除正所謂其來甚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九

漸也譬之一身少壯氣盛之時不知愛惜精神恣意聲色初自不覺其憊四五十時則百病叢生矣今者大亂初平 聖明在上事事悉歸公議但能持久不變美意中自生良法延訪內必有異才風俗蒸蒸日上當綱紀肅清之際必無竊權如和珅輩者日慎一日風俗蒸蒸日上矣

李制軍虛衷詢事

金梅生觀察曰嘉道年間河患最甚而水衡之財亦最糜東南北三河歲用七八百萬居度支十分之二



一由於乾隆中裁汰民料民夫諸事皆由官給值繼而嘉慶中戴可亭河督請加料價兩倍故南河年需四五百萬東河二百數十萬北河數十萬其中浮冒冗濫不可勝計各河員起居服食與廣東之洋商兩淮之鹽商等凡春闈榜下之庶常及各省游客皆以河工為金穴視其勢之顯晦為得贖之多寡有自東河至南河揚州而廣東四處獲一二萬金者至道光末年國用大絀湘陰李石梧尚書督兩江詢余以節帑經久計余對曰積弊已深操之急徒生亂耳千金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之堤一蠹穴足潰之未可以國事管也必十年而後可公曰次第行之誠善亦有說乎余對曰首三年當定年額三百萬以一百萬支長年歲修一百萬辦緊要工段一百萬為各官公費用度及游士部胥之安置行之三年凡緊要工程已具減為二百萬再三四年減為一百五十萬再三四年減為一百萬則無可再減而通工固若金湯無懈可擊而十年之中崇實黜華雖有誅求責望亦必日有所減十年後歲需一百萬仍可永慶安瀾即官與民皆有高枕之樂究其

實五十萬即足於公事其五十萬仍以贍公中之私而已

又云李石梧尚書性嚴峻丰采凜然督兩江各官股粟而變才若命余時為州佐時時召與長談其時河帥為潘芸閣以治河著聲年老多弛事畏公嚴峻先自劾行矣公攝河篆謂余曰國帑若是支絀而潘嚴糜度支數百萬厥管綦重特以翰林大前輩不欲其暮年罹法故隱忍之余對曰潘公何罪公愕然余曰河督與封疆異河事一不慎費帑千萬贖貸之數猶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不與焉潘公七載安瀾所省多矣公無言余又曰潘公之罪不在於貪尚有甚於所言者公大驚曰豈非謀反叛逆乎余曰非也河工以人才為急必平日識拔之培植之策勵之成全之始可收得人之效潘公自恃其人才一道漫不知省始而請託行焉繼則更有甚者故今日通工文武數百員求一辦事之才不可得天變不可知一旦有警誰堪當其任者此則大臣負國之最甚者耳公撫掌擊案稱善者再曰以爾才識余任兩江五年中必力薦爾為河督幸自愛



又問曰其巡捕數人交通關節宜悉劫之余曰自來巡捕一差誠屬終南捷徑至於佛門廣大固已無所用之公笑曰然又問其幕友楊姓在此開典業要皆舞文積資信乎余對曰楊姓開典乃其母舅范姓運票鹽致富所貽不盡由於視田所入但以河督幕友即在本地方開典不知避嫌謗由自取又問一書吏胡姓交通官場無弊不作當籍設置之極典余曰此等人城狐社鼠無大伎倆不肖者自爲熒惑耳未必官官皆與之往來也况悖入者必悖出非廣爲結納安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得有聲殆諒目前所積已無多金然吏性好狡責之急必多牽引若憲與大獄必多投鼠忌器者若審而後輟不免虎頭蛇尾之誚驅逐之足矣不值發千鈞之弩也公又曰部議用錢河工獨不可行乎余對曰河工夷險在指顧間錢質至重比運往已不給於用矣故不能不用銀以一車兩馬數百里旦夕可至隨地易錢足以濟急况公在蘇撫任內已奏明各項不能不用錢文獨河費則否不慮前後矛盾乎公又問通工人才孰優孰劣余對曰此時人才不競到處皆

然不獨河工在屬員大都循分供職在上司不過節短取長而已優與劣無大異也公曰即同一循分供職亦有長短余曰知人甚難虛聲甚不足恃有頗有名而無實濟者有極闇淡而極可取者非與之共事實不敢妄評若以世俗混混之黑白爲對則公聞之已熟無待鄙言所以殷殷下詢蓋欲其真知灼見耳惟某人才具開展可支緩急某人篤實精細事事不苟此外無可注考矣是日所論十數事余皆抗論逆其意公獨深納之嘆爲忠直夫以兩江宮保之重而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許一小吏盡其言公平日之淵衷偉量無我見無容心可知矣  
錄此一則想見古大臣虛懷下問集思廣益之風深有合於夫子不爲己甚之意可見王道必本於人情也世之好說官話自示體面其實萬不能行或行而更致僨事轉不如仍舊貫之爲愈者豈少也哉後一段泛論人才亦屬近情之說凡真有才者必不矜炫一旦手握斧柯一切應爲之事必由平易中做出方可行之久遠此



事李公行述中未載見水憲春夢錄

疏通京官

偶見萬侍御培因條奏京官補缺之難請設法疏通一摺足徵侍御為國家愛惜人才之意其意以為京中各部員須十餘年方得補缺補缺後又須十餘年方邀記名簡用道府進之於少壯之時用之於衰頹之歲以有用之精神擲諸虛耗豈不可惜爰思設法疏通以勵人才而作士氣吾恐終無可疏通之法也缺少人多班次太繁近日各衙門又有保舉超補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之法捷足者或可先登守分者終歸向隅可勝嘆哉即如外官惟候補知縣一班人員尤為擁擠每省總在一百員以外每年補不到一員至速亦須五十年方可補完疏通之法自在公而且明之大吏矣

經世文續編序

李次青先生曰善化賀氏經世文編成於道光中葉迄今四十餘年名卿巨儒接踵而起宜必有蒐討而賡續之者饒子新泉篤素好古取近時文章家擇其言之足以經世者用賀氏法分隸入條目以類相從

名曰經世文編續集夫政隨時而損益其因革異同之事成跡則具見於文章故同一河也昔之南行者今則北矣同一漕也昔之河運者今則海矣同一鹽也昔用綱法者今則票矣同一兵也昔用旗營者今參以練勇矣同一邦交也昔之交易口外者今則朋游中土矣其他禮樂刑政並有變通蓋自賀氏成書後數十年間而政事之沿革已若此宜文之日出而加盛也有一代之政事知有一代之文章萬古日月光景常新雖百世可知也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士大夫有用世才者達則操政柄窮則持清議以聞於時差龔禛補闕失觀次青先生之言知茂古者固蹈不學無術之譏而泥古者拘而鮮通以之處常尚虞積弊之日滋況以之處變哉粵匪初起時勢漸蔓延時形猖獗有勸某大吏速即籌餉招練新勇以守為戰蓋深知綠營之兵不足恃也某大吏斥之曰吾聞調兵以剿賊未聞招勇以剿賊事遂決裂亦泥古之一端也歐人分據各島



彙報載歐洲各國不肯輕啟兵釁論云歐人之通海道也始於阿非利加洲葡萄牙人始開埔頭於及朴荷蘭繼之英吉利繼之遂為諸國東道之逆旅於是西境沿大西洋之北英法各國皆建埠通商此外英別有亞丁法則有阿爾及由阿洲至東南洋印度一隅其幅輳之大均於中國觀法類之所紀載元獎之所經歷諸國毘連幾於星羅棋布而英盡掩而取之自餘諸島國或屬西班牙或屬荷蘭或屬於英皆剪滅其社稷役使其人民今日環顧亞細亞洲中國之外

靜娛亭筆記 卷一

美

日本而已越南為法據緬甸暹羅為英據阿富汗現已覆亡波斯僅成孤立亞洲全土英人幾有其半而猶未已也豈不為之寒心亞美利加洲所有精華會萃之處已盡為美邦所割據當歐洲未通海道之時每日相攻伐殺人無算顯一千數百年間滅者僅二一曰波蘭一曰匈牙利而其餘如故也歐洲戰事其載於前史者如羅馬之統一疆宇日耳曼之征服諸邦英之糾合列國以制法在近日則如俄土之相爭而英法助土以攻俄以及普法之門噍與之爭皆為

宇內有數之戰法王拿破侖英將挖林登皆以善戰名其為戰也機捷於雷霆勢搖乎山嶽一事偶拂彼此即以干戈相見矣從未有遲回審顧而不敢遲發者自法蹶普興之後諸強國乃不敢輕於言戰如英之援土但見其今日調水師明日調戰艦駐泊何處鎮遏何方而俄之於英亦若將日事於戰爭電報遠傳皆云俄師出矣英旅陳矣而久之則寂然也然則今日之歐洲其不敢輕啟兵釁可知矣豈以火器之制愈精血肉之軀當之無有不糜而萬鈞之礮百鈞

靜娛亭筆記 卷一

美

之彈摧堅洞剛可以平城郭壞村舍極其所至不難赤地千里自有兵事以來未有慘酷至於此極者也歐洲諸國伎倆相同設一交鋒敗者固無論矣而勝者亦喪失實多固不敢輕於用兵也然此歐洲之福非他國之福自歐洲而外火器軍械戰艦水師誰能與之頡頏若使避其所難而圖其所易殫心以勤夫遠略吾亞洲其能高枕而臥哉

俄人議立戰規

近聞歐洲各國在荷蘭會議新立戰規擬纂入萬國



公法者信此說者俄羅斯國也以近時火器猛烈塗炭生靈動以千萬計慘不可言其大旨云戰陳之際所用軍器毋許置毒藥於其間當追奔逐北之時敵兵手中不持軍械者毋得擅加殺戮但拘禁作俘囚而已毋許用炸裂致火之物以殲羣眾亦毋許當夫事窮蹙蹙之時不准其求免一死即使嬰城抗命累月窮年而後拔之者亦毋許屠其城無噍類如兵入敵境凡城垣有礮臺濠塹有守兵者則可圍之村落之中並無戍卒毋許焚攻會堂神廟藝院書院醫院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不得焚燬如得法人地安撫其民亦不必驟改其風俗輒易其規條境中辦事文武不得妄加之罪所征賦稅毋得增收宜以其地所入之財裨益其地之民如衙署公所可取爲我用至於戰時所收之船礮貨物電標鐵路議和之後宜按其價值之多寡以給之以上所議諸條意美法良誠不愧仁者之用兵按我中國之用兵恩威並用德刑相濟蓋除惡務盡周之所由興魯從罔治夏之所由治二者法不同而意同非寬猛之互異也蓋古來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其道循環而迭相用我朝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浹洽人心乃有揭竿跳梁弄兵潢池者此非出於誅殺不可莠去而良安所謂辟以止辟也否則其亂未嘗有已時反側之徒從而窺朝廷之動靜以爲卽使叛逆亦不見戮則作亂者蠶起矣此其操縱之間自有權衡原非煦煦孑孑者所得而窺也然我讀俄國所定之戰規而深有感矣此其言不出諸弱國而出諸強國豈欲爲收拾人心計乎第其言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則藹然仁人之言也

日本旱稻

申報館主人曰中國之六穀曰稻粱菽麥黍稷有宜於水田者有宜於乾田者而喜雨畏旱則一也從未聞有宜旱之六穀更未聞有宜旱之稻種今竟有之產於日本日前有一英人告予曰我國家因印度連歲旱災實由印度地方每苦雨水常少令人各處求覓不畏亢旱之物以便種植庶免饑饉之苦乃近日於日本覓得稻穀一種性不畏旱其種植之法須用



鐵鋤鬆土置種於中以土掩蓋不須灌溉即能發生  
並可不必分秧再插又無旱稿之患此據日本農夫  
所言如此現已令如法種植如能與地土相宜或可  
不至因旱復成巨災吁是亦足見造物之仁又足見  
造物之奇也惟恐世遭大旱人多餓殍故特降此一  
種穀可以禦旱災而全人命天之待人可謂厚矣是  
以日本近來所產之米不可勝數英人得此嘉種或  
不至再憂旱魃之為虐也豈非天地降生之至寶哉  
中國西北各省連年旱災顆粒無收人皆相食若能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得此穀種何至有凶年飢歲哉

勒中丞解事

福建巡撫勒少仲中丞疏云竊照州縣為親民之官  
胥役鮮安分之輩詐贓斃命科罪甚嚴定例地方官  
於衙役家丁因事釀命失察處分均應降調即自行  
訪拿究辦亦不得藉詞邀免惟思丁役滋事之案全  
賴該管官隨時摘發按律懲治方足以昭儆戒若業  
已自行拿辦猶干降調處分則州縣自顧考成必至  
憚於發覺丁役洞知底蘊轉得肆其挾持上司見聞

所及勢難深燭隱微下民愚懦可欺未必盡能控訴  
是處分愈嚴諱匿愈甚愚以為欲除衙蠹之害當  
絕瞻顧之私與其立法過密而隱庇適快奸私何如  
吏議稍寬挾摘全無顧忌伏查逆倫重犯隨時懲辦  
恐多諱飾未定處分嘉慶十八年間欽奉諭旨遵  
行有案其餘命盜雜案疏防失察各處分一經拿辦  
均准寬免查銷則丁役滋事失察處分似亦可變通  
辦理應請嗣後家丁胥役詐贓滋事逞兇釀命查係  
該管官通同婪索知情縱容或知而不舉別經發覺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者應仍照舊例嚴議治罪外如實止失於覺察自行  
訪查究辦者由該管上司確查隨案聲請免議倘有  
捏飾瞻徇情弊另行專摺嚴參如此則該管有訪拿  
之權無降調之慮可以有犯必懲而家丁胥役咸知  
本官無可要挾自當謹凜刑章不能以身試法矣  
此案已交部議未知可邀免准否想手掌銓衡者  
洞達人情自不致與勒中丞意見相岐也而中丞  
整頓吏治之苦心昭若揭然中丞所議者僅此一  
端想其胸中所洞悉者何止此一端蓋不知州縣



苦况徒然刻覈從事者皆斲削 國家之元氣而不知政體者也

### 禁賣軍器以制盜

近日盜賊充斥劫掠之案日有所聞甚至戕事主拒兵差火藥刀鎗儼同大敵推原禍始謂盜賊之恣肆無忌者以軍械之莫不備具也軍械之莫不備具者以市肆之公然出售也彼有洋銀數元即可購火鎗一具用以衛己卽用以傷人由此糾合亡命動輒數十人一隊地方安得而不被其擾商民安得不被其

### 靜娛亭筆記

#### 卷一

三

害乎誠欲弭盜必須申明厲禁凡各店中有軍械出售者宜隨時派官查核卽有各村莊各商船置以備不虞者亦須殷實舖戶擔保如是則有所限制盜賊之軍械日久必多朽壞臨時不適於用則收捕必易乃制盜第一良法也故欲使盜賊失其所恃必自約禁民間之私藏軍械始欲民間不私藏軍械必自約束舖店之私售軍械始

軍器之禁各國皆有行伍中人如有犯事者革追軍興以來召募鄉勇至承平而退撤其所領器械

必令繳歸本管營官不許攜帶以去例禁甚嚴所以防閑官兵者如此自咸同用兵以來軍器之流落民間者不可勝數或爲賊匪之所遺或爲潰軍之所棄或鄉有團練請領於官而事畢未會繳出或遣撤勇丁携藏在身而營官未經驗收在良民得之不過爲守望之助匪徒得之適濟其行兇之具也通商之後外洋鎗礮售入中華在和約中原不許外國商人隨地販賣必有某省某營委員奉到憲札咨明各口關道照會洋官然後交易所過

### 靜娛亭筆記

#### 卷一

三

關洋卽以此爲查驗第各處盜案事主報官往往有強盜施放洋鎗拒捕者其鎗果何自來耶大批鎗礮按照和約原無私相授受之事第恐小人貪利或將用過廢鎗收而修補或造中國舊式之鎗或向洋人零星購買種種設法購得之後賣與盜匪得數倍之利又有鐵匠在僻處代賊打造火器以及各種軍器無不獲厚利者此等之人爲虎添翼而使之狂噬商民其設心可惡其貽禍甚大此而不嚴查嚴辦吾恐盜賊之燄漸張髮逆之亂殷



鑒不遠也應照強盜例不分首從皆斬治亂民不得不用重典

破散會匪告示

近日會匪各省多有敢於明目張膽顯然叛逆約期糾眾起事者已於楚北省城見之若非其同夥武弁某先期報信不可問矣所謂伏戎於莽大可慮也偶見漢鎮張司馬所出告示明白勸戒是破散會匪及邪黨之妙法示云照得會匪謀為不軌雖經破獲然聞漏網之頭日尙多如果潛來漢鎮有知其藏匿地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方者即赴本分府衙門面稟俟拿獲後訊係真實頭目確有憑證當分別大小稟請上憲重給獎賞決不宣示該引線人姓名致貽匪黨報復之患若該線前被協人夥恐將來獲匪懷恨仇攀即可照自首之例寬其既往加恩免究其各遵照毋懷疑懼惟不得扶嫌妄指善良致干重咎切切特示

各省何不照此意出示庶匪徒畏同黨之反正易於敗露而有所懾焉亦未雨綢繆之良策也若待如湖北之會匪形迹詭秘若非

神明默祐幸有會中昔與同黨者反正則必然決裂矣此不過一紙之費何俱寂寂為

輪船達重慶

自宜昌設立通商馬頭以來百貨流通中外民商咸沾利益或云宜昌雖立馬頭所惜者其路不能直任重慶耳漢口至宜昌其間無灘水為逆流而大艘亦尚可行宜昌至重慶一路灘險太多緯路實畏途也然西商云灘雖險船亦可行蓋洋船十餘丈喫水數尺中流而行或可無碍華船所以屢瀕於危者以中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流水勢極大多靠兩岸而行耳若許洋人赴該處通商必然創造合用之船以冒灘險而行之無悞蓋歐洲水路亦有險灘彼已講求有素也行之一二年我華人亦從而效法焉此舉若行則二月方達之危路可變為數日即到之坦途商樂其利民遂其生豈不美哉

西人得新地

近日西人新探得北般烏那入達顏地函致其友云那入達顏香山打根之屬地也距山打之南有河曰



乾那入達顏紆流而入於海若擊舟沂河而上六七  
百英里輪而帆駛入內地一千三百餘里而達兩岸  
土地肥沃人民鮮少平原廣闊一望瀰漫數百里皆  
桑麻五穀烟葉甘蔗沙谷米諸物居民悉依平遠水  
山聚族結廬於其顛大木陰森質美而堅利於造船  
制器水邊嘉果纍纍熟過者取以果腹一舉手之  
勞耳魚蝦充斥水濱土產燕窩冰片以布帛易之獲  
利不啻倍蓰數年前有數土酋盤踞積不相能互相  
攻擊華人至此者未能安居今則我國家設有營房

靜娛亭筆記 卷一

美

敢爭鬥平冤抑且有巡船往來河上民情安堵大異  
曩時其未習教化之野人悉驅之內地商旅亦無盜  
賊之虞自山打根取道而入計程一月有餘不愧清  
平世界又按乾那入達顏有營房之最遠者曰卑農  
嘉河口建築礮臺曰馬田礮臺近日華人商於是地  
者日衆有二西人曰丹備曰吉里與當道立約買回  
伊洛坡刺海濱之地將大事興作華人得此消息足  
當源源而來 按孔那入達顏爲山打根所屬之一  
山打根又爲婆羅洲諸部之一推之中國南洋羣島

基布星羅如錫蘭島如檳榔嶼如噶蠟巴如蘇門答  
拉物產莫不饒裕即于婆羅洲相隔一水之摩散比  
克亦著名之大島也明湖子申報館中人有友曰金楷理  
者美國博聞之士也當與之論時事金君每嘆中國  
事當爲而不爲者指不勝屈而事之最可惜者不就  
南洋羣島分設理事司教等官以收拾海上之人心  
爲經久不變之計因叩以民數幾何曰中國人民散  
布於南陽羣島有冊籍可稽者二十兆有奇恐未必多想日久滋生繁嗟乎觀目前之事意金君之言然  
衍爲數自必不少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七

則中國執政經理南洋島可緩乎  
中國生齒日繁今有此等安生之區可貿易亦  
可耕種是可喜也又聞南洋某島產一樹結實  
如芋如藟土人不知耕種食之以代五穀較中  
國之桄榔麵外國之沙谷米似更勝之如能收  
其種與日本之早稻並植焉則我中華永無荒  
歉之患 以下采申報  
論開礦之益  
中華有礦之地半皆民間產業山地田蕩無不納糧



於官礦在地中官欲取之是奪民之業也前明萬厯年間礦使流毒天下若彼皆奄豎也但知責令富戶獻金以爲礦中所出而已若當時特派廉明大員早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虛中采訪藉悉中外情形不至鹵莽滅裂激成大變而仿取西國諸法以興地利以裕民財以紓國用則髮逆之亂何至如此敗壞而捐輸可以不開即開亦可以不減成也迄今會匪捻匪南北皆有伏莽其餘諸弊亦未能盡除正切杞憂推原其故不得不歸咎於辦理鴉片一事起手之諸臣也乃今大局尙可支持若仍不變通以擇地開礦而采之則理財之法已窮 國家大用將安出也夫歐洲之人講求開礦矣精矣乃亞洲之上如土耳其阿富汗印度諸國則與

中華同在一洲皆仿西法一律開採何以中國猶謂未可耶聞阿富汗之鄰邦阿類別諸地方查出一金礦爲天下各礦之冠尅期開辦夫阿類別諸小國也國小民貧安能有巨款興辦惟習聞泰西風氣君民通財合力并作將來餘利一體均分故能成此善舉耳我中華如能派明幹大員安立章程示民以信則股本之集尙非難事採煤鑛以利用採金銀以富國正其時矣但須敦請西儒之精格致識礦苗者審擇既確無游移無冒昧則股分之財自不妄費矣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華地多礦

東西各國之所以致富強者全賴礦務苟不開礦則煤無所出鐵無所出何以行輪船火車何以製槍礮船艦利國便民胥在乎是中華地大物博其利之蘊於地者當倍蓰於東西各國及今而自取之煤可以供輪船之用鐵可以供製造之用若金銀銅礦則其用尤多明知其有可開之礦而必拘守成見使之終祕而不發此何爲乎且開辦之法皆集商糾股而爲之不費國家一毫之帑倘開採得法將來中華可以



言無窮之利而近聞言官有請禁開礦者以爲除業經奏請開辦各礦仍照常開採外其餘未經奏請沿江沿海等處之礦一概不准再開此何爲也哉度其意必以爲沿江沿海洋人往來之地設或開礦恐洋人生心不知洋人如欲生心何處不可卽如緬甸已爲英人踞其要害且欲由旱路以通中國豈由於開礦之故乎就江西一省而論礦苗甚旺而民間困苦異常設或開辦礦務則瘠苦之民皆可招之爲工日得一二百文足以糊口養家矣卽現在開平之煤礦

靜娛亭筆記

卷一

罕

佳而且多該處亦向來瘠苦現在民間皆有欣欣向榮之意未聞盜賊竊發而溫台等處未經開礦反有黃金滿之匪黨滋事齋匪等又竊發於清淮武漢之間蓋開礦則若輩有利可圖卽有匪徒且爲利所束縛人人皆有進餉何肯甘爲盜賊自罹於法網此理易明不待智者而後曉然也

輪船局生意漸盛

上海輪船招商局告白云查第一年本局祇有伊敦永靖福星利運和眾及承領閩省船政衙門之海鏡

等六船洋人尙無戒心第二年添購十船規模日見恢宏洋商遂生忌嫉竟將往日水脚甯波二元半減至半元長江五兩減至二兩天津八兩減至五兩彼恃其本厚利輕驟然跌價欲以牽累我局孰知各省大憲無不維持大局各省商民無不歡附中國輪舟彼船官利雖輕而貨少我船官利雖重而貨多未見我不勝於彼也竊計從前洋商各船除開銷外每年獲利數百萬自本局設立以來聞其盈餘有限是漏卮已塞銀不外輸矣本局既裝漕糧固其本招徠商

靜娛亭筆記

卷一

罕

貨培其末斷無不旺之理卽如旗昌輪船公司在上海爲領袖初立局時僉謂難與頡頏而本局竟以洞庭等船往來長江以分其利以大有等船往來甯波以挫其銳是以未及兩年旗昌已有退讓之志或謂長江甯波等處不應添設碼頭徒佔成本十餘萬不知不設碼頭則轉口各貨無可攬載豈不讓旗昌之獨佔甯波生意乎或又謂本局輪船只宜專走天津以收漕運之利不宜分赴各口與洋船競勝不知洋商不辭險阻航海數萬里無非爲圖利而來豈有食



毛踐土之火於本國利權所在不思擴充一任外人  
久踞耶或又謂輪船侵奪沙船生意若輪船全歸洋  
商是真侵奪矣今本局之設自管事以至水手皆中  
國人與搭客語意相通僱募精壯之人不使間廢練  
習海上操舟各務日臻嫻熟以裨實用貨物之轉輸  
既速風濤之保險可憑矣試再進而論之收回利權  
固是目前要着况未雨綢繆設有調遣不患無船益  
於 國者一也洋商不能高擡水脚之價行旅自無  
浪費之嗟而船載各貨莫不照應周到不至如洋船

靜娛亭筆記 卷一

聖

之不相顧惜其益於商者二也各處設遇水旱偏災  
立可襄運米穀以濟之挹彼注若兩得其利有益於  
民者三也 丁丑三月

西人集股之易

中國未設招商局以來利源皆歸西人自開創招商  
局以後華人乃漸思自擅其利然在開創之初猶恐  
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不得不以小心行之蓋膺此任  
者固非可輕易也近年以來根基漸固獲利較豐觀  
其每年所繕清單頗有蒸蒸日上之勢仁和保險公

司計股本銀三十五萬兩按年給息一分五釐外餘  
俱存為公積以年來生意平順獲利較豐即開拓新  
加坡舊金山等處保險生意利益漸多復公同商議  
除照本給息外另派餘利一分五釐自光緒元年十  
二月起至六年年底止已共給息二十五萬三千餘  
兩而本局所派之餘息尙不在內其獲利厚矣近日  
我中華之利藪往往為西人所佔雖明知之而不能  
與之爭者以西人之舉事也彈其心力竭其資財專  
心而為之且君民有通財之道朋友有假貸之情故

靜娛亭筆記 卷一

聖

西人之舉也易其成也亦易中國則不然創一謀利  
之事旁人已竊竊焉議之一有不成訕之笑之及其  
將成妬之忌之財則無可通力則無可假故中國之  
舉事視西人為難乃仁和保險公司不畏其難而成  
效已彰彰可據若此雖曰由於眾股之贊成而經理  
其事者亦可為瞻識兼全矣他若香港之東安保險  
公司常安公司萬安公司保險之利其效如此則招  
商局輪船之益也大矣夫輪船與保險事屬兩岐而  
實則歸於一本有如許保險生意則必有如許輪船



生意第輪船所獲者爲水脚與保險所獲不同耳近年招商局輪船愈行愈遠有至英國者有至美國者西人所取於中國者中國即可取之於西人其獲益豈有涯哉

辛巳二月

此議興高采烈大爲我華人生色天道剝久必復轉歎而贏之機兆於此矣所慮者招商局輪船駛至美國洋人忌之有暗中作梗之說拙豐者多稍不如其意有聲言將挂彈章以爲挾制之說此皆得之局中人所自述者良可嘆也天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器

下事創始實難守成則易中華創設輪船以來亦有年矣駕輕車以就熟路此其時矣願我華人同深慶幸而保護之所以富民者即所以富國尤願當事者慎終始積誠意以化西人嫉忌之心知人而善任量入以爲出就已成之效精推未竟之功廣而又廣此固華人同深企望者耳

論勵精圖治之益

爲洋布局而發

昔元相耶律楚才嘗謂太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

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世推爲名言不知此二語流弊甚多人情安逸樂而苦勤勞喜省事而畏多事自古帝王勵精圖治不敢憚勞知天下事不能有利而無弊要在得人不得人耳得其人則利多而弊少不得其人則利鮮而弊叢徒恐其興一利即生一弊多一事即生一害屏而不爲則真因噎廢食矣以機器織布創自英人泰西各國從而效之獲利不知凡幾數年前中國有人亦欲效之招商集股購地造屋旋以經理非人事未成而弊日出一時遂據以爲口實豈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器

其然哉自與西人通商以來中國之銀溢於外國而中國日窮其大宗不過二端鴉片烟外厥惟洋布查近年各省所銷之洋布每歲不下三千萬兩外洋之織機日增中國之行銷日盛以至中國所產之布滯銷小民之生計愈艱其勢已不能杜絕則惟有自行開局仿辦潛移外洋之利權隱維小民之生計前閱上海織布局新訂章程所陳中國機器織布勝於外洋者約有三利大畧言中國棉花本輕一利也人工價賤二利也水脚減省三利也故以試辦三百張織



機計之每年共需開支銀三十六萬八千餘兩可出  
各種布二十四萬疋約可售銀四十四萬四千餘兩  
除抵本銀可餘七萬五千餘兩推而行之十年之後  
中國之漏卮可塞而局中需用男女工作皆當於近  
地僱用小民生計亦不無裨益是則其利固昭然其  
見矣尤可恃者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  
習氣一概芟除事關初始購買機器僱用洋工其中  
每易叢僕然苟實心為之其弊亦無言而生所望董  
其事者毋安可且毋事彌縫行見是局之成初數千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崇

年未有之利挽數千萬外溢之財功莫大於是矣抑  
更有善焉者局中既僱洋工當選華人之穎悟者從  
之學習務致其精數年之後華人之精其藝者既多  
即可分置各州縣設局興辦如此則洋工之鉅費漸  
省本輕則利愈厚由此推之機器織綢之舉厥利維  
均蓋絲本輕人工賤水腳輕三者與織布同且織布  
僅行於中國不過塞中國之漏卮若織綢能行於外  
洋并可獲外洋之厚利刻下中國公司日盛商務日  
有起色然而出口之貨除絲茶外並無別項大宗如

織綢公司之局可成中國之綢通行外洋豈非獨開  
生面哉是尤不可不得人矣 光緒八年九月

如運司清廉

天津運使如冠九 如山 卹商告示云為傳諭蘆綢宗  
商事照得本司蒞任一月於茲詳閱卷宗博採輿論  
舉凡弊之太甚者若不力加禁革何以興鹽利而肅  
羨綱整頓鹽務首在裕課裕課必以恤商為本查爾  
等各商平日居家儉樸急公納課者固不乏人而起  
居奢靡以至蕩產虧課者十居五六與其縱欲敗名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崇

曷若黜華崇實爭先輸納課稅仰足以裕 國帑俯  
足以保身家至認辦引地順辦引地租辦引地試辦  
引地代運代課代銷等名本屬公事轉為私費向以  
引地之大小定使費之多寡自數千金至二三百金  
不等總目之曰認退費積習相沿群不為怪取者甘  
心自利蹈篋蓋不飭之嫌予者籍端鑽營忘與受同  
科之罪本司實深恥之自此曉諭之後一概革除倘  
本司署中有人藉名撞騙索詐許該商立即指名稟  
究決不徇縱該商等亦當激發天良移營緣之資為



交庫之款本司愛人以德理應如此爲挽除陋習恤  
商裕課起見諭之不厭再三倘商人復敢以身嘗試  
定卽照例嚴辦勿謂言之不預也

心如傲雪之松筠德似濟時之霖雨足徵白山  
黑水毓此偉人此示當盥手焚香誦之 恤商  
卽以裕課真名言也近有沽名之人旣欲膺仕  
復圖清譽或陽博整頓之名略裁一二小利或  
於臨去時裁革陋規以徇衆意甚或從而取利  
焉後任之貽累與否不復顧也此等人未免干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哭

大造之忌 陋規之害民者應裁至於相沿既  
久上下相安受之以供辦公之用有餘則助其  
貧苦之同寅而推及親友焉且須量入爲出我  
能節用尙可敷衍而不可以概他人君子於此  
應有權衡處脂膏而不潤誠盛事也或留此一  
項成一善舉亦已行其心之所安也後任之受  
與不受聽之可也若都轉因商力疲乏而裁之  
的是正辦惟有嘆服而已

前晤平江余大令

十鏡

年六十餘矣從山西某

縣引退挈眷而歸嘆曰在任三年得以平安回

里者都統法公之恩也此缺每年所入僅可敷  
行而無餘向歸都統管轄爲親臨上司例有三  
節兩壽之獻每年須七八百金法公卻之一無  
所受曰汝只認真辦事此金卽所以犒汝也後  
其子在京景况甚窘來省其父圖餽弱貧各屬  
員公湊千金爲程儀公峻卻之僅支廉俸二百  
遣之歸其廉如此可謂一塵不染矣予老矣三  
年所餘將二千金遠道過歸又值山東河南匪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哭

徒之變繞道而行川資甚鉅藉此僅得到家尙  
餘千金將買薄田並課徒以終老焉言次感嘆  
不已法公名福禮滿洲人與如公皆東方之賢  
者故并記之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二

六事箴言

愛惜人才

饒北民風

無心道人

陳伯謙

兵差行

制義取士

孝廉方正

海外異聞

林少尉殉難

田玉梅大令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二

一

靜娛亭筆記卷二

六事箴言

賀縣

張培仁

紫聯

葉玉屏先生所集六事箴言。一為持身。二為持家。三為居官。四為居鄉。五為處事。六為處人。皆先正格言。有益於身心性命者。言極平易。近人不取峭刻激厲之詞。而耐人尋味。雖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謹錄數條於後。

靜娛亭筆記

卷二

能止貪

程母侯夫人曰。人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張文節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程明道曰。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有不可對

人言者耳。

張無垢曰。倉猝患難中。處事不亂。必其胸中器局不

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一亂。何以臨事。



黃魯直曰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

汪信民曰人常敲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羅景綸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壽必歸無逸

王伯厚曰處百患而求平安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

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呂叔簡曰待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

要正中有通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夏寅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間過可惜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二

此身一敗可惜

程漢舒曰看他人錯處時時當反觀內省

熊勉菴曰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寡欲

史晉臣曰嗜欲正濃時能斬得斷怒氣正盛時能按

納得下皆學問得力處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恥日增境界常看人不

如我者則怨尤日寡

崔南有曰人心靜則百事可做持身

司馬溫公曰孝之大綱有四一曰立德二曰承家三

曰保身四曰養志

劉忠定曰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楊大年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當養其良知良能當

以先入之言為主

呂榮公曰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羅氏訓世編曰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

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怖心不可使

吾親生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

有愧恨心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張氏訓子書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

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

呂叔簡曰人子之道莫大於事生百年有限之親一

去不回之日得盡一時之心即免一時之悔血氣

調於喜懼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

之矣

陸桴亭曰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為本敬祖宗在

修祭法祭法立而家禮行百事舉矣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



則長無不肖之悔

陸清獻公示子弟曰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方算

得能讀書人以上持家

馬廖曰百姓從行不從言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魏鄭公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

羅從彥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四

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

呂正獻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人才實難當使之自

新豈宜使之自棄

呂本中曰當官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

必無不中

秦觀曰禍莫深於窮治

王伯厚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

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

非也不事事非也

吳草廬曰縣之於民最近今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

薛文清曰為政以通下情為急

楊一清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

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呂叔簡曰為政以維持世教為主世教不明風俗不

美只是策勵士大夫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

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五

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

鄒忠介曰今日世界能言者為次惟默默調停者為

上顯而有名者從名根起見隱而濟事者從蒼生起

見

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蔣楚珍曰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

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陳眉公曰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

利害之中



陳德言曰遇事甯緩詳毋急遽甯忍耐毋發洩萬事俱從忙裡錯昔人設居官於清慎勤之外加一緩字真藥石之言

昨非集曰事有急之不自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熊勉菴曰士大夫不貪榮不愛錢卻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

王朗川曰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乎眾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六

與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

居官

藍田呂氏曰鄉之約有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

相規三曰禮敬相交四曰患難相恤

史搢臣願體集曰疏族窮親無所歸代為周卹乃盛

德事

王士晉宗規曰尊尊老老賢賢此謂三要矜幼弱恤

孤獨周窘急解忿競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為義田

為義學義塚教養同族使死生無失所皆豪傑所當

為者

以上居鄉

薛文清公曰處大事者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呂叔簡曰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若一動火則種種不濟

只一箇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得了天下何人不能處

高忠憲公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

偏見之君子君子見一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懼

哉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七

陸桴亭曰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愚謂

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氣一動時不可不即時檢

點以上處事

王昶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身己有可毀彼言當

矣無可毀彼言妄矣又何怒焉

邨康節曰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

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

王素曰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

趙忠肅公曰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



彼將自擠

李文定公曰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而纔為功業但隨方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

張忠定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

許魯齋曰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夏忠靖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量何嘗不自學來

薛文清公曰在古人後議古人之事易處古人地為古人之事難

古人之事難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八

呂叔簡曰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學問為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柔而從人於惡不若直而挽人於善直而挽人於善又不若柔而挽人於善之為愈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禍莫大於不仇人而有仇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有詐恩人之狀態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

稱人一句便是無限寬舒

余行年五十始悟得五不爭之妙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節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陳眉公曰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斷無放肆之君子袁了凡曰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聞不可開口一言而傷我忠厚縱聞謔亦宜慎言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九

高道純最樂編曰人用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座右編曰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以此漫神可用此以待人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為言况下此者乎

史搢臣曰容得幾箇小人奈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胃開豁眉目清爽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思其可從



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者。但念自己有几分不是。即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即人之氣亦平。

唐翼修曰。面贊人之長。未必深感。惟背後稱人長。則感之深。面責人之短。未必深恨。惟背地言人短。則恨之深。

彭定求曰。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部。自有餘味。

劉宰每月且必治湯餅會族人。今日之集。非以酒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十

肉爲禮也。尋常宗戚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今日必會飲。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故相抵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小補哉。愚爲可推而行之。以親友鄉黨上處人。

王定九先生曰。儒者漁獵藝文。一毫無獲於身心。聖經賢傳。所以維世道。正人心。所當設誠而力行之。而先儒之言。皆足以補經。而翼史。晉陽牧葉君。有六事箴言。一。帙至約。至精。淺之爲愚。夫婦可與知能。推而極之。爲賢。知所莫能外。可謂簡而該矣。

或曰。無乃太簡。曰。否。否。君子體道。視力行。何如耳。豈在多言哉。

愛惜人才

今天下。輒患官貧。蓋官貧則廉者少。有議將養廉之數。加重者。京官本無養廉。似不得不加。頃見友人私議。未識能行否。現在官之最難爲者。莫過於州縣。州縣者。人才所由出也。今州縣之養廉。已爲虛設。坐扣捐攤之外。每年尙須補解若干。以此訓廉。是南轅而北轍也。愚以爲如欲其廉。必使之裕。國家經費有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十一

常從何得此鉅款。只有挹注之法。所謂以羨補不足也。各督撫合計一省之中。優缺幾處。賠缺幾處。優缺各州縣。每年公私所費幾何。所籌之款。不可刻覈。務令充然有餘。此外尙可餘銀若干。以分潤賠缺之州縣。賠數之多寡。卽潤數之多寡。務令各得其平。如何不敷。則不免動用釐金矣。庶才德之士。以無所掣肘。而得以展其才。全其德。而不肖者。亦無可藉口焉。由是得以久安其位。而官民一體。奸宄不緝。而白靖禮讓之風。蒸蒸日上矣。



今之時官窮本無可裁之陋規夫陋規之病民而應裁者無待上司之飭禁言官之論列民間早已上控而請禁革之矣若相沿已久民自安於成例而有意挑逗之是使刁民得仰承風旨而與官爲讐也各省之優缺卽各省辦公之元氣也博整頓之名而令元氣日削始而病官中必病民終必病國

各大吏養廉優厚其中或間有自然餘潤自可從容辦事况名德相望於州縣本無予取予求之慮目下第一應辦之事莫如裁革過境夫馬舟車之費酒席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門包之費到任供應一切器具之費此等花銷於上司無所益十股之中六七歸僕從材官之中飽而已此等人百中無一善類非嚴馭之無有不狐假虎威者不用爲是設斷不能不用者亦不可多用近日大吏之賢者嚴馭僕從少其數而厚給之資必使之無擾於屬吏焉屬吏沾恩卽百姓沾恩誠莫大之陰功矣

州縣既廉刁民不能挾制自然法立令行善者知恩劣者知懼盜賊邪匪無從托迹矣非廉吏不足以辦

保甲非廉吏之有資者亦不足以辦保甲求治必自保甲始

皖北民風

包慎伯大令世臣曰李申者以翰林改官皖省鳳臺令多善政嘗輕騎率健勇循行閭里每捕盜輒出其不意得其渠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者撫用之盜遂斂迹辛未秋柏菊溪任兩江總督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命總督偵得兇盜爲蒙城人匿於鳳臺屢檄兩邑令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兇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鳳昔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饌曰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其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固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以捕事責若矣吾卽去此若亦終不能做好人故與若作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行之收役家屬於獄而發殊諭發役往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矣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伺候夫人公子供灑掃幸得延宗祀君諾之猾家距城廿餘里受撫者卽日至猾家猾欸之曰不見已三載何幸來此得毋以儀徵案耶



乃示以硃簽曰信在此可召出共飲而商之兇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彼則舊友且我只一身彼則一家顧爲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之一家耶我卽就擒耳次早得遣長矛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兇盜至趨勁恐受撫者非其敵也君初遣受撫者下鄉於署內製一至堅之檻車並集昇者護者百餘人以待之受撫者以盜至君一訊其姓名立檻解蒙城而自督護之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鎮爲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得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十四

我竟捕得若等知我樂否命侍者徧飲其父老笑語久之乃升輿行猾已遣數十健者來刼見君與衆酣飲于店中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輿過猾黨問檻犯何向不來答以隨後猾黨返至店則早已毀店後牆昇檻車前去計且抵蒙矣猾黨既返君乃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聯銜通稟已遵檄捕得盜交蒙邑解儀徵歸案訊辦君返鳳之次日兇盜越獄遁去蒙令先以虧空奉總督嚴詰又失兇盜遂縊而死君嘗語予曰鳳穎泗三府一州如練集五千人可以橫行天

下然惟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爲降伏

百菊溪制軍齡有能事之聲今觀此事則其人之辦事必多疏謬大拂人情概可知矣盜爲殃民之尤者至盜而刼殺事主至三名之多其兇悍膽大目無法紀見者心傷聞者髮指此而不取兇盜而痛治之然後懸首示眾不足以安閭里而快人心奚待問哉但鳳穎一帶悍風素著州縣之苦或如倒懸制軍久知之矣今既能偵知兇盜之匿於鳳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十五

臺境內灼然不謬矣而鳳蒙兩縣官之苦况民之黨惡又若不知惟嚴責其擒盜而已未獲盜之先或應酌給花紅懸賞以待之既獲盜之後亦應預計如何撥兵護解方可不至疏虞皆置之不論而火急文書只知責備州縣而已是制府之捕盜舍責備州縣之一法外無他法也夫州縣非不應責備者也其平日吏治若何缺分若何地方之貧富風氣之良頑時勢之推遷必知之熟而後責備之獎勵之賢者舉之不肖者斥責之不得已而後劾



夫之庶與 國事有益而人心亦因之而靖且服  
今用一味鬱法卒至兇盜仍逸於法外蒙令反墮  
於法中想其倉皇於幽室之內計無復之以一繩  
畢命且有虧空爲子孫累雖與之有夙怨者聞之  
亦當落淚是以令之命代盜正法也儀徵事主之  
冤不能伸 國家之帑項無可追轉爲兇盜所笑  
夫而後更藐視 王法爲不足畏相與勾結聯絡  
結成死黨愈聚愈多延至近日而捻匪之勢張矣  
兇悍之風爲古書所不載遠慮者所深爲太息也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六

百制府捕盜之法具收效如此

同治末年捻逆張甚幸李伯相率劉省三軍門傳  
排眾議持定見以平之想根株已鏟芽孽應不復  
萌時有東捻西捻之分西捻尤悍而難制有謂湘  
勇非其敵手恐難禦侮鮑春霆軍門竟大創之於  
楚豫之交所率者湘勇也可見淮捻雖強湘勇亦  
不弱自在用之者何如耳況淮北一帶皖之廬鳳  
海徐陳之陳州彰德汝甯光州齊世家大族名公  
之究沂曹濟風氣好勇大略相同 巨卿冠蓋相望保桑梓而衛良民自早有善策矣

若任其所爲大家必先受其害也因記李鳳臺事  
而并書之

無心道人

李申耆先生兆洛 養一齋集中有無心道人傳云王  
君協名應辰號散園嘉慶戊午舉人辛酉進士選四  
川新繁縣知縣戊辰以誼誤去官歸十年而卒年五  
十六無子以兄子家瑞爲後君天資忼爽爲文章踴  
厲風發儕輩斂手詩筆尤豪邁服膺李義山楊誠齋  
以爲義山直追工部誠齋善學青蓮爲詩甚多未達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七

以前日苑村集需次都門日金臺剩稿官於蜀日蘇  
香詩鈔歸田後日無心道人詩鈔當胡豫堂先生視  
學江左號嚴明能得士君與同里徐紹基高觀國宜  
興則任烜路同申無錫則顧皋皆所賞拔在官頗得  
士民心而縣素號饒邑君絕苞苴之私不能飾厨傳  
稱過客意故上游及同列皆不喜戊辰冬舉計典有  
日者素識君而往來於藩司之門自省中遺君書云  
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緘其書以  
方伯印封發之君得書笑曰鬼蜮乃敢白晝見藏其



書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為脇持也怒以才力不  
及填計典立委員攝印署理委員至君出見索其委  
牌而委員以制府促督不及待司札無以應君笑曰  
是亦可詐耶呼騶欲械治之委員恐馳去訴制府謂  
某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  
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獲日者所致書毀之然後捆  
君歸於省置之獄以抗不繳印奏禍且不測於是通  
省大譁投謗書盈於路頃之聞於京師御史撫以奏  
奉 旨查辦然後出君於獄放之歸而以病瘋覆奏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六

此制府與方伯可謂志同道合矣以索賄上稟則  
從而斥之又出兵以捕之卒得其緊要書函而毀  
之使之無可脇持而後可得志即有星使來亦不  
過以腰纏分潤之耳

陳伯謙

又曰江陰陳伯謙 柄德以乾隆丁酉科拔貢得徐州  
豐縣教諭升安徽旌德縣知縣君之治縣也撫字善  
良惟恐傷之鋤擊豪強不顧叢怨性方嚴簡於酬對  
以故不中上司意同列亦無推輓之者四年中再委

餉差輒彌年歲星霜之苦防護之憂資斧之竭蹶况  
瘁百端卒以忤上官旨藉事被劾以去旌德土豪朱  
則治者與巡撫胡公克家有舊橫於里中向不憚於  
族之出戶家人李滿使其奴縛毆之垂死而召滿之  
父使領歸已死則謾曰其父縊殺之其父脇於勢不  
敢控則治之族朱義憤而鳴諸官君往驗毆傷累累  
也坐則治絞抵挾勢為關說者百端君不動未幾而  
又有汪五貴之獄邑民汪松控其子五貴死紫清觀  
前田中方萬福兄弟三人實殺之詣驗則屍在田中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九

而身與地皆無血污一刀置其旁亦繡澁與傷痕不  
合五貴所居室則血跡狼藉汪松雖指控而應答指  
畫皆汪長春者代之問長春何人則松之族而事松  
為父者益疑焉返而鞠之盡四十三晝夜始得其實  
蓋五貴之妻梅氏有妾長春通焉松之弟柏亦通焉  
長春業屠家少裕五貴藉奸婪索之不稱意或毆辱  
之長春不敢校而私憤焉長春偶與五貴口角松解  
之留長春宿其家長春中夜起將從梅氏則柏與梅  
氏宿而五貴睡於足下益憤潛出挾利刃伺之黎明



五貴起將出戶長春迎而割其喉五貴仆柏驚而逸長春知不能逃因頓首於松曰若子已死報官則長春亦死梅氏應發官賣一家破矣若宥我者長春固翁義子事翁姥終身是無子而有子也不然長春到官必盡揚翁姥之醜松刼於其說曰然則若何長春曰紫清觀方萬福兄弟吾讐也其觀前田即五貴所耕也置屍於田而以萬福謀殺控則吾讐可報而五貴不徒死矣松遂從其計辭既定乃出方萬福於獄拘梅氏起兇刀獄立具上之郡守左公輔左公改姦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婦梅氏為呂氏其姑也亦與長春通太守惡導姦釀命故重致之案未招轉而呂氏縊於宣城之獄汪松子死妻復死媳亦不能保一家又蒙醜聲朱則治之族從而愆愆之乃購人赴都察院翻控事下巡撫時巡撫即胡公克家竟以姦婦互異奏參革訊比定案入奏一切情節與君原審並無出入惟以呂易梅問官念呂氏已死不得不為梅氏開脫覆奏以該縣悞聽汪長春誣扳良婦為姦幾陷重辟非尋常錯誤可比君遂失官而朱則治始擬緩決又援 恩赦減流

納贖從容歸家矣自古刑獄之慎無如我朝封疆大吏奉宣德意州縣亦自顧考成罪人即與死比必稍易情事令人輕比而狡悍之民亦窺見此意挾持州縣州縣往往縱釋有罪以就之漢時獄吏利人之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今之時獄吏利人之生非愛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生一罪之成自勘驗購捕研審招解費數百金而不足也犯供偶有翻異上司別有意見駁案再審於是發犯回縣或徵調至省其費不可知矣其不中上司意者則情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罪不符辦理不善比擬失當皆可入之彈章百喙不能辭也 李申者先生博學工文精天文輿地之學以翰林散館得知縣俯首風塵艱苦備嘗之矣是以丁艱後不復出山嘗見其南厓集書後云兆洛讀先生上孝感公書而廢然先生純篤之性沈毅之氣倘受大任卓然古名臣此豈後學所敢企及特其所志所願頗似與兆洛相類竊謂今時州縣之任無可處理身為傀儡心成荆棘旦夕不能保軀命甚



者遺累子孫而仍不能不上負君國下愧師友未嘗不自咎其學行無本爲世用所窮不謂百餘年以前風味已如此雖以先生盛德卓詣不能不嘆息痛恨也陸清獻公爲令時與堦書云看來此道大抵難行當尋一脫身計其後以陳文貞之薦遂試御史雖不竟其用身則脫矣先生則竟以身殉也悲夫治天下者豈能舍州縣以爲治耶而長此安窮也

前錄申耆文二首皆記作令之難其去官也皆無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罪而去也今又觀此一則先生之心更深太息矣州縣者撫字聽斷則風化所關治賦理財則國本所繫是州縣之政卽國家之元氣也豈不重哉願一任其江河日下有才之士略有作爲動形掣肘循謹者多自顧不暇安望其盡心民事也南唐清獻及先生皆才德兼備之士或因死一官或知難而退卽袁隨園不得不托於詩以自隱可惜可悲昔僞周武氏讀賈王草檄卽嘆曰此人不用幸相之必有味哉此言也彼武氏且知之宜其時

人才樂爲之用而僞定一時也

兵差行

四川李香雪太守

映菴

工詩有石琴詩鈔中有兵差

行云赤緊赤緊兵差過境上站傳牌到下站供張謹

縣官一夜不得寢出郊迎候望引頸一解須臾塵起

兵差來矣馬如游龍人如蠶寨巷填街二十里城外

居民盡遷徙二解下馬問供饌入門責薪芻得雞索

臆得馬索夫拔劍砍柱大聲呼折乾餽燼不可無撻

丁役縛胥徒呵叱縣官如家奴縣官驚逃縣吏通三解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人告將軍將軍大怒何物縣官如此跋扈留滯大兵是故非快國法軍法豈容忍縣官聞之汗雨如注解長跪謝將軍縣官亦人類既無點金術亦無懷璧罪今年西賊來騷擾過境內錢糧盡緩征公私成巨累供億實大難請卽送旌旆將軍搖首酒氣拂拂揮令速退解旁一點吏低語縣官亂世作縣不如考槃兵差不去請挂冠縣官曰噫蓋且加餐閉閣高臥聽彈參將軍氣沮不自安亟呼軍士中夜捲甲走桓桓解明晨吏報兵差過淨縣官偵之房屋折盡庫藏墊盡



倉儲無騰如洪水衝如烈火燼累民累官比賊尤甚  
縣官悲號僅餘性命哭訴大府大府不應不日軍士  
橫猶曰縣官吝辦差不善已撤任七

如給如訴似嘲似謔奇事也非奇筆不足以傳之  
州縣之難不獨辦差也辦差其一端耳受辱受賂  
累比比皆是

制義取士

慨自鄉舉里選之難行也莫善於漢之徵辟其後亦  
漸務虛名往往以拘迂債事弊之尤者莫甚於六朝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一四

時所設九品中正度其立法之初無不欲得真才而  
用之入之才具有大小而以九品權衡之使在上者  
量才器俾各適於用亦各獻其才意亦善矣行之久  
而盡失其真所謂上品無寒族下品無高門想其時  
士之抱才而困於草野者不知埋沒幾許矣隋唐以  
來所以不得不變法也中正廢而考核與焉或以詩  
賦或以帖經王半山為相而帖括之體始定即今之  
制義是也唐之名臣大半以進士起家名臣碩學指  
不勝屈而唯陽張公亦由是途而起古之名將何以

過之孰謂文人不知兵事耶至於宋代其得士尤盛  
元代偶廢科舉國祚不永而究不能廢明代專用科  
目蔚為一代之氣節文章可謂盛矣以武功顯者亦  
時有之昭然增史冊之光皆由制義進身者也我  
朝名儒碩學接踵而生根柢蟠深則枝葉峻茂未有  
不工制義者誠以四子之書包羅眾有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平日學問之蘊蓄襟懷之  
抱負隨所值而自然流露賢隱遇剛克柔克之教斷  
非倉卒所能辦乃不得志於科名者輒謂八股之無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一五

用豈通論哉且糊名易書則偏私之心無由生屢繩  
考官以嚴法則請託之風絕宦途縱賂有資緣而科  
舉之中公道自在名篇佳製日引月新偉論鴻才雲  
蒸霞蔚播於藝林者彰然可考耐人尋味非予一人  
之私言也吾故謂舍徵辟外惟以制義取士為灼然  
無弊永遠可行之道若藉槍替行賄賂則其罪在人  
非可以咎制義也

制義之闕繫大經大法者鴻篇鉅製美不勝收擬編  
纂一書公諸同好惜所見未廣恐有挂漏之譏名山



之業是所望於當代鴻儒矣偶摘三首可開初學心思調侃中寓諷刺者用代香山樂府之吟陳厚甫先生鍾麟貧而無諂題文云無諂之難也爲貧者設一境焉夫有求則諂貧者之常而無諂者其誰子貢爲設一境曰君子上交不諂事上且然而況同等然而世之人往往不免於諂何也蓋貧非心之所甘貧又爲境之最苦心由境迫諂以相習而成焉亦以相形而見焉於此有介然自守者戛戛乎難之矣夫貧亦士之常耳世頗有諂者何哉華廡之日豪也我以藍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縷者介乎其側亦覺自慙形穢其不得不諂者勢也亦世風之變矣解推之不吝也我以偃蹇者至乎其前或可見而生憐其不可不諂者情也亦士習之差矣夫貧者卽不諂人已時覺其諂謂貧者原有諂態也貧者本不諂人已時防其諂謂貧者必以諂來也而況明明諂者乎諂有諂之容脅肩歎側足歎伺人之色而不敢正其色何容之不莊也則沮甚也諂有諂之聲逢迎歎便歎癩人之言而不敢盡其言何聲之不揚也則醜甚也有心之諂易見無意之諂難

見昂藏自得之中時出一言以巧爲迎合使人不知其爲諂焉者而諂之術愈工面譽之諂易窮背人之諂難窮朋友相逢之際必指其名以故示矜誇惟恐人知其不諂焉者而諂之心何已有時以喜爲諂有時以怒爲諂貧者曰彼一鄙人也吾以氣激之始則加以厲色繼則誘以甘言而彼必聽命矣此諂之一變境也有時以自屈爲諂有時以自矜爲諂貧者曰彼一狡人也吾以才逞之吾姑受做物之名彼得居容人之量而彼必快意矣此諂之一變境也惟然而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無諂者鮮矣明知諂之無益而姑托以不諂是諂之事未彰諂之情仍在也且安知阨窮已久不更一再嘗試焉以展其諂之之技也而無諂者其誰明知諂之可羞而強制以不諂是諂之形未露而諂之念仍留也且安知艷羨既深不更轉羞爲怒焉以恣其諂之狀也而無諂者其誰若夫無諂者不知有諂者也磊落之胷於人皆作同等觀而何有於諂亦不知有貧者也激昂之概人世原無羞恥事而何厭乎貧不趨利則身榮不慕世則品貴不爲欲動則氣壯不爲



物屈則志伸貧者如此其庶幾乎原評云反面縱筆  
正面斂筆形容刻酷豈有所見而云然乎子曰鄙夫  
題文云定鄙夫之日人當知愧已夫人盡學爲鄙夫  
而鄙夫徧天下矣此世風之變也夫子所由定其目  
哉昔夫子惡鄉愿恐其亂德也降而至鄙夫卑之不  
足道矣不知鄉愿好名鄙夫好利好名偽君子好利  
真小人偽君子不易知真小人亦不易絕故夫子繼  
鄉愿而論鄙夫享庸福者必多俗骨仁義道德之儒  
造物報以虛聲必不報以厚實鄙夫則其名賤矣天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亦故憐其窮特開其富貴功名之路工揣摩者必挾  
機心敦厚樸誠之士當事陽爲崇奉不必陰與周旋  
鄙夫則其術巧矣人亦樂受其詐轉引以攀援推挽  
之階而鄙夫之術成而鄙夫之名立無過人之識乃  
有過人之貪習中絕無一物而逢迎之計偏百出而  
不窮是愚而鄙者也若是者庸甚無過人之才乃有  
過人之險出言每示大公而排擠之謀偏嘗試於不  
覺是狡而鄙者也若是者惡甚心術既壞而又不顧  
聲名苟有一隙之可乘必竭蹶圖之以成其捷徑是

穢而鄙者也若是者陋甚聲勢既張而復凌以氣傲  
苟有一言之未合必睚眦報之以鳴其專蹶是慢而  
鄙者若是者劣甚不求道德不談經濟不論學問不  
工文章耳目心思之用專精於勢利之一途厭然自  
居於鄙夫而且以其鄙笑人以其鄙媚人是鄙夫之  
柔者也當其昏夜乞憐不堪言狀人卽有以鄙夫目  
之者彼且直任不辭也謂解人不當知是耶不顯禮  
義不屑廉恥不畏議論不計禍福天地父母之身微  
倖於榮華之片刻悍然自命爲鄙夫而且以其鄙欺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人以其鄙傲人是鄙夫之剛者也當其大廷相對假  
蹇自如人有以鄙夫稱之者彼乃變羞爲怒也謂好  
官我自爲之耳嗟乎舉世半庸才則士林不尊氣節  
論交皆俗物則儒者曷貴詩書鄙夫不足惜吾恐與  
之專君者不免受澆於終身也悲夫原評挾搆隱微  
無意不搜無筆不到文章到此未免爲造物所忌  
吾謂其閱歷已深爲鄙夫寫照看似戲笑怒罵其實  
神注下文所言皆題中應有之義  
近讀浙江溫君汝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文感時撫



事也。予言之真能於前人名作外，易樹一激文云：立乎位者無其具，爲今之位者憊也。夫有位難而無位哉！且古之學優後仕者，其居官何若是難也？時至今日，居官者非惟不必優抑，且不必學，非惟不必學抑，且學者未必仕而不學者反易仕，天下皆可仕之人，天下有不悅居官之人乎？有心世道者所以願仕途而太息也。不然，夫人而有所以立，且患位之不得耳，豈不能自立者而可以有位乎？而吾謂生今之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世則無患是行舉言揚之興，國家亦偶一舉行而俊遷之陳書不敵庸流之納聚，所以與臺僕隸羣拜爵於天家，求賢繼俊之文君相原不循資格而真儒之拘謹不敵市井之蝨緣，所以駟僮頑童亦策名於仕版，然則居今日而患無位不共笑其迂哉！誰問其所立者爲何如哉！且夫位之不患其無者，一由於世運之日衰，一由於人心之不正，海內軍與紛然不靖矣，而不肖進身之路，卽從此而開，躬未列夫戎行，假微勞而附名，鳳刻日未親夫文字，求大吏而不次超

遷，甚至少年佻健亦號從軍，姦宄請張何妨，援例位愈輕，則品愈雜，指芻垂紳之地，幾變爲納污藏垢之區耳。爲問古隆盛時，幾見有此冒濫哉！非世運之日衰而何以倖位者之眾也？私門賄賂所在皆然矣，而小人發迹之機，卽由斯而入，挾策以干權，要借私書而情託葭莩，曳裾以拜門，糖獻厚費而恩聯師弟，甚至婢媵奴顏，天良盡喪，晚癡疇席，恥何存位，愈固則志愈卑，紆袴掩紫之流，不免有失節敗名之類耳。爲問古君子幾見有此趨承哉！非人心之不正而何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以竊位者之多也。夫然而其所以立者可慨矣。問以錢穀則不知問以兵刑則不曉，而朝夕營求之計無非攻利，藝以飽私囊，勸長上搜括民財，陽善補苴而陰行侵蝕，遇疑獄鍊成鐵案，顯張威福而陰肆貪饕，蓋其得位之由來，既不堪質諸清夜，而其立位之權術亦何能對諸大廷？若欲責以立功，若何立德，若何吾恐其掩耳而逃也。患乎不思夫然而其所以立者尤可惡矣。問以人才則不舉，問以風俗則不聞，而方寸險狠之謀，無非仗要津以洩舊怨，一睚眦之憾必



復偽設崖岸而實密網羅一語言之費必尋外逞蘊  
射而內憑狐鼠蓋其得位之伎倆既不容律諸聖賢  
而其立位之機心遂不惜殘夫民命若欲試以立身  
若何立名若何吾恐其汗顏而走也患乎不患噫名  
器不可以假人至季世而幾操質券富貴本原於天  
命至今日而別有徑途吾故曰無位不足患而其所  
以立者斯足患耳此德隆位顯之大人所以甘投簪  
於田里正已潔身之儒士不得不老死於蒿萊也夫  
雖有過激處而筆致磊落可喜刻酷處亦有所見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而云然乎初學見之行文乃有議論

孝廉方正

吳縣夏秋田先生

延榮

少孤覓父骨千里外負歸營

葬精岐黃術藉得甘旨奉母有所贏為閭里貧乏者  
助已則布衣粗糲終其身當道賢之踵門求見謝弗  
敢當報以一刺而已力行善事實事求是咸豐初舉  
孝廉方正制科人無間言庚申賊破蘇州乃衣冠自  
縊可為名副其實事平後里人為之建坊延其居曰  
孝廉方正孝子義士節婦貞女夏氏之室夏氏以秋

田先生舉孝子後舉 制科先生之母守節三十餘  
年先生殉難時女亦自盡隔巷為潘季玉觀察第合  
肥相國榜其門曰狀元宰輔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翰  
林之家各極其詣可稱的對

海外異聞

海外秘魯國有拔爾撒摩樹生脂膏極香敷傷即合  
敷痘不癩敷尸不腐  
琉球國有金榴色似金可作器皿香踰沉速  
印度國椰樹幹可造舟葉可覆屋實可療飢漿可止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渴又可為酒為糖節可作釘殼可盛飲食瓢可索絢  
意大利亞國殺而多尼草人食之笑死  
甘的亞島阿力滿草少嚼可療飢

何不取此草徧種各處以備荒年

聖多默島百果俱無核

祕魯國產厄馬鳥長頸高足翼翎美麗不能飛足若  
牛蹄善奔走馬不能及卵大如碗可作盛飲饌之具  
瓜哇國產無對鳥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常倒懸枝  
上毛色五彩不飲不食



亞利比尼國產弗思尼鳥壽數百歲將終卽聚香木  
成堆然火自焚遺灰成一蟲久之蟲復變鳥

印度產稍割牛角長四尺十日必一割不割則死人  
飲其血壽百餘歲 又產獨角獸其角長四五尺色  
明亮作飲器可解百毒

### 林少尉殉難

林小厓少尉名汝霖閩之上杭人官浙江仁和縣典  
史咸豐十年賊破杭州冠服坐堂上手一巨觥飲賊  
至大罵不屈遭賊攢刺而死眷屬亦殉難賊平後浙

### 靜娛亭筆記

#### 卷二

書

人尋得君稿葬處爲之具衣冠改葬於孤山之麓林  
處士墓傍且建祠祀之錢塘吳曉帆方伯題額曰足  
以千古祠中楹聯極多尤佳者薛慰農觀察時雨云  
大節匹閻公取義成仁青史從今尊縣尉忠魂依處  
士補梅招鶴孤山終古屬林家仁和董敬甫工部嶺  
行云勁節抗冰霜千樹梅花皆玉照叢祠倚林麓四  
山鶴唳卽神絃林君死得其所死且不朽

### 田玉梅大令

王紫詮廣文韻 獲牖餘談內有田玉梅傳眞英雄也

今備錄於此田玉梅字鼎臣蜀之酉陽人貌文弱而  
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伸其臂數人不能屈粵寇  
入長江將犯金陵玉梅方在京師欲謁當事獻方略  
至則金陵已陷向帥方連營城下攻之不能拔玉梅  
願見大帥徘徊無與通者胡貳尹思變 奉大帥令勾  
當內應事偶見玉梅權若平生與之論軍事大奇之  
爲言於趙太守太守召與語亦奇之乃薦之大帥玉  
梅乃說大帥曰官軍圍攻數月僅圍城之半耳城高  
而多備急攻之徒損士卒無益於事近有謀內應者

### 靜娛亭筆記

#### 卷二

書

請爲公人城覘之乃衣賊衣佩利刃散其髮蓬蓬然  
下垂覆以黃巾至江東門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  
也玉梅手持筐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白水  
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潛召諸人問其謀則曰吾屬  
諸人誓不爲賊用願開門迎大兵殺賊問其眾則或  
千馬或百馬玉梅復徧慰賊巢至各門視其路之寬  
隘遠近爲進兵計越三日復自西門出孑然孤行守  
門者眈眈視玉梅故從容坐城下若有所待遙見一  
騎馬賊來前後導從數十輩玉梅遽拂起日至矣昂



然出城守者竟不之詰玉梅至大營備述所經備言內應不可恃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寡距賊巢稍遠事或可濟乃約某夜預伏精兵於神策門外玉梅率內應者殺守門賊迎官軍入計既定玉梅復入城告以期眾果以賊耳目多又內應者多金陵人素怯弱慮難遠行玉梅日噫吾固知若不足恃吾已結壯士五人苟得入吾事濟矣遂復出告大帥必偕五人者入而後可圖玉梅用奇計竟能令五人者皆入城及期內應者僅來十餘人耳夜深矣遂率以行遇邏

靜娛亭筆記

卷二

美

者斬之守城者悉睡熟亦盡殲焉偽賊酋臥城樓上驚覺踰垣欲逃玉梅以矛舂其喉擲頭於城外將斬關開城延大兵入而阻於賊之新立木柵不得行柵內大礮五皆向外稍覺礮即發無可避天將明他賊之夜巡者至見城上有殺死之賊屍即吹角聲嗚嗚然他處亦吹角應之玉梅曰噫事不濟矣賊且大至吾寡不敵眾宜權避之皆退而匿賊屬集不知殺賊者何人下令閉門大索三日收疑似者百餘人殺之城啟玉梅竟偕五人者出先是大帥與玉梅計事定

遣諸將如期率兵往天已明而城不開忽聞角聲城上黃旗簇簇至知謀已泄遂整軍歸既見城閉三日咸曰田生死矣至是與五人偕歸眾益奇之當時聞者皆咋舌絕不料三入虎穴殺賊如草者乃一書生也大帥奇其能將賞以官玉梅乃上書大概謂內應無功不敢邀獎奏惟常鼓我士氣以平賊方今將怯兵驕大爲可慮云云拂大帥意竟寢其賞玉梅仍依趙太守戎幕佐籌筆出則輕衫佩玉丰度翩然人疑是貴公子云玉梅之再入賊中也胡貳尹願與偕玉

靜娛亭筆記

卷二

美

梅乃偽爲賊渠以大索繫貳尹頸若鄉民之得罪者牽之入城後與同出事險而文明田君膽識兼優一時無匹之概足以照耀古今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生父介福湖南桃源令江甯失守炳垣陷於賊中里人吳偉堂自幼習漢上賊半爲所舊識佯受僞職陰以偵賊情圖反正炳垣遂因吳徧結諸賊相與爲忘形交一日酒酣太息曰吾觀公輩亦勞苦矣去鄉里捐妻子犯百險攻下數



十城然祿僅足自給小有過失朝夕不能自保也賊有泣下者炳垣知其可動語之曰

天子遣大將將雄兵數十萬陸續將到齊矣旦夕城必下公等與其事傷天理悖天常寡恩猜忍之逆賊與之同死何不啟城迎官兵入斬六偽王首以獻軍門取富貴事成公等受上賞事泄過於我一人不以相累眾皆感泣許諾炳垣乃以密書達向帥請以賊裝間道至軍前陳機宜向帥許之期某月日官兵由神策門進既而事不成有劉鴉頭者健兒也亦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炳垣所糾慮事泄禍及乃首之於獸醫沈姓者遂報楊逆即拘炳垣至究同謀炳垣嘗密書黜悍之賊姓名數十人預藏於壁中至是始揚逆曰吾同謀者有籍在吾不敢匿秀清大喜乃按籍收而殺之炳垣卒以炮烙死同盟中有諸生賈鍾麟得脫詣向帥陳炳垣死事狀言受害極慘久之乃得白於

朝予旌炳垣性機警糾眾至千餘人與向帥書問往返數次賊竟無知者事機可謂密矣然卒以殞身惜哉當賊騎時炳垣堅指劉鴉頭沈獸醫始同謀而中

變賊雖不之信而二人不自安相繼逸出有知其事識其面者久之首於官縛送向帥營中皆肢解以徇讀田玉梅張繼庚二傳慨然嘆何地無才特皮相者不能識即識亦不能用況向欣然之器小而復者哉使玉梅得遇曾李二公吾知其建樹當不亞於一時名將也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三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三

嬴越之法

汧城鑿穴

書盟

裴徽釋義

南山翁妙語

劉仲修小令

康伯可詞

盜亦工詞

行香子詞

王方伯楹聯

洪稚存論詩

三北海

梵書精語

方都轉名詞名濬願字子箴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三

張孟詞

儷語

論杜詩

漁洋詩摘句

符雪樵詩摘句

靜娛亭筆記卷三

賀縣張培仁子蓮著

嬴越之法

韓昌黎曹成王碑云王親教之搏力鈞卒嬴越之法按商子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搏民以待以外事然後愚可去而王可以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鈞卒杜註云鈞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鈞卒知為越法也

靜娛亭筆記

卷三

汧城鑿穴

柳子厚文南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按文選潘岳馬汧督諫亦有鑿穴之說乃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保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之守睢陽相類

書盟

晉盧志字宣仁好學不倦朝夕惟焚香讀書嘗與書盟曰願與此君終老

裴徽釋義



晉裴徽字文季時傳嘏荀粲共有爭執而不相諭者  
徽於其間釋二家之義當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南山翁妙語

張南山翁太平歌人皆有情天下太平又鵝鵝吟云  
能甜要能辣乃收乃能發能巧要能拙能死乃能活  
有鳥鵝鵝代人說

劉仲修小令

純敏詞話宛平劉副使仲修效祖以見抑罷歸寄情  
詞曲小令可入元人之室如沉醉東風云索華路塵

靜娛亭筆記

卷三

二

沙滾滾玉河橋車馬鱗鱗官高休羨榮命蹇須安分  
靠青山緊閉柴門閑把英雄細討論能幾箇到頭安  
穩 門巷外旋栽楊柳池塘中新浴沙鷗半鬱水繞  
村幾朵雲生岫愛邨居景致風流閑廢廬全茗一甌  
醉翁意何須在酒 朝天子云景陽室曉鐘鳴珂里  
玉驄總是南柯夢生來無分紫泥封機巧成何用捉  
霧拿雲攀龍附鳳道心腸無半種挂一條瘦筇引一  
箇短僮沿村曠瞧耕種 扶風馬孟昭晉作述懷詞  
調寄滿庭芳云雪點疏髯霜侵衰髻去年猶勝今年

一回老矣堪嘆又堪憐憶昔青春美麗能幾回月下  
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  
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  
赤日也不到山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閉了釣魚  
舡以上諸詞亦熱鬧中一服清涼散

康伯可詞

康伯可冬景詞調寄滿庭芳云霜幕風簾閒齋小戶  
素蟾初上雕籠玉盃醺醺還與可人同古鼎沈煙篆  
細玉筍破橙橘香濃梳粧嬾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峯

靜娛亭筆記

卷三

三

清新歌幾許低隨漫唱笑語相供道文書針線今  
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俗務匆匆酌酤也冠  
兒未卸先把被兒烘可為善寫兒女情

盜亦工詞

宣和遺事李師師汴京名妓徽宗數微行幸之又贊  
天旌語盜魁宋江亦潛至師師家題念奴嬌詞於壁  
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  
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  
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 回想蘆葉嘆頭蓼花汀



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  
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閑愁萬種醉鄉一夜  
頭白小詞盛於宋而劇賊亦工章句如此

行香子詞

湖海搜奇有行香子詞惜不知誰作詞云水竹之居  
吾愛吾廬石粼粼粧砌階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也  
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如撫闌干臨  
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  
閨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屋清幽野花繡地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四

卻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芻客至須  
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間一步莫問來由倦時眠渴  
時飲醉時謳

王方伯楹聯

湖北王小蓮方伯 大經 自題其署中廳事聯云岳牧  
班崇欲任賢能須正己旬宣責重喜聞過失賴同寅  
又一聯云莫嫌老境頽唐鐵骨冰心堅素行祇愧庸  
才忝竊春菘秋菊負歸期可想見此老懷抱

洪稚存論詩

錢宗伯 載 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 時 詩如  
泛舟茗雪風日清美王方伯 太岳 如白頭宮監時說

開天陳方伯 奉茲 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

鳳翔 詩如俚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 英廉 詩如申

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 十餘 詩如劍俠入道猶餘

殺機朱學士 篤 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 方

編 詩如博士說經苦無心得袁大令 枚 詩如通天神

狐醉卽露尾錢文敏 緝 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

畢宮保 沅 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蔣侍御 和甫 詩如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五

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 泰來 詩如便服輕裘僅

堪適體錢少詹 大昕 詩如漢儒傳經確守家法王光

祿 鳴盛 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 文哲 詩如

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 昶 詩如盛服入朝白矜

風度嚴侍讀 長明 詩如觸日琳瑯悉非已有王侍講

又 治 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 朝幹 詩如讀

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 大椿 詩如灞橋銅狄冷

眼看春鮑郎中 之鍾 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

人壩 詩如廣筵招客間雜屠沽程吏部 晉芳 詩如白



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

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養牖時發奇花湯大令大

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尚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

遊春衫裳個儻蔣檢討蕪詩如長孺懸直至老益堅

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禮詩如

淺語桑麻亦闔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

有奇采姚郎中彌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

錫戲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

露秋蟬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恒詩如半空鶴唳清響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六

四流器主簿善詩如危樓斷簫驚人殘夢高孝廉文

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尚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

谷時逗疏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詠諸阮

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

畫壁蝸涎篆碑鮮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官服組

織輕巧林上舍錡詩如狂飈入座花片四飛曾都轉

煥詩如鷹隼脫鞬精采溢目王典籍世孫詩如中朝

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蒼翠

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餐霞惜難輕舉屠州牧紳詩

如盆栽紅藥沼畜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

能傾一座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

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

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

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累未忘黎

明經簡詩如怒視抉石激電搜林趙郡丞懷玉詩如

鮑家總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

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

芳煥詩如金碧樓臺炫人心目楊布政揆詩如滄溟

靜娛亭筆記

卷三

七

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從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

不履地張檢討問問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

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餽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

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艸作花艷

奪桃李徐大令善受詩如陳平宴客草具雜陳趙大

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伊太守秉紱詩如

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籟足爽

心神張司馬炫詩如鑿險鑿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奎

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



海新燕窺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

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

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

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著花金莖浥露唐刺史

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

子著鹽味別百果邵進士保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

通衢郭文學磨詩如大堤游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

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艷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涉險

驪駒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八

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或問君詩何如曰

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又曰王蘭泉司寇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故所選詩

一以聲調格律為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

隨人之所長以為去取似尚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

不拘一格也

此病豈獨論詩為然哉方今達官之用人試官之

閱文非痛改此病斷不能得真才也

又曰余輓翁閣學方綱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

少性靈詩益金石之學為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

三北海

又云東漢人之學以鄭北海為最東漢人之文以孔北海為最東漢人之品以管北海為最

梵書精語

佛有三不能能空一切相成萬智而不能即滅空業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能知羣有性窮往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

靜娛亭筆記 卷三 九

僧肇論曰如來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行之安車 註

五行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五菩薩

瓔珞經云五分法香戒香攝身空香攝意慧香攝亂

解脫香攝倒見知香攝無明

止觀云六度對治六蔽布施治慳貪持戒治破戒忍

辱治嗔恚精進治懈怠靜慮治散亂智慧治愚癡陳

宣帝懺文云登六度舟入三昧海

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漉然滿布以七淨華浴

於無垢人



山谷贈隱清禪師詩參得浮山九帶禪浮山有九溪如帶

大藏一覽集十地者歡喜地證聖慧果離垢地身心清淨發光地智慧自生明焰摩地妙解廓然現前地通達真俗難勝地功行超越遠行地隨方應化不動地忍智自如善慧地通方自在法雲地大智圓明蘇伐羅金也阿路巴銀也闍提及惡也梵語南無此云歸命信順也菩提覺也菩薩覺有情也摩訶大也摩訶薩大有情謂能救度人也阿彌陀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十一

無量壽也彌勒慈氏也辟支獨覺也曼殊室利文殊也

佛書又云阿羅漢殺煩惱也陀羅尼總持也奢摩他止息也瑜伽相應也波羅提木叉戒也底業車畜生也那跋摩功德鎧也芬陀利白蓮花也優鉢羅青蓮花也拘勿頭黃蓮花也鉢持摩紅蓮花也

光明經東方香積世界阿閼佛南方歡喜世界寶相佛西方安養世界無相佛北方蓮花莊嚴世界微妙聲佛

法華經無上兩足尊願說第一法注云言佛福慧俱足

禪宗六祖問答達磨一隻履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徧界香二祖一隻臂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骨寒罪身覓之不可見本は無瑕類四祖一隻虎威雄鎮十方聲光動寰宇五祖一株松不圖標鏡智且要壯家風六祖一張碓踏着闍捩子方知有與無傳燈錄壽州道樹禪師結茅三峰山下有野人言談詭異頗覺噪聒師曰老人只是不見不聞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十一

法華經具六波羅蜜一檀波羅蜜波羅蜜者華言到彼岸也檀者布施也二尸羅波羅蜜持戒也三羼闍提波羅蜜忍辱也四毘梨耶波羅蜜精進也五禪波羅蜜靜慮也六般若波羅蜜智慧也疏鈔布施是資生檀持戒忍辱是無畏檀法檀者精進禪定智慧也是謂三檀經云初禪性無憂二禪性無怖三禪極悅隨緣四禪苦樂兩忘生死一致不受輪迴生滅

方都轉名言

名潘願字子箴



監司守令貴乎有才若鷹疆寄者則不貴有才而貴有識虛己求賢知人善任則集眾才以為才雖無才不害其為有識也

有識尚已尤貴持公道否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縱有識而為勢利所制有識如無識矣

天下有兩種人最難共事曰多疑寡斷曰固執不通多疑則天下無可信之人固執視萬事無兩全之道縱傾肝吐膽開心見誠而彼之疑未化也縱揣時度勢較短絜長而彼之執自若也願多疑有時反為人

靜娛亭筆記

卷三

三

所愚而驟然信之固執反為時所迫而貿然行之彼方自以為吾斷矣吾通矣而孰知人之欺蒙者轉甚事之扞格者益多耶是始終其身無斷之時終其身無通之日也已

良相與良醫並稱醫人與醫國無二理也病有本源專治其標不可病入腠理專攻其外不可醫有餘之病易醫不足之病難醫初起之病易醫沉痾之病難虛中夾邪當設法和解之寒中有熱宜因勢利導之毋諱疾忌醫毋養癰貽患毋膜視夫瘡痍而加之朕

削毋緩圖夫癰疥而任其蔓延利濟為懷痾瘕在抱培養元氣先圖補救之方綏靖羣生胥登仁壽之域民病蘇國脉固矣

人心之險如太行人情之薄如秋雲險者慎之則履險如夷不可自蹈於險也薄者矯之則反薄為厚不可同趨於薄也

天下事有宜整不宜散者亦有宜疏不宜密者整之則綱領可得散之則心志不齊也疏之則簡便易行密之則煩重難舉也昔整今散以為可杜把持之弊

靜娛亭筆記

卷三

三

昔疏今密以為可絕侵佔之風豈知縱不把持而別有居奇之法一任私相授受無從獲其主名矣縱不侵佔而反遂豪奪之謀必至屢事更張不復嚴其限制矣古人立法之善遠過今人安得以一時權宜遂謂可垂諸久遠而不思規復舊章因勢利導也耶散者整之密者疏之在嗛言嗛雖劉晏復生不能易其說也

題王育泉丈小輞川別墅楹聯曰地鄰飛騎橋邊問當年一船箏笛萬隊旌旂彈指話滄桑只安排水國



逍遙已是鯢池莊叟境 春到聽鶯時節看此夕對  
月題詩臨風把酒散懷忘泛梗且領略畫圖結構儼  
然鹿砦右丞居

何悔餘太史撰題襟館楹帖云當年多士登龍追陪  
雅集湖漁洋修禊賓谷題襟招來濟濟英髦翰墨壯  
江山之色紫玉鈎芳草綠蘇歌衫金帶名葩香霏吟  
席揚華摘藻至今傳宏獎風流賢使君提唱騷壇誰  
堪梅閣聯詩蕪城續賦 此日有人騎鶴爛漫間遊  
悵文選樓空蕃釐觀地閱盡茫茫浩劫園林剩瓦礫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古

之場祇倚畔吹簫二分月古灣頭打槳十里春深補  
柳栽桑漸次復承平景象大都會搜尋勝概我欲雷  
塘泛酒蜀井評泉

都轉題揚州平山堂之平遠樓云三級曩增高兩點  
金焦助起杯中吟興 雙峯今聳秀萬株松栝湧來  
檻外清聲

題寧東鄭仙祠云秦有鄭仙漢有安仙傳志強區分  
終以龍門爲信史 產於東海遊於南海煙霞徧蹤  
跡獨從羊石關清都 又云景埒浮邱壯麗出碧虛

觀之右 名齊抱朴冲舉在勾漏令以前 又云蟬  
蛻感浮生餉之大棗如瓜綠蒲似玉 鼇頭增勝會  
界以荒坡黃菊古寺紅棉

春明交游之盛實爲行省所無舉凡窮鄉僻壤平素  
不能相見者一旦合并而閩部寺院職守判然不相  
猜忌今日訂文字飲明日踐花月場畸人高士可以  
傲睨王侯老師宿儒可以傾動朝野筵陳絲竹而未  
聞議其侈靡會號車輪而且嫌其疏闊沽春買夏歡  
聚友朋送抱推襟忘形爾汝顧又非泛濫而鮮有區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古

別也於數十年之內千百人之中擇其性情相近臭  
味相投者得三五知己焉同心白首久要不忘千里  
一室離合罔間慨自浮沉宦海能無仰睇沈寥作落  
月停雲之想哉

寬大與姑息異精細與瑣屑異果決與剛愎異方正  
與拘迂異勤奮與輕躁異暇豫與疲玩異豐厚與豪  
奢異節儉與吝嗇異仇爽與粗疏異慎密與曲謹異  
明敏與苛刻異渾厚與糊塗異機警與矯詐異樸實  
與魯鈍異圓通與巧滑異鎮靜與膠執異深沉與詭







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是  
何等見識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是何等胸襟

漁洋詩摘句

竹裡書連屋花時水到門 衲衣雁門雪懷抱龍唇  
琴公才推畫省歸夢繞青山 翡翠簾垂處鷓鴣  
香定時 翠羽洛川女班騅明下童 豆棚聽雨坐  
草閣倚晴看 文章曾逐鹿蹤跡各冥鴻 月出孤  
松頂泉流白石根 雲氣流銀浦人家在玉壺 萍  
蓬歧路遠松桂玉堂寒 金庭仙吏宅紫竹野人家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六

商飈正搖落桂樹且淹留 甘與雪霜潔羞增桃  
李妍 十里稻畦合孤村蓮葉齊 水鄉蝦菜足秋  
色鵲華低 芳樹春連屋晴川日在門 溪山成久  
別松桂故依然 青山尚招隱白髮好經春 小山  
餘桂樹殘雪過梅花 晴天華頂鶴春日赤城霞  
偶來臨水坐已似入山深高枕蓮花漏焚香貝葉經  
溪流功德水僧返淨居天 雪瀑穿松竹春沙矯鸞  
鷗 蕪鱸吾計得魚麥此生閒 涪江通白帝劍閣  
上青天 老幹猶存古孤花開至今 豐樂花時雪

軒轅雪後峯 菩提本無樹般若亦非舟 紅蘆香  
過雨白鶴唳迎秋 鶴脰喻從園吏得驢唇書向化  
人求 何似襄陽坐磐石還如栗里撫孤松 高林  
翠阜出窈窕紅蕖綠浪鋪丹青 久貪殷浩周旋我  
不屑桓溫駕馭卿 由來名士皆耽隱詎有佳人不  
讀書 人言北海知元德我道東坡似樂天 武夷  
游罷真聞道蓬觀歸來再讀書 清規誰似邴根矩  
真樂無如榮啟期 玉茗又開風景地丹青長憶綺  
羅人

靜娛亭筆記

卷三

六

符雪樵詩摘句  
石縱出天勢松沉藏澗聲 插天孤塔倚雲白奔海  
長江搖樹青 酒情慷慨逢人易劍氣縱橫入世難  
政平除莠易事急束薪難 洗兵風雨從天下破  
陣雷霆動地來 眼前身似粟天際鶴無條 明月  
白成水梅花香在天 地含九秋氣天與半窗山  
叔寶苦愁潘苦鬢茂陵憐病沈憐腰 淒涼似爾何  
曾憤結習如予已盡消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四

治褒瑣言

事宜照理而行

塔軍門

陸大令述先德

崔鈞

譽戒

雲南回逆

黃生幸免

神醫

大壽

明熹宗后

裘文達公愛士

蔣文恪公愛士

李恭勤公儉德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四

畢秋帆制府

杭編修直言

江容甫

武虛谷

汪二尹籌賑

毛海客

苗逆授誅

杜祁公重生計

英總兵馴謹

壽公有壽

勘亂之祥

記各國議論

靜娛亭筆記卷四

賀縣張培仁子蓮著

治褒瑣言

偶讀治褒瑣言嘆非俗吏所能為保靖胡恕堂中丞與仁以拔貢就職州判後陞陝西褒城縣令其治褒瑣瑣以清苦易支而賠累則難支審案不難而辦差則實難前任何君耿繩光君朝魁各歷任三四年各賠累數萬金推原其故褒邑地丁銀額征八千五百餘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兩每兩完錢一千五百文運錢至漢郡易銀解至司庫所需運脚及添平火耗等項每解一兩需錢一千八九百文是錢糧一項每年需賠錢四千餘串加以差事絡繹不絕每年藏中喇嘛等人至京進貢每一起分三次過境每起用驢馬二百餘匹人夫三四百名不等每驢馬一頭東至留壩西至沔縣需錢四百八十文每夫一名需錢六百四十文又有使費酒席所費不資舊規於差事未到之前派差二十名日給口食錢二千四百文見有路過客商將驢馬拉交店



中每騾一頭日給喂養錢二百文差到上路每日給官價錢二百四十文名之曰拉牲差役往往與騾夫互鬪鬪勝則差役將騾夫拉來鬪敗則騾夫逸去怨聲載道路絕行人予到任後日坐大堂勤理民事案不留牘距城七十里之南塢高臺寺向爲征收錢糧之所予就所到之鄉審理調訟問民疾苦與父老閒談久之如家人父子又多置簿籍聽訟之餘時問及兩造居處人口產業親戚族黨隨時記載積二年之久居然成帙一縣之民情風土莫不瞭如指掌雲蘭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二

舫太守云胡令時時查保甲處處查保甲不僅造門牌便算了事卽指此也予宰襄城旣久民間漸次信從乃集紳耆而商之曰此地差事多在冬春之間正在農隙之時民間所畜騾馬何不雇與本官如差事將到之時余遣里差知會各里大里雇騾馬十餘頭小里七八頭凡送留壩者每頭給錢四百八十文眾咸曰願受雇惟慮打過站耳余示以斷不令爾等受過站之累每有差事予單騎至留壩城外俟差一到卽將騾馬領回不令過站往來商旅不受拉牲口之

之累每雇騾馬一頭每日省喂養錢二百文每月卽可省錢六七千文若用百騾可省錢六七百千並會同留甯鳳沔五廳縣稟明陝撫移咨川督將例不支應之差或刪減之或革除之以後遂無折價之事故在任四年賠累較少於前任諸公矣又查得本城貿易之王姓華姓殷實可靠襄邑徵收地丁銀兩民間皆折錢完納官爲運至漢郡易銀多有耗折乃令王華二姓領錢作本貿易錢不取息但隨時代換銀兩從此不運錢赴漢中換銀矣旣省運費而換銀之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價亦不大喫虧而地丁一項亦不大受賠累矣余每下鄉回署倘值暮夜比戶執燈相照有官民一體之樂予任襄四載有餘不取民間一草一木而錢糧差事均不致受大累且留其益以贈後來之人可見天下無不可化之民官肯盡一分心自有一分效驗忽奉檄調長安民日夜環大堂痛哭予亦泫然憶萬民衣上有再留一刻亦天恩之句滋予愧矣甲辰春蒙恩擢川東道路過襄城百姓扶老攜幼迓舊令尹者不絕於道願而樂之口占云山城斗大古褒州地



蔣民貧苦應酬十四年前曾作宰八千里外此重遊  
棧雲又度黃官嶺仙跡猶存白石頭父老競迎前令  
尹愧無教澤至今留蓋紀實也

胡中丞以縣令起家擢至浙江巡撫引退後僑寓  
星沙優游林下者十餘年有白傅之風流極園亭  
詩酒之樂孰知其筮仕之初卽值瘡苦之區幾至  
以賠累去官也農夫耕作之苦人盡知之矣牧令  
之苦况有筆難盡述者寒士出身者往往不免胡  
公所嘗之苦况特其一二端耳秦中民氣質樸一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四

遇好官卽知感戴胡公既具聽訟之才有應務之  
智又值此易感之民三者合而善舉出焉而胡公  
之循聲由是而出矣吾獨念胡公未蒞任以前各  
上司若不知褒城缺分之苦辦差之難竟不爲此  
缺設法調濟俾官是邑者不致視爲畏途而安心  
以理民事乎若非有賢令則賠累之苦勢必日累  
一日不肖者或轉以他事累民則官與民相仇而  
事將不可問吾願天下之爲大吏者欲予民以安  
必予官以安俾無賠累之苦則能者可以展其才

劣者亦無所藉口劫去之何足惜或曰如子之言  
將使各大吏分廉以給之乎亦難徧矣應之曰有  
苦缺必有優缺合府廳州縣之優者而分潤焉但  
令此心無私可對下屬斷無不敷之理於何證之  
證之於聖言曰均無貧

事宜照理而行

胡恕堂中丞又云人之升沉禍福不能預料予宰漢  
中府屬之褒城三閱寒暑以缺苦差繁從不晉省謁  
上臺道光十一年史荔園方伯以首邑長安缺議應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五

調之員眾謂無如朝邑令常蓉舫者其才其貌皆  
非予所及方伯云秋間咸甯縣將開缺較優於此可  
以位置斯人胡令官聲好亦能辦事遂以予調長安  
令道光十九年予由福州守擢四川成綿永道在署  
臬司任內丁父憂回籍終制後到京甫三日授川北  
道時二十四年也由京過陝常君尙宰咸甯殆其擢  
牧乾州予已撫浙矣 道光二十一年浙江甯紹道  
缺出閩督顏魯輿先生欲舉予浙撫劉玉坡欲舉潼  
商道鹿澤長蓋因其時海疆不靖有 詔以此缺緊



要令督撫各舉所知耳予遂向制府處力讓於鹿督撫會奏乃以鹿擬正而予擬陪上以鹿補斯缺到任未及半月即以失守拿問可見禍福自有一定不必庸心於其間也

### 塔軍門

楊性農駕部彝珍曰咸豐二年賊圍長沙未幾下竄破岳州踞武漢遠近震駭塔忠武公齊布以揀發都司署撫標中軍參將曾文正公命之訓練士卒公日督麾下兵衣短褐躡草履演鴛鴦連環陣兵皆比立

### 靜娛亭筆記

#### 卷四

#### 六

對施火器數伏數起使臨敵無畏心久之軍悉成勁旅四年二月賊數萬犯湘潭勢張甚公急往援甫次高嶺賊騎奄至公直前搏戰大呼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諸軍士無不以一當百鏖戰數時賊大潰次日賊又縱驍騎來薄公預伏兵於山後突出來擊賊辟易奪路走僵尸相屬公追賊入黃龍巷殪一首獲其良馬卽所名追風騶者會彭公玉麟亦以戰艦至遮其輜重之舟焚之夜火光燭天是役也微公用兵神速賊得從容修備爲持久計則長沙危矣捷聞以副

將用賞喀屯巴圖勇號賊轉而陷常澧連植林立自常德至岳州不見首尾楊公載福以舟師敗之雷公湖又大敗之於道林磯賊乃棄常澧而下未幾又棄岳州而下公自統陸師敗其伏兵於城陵磯進擊之賊據險爲營公引精騎突而前有一酋虬鬚深目躍而前以槊指公公舉矛刺之仆後知爲僞丞相曾天養驍猾善戰屢敗我官軍至是死賊皆奪氣未幾賊於武漢遣賊兵二萬餘來再圖岳州屯於高橋公登高嶺望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其軍爲三羅公澤

### 靜娛亭筆記

#### 卷四

#### 七

南攻左周公鳳山攻右鼓而進公率精銳搗其中堅戰甫接大雨賊之火繩濕槍皆不燃我軍之槍礮燃賊不支潰而走橫尸徧野奪獲軍資器械無算自是南楚無賊蹤賊竄湖北之咸甯公追剿破之與曾公會師於京口曾公督舟師與賊戰每戰賊盡披靡飛箭縱燎融風乘之賊之沿江柵檻延熬殆盡賊皆膽落棄武昌走公伏兵於洪山以待之自率精騎迎擊之賊潰走洪山伏兵起賊陷入絕地多墜入沙湖賊尸填溢後遁者踐尸而逃至中流皆漂沒遂克復武



昌捷聞 賞黃馬褂騎都尉世職公感激流涕刺盡忠報國四字於臂以示其部曲眾皆感動公與羅公合兵駐軍山鵞屢破賊俄蘄州告急曾公札移羅公軍援之副將玉山進曰兵分則力單不如并力以攻老巢公聽之乃弗遣為長蛇陣而進俾水軍駛而下戰良久賊不支水軍多擲火蛋焚賊舟數十公從陸路躡之於半壁山斬級數百回視覆舟之賊未沒者游湧波間尚無數也是夕田家鎮之賊蘄州之賊悉焚營而遁時總督楊霽所將北軍怯甚公乃與羅公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八

之師並渡江敗賊於蘄州之蓮花橋時賊酋陳玉成羅大綱皆在黃梅之大河埔公師次雙城驛賊二萬據高阜以薄我我軍堅持不動少頃公突起凌而勝之賊反居其下乘高壓擊呼聲動山谷賊皆奔我師遂圍黃梅公率眾攻城傷腦血流被面尚大呼諸軍肉薄而登遂復黃梅殺賊無算渠水盡赤賊奔湖口公屯官牌夾羅公屯小池口合兵攻九江城久不能下時咸豐四年之十二月也我水師狃於常勝乘銳馭入內湖賊囊土壅其下流舟不得出其泊外江者

又為暴風擊碎過半賊因而乘之損我舟百餘隻時楊霽師駐廣濟恐賊之襲已也走德安藉口防賊北竄賊遂尾之自武穴以趨漢口復陷武昌巡撫陶公恩培死之時曾公羅公率師援江右路阻不及援賊分兵陷岳家口擾沔陽之仙桃鎮荆襄大震公孤懸一軍於潯陽城下百道仰攻城堅守固竟不克下公憤甚五年七月十八日驟病薨於軍中年三十九二自洪逆橫發於粵西之金田攻桂林撲長沙粵楚向多會匪從而附之遂乘勢而出楚南北名城數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九

十俱不能保將帥工於趨避士卒習於潰逃從未  
有手援桴鼓躬冒矢石奮然為士卒先者惟塔公  
起偏裨率勇士與敢死之寇角軍容為之一變大  
小百餘戰未嘗纖毫失利獮薙賊數萬臨陣背  
一槍一矛一套馬索一賊來犯取長馬索掣之顛  
卽取佩刀斬之乃 天不憖留使鼓行東下救淪  
胥於水火之中為可悲也公身長七尺曉文義勇  
藝絕人料敵制勝暗合古兵法臨陣每舍騎而徒  
自持幟為士卒先與同甘苦故皆樂為之用設使



天假之年金陵悍酋以爭財選色樂極而生猜忌旋至相殺使公輔曾公率師赴之戡難之大局已定矣何待延之十餘年後哉以江西人恃公以全有疏請公專剿九江者遂奉旨命公務克潯陽而後下維時金陵統兵之帥務持重於賊酋相殺時不克出奇計以復金陵坐失機會良可惜也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與羅公合兵剿賊戰於小池口小有斬獲公策馬追擊二十里親兵未及從四面皆賊蹤乃匿村舍中賊之巡查者來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十

民以公所乘之追風騶置坎中覆以草騶竟不鳴賊索公不得而去比夜以小舟送公回營騶乃大嘶鳴公曰徐之明日來迎汝公歸次日村民送騶至乃厚犒之

此天幸也為大將者慎之

陸大令述先德

陽湖陸祁生大令繼翰品端學粹工詩古文尤峻潔今錄其述先府君逸事云世父奕清先生性嚴厲先君歸自粵西年六十矣偶持論不合世父怒府君長跪謝適有同里某公過府君見而訝之問而驚嘆良

欠慙然曰我誠非人因探懷中出片紙示府君則訟其兄之詞也府君笑而毀之并招其兄至留飲極歡而罷此事先太孺人嘗舉以訓繼翰繼翰幼時習聞之但知府君克盡弟道老而不衰為不可及耳稍長乃嘆世父風義之古今日思之某公之勇於改過亦豈易觀耶嗚呼四十餘年之間人事可勝言哉尺幅中有烟波無盡之概真有功世教之文

崔鈞

集中又有書崔鈞事云崔鈞山西長治人家貧以賣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十一

鐵為業既贏入資戶部得從九品官年且六十選廣西武宣巡檢嘉慶二年仲苗作亂官軍拒紅水江而營議戰未決鈞自詣軍門請言事大府以老師糜餉方徬徨無可為計遽見之鈞因言曰能破仲苗者擺邏猛勇也能調擺邏猛勇者泗城故土司岑文淵也鈞請間行至文淵所說之然官卑不足取信若得大府令箭一枝持往蔑不濟矣許之三日而文淵以猛勇至官軍渡江從之一戰白扣再戰板葩三戰板街四戰雅口五戰新會六戰冊亨皆捷生擒其魁仲苗



平大府奏請超擢西隆州知州部議不可擢舊州州判 賜藍翎久之調補羅城知縣再調馬平來賓劇盜張老二者聚眾為劫捕之數年大府以鈞能委代緝鈞固有所聞獨身出鎮南關移檄安南國王中國有遁者十三人在安南境或言王實匿之王欲自明期三日以十三人者來安南王恐即日發兵從鈞搜獲十一人以歸大府聞而大驚不敢隱鈞遂以擅越界被劾奉 旨革職發烏魯木齊效力贖罪鈞在烏魯木齊六年年七十餘嘗白都統某某處有金銀氣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可開礦供新疆經費都統以為妄不敢 上聞鈞既奉 赦歸猶時時攘臂言之且曰此說行無復帑金出嘉峪關矣陸繼輅曰嗟乎豪傑之士及其老而衰身為戍卒猶惓惓 國計所言不必驗君子壯其志矣豪傑之士資志以歿者何可勝惜如鈞者猶其遇馬者也

一結無限感慨

譽戒

又作譽戒云譽近厚毀近薄而夫子並言無之又申

之曰其有所試益於譽加慎焉嗚呼聖人之慮遠矣吾今而知譽之禍人烈也吾性好譽人嘗見某生文以為佳而譽之於吾友吾友者素以吾言為可信者也而以女字之數年某生耽於嬉盡廢所學吾友微有聞則攜以之官閉置之使不得逞某生窘詭為父書請離婚而歸其子其特謬至此吾聞之而怦然心以不安也吾惡知其生者非隱恃吾譽始耽於嬉而廢學也是吾以譽禍之也而禍吾友之女則猶其顯焉者也必也如夫子之不失聽而後譽可得而試也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作譽戒以自責焉亦冀某生聞之而卒改其行以薄吾之責也

其言近而淺其寄託遠而深

雲南回逆

彭于蕃太守 崧毓 曰滇南漢回之亂皆日始於緬甯

報怨尋仇其來已久不知緬甯之怨不若永昌之深也道光二十七年林文忠公平定迤西七哨之巨猾多已伏誅漢回亦相安矣咸豐六年之變初據姚州繼陷大理七年圍省城四處騷騷雖以銅山張制府



之剛柔互用智勇兼施而仍未底定說者但以緬甯之宿怨當之猶未中肯綮也咸豐三年臨安府之漢人與南安州之回人爭石羊銀廠仇殺多命郡守請兵剿捕大府恠其張皇遂撤委代之者仰承憲意重賞殺人者而遣之去大府深獎其能於是此術盛行而受害者切齒於地方官矣夫官之甘爲怨府豈得已哉特以在上者意旨所向曲意承迎苟圖一時之寵榮遂釀巨禍彼高才捷足之輩吾不知其所稅駕矣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四

滇事于蕃所親歷故不禁有謂而言惜其所記殺人者是漢是回所謂大府者亦無姓名大約是乃其疏漏處

黃生幸免

陸祁孫大令曰陽湖黃樸山載華應順天鄉試試之日僮奴誤以常所誦習書一巨冊雜筆硯置一筐中樸山不及檢攜之舉場爲搜檢者所獲發刑部時金公光悌爲刑部郎承訊樸山不知書所從至其僮奴始知棘闈不可攜書大悔恨痛哭詣刑部陳狀金公

疑未決樸山曰易耳凡懷挾者便緝閱耳某讀此書素熟公不信請爲公誦之遂背誦至終卷不悞一字金公驚嘆以告侍郎周公興岱以聞於朝事得白後成進士

唐代尙不禁懷挾有置書冊於架而任應試士子翻閱者蓋文理不通者雖書籍滿前亦無用也近則應試者懷挾文字皆照例治罪此君爲家僮所累至發刑部審辦能將所帶書背誦如流如此犯人誠不易得而問官虛衷研鞫竟爲昭雪如此問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五

官近今亦罕見

神醫

楚南陳益有易三傳曰易三沅陵人年三十餘居常德東市爲逆旅主人有老人行乞市中日來求食體潰惡疽臭穢不可近易心哀之日以淨食給之老人旋求僦居亦納焉老人朝出暮歸踰跟多怪狀家人皆恨且詈易獨不然居且一年老人病痢糞赤白下雜疽臭益不可近易殷勤以待無畏惡色老人夜分呼易曰吾有意於子久矣子誠善也吾術可授子吾



固不患疽亦不患痢姑試子耳易諦視老人體如常人及視所下赤白糞皆澄清可鏡心異之次日早老人呼易至東郭高岡懷中出所乞食盃取水祝令沸以短刀置盃水中不仆戒之曰吾術可以醫百病祝水不沸刀不豎不可治卽治不可受人財又不可妄傳人易俯首謝老人忽不見遙聞吾乃張姓云易得術急欲醫人以驗其術適其稚子患腹痛乃祝水割腹而滌其臟中之穢積其妻突見之大號易笑曰無恐以手納其腸胃而按所割處其子卽愈如無病人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共

視所割處無痕迹由是名漸著人有疾延易治之無不手到輒痊數十年病者就門求醫無虛日乾隆庚午五月巡撫開公以監司董公薦延入署治病易椎魯凡見達官不爲禮又醫無方無藥中丞嫌其鄙而誕也遣歸久之病者愈皆與易先告之期合中丞大異之卑體再延之入署率男女羅拜呼神仙知其廉僅酬白金二十兩不受會垣中延易治病者紛紛而來易皆應之雖老從不乘輿入市步行如飛觀者塞路呼神仙不置予嘗於友人見之古心古貌不苟言

笑年已八十三矣尙善啖其視病以手中指診病者額視其指輒知病由不待病者言不可治者不治可治輕則撫摩或以楮書病者姓名及生年月日取數尺布至家祝以盃水書符於布內向空焚之告以某日當愈無不愈者以予所見未嘗須割治也不受絲毫謝遵老人教也代病者祀神之胙肉瘞而不食卽食犬亦斃嘗語予云吾治病吾不能知有主之者假吾手耳人欲傳其術則曰吾術非不傳無可傳者吾嘗授宋生矣生得吾術治制府某公病受五十金吾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七

詰之詎應曰無五日死吾治病之術必用元神水元神水者赤子之真可以質幽明而無憾者也初老人授易時兼遺一盃易歸視之金質也重六兩後易父母死薦佛事需金而金無可措乃鑠成金錠平之竟重十兩足追薦及喪葬之用忽一日老人至以鑠孟詰之易愧駭無以應乃袖出孟曰某日孟至我所仍還子子善寶之易欲隨老人去老人曰未也待子年八十六時再晤耳故易常自計浮生祇餘三歲云易爲人敦龐堅樸雖出入貴人之門不以光寵自矜歸



則與子孫安耕鑿有子四人孫十餘人妻亦八十老而不以名字自著人呼易先生應呼易神仙應即呼易三亦應

老人張姓其

三丰仙師乎易既得其醫法以拯世人之苦俾各臻於仁壽易之功即 仙師之功易之超昇仙位亦可知矣

大壽

楚南孫良貴湯老人傳曰湯老人居漢陽門下自言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支

生明萬曆四十四年爲楚王府護軍先是康熙乙未老人百有十歲出自咸甯山中告於人曰我先明小臣先哭熊經略次哭楊都堂死關逆之難又哭賀閣老死國變遯山中七十餘年矣今遇 聖朝擬出而高太平之福見者疑信相半老人曰若曹年地誠後聞定秀才尙在是知我者是時定先生已九十三歲以貢爲訓導告歸已久聞之扶杖而前熟視良久曰是真我先子故人湯雲山也今尙在耶亟再拜稱人中老人乃大笑翔步而去有訟產者經數官不決老

人曰非我莫解遂謁令於堂曰是天啟七年乙祖某價置某姓之業也曾與飲署名令閱乙契良然乃懲甲而判焉始信老人生於明萬曆年間者非謾言也邑中人以其年請於官官乃聞於 朝獲 旌錫焉越三十年爲乾隆乙丑老人已一百四十歲予過鄂垣乃造門晉謁見老人龐眉炯目矍鑠如五六十許人喜健談偶談及熊楊諸公事輒哭及魏奄乾兒李魯生典楚學借手誅擊楚士以洩憤於清流頓怒髮上指予亦爲之憤懣次年制府又以人瑞請於 朝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支

得 恩旨准食五品俸又五年乃卒

此與吾粵藍老人事相類老人名祥粵西宜山縣人世業農亦因民間爭田與訟時已嘉慶年間契據則康熙中葉者令不能決執契者曰有證佐藍祥在蓋當日在場作中者令異之召之來一訊而決問其年已一百四十餘歲矣洵人瑞也事聞於 朝得邀

仁宗御製詩章以寵之 特旨建花甲重周之坊食四品俸又數年乃終老人能畫花卉兼工畫壽星



予得其一幀寶藏之

世人之壽至八十餘已屬僅見乃 本朝丁尙書

單保 徐相國 元夢 梁侍講 同書 趙觀察 翼 潘榕皋

舍人 奔集 謝編修 啟祚 蔡相國 新 沈歸愚尙書 德

潛 皆壽至九十餘王祭酒 世芳 竟至百四十歲依

然康健如常 熙朝人瑞盛矣哉 至里巷中人高

凡 幾

明熹宗后

觀奕翁曰乾隆四十五年余從友人處借得一書曰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聖后艱難記蓋記明天啟張皇后遭客魏之變逮國

變殉難系龔芝麓尙書所作尙書常客太康伯張國

紀幕中因據所聞記之余惜其稍繁遂加刪節以便

觀覽

懿安皇后張氏明熹宗之配諱媽小字寶珠河南祥

符縣人父張國紀諸生家貧甚晨起爲人徵租見棄

女於道旁臥雪中不死亦不啼怪而視之適有異僧

過其側謂國紀曰此女當大貴可收養之本兜率天

中司花女因塵心未淨謫墮人間將使飽經憂患乃

歸真耳語畢忽不見國紀乃抱女歸育之時萬曆三

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即懿安皇后也后生而貞靜家

貧甚茹苦耐勞習女紅兼通書史年十三四端麗無

雙有來議姻者其人輒大病輟議乃已天啟元年熹

宗將舉行大婚禮先期選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

者有司聘以銀幣其父母親送之以正月集京師者

五千人后亦被選入京內監選女每百人以齒序立

內監循視之曰某稍長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瘦皆扶

去之凡遺歸者二千餘人數日後又召其留者入諸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女分立如前內監諦視其耳目口鼻髮膚腰領有一

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二千餘人留者只八百人次日

又召其留者使自誦姓名籍貫年歲去其聲之稍雄

稍濁者只留三百人次日又召入內監各執絲絛量

女身材稍不中程又去百餘人復令其周行數十部

觀其丰度又去數十人又視其腕稍短趾稍粗者數

十俱遣之去留者不及百人乃悉召入內宮選宮娥

之老成者引諸女人密室悉解其衣而視之探其乳

嗅其脇驗其膚色稍有微疵即去之留者五十人訓



於宮中一月有餘熟察其性情言論剛柔愚智入選者僅九人皆得為妃嬪矣是日司禮秉筆太監劉克敬總理選婚事每見后輒額手稱嘆選冠其曹引見神廟昭妃劉氏時劉太妃方攝太后寶與諸女款語試以書算書畫諸藝得三人為最上即后及王氏段氏也是時后年十五厥身頎秀而豐整面如觀音佛色若朝霞映雪齒細潔上下三十有八倩輔宜人頰白而長乃引至帝所時熹宗乳母客氏年三十矣望之尚如妙齡女子以妖艷惑帝封奉聖夫人客氏見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后乃大驚愧心忌之乃謂帝曰此女年十五而已若是之豐碩他日長成必更肥大少風趣矣安得為首選乃指王氏曰此女甚婀娜而帝意屬后乃復請於太妃以決之太妃知帝意乃曰此三女皆妹艷絕倫飛燕玉環不能過若論端正有福則推張氏女矣議乃定以后為中宮封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封張國紀為太康伯客氏頗不懌然猶朝夕侍乾清宮常謂熹宗曰陛下娶少女而忘我乎與太監魏忠賢通時導帝嬉遊以固寵時言官交章請遣客氏出宮帝

不得已遣之出未幾帝念之甚至流涕不食遂復召入御史周宗建侯震暘力諫不聽客氏艷而悍與魏忠賢表裏為奸客氏生日帝親往為壽諸妃嬪貴璫皆往賀酣飲三日笙歌喧聒晝夜不絕聲及十月初六日皇后千秋節宮中闋絕例有賞賜忠賢矯帝命一切停罷每日尚膳房供客魏酒茗肴饌奔走絡繹中宮有所宣索往往不時應后素奉佛嘗用白綾間新桑色綾製衣如鶴縵式服之以禮大士宮中呼為霓裳羽衣又嘗以素綾為裏手剪五色絹疊成諸佛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菩薩妙相知客魏猜嫌日起每有奸計后必料及先為之備故終不能害帝嘗召后同泛小舟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以博后之一粲后乃乘間進言勸帝省覽章奏時御講筵以親正直之士勿使羣小得蔽宸聰帝悅曰汝吾師也乃勉自刻勵未浹旬盤游如故矣帝召后同御內操帝自將宦官三百人旗幟繪龍列於左使后將宮女三百人繪鳳列於右以戰為嬉后心厭之而不敢言數次後托病不至帝乃收命他妃代之終以為不如后之莊麗帝嘗伺后於浴



室迫而觀之笑曰汝無取如白玉眞所謂玉人也客  
魏怨后不附已時有河南人孫二犯罪在獄唱以重  
利使言皇后實所生自幼過繼與張國紀爲養女刑  
官附和上聞客魏乃譖之於帝謂罪人女不宜玷官  
闔當別選賢淑且正國紀誣罔之罪帝乃戲問后曰  
汝乃重犯孫二之女乎后頰暈微紅默不應良久乃  
曰上若信浮言妾豈敢久辱宮禁願早賜廢斥帝謝  
之后起入內帝復從而謝焉手爲后整釵拂衣后乃  
強顏一笑帝留飲后宮恩寵益厚次日謂忠賢曰皇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五

后賢淑不愧儒門女浮言不足信也客魏計無所出  
乃以重金誘一浮蕩少年引入后宮欲誣以一媒廢  
之少年伏床下夜分后將就寢對燭卸粧少年甫躍  
出忽見白衣觀音以手指之少年怖而出拔關欲遁  
已暈絕后急呼內監及宮人至今縛之次日將奏於  
帝交刑部窮治之忠賢懼入白后請交殿衛訊鞫出  
卽殺之以滅口帝亦不問久之忠賢復譖國紀縱奴  
不法諸事帝命懲奴而讓國紀赦后省愆三日天啟  
三年后娠客魏以計墮之帝嗣遂絕客魏購得京師

民女任氏爲養女進之熹宗以間后寵立爲容妃貌  
纖麗帝雖愛之終不能奪后寵也後忠賢虐斂益熾  
矯詔殺楊漣等而裕如張氏以忤客氏故矯旨賜死  
宮眷遇害者衆后嘗御坤甯宮召客氏至口操沐音  
數其罪惡其聲清朗客氏慚怒帝聞而和解之一日  
帝幸后宮聞后讀書聲帝問何書曰趙高傳帝亦不  
省忠賢聞之大怒與其黨謀欲誣國紀謀立信王將  
興大獄以陷后議將成其黨王禮乾潛告忠賢曰上  
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噍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五

類矣忠賢乃止六年秋使其黨順天府丞劉志選上  
疏極論張國紀謀占宮婢竊獄訟諸罪末言母令人  
嘗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斥皇后也賴帝伉儷情篤  
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客魏遷怒於光宗趙選侍以其  
繩后於帝遂至正位宮中又怒故司禮監劉克敬曰  
何故選此尤物入宮是欲掣吾肘也先後皆矯旨賜  
死七年二月復嗾其黨梁夢環劾國紀客魏立勸帝  
廢后帝乃削國紀爵放歸田里后免冠去首飾詣帝  
拜謝帝轉對之客魏虎視猶耿耿也五月帝不豫帝



特召皇后侍疾八月十八日帝病篤忠賢謀擁皇后垂簾聽政而立魏良卿爲攝皇帝又欲諷皇后佯爲有娠而撫魏良卿之子爲子俟長而立之后堅拒之時后年二十一魏良卿語其黨曰吾無樂乎爲帝吾喜近張娘娘雖死不憾矣后潛勸帝召立信王帝曰忠賢告我後宮有娠者二人若生子卽汝子也立之不亦可乎后潛復苦諫語秘不聞帝乃稍悟召信王入授遺命王伏地辭后自屏後遽出口皇叔義不容讓王乃悟而拜命須臾帝崩時八月二十二日申時

靜娛亭筆記

卷四

美

也后傳遺詔命英國公張維賢等迎立信王忠賢欲爲變崔呈秀止之廿四日熹宗大斂后縗麻哭踊如禮死而復蘇者再信王卽位是謂莊烈帝忠賢方蓄異謀后預戒帝勿食宮中食謹備之帝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召張國紀還都慰勞之使人見后行家人禮崇禎元年正月尊后爲懿安皇后事以太后之禮居慈甯宮客魏旣伏誅其黨入逆案以六等定罪劉志選梁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準子罵母律入重辟初明代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爲伴謂之對食相愛

若夫婦久之妃嬪亦有之惟皇后及貴妃則無后居慈慶宮年尚少總理內監陳德潤瞞后美且意實負必多乃賄后之侍女說后曰后方盛年先帝見背無繼嗣官監陳德潤人品俊雅性亦謹厚皇后何不召之入侍使爲菜戶用破岑寂諸事亦有所倚託后怒斥之一日晨起方盥面德潤托言奏事直造后前將肆無禮后大怒使人告莊烈發德潤孝陵種菜十四年給事中胡周勳請上后徽號並一應優崇典禮莊烈帝以國用日絀嘆曰吾之不能盡孝貧也十五年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志

七月以太子將納妃預改慈慶宮爲端本宮而徙后居仁壽殿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流寇陷京師莊烈帝使人詣懿安皇后宮勸令自裁命不得達后尙未知也十九日昧爽望見火光宮人言內城已陷涕哭如雷皆出走宮門無復禁限后倉皇自縊賊入宮見之以刀斷繩后墜地漸甦爭前欲撲之一賊止之曰吾輩閱人多未見有如此麗人嘗聞天啟皇后之美母乃是乎當白闖王乃以二賊婦守之后痛哭求死二賊婦慰解之俄聞人呼曰此天啟后張娘娘宮也娘



娘安在乃賊渠李巖率其黨至矣時諸內璫皆降賊  
掌內宮太監以后妃宮人冊獻于闖以貌為等差闖  
賊議分給賊將之有功者各數十人而李巖得一冊  
后之姓名在冊中嘆曰此吾同鄉也巖本貴公子河  
南某科舉人後降賊每托仁義以沽名至是廉得后  
所在使宮婢扶后坐正殿具衣冠九拜自通姓名命  
其黨嚴守宮門而去及夕后始得從容自縊而崩年  
三十八歲御深青織金大袖衣罩黃龍袍頭裹皂縠  
淡絲裙裝束嚴密異香滿室紅光燭天咸見有仙輿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夫

冉冉上昇良久始杳李巖乃具棺殯諸殿上拜哭而  
去闖賊既為崇禎帝后發喪外人不知懿安后音耗  
度必為賊所得矣是時任妃三十五歲盛粧出迎賊  
曰我天啟皇后張氏也賊酋信之擁去與之狎暱客  
魏餘黨聞之爭相傳播南都福王立馬士英阮大鉞  
執朝權南都上崇禎帝尊號並欲為懿安后發喪馬  
阮陰尼之由是浮言滋甚我

大清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后極尙未葬太監曹化淳奏

請合葬熹宗德陵任妃出宮後從少年居穢聲大播  
復語人曰我天啟皇后也事聞於朝上惡其行  
穢賜死內監有識之者曰此非張皇后乃任妃也眾  
疑始解厥後有舊宮人在民間尚藏張后鳳鳥一隻  
僅二寸許又張后小像一幅瞻視之不啻天仙

妻文達公愛士

洪稚存先生曰新建妻文達公日修賜第在石虎

胡同有好春軒公退直所憩也賓客及門下士往來  
者悉不關白闖人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无

中待客一日值歲小除諸人咸詣軒中與公餞歲忽  
司閤者至公側耳語公笑曰戶部堂官分飯食銀兩  
不可告人耶即命挈一囊來皆庫錠每錠五十兩公  
數座中客若而人令各懷其一曰諸公年事必嘗聊  
以分潤耳

純皇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必言人材某人勤  
某人幹某人擅文筆是以公掌院則翰林必有驟遷  
者公管部亦如之皆由  
上留意人才亦公推轂之勤也



蔣文恪公愛士

常熟蔣文恪公<sup>溥</sup>表文達公房師也亦極愛士肯爲  
寒素地有以薦牘來者察其材可用必留館門下不  
以人多爲厭一日其門下士遇公於朝謂公曰有一  
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公延之乎公曰可明日門  
下士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即挈孝廉巡歷廳事兩廊  
屋比櫺悉客館內一室中無人語孝廉曰君行李即  
安置此又囑之曰如欲出游必飯後鍵戶出遲則飯  
不及矣孝廉居公邸中極閒適值五日中秋及歲盡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即有老僕三四挾巨囊至徧入客館呼某師翁姓名  
即送銀一封紅籤書其上曰歲修四十金又一小封  
爲數四兩曰此犒從者孝廉館文恪邸二年餘選湖  
北一令而去自二公以後風氣漸變非鑽營競進者  
及以賄交者不開閣延矣畢秋帆制府亦愛才自言  
不及二公多矣惜余生也晚不克登二公之堂

李恭勤公儉德

又云李恭勤公<sup>世傑</sup>貴州黔西州人以父官江北鹽  
大使遂入資得從九品官後官至兩江總督內擢兵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純皇帝屢欲以公爲大學士有言公不由科目出身  
例不得入閣乃止余於公爲年家子公嘗謂余曰四  
川一省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等供  
億奢侈司庫縣庫皆罄警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  
先操作力崇節儉則元氣難復余飭府廳州縣不得  
進省拜年自督署至府縣不得蓄音樂侈宴會並不  
得矜飾輿馬衣服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謀一客每逢  
元旦五鼓即起朝賀畢司道以下皆集督署各官廳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余薄具酒饌延司道入小飲乃以饌饌數百無論大  
小官弁人各四枚曰與爾等充飢俟眾食畢出堂皇  
先受司道謁賀即令府廳州縣遞謁司道禮畢告曰  
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路  
分遠近必奔馳至日昃始歸徒苦憊從無益也況若  
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請君何不早歸令  
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往來  
俗例始革

至今各大吏有仿而行之者公之功德無量矣



學秋帆制府

又云畢宮保制府沅鎮洋人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

在能事事讓人公充軍機章京乾隆庚辰會試未揭

曉前一日與諸公重光童公鳳三皆入直日未及二

公忽語畢公曰今夕煩君代夜直矣公問故則曰余

輩尚善書倘中式可望鼎甲須回廬偃息君書法中

下即中式詎有鼎甲望耶語竟二人徑出不顧公不

得已為代直日哺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

言新疆屯田事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闢 上方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欲與屯田及公與二人同中式後 殿試發策即及

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由擬進呈第四

人改第一人諸君次之童君在第十一蓋是年讀卷

官秦尙書蕙田奏 殿試佳卷多故進呈有十二本

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充日講起注官

上耕籍田講官侍班與 御座近先是勵編修守謙

侍班日行立欹斜 特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班窘

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廡曰明日必須

君代我倘悞我不任咎也公不得已代之翌日

上三推畢回坐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侍班者惟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云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即出奏

日布穀即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為一甲第一人因

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職也

上喜即以戴勝降於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韻詩

進呈

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公愛士尤篤有一藝之長必

靜娛亭筆記 卷四 三

聽幣聘之恐其不來孫兵備星行未第時留幕府久

喜罵人一罾中疾之如響嚴侍讀長明等輒為公揭

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眾即捲堂大散公乃別構

一室處孫館穀倍豐眾亦無如何也

杭編修直言

又云杭董浦檢討世駿錢唐人以舉人試鴻博官翰

林院檢討乾隆初

上思得直言極諫通達治體者特設馬周陽城科集

諸翰林試之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驤



直末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請量加裁抑觸

上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

得甚方飯於友處忽傳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

歸先生笑曰卽伏誅有都市在必不汚君一片地也

君何恐爲尋得 旨放歸田里故貧以授徒自給主

揚州安定書院幾十年以貧學課士暇卽閉戶著書

不預外事然喜賭博學使錢文敏公維城盛儀從往

謁先生輿從至望仙橋文敏公遙見先生短葛衣與

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公下輿致敬曰老前輩乃在此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書

乎先生以扇自障知不可掩卽回面語文敏曰子何

往曰往謁前輩先生笑曰吾宅湫隘不足辱車騎三

肅之文敏乃乘輿去諸少年已逸去有從橋下出者

問曰汝是何貴人亦來此與我輩博耶學憲何禮之

恭也先生笑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客有請子者曰

文人不修邊幅至此何必記耶子曰誠如若言然近

日士大夫家居日多飾章服出入官廳干預公事以

檢討例之不較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

汪容甫

洪稚翁日子有三友人一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

極孝家貧無書日往書肆中繙閱卽十得六七補博

士弟子員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

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而出沈編修志祖蔣

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

以爲中致之遂目爲狂生維時揚州程吏部晉芳與

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

名中於眾士會集時大言曰揚州有通者三人不通

者三人通者指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其一卽中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書

也不通者卽指吏部等三人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

服訪中兼乞針砭中謂之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

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

誣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

皆贊不去口予弱冠後始識中頗以有用之學相最

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

也歲甲午予館揚州權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

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

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服飾者肩輿訪



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謁商人曰  
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謁安否商人甚傲微頷之  
不答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  
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  
向之趨謁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即告之曰我為汪  
先生趨謁者為某先生汝以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  
曰既識矣即速去毋測吾事商人怒然度不能奈何  
喪氣而歸及子登第後中有書來曰足下與量殊淵  
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

靜娛亭筆記 卷四

美

虛左以相待乎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  
星衍皆中所素厚三十後不事科舉以拔貢生終中  
為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予怪問之中曰皆欲殺  
中倘筆墨更不禁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武虛谷

武億偃師人以進士官山東博山令時和珅當國久  
為封爵計有言山東逆犯王倫實未死匿某處和遣  
番役數人偵緝遂狐假虎威到處騷擾州縣受其婪  
索多不敢言至博山縣勢張甚億叱之不服轉肆咆

哮立予重杖山東巡撫聞之大驚立撫他事劾去之  
直聲震天下聞其成進士後得縣令偶謁上官見其  
身體雄壯笑謂之曰武二哥來矣億曰我實無兄並  
非行二大人乃疑我殺嫂耶拂袖而出上官謝失言  
乃止間嘗閱其著述及考訂金石諸文又何其才大  
而心細也

汪二尹籌賑

汪蒼霖錢塘人入資為句容縣丞乾隆乙未縣大旱  
斗米錢數千民至屑石雜米為食多有死者蒼霖袖

靜娛亭筆記 卷四

老

石屑以謁大府求速賑大府素諱災曰汝小官病風  
狂耶命跪轅門外良久復召入曰汝何狂惑若此蒼  
霖伏地痛哭求必得請乃出大府允之檄其運米往  
淮安辦賑其至也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不知倦  
也以勞調江甯丞嘗以公事赴吳門回舟與汪明經  
中同載二人者性并傲其先皆歛產也相與論世次  
忽謂中曰余長君兩輩中曰汝悞矣子實汝之曾大  
父行也蒼霖怒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中以救獲免

毛海客



又云毛大漢寶山縣人諸生善屬文然試輒不咎五  
十以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官簡州知州時賊  
已蔓延河南川陝矣簡州土匪起而應賊君堅守數  
月援兵不至城遂陷君罵賊不屈死之君初為幕府  
賤奏最工在山東巡撫國泰幕中幾十年泰官京曹  
時素識君約為兄弟出官山東即入其幕國性暴戾  
喜撻人妻子亦不免獨重君始終無纖毫芥蒂嘗面  
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盛怒時或手刃僕隸得君  
數言即解君或歸應試則一府中環泣以阻其行勢

靜娛亭筆記

卷四

美

不可留則各囊金為贈君一入試則所獲無算君亦  
隨手輒盡在幕府日國四鼓即起然巨燭與君分案  
治官文書日出歸闔內縱淫樂矣國讀書不甚分句  
讀願喜作時文暇則拈一題與君共作君嘗疵之國  
亦不怒數日後又強邀君拈題共作矣方錢御史禮  
之劾國泰也 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借錢御史馳  
往確查其弟國霖規知之覓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  
南國倉惶喪魄時署中積金實無算國乘夜遁入司  
庫及運司府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尚纍纍公廳

後有珍珠泉頗深遂沈之於泉後撫臣明興聞之遂  
濟池尚得金數十萬國入都下刑部獄治罪君亦隨  
入時以諧語寬解之一日國檢衣底出一大珠圓徑  
寸授君曰留此無用以遺兄君曰弟事解後留此充  
貢僕無用處也居久之國忽得妄信謂君曰事可無  
慮兄處此已久可暫出洗沐君乃出然國即以其文  
賜死君偕其弟入哭檢所為珠已失之矣又有吳  
門項直莽者浙江巡撫王直望客也方王遭母憂擁  
妻妾居浙垣仍日事歌舞歡讌旋為人所發王亦知

靜娛亭筆記

卷四

美

罪且不測而積貲太多因密召幕客散給之或三萬  
或五萬屬曰若無事歸我一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  
之稍出以為營救費可也時項適省親歸不及預後  
數日至王笑曰日前少有分餉而君不來何遲蹇若  
此項固寒士又極知足對曰暴得重金不祥公即見  
贈亦不敢受居數日王甘肅冒賑事及捐監充餉事  
並發即日逮入都諸幕客竄匿無影項獨送至京口  
王又邀之至清江浦王在舟中慨然曰幕中某某吾  
待之極厚竟無一送我者今遠送者反在君吾愧不



知君出一硯曰此宋蘇文忠公物也籍沒時吾寶此不忍舍今以贈君倘蒙 恩宥異日必以萬金贖此硯復賦詩一章以為券王入部即伏法後項幕索稍裕感王之雅意別購一室置此硯及詩不一歲室燬於火硯及詩並為煨燼矣後幕客得王重賫者非暴死即子嗣天絕無一饗其利者

洪太史曰若國泰若王賈望二巡撫者谿壑可謂不易滿矣至谿壑一滿而腰領復絕徒使已受惡名而人饗其利計亦大左至饗其利者不身死即絕嗣是

靜娛亭筆記 卷四

罕

貪吏之金與酖毒又何以異哉

苗逆受誅

同治元年將軍多隆阿之克廬州也偽英王陳玉成即四眼狗率其親兵二千及脇從數萬敗竄北走至壽州投苗沛霖以其曾受偽封平北王之號也四眼狗甫棄廬州去多將軍以勁騎蹂之及壽州脇從者潰散幾盡苗沛霖時居下蔡出墟迎四眼狗執禮甚恭見其親兵二千甚精銳欲奪之乃勸四眼狗駐墟外卑禮迎之入墟歡宴四眼狗不疑也欣然僅率

十餘人來伏兵於席上擒之送勝帥 營勝乃鋪張入奏奉 旨押解來京比至延津復有 旨就地凌遲處死四眼狗見勝帥時勝意欲誘降之四眼狗不為屈且引勝帥歷次敗仗為誚四眼狗既死其親兵皆降於苗次年僧王之追擒匪張落刑也需霖引兵助戰布伏守隘而落刑就擒自以為連立大功當受封侯上賞顧自川北道革職後猶未開復無一人為之表功者怏怏不得志遂決計反沛霖欲率其黨北趨中原羣捻將起而應之而蒙城練總李南華助官

靜娛亭筆記 卷四

罕

兵堅守不可拔蒙城者需霖之巢穴李南華亦其黨後因嫌隙成仇至是需霖恐南華之躡其後也乃回師以攻蒙城連營百餘里勢張甚將軍富明阿率總兵詹啟綸王萬青率師援蒙城畏其兵眾不敢進幸而僧王督大軍南來以陳國瑞為先鋒時皖北餘捻已為王所殲需無遺苗黨震其餘威相謂曰苗先生陷吾等於死也陳國瑞兵至連日攻擊屢破其壘匪黨相謂曰先鋒之威尚如此況王之大軍十餘萬乎行見摧枯拉朽耳陳國瑞以大義曉之祇誅苗需



霖一人餘若反正概弗問苗黨之心已離而霖猶日事誅殺所恃者勝降四眼狗之親兵千餘人耳中桀黠者倡議與四眼狗報仇兼取富貴一日霖霖於月下登高瞭望形勢欲爲衝奪之舉親兵十餘人自後擠之遂墜於濠下復以長矛刺之立死昇其尸投詹啟綸營中啟綸以爲詐不納投王萬青營萬青故識之細認良是乃大喜遂啟僧邱謂苗逆親帶小隊來誘我師卽陣斬之以邀不次之功並殺其親兵十人以滅口萬青遂膺上賞並加黃馬褂焉返至高郵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望

暴卒或謂苗之親兵爲厲云霖既死餘黨潰散脇從各圩數百里間皆啟寨降

四眼狗被獲而伏極刑足泄天下之忿苗之縛獻於官其迹似公而實私蓋貪其二千親兵之勇悍足以爲亂也究因擒狗而邀殊賞後亦因狗奴伏誅天之惡悍逆也深矣

杜祁公重生計

陳子莊大令云雍正間設立各官養廉銀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州縣官之養廉上司每扣以爲

攤捐各項之用醫事者僅領半廉非從前立法之意也昔宋賈黯以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計有無爲問黯退後問公之門下客曰黯以鄙文倖魁天下公不問其素蘊而獨問黯之生事其以黯爲不足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生事既艱卽至顯官亦不能不俯仰隨時今賈君名在第一其才學不問可知其將來至顯官亦不問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至俯仰隨時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嘆服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望

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肯爲朝廷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而深體之此其所以爲宋之良相哉

今州縣養廉非惟所得無幾斷不敷用竟有絲毫不能到手且須每年補解千餘金多或數千金者以此責官之廉難哉

英總兵馴謹

又云英國總兵丟樂伯克奉其國之命駐軍甯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甯城之復丟與有力



馬及九月間賊大隊攻甯城丟率漢兵五千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丟復會同我軍將其難為人恂恂儒雅和平而識大體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賈脫勒攻紹興城中敵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興之洋槍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丟往權代之唾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為聳息丟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眾行蓋打鳥則出百里外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紹興克復丟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望

則因擅雜汎地為其提督劾罷甯人大戚公稟籲留之不可觀察與眾紳士籌金萬兩餽之丟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賄贈也臨別流涕為觀察曰我與甯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不能忘也更有一言相告洋槍隊丁勇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可自衛亦可備意外之警切須記之遂揚帆而去

丟君有功於浙其提督以其國之成例劾之過矣即云何不可違亦須為其陳明中國軍務緊急洋

槍隊統帥陣亡官民懇請前往代理之意則必不去官矣如其不聽則英國之例亦果例矣我國大臣既知其枉亦應奏之 朝廷知會英國為之剖辨方可不愧於心僅以萬金酬之薄矣況彼不受耶設使彼終身廢棄豈不惜哉

壽公有壽

又云諸暨壽春高先生 于敏 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教諭時八十餘歲人極和藹健啖年逾九十視聽不衰善談論喜詼諧兩寮中座無車公不樂

靜娛亭筆記 卷四

望

也向來府試例留教官二人監場皆年力強壯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為歉咸豐紀年和太守 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曰太守知我尚屬有用之才不是全廢之物於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矣人咸服其精神之健會同寮公宴陳子莊蔡二風兩廣文強先生飲酒食肉每進一巨觥則倍以肉一大爵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於陳蔡飢欲死今我厄於陳蔡飽欲死眾俱粲然



散亂之祥

陳子莊大令云合肥蒯蔗農觀察真誠篤實古君子也督辦松澗釐捐余於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酒水取魚於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以萬計人馬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哄傳於遠近不知何祥觀者日千百人及爵相登第入詞館以為應之矣今乃知為兄弟總統師干削平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為之耶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吳

記各國議論

庸間齋筆記載各國新聞報曰英人言從前布國攻奧國之時法國不助奧國所以布得勝而強今奧國無權聽命於布矣今布國攻法國亦取其地而英與俄未嘗助法也後俄國駛兵船於黑海英國惡之然俄國之有兵船於黑海布實許之不數年俄布兩國必有戰爭之事  
德王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於原野殺戮之慘無論即

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擄法王厥功甚偉而按軍籍以稽之損折之數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為戰陣言之也當兩軍轉戰千里之中居民倉皇奔避其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真有耳不忍聞目不忍觀者自今以往非釁起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者罪之

法人署匿名榜以譏時政者意甚激昂內議天津一事曰民教相毆曲直姑置勿論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為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童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吳

婦操戈官軍攻城互相屠戮五萬眾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法君猶以保衛不慎為言意國之逐布國之禁法國何置若罔聞  
英國改水雷之制創而新之曰魚雷度敵船之遠近運以電氣能自行水底以擊之試以木筏信然頗自矜喜其友曰作法自弊矣我既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則新造數十號鐵甲兵船恐不敷他國試魚雷之用耳  
英議政院云歷年稅務司所呈各物之稅皆日有所



增惟印度鴉片之稅向年得銀八百萬磅今漸減至六百萬磅蓋以中國之四川等省廣種鴉粟其製漸精食之亦漸廣恐數年之後將無稅可徵矣

觀此一則而知議禁栽種鴉粟者其計拙也必欲使中國之銀盡泄於外洋耶

布國相臣畢士麻克之言曰國勢之強弱係乎民民心之邪正視乎學而學之從違向背則以蒙養為基先入為主教人掌院以來四方之民肄業於中目染耳濡受其蠱惑遂至執迷不悟知有教王而不知有

靜娛亭筆記

卷四

異

君上誠人心風俗之大患也應請停止各處書院教主攬權之事諸生如有陽奉陰違者罪之

意大利王欲毀羅馬城教會堂若干處皆各處掌教者會集之公所也以教王在羅馬便於朝見之故意王欲斥去教人而先毀其會堂可謂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

布王欲革去書院之例意王欲毀教堂使教人無從托足可謂卓識但新聞紙申敘未明既革矣毀矣是專指天主教而言也即加特力教天主教廢將何

以教民乎意必行耶蘇教矣即波羅特士頓教似較勝於教王之舊令也

西國婚姻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同往教中神父前告之願為夫婦神父雙執其手曰無悔遂偕歸而成室家現意王既還都羅馬蔚然中興勅議院更定婚制革教人主婚之例由兩姓父母請於該管官而成婚教主惡奪其權然亦莫可如何

英國之阿爾蘭島伯而法斯城耶蘇教人與天主教人忿爭各聚數千大戰耶蘇教人升屋數百人飛瓦

靜娛亭筆記

卷四

異

下擊天主教人縱火焚之火光燭天三晝夜不息戰聲中雜以椽瓦爆裂聲號哭聲不絕於耳本境巡捕兵及馬步兵四千餘人竟不能彈壓也

現在強中國人從天主教者法國也其實英美各國無不痛詆之中國如能照德意二國之章程嚴行拒絕不獨中國之人心大快即泰西各國間之亦大快也法國雖強近為德國所敗而制之亦何慮哉設竟有割目之事有不上干天怒者哉



未知泰西各國當兵者每月可得銀若干足以養其家否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相臣上言曰郡縣長吏俸錢太薄是導貪也宜增之

上國虐政著於歐洲其敗亡可翹足而待今忽有此令傳者未確歟抑善善從長之意歟歐人之著新聞報者亦樂善之人也

靜娛亭筆記

卷四

幸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五

鄒中丞厚道

譚侍御請慎擇言官

穆公御請慎選宦寺張何二翰林直言

寶學士直言

黃觀察論天主教

俄官明理

同文館

夢園雜說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五

十一



靜娛亭筆記卷五

賀縣張培仁子蓮著

鄒中丞厚道

鄒忠泉中丞與友書云來書以僕待人多寬恕而略帶夫瞻徇寬恕二字僕初入仕時大不為然十年來半由於讀書有悟半由於閱歷有得始決意行之不避太寬太恕之名不可不為閣下切言之也近日場已成苦海州縣尤為下流所歸自貽伊戚十之二因事受累十之七為上者近人情之弊不過恐損

靜娛亭筆記卷五

之聲名說官話之弊竟是不顧人之死活不顧人之死活而有益於國事則亦不顧己耳無益而有損此何為者也僕竊以為大處必不可瞻徇小處則可不瞻徇瞻徇以為己則私瞻徇以為國為人則私而猶之大公范文正曲體人情歐陽文忠細問家事人情體矣而必曲體家事問矣而必細問必如此方屢心切理實在可行也此一層為近日秉大權持大體者王霸純雜關頭最宜究心愚按此一則議論誠救時之良藥

譚侍御請慎擇言官

御史臣譚鍾麟跪奏為請申明保送御史之制以肅言諫而慎言路恭摺仰祈

聖諫事竊惟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察臣寮之得失通民情之壅蔽責任綦嚴紀綱宜肅我朝慎重言路滿漢御史員缺例由各部院保送升補自非洞達治體砥礪廉隅之員不得濫保近來各衙門但計資奉循例咨送不辨淑慝於是賢否混淆言路龐雜或毛舉細故不識大體或瞻徇情面受人請托甚至

靜娛亭筆記卷五

招搖納賄顛倒是非種種謬妄難逃聖明洞鑒夫以風憲之地有此猷法營私之員非特台諫無色抑且政體有關臣愚以為整飭於敗露之後不若審慎於保送之先相應請旨飭下各部院衙門申明定例嗣後保送滿漢御史須擇品端守潔之員倘保送之後有貪污劣迹則原保之堂官分別交部議處庶幾有所責成而所保不濫有所儆惕而咸知自斂亦正本清源之一端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言路者 國家喉舌之司譬之人之一身喉舌不通其人殆矣慎選有德之士固是要者更須有才識者分佈其間庶幾拾遺補闕

朝廷收聽言之效若如所言招搖納賄顛倒是非真防微之深意

穆侍御請慎選宦寺

光緒初元奉

上諭御史穆緝香阿奏左右侍從宜豫加慎選一摺

靜娛亭筆記 卷五

三

據稱歷代朝政之失半由宦寺進身之始小忠小信便捷逢迎善其固寵邀恩之計及至黨羽已成則驕肆專橫竟有百計不能除之者請防微杜漸選擇中正老成不可使年輕敏捷之人常侍左右庶將來親政之時不至受其欺蒙蠱惑等語所奏不為無見前代闈寺之患史不絕書社鼠城狐足為殷鑒我朝列聖相承不但不准此輩干預公事並不稍假詞色是以宮庭靜謐讒佞面諛之輩無所施其伎倆二百餘年永絕斯患我兩宮

皇太后垂簾以來恪承家法遠絕僉壬曾明降諭旨飭令總管內務府大臣隨時稽查毋使萌蘖潛滋茲覽該御史所陳深以此輩或邀寵任貽悞事機慮遠思深誠得履霜堅冰之意仍著總管內務大臣督率總管太監認真查察如有此等便僻側媚之輩惑聽亂明妄肆簧鼓普據實直陳從嚴懲辦毋得因循畏事退有後言倘該總管太監扶同徇隱並着該大臣一并嚴參以期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用副朝廷遠佞閉邪之意欽此

靜娛亭筆記 卷五

四

張何二翰林直言

光緒三年山西河南陝西皆大旱自秋至來歲春間未雨民之餓死者不可勝記張侍講佩論何編修金壽兩疏為海內所傳誦疏甚長今摘錄於此張云天時人事至此極矣 朝廷遇災修省矣且 詔臣工直陳闕失矣而大臣結舌官箝口此瞻顧身家營私便已之常態何足深責臣獨惜 皇太后 皇上徒有憂勤測隱之心而不能去壅蔽而廣 宸



聰嚴責成以重機務 宵旰孜孜求無廢事其極與廢事者等可痛哭也擬請

皇太后

皇上自今每日召見大學士九卿以下多其起數寬其晷刻俾得從容奏對剴切敷陳人才心術久而得見中外政務俱可互證參考以得其實然後執中而損益之儆惕之心自

皇太后

皇上始則臣工必有改者今之大臣非皆不知時艱

靜娛齋筆記

卷五

五

知憂之無益而又覺緘默委蛇之足以取容也則亦孰不戀仕宦之樂而徒自苦哉向者俞質庭之奏以不敢任咎不肯任怨責樞臣臣以爲此不足以服恭王之心也恭王贊畫樞要有年矣任薦賢任鋤佞非不能自任者者然而兩經責問志氣已少挫矣閱歷已少深矣今之事事調停遷就而恭親王於班列中曾無異同此韜晦自全也非恭親王之本心顧分則懿親有休戚之誼任則樞輔寄天下之重此不可徒以明哲保身也利害較然矣臣甚惜恭親王之得位



專且久不能上下一德垂聲於無窮可太息也伏願  
皇太后

皇上推誠委任恭親王責令竭忠盡誠以安危爲已  
任內外臣工皆有所愧厲嚴憚而不能再蹈前轍庶  
可回天怒而固人心何編修金壽亦上疏曰比以  
災荒不雨

皇太后

皇上下詔自責哀痛懇切稍有人心者讀之皆爲感  
泣顧臣伏思

靜娛亭筆記

卷五

七

皇上幼冲

兩宮聽政雖權衡自上而翔贊則在樞臣凡用人行  
政諸大端必商權而後行樞臣曰可則旨以爲可  
樞臣曰否則旨以爲否蓋今日之朝政固無不  
自政府出矣試問內外諸臣之進退樞臣豈得無援  
引保護於其間能盡諉之於  
皇太后乎考之往代遇大災則冊免三公今新疆平  
則諸臣受賞腹地災而樞臣不受責竊謂樞臣非必  
有心悞國也但外雖勤職中少血誠各省之年穀

豐則聽其豐荒則聽其荒各生之人民生則聽其生  
死則聽其死各省之羣吏賢則聽其賢否則聽其不  
行下之詔令奉則聽其奉違則聽其違部臣之議  
奏准則聽其准駁則聽其駁不知痛癢諉之自然時  
局之壞實由於此今山西死亡過半骨肉相食河南  
市鬻人肉盜賊蠢動畿輔赤地數百里道殣相望萬  
一飢民聚爲民季之流賊微特樞臣等謀國不臧即  
自謀亦拙矣伏懇訓諭樞臣責以認真改過一秉  
至公庶可上格天心不然雖宮廷萬分焦勞刻

靜娛亭筆記

卷五

八

責而臣下泄沓如故則感格仍恐無期也

寶學士直言

寶竹坡學士廷亦上疏曰竊以爲祈禱誠不可廢而  
所恃以格天者惟在實心行實政耳宮闈敬忌  
非人所及知竊願

皇太后默自省察歷年以來有無侈汰苛刻逸豫曠  
怠足以上干天和之處有則力改之不可因成事  
不說遂自回護尤必當見諸實事不可但以遇災修  
省託之空言將天變可畏存之於心時懷戰兢恐懼



之念至誠所積自能感通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也  
今事事廢弛弊不勝指姑言其大端蓋有二而一曰  
不知緩急一曰有名無實臣工有言必飭部議部議  
必駁幸而不駁亦必久之始得議准迨發交各省又  
久之而始得施行而所行仍不過虛文塞責姑就賑  
務言之山西請撥漕糧迨不可待再經陳請始得允  
行飢民望賑急於望雨前撥山東漕糧今已數月何  
以尙未能齊此皆不知緩急者也更有見小畏難二  
弊徒知倉儲之足惜而不知邦本之是憂徒知 國

靜娛亭筆記 卷五

九

用之易虧而不知民心之易失此見小也謂切直爲  
奸名相率隱忍謂振作爲喜事相率偷安以雷同爲  
和衷以諛卸取巧爲練達此畏難也古之民死於虐  
政今之民死於寬政虛應故事緩不濟急雖有仁政  
無濟於民之死也古之事悞於新進紛更今之事悞  
於老成持重畏難則苟安見小則悞大事也最可憫  
者晉豫二省之民半已餓死而未敢生變亟加賑恤  
尙恐無濟於事若再因循疲玩坐視不救將聽其盡  
死耶抑待其生變耶况不肯發京師之常平倉平糶

以安內又不肯留漕散賑以安外守此數十萬石紅  
粟將安用之設有變動將盡傾太倉豈足供軍儲哉  
古賢君每值天變恆下罪己之詔引咎自責愈徵聖  
德今言者有所指陳不惟不肯引咎且多方粉飾自  
彌關失此皆樞臣之深心爲 君文過卽以自文立  
言非不得體恐懼修省固當如是耶奴才所言四弊  
內乃今天下之通弊上自 朝廷下及內外大小臣  
工舉不能免伏乞下 詔自責益嚴飭諸臣力除積  
弊以上回

靜娛亭筆記 卷五

十

天怒維 國事而濟民生民心既順天心亦通若四  
弊不除欲治天下難矣方今時事以救荒爲急不揣  
愚昧附陳四條謹列於後是否有當伏乞  
飭所司速核進止宋臣蘇軾曰救災恤患尤當在早  
洪皓曰中道而止則如勿救  
皇恩早降一日飢民少死數千否則雨粟縱徧九州  
不復能起溝壑枯骸使之重飽賑如不賑濟無所濟  
矣夫有仁心而無仁政實惠不能及民苟無敬天愛  
民之真誠徒知減膳羞停筵宴設壇諷經禱祀山川



竊恐人怨不消 天怒難解祈請雖殷未必如響斯應也三公之疏皆思懇切直近數十年所未覩也

黃觀察論天主教

漢陽黃海華觀察 文球 署衡永道時衡州士民焚燬天主教堂教士訴於京師下巡撫檄道窮治教士隨至氣甚張海華坐堂上列甲士見之士民圍視而訴者至數萬人海華因告教士以眾怒難犯教士懼而退海華乃牒其狀於巡撫曰敬稟者案奉憲臺札開照得湘潭衡州焚燒天主堂一案前將各該縣奏參

靜娛亭筆記

卷五

十一

摘頂勒限賠修現據湘潭縣稟報業已賠修完竣矣而衡清兩縣尙未據報與工行令職道嚴飭趕緊查明稟復等因奉此遵查此案職道甫經到任即據衡清兩縣士民夏士培等以異類恣橫公懇驅逐聯名具稟叙述詳明情詞激切當經職道諭以聖朝寬大柔遠懷來凡屬臣民宜體先皇帝戢武安民之意恪遵和約不必遇事深求錄批榜示旋據教民李以精郭進德等具呈邀請修復又經職道飭傳到案曉以利害切實開導該教民等

均各俯首無詞隨聞該教自行集費在於原毀之地動土興修所需工料亦屬無多現已將次完竣而士民並無過問者似覺民氣已和彼此相安於無事前奉檄飭賠修職道審度情形實有難於遵辦之處不得不就管見所及縷晰陳之伏查該教自例禁一弛不肖之徒羣相附和而向之習其教者皆倚爲護符肆無顧忌此間士民受害最酷無不切齒痛恨本年四月遂乘考試聚眾焚燬教堂人逾數萬勢甚洶洶幾至釀成巨禍一旦官予賠修則教民愈驕百姓愈

靜娛亭筆記

卷五

十二

憤勢不兩立必致激成事端竊恐今日官修明日民燬一經橫決收拾爲難當此時局艱難邊釁既不可開人心更不可失職道爲顧全中外大局起見理合抄錄原呈稟齎呈覽衡人稟詞云呈爲異類恣橫人道淪胥籲懇驅禁以除亂本事竊維天主教者肇自明季西洋人利馬竇湯若望等先後闖入中國浸淫而各省有天主堂我朝革故鼎新燬其堂焚其書凡傳教習教者皆罪所不赦何圖夷人久沐聖朝無外之化得互市之利猶復包藏禍心傳教植



黨髮逆因之假天主教名號揭竿而起流毒半天下至庚申八月之變普天同憤而彼教無天無聖無祖宗無父母乃至無人道矣天一而已以主宰言則曰上帝彼教變其名曰天主妄作妖書誣毀孔子凡入教必斧其祖宗木主稱父為老兄母為老姊敗理蔑倫一至於此君子之道造端夫婦風化所關莫先於此乃彼教既招引其夫必牽誘其婦受以媚藥誑為仙丹使其慾火中燒得就淫媒一經交接則本婦視其夫即生厭惡且生女不嫁留侍教主天地之中生

靜娛亭筆記

卷五

三

人為貴乃彼教蠱迷從教婦女其器而浴探討陰竅以取血髓吸取幼童之腦女之心教民將死必有教主到家屏退其家中侍疾之人剜目刮心為外洋偽銀之用隨以縉布束尸促入棺殮其傷天背理一至於此設使彼教終得行於中華則數千年衣冠禮義之邦皆將化為保蟲之類以供其采割豈不大可痛哉而

聖朝寬大勉就和約以致法禁稍弛教主之來昔以微服今則輿馬矣傳教禮拜昔在鄉曲今在城市矣

勾引之徒昔皆細民今間有士人矣凡平人人其教者予銀十兩生監以上予以如援例報捐之數教民之在別省者不得盡知而在我衡州則怪怪奇奇難以悉數姑舉其昭彰在人耳目者言之軍興以來籌餉捐輸雖僧道流腐莫不踴躍奉公而教民則一毛不拔素行不法之張道榮案發收繫一投彼教即有夷目來為扛護官府即釋不敢問更可駭者去年春間頒行和約之後教門男女羣聚於天主堂者日以千計大揭通衢將毀城隍廟築道友堂毀學宮奉十

靜娛亭筆記

卷五

四

字架伊教大行迂孔當廢等語又稱刦數亦天主所造長髮兄弟們乃奉行刦運者也衡州人多充當官勇將來必遭屠戮之劫若輩口可得言吾民耳不忍聞衡民與教民斷無兩立之勢義憤所激雖事涉專擅而情可哀矜恭逢大人下車之始修明政治整飭綱常是用瀝血合詞公懇作主云云

見朱香生雜記

挖眼等事如果獲有實據毀其屋誅其人實為必不得已之舉並可明告寰宇各國共議其理其正其罪若冒昧為之而不能得其實據則轉予彼教



之日實日來洋人恃強漸有凌虐華人之勢未必非此等冒昧者激之於先也

此稟語稍激錄之以志民風

### 俄官明理

賈菴雜識曰天津之變曲實在夷初津人王三倚天主教橫恣以爲民害時有訛言教堂引誘婦女至今久在堂內不想回家用藥迷拐嬰孩剝去心目等語究無確據而民有擁入教堂到處搜檢以驗其有無者法領事豐大業怒甚親至通商大臣署中控訴發鎗聲震堂宇崇大臣專婉勸之歸適天津令前來彈

### 靜娛亭筆記

#### 卷五

#### 五

壓居民從之者數百人大業疑令之以眾相脇也發鎗擊令悞殺其僕眾大怒其焚教堂殺其徒二十一人詔曾相往治曾相心知其故而時大亂初定力不能戰乃奏劾守令二人於戍其實保全其性命也雜捕市井無賴之徒數人治之俄羅斯使臣來告曰華人與法人鬪悞殺俄國之人係無心之故今又殺無辜以償是重悞也俄國六人之命請毋抵償乃斬十五人以狗

### 同文館

同治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設立同文館候選

知州楊廷熙上疏論之疏太長節錄於此疏云前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開設同文館專用翰林進士

恩拔副貢少年科第之員延西洋人教習天文算學

以爲製造機器之用臚陳六條俱奉 旨准行伏思

我中國自義軒堯舜以來聖賢代興或仰觀俯察開

天明道或續承紹述繼天立極體之爲天人性命參

贊化育之經用之爲帝典王謨聖功賢學之準所以

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爲精言數學者中國爲最如

### 靜娛亭筆記

#### 卷五

#### 五

渾天儀大元洞極潛虛星紀九章三率周髀皇極經世諸書相繼而起恐西洋之講機器者未必如此幽深微妙又况中國爲人才淵藪數理精蘊載 國朝二百餘年時憲無失閏之譏是此時之天文算學較歷代爲尤精也原奏稱製造輪船機器苟不藉西士爲先導使講明機巧之原制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徒費錢糧原奏稱論者不察必以臣等爲不急之務第思此時當務之爲急者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數機巧而在政治修明近日洋人伏於肘腋間



朝廷宜憂勤惕厲奮其神武近責樞密大臣正本請源條例無益者除之免胥吏弄法黜陟無實者駁之免督撫擅權紀綱一振政令自行洋人雖眾機器雖利斷不能肆行無忌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汲汲以求賢為念督撫舉劾屬員似當臚陳事實今則於

大計卓異及干六法之列擬一二語為甄叙其人即可遷擢一二語為疵咎其人即應罷斥無怪彈章薦牘顛倒是非不足以示勸懲且資格既限難於自效

靜娛亭筆記

卷五

七

賢才所以多沉抑官祿太薄無以養廉士大夫所以荒職業善政未修於上實學未講於下而猶舍人事而習天文數學乎原奏稱招取翰林進士五項正途京外各官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無論偏長薄技不足為中國師科甲人員讀聖賢書將以致君澤民為任一旦使之師事敵國竊恐朝夕相聚西人或懷私挾詐施以蠱毒飲以迷藥遂終身依附於彼昏瞶不醒習其教而牢不可破而忠義之氣自此消矣原奏稱事屬創始立法宜詳欲嚴課程必須優

給廩餼欲其鼓舞必當量予升途竊思賞罰為驅馳天下之大柄賞罰宜公祿養宜厚豈僅同文館一處行之哉近日陝甘滇黔賊風正熾軍眾飢譁屢告京外大小官員廉俸裁撤使之枵腹從公殺賊立功者不稽核真偽於先而苛求出身於後特開捐免保舉之條此賞之不信也因罪罷斥者不追咎於既往予自新於將來有加倍捐復之例則罰之不當也而且遇缺存遇缺之名即用無即用之實茲惟於同文館厚廩餘廣升途何明於此而暗於彼也原奏稱外八

靜娛亭筆記

卷五

八

之物議雖多當局之權衡宜定此言尤屬偏見專擅挾持啟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自古帝王務在循天理順人情故考言詢事執兩用中而後成為大知若事必不可行而行之人言浮動置若罔聞尼阻者獲愆諫諍者被譴則又安石之行新法秦檜之主和議大抵如此也其後禍及天下害貽數世何莫非膠執擅權獨行獨斷之所致哉伏見兩宮皇太后遇事虛衷訪問不拘成見茲於同文館



之設創制非宜謹請收回成命以杜亂萌而端風化  
近因人情疑懼議論紛紛實有不能已於芻蕘之獻  
者因故越職言事之罪在所不免謹冒死直陳

同文開館當局不得已之苦衷天津之戰我軍未  
獲全勝泰西人未受大創則多所要求矣古兵法  
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兵之一事未易言也一轉  
移間恭邸虛懷積誠以感之仍歸和局厥功茂焉  
而泰西人向來志在通商和亦可恃機器之妙雖  
自炫其長而良法精意不屑祕而不宣必欲公之

靜娛亭筆記

卷五

九

宇內且又助我平寇亦足以稍解昔年之怨矣當  
局之意以為同文設館互相師友則中外一家彼  
既獲傳其技且廣播其美名從此聲氣足以相通  
局勢足以聯絡亦不得已之苦心也我聖賢廣大  
精微之旨亦將漸及於泰西見六經而心醉越萬  
里而心孚終有日也楊君此奏夫亦未悉當局之  
苦衷歟然當今之世亦不可無此一篇侃侃之論  
以折服遠人耳且疏中之論時政之弊亦間有可  
采者當局聞之亦可漸次以挽其弊也

夢園雜說

方子箴都轉夢園雜說中多見道之言今摘錄數則  
於此

喜新厭故人之恒情新者未必常新也趨利避害人  
之通病利者未必常利也舍難圖易人之積習易者  
有時不易也棄拙取巧人之故態巧者有時不巧也  
天下事必謀其新者貪其利者擇其易者爭其巧者  
於是新者轉故矣利者反害矣易者忽難矣巧者旋  
拙矣夫亦何事乎更張何待乎瞻顧何尚乎粉飾模

靜娛亭筆記

卷五

十

稜也故

當大任者毋好名毋忌才毋偏聽毋自是  
好名者矯廉忌才者吝賞偏聽者信讒自是者府過要在抑其  
心以平已持其心以待人公其心以待物虛其心以  
應事則名可不居才為我用偏私之萌盡絕是非之  
界益明雖政務殷繁簿書填委舉而措之裕如也然  
而能除四弊者鮮矣

用人之道無過量材器使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  
使材不器使則其材弗顯流不知節則其源易涸大



抵一悞於徇情面再悞於尼資格一失於飽私橐再失於多漏卮天下何嘗無人何嘗無財特患有人而不善用之有財而不善理之則巧詐者進樸訥者退矣積儲者少蠹蝕者多矣脫弗早思變計其勢尚可支乎

理財用人兩事也究竟重在用人苟得其人則萬事皆治理財其一端耳

人各有本來面目自少而壯而老不可變易也然大地宛如一戲場為丑為淨為生為旦傅粉塗朱至失

靜娛亭筆記

卷五

三

本來面目則人之由寒賤而躋貴顯者求其不改面目蓋亦無幾豈特面目哉始而儉繼而奢始而詔總而驕始而坦率繼而深險始而聰明繼而昏憤性情與面目俱改前後不啻兩人誰敢發其覆者反不若優孟衣冠足以警世而勵俗也安得當頭棒喝俾令一反其本來耶

作者亦貴人也意其見貴人多矣故發為此言雖近於激殆欲此等人見而知改耶

維持風化莫如理學一途自世有假理學出而小人

皆得冒為君子焉即君子亦采其論說重其品詣信以為真而不知其偽也而天下事卒為所悞君子猶姑容之以為賢者之過君子為小人所愚君子遂與君子為難彼固小人之尤也胡君子受其牢籠任其蠱惑而漫無覺察歟

假道學之輩興於明中葉啟禎之代更甚衣鉢相傳至今蓋其規行矩步全裝道學之迹始則詐善以沽名繼則外托道學中實營私矣且變幻莫測即有為人勘破者而彼之高爵厚實祿坐富已久

靜娛亭筆記

卷五

三

矣天下之事陰為所傷者不知凡幾校之貪縱之徒一見即知其為小人者更屬難測作者故太息痛恨於受其牢籠者也

閱歷不深不識人情世故我將何以處人閱歷太深熟於人情世故我又失其為我當知我與人周旋不可無人之見存我與我周旋不可有我之見存無人之見存我之待人也必鄰於刻有我之見則我之自待也反病其寬此中蓋有學問非閱歷之所能盡也